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L 008 783 371 1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ET THERE BE LIGHT
1868






刀劉氏
演義
古本果報錄
明代風流傳奇

果報錄

時代書局總經銷

三重市重新路一段二十六號

果報錄目次

新式標點 詞意簡明 風流血案 判斷驚奇

果報錄

第一回　丞相府巨奸借袍　荊川城公子別母

引曰　輔國應宜尊君仁義，休談利進賢與異，諂佞當驅避。

詩曰　幼年曾讀五車書　得志匡君綽有餘　但恨寡謀存歉仄　逢君之輩未全除

話說看過以上這幾句引子和詩的人，就可以引出書中的主人翁來，這位主人姓唐名上傑號從王是荊州支江縣人氏，他的祖父名文炳官授驃騎尉大將軍，他的父親名士信官封九州招討，二人均早已去世，上傑幼年登第歷授顯職，現任文華殿大學士，夫人楊氏誥贈五花，與上傑同年，生有七子一女，長子雲龍職授兵部尚書，次子雲虎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三子雲麟官大理寺正卿，四子雲鳳官錦衣衛指揮，五子雲豹總制三邊，六子雲駿招為附馬，原來上傑與五個兒子都在京中身任顯職，只有五子雲豹遠在邊關，至於七子雲卿尚在家中讀書，一女賽金，年未及笄，待字閨中，不但精於詩書，而且深通兵略，因此夫人愛如掌上之珠，這且表過不提。再說上傑在京任職，忠心耿耿，赤膽報國，一天朝罷回去，坐在金校椅上審查各地奏章，他的家人上來稟道：「啓相爺，便服在此」他回答家人道：「王命在身，怎敢輕於易裝自便」就此一層就看得出他的忠誠國事，家人退下，不多時又有相府內的稟事官向前稟道：「啓相爺，今有安樂王到來，有帖子在此」上傑一面將手中本章放下一面接過帖子來看，他看到帖子上的名字是張彪兩個字，心中暗自思量，這個張彪乃是奸臣，從來不曾敬過同僚，今日因何到這裡來拜望我，其中一定有些蹊蹺，遂吩咐稟事官出去快開正門說我出來迎接，那稟事官答應

一聲出去了，上傑即起身離了金校椅，拂袖整袍一路出來靴聲響時，紗貂顫動，頷下一部五綻花鬚根根分清，儀態萬端，到了外面與張彪見過禮後即一同進內，客室中分主賓落坐以後，寒暄幾句，由家人獻上茶來，上傑道：「老勳爵駕到有何見諭？」張彪道：「太師望重朝野，德沛四夷，本藩到府一則欲聆清誨，二則還有點小事相商，祗因後日是本藩生辰，文武同僚都要到敝署相賀，本藩雖然已再四推辭，怎奈推辭不脫，茲聞那班門生們還預定了各穿新製呢袍到來拜賀，尤其使本藩十分爲難。」上傑道：「老勳爵千秋華誕，這是禮當的，各官所以穿新袍登門恭賀者，實是表示他們的敬意，不但他們應當如此，就是老夫也是應當如此。」張彪道：「這個不敢，本藩恐怕寒酸，所以各種佈置及所定筵席都格外講究，本藩的脾氣諒來太師一定曉得，向來愛好奢侈，這次各事都預備停當，只缺少一件較好的錦袍，雖然本藩有一件莽袍，但不出衆，因爲他人未必沒有，所以不辭腼腆趨府，想與太師借一件倭袍，倘蒙許我光輝則此情此德如同天厚。」上傑道：「原來如此，提起這件倭袍，適不在京，當初先父稍有微勞。蒙君王寵賜，將貢獻的倭袍賜於先父，自先父棄世之後，就將倭袍放在家中作爲鎭家之實，老夫雖受君恩不敢輕穿一下，老藩是國戚，且功高勳厚，借穿一下，又有何妨，本該遵命，奈現在荆州一時難取，違拂老勳爵盛意實屬慚愧，並非老夫吝嗇還望原諒才是。」張彪聽了就露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情，奸笑地說道：「太師此話騙誰本藩不過是想權裝體面，絕不是就想騙取此袍，太師何必多疑，莫非是故意推却麽？」上傑道：「這是那裏說來，老藩乃是君子之人況且倭袍是帝王所賜，老勳爵那裡就會有此欺唉之心，請勿見短，委實是不在京中。」上傑雖這樣說，怎奈張彪竟不肯下聽，說罷那話後，立即起身告辭道，太師既如此疑心，就不敢相強，我們再會罷，拱手方畢，轉身向外就走，上傑起身留他道：「袍雖不在，但老夫已命廚下預備了酒席，祗是聊具薄酌藉申歉意，請老勳爵用一盃薄酒再去。」張彪那裡肯聽，頭也不回氣冲冲的到了門外上轎去了，上傑送他到門外，見他怒冲冲的去了，也就回進府內去，且說張彪坐了轎子

一路回到王府，到了書房內坐下，咬牙切齒大罵上傑，心內恨道唐上傑呀唐上傑，想本藩頤指氣使，誰敢不奉承本藩意思，本藩開口人就畏懼，不道爾今日竟敢削了本藩的顏面，哼！哼！有朝一日有了機會，只怕爾的這條老狗命，就懸在我的掌中，到那時節就是甘心願意的將倭袍送得來也來不及了，才叫爾曉得我張彪的利害，張彪想到這裡將牙齒咬得緊緊的，諸位若講張彪家有敵國之富，何以就要向上傑借一件倭袍，究竟這件倭袍有如何寶貴，原來有所不知，若提到這件倭袍來乃是無價之寶，是當初倭國進貢來的，穿在身上冬暖夏涼，不但輕軟異常，並且到了寒天，若是逢了雨雪，那個雨雪就會遠閃五尺，不得沾身，因此寶物稀罕，倭國搜求以作貢品，據說這件倭袍，是一種鶺鴒鳥的羽毛織成功的，這個鳥就出在倭邦，可是一層却絕不易得，因爲這種鳥要到萬里無雲的時候才出來，並且出來時都是一對，從來沒有孤飛獨翱的，身上羽毛文采鮮明，其大如鶴，一飛千里旁的鳥無論那一種只有四隻脚爪，獨這種鳥有五隻脚爪而且銳利似鋼鐵，倭人用網子網得了拿來織成龍紋錦，獻於國王，倭王就拿了進貢到中國來，帝王因是之故而放在國庫內，那時唐士信因爲護國有功，帝王賜他，士信也不敢常穿，每逢帝王郊天之日才穿一次，後來士信去世，上傑也不敢輕穿，將他藏在家中的聚寶樓上，這袍因爲有了以上許多好處，所以張彪久有謀啖這件倭袍的意思，不道上傑竟因此變成禍殃，不說張彪爲了倭袍之事啣恨上傑，且說上傑送了張彪上轎以後，回進府內心中思量暗道想不到巨奸張彪仗了西宮媚帝之勢今日還想來謀啖老夫的傳家之寶，這個原本是他的慣技，賣官鬻爵貪贓受賄謀啖人家的東西是尋常的事，若是稍不如他的意即慣使暗箭傷人，但是我正直無私的唐上傑沒有什麼短處給你拿住豈懼爾這個貪贓枉法的奸賊麽，有朝一日給我拿住爾的欺君短處，就不怕你那個汚榮濁貴盡消亡了，那時才能大快人心，想到這裡暗暗的罵了幾聲奸賊，遂又拿過本章閱看，不一會兒本章看完，起身離了金校椅，才換了衣冠，喝了一盃茶，却又想起邊疆的事來，那五兒雲豹鎮守三邊，不覺已經兩載，恐他年少任重，輕忽獲罪，因此常常在念，虧他老謀深

慮，在那地方還能順得民情，恩威並濟，使我亦稍放心，但一年之間總有幾次書信到來，或是報告平安，或是條陳邊庭之事，到也虧他謀劃得好，可是近來已有三四個月沒有書信到來，因此叫我心中不甚放心，今日無事待我寫一封書信去，催他回信早來讓我放心，想到這裡就拿起筆來寫了一信，差人送往邊關而去，上併寫了五子雲豹的信，忽又想到家中的事，本來早想遷家到京中居住，因爲夫人樂於安逸，不肯遠道跋涉，又因恐怕在京都水土不服，且荆州房屋寬大若遷移到京中來，故鄉田園就沒人經理，夫人意思雖然甚是，只是累了老夫一心掛兩頭，所好一家融洩安樂，此亦聊可安慰，這兩個月來沒有寄得家書，不知家中如何，夫人身子平安與否，七子雲卿在家讀書可肯用功，只恐怕少年無知，交友不愼，易於墮落，浪費銀錢，嬉遊貪逸，仗了父兄官高勢大，養成驕傲，不但誤了前程亦且有損家聲，加上夫人心過慈善愛護嬌兒不知檢束，一旦學業荒疏，將來如何能夠飛黃騰達，若今秋不登金榜，明年春闈也就落空，不如待我修書一封，把他喚進京來，加以約束使其上進，豈不是好，遂取過象筆鸞箋修好書信，吩咐唐興送回家去，付他紋銀十兩作爲盤纏，唐興接了書信銀兩，出了相府，騎了馬匹，日行夜宿，疾馳向荆州而來，一路行走甚快，那天到了荆州，直至唐府見了唐夫人請過了安，然後將書信呈上，唐夫人接了書信，看過後，賞了唐興一些銀子，命他去吃飯歇息，且說唐夫人將雲卿叫來，拿書信給雲卿看，雲卿知父欲其進京，當即叩問母親的意思，唐夫人道：「你父親叫你進京去，他的意思恐你在家荒疏一則預備可以在那裏候考，二則是叫你到他面前去溫習溫習書本，免得考試的時候有所疏忽，今年秋試考中了，明年可以赴春闈，若能青雲直上將來鵬程萬里，自然不可限量，這個自然去的好，況且父命不可違，家中你放心就是了，自然有爲母的照管。」雲卿唯唯聽命，遂別了母親仍回書房內而來，原來雲卿號錦文年才十六歲，生得文采風流，十五歲入泮，娶妻王氏閨名定金，是西臺御史王韓之女，與雲卿同年，去年臘月方始完姻，夫婦琴瑟調和，所喜已藍田有種，但是尚未分娩，不知是鱗是鳳，這且表過，按着慢提，再

說雲卿回到書房因爲得了父親來信幷母親之命，即要離開荆州之地上京，到他父親那裡去，所以也無心再讀書本，一個人獨自坐在書桌面前低頭思想，暗自忖道我父親恐我在家荒疎經史，傳我進京去讀書候考，怎奈我年紀雖少，已早有凌雲大志，若論詩文，可以說是經綸滿腹，直視取功名如拾芥，何用再芸窗苦研，提到做官兩字，外任小官非我素願，說到做京官也嫌太冷落，如說到我的志向，必須爭取文武狀元郎，只是一件弓箭槍棒還未曾練習精良，常言說的那一句無師傳授空勞力，因爲本處地方簡直沒有一個名師可找，若說出外訪師，固然父母不得准許，再則也沒有這樣容易，沒有實在的地方，一時到那裏去尋找，要想到五兄那裏去學武罷，又遠在三邊，一則父親不准我去，二則五兄也不准我學武，想這次到京去，一路上可以暗暗的尋訪名師，再則値此春光明媚，也好遊玩遊玩春景豈不是好，到可消除這幾年束縛在書房裏的積悶，想到這裏不覺心中高興，正在這時桂童走進書房來，看雲卿沒聲沒响獨自坐着好似思想什麼的樣子，就問道：「今日七爺在書房內不讀書，爲何這般呆呆的坐着思想些什麼？」雲卿道：「桂童休得多言，我因即要離開家門首途上京去，所以在此計算計算路程，休得來煩了七爺。」桂童道：「原來七爺已在此打算進京的事，奴才多言了，不知用得着奴才跟七爺一同去麽？」雲卿道：「這是出門的事，恐你在路上多言多語惹是生非，若能不多言，就帶你同去。」桂童道：「七爺帶我去時我自然曉得的。」雲卿道：「如此你去替我預備好了船隻，將一切需用的東西先送下船去，七爺明早就要起行的。」桂童答應自去，雲卿在書房內等到天晚才回歸內室去，自己執了燭曲曲灣灣的到了寢室，他的妻子王定金起身迎接，請雲卿坐下然後問道：「相公今晚爲何回房得這般早，正好乘此將書本理得熟些，免得到了京中，公公詢問起來，見相公的書本生疏，要責君家少正經了。」雲卿道：「賢妻，若論我的文章，滿腹經綸三冬足，才堪七步八斗傾，這個且請放心，我日間已埋頭用功，晚上功夫無幾，再則有離別之心，所以早些回房。」定金笑道：「文章是無底袋，相公還要多用心才是」雲卿道：「這個承賢妻的屬望我自

當如此。」定金說過這話後即吩咐了鬟去將預備餞行的酒席拿來，了鬟答應了一聲下去，將酒席拿來，即在房中開了華宴，一對少年美貌夫婦，二人遞盞交盃勸飲，各有囑咐，至魚鼓三躍，方才飲畢，共入芙蓉帳中安睡，睡了不久，已是晨鷄報曉，雲卿公子這時候正是好睡，定金先起來梳洗，等到雲卿起身，已日上三竿了，適值他母親差了婢子來呼喚，雲卿即去見他母親，他母親也替他設了送行酒，在席上囑咐多少要緊話，雲卿都唯唯聽命，酒畢以後桂童已來到了七爺面前稟道：「今天甚巧，天氣晴和，又是順風就請七爺早點下船罷。」雲卿問道：「一切書箱等物都已下了船麽？」桂童道：「那些都早已料理好了，此時只等七爺下船了。」唐夫人將桂童喊到面前吩咐道：「在路上要好好的伺候少爺，等得少爺高中回來，自然重重有賞。」桂童一一遵命，不提這些分別鎖屑之事。且說七爺在家中叩別母親及妹妹與各位嫂嫂以後，即帶了桂童下船，二人到了船上，那船就掛了帆篷開行，在路上日行夜泊，到也行走甚快，一路風景幽雅欣賞山水之樂，有一晚斜陽啣山，行船停泊，不多時天就暗了下來，但見兩岸漁火螢螢的在柳樹下閃爍，忽已時交初鼓，船人已皆吃了晚飯睡了，只有桂童在艙內尚伴着七爺看書，到二鼓之時七爺吩咐桂童先睡，正在說着忽然聽得船梢後一隻網魚船上雄鷄啼聲，桂童聽了奇異道，天色未明那裏來的雄鷄會得啼叫，那隻網魚船上不遭火燒必遭禍殃，七爺責他道：「不得胡言，雖然雄鷄夜啼是失鳴，但未必就有這些話，你這說的都是聽了婦人家沒智識的話，就來胡言亂語，下次不可如此。」桂童道：「七爺不信就罷了，但奴才向來是聽人家這樣說法，七爺就不再向他說什麽，桂童自去舖上睡了，七爺看了一會書也滅了燈火安睡，忽忽三鼓雲卿尚沒有睡得甜密，聽那魚船上的鷄又在鳴了原來桂童也沒有睡得穩，聽了鷄聲，忽然叫怪起來道：「七爺聽得麽？這鷄很奇，怎的初鼓啼一聲，二鼓啼二聲，現在三鼓了又啼三聲，這不是很可怪的事麽？奴才生長到這般大，却不曾見過有如此啼更的鷄，雲卿聽了桂童此話初還不相信，留心細聽眞可怪了，却是如此，但還有些不相信或許偶然相同，留心到四鼓的時候那鷄又啼

了，這回雲卿在被頭內也留心聽着，果然四鼓啼四下，心中很奇，次日起身問桂童道：「船梢後那漁船開了去麼？」桂童答道：「尙在，不知七爺問他何事。」雲卿道：「我要看看那更鷄是個什麼樣子，我們相府門第都沒有這樣異種的鷄，不道這漁船上，到有這樣的更鷄，却是奇事，你去將那漁船上的人喚來我有話說。」桂童答應一聲轉身向船梢後走去過不多時，見桂童帶來一個老漁翁，那漁翁見了雲卿拱手作一揖道：「不知公子呼喚小老有何吩咐？」雲卿拱手也答了一禮，請漁翁進艙坐下，漁翁道：「公子在此，小老如何敢坐。」雲卿道：「這亦不妨，你且坐下就是。」漁翁這才坐下，問道：「公子呼喚莫非是要什麼魚麼？」雲卿道：「不是，我昨夜聽得你船上有隻啼更的雄鷄很好，不知你肯賣麼？」漁翁想了一想道：「賣是賣的，只怕公子嫌貴，因爲這鷄從前有人出我二兩銀不曾賣去。」雲卿道：「你要賣多少銀子？」漁翁道：「如公子要買，我就格外便宜些，至少要賣三兩五錢銀子。」雲卿道：「這也不貴，就依你三兩五錢銀子，快去拿來給我觀看。」漁翁聽了起身應是，出了艙外轉到船梢回到漁船上拿了那隻更鷄，仍又回到雲卿艙內，將鷄簍放下，雲卿用目細看只見簍內的鷄生得並不多大，但是毛似鳳羽，冠紅如腥腥血，尾黑如退光之漆，兩脚生有五爪，却是一隻少有的五德之禽，雲卿看了很中意，漁翁在旁說道：「公子莫道此鷄平常，他叫小黑鷄，」雲卿點頭道很好，遂命桂童付他三兩五錢銀子，漁翁看見雲卿分文不還價，心中很是懊悔遂想將那簍子再賣幾文，問道：「這個簍子公子也要買麼？」雲卿道：「這簍子也要賣錢麼？」漁翁道：「這是小老兒買來放雞的，現在雞已賣給公子了，小老要這簍子沒用，公子加三錢銀子一齊買去罷。」雲卿命桂童再付三錢銀子與他，桂童共付了三兩八錢銀子與他，漁翁拿了很是歡喜，叩謝了雲卿而去，雲卿將更雞又欣賞了一番才命桂童放到後艙去，吃了午飯以後，方命船人開船，要知唐七公子到了襄陽鬪雞之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二回　到襄陽鬪鷄遇友　留刁府遊園彈琴

引曰　青燈黃卷　十載鑽研　毛羽已豐滿　冲飛直上天

詩曰　柳媚花明日正長　獨携書劍走他鄉　麗歌一曲長亭外　不是離人也斷腸

話說唐七公子雲卿那天在船上無意之中買了一隻更雞，心中很是快樂，午飯以後即命船家開船，光陰眞快，忽忽又是幾天因爲一路上遊山玩水賞心樂意到也不覺煩悶，那日到了襄陽，小使桂童聳動雲卿上岸遊覽，雲卿也有意思想看看襄陽的景緻，所以主僕二人出艙，船人放了跳板讓二人上岸，就一路上街，只見兩邊的店鋪張得密密層層十分齊整，果然名不虛傳是個熱鬧場所，主僕二人一邊看一邊行，只見街旁的店戶行行俱有，桂童道：「七爺，你看這襄陽地方比我們荊州還好。」正在說着，忽然看見對面有一座高樓傑閣，場所設得十分華麗，不知這個是個什麽所在，因又指着問道：「七爺，你看這個是什麽店鋪？」雲卿道：「你不看見上面懸掛的招牌匾額麽？上面的匾額當中寫着仲寶樓三個大字，乃是一座喝酒的酒舘子。」桂童聽了忽地醒悟道：「怎的我連一個喝酒的酒舘子也認不得了，這也難怪因爲這家酒舘子開設得與衆不同，不但房屋高大，而且又推陳出新，因此我一時分不淸了，這就是認得字的好處，七爺若不是認得字，怕的一時也認不淸呢！」二人一面說着一面前走已快到仲寶樓門前，只見迎面來了一大群人，蜂擁着到了仲寶樓門口，皆嚷着扛雞將軍進去，就見許多人扛了幾隻雞籠子進去，桂童看了更奇怪，問雲卿道：「襄陽的風氣和我們荊州畢竟不同，怎麽雞也稱起將軍來了。」雲卿道：「這個不一定雞可稱做將軍的，或者這裏頭另有緣故，妳去替我問他們一聲，看他們將這些雞將軍扛進去做什麽？」桂童本來想過去問個仔細，因爲不會得到雲卿的吩咐不敢輕自上去，這時聽得雲卿的吩咐正合已意，立即答應了一聲轉身就向前去，兩隻脚走得很快，不用三脚兩步早就到了仲寶樓的門

口，問了個明白回來向雲卿稟道：「這是本地的王孫公子挑選了些善鬪的鷄將軍到裏頭去開鬪賭輸贏的，稍停一會就要開鬪了，想這個鷄將軍開鬪的事，我們荊州是沒有的，不但奴才不曾看見過，恐怕七爺也不曾看見過吧？我們這時好在沒有一定的去處，何不進這酒舘子裏去喝一盃酒，看看他們鬪鷄，到底怎麽一回事，藉以見識見識七爺也可消遣消遣。」雲卿道：「這也使得。」因此二人就踱進這座仲寶樓內，只見裏面比較外面還要寬大四面窗扉淨潔，欄杆整齊，佈置得十分華麗正要選個座位坐下，酒保早已迎了上來問道：「爺們吃酒這裏有好的座位，遂在前領着到了靠東的一個座頭上用抹布在座頭上拭了一下然後回頭向雲卿主僕道就這裏罷。」雲卿看這個座頭到還淸潔，就在座頭上坐下，在客途之中也不便分什麽禮節，命桂童在旁坐了，酒保問七爺要用什麽美酒並下酒的菜，雲卿道：「取一斤狀元紅，餘外用四個下酒的碟子，隨意拿些鷄魚肉蝦就是了，只是要燒得合口味就好。」酒保答應了一聲下去，不多時拿上酒菜來，雲卿一面喝酒，一面在四面座頭上打量，原來這家酒舘子裏却是與別家不同，果然生意甚好，情形熱鬧，雲卿這般打量着，桂童在旁邊斟酒，忽然耳鼓內聽到一種很細軟的而又很嬌脆的女子歌唱的聲音，却是從外邊進來的，抬頭向外看時原來街坊上有一個打花鼓的鳳陽女子到來，雲卿用目細看，見這個女子雖生得不十分美貌，然而一種風緻叫人看了消魂，眞是生得體態苗條丰姿綽約，頭上戴了一頂藍布巾，身下穿的一條魚白色布裙，一雙金蓮三寸纖小，俏眼秀眉，身上穿的一件小袖的單衫手執覇王鞭，一面敲鼓，一面歌唱，引得街上看的人蜂擁喧嚷，雲卿正看着酒保上來問道：「爺要添酒麽？」雲卿道：「酒要添的，但我有句話要問你，裏面他們鬪鷄如何鬪法，不知外人可能進去看麽？」酒保道：「可以進去看的，他們的鬪法，是用鷄將軍來賭銀子輸贏」桂童在旁插嘴問道：「不論誰人都賭得麽？」酒保道：「都賭得」雲卿點頭如此你去添酒來罷，酒保下去添了酒來，桂童道：「七爺子，前日買的那隻更鷄將牠拿來一賭如何？」雲卿道：「這也使得，如此你去替我將鷄拿來並拿兩條金子來」桂童聽了心中高興

，答應了一聲，起身回船去拿更鷄，這裏雲卿獨自坐着飲酒，只見外面成群結隊的人到來，都是進後面鬪鷄場去的，最後來了一人，生得高顴豹眼，身高八尺肥胖魁梧，英氣勃勃，異於常人，却是個英雄模樣，身後有四個童兒隨着四邊座頭上的人，見了他都起身招乎，那人也一一招乎着逕自上樓，雲卿又飲了幾盃，看桂童還沒有來，心想先到後面場內去觀看觀看，看他們究竟怎樣的賭鬪，遂吩咐酒保將酒菜收拾過後，酒鈔已會過賬少停若要吃再拿出來，若小使到來可說我在裏邊等他，叫他到裏邊來就是，酒保答應了一聲，就將酒菜收拾過去存放着，雲卿即走到後面去看鬪鷄，到了後面，只見場所佈置精雅，地方寬大四面硃漆欄杆，兩邊插了紅綠彩旗，地下用五色彩石鋪平，遊人畢集，雲卿走到裏面，見那旁有一座亭子，就是鬪鷄的地方，便走進亭中，在這亭子裏有幾個帮忙的人便來趨奉道，這位大爺請上頭高坐，原來這班人眼睛很是勢利，一見了雲卿就知道是個貴家公子，所以都上來百般的恭維，這裏頭有四個是靠此詐錢的棍徒，一個姓劉，一個姓夏，一個姓潘，一個姓支，這四人因見雲卿是貴家公子，直認做是大買賣到來了，因此也過來百般的趨奉，各人通問了姓名，又通問藉貫，一個姓劉的道：「公子幾時到敝地來的，少候得很，不知曾到敝處來做過輸贏麽？」雲卿道：「不敢小弟還是初到貴地所以也不曾到貴處來做過輸贏。」姓劉的又道：「公子不知曾帶將軍來麽？」雲卿道：「小弟是初來貴地，尙不知鬪鷄之妙，因此都不曾預備，只是在途中曾經買得一隻更鷄，已吩咐小使去拿了，諒來不多時就要來了，各人聽了雲卿所言，定全是個外行，這個自然是送銀子來的，因此一面談心，一面都暗中心裏歡喜，過不多時桂童來了，將鷄簍放在地上，那劉夏潘支四人看了不禁笑逐顏開，你道何事，原來見簍中的更鷄小得一些兒，那裏能鬪，被那五爪將軍不用一啄，就要將他啄死了，諒想是贏定了，因此心中好笑，桂童將鷄簍放下，將帶來的兩條金子在身上取出來遞與雲卿，雲卿提了過來拿在手中向劉夏潘支四人問道這個輸贏不知怎樣賭法，姓劉的道公子是客，多少聽公子的便是了，雲卿道：「這個就賭一千兩銀子輸贏罷。「姓劉

的道：「就是一千兩便了，但是請公子將銀子拿出來罷，雲卿將金子兩條交給姓劉的，那邊也拿出一錠金子來由衆人帮注子湊數成一千兩，各都秤過了，放在案上，由姓劉的監局，兩邊旗子扯開，啓了籠子，原來那邊的鷄子，是一隻五爪大雄鷄，稱爲五爪將軍，籠子開了頭一伸翅一撲就跳了出來，果然不愧有將軍之號，生得與尋常的鷄不同，頭戴紅冠，身披彩襖尾，後面羽毛，黑得金光發亮，脚生五爪，立在地上，雄氣糾糾，生得高大，這邊雲卿的更鷄本來甚小，這時在籠子跳了出來，與那隻五爪將軍一比較就格外顯得小了，小更鷄出了籠子，還沒有站得定，誰知那五爪將軍眞是利害，兩翅一撲飛過來照定更鷄一口，正啄在更鷄的鷄冠上，咬住了連甩幾甩，小更鷄喳的一聲還沒有叫得出已是躺下，人們都以爲牠一命休矣，稍停五爪將軍鬆了口小更鷄縮在一旁連動也不動，兩旁看的人一起都笑了起來，那班帮注的人都走了過來向雲卿道：「公子輸了。」雲卿道：「勝敗是軍家常事算得什麽？」衆人道：「公子旣輸了，請落旗子罷。」桂童道且慢，我們的將軍醒過來了衆人看時那小更鷄果然在轉動了，因此那旗子就不得落下，原來這個更鷄乃是靈種，因爲他只知啼曉，不善相鬪因爲他方才出來不曾防備，所以被五爪將軍啄了一口，正啄在鷄冠之上，因此痛得昏去，這時醒了過來惱了他的性子，說就怪了，忽然也會頭一伸翅一撲的飛了起來，約飛上一丈多高，仍飛下來，照定那五爪將軍就是一口，却啄去五爪將軍一隻左眼珠，五爪將軍大叫不已，跟着更鷄後面追趕，更鷄又飛上空去，落下來又啄去五爪將軍一隻右眼珠，五爪將軍在地上撲個不已，自然再無鬪的能力，在地上撲了多時，就不能動彈地死了，攏着觀看的人，無不皆個個都稱奇怪，那帮注的衆人見五爪將軍輸了，都互相埋怨，自悔沒有眼力，但現在旣已輸了，也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暗暗的想主意，想來想去，除了抵賴之外，就沒有第二個法子，大家商量了一回，都立出來道，方才明明看見公子的鷄輸了被五爪將軍啄了一口，甩在一旁，已不能動彈，不但不能動彈，並且好像已死過去了，這是衆目所見，豈有已死的鷄，及已身受重傷的鷄，還能活過來再鬪麽？因此沒有下旗子

怎麽此時那小鷄非但死過去會活過來，如何又會飛了，這個事情很是蹊蹺，怕的這裏頭一定另有緣故，或是有什麽邪法，這個我們一定不能算輸，並且還要查明眞情，不然豈不壞我們的規矩麽？查明白了眞情，不但要賠我的五爪將軍，還要賠我們的損失」說到此處，就其勢洶洶的，將桌案上的銀子金錠並雲卿的兩條金子皆一併強取了去，雲卿看了他們這副棍徒的氣味竟出於意料之外，心中不免也來了氣，向各人道：「衆位說此話未免太小看人了，一千兩銀子事小，誣蔑兄弟事大，如此就請各位查看罷，難道還有假的事麽？況且這事在此是衆目所見的，這隻更雞也在這裏，請問衆位這件事情，如何能假得起來」那姓劉的至此也帮着出來做好人，勸住衆人道：「各位且歇雷霆，現在唐公子也是識趣的人，就大家不算輸贏，免得在此爭論」衆人那裏肯歇，故張其勢道：「不行不行，非賠還我們的五爪將軍不可若不賠還我們的將軍，休想脫身呢」雲卿見他們這般的棍徒氣味賴得與他們較量心想這一千兩銀子就不要贏他們的罷，諒想他們也輸不起這許多銀子因此說道：「既是劉兄這般說情我這一千兩銀子也不要贏了譬如做好事，拿我的兩條金子還我罷」衆人格外張了勢說道：「誰要你做好事現在眞情不來查明，你只因是看劉兄面上，但是要想拿兩條金子回去，快將我們的將軍賠償得來」雲卿怒道：「這是什麽道理，莫非欺負我是異鄉客麽？」桂童在旁道：「七爺，不用理他，須叫他們知道我們也不是好惹的呢，那一千兩銀子自然要贏的，這是做的輸贏，倘如我們輸了，他們就肯作罷不要銀子麽？」衆人聽了桂童多話，喝住他道：「這個小使到十分倔強，若再多話，就不怕打麽？」原來這場子上還養着一班無賴潑皮專供他們驅使呼喝的，聽了這話早已過來，使出一種磨拳擦掌的神氣來，喝道：「將我們的將軍賠還？」同時使出舉拳要打的神氣來，桂童怒道：「你們這副神氣打算嚇誰，要打聽打聽我們七爺是什麽人？」原來那班惡徒也不過嚇嚇人罷了，那裏就敢無禮，正在這時忽聽亭子外面有人大喝了一聲，問道：「你們這班人在此做什麽事？」衆人回身看時，一個個都做出一副笑容來，遠遠的迎道，我們當是誰，原來是刁太爺到了，失迎失迎

」，那班潑皮，方才磨拳擦掌，氣宇軒昂，此時忽低頭垂手，畏縮無神，雲卿抬頭細看來人，原來就是方才在外面吃酒時所看見的那位武生，才曉得他是姓刁，度其情形不用說得，自然是一位有俠義的好漢，雲卿這時正巴不得有這樣一個好漢來，與自己講一句公道話，因此過來向這位武生行禮，那武生已進了亭子內，二人各作了一揖，正要說話，那方才一班形勢汹汹的衆人，此時各都改了一副的笑容過來道，原來唐公子與刁大爺是朋友」，我們眞冒犯得很了，一邊說着一邊早有人拿了座位來請刁爺坐下，衆人道：「我們不知唐公子是刁爺的朋友」，冒犯之處請刁爺原諒一點。」姓刁的道：「我與這位唐兄並非親友，不過你們的事做得太不公平，既然你們輸了，就該將輸的銀子與人家，這才是正理，人家輸了也要給你們，怎麽竟敢圖賴，還要想吞沒人家的兩條金子，莫非欺負異鄉客麽？須知我姓刁的不論親友，專喜管不平的事，現在人家旣洪量大度不要贏你們的銀子就好了，快將兩條金子還了人家，我想你們原本輸不起，下次還是不要賭的好。」那班人吽唯聽命，這才將兩條金子還與雲卿，雲卿一面吩咐桂童收了金子，一面與姓刁的說話，各通了姓名籍貫，姓刁的道：「公子是荆州唐家聞得當朝老太師也是公子一地方人，不知公子可得知麽？」雲卿道：「正是家嚴」姓刁的失聲道：「這說小弟失敬了，提起尊大人乃是當今大大忠臣，小弟心敬久矣，得能與公子相見三生有幸，此處不是談話之所，我們到外邊樓上喝盃酒，大家談談如何。」雲卿道：「小弟理當奉請。」二人遂出了鬪鷄場，桂童拿了更鷄在後相隨，一路出外到了外面酒樓上坐下，早有酒保上來招呼，拿了酒菜上來，二人談心對酌，列位你道這個姓刁的是什麽人，原來是襄陽首富，在襄陽有刁半天的外號，于是可知他家的豪富，姓刁的名南樓，在襄陽開了兩家當舖，所以那地方的人，又稱呼他叫做刁朝奉不但富於資財，且又精於武藝，喜管世上一切不平之事」，因此那地方無不知半天刁朝奉的，一班棍徒提到他的名字就頭痛了，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雲卿與刁南樓二人」吃酒談心很是投合，酒過之後，南樓一定要約雲卿到家中去住幾天再上京去，雲卿一則感激他是個英雄好漢

，也有意結交這樣一個朋友，再則南樓的意思十分眞誠，堅辭不脫，所以只得同南樓一同到他家內去，誰知到了南樓家內，南樓又堅要雲卿將行李搬到他家內住着，雲卿一時推却不得只得吩咐桂童到船上去將一切行囊搬到南樓家裏所好南樓乃是襄陽巨富，家中房屋寬大，有小使桂童伺候，到不覺得不方便，又與南樓結拜爲義弟兄，相待如親兄弟一樣，天天酒會，夜夜元宵，然而使雲卿心中逾感不安，又恐老父在京望眼欲穿，因此去心似箭，怎奈南樓十分誠意堅留，不能過於拂情，因此忍耐住着，今天南樓出外，雲卿獨自坐在書房內很是悶悶，想到花園內遊玩遊玩，藉以觀看園中景緻，且說雲卿由書房內走出來的時候，正打算要去尋找桂童，不料才跨出書房門，却值桂童到來，因見雲卿在書房內出來，遂問道：「七爺打算到什麽所在去？」雲卿道：「我正打算呼喚你，不知你到那處去了，你此時在書房坐坐罷，我要到花園內去遊玩遊玩。」桂童道：「奴才也要隨七爺到花園內去看看。」雲卿點點頭，因此二人一同到了後花園內，只見園中百花齊放，四面微風吹來，香氣撲鼻。桂童道：「我未到過花園內來的時候，只當刁大爺只喜歡吃酒打拳，現在看了園中這佈置，方知大爺的爲人不俗，單看這園子裏頭，安排得很雅緻，不愧大爺在襄陽地方是首富，稱得上刁半天，這個花園比我們荆州唐府花園佈置得還要好哩！」桂童這般說着，一路隨了雲卿走去，過了沉香亭，又過了石橋九曲石橋又走到竹林中去，但聽鶯啼鳥語，一對白鶴在假山上飛舞，過了竹林曲徑旁花軒，兩旁硃漆欄杆，兩扇腰門，但見池子裏的水清碧可愛，門上貼着一副對聯，上頭寫着，酒醉琴爲友，下聯寫的，詩狂石作箋，桂童問道：「七爺，這裏頭是什麽所在？」雲卿道：「你不看見上頭有一方匾額麽？」桂童看到若大的玩月軒三個大字，還是名家題的，桂童就走進去看看，原來那腰門並沒下鏁又沒上門，是虛掩着的，桂童上前去用手一推門就開了，主僕二人遂走進裏面去，只見窗明几淨，陳設古雅，四面張掛的盡是名人書畫，古玩琴棋無不俱備，進了這花軒裏還有兩扇腰門，門上也有對聯，上聯寫着，洗石魚吞墨，下聯寫的，烹茶鶴避煙，這裏邊陳設得更雅，

明瓦長窗開得透亮，外邊白粉花牆，假山花臺，靠窗一張東坡桌上放着許多古書，一旁放着湘妃榻，主僕兩人正在看着，忽聽有人說道客來了，桂童抬頭看時，原來還是架上的鸚哥在那裏學話，喜得桂童高興得跳了起來，也學了一句客來了，回轉身來向七爺道：「這種地方眞是神仙難得到，今日到來，想是七爺緣有前定，奴才桂童也靠着七爺的緣福才得到來。」雲卿看了架上的鸚哥以後，回轉頭來看見湘妃榻旁邊的那邊的放着一張琴，桌上有一張七弦焦桐古琴，雲卿喜道：「此處不可無此物，有了此物又不可不彈，若有客無琴，豈不辜負了這良辰良景。」因此走了過去，坐了下來，調動音律，彈了一曲，以寄心事，那琴聲幽細之時，眞是聽得魚鳥也會點頭，神仙也要降臨，雲卿彈了一曲又彈一曲，忽然琴聲微止，桂童報道：「刁大爺來了。」雲卿放下琴，刁爺走過來，對雲卿道：「我方回來，聽說賢弟在園內遊玩，怕你一人沒興致，因此到來陪你，不道竟在此彈琴，不知彈的什麼音調？」雲卿道：「小弟胡亂彈一陣，不過聊以寄懷，不瞞哥哥說，小弟近來想上京去的心很急，因爲恐怕老父在京盼望，本想急欲辭行，蒙哥哥十分堅留，故又不能急言就去，所以聊將情懷訴於琴聲。」南樓道：「賢弟既是如此，何不將此情早向我說，如此我明日就與賢弟送行，我同你到揚州遊玩遊玩，以消積悶，愚兄一則與賢弟送行，二則也久想到那邊去玩玩。」雲卿道：「這個如何可以要哥哥送我這樣遠的路，不怕嫂嫂在家不放心麼？這個無論如何小弟決不敢當。」南樓道：「不是這樣講的，愚兄也早有此想，就是賢弟不來，我也是要去的，因路上沒有一個同伴的人，現在難得賢弟要上京去，再好沒有了，因此就想與你同行，彼此都可少了路上寂寞。」雲卿道：「哥哥如果眞是這樣，明日我們同行也很好，只是千萬不要專程爲我，那就反叫小弟心中不安。」南樓道：「你不必疑此，愚兄却是早有此意了，並不是假的。」雲卿道：「我恐怕哥哥府上沒人照應。」南樓道：「那到不妨，愚兄儘可離開得去，家中自有你嫂嫂照管，這個你不必放在心上。」二人談到此處，又說了些別樣話，南樓道：「這個琴我不知賢弟也來得，我家裏很多

，賢弟可帶一隻到京中去消遣消遣。」雲卿道：「多謝哥哥，這個到可不必，此番到京中，是家嚴命我到那裏讀書候考，恐怕也沒功夫再彈琴，不過這個琴的意味很高，小弟也不能說彈得怎樣？不過有時藉以排遣胸懷罷了。」南樓道：「愚兄家中雖具備着許多琴，但不知這個琴還能寄懷，只是在愚兄看起來，只知道好聽，恐怕未必就眞能抒情寄慨吧！」雲卿道：「哥哥休看輕了這一張小小的琴，若是細說起來却也大有意味，南樓道：「愚兄生長到這麼大，却不曾聽說這個琴有什麼意味，不道賢弟是個知音的，何不請你就將這當中的道理說給我聽聽。」雲卿道：「我也不能算是知音的人，說起知音的人來，古時候有一個叫俞伯牙，他是善於彈琴的人，他的學問很高，在山上彈了多年的琴，却不曾遇到一個知音的人，後來遇到一個叫鍾子期的，也是賢人，能知道他琴中的意思，因此俞伯牙就與他結爲知已之交，後來鍾子期死了，他就將琴擊碎了終身不彈，因爲世上再難覓如鍾子期這樣知音的人了，這也是他們道義之交的地方，亦可見古人將這個琴是看得很高的，因爲這琴的意義是很高很雅的，所以古時候的聖人尙且要求名師傳授他。」南樓聽了歡喜道：「我直到今日，聽了賢弟所言才曉得這琴的意義，有如此高尙，但不知古時亦有女人善彈琴的麼？」雲卿道：「古來女子善琴的也有不少，漢時的文姬能辨中郎之琴，春秋的卓文君聞琴聲而歸司馬，這都是古來名女人慧眼識英雄的佳話。」南樓歡喜道：「如此說來，怪不得你嫂嫂亦喜彈琴。」雲卿道：「原來哥哥雖不會彈琴嫂嫂會彈這就對了我道哥哥既然不善於琴，那裏家中就會放着這許多琴呢，原來嫂嫂是個會彈琴的，那纔對啦！」南樓道：「他不過會彈，彈得好不好不得而知，只是她一早到晚都是在撥弄這個東西，這時也正在乒乓乒乓的彈着哩，你可去聽聽麽？看彈得好不好。」雲卿道：「小弟怎敢去竊聽嫂嫂的琴。」南樓道：「自家叔嫂這也不妨。」說着就邀雲卿同去，雲卿推辭不脫，只得同南樓出了花軒，穿過曲徑，一路向裏去，走進裏邊天井裏，已可聽得很清切的琴聲，從那綠窗深處，一陣陣的吹過來，南樓問道：「賢弟你聽這琴彈得如何？」雲卿道：「好極了。」南樓

問他所彈的是什麽聲調，雲卿道：「這是平沙落雁。」南樓道：「是平沙落雁麽？」雲卿點點頭，二人立着又聽了一會，雲卿道：「哥哥，我們出去罷。」南樓道：「賢弟先行一步，愚兄隨後就來，雲卿應了一聲是即辭了轉身出去，南樓即移步進內，向大娘房中而來只見大娘正在彈琴，侍女立在旁邊，見了南樓進內，報告大娘大爺來了，劉氏即將琴聲止住，起身相迎，南樓滿面春風笑着說道「娘子彈得好琴吓！」這時旁邊的侍女，已搬了一張靠椅來請南樓坐下，劉氏道：「大爺一向不知琴中之味，怎麽今天竟知我的琴好壞起來，如此說來大爺現在到變了是知音的人了。」南樓道：「娘子有所不知，這個並不是我知道的，說起來你也該曉得，就是那個荆州唐雲卿公子，他是當朝老太師唐上傑的第七個兒子，是他聽出的。」大娘聽了失聲道：「啊喲奴家的琴，那好給這個唐家公子竊聽了去，豈非遺笑大方嗎？」南樓道：「娘子說那裏話來，他與我勝似自家弟兄，就是給他聽了又有何妨，他說你的琴彈得很好。」劉氏道如此說來，唐家叔叔也是善於琴的人了。南樓道：「他不但善於琴，並且也彈得很好，方才我在玩月軒聽他彈過了，因說你也善於琴，所以才與他在外聽你彈琴，你要聽他彈嗎？若是要聽的，不妨我請他彈一隻曲子與你聽如何，」劉氏道：「我對他太陌生，怎好去聽他的彈琴！」南樓道：「不妨，娘子如要聽的，我可請他在廳上彈琴，娘子在內聽就是了。」劉氏道：「這樣很好，讓奴家也聽聽唐家叔叔的琴彈得如何？諒必比我彈得好了。」南樓聽得劉氏答應，心中很是高興，向劉氏說：「如此我先去，妳們隨後到天井裏細聽就是了。」劉氏點頭答應，南樓即起身下樓，一路走到雲卿住的書房內，雲卿正拿着一本書，坐在那裏，看見南樓到來，即起身相迎，南樓坐下以後，對雲卿道：「賢弟，你方才聽嫂嫂彈的琴究竟如何？」雲卿道：「彈得很好，」南樓道：「那裏及得上賢弟，現在我還要請教賢弟彈一曲如何？」雲卿道：「小弟遵教。」南樓道：「我們到大廳上去彈罷，」雲卿道：「很好。」二人即起身到廳上來，到了大廳上，南樓吩咐刁平，去到玩月軒將琴拿來，刁平答應一聲去了，不多時就將琴取到，雲卿

背北面南坐了，刁平添了香，雲卿撥動琴絃彈了一曲，聽得南樓哈哈大笑地讚美不置，賢弟彈得好吓，雲卿站起身來答道：「這是蒙哥哥的誇獎。」南樓道：「不知賢弟這是彈的一隻什麼曲子？」雲卿道：「是梅花三弄」南樓道：「這個梅花三弄，到也弄得很好！」說到這裏，只聽屏後有人噗嗤笑了一聲出來，南樓問道：「是什麼人在屏後偷笑？」刁平道：「是大娘在屏後聽琴。」雲卿道：「既然嫂嫂在這裏小弟獻醜得很」南樓道：「是你嫂嫂在這裏怕什麼？你我既是弟兄了，也應當與你嫂嫂見見，」遂向屏後吩咐道：「玉蘭請大娘出來，唐家叔叔在這裏，大家見見。」玉蘭即向劉氏說道：「大爺請大娘出去與唐家公子見禮。」原來劉氏雖是名門之女，却是生性不淑，方才在屏後見了雲卿，心中已生了羨慕之意，正巴不得出來與雲卿見見面，聽了南樓請他出外，心中正是暗暗喜歡，現在聽到玉蘭向他說這話，却還裝出一副羞答答的樣子對玉蘭道：「大爺雖如此吩咐，叫我如何好意思出去」玉蘭道：「唐家公子是大爺的契好兄弟這也不妨」劉氏聽了玉蘭這樣說，才假意含羞的出來，南樓道：「賢弟你嫂嫂出來了。」雲卿急忙上前向劉氏行禮，劉氏也急忙還禮，二人坐下，劉氏道：「叔叔的琴彈得很好。」雲卿道：「這是嫂嫂誇獎，那裏會彈，方才聽嫂嫂彈的琴才眞好呢！小弟此刻眞是班門弄斧了。」劉氏道：「叔叔說的客氣，方才愚嫂的琴正是拋磚引玉。」一邊說着一邊暗暗的將眼睛送情，南樓道：「賢弟的琴，果然是彈得好，明日我們可多帶幾張到船上，賢弟沒有事，就可彈彈！」劉氏聽了很是失望，心想難得今日我與他見了一面，正打算日後可時常聚會，也不枉我心中羨慕一番，怎麼今日才見了一面，他明日即要離開此處動身去了，這樣一來到反而使我心中難受，不是徒然給我一個空想思病害害麽？早知如此，到不如不出來與他見這一面了，到使我心中沒有這件事，因此假意問道：「叔叔明日乘船要上那裏去？」南樓道：「你家叔叔明日就要乘船進京去，因恐老太師在京中盼望，所以急急的要去，我因爲在這裏不會陪他遊玩得，因此想同他到揚州去遊玩遊玩，你可替我將行囊預備預備。」劉氏道：「叔叔不妨在此再多躭擱幾日

，因何到此未久，就急急的要去了，想是我們大爺不知待客，有簡慢的地方，所以叔叔就欲走了，雲卿道：「嫂嫂說得太客氣，哥哥待我勝似自家手足，那裏就會如此，小弟因恐家嚴在京盼望，因此急要進京去是眞的，正在說着，只見家人進來報告，有隔壁王相公來拜望大爺，南樓說我就出來迎接，劉氏見有客來，只得起身向雲卿道：「叔叔好坐，愚嫂告辭了。」說罷將眼睛向雲卿瞟了一瞟，這才回身進去，雲卿起身相送，南樓要向外去迎客，雲卿道：「小弟一起出迎，南樓道：「賢弟請坐那有客接客之理，雲卿只得又在廳上坐下，南樓遂出外去接客，要知王相公是誰，且侯下回分解。

第三回　無義漢琴情賣友　賤淫婦思唐亂閨

引曰　止棹停驄　爲惜朋友情重　一曲絲桐　引得花搖動

話說南樓出外去接客，雲卿獨自坐在廳上，暗自想道，方才看大娘的神情，很少端莊，言語之間每多巧笑，轉盼含情，他那副舉動，反叫我難以爲情，雖然他是出自名門，其中未必就有什麽意思，但他那情形很難看，若哥哥不是一個爽直之人，有了疑心，叫我有何面目在此，幸而有客到來，大娘才回了進去，我雖不知大娘的行爲如何，但看這種舉動，很是不宜，哥哥乃是一個爽直男兒，不知何以竟娶了如此一個婦人，正在這般想着，只見南樓巳與了一個客人走進大廳來，遂起身迎接，南樓道：「賢弟這位是隔鄰的王兄，雲卿走上前去，拱手行禮，那人已走過來拱手說道，這位兄長尊姓大名，貴地何處？」雲卿道：「不敢，小弟姓唐號雲卿，是荆州支江縣人。」敢請教兄長的大名，那人道：「不敢，小弟單名文，草字廷貴，是本地人」請問唐兄：「貴地有一位唐上傑老前輩，他是當朝的老太師，與唐兄同族麽？」雲卿道：「正是家嚴。」那人道：「這說唐兄

是一位貴公子了，小弟失敬得很。」雲卿道：「不敢不敢。」二人各通問了以後，即各自坐下，家人獻上茶來，雲卿向王文問道，不知王兄與刁兄是什麽關係？」王文道：「弟與刁兄也是好友，並且是同窗之交，義勝金蘭，又是近鄰，只隔着一牆，本來時常會晤，這幾天適小弟因有些事情，所以多天不曾會面，因此今天特來拜訪，不想又與唐兄相值，此眞所謂三生有幸了。」雲卿道：「不敢不敢，得仰教益，塵俗俱淸，王兄想已早步蟾宮？」王文道：「說起來慚愧，只因平素不知用功，腹無經綸，祇納粟捐了一個監生，想唐兄是大才磐石，自然早折宮桂了。」雲卿道：「王兄客氣，弟在去年倖而錄取，此番赴京是奉家嚴之命，在京讀書，等候大考，自慚才淺，未必就能中式。」王文道：「如唐兄之才，自然高中有望，弟可料定的。」二人客套了一番，王文抬頭見桌上有琴一張，爐中香烟裊裊，問道：「原來刁兄近來也愛琴麽？」南樓道：「小弟素不知此，這是唐家賢弟方才在此消遣的。」王文喜歡道：「唐兄所彈好極了，可否請唐兄賜彈一曲如何？」雲卿道：「小弟所學未精，不敢獻拙。」王文道：「唐兄不要推却，唐兄的指法一定高妙的。」南樓道：「賢弟，既是王兄要請教，試彈一曲何妨。」雲卿道：「如此小弟斗膽了，」說能又在桌前坐下，仍然面南背北，爐中添了香，撥動手指彈了一曲，却是音韻幽雅，抑揚動聽。喜得南樓歡笑起來，走近前去問道：「這一隻曲子，比先前的還要彈得好，不知是叫什麽名字？」雲卿彈罷，立起身來說道：「這曲子叫做文姬歸漢」南樓笑道：「哈！哈！妙極了！原來又是前賢所作」王文道：「唐兄的琴彈得眞好。」雲卿道：「承兄過獎，小弟也要請王兄賜彈一曲如何？」王文道：「唐兄珠玉在前，小弟如何再敢獻醜。」雲卿道：「王兄休得推辭，小弟彈的正是拋磚引玉。」南樓道：「方才唐賢弟已彈了一曲，此時王兄自然也得彈一曲才是。」王文笑道：「刁兄也要叫我獻拙，這樣到叫小弟不能再辭，如此只得獻醜了，但有一樣，若是彈得不好，二位兄長，休要見笑，南樓道：「王兄說那裏話，就以王兄高明而論，一定是國手呢！王文即走到琴桌前，也面南背北的坐了，先在爐內添了香，即

伸開十指，先將絃子一撥，然後彈了一曲，誰知彈到中間，聲調忽然亂了，南樓本來不知琴中音，雲卿是個懂得琴的，便走上前去問道：「王兄錯了，前半所彈的是風入松，後半爲怎麼彈到鳳求凰上去」王文的琴本來極平常，此時聽了雲卿這話，手中格外亂了，遂乘勢停止站起來道：「方才因爲一時心慌，所以彈錯了聲調，就因爲小巫站在大巫前，因此格外容易心慌亂了音律，看官們你道王文彈琴，爲何彈到中間就彈錯了，這裏頭也有緣由，因爲劉氏見了雲卿即生愛慕，雖然與雲卿作別了退到裏面去，却沒有回入閨房，仍在屏後偷窺着，王文這人心懷不正，方才到桌前彈琴之時，一眼看見屏後的劉氏大娘，王即色心似狂，因此一面彈琴，一面頻頻偷眼向屏內看，且素知劉氏亦善彈琴，因此不知不覺的將手中的琴彈到鳳求凰上去，被雲卿一提破，到覺得心中慚愧，所以索性站了起來不彈，雲卿道：「這個想是廷兄有意試小弟的，因此才有意將琴彈錯了。」王文道：「這是唐兄替我遮蓋的話，實在是小弟心慌所致。」雲卿道：「現在請哥哥也彈一曲」南樓道：「愚兄是個蠢夫，這些細巧的東西素來不會，只愛耍拳弄棒。」王文道：「不錯，我們刁大哥是精於拳棒的，如此就請刁兄舞一套給我們看看如何？」南樓對雲卿道：「賢弟，爲人做事，須要有始有終，王兄既然將琴彈錯了，不往下再彈，你須替他拿來彈完全了才是，然後待愚兄稍展北技，舞兩套拳棒給你們看看，雲卿應命，坐下去將風入松的一曲補完了，南樓命刁平將琴桌放到旁邊去，在大廳上整理出一個場地來，南樓脫去外衣，立定身軀，先放開架子，然後打出一套醉八仙的拳來，最後一拳忽然打得跌在地上，雲卿嚇了一跳，只當南樓用力過度，所以跌在地上，正打算去扶他起來，忽見南樓猛又飛出一腿在地上站了起來，面不變色，絲毫沒有怯力的樣子，才曉得方才他的一跌，正是拳中奧妙，王文道：「舞得好拳。」南樓道：「王兄可知這是什麼拳麼？」王文道：「看刁兄舞的形式，渾如一個醉漢，莫不是醉八仙麼？」南樓道：「王兄是個聰敏人，所以一見就知，雲卿道：「請問哥哥，這拳是什麼來歷，由那個傳下來的。」南樓道：「提起此拳是達摩祖師所創，從趙匡胤嘗

智深二人代相專下，近來學者俱少三路，只有小弟的拳，乃是先祖家傳，按譜演習，故而較爲完善，方才那最後一路其名叫白鶴騰空，翻身跌下，忽又飛出左脚跳起，這一路在各家都沒有的，也最利害，最不易使。」王文道：「丂大哥的拳，果然眞好，原來是家傳留，怪不得就有如此精強。」南樓道：「蒙你們誇奬，這未必眞好，就是眞好，也怎及得你們滿腹經綸呢！」正在這般說着，西花廳上筵席已準備好，三人一同上了花廳，只見這廳上高懸燈彩，堂皇富麗，四面都是楠木樑柱，書畫滿目，皆是名人手筆，椅櫈各物，亦無不名貴，三人花廳落坐，先由侍女送出香茗，到地是武彝名品，淸香四溢，茶過以後，分主賓入了席，席上山珍海味，多不盡言，碗盞盡是御窰，佳釀美酒，互相勸飲，丂唐二人說不盡古往今來名言典故，只有王文一心偷看屛後美色，只因那兩個侍女春蘭玉蘭也十分輕狂，和王文眉來眼去，暗暗勾情，將王文弄得心迷魂亂連得雲卿向他勸酒他都沒有聽得。雲卿道：「王兄請，王兄請」王文只顧將眼向裡看不會聽見，因爲雲卿連道了幾個請字，王文只是沒有聽得，南樓到留了心，只見王文做出那副穢濁的形像，不覺心中勃然大怒，就要發作，却給雲卿使了一個眼色，南樓才自強忍耐住了，但忍耐雖忍耐住了，因是心中十分氣惱：覺得王文是個人面獸心，臉色自然就不好看了。王文這時覺着過來，心中到有點不好意思，也無臉再在席上坐着，遂立起來告辭道：「小弟因多喝了一盃，這時已醉了，恐怕再多喝下去，萬一失了儀節，朋友之情，就很難堪了。」雲卿道：「王兄因何酒還未喝，人已先醉？」小弟以爲王兄正可拿出量來，大家盡歡一飲，現在王兄即要辭去，莫非與小弟的道義不同，因此方才呼喚不應。」王文道：「小弟絕無此心，實因量窄，已不能再飲了，此時已有了醉意，所以失於應允不是唐兄說及，小弟還不會得知，失檢之處，還請唐兄原諒才是。」旁邊南樓說道：「賢弟既是王兄要去，不必強留，聽其自便可了。」王文道：「到底丂兄爽直，如此小弟告別了，改日再來拜候」說罷一揖而去南樓並未起身送行，雲卿送王文至廳外，王文去後，雲卿回進內，南樓怒猶未消，雲卿仍坐下飲酒，各人飲了

幾盃，雲卿道：「哥哥，小弟今日看王文此人並非君子，舉動輕狂，方才雖在喝酒，而他的一雙眼睛，實不曾看在酒席上，直用心在屏內，我想此人非是良善，他與哥哥交情雖久，但在小弟之見，以爲與這種人不宜結交哥哥要防着他才是，哥哥不看見王文面上一臉的無情紋路麽？」南樓道：「賢弟，我與此人本無甚交情，因性情不合，只因看在同窗之情，所以未便拒絕，今天的舉動實是太狂，愚兄也已留神，賢弟就是不說，今後也不與此人往返了，所以我方才就不去理會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二人正在說着，忽見刁平手拿了兩張帖子進來報道：「啓大爺，隔壁王相公有兩張名帖在此。」南樓道：「方才去了，怎麽已有帖子到來」接過帖子看時，上寫着翌日煮茗候教，小弟王文拜，一張是請雲卿的，一張是請南樓的，南樓遞了一張給雲卿，問道：「賢弟明日去麽？」雲卿道：「這個不良之輩，既然與地絕交，還去給臉他做什麽？」南樓道：「是吓！」遂吩咐刁平去喚那送帖子到來的王興進來傳話，刁平出去，喚了王興一同進來，到南樓面前請了安，南樓道：「你將原帖子帶回去，對你主人說，大爺明日要出門到揚州去，已不及領情，但從今以後也不必再往來了」王興答應一聲接了帖子回去，這且慢提，且說南樓吩咐王興去後，與雲卿重又對飲，二人都喝得醉了，才各自回房安睡，再說劉氏回房以後，獨自坐着，心裏暗暗思想道，今日因聽琴得見唐家小叔，不但風流瀟灑，並且人品俊秀不知如何我見了他之後，一點春心，不能自主，我看唐家叔叔，自是一個多情種子，可惜當初如何就不將他配了我呢？二人月夕花晨或是論詩飲酒，或是月下彈琴，可恨月老錯牽紅絲，獨將我配了一個無情漢子，風月兩字，一筆勾消，思想到此，怎不叫我心中沉悶，劉氏大娘正想到這裏，忽見春蘭進來問道：「夜已深了，大娘爲何沒有睡意？」劉氏道：「大爺呢？」春蘭道：「大爺喝醉了酒，已到二娘房中去睡覺了。」劉氏道：「大爺又喝醉了酒麽？既是大爺已到二娘房中，妳們也去睡吧！」春蘭道：「大娘也好睡了，我來替大娘將窗子關上」說着即將窗扇關上，別了大娘自去安睡，再說劉氏聽南樓已至二娘房中，心中格外難受，背着燈光暗自流淚

，心中想道：「可恨大爺，又到二娘房中去了，拋撇奴家獨守空房，竟不顧奴家午夜孤寒半床冷被，只可恨的唐家小叔，邂逅了一面，明日即要進京去了，不然若能稍通情愫，也好稍解空寂，我想唐家小叔是個多情種子，此番一去，再難相遇了，不知這次去後，何日才能再到襄陽，苦的是我心中一時竟拋不了他，如何是好，劉氏想到此處，忽然慾火中燒，色膽如天的偷出了閨房，私自一人摸到雲卿住的書房去，剛才走出閨房，忽又轉念道不好，去不得，我想書房內一定有書僮作伴，倘被書僮得知，豈不要笑我輕狂，如果宣揚出去，給人家當做笑話講，我還有臉見人嗎？因此又回進房內仍然坐下，思想如醉，慾火難降，脫了衣服想睡，但是想了一想，復又穿起來，手拿着一方紅羅帕，左右拂弄，忽聽得有一陣琴音，心喜道莫非唐家小叔，心中也有了我，也或是與我此時在這裏一樣，心中排遣不去，將這個琴來寄情，如此說來到是一個知音的才郎了，何不待我細聽他的琴音，正要細聽之時，那個琴聲忽然不響了，原來那裏是琴，乃是簷下的鐵馬叮噹作响，劉氏聽了雖然不是琴响，却到計上心來，想道我此刻何不借了論琴，前到他書房裏去論琴是大道，就是給大爺曉得了，和叔叔論琴也不要緊，因此拿住那方紅羅帕，走到梳粧臺前，重又梳粧了一番輕移蓮步，出了閨房一路出來走至長廊之下，但見月明如晝，夜靜似水，心想我這時到書房裏去，正好比巫峽神女去會楚襄王，一路走到離書房不遠，忽又住了步，心想終是不妙，如果貪一時之歡，遺下終身之羞，到底我是大家之女，父親乃是堂堂大官，丈夫又是掛選州同，襄陽巨富，我何能就做出這個事來，即不替丈夫要臉，亦當爲父母爭光，想到這裏才強自將心中慾火捺住了，移步仍到房內，和衣而睡不料將一方紅羅帕落在堂外長廊下，當時也沒有留神，一夜功夫反來覆去，那裏睡得着，片刻天就亮了，南樓因要動身到揚州去，所以一早就起來，出了二娘的房，向大娘的房中而來，走到長廊下，只見地上落着一方紅羅帕，認得是大娘之物，心中好生疑心，南樓何以曉得這紅羅帕子就是大娘的，這裏也有一個道理，因爲二娘素來不愛艷粧濃抹，向喜淡雅，他用的手帕，自然也喜歡淡雅的，

絕不會用出這樣的紅羅帕出來，若說侍女等人，自然也不會用這樣的手帕，這個手帕自然是大娘的，因爲大娘的性情，是歡喜用這種東西的，因此南樓拾起紅羅手帕子，就向大娘房中而來，心中思想失落手帕也是有的，但不知大娘爲何到外面來，南樓進房，大娘還不曾起身，侍女喊道：「大爺來了。」劉氏聽說南樓到來，即刻在床上爬起來，略將衣服整了一整，大爺已到裏面，劉氏道：「大爺早吓！」南樓道：「賢妻早，即在椅上坐了，在手中拿出紅羅帕，問道：「賢妻這手帕可是你的麽？」劉氏看了手帕說道，不錯這手帕正是我的，因昨夜聞得大爺酒醉了，帶了婢子到外面看望大爺，後來得知大爺已到二娘房中因此仍帶了婢子等回房，這手帕想來就是那時落去的，不想給大爺拾了來，南樓道：「既是有侍女等相隨，如何落去一方手帕，他們都不看見麽？」劉氏幾乎被他駁住了，虧得春蘭生就一張伶俐口，說道：「因婢子等人，提了燈火在前走的所以不曾看見。」南樓道：「這個到也在理，但我們二娘很是謹愼，我此次到揚州去，也放心得下，大娘也要當心一點。」劉氏聽了將臉一沉，生氣似的說道：「天下謹愼人只有二娘一個，大爺既然曉得，也不必再囑我了。」南樓曉得劉氏多了心生了氣，因此笑着道：「這是我方才說錯了，原來大娘也是謹愼的。」劉氏才抬頭轉出笑意來，問道：「大爺到揚州去，預備幾時起身。」南樓道：「即刻就預備起身了，因此到來與大娘告別，我去了以後，你在家中身子放得保重些，寒暖自己要當心，若是有了病痛，我在外邊要不放心的。」劉氏道：「這些奴家曉得，大爺在外格外要謹愼，寒暖也第一要小心，早些回來，免得我們在家望眼要穿，只是奴家還要與大爺餞行才是。」南樓道：「這個不必了 待我回來時，到替我接風罷。」南樓說罷此話，起身就向外行，劉氏因還沒有理粧，只送到房門外，就回房梳粧，南樓又回再二娘房中，囑咐過了，即來到外面，此時唐七爺正已起身，大家用了早點， 南樓正吩咐家人，將行李先搬下船去，正準備再回內宅， 與大娘二娘作別，誰知家人才將行李搬出大門外，去不多時，南樓聽得一聲响喨，即查問是甚麽响聲，家人上來報道：「啓大爺，廳堂上折

了正樑一根。」雲卿道：「啊！喲！爲何正樑會斷了一根，這事情到有些蹊蹺，哥哥歇在家裏不要去吧，待小弟進京候過秋考以後，再來同哥哥到揚州去遊玩吧」南樓道：「賢弟，這個是小事，何必介意，想我們是男子漢，大丈夫，這些婦人之見，祥與不祥的話不必放在心上。」正在說着忽見步出一個婢子來，到南樓面前說道：「奉大娘二娘之命，請大爺進內有話說。」南樓道：「賢弟，請坐坐，我到裏面去了就來。」雲卿道：「兄長請，小弟在此坐候是了，」南樓起身同了侍女來到內室，大娘二娘都來迎接，在堂上坐下。」大娘道：「今日大爺起行，忽然折了正樑，這個兆頭不祥，因此我命春蘭出來，請大爺進來商量，還是不要去罷，大爺到揚州去，究竟比不得有什麼要事，在奴家之意還是過了這個時候，再去不遲。」南樓道：「你們這些都是婦人之見，我的主意己定，今日準要去的。」二娘也接口道：「大娘這話說得是，想正樑，好比是一家之主他早不折遲不折，却在此時大爺要動身了，他才折斷，這個甚是蹊蹺，大爺雖是性氣剛強，到也不能不相信。」南樓哈哈笑道：「原來你們婦人之見都是一樣，但我的主見十分堅定，旣然打算了要去，無論如何都是要去的。」二娘不覺愁上眉梢，曉得南樓的性如鋼鐵，諒想留擋不住他，只得叮囑道：「如此大爺在路上一路要小心才是。」南樓笑道：「這個我自然曉得，但是你在家第一要將孩子留心好了才是。」二娘道：「這個大爺不必掛念，奴家自然格外留心看待，大爺要早些回來」南樓答應了，叮囑以後轉身出來，二娘大娘都隨後送到外面來，二娘又命侍女青蓮將小主人刁龍虎抱了，也隨在後頭送他父親，南樓一面步着，一面回轉身來逗着孩子說話，說就奇怪，那刁龍虎雖然是個幼小孩子，彷彿已懂得人事，好像預知他父親去後預伏的禍機，因此落下眼淚哭起來他雖然不會說話，在他的意思，是不許他父親出去，又一把將南樓抓住了，南樓一面將他的手放開來，一面安慰他道：「兒吓，爲父此番至多不過出去幾天，本來要帶你一同去，因爲你的年紀還小等得你日後年紀長大了再帶你一同去，你在家好好的跟着你的娘，我回來時再帶好的東西給你吃吧！」說着這話，轉身向外就走，二

娘怕見生客，只走到二門叮囑了幾句，就止住了，侍女青蓮抱着小公子送南樓向外邊走來，大娘因心中記念雲卿，送南樓到外面時在屏後露了一面，看看雲卿就縮了回去，刁家的老家人王六看見南樓出來，也上前阻駕，南樓道：「王六，你是一片忠心，我很曉得，但是我的心意已決，無論如何，總是要去的，一些些小事諒也無妨，大爺是剛直好漢，素來不將這些婦人家的迷信事情放在心上，你替我將家中的事情，小心照管着就是了，折去的屋樑，叫木匠來換好，你要小心監工，我不久就回來了」王六素知南樓性情，曉得也阻攔不住，只得答應着退下，這時凡是刁家的傭僕，都站在兩旁相送，侍女青蓮抱了小公子也站在旁邊，雲卿在刁府上雖已住了幾天，却不曾見過南樓的兒子，此刻見了小公子，問道：「哥哥，這個就是小姪兒麼？」南樓道：「正是小兒。」雲卿道：「侄兒生得眉淸目秀，兩耳垂肩，五宮端正，人才非凡，日後定是國家棟樑之才。」南樓道：「賢弟，你我情同手足，如何也這般謬奬起來。」遂吩咐侍女將小主人放下來，替叔叔見禮，那刁龍虎雖然幼小，已很懂得人事，青蓮將他放下來，已不用青蓮教他，好似已會得替雲卿行禮，青蓮扶着他，向雲卿叩頭見了禮，雲卿伸手在袋內，取出一隻象牙鑲的小盒子，遞給孩子手內道：「愚叔一時不曾預備得見面禮，這一點就表示表示罷！」南樓道：「何必又要賢弟如此！」將小盒子在孩子手內拿過來，開了看時，只見盒子裏，有一顆珠子，如圓眼大，光彩奪目，說道愚兄見過的珠子也多了，却不曾見過有如此大，如此光彩奪目的，怎敢要賢弟如此厚惠！」雲卿道：「聊表而已。」南樓命孩子向叔叔叩謝了，靑蓮即扶小公子過來叩謝，南樓又將珠子放在盒內，遞與孩子說道：「這珠子是無價之寶。」雲卿道：「哥哥這是家兄鎭守邊關，由番邦進貢來的。」南樓道：「果然，中國很少這種珠子，如此眞豪賢弟厚惠了。」雲卿道：「哥哥這又說那裏話來。」正在說着送行李下船去的家人已回來，上來回稟道：「啓大爺行李送下船了，南樓答應一聲，立刻就要啓行，說道：「賢弟請罷。」二人正在要舉步，小公子刁龍虎又哭鬧起來，要他的父親，南樓說到要行，性子甚急撇了小

公子下階就向外走，青蓮遂將孩子抱到裏面去。這且不提，再說南樓與雲卿一路由家內出來，不多時就到了岸上下船，命船人即刻開船，船家答應一聲，就開了船，一路向揚州而去，要知二人到了揚州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回　遊勝景亭中結義　贈盤川道上扶危

引曰　減字木蘭花　前年僥倖秋闈　榜上留名姓　不幸春闈　客歲偏遭不第歸　怨兵十萬
恰恨東風吹不散，強覓風流　且向雷塘續萬遊

話說南樓和雲卿由襄陽動身，一路向揚州而來，却遇到的順風，一路上遊覽風景，很是快樂，不多幾天就到了揚州，安歇在客店裏，這且按下慢表，書中且交代一人，是琢州房山縣人氏，姓毛名龍字天海，別號雲從，他的父親在朝中位列三臺，母親明封皇命，他自己是一個秀才，年紀二十歲，娶妻李氏，是李尚書之女，生得有桃李之姿，德性幽閑，已生了一個兒子，年已五歲，雖然幼稚，却已有讓梨之性，毛龍春間到京候試，誰知嘔盡心血，不會能步入杏苑，在京悶悶不樂了多時，憂鬱不堪，他父母恐怕他憂悶壞了身子，就命他遊覽四方，所以同了一個老蒼頭，出外遊玩，那天到了揚州，老蒼頭說道：「啓公子，老奴聞得北門外虹橋畔，有一個地方，叫覽翠園，很是熱鬧，今日正逢上已良辰，園內有個茂林亭，群賢畢集，都是到這園內飽覽勝景的，我們何不也去遊玩遊玩。」毛龍道：「這個到使得，就命船家開到虹橋畔去」，那船家答應一聲，就開向虹開橋畔而來一路上看不盡兩岸的景緻，不多幾時快到虹橋，只聽得歌管嗷嘈，人聲嘈雜，熱鬧非凡，船家行到此處，就行得慢了，兩旁的船隻很多，不一會兒船家將船歇住，告訴他們虹橋已到請客人上岸罷，毛龍遂與老蒼

頭上岸，老蒼頭給了船錢，二人就往覽翠園來，到了覽翠園門口與轎盈門，酒香撲鼻，遂進了園內，一路遊覽進去，景緻幽雅，各處遊覽了一回，毛龍吩咐蒼頭命酒保預備一桌酒席上來，老蒼頭答應了一聲去後，帶了一個酒保過來，酒保道：「回爺們，今日座位都已客滿了，酒席却有，好的座位却沒有了。」毛龍煩悶地問蒼頭如何辦法。蒼回頭道：「老奴到有一個很好的地方，不知公子合意不合意，毛龍問什麽所在，蒼頭道：「就是方才進園時那太湖石畔柳陰樹下，不知公子認爲可好麽？」毛龍道：「這也用得。」蒼頭遂命酒保去辦酒席，酒保答應一聲去後，毛龍遂與蒼頭到那邊柳陰樹下，酒保擺了酒席，主僕二人坐下飲酒，這且慢說，再表刁唐二人，到了揚州在旅社裏歇了一天，次日預備出外遊玩，南樓道：「這揚州地方，有八個所在是最有名的，這八個地方，四個是有名的村莊，四個是名園，一是愛日園，二是迎涼園，三是漱霞園，四是覽翠園，四處村莊，一處叫賽金莊，一處叫南薰莊，一處叫淸暉莊，一處叫醉白莊，但是這八個所在一日遊不盡的，我們今天出去，不知先玩那幾處？」，雲卿道：「這個有法可想，雖然一天功夫不能够遊完這許多地方，然而我們每至一處擇其最優勝的所在欣賞欣賞餘外就可不必遊覽，不知哥哥意下如何？」南樓道：「賢弟，這個法子到也用得」二人商量已畢，各帶了書僮，由旅社內出來，一路遊逛，原來那許多名園莊院等都是徒有虛名，最後才走到覽翠園，雲卿道：「哥哥，這許多名勝地方，竟無一可遊之處，到是此園比較那些地方，來得優勝些我們就在此處欣賞一回罷！」南樓道：「很好。」因此主僕四人，進了園內，剛走到太湖石畔，刁平被一個磚頭在地下絆了一下，沒有跌倒，踉蹌了一下却將毛龍的一桌酒席撞翻了，原來這覽翠園雖是名園究竟還帶着一點營業的色彩，除了那些亭榭廳廂擺式得十分幽雅外，其餘所放在外面的，僅是幾張板桌，這個板桌本來放得不平，因此被刁平一撞就潑翻了，南樓忙上前打招呼，說道：「這是小童莽撞，因被磚石一絆，不料竟將兄臺的酒席潑翻了很對不起，小弟照賠就是了。」毛龍不但不怒，也拱手還禮道：「這點小事，何況貴童也是一時無意，兄

等只管放心請好了。」南樓道：「世上那有這等道理，譬如是貴价潑翻了我的酒席，我亦要賠的，若是換了一人，怕的蓮賠還他也不高興呢！兄的高雅弟已領情得很，若說不要賠償，兄弟無論如何不答應的。」雲卿亦在旁說道：「是理當如此。」南樓吩咐刁平快去喚酒保上來，刁平過去喚了一個酒保上來，南樓命他照樣辦一桌酒席，計算多少錢，又將打碎的盆碗等物，也命他計算了，酒保答應着下去，南樓又拱一拱手向毛龍道：「請問仁兄爲何獨自在此飲酒？」毛龍道：「今日是上已良晨，園內已群賢畢集，兄弟來遲一步，裏面已無空座所以在此。」雲卿道：「哥哥，這位仁兄到來比我們早，已無座位了，我們此刻進去，想來更無座位了。」毛龍道：「二位仁兄，既承賠還我酒席，若不見棄，何不在此同飲。」南樓道：「只到好，此時酒保已將地下潑翻的酒菜碗盞，收拾了下去，桌椅抹淨了，大家就在一桌坐下，南樓道：「請問這位仁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幾時來的？」毛龍道：「不敢，要先請教。」大家客套了一會兒，南樓與雲卿，各說了姓名，毛龍也道了姓名，向雲卿道：「唐兄在荆州，是一門朱紫。」南樓道：「不但一門朱紫，當朝老太師唐上傑，就是唐兄的尊大人。」毛龍起座道：「久仰，說起來到是自家人了，唐年伯在朝與家父也是至交，這位刁兄，弟也久已聞名，因弟有個同窗好友，那年因在荆襄訪友未遇，流落襄陽，後來多虧一位慷慨仗義的刁朝奉助了川資，才得返鄉，直到如今我那位同窗好友談起兄臺，還是念念不忘，早欲親到襄陽報兄大德，只因路途遙遠事務羈身，還不會得償其願，至今猶歉疚在懷，弟亦久想到襄陽去拜見小孟嘗，不料今日竟在此相會，眞是三生之幸。」南樓道：「濟困扶危是人之本職，些須小事，又何足道哉，蒙兄過於誇獎，反使小弟歉疚。」正說着，已有一個老走堂的酒保過來，手中拿了一張帳單，到了他們跟前打了一躬，說道：「方才是小的們不好，桌子沒有擺得十分平穩，將爺們的酒菜潑翻了，又要老爺們破鈔，方才一桌酒席，計五兩紋銀，現在的一桌酒席，也是五兩紋銀，共計十兩，還有打碎的碗盞等物共二兩三錢，二兩紋銀叨爺們的光破費了，三錢也就不必算了，因爲小的

，也有幾分過失。」南樓道：「你這人說話到很圓活，就算了十二兩紋銀罷，現在的酒席可曾預備好了麽？預備好了就快去送來。」酒保道：「已預備好了。」南樓道：「還有一層，此處地方不便飲酒，你去看看還有什麽空的地方麽？」酒保道旁的地方，都已沒有空座，只有扇子亭上，幸喜吃酒的人才去，爺們若是好的，就將酒席擺在扇子亭上罷，南樓道：「這到很好。」酒保道：「如此小的在前領路，領爺們到扇子亭上去罷！」三人都站起身來，各帶了僕人，跟了酒保一路行來，原來這園裏，款式裝置，頗爲繁華富麗，眞是鬧中取靜，靜中有鬧，又繁華而又雅潔，只見那些亭子，處處不同，上面額上寫着梅花亭的，如同一個梅花的樣子，並且不但亭子砌造得如梅花的格局，就是亭子當中一切坐的用的都是雕成刻梅花的形式，連喝酒的盃盤，以及桌子都是梅花型，亭子上掛的燈彩，也是梅花的樣兒，南樓一邊走，一邊看着說道，好一個梅花亭，果然名不虛傳又有月牙亭，造成一個月牙的模樣，和那梅花亭一樣，般般用的，動的，也都是月牙的形式，不多一會轉灣抹角，已到了扇子亭，扇子亭，也雅緻非凡，亭子是個扇子款式，掛的燈彩也是扇子款式，一如以上梅花亭月牙亭一樣，只是亭子當中有一隻滴溜圓的桌子，與各處亭子內的桌子不同，因爲這隻桌子分開來，是四張扇子，並攏來就是一張圓桌，坐的椅子，也是扇子式，上面還有名匠雕刻了許多扇面式的字畫，南樓道：「看這個亭子到也雅緻。」一面說着一面三個人就跨進亭子內，各人坐下，酒保將他們送到亭內，回轉身去，又送了香茗來復又下去拿了酒席上來，三個人互相勸飲，南樓忽然想起一事，問酒保道：「他們下人們的酒席可有酒嗎？」保道：「不用爺們吩咐，小的已預備好了，他們的酒菜另外再加二兩紋銀因爲沒有地位，所以就擺在亭後的花臺旁邊他們此時已在吃喝了。」南樓道：「這到很好，酒保下去，忽聽得裏邊有一陣喧鬧的聲音，「打！打打！」，雲卿道：「奇怪了，這不是相打的聲音麽？怎麽在此文場喝酒之處，竟相打起來了。」稍停得那聲音格外近了，南樓回頭觀看，就見一個書生跑出來，頭上方巾歪在一旁，藍衫扯得粉碎，口內罵着，入娘的爲何

一動就逞強，別人怕你仗了兄弟的勢，獨我不怕你，難道只有你家有兄弟，我家就沒有兄弟麼？待我去找幾個人來打一個還風陣。」又有一個人趕出來勸道：「世兄看在我的面上，我替你們講了和罷。」書生道：「世兄，你不要勸，我也要打還這個入娘的。」說罷，就如飛的去了，雲卿回過頭來，只見毛龍忽然愁容滿面，雲卿見了很是詫異，問道：「毛兄，方才還是歡歡喜喜的喝着酒，爲何此時竟縐起眉來，莫非看了人家打架，引上毛兄什麽心事來了，毛龍道：「我方才聽了那人說了一句弟兄多的話，不覺就引上我的心事來，想唐兄一門七貴，人家不問貴賤都有兄弟，想我毛龍，既無兄弟，又無姊妹，竟獨自一人，因此動了愁腸。」雲卿道：「想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毛兄何必憂慮及此。」南樓道：「毛賢弟不必說了，提起這件事來，與我同病相憐，我也沒有兄弟，想我們既然遇在一起，又都義氣相投，何不就在此園內結爲異姓兄弟如何，不是等於自己弟兄一樣麽？」雲卿道：「弟早有此心，不過不曾向兄道及現在哥哥提及此事，正合弟心，不知毛兄如何？」毛龍歡喜道：「弟亦有此想，如蒙二位不棄，就在此處結義何妨。」因此又命酒保去買了香燭來，就在園內撮土焚香，結爲金蘭之好，大家合拜之後，仍在亭中飲酒，這且按下慢表。再說一個老年落難的人，姓張名玉表字梅亭河南開封府人氏，只因家中遭難，來到揚州，那曉得就擱在客店內生了一病，將帶在身上的盤費都用乾淨了，此刻病雖好了，怎奈阮囊羞澁，不但沒有盤川回歸故鄉，連得日用之費都沒有了，因此沒有法想，昨天向店主人借了一把琵琶，一副檀板，帶了女兒上街坊去賣唱，原想混幾個錢來過活，且喜天無絕人之路，到混了二百青趺，他想這個買賣到也做得，若能天天如此，不用幾天，就可有盤川回鄉了，今天幸喜天氣晴和，不免喚女兒出來，同上街坊走走。張玉表想罷這個念頭，向他女兒說道：「女兒，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再上街走走，若能早混得幾個盤川，就可回去家鄉。」他的女兒道：「爸爸，這個很害羞的。」玉表道：「這叫做事急無君子，若不如此，我們父女如何才能回家鄉」他的女兒道：「如此只得再向街坊走走罷，今天如能託天之佑，多得幾

個錢，明天就可不必再出來了。」因此張玉表拿了檀板，他女兒抱了琵琶，出了旅社，一路走上街坊，先在城裏走了一轉，分文不會做得手，玉表向他女兒道：「這城裏的買賣很不易做，不如到城外去罷！」他女兒道：「女兒遵父親的命。」玉表就同女兒一路出城，只聽街坊老少，大家談論都說今天城外莊園內因逢上巳良辰，很是熱鬧，所以出了城，就向幾處莊園內來，說也奇怪，眞是不巧之極，昨日第一天出來，生意到很好，今天的生意就十分不好，連走了幾處莊園，那樣熱鬧的所在，生意却一點沒有，因此即走向覽翠園來，走到快近覽翠園的地方，忽然經過一家茶園門外，玉表抬起頭來觀看，只見茶園內生意甚好，玉表道：「女兒看這茶園內人到很多，進覽翠園還不知生意如何，若是與那些莊園一樣，今天就白白地上街一趟，不如且進這茶園內去看看，若多少唱幾個錢開個利市也是好的。」他女兒道：「很好，父親在前走罷。」玉表手執檀板跨進茶園，他女兒羞答答的輕移蓮步，在後跟隨，說來眞巧，才走進園子，就有幾個年輕少年，喝住他們道：「你們這兩人是做什麽的？」玉表道：「賣唱糊口。」又問道：「你們兩人是什麽稱呼？」玉表道：「是父女。」少年道：「如此就唱個曲子來。」玉表道：「須講好了唱的錢。」少年道：「這個自然，我們既要聽曲子，那裏惜乎錢麽？你只管唱來是了，我們一定多給你錢，只要你們唱得好聽就是了，玉表遂拍起檀板，他女兒低頭含羞抱了琵琶彈動，一面彈一面唱，那少年聽了一隻再聽一隻，等得玉表同他女兒將幾隻曲子唱完了，已在黃昏時候，看看天將晚下來了，還想到前邊覽翠園趕趕場子，恐怕再遲了，園內人要散了。」因此歇住了不唱，就想找那個少年要錢，誰知方才還看見那少年，這時要找那少年，忽然不見了，向旁邊的人詢問，都只管將眼睛看着他，玉表道：「我們是出門落難的人，借賣唱來糊口的，請各位方便些，告訴我們一下，那少年主顧去那裏了，請他快些給一點錢，我們還想上前去趕場子多混幾個。旁邊有人說道：「你要找方才的少年去問這園裏的主人他會知道的。」玉表沒奈何，只得去找園主人，園主聽了以後說道：「啊吓！你要找他要錢，不如還是早點向

別處再趕一場罷！」玉表道：「園主，這話怎講？」那園主人道：「你不會打聽這人是誰，就唱曲給他聽呢？」玉表道：「我們是出門之人，如何能曉得清楚，只知他叫我們唱曲，應當向他要錢，不論他是什麽人，我們這唱的錢，也能圖賴麽？」園主人道：「豈敢，他還顧這些麽？這人姓任，名六頭，乃本地極無賴的下流東西所以稱他六頭，就是人家吃魚吃肉，他却專吃人家剩下的骨頭，若是人家賭錢，他就得抽個飛頭，你想如此的人，可是出錢聽曲的人麽？所以我向你說，只好自認晦氣，還是早些向別處去趕場子，到可多少混得些錢！」此刻天已快晚，玉表聽了這話，不由一陣心裏難受，想不到一個人時運不佳，竟然會壞到如此地步，傷心的落下淚來，他女兒看了老父這個樣子，心裏雖也十分難受，但是不敢露出來，因恐格外引起他父親的傷悲，只得強自忍耐住了，勸他老父道：「爺爺，何必如此，命裏該窮終是窮，向來都是如此，何必放在心上，還是再到別處去罷！」玉表那裏肯聽，叫衆人讓開路來，他就跌跌蹌蹌的出去，形色大變，他的女兒問道：「父親這是做什麽？」玉表道：「如此的日子還過什麽？我尋死去了。」到將他女兒嚇慌了，連忙求店家幫忙相勸，那園主人也着了慌，上來一把抓住玉表道：「你這個老人家，為何因為一些唱曲的錢，竟詐死起來？」玉表道：「店家你不曉得，想我的命運壞到如此，與其在世上乞食異鄉，丟祖宗的臉，到不如死，免得再生在世上丟臉了」店主人道：「老人家這樣不值得的。」他的女兒道：「父親，你若有了長短，叫女兒如何是好，求你不要如此。」上前扯住玉表的衣服，哀哀的痛哭起來，不表這裏正鬧，且說茶園門外來了幾個人，正是刁爺與唐毛二位各人帶了僕役，已由覽翠園內出來，因為時將晚，聽得這邊茶園內人聲鬨鬨，又圍住了多少人在觀看，南樓平生最是慷慨好義，扶危濟困，因此就走到茶園門口來觀看，排開了衆人進入圍內，看到一個老者要尋自盡，南樓滿腹狐疑走到老者跟前問道：「你這個老人家，這般年紀，為什麽要尋自盡？想是有什麽寃屈之事？何妨向我細說，我可替你伸寃雪恨的。」玉表不會聽見，他女兒道：「爺爺，人家向你問話。」玉表抬起頭來，

南樓又再問他，玉表看見他們三人就曉得是三位有賢能的英傑，因此答道：「小老兒姓張名玉表號梅亭，自幼讀書，只因功名蹭蹬，少年時候沒有中過，現在是落難又困客途，不得已帶了女兒賣唱，昨天到做了二百文錢，心想如此的買賣再做幾天，就可積湊幾個盤川得以回轉家鄉，不料今天的運氣不佳，父女兩人拋頭露面走了半天，也不會做得分文，因聞得幾個莊園裏今日有文會，所以趕來莊園內走走，不會想到莊園內也沒有生意，又聞覽翠園內遊人甚多，因此又向覽翠園來；走近此處，見茶園內遊客甚多，恐怕覽翠園內也沒有生意，就想在茶園內鬧個利市，誰知進得茶園就遇了一個輕浮的少年，未曾說話，先做出打趣的樣子來，只因一時無法，也只好受其奚落，又不會得知這個輕浮少年是個任六骨頭，聽他說了多少趣話，叫我們唱了幾隻曲子，原本是看在錢的面上，不會曉得將曲子唱完了，他還是個任六骨頭，要找他拿錢，已去得影踪不見，問園內的遊客也不得知，問店家也不得知，我是一個異鄉流落的人，不知道何處去尋找他，因此思想我的命太苦，一天不會遇到買賣，到此處遇到的買賣，却是個任六骨頭，白唱了一陣，要想趕向覽翠園內，天色將晚，園內人已快散，那裏還有買賣，我們父女兩人一天的生活，向何處着落，與其將這個老命餓死在異鄉，到不如早些尋個自盡來得乾淨。」說完了就低頭不言，兩淚交流，那女子在旁邊哭得更是可憐，人的惻隱之心誰沒有呢？兩邊路上站着觀看的人，都說可憐可憐，南樓更是一個有慈善心的漢子。說道：「老人家不必悽傷，不知你是那裏人氏？為何來到此處？」玉表未曾開言，先長歎了一聲說道：「提起來很是傷心，小老兒是河南人氏，祇因家中無靠，聞得我的兄弟在揚州開了幾間店，境況很好，所以帶了女兒到來，想找個依靠，不料渡水過山的來到這裏，產 的兄弟已窮得寸草無根，因此小老兒一氣就生了一場病，在客店裏睡了好久，至今才略為稍好，所以將帶在路上的一些盤費都用盡了，想回鄉去又沒有盤川，不得已才想出賣唱的法子來，說到此處又歎了一口氣道：「唉！這也是事急無君子，不怕各位見笑了。」南樓道：「原來如此，但是貧窮乃是世上常事，就是你的兄

弟窮了，你也不必要氣出病來。」玉表又歎口了一氣道：「人之窮富本來是世之常情，不過這個當中，也有乾淨不乾淨之分。」南樓道：「原來如此？不知你的兄弟如何？」玉表道：「就因他窮得不乾淨，將幾個錢都嫖賭淨了，現在已是衣食不周，那個煙花之窟，也不容他有插足之地，小老兒就因爲這個氣。」南樓道：「聽你老人家說來，你的兄弟果然是自己不好，但是你的兄弟既不足靠，你們父女二人這樣流落在異鄉也不是事情，現在我們兄弟三人都是客鄉人，曉得客鄉人的苦況，贈些盤費與你回鄉去罷，不必傷悲，將找尋短見的心思快快丟開，你若有了長短，叫你的女兒怎樣過呢？至於說到那個任六骨頭更不必放在心上作氣，像這種無賴的人，世上很多很多，也不關你的命運蹭蹬不蹭蹬，他們這班惡人，終久自然有收拾他們的人到來。」玉表道：「承蒙開導，小老兒愚蠢豁釋，如果你們三位大英雄，救濟難人眞是感恩不盡，但是素昧平生，却蒙慷慨解囊，這件事情如何敢當。」南樓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客路之中偶爾援助，亦是有的，老人家你不必客氣。」即在身上取出二十兩紋銀交與玉表，他伸手接受以後，說道：「旣蒙三位如此厚贈，小老兒只得權且收下了，等待日後自當酬報大德，此時且待我叩謝一番。」說完即跪下叩拜，南樓忙將他扶起說道：「這一點盤費，又何必就如此，若是這樣叫我們到承當不起。」玉表道：「三位英豪乃是小老兒救命恩人，禮當拜謝。」一邊起身，一邊向他女兒道，你過來叩謝這三位救命的大恩人，南樓因爲有男女分別，不好去扶她，祇好讓她過來拜謝，一面叫玉表扶住他的女兒，玉表說道：「救命之恩禮當叩拜。」南樓與雲卿毛龍三人只得也欠身回禮，南樓道：「老人家此時天色已晚，不必再上別處賣唱，今天心上又不快，不如與你女兒回店去休息，我們也要去了，說罷這話，回身要走，玉表過來拉住南樓道：「小老兒方才心頭昏糊，不曾叩問三位英豪尊姓大名，貴鄉何處，俾日後稍有升騰之日，趨前拜謝。」南樓道：「這些小事不必去提他，若施恩望報，乃是小人，我們日後再見吧！」說畢拱了一拱手，轉身即走，不提三人各帶了僕從走了，再說張玉表拿了銀子帶着女兒，很歡

害的回店，次日原打算回河南去了，誰知他的命運眞不濟，當晚又害起病來，後來玉表將銀錢用完了，就病重身故，店主沒有法子，只得將他的兄弟找來，他兄弟就將他的女兒賣到靑樓裏，得來的錢，替玉表辦了後事，後來他的女兒，竟選入宮中，大受恩寵，在御花園與毛子佩相見，替唐家折罪征倭，以報贈銀大德，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五回　小奸賊搶妓遭打　衆英雄落院聚歡

引曰　車轔轔　馬蕭蕭　東南西北任迢迢　春心不顧人憔悴　夜夜思量渡鵲橋

話說不提那張玉表之事，書中再表一個姓張的，爲程人名保號兼雲，他的父親乃是朝中安樂王千歲名德龍膝下只有張保一個兒子，誰知這個張保胸無點墨，文理到不曉得，濫嫖濫賭的本領却是一等，張保自巳心裏常常思想，只恨老父這樣大的年紀，却還不肯早死，若是老父早死，那蔭襲的爵主千歲，不就是我現成的寶座麼，不提張保心中這般思想，再說有一天奉他母親之命，到京中去替他父親祝壽，張保就帶了四名家將，一路進京，那日經過蘇州，張保聽得蘇州是有名的花月地方，就在蘇州上岸，誰知被煙花迷住了，一連住了一個多月，才叫了船趕路，不想這個張保放蕩慣的，在船中十分悶氣，因此上岸改由陸路行走，到也行走快速，那天到了揚州，因聞得揚州地方的煙花，比較蘇州地方煙花還有名，所以張保到了揚州，又因躭擱在旅社裏不行，探聽到煙花院內的姑娘還不錯，遂即帶了四名家將，一路同到蘭花院去，張保坐了轎子，兩個家將在前開路，兩個家將轎後跟隨，一路呼么喝六，有阻了他道的，就被他的豪奴亂推亂打一陣，路上的人，都是一班良善百姓，自然不是一班豪奴的敵手，況且張保是坐的官轎，曉得是有大來歷的人，也不敢與他們還手，恐怕犯了他們

大官府的盛怒，那就更該死了，因爲那時候，乃是專制的時代，因此一班良善的百姓只得忍耐着，受那班豪奴的欺負，張保轎子將要到蘭花院時，忽見擁着一堆人，而且人聲喧雜的，張保在轎內問道：「前面那一堆人是在做什麼？」轎前的豪奴回道：「在那裏打架。」張保怒道：「本爵主轎子過此，他們竟敢在此打架，阻我道路麼？你們快上前去叫他們讓道。」那兩個豪奴上前去喝道：「小千歲轎子過此，你們敢在此打架阻了小千歲的道路麼？」那班人正在打架的時候，個個火上心來回道：「什麼小千歲太千歲，就是當今天子到此，要我們讓道，也萬萬不能。」那豪奴聽了早已大怒，因爲不曾得到張保的吩咐，還不敢動手，回到轎前照樣回復給張保聽，張保聽了勃然大怒，吩咐家將打這班強盜，轎前轎後的四個豪奴就上前去與那班打架的人相打，那班人雖然也十分強悍，究竟還不是四個豪奴的敵手，却打得他們都抱頭鼠竄而去，四個豪奴哈哈大笑，回到張保轎前報告，我們已將那班強徒，打得逃亡去了，張保吩咐仍向蘭花院走去，家將們答應一聲，分了前後，向着蘭花院而來，不多幾時，轎子到了蘭花院門外，只見蘭花院的大門掩着，張保下了轎，吩咐家將開門進去，那家將未曾進內，就先在門外喝道：「裏面有人麼？現在我們的爵主在此，快出來迎接。」裏面的龜婆聽得有人在外面呼喝有爵主在此，想是有貴人來了，立刻迎了出來，一看却是一個官家模樣的公子，這位龜婆也就放出她趨奉大官府的手段出來，推出一臉笑容說道：「老身不知貴爵主到此，有失遠迎，望貴爵主寬恕老身不知之罪請爵主裏面去坐罷！」張保道：「老媽媽說得好話，請媽媽在前領路。」龜婆道：「如此恕老身先行了。」張保道：「媽媽請先行罷。」老龜婆即在前領路，張保相隨，家將在後跟着，一路來到花廳上，龜婆請張保坐下，四個家將分左右站立，龜婆獻茶上來，張保問道：「老媽媽可知我的來意嗎？」龜婆道：「這要請教爵主。」張保道：「老媽媽聽了，我乃是開國功臣之後，我的父親叫張德龍現是朝中王爵，文武大臣都稱千歲。」龜婆道：「原來是一位大大的貴人，老身失敬了。」張保道：「這到不要你恭維了，此番我是奉命上京與父親祝

壽，所以路過這裏，聞得揚州的地方是花月之地，本爵主的素性就歡喜風月，所以就歇此處，想遊覽風景，還要看看你們揚州地方的花月如何，因聽人傳說你這院裏有兩個姑娘，很是有名，很是艷麗，所以特地趕來，你快去將那兩個有名的美貌姑娘叫出來給我看看。」龜婆道：「承蒙爵主看得起我們，但我們院裏的姑娘，雖不怎樣美貌，不過在揚州地方、也就要算我們這院裏的姑娘比較出色了，別的院裏姑娘固屬不少，但要找出一個比我們這院內的姑娘艷麗的卻不容易。」張保歡喜道：「聽你說來，足見我的耳朶還長，不曾跑錯了，你快去將那兩個最有名最美麗的叫他出來罷！」龜婆道：「今日院裏恰巧一個姑娘也沒有。」張保道：「老媽媽這是說的什麼話？那有開了妓院，院子內沒有姑娘的。」龜婆道：「今日是三月初三，各家各處都開筵宴客，因此院子裏的姑娘，都被叫去陪酒了，爵主請明天再來，就會都在院裏的。」張保道：「難道院子裏當眞一個沒有麼？我不相信，待我在各處搜查一番如何？」龜婆道：「若是爵主眞不相信，查看也不妨。」張保道：「如此，待我來搜查。」說罷命家將在外等候，他即進內搜查，在各處搜查了似後，果然不見有一個姑娘。」龜婆道：「爵主查看可有姑娘麼？」張保道：「果然沒有。」正在說着，走到一處房門前，張保道：「這裏頭可有姑娘麼？」龜婆道：「這裏頭更沒有了，此乃是老身的臥房。」張保道：「我不相信，不論是誰的臥房，我不查看則已，既然進來查看了，都要看看。」一面說着，一面就伸出手去推門，不推進去到罷了，這一推進去，卻有分教，只見房內呆呆的坐着一個女子在那裏，這位小奸雄張保，臉上立時變了色，向龜婆喝道：「原來你不太欺人，將姑娘放在這裏，卻騙我沒有姑娘，這個是何道理？」龜婆道：「爵主不要生怒，這個不是院子裏的姑娘，他還是黃花閨女呢！」張保道：「可是你的女兒麼？」龜婆道：「不是。她是山西李家的，名字叫飛龍。」張保道：「既是山西李家的，因何在你院中？」龜婆道：「因爲他的父親遭了變故，所以留在院中，他是老身的寄養女兒。」張保道：「既是如此，你將他放在院裏頭有什麼結局？」龜婆道：「原是如此，老身與他

尋覓佳偶有好幾次了。」張保道：「你替他尋過幾次佳偶？爲何至今日他還在你院裏？」龜婆道：「因爲性氣不相同所以就躭歇在此。」張保道：「什麽叫性氣不同？」「龜婆道：「他要選擇一個才貌雙全的，又要心意投合，所以就很難尋覓，因此直到今日尚躭歇在老身院裏。」張保聽了哈哈笑道：「這亦不錯，大概天下沒有財勢俱全的人因爲有了財的人，也許沒有勢，有了勢的人也許沒有財，如此說來這個姑娘心意很高，本爵主到很歡喜這種有志氣的女子，你去同他說，如本爵主這樣可算是財勢俱有了，看他肯是不肯？」龜婆心裏一想原來他聽錯了將才貌兩字聽做財勢兩字，這個不去管他，然而我所爲的乃是財，看這位爵主到是一個財主，那姑娘雖然脾氣古怪，只是待我去勸解勸解若是能够成功了，我還怕不發一筆財麽？想罷這話，很是歡喜立時拿出一副笑臉來，對張保道：「這件事情，待我去與他商量，但是上次這裏有個汪鹽商，曾願以千金來聘他，這個姑娘嫌他面貌不好，年紀老了。」張保道：「那老年的人自然不行，而且那面貌自然也不好，你看像我這樣的臉嘴，好是不好，諒想姑娘一定是答應的，而且我的年紀也輕得很，你快去向他商量商量。」龜婆道：「如爵主這樣的人品，正是與姑娘才貌相合，但是有一樣，我們姑娘還是個黃花閨女，最怕害羞，有爵主在這裏，他就不好意思說話，最好請爵主到外面花廳上去坐一會，讓老身可以向姑娘說話。」張保道：「這到可以，你若是說得成功了，本爵重重有賞，以千金爲聘就是，說罷這話，向外就走，張保去後，龜婆回轉身向姑娘說道，今天你的喜星又發動了，方才出去的那位爵主，乃是當朝張德龍老千歲的兒子，他見了你，一見就傾心，在我看來，到是一門好親事，所以老身想替你作主，結了這門親事，以後你的造化就不小，眞是穿吃不盡，一呼百諾，龜婆所以說這番話上去，一半帶些利誘的性質，他深恐姑娘不肯，因爲曾有幾次替姑娘做媒，姑娘不是這樣不肯，就是那樣不肯，怕的這次又不肯，便眼看着一筆銀錢不得到手，所以就用這番利誘的話說上去，龜婆所以怕姑娘不肯，因爲張保雖然有財有勢，就是一副臉嘴生得不好，誰知竟出意外，姑娘聽了歡喜起來道：「媽媽

我昨夜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見一條龍在雲裏，現在聽媽媽說他的父親是張德龍莫非女兒的夢就應在這上頭麽？」只怕這個張保，是個輕浮少年，假冒是張德龍的兒子怎麽辦！」婆龜道：「女兒只管放心看這個張保絕不是假的，你既有這種的夢兆，更不可錯過機會，現在張保在外坐着，我與你出去同他談談，若能成就，老身也要靠妳的福，那姑娘聽了也就心動，心內思想，待我出去試試這個張保的才學如何，想他是個襲爵的千歲，諒來一定才學都很好罷，所以同了龜婆一齊出外，來到花廳上，張保看見骨頭都酥了，立起身來，露出一副輕浮的樣子，姑娘看了心裏就有幾分不高興，張保道：「姑娘請坐」掉轉頭來向龜婆道：「想來你已與姑娘說好了，但不知要多少身價銀兩，那姑娘聽了這話，心裏就有幾分來氣，向龜婆道：「媽媽我們進去罷，奴家又不是爭錢貨又不是一件東西，因何講起價錢來了。」龜婆道：「這位爵主說話老實，他說的不是別樣，就是聘金。」姑娘才息了氣，重又坐下來，龜婆道：「爵主你說的莫非是姑娘的聘金麽？」張保道：「不錯。」龜婆道：「就是一千兩罷。」張保道：「一千兩就是一千兩，但是爵主，今日來此不曾預備，只有一百兩銀子在身上，你先收下了將姑娘先跟我回去，我明天，准送九百兩銀子到來與你就是了。」龜婆聽了這話，立刻放出一副冷淡的面容說道：「別的東西都有賒帳，方才姑娘已經說過了，這亦不是做什麽買賣，那有賒帳的話可說，別樣可能賒欠得到還不會聽到有賒欠聘禮的事呢！這件事情是辦不到的。」說罷這話，站起身來向那女子道：「女兒，我們進去罷，那女子聽了這話，也站起身來，正要同龜婆向裏面去，這邊張保聽了龜婆的話，勃然大怒，就拿出他向來仗了父勢作惡的行爲，也起身離了座，一聲大喝家將們替我搶這個姑娘回去，那四個家將，聽了這話，如同得了聖旨，就如狼似虎的，跑到前面去，那姑娘聽了這話，心慌不已，正待急逃進去，已來不及了早被兩個豪奴抓住了，他是一個嬌滴滴的女兒，有什麽氣力能撐拒得開魔爪呢！早被兩個豪奴搶了就走，龜婆欲上前阻攔却被推倒在地，放聲大哭在後追趕，張保帶了四個家將到了門外將姑娘放在轎內，蜂擁而去，奔走

似飛，龜婆追出門外，捨命追趕，在後頭大哭，喊道：「救命吓，強搶人家良女，青天白日那有這等事情，救命吓！」正在這個時候，恰巧來了三個英雄，正是刁唐毛兄弟三人，南樓道：「二位賢弟，想此清平世界，那有強搶良家女子之理，這夥強徒眞是大膽極了，看來竟無人出來打個不平，做一個人不能沒有見義勇爲的精神我們路見不平，若不拔刀相助，非眞英雄也，何不上前救下女子。」毛龍道：「正該如此。」三個人遂趕上前去，南樓一把將轎子抓住，命刁平在轎內將女子扶了出來，張保看了大怒，吩咐家將們將這個狗頭拿下，那四個家將，不曾曉得南樓的利害，又拿出那強悍的行爲來，各人上前動手，誰知這回遇到敵手了，上去一個跌一個，上去一雙跌一雙，嚇得四個家將，都遠遠避不敢近前，張保道：「那裏來的你這個野人，不曾打聽得我的來頭麼？」南樓道：「什麼大來頭，你不知強搶良家的婦女有罪麼？」張保道：「這個強搶婦女是很平常的事，與你風馬牛各不相關，什麼人不敢多管我的事，難道你到敢多管我的事麼？勸你還是快快的滾開去，本爵主還可輕放你們，若是再不快滾開去，惱了本爵的性子，就要你們的狗命。」南樓聽了這話大怒道：「好一個目無法紀的狗頭，清平世界，強搶人家的婦女，還敢口出狂言，想恐嚇誰人，你可知道常說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是何人敢說這樣目無法紀的話麼？」說罷就要舉拳打去，雲卿忙過來將南樓勸住了，哥哥只要將女子救下，就放他去罷，張保道：「你這個野人竟敢在本爵主面前用武麼，眞是好大膽子，你摸摸腦袋看還在頭上麼，若將我的來歷告訴你，怕將你的膽子嚇碎了，我的父親叫張德龍，在朝中文武大臣，都稱他安樂王千歲，這個來頭不大麼？」南樓道：「原來你是一個倚作勢惡的人，我姓刁的就歡喜打這種倚勢作惡的。」張保道：「你敢打麼？」南樓又舉拳打去，雲卿又將南樓勸住了說道：「哥哥不要動手，他既是張德龍的兒子就好講了，官家子弟應當守法，待小弟與他理論。」雲卿上前道：「原來這位就是張世兄，久仰久仰，只是世兄既是封藩顯爵，應當遵守法紀才是，爲何竟做出這種欠禮的事來，於理不合，勸世兄還是好好的回去罷，以後不能再做出

這違法的事來。」張保聽畢，張眼向雲卿望了一望說道：「你是何人，居然敢與本爵主稱兄呼弟的。」雲卿道：「家父在朝也是大臣，唐上傑就是小弟的父親，與你如何不能以兄弟稱呼？」張保道：「原來你就是小唐麼？在我眼底之下，即使你們的老唐到來，也管不得我的事，就是當今天子到來，也得看在我們老的面上，所以我勸你小唐也休管本爵主的事情。」雲卿被他冲撞得沒有口開，旁邊的南樓怒不能忍，大聲喝道：「好一個奸臣的龜蛋，不聽良言，就打你這個龜蛋，看你有什麼勢力，就伸手過去一把將張保抓住，如小雞一般的提了過來，擲在地上一陣打，他的四個家將已經嘗過南樓的利害，不敢上來帮忙，就站在遠處，看着張保挨打，張保被南樓打了幾拳，已是痛不可耐，只得哀求道，唐兄住了罷，唐叔叔住了罷，啊唷痛痛痛，毛龍道：「哥哥多打幾下。」南樓道：「曉得，今天非要將這個小奸賊，重重的毒打一頓不可。」張保道：「使不得啊，要看在我們老的面上才是。」南樓道：「誰認得你的老的。」張保道：「好唐叔叔饒了我罷。」原來小奸賊記錯了，只當南樓是雲卿，因此稱他唐叔叔，南樓看張保也不經打，恐再打幾下，就沒有命了，因此道：「你認得我麼？」張保道：「認得你是唐叔叔。」南樓道：「放屁，我不姓唐姓刁，現在要我饒你，須得叫我三聲爺爺才得饒你。」張保沒奈何，只得高叫了三聲爺爺，南樓哈哈笑道：「好一個小奸賊，早知如此，方才何必逞強。」才鬆了手，張保即抱頭鼠竄而去，四個家將跟隨在後奔逃，兩旁看的人盡皆大笑，原來那龜婆早已帶了那姑娘回去了，南樓見張保與那四個豪奴都已逃去，遂也回去，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個龜婆，見南樓搭救下姑娘，恐怕張保要還逞強，因此將姑娘就帶了回去，一面派人探聽南樓等人的消息，那派去的人回來報道，三位好漢得勝而去，小奸賊却被痛打了一頓求饒逃去，龜婆聞知心中大快，對她女兒說道：知恩不報是小人，那三個英雄，乃是產們的大恩人，救了我們母女兩人的性命，若不是他們三個英雄，女兒只怕你難以逃得小奸賊的強暴了，你有了長短，我這條性命也不要了，這三個英雄不就是我們母女二人的救命恩人麼？我們應當將他們找來，

叩謝一番才是道理。」姑娘道：「媽媽這話說得在理，在女兒的意思也是如此，因為方才我們要緊回來却不曾向他們道謝一聲。」龜婆道：「如此，待我吩咐龜奴們去探聽就是了。」龜婆即吩咐一班龜奴出外探聽不多時回來道：「奴才們已探得那三個英雄，一個是襄陽的刁南樓，一個是荆州的唐雲卿，一個是房山的毛龍。龜婆道：「原來是他們三個，你們快去替我將他請來，龜奴等答應一聲，即去請這三位英雄，原來南樓等尚在客店內，聽了這邊要請，並不肯來，對龜奴道：「你回去對你們媽媽說，我們見義勇為，路見不平，扶弱除奸，原是英雄本色，這也算不了一件事，若說叩謝之事，大可不必提起，況且我們沒有空不來了，等待日後再相見罷。」龜鴇一再邀請，見他們堅執不肯，只得回院，照樣回復了龜婆，龜婆又自己親去，這才將三人請到院中，設宴款待，龜婆道：「叫姑娘出來，拜見三位救命大恩人，那邊的丫鬟答應一聲，到房內去請出一個美貌佳人來，到了三位英雄面前，含羞下拜，說道：「三位大恩公在上，奴家李飛龍在此叩謝。」，南樓道：「罷了罷了，快起來罷。」李飛龍叩謝完畢，在旁坐下，龜婆將三位英雄指點着告訴給姑娘道：「這位是襄陽刁大爺，這位是房山縣的毛大爺，這位是荆州的唐大爺。」南樓道：「這位令嬡是媽媽親生的，還是過繼的？」龜婆道：「不瞞三位大爺說，他的父親也是山西的小富翁，在二十年前，與老身很是情濃，在此徘徊日久，後來他回去了，一過幾年，仍然到此，就變了形容，老身問他，為何這個樣子，他說兩場回祿，三場爭訟，所有家中一些家資俱消耗盡了，妻妾也俱病死，又無子侄承宗，所以想到京中走走，謀個一官半職，因為丟不下一個女兒，只得帶了同走，誰知走在半路上，女兒感冒風寒，就在客店內病了起來，一連病了幾個月，將一些盤費都花用完了，他女兒病好了，所以就到揚州來見我，因此就將女兒寄養在我院中，他又向我借了五百兩銀子誰知到京中去了好久，毫無音信，直到去年，從別人來的信裏，知道他已死在山東，他女兒得到此信，哭得死去活來沒奈何老身又費了幾十兩銀子，同他到山東去，訪問了多時，才知他父親的靈柩寄在彌陀寺，因為無力扶柩歸

里，只得仍將棺柩寄在寺內，老身同他仍回到揚州，住在院內，預備替他早配得一門親事，就可將他父親的靈柩扶回故里，誰知直至今日尙無成就，因爲這個女孩子志氣很高，要覔一個才貌雙全的才郎，所以這個親事很不易對得，不料昨天竟來了一個張公子，不講理由用強搶親，若不是遇到三位恩公，老身這條性命也跟着女兒不要了所以這個姑娘雖不是老身生養，也就如老身親自生養的一樣。」南樓道：「原來如此，這位姑娘的身世也很凄涼了，到是志氣很高，可嘉可喜，只要有志氣，將來自然能配個如意郞君。」龜婆道：「還要靠三位大爺的洪福。」南樓道：「媽媽說得好話。」說到此處，三人各舉盃飲酒，南樓道：「媽媽也來飲一盃。」龜婆道：「三位大爺在此，老身那敢造次，大爺們多飲一盃罷！」雲卿道：「二位哥哥飲吓！」南樓道：「賢弟請。」雲卿道：「請。」雲卿一面飲酒一面擧眼向李飛龍觀看，心中不禁稱讚道：「好一位美貌端莊的佳人吓。」不說雲卿向李飛龍觀看，再說李飛龍姑娘，坐在旁邊，也暗暗向各人觀看。南樓生得曝眼高顴，相貌很凶，毛龍雖是文雅，也不及雲卿生得文釆風流，倜儻瀟灑，心中略有幾分慕愛，只見雲卿的一雙秀眼，也不住的向他看李飛龍心裏想道，莫不是這位唐大爺和我靈犀一點通嗎？不然那雙秀目爲何不住的向我看，可惜奴家沒有福分，若能配得如唐公子這般的才郎，雖死無恨，只可恨如今落難在妓院裏，與他的門戶相懸，他是一個貴家公子，難能如願，配不成功這段姻緣，不提李飛龍心中這般思想，那雙秋波不由而然的頻頻與雲卿的眼光看在一起，且說南樓一面在飲酒，一面與毛龍談心，一面也留心到雲卿與李飛龍，因見他們各自有情，便有心成就他們這段姻緣，龜婆忽然在旁說道：「三位大爺這般飲酒，還不能歡暢，待老身再喚我兩個女兒來，與三位爺侑酒歌唱。」南樓道：「這到很好，你且先將他們喚了出來，唱些曲子與我們聽聽，然後我還有一件事情，與你商量。」龜婆即吩咐丫鬟到裏面去喚大女兒與二女兒出來，與大爺們侑酒，丫鬟答應一聲，回身進內，不多時又出來兩個姑娘，生得雖沒有李飛龍一般美麗，但也十分好看，龜婆道：「女兒與三位大爺見禮，那兩個姑

娘便到酒席跟前與南樓等見了禮，道了一個萬福，南樓道：「媽媽，看你兩個女兒都不是揚州人麽？」龜婆道：「不錯，大女兒叫芙蓉，是蘇州人，二女兒叫鳳珠，是杭州人。」南樓道：「蘇杭二地是勝地，所以你這兩個女兒，也生得很縹緻，」龜婆道：「這是蒙刁大爺的誇奬。」遂吩咐大女兒芙蓉，在南樓座旁坐下，二女兒在毛龍座旁坐下，李飛龍坐在雲卿身旁，原來龜婆已看出他們二人的意思，所以吩咐飛龍坐在雲卿身旁，南樓看了雲卿與飛龍二人，臉上如有萬朶雲霞，紅得好看，所以他也滿面春風，那大姑娘芙蓉，與二姑娘鳳珠，也都面有喜色，你道他們喜的什麽？原來他們喜的李飛龍今日遇到如意郎君，你道他們何以曉得，原來李飛龍姑娘在院裏住了多年，素來不肯見客，要叫他出來侑酒，那是不用想了，今日竟肯破了向來的例子，雖然一半因着是報恩的意思，或者出於不得已，然而看他對於雲卿脈脈含情的態度，是向來所無，又見雲卿也十分有情，所以猜諒到飛龍的美滿姻緣，怕的就在雲卿身上，他二人的才貌眞是珠聯璧合的一段良緣，因此芙蓉鳳珠也替飛龍心中歡喜，不提芙蓉與鳳珠，因飛龍遇到了如意郎君，心中替他歡喜，因此面有喜色，再說龜婆見大女兒二女兒三女兒都在各位大爺身旁坐下，遂吩咐各人先與各位大爺們勸酒，然後唱了曲子，獨有李飛龍沒有唱，因他不肯唱，又不曾學過曲子，所以由芙蓉代唱一隻，南樓心中快樂，向毛龍雲卿各勸飲了幾盃，然後將龜婆喚到座旁輕輕的說了幾句，龜婆道：「這個很好，只怕唐大爺嫌我的女兒，人品醜陋。」南樓道：「媽媽不用客氣，看我家兄弟已很願意的。」南樓又向雲卿說了幾句，雲卿也答應了，南樓道：「我們兄弟已答應了，媽媽的意思如何？」龜婆道：「在我的意思無有不肯，只怕我的女兒沒有這樣福氣，況且三位大爺又是他救命的恩人，自然無有不肯的，但是還是一層，因爲這個女兒，脾氣十分古怪，若是別個女兒，我到可替他作主了，因爲這個李飛龍不和她人一樣，所以我不敢替他作主，還要問他自己一聲。」南樓道：「這話也說得有理，如今你去問他罷。」龜婆即轉過身來，向李飛龍問道：「女兒方才刁大爺講的話，你聽見麽？」李飛龍聽了這話臉

上就緋紅了，羞得低下頭來一言不發，將那雙眼睛偷看了雲卿一下，站起身來，脈脈含情的走進房內去了，南樓道：「媽媽，你不必再進房去問他，我看他的意思，已是暗暗地答應了。」龜婆也有些看出李飛龍的意思，答道：「我也知他必定答應，如唐大爺這般風流文采的人物，乃是不易多遇的貴人，這也我女兒的造化，自然無有不答應的，況且又有大恩與他，於今我也不必再進去問他，但有一層他的父親曾有遺命，將女兒託與我替他擇婿，非要明媒正娶的才肯嫁人，要有聘金還要同堂結拜，南樓道：「這乃是正理，就是媽媽不說，我們也應當如此，現在就是我來做媒人」毛龍道：「媒人必定要有兩個，現在哥哥做男家媒人小弟就來做女家媒人」南樓道「這就更好了」龜婆道「有二位大爺來與小女做媒，小女的造化太大了，但不知幾時下聘禮？」南樓道「擇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罷，不但就在今日下聘，也就在今天結拜，不知媽媽的意下以爲如何？」龜婆道「這也很好，如此待我吩咐大女兒二女兒進房去替他粧扮罷，遂命芙蓉鳳珠到房內去替李飛龍粧飾，這時雲卿心中很是歡喜，吩咐桂童到客店內去，拿五百兩紋銀及白璧一雙到來，桂童道：「七爺，要拿這許多銀子並白璧何用？」雲卿道「你只管去拿來就是了，不必多言」桂童道「銀子我去拿來就是，那個白璧拿來沒用處不如不要拿來吧！」雲卿道「我要拿來做聘禮的，因何用他不着！」桂童道「七爺去年拿白璧做聘禮娶妻子怎的今年又要下聘禮娶妻子，莫非七爺年年都要娶一個妻子麼？」雲卿怒道「奴才叫你不要多言怎的竟敢還要多言？」桂童道「奴才曉得」遂轉身而去，不提桂童去後，再說南樓即吩咐龜婆預備喜宴於蘭花院內，因此熱鬧起來桂童去不多時，拿了銀兩白璧回來，交與雲卿，雲卿拿來交與南樓，南樓是男家媒人，再拿來交與女家媒人毛龍，毛龍轉了一轉手，又拿來交與龜婆，片刻之間笙歌嗷嘈，到了晚上雲卿就在花廳上，與李飛龍姑娘結親，拜了天地，拜了兄弟以後，即送入洞房，外面南樓與毛龍以及小使蒼頭及芙蓉鳳珠，大家都放量暢飲，直到三鼓以後，快近四鼓，龜婆才請各人去安睡，南樓道：「媽媽，現在三弟與三小姐，都雙雙的睡了，我們兄弟兩人

使怎樣，龜婆道：「老身早已預備了，叫芙蓉陪刁大爺，鳳珠陪毛大爺。」南樓笑道：「這到很好，如此我們兄弟三人都是你的女婿了。」龜婆道：「刁大爺說的好話，老身那裏有這樣的福分。」南樓道：「這個也不是假的。」一面說着一面就起身，龜婆遂吩咐芙蓉跟刁大爺去，鳳珠跟毛大爺去，各自安睡不提，再說雲卿與飛龍姑娘，在洞房內坐了富貴以後，到了三鼓之時，雲卿也將繡房落了閂，走到新娘粧臺跟前，只見新娘已更了便服，覺得丰姿綽約，格外比前好看得多了，身上穿一件大紅團花縐的短襖，鋪絨小膝元青帶，三寸金蓮穿上一雙大紅緞子繡花的弓鞋，眞叫人看了消魂，雲卿行一禮道：「三小姐請來安睡罷！」李飛龍道：「七爺先請。」雲卿道：「小姐，我與你既已結了夫婦，各樣事情就得脫俗，何必還如此客氣，快來睡罷！」飛龍道：「七爺的話雖如此，但夫婦從來相敬似賓，自然應當如此，七爺請先睡罷！」雲卿見他這樣，曉得飛龍不肯來睡，是他害羞，因此道：「三小姐，想我們此刻已是夫婦，這一夜乃是良宵吉日，我們兩人正好甜蜜的談談，爲何竟害羞得如此？」說罷這話，起身過去挽了飛龍的玉手，重到床沿上坐下，談了幾句，雲卿替他解了紐扣，擁入芙蓉帳，同入鴛衾，夫婦兩人，就在枕上共話衷腸，飛龍道：「七爺今夜愛我，雖是如此，不要日後將我丟在半邊。」雲卿道：「賢妻這話怎說，我家中雖有大娘，但他是大家之女，素性賢淑，待人猶其是親和，你不用憂慮，待我此番從京中回來，自然同你回家，你與大娘是姊妹稱呼，有何不可，若日後此身榮貴，你們姊妹二人都是一樣戴鳳冠，但是一樣，三姐寄身院中、難免一塵不染，祇恐怕心猿意馬，因爲此處非是別地。」飛龍道：「原來七爺慮及這事麼？奴家在此六七年如一日，氷心玉潔，沒有一點瑕疵，七爺只管放心就是了。」二人說到此處，互相信誓，眞是良宵易過，忽忽的已將天明了，但聽金鷄啼唱，二人才同圓好夢，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六回　和琴聲隔牆品簫　思美色書齋入夢

引曰　終日焦愁　思君一日三秋　望梅難止渴　怎能夠瓊漿玉液潤咽喉

詩曰　深院花飛急　杜鵑夜啼泣　不去喚郎歸　偏來啼向妾

話說上回書中，說到南樓等在蘭花院內，雲卿與李飛龍結了一段姻緣，這且按着慢表，再將南樓家中，那位劉氏提他一提。原來劉氏自從見了唐七公子以後，已是神智昏迷，打算與唐七爺結下一番風流罪惡，不料雲卿是個正人君子，雖然也看出劉氏輕狂的舉動，並不放在心上，很是看不起她，但也不便向南樓說明，那個劉氏眞是色不迷人人自迷，以爲雲卿心中亦有了他，其實在雲卿的心湖中連一點影子也沒有，要說有的話那就是看不起他，劉氏那裏曉得，雲卿去後，他竟生起單相思病來，終日將唐雲卿放在心上，一切事都懶得動了，在他身邊的幾個侍女，却早看出他的意思，勸她道：「娘娘，這幾日心中不快，莫非是有什麽心思麽？」劉氏身邊幾個侍女，素來是她心腹的人，但是這個事情如何說得出來，儘管侍女是自己的心腹，也不便告訴他們，這些侍女們就暗暗的說破他的心事，劉氏也默認了，不過一個人不問男女一有了不正當的心意，他的神智就昏迷了，竟也與侍女說穿了她心裏的事，春蘭道：「娘娘，快將心事打開，娘娘這時心中思想唐七爺好比鏡中之花況且唐七爺已遠去揚州，到了揚州還要上京去，不知何日才得相見，即使唐七爺心中也有了娘娘，還碍着大爺因大爺與他是知己的朋友，唐七爺也不能做出這個事來，而且限於禮節，男女有別，這件事情，怕的終難如願好比是水中之月，勸娘娘還是將心事丟開，到園中去消遣消遣，不然苦壞了自已，白糟塌了。」劉氏聽了，到也在理，遂帶了春蘭、玉蘭、到園中遊玩，一路上無心賞覽園景，走到牡丹亭內，劉氏吩咐春蘭到花軒上拿一張琴來，玉蘭道：「花軒上的琴被唐七爺帶到船上去了。」這一句又觸上劉氏的心事，遂吩咐到閨房內將自己

向來彈的一張琴拿來；原來刁府上琴雖多，劉氏喜愛的很少，花軒上的一張琴，是劉氏向來在花軒上彈的，既然被雲卿拿去，因此又吩咐到閨房內去拿，不多時春蘭已在閨房中將琴拿來，劉氏就在牡丹亭坐下，命玉蘭在爐內添了香，輕舒十指調定宮商，就將心事寄託素琴，彈了一曲，乃是湘妃怨，其聲淸時，宛似風中鐵馬嘶寒月，其聲鬆時，宛如金鈎雙挽繫簾籠。不提劉氏在園內彈琴，再說隔牆就是王文的花園，王文自那次在刁府吃酒回去以後，當時就寫了帖子到刁府請南樓雲卿次日到他家中茗叙，不料遭了南樓回絕，並且聲明今後斷絕往返，王文心內思想，世情極薄，不料南樓是個薄義的人，爲何因我回頭窺看他的內眷一下，就要斷絕我與他的往返，想這個也是很尋常的事，我王文雖是慣於竊玉偷香，不過那樣看一看，也不算事情，怎的就這般無義起來，人說南樓是個廉節有義的小孟嘗，照這樣看來，我說他乃是一個薄於情義的僞君子，今日無事，何不待我去花內園遊玩遊玩，他想到這裏，就一人走進花園內，只見園內萬紫千紅，到也好看，本來這個花園是他天天遊覽慣的，一切景緻也看得俗了，沒有什麽好玩，因爲近幾日來連日在外喝酒趕那熱鬧場所，所以這時走到園內，受了一種淸雅之氣，頓覺精神一新，又因爲許久不到園內了，這時覺得園內的景緻很是好看，所以一路看着景緻，慢慢的走了過去，將走到望月亭，忽然聽到琴聲風送入耳，彈得宮商調和、其聲幽處，如花落水流月溶溶，其聲雅處，似竹搖蕭蕭曲檻中，留神細聽這聲音由東面花園內過來的，心想妙了，東面這園子，是南樓的花園，這彈琴的一定是南樓的劉氏夫人了，聽他彈的曲子是湘妃怨，莫非是因南樓出去了，他一個人在閨房內，空閨怨恨將愁懷寄託於琴嗎，所以才彈出這個聲調來，我與南樓雖是多年好友，還不曾見過他的劉氏大娘聽說大娘的姿容很好，那天我雖向屛後窺看，並沒有看見大娘的尊容，看得仔細淸切的乃是兩個侍兒，侍兒的樣子就很好，想大娘的樣子自然格外好了，這且不去管他，待我走到那邊假山旁邊，站到假山上去一看，就可以看得淸切而仔細了，原來那隔着的園牆，只有一人一臂之高，站到假山上去，彷彿已如站在園牆之上，所以

看到東邊的園內，淸淸楚楚，那假山離開園牆不遠，只有三兩丈，離開此時王文站着的望月亭，僅有丈餘遠近，王文打定了主意，就走上假山上去，望到東邊園內，只見牡丹亭上，坐着一個如花玉月的少婦，舒開玉臂，正在彈琴，旁邊站了兩個侍兒，正是他那日在廳上所看見的女子，一個手內拿着紗扇，一個手內拿着香茗，王文心花都開了，想道我看見的美貌婦人多了，却沒有見過有如劉氏這樣美貌的，將他上半截身體，細細欣賞，眞是沒有一處生得不好，只恨下半截身體被琴桌遮隔住了，因此不能看到眼內，又轉想道，怪不得人說南樓的奪嫂樣子生得好，照此時看來眞是名不虛傳，可惜我王文沒有這樣的福氣，若能沾得一點芳澤，雖死也無遺憾，唉！當此名花在前，又彈得這樣好的琴，到不可虛度了如此良宵，何不待我去拿出一枝簫來，與他琴聲和在一起，以通心曲，倘如劉氏乃是一個多情種子，借這個琴簫結成好事，那麽小生一生幸福，就造化不小了，打定了這主意，下了假山，回進屋內，拿了一枝簫出來，仍然回到假山上，對着劉氏花園那邊吹，那聲音與琴的聲音和在一起，抑揚頓挫端的好聽，且說劉氏正在園內牡丹亭下彈琴，聊抒情懷，忽然聽得隔牆簫聲和了他的琴聲，就將手內彈的琴止住了，喚春蘭問道：「你可聽得這個吹簫的聲音，是從那裏來的？」玉蘭道：「婢子不曉得。」春蘭道：「聽這聲音好像從西隔壁花園內過來的，說着抬頭觀看，只見西隔壁花園的牆上站着一人原來那牆矮假山高，遠遠看去，彷彿是一個人立在牆上，玉蘭的眼睛很尖利，說道：「這西花園是隔壁王家的與大爺是朋友，這個站在牆上的不就是王文麽？那天在廳上喝酒的正是他。」劉氏聽了這話，忙用袖子遮住臉，站起身來向裏要走，春蘭用紗扇替他遮住了臉，劉氏說道：「玉蘭不要看錯了人，旣是大爺的朋友，如何會這樣魯莽。」玉蘭道：「我不會看錯的，並且王文的面貌很似荆州的唐七爺」劉氏聽了荆州唐七爺，就觸上心事，對玉蘭道：「妳下次不要再說荆州唐公子」玉蘭道：「大娘不是婢子說謊話，這個王文的面貌，果然很像唐公子，大娘若是不相信，回頭觀看一下」劉氏就回頭露出半個臉向王文看了一下，王文的眼光與劉氏的眼光

却對照了一下，劉氏急又回過臉來，已是羞得臉上通紅，只見王文雖不如唐公子一樣風流，却也是一個多情書生，果然人物俊俏，心中也就有了一個影子，脚下却不得不輕移蓮步，由侍兒扶了進去，將要進屋的時候，忽又轉身向王文看了一下，秋波遠盼，急又回轉身來，纔進屋內，王文在假山上，被他兩次回頭時的秋波轉處，不自覺地將他滿身的骨頭都酥了，幾乎脚下鬆了脚勁，跌倒假山下，虧他脚下稍留了點神，因此不曾跌下，看到劉氏進去以後，才將魂靈兒收了回來，拿住一枝簫不吹了，向劉氏進去的那個屋門，呆呆的看了一陣，才下了假山回進屋內，這且按下慢表，再說劉氏回至房內，悶悶不樂，玉蘭道：「太娘那個吹簫的王文，可有點像荆州的唐公子麽？」劉氏道：「玉蘭，我方才已吩咐你叫你以後不准再提荆州唐公子，你爲何此時又要提他了，若是提起他來，就觸動我的情緒」玉蘭道：「婢子該死，怎的又將這事忘了。」主僕幾個遂談了些別樣話，到底劉氏心中終是不樂，忽忽的一天過了，日已西墜，月正東升，劉氏強自用了一些晚膳，聽得樵樓起了二鼓，遂吩咐侍兒們各去安睡，劉氏在房中呆坐了一陣，上床就寢，誰知上床上以後翻來反去，不曾睡得着，聽得樵樓起了三鼓，猶沒有成眠，將到四鼓之時，朦朧之中，好似聽得有人敲門，心想此時更深夜靜，那裏會有人來敲門，側耳細聽敲門的聲音很是低微，莫非是大爺走在半路之上又趕回來了，除了這樣奴家的房門有什麽來敲呢？若說是侍兒們能，他們又都睡了，在這個時候，也絕不會來敲門，再細聽敲的聲音，好像還在低聲呼喚聽聽絕不是南樓的聲音，或者是荆州唐七爺能，這樣滿腹的狐疑，聽聽都不是，那敲門的聲音又很急，因此即站起身來開門，原來還是白天隔牆吹簫的王文，才將房門開了，那王文即強自進內，要阻住他，怎奈他已進來了，因此問道：「你是讀書知禮的人，爲何半夜闖進人家的深閨，不知禮法嗎？」王文道：「你說我沒有禮法我就沒有禮法」劉氏道：「王文，你這樣沒斯文嗎，若給我大爺曉得，這事看你怎樣是好？」王文道：「只因你白日秋波向我一盼，惹得我魄散魂消，這個時候也要望你成全我了」劉氏心裏本來不正，這時也就沒有主意

因此也就半推半就，兩下成全了好事，眞是你貪我愛，及至事後，想到日後若給南樓得知，事非小可，不覺又有幾分心裏懊惱，不該貪了一時之慾，做出這種傷風敗俗墮落家聲的事來，忽聽得一聲金鷄啼唱，驚醒轉來，還是南柯一夢，那裏有什麽王文在房內，自己仍是一個人睡在床上，心中思想這一來，成了兩重相思債，本來一個唐七爺放在心上已是丢不開去，怎的此時心上又牽上一個王文來，這個相思債就格外重了，看看天上還沒有大亮，要是起來，時候太早，所以仍然睡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要想再尋好夢已萬萬不能了，不多時天色已曉，就起身梳粧用了早膳換了衣服，已等不到午後，就在早上，喚了春蘭玉蘭到花園裏去，才走進花園，就聽得隔牆西花園內琴聲響個不住，玉蘭問道：「娘娘，聽得這個響的是什麽聲音麽？」劉氏道：「玉蘭，你聽得出是什麽聲音麽？」玉蘭道：「婢子聽這聲音高低合拍，抑揚頓挫，與娘娘往日彈的一樣是琴的聲音」劉氏道：「不錯，這彈的是鳳求凰，彈得果然很好，但是不知誰人在隔牆彈吓！」劉氏這一句是有意這樣說的，他心裏何嘗不知彈琴的是王文，這一句也叫是暗通心曲，玉蘭道：「娘娘，待婢子去拿一張梯子，爬上去看看究竟是誰在那裏彈琴」劉氏很合心意，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玉蘭曉得劉氏的意思，過去拿了梯子，爬上去觀看回下來道：「娘娘，你猜是誰，原來正是昨日在牆上的那個書生，娘娘可要上去看看麽？」劉氏道：「琴是聽的，不是看的，要上去看什麽？」玉蘭道：「琴雖然是聽的，也可看看他彈琴的手法如何？」劉氏道：「如此待我去看看。」玉蘭扶了劉氏，走到牆下，劉氏走上梯子去，用手遮住了半個臉，偷眼向那邊看去，原來王文也早已聽到了，抬起頭來觀看，正與劉氏的眼光接在一起，這回劉氏是有了心的，細細的向王文看了一看，底下玉蘭喊道：「娘娘看清切嗎？」劉氏這時正在向王文細看，王文的眼光好像電炬一般的看過來，那種輕薄的樣子，就不能入眼，劉氏雖然心中不正，究竟還是名門之女，那羞恥的心，此時尚有三分剩着，並沒有十分泯滅，自然會有三分害羞之意，被玉蘭又喊了一聲，遂格外有點難乎爲情，正待要轉身爬下梯子，玉蘭忽然又在底

下喊道：「娘娘下來罷，天下雨了」這也是天公每違人願，劉氏抬起頭來觀看，却見天上眞是起了風雲，驟然間狂風大作，劉氏沒法，祇得退下梯子，頃刻間大雨傾盆而下，兩個侍兒扶了劉氏向裏就走，轉灣抹角，穿過曲徑，兜過亭軒，來到廻廊之下，心中才定，但是身上已被沾着雨水，玉蘭替劉氏拍去雨水，說道：「好好的天氣，怎的竟然落下一陣大雨，將一場高興都掃淨了，眞是天老爺不做方便事了」劉氏道：「不要多說，遂一路回到裏面，劉氏上了東樓，進到閨房，倚着粧臺坐下托着香腮思想起來，眞是滿腹春愁難盡述，無非常歎幾聲咳，劉氏自此以後，就害起相思病來了，這且按下慢表，話分兩頭，再說王文自那次劉氏在牡丹亭下彈琴，他在假山上花園內看了一眼以後，也就和生了相思病一樣，當夜在床上翻來復去，一夜不曾得眠，一早爬起來就到花園內，想看劉氏，又想拿簫到假山上去吹，再一想不好，天天吹簫就俗氣了，聽說劉氏是善於彈琴的，吹簫不比彈琴好，簫聲不能傳達心中事，若用琴來彈，可以傳達意思，劉氏是個知音的，自然要比了吹簫好得多了，打定了主意，正待回身進屋去拿琴，忽然心中轉念道，不對，假山擺不得琴，若說擺到平地上去，又看不到東園內，這樣一想，到不如仍然吹簫高雅得多了，又一思想，對了對了，吹簫竟不比彈琴好，昨天他彈琴我爬到假山上去看他，今天我彈琴，難道不許他爬上牆來看我麽，這樣一想還是彈琴來得好，因此仍回進屋內拿了琴來，就放在假山底下彈琴，果然不出他所料，劉氏却竟爬上圍牆觀看，正在秋波傳情，忽然落下一陣大雨，劉氏下了梯子回去，王文沒奈何拿了琴跑回裏面去，只因遲走一步，天上傾盆的大雨落下，及至跑進屋裏已淋得如水鷄子一樣，返到書齋內換了衣服坐下，心中如醉如癡，細想劉氏今日的情意比昨日格外增加，那臨去時秋波一盼，美妙的倩影已映在腦子裡，閉起眼睛，好像人已在面前，這樣的在書房內，直坐到天色當午才出書齋吃飯，吃過午飯以後，巴望天色晴朗，好再到花園內去，誰知天上下的雨竟一天沒有住，王文吃了晚飯以後，悶悶的睡在書房內覺得翻來復去，老是睡不着，聽得樵樓上起了三鼓，方才朦朧睡去，他的魂靈就在鼻

子裡出來，飄飄的到了一個所在，這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那個所在隱隱約約的，飄飄渺渺的不甚看得淸切，心裡想着且待我走近一點細看就明白了，遂移步向前，只見兩旁一帶楊柳，穿過柳陰，面前就有一座高大的房屋，心裡想道：不知這個宅子是什麽大紳士住的，不然絕沒有如此的高敞，再一看，大門的兩旁，掛着兩塊濃墨寫的木牌子，左邊一塊，寫的是閒人莫入，右邊一塊，寫的是刑廳重地，在字旁還畫了許多濃密的圈子心裡才明白原來是個刑廳衙門，但是閒入莫入，又何必虛設這個門呢，唉！從來色膽大如天，好像劉氏就在這裡頭，管他好進不好進，且待我進去了再說，遂走進大門，原來裡面還有一重門，上前敲門，裡面問道：「是誰？」聽那聲音鶯囀嚦々，不覺身上的骨頭就一鬆，答道：「是學生王文？」裡面道：「是你麽？」開出門來，正是白天爬上牆頭的那個侍兒，心中大喜，說道：「原來是姐姐哪！」侍兒道：「我道是誰，原來還是你呀！」說着秋波一轉，向他一盼，王文的骨頭格外酥鬆了，侍兒問道：「王文，你來此何事？」王文道：「啊喲！姐姐，我的心事，諒來你都曉得的，我要找那個聽琴的人。」侍兒回道：「此處沒有。」說畢假意帶怒的掩上了門，王文道：「姐姐，怎的將門關了？請你方便方便罷！」裡面侍兒不答應，祗好側耳就着門隙聽去，一點沒有聲息，好像侍兒已進內去了，心想好像不會聽得他落閂，何不待我推推看，若是不會落閂的，就待小生走進去再說，遂伸手將門推動，只聽得呀然一聲，那門就開了，心裏很是歡喜，即跨進門去，順手將門掩上了原來裏面正是昨日在隔牆所見的花園，並不見方才那侍兒的影子，連喊了幾聲姐姐，也不見有人答應，心中很是奇怪，不知那侍兒已到何處去了，爲何竟走得這般快法，心想莫非這侍兒有意與我打渾，躲在那裡麽，遂東一看西一望的尋找過去，只見花園中萬紫千紅，景緻好看，比較自己家內的花園眞是高上十倍不止，足見了府上乃是襄陽的巨富，現在看看園內的景緻，已是眼福不淺，不知是幾世修到的，若能再與劉氏一見，同在園內暢叙一下，這個福分，不知更是幾世修到的。這般心裡想着，一面欣賞景緻一面張望着侍兒躲在什麽地方竟不

知不覺的到了牡丹亭旁，歡喜道：「啊喲！這不見昨日大娘在此彈琴的地方麼？你看大娘雖不在，昨天彈琴的桌椅尚在，何不待我到大娘昨天坐的椅子上去坐一坐也是好的。」打定這個主意，就坐到椅子上去，突然的覺得渾身的筋骨都暢快了，鼻子裡頭好像也聞到一種蘭麝的香味，正在這般心中快樂，忽然的聽得亭後有人長歎一聲，站起身來，走到亭外去一張，喜出望外，却原來正是大娘，走上前去，拱手一揖：「口稱大娘，學生王文在這裡與大娘見禮了。」劉氏露出一種又驚又喜又羞又慚的樣子來，羞答答的還了一禮道：「啊喲！你是隔壁的王叔叔嗎？到這裡來，有什麼事？」王文道：「大娘，小生昨夜爲了你一夜也不曾睡，所以此時來此正爲的大娘，大娘你看此時良晨美景，不可辜負啊！」劉氏道：「王叔叔怎麼口出非言，這種事情，到底做不得的。」王文道：「做一次不妨，若是怕人得知，臉上羞恥，你看此處四面無人，到是機會。」劉氏道：「王叔叔，這話錯了，天知地知日月知，你知我知怎說沒人知，暗中莫做私心事，抬起頭來神明知，我們的事做是不妨，因爲這時只知你貪我愛，怕的日後你就有大禍臨頭。」王文道：「大娘聽了，人家常說的，情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我王文就情願這樣，大娘你就成全我罷！」說罷雙膝跪下，劉氏道：「罷了罷了，你既思桃，我亦想李，我這時也沒有主意了，就依從了你罷！」二人隨即成就好事，正在甜蜜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執刀的將軍大聲喝道：「呔！該死的賊徒，敢在此地胡鬧麼？」走了過來迎面一刀，嚇得王文轉身就逃，逃到一顆大樹之下，脚下不知被一件什麼東西絆了一絆，咔的跌在地下，只見那執刀的將軍已經趕了過來，心中一急叫了一聲饒命吓！驚醒過來原是是南柯一夢，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七回　王兼雲刁府診脈　刁劉氏花園通情

引曰　年年楊柳來消息　夜夜梨花有夢魂

話說王文驚醒過來，乃是南柯一夢，聽得樵樓正配五鼓，心想：怪了，怎的做了這樣一個奇夢，不知是凶是吉。原來這夢正是爲王文後來的惡兆，只因王文作惡太甚，不知悔悟，也是他平生漁色的果報，天地間若善惡沒有報復，那世上的惡人就更要多了，有了報復，有了循還之理，且尙有許多人不知悔悟吶！這話表過，且按着不提，再說劉氏自在園中避雨回到東樓，心神更加不定，次日竟恍惚無神，臥床不起，生起病來了，玉蘭近床前問道：「娘娘覺得身體如何？」劉氏道：「玉蘭，我覺得四肢無力。」玉蘭道：「娘娘莫非昨夜受了風寒麼？」劉氏道：「不是受的風寒。」玉蘭道：「那麽娘娘是什麽病？」劉氏道：「這個病很是蹊蹺，自昨日在園中看了王文彈琴，回來以後，即覺心內昏悶，各樣懶看，一切怕動，茶飯也不想吃，玉蘭呀看這是什麽病？」玉蘭道：「娘娘，在婢子猜諒這是心病，常說的心病還須心藥醫，這個到也便當，聽說隔壁的王文自幼即精歧黃，家傳的十三科，很高明，待婢子去將他請來，替娘娘診一診脈就是了。」劉氏道：「因大爺與他已絕斷交徑，怎好再去找他？」玉蘭道：「這亦不妨，所好大爺已到揚州去了。」劉氏道：「二娘一定會知道的！」玉蘭道：「這亦不妨，待婢子到花園內去等候，見了王文，告訴他娘娘有病，叫他暗暗到娘娘這地方來，諒想那王文得知了一定立刻到來，娘娘的病，不是立刻就會好了麽！而且二娘也不會得知。」劉氏道：「玉蘭，你這主意，想是想得很好，但是一旦若將消息傳了出去，有辱閨門，怎樣能可見人？」正在說着，二娘來了，玉蘭丫頭恐怕大娘不知道二娘到來，有失言失了消息的事，即高聲叫了一句：「二娘！」回頭又向劉氏說道：「大娘！二娘來了！」，劉氏留心觀看，只見二娘已到了房內，劉氏在床上道：「二娘來了，快快請坐！」

」二娘道「大娘還沒有起來麽？」玉蘭在旁邊道：「今日大娘身子有點不爽快！」說着即請二娘在床面前一張椅上坐下，二娘道：「大娘如何身體違和了？」大娘道：「這也不知是犯了什麽病，想請個醫生到來，想來想去，一時竟想不出一個名醫來。」二娘道：「襄陽地方，有名的醫生也很多，大娘怎說竟沒有名醫？」大娘道：「二娘你可知襄陽地方，有名的醫生是些什麽名字？」二娘一連說了十多個名醫的名字，大娘個個都搖頭說不好，最後二娘將襄陽所有的一些名醫，個個都說盡了大娘也都搖頭說不好，二娘想來想去，凡是襄陽的醫生都已說到了，再也想不出一個醫生來，思想了多時，向大娘道：「現在凡是襄陽的醫生，不論有沒有名，名都已說到了，這時我又想起一個不掛牌的醫生，但除了這個醫生以外，襄陽地方就沒有別的醫生了。」劉氏道：「我往日也聽大爺說過在這襄陽地方，有一個不掛牌的醫生，是專治女科的，到很有本領。」二娘道：「我說的就是隔壁的王文，大娘往時聽大爺說過的可是他麽？」大娘很愕然的道：「是呀！正是此人。」二娘道：「如此待我吩咐蒼頭王六，到隔壁去請王文到來與大娘看病。」劉氏道：「這倒又要費二娘的心了；不知二娘到來可有什麽事嗎？」二娘道：「別樣沒甚事情，只因令親潘老爺的倌倌滿月，送去的代儀原璧退回，我來請問大娘還是再送去？還是另送禮物？」劉氏道：「潘表兄心最好勝，代儀不受一定還是想人家另送禮物。」二娘道：「是了，大娘請保重，奴家告辭了！」劉氏道：「二娘走好！」二娘娘答應了一聲：「曉得。」即在劉氏房中退了出來，回到自己房內，一面還辦禮品叫人送到潘家去，一面吩咐總管家的蒼頭王六，到隔壁去請王文到來與劉氏治病，王六遵了二娘娘的吩咐一路出來，心中想道：怪了，怎麽大爺出去了幾天大娘娘即害起病來了，二娘娘吩咐我到隔壁去請王文到來與大娘看病，想王文的為人品行很是不好，與大爺乃是朋友，上次大爺請客王文在廳上做出鬼鬼祟祟張張望望的動作來，被大爺看出他的人格，所以已與他絕斷往還，怎的此時二娘娘還叫我去請他呢？想這件事情很是不妙，倘如大爺回頭得知了，一定要重責老奴，在老奴的意思眞想不去請

，想襄陽地方，很有許多名醫，爲何二娘不吩咐老奴去請，獨吩咐老奴去請這個與大爺已絕交的沒人格的王文呢！王六想到這裏，就想不去請，去回復二娘，再一想恐怕二娘生怒，於是又轉想道：王文雖是人格不好，大爺雖與他絕交，這是請他來看病的，想大娘娘乃是名門女，諒亦不妨，就是大爺回來曉得亦不要緊，因爲絕交是絕交，看病是看病，這是風馬牛絕不相關的，現在二娘々不請襄陽城裏許許多多的名醫，却獨獨叫老奴去請這個不掛牌的王文，想來王文的醫道總是很不錯的，現在究竟是看病要緊，料想大爺與王文絕交，大娘與二娘未必不知道，他們既然知道，還叫老奴去請王文，這裏頭諒有緣故，一定是王文的脈理很好所以仍吩咐老奴去請，既是如此我何必再去回復二娘々，不如待我急去隔壁將王文請來爲是。王六轉念到這個上頭，遂即出了刁府，來到隔壁王家叩門道：「門上有人麽？」裏面有人問道：「是誰？王六道：「是隔壁刁府上的老管家王六。」裏面答應道：「是刁府上的王六伯伯麽，來了，來了！」說着就開了門出來，王六一看原來就是王府上的管門的，拱手行了一禮，那管門的也拱手答禮，說道：「王伯伯到來，想是什麽事情？」王六道：「只因我們大娘々玉體有恙，特派我來請你家主人王文到刁府上去看病，不知你家主人現在可在家麽？」管們的道：「這也很巧，若是往常，我們大爺天天出外，難得在家，獨巧這幾天，不曾出門，天天在家，此時正在書房裏邊。」王六道：「如此請你進去通報一聲。」管門的道：「既是王伯伯到來，也不用通報，我與你一同進去就是了。」王六道：「如此先請。」管門的道：「王伯伯先請。」王六道：「如此我就先行了。」二人一同向裏行，穿過院子，來到大廳；過了大廳來到外書房，未曾進門已先看見王文，呆呆的坐在書案旁邊，管門的道：「王伯伯到了書房了，我們大爺正在書案旁坐着，我同你進去罷！」王六跨進書房走到王文跟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王文看見王六到來心中很奇，心想：南樓與我已經絕交，況且這時又不在家，這個老管家的王六怎的到這裏來？不知有何事情，遂問道：「王六來此何事？莫非你家大爺已回來了麽？」王六答道：「回王爺，我們大爺出

外沒有多久，現在還不會回來，老奴來此是因我們大娘娘有病，奉命來請王爺去替大娘看病。」王文聽了這話，喜得心花都開了，答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大娘娘生的是什麽病？」王六道：「這個老奴也不曉得，王爺去看了自知。」王文心內思想：昨日還看見劉氏在花園內，怎的今日竟生起病來了，怕的這裏頭定有玄虛，我猜諒劉氏心中一定也在想着我，因爲會面無由，所以就想出這個玄虛來，不是我們二人就好借此相見了麽！若不是這樣，襄陽地方，名醫很多，怎會到來請我王文？因我王文雖會有名，能治女科，若是講起實在來，也沒有什麽醫學的本領，不過虛有其名，曾在閒時看過幾本醫書罷了，並不曾投過師拜過祖，所以不曾掛牌，這個行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另有別因，乃是藉此親近親近那班美色的娘娘們罷了，眞是時運尚好，凡是經我看治的娘娘們只要一兩劑藥，就藥到病除，因此稍有一點微名；不過講到實在上頭，只有自己得知罷了，但是我想：現在有許多所謂名醫，如我王文一般徒盜虛名的未必沒有！怕不如我王文的也有吶，因我雖不想吃行醫的飯，不會去考較醫學，不過所看過的醫書到會細心研究研究，若是不知道的就不敢用藥，恐那般不如我的醫生，讀過的醫書雖多，却大多都是囫圇吞了下去，絕不會用心去考較一下，只知掛了醫生的牌子，靠着鼓吹，只知能混到金錢，就將人家的性命當兒戲，這種醫生的罪惡，就大極了，可惜世人的智識太幼稚，竟懵懂不知，不但不知將這班害人的醫生，想法子叫他改良，還做夢不醒的將他當神仙看待，不問他醫學如何，只要是掛了一塊醫生招牌的，就將他看得是能醫病的醫生，所以世上這班沒眞實醫學本領但知欺人混錢的醫生就愈見增多了；我王文雖是虛有其名，但是與這班只知騙混人家金錢的，沒眞實醫學的醫生，還要高上幾倍；我想劉氏的病，未必是眞病，即是眞病，還怕是與我一樣的心病，不用一劑藥這病就好了；然而這個病，確實也只得我王文去醫，只是一層：南樓上次因我看了一看他的丫頭，及屏後的劉氏，他已與我絕交，這時南樓不在家，却是好的機會，只是恐怕南樓回來了要多句話說，而且他既與我絕交了，我倒不能被他家一喚就去，須待我也要拿點

架子出來，想定了這個主意，對王六高聲說道：「王六你來請我去替你家大娘娘治病，這雖是極便當的事，而且我與你家大爺是同窗好友，理所應當；就不是同窗好友，論鄰居之情，也是極應當的，只是有一層，因你家大爺上次已與我絕交了，絕交雖絕交，從前的一點同窗情誼，總是還在的只是怕此去看得好，也就算了，倘如是有點不好，一定無功有過，所以我不能去，你還是回去對你家大娘娘說另請名醫罷」王六道：「王大爺不要推辭，誠如大爺方才所說，絕交雖絕交，同窗的一點前情尚在，無論如何總要請大爺去替我家娘娘看看，大爺若是回來有話說，老奴自然將情形會稟知大爺，感謝尚且不及，如何還會有責怪王大爺的地方哩？若說到王大爺的醫道，自然是很高明的，那裡會看得不好。」王文曉得刁府的老管家王六，脾氣很古怪，恐怕再推却，就將一番好事化爲冰消，因此即不便再推却，遂即答應道：「王六你既說得這般好，我就隨你去罷！」，王六聽了大喜，說道：「如此請王大爺就走罷！」王文恐怕老蒼頭要疑心，所以衣服也不換，就穿了隨身的衣服，同王六在書房內出來，王六道：「王大爺走好了，老奴在後相隨。」王文道：「老管家的先請！」王六道：「王大爺在這裡，老奴如何能前行？」王文道：「這亦不妨。」王六道：「如此，老奴在前領路。」遂在王府出來，走到隔壁就是王府，王六上前叩門，看門的出來開了門，王六道：「王大爺走好了。」王文道：「好走。」王文跨進門裡，王六吩咐看門的關了門，即在後跟進來，在王文的意，巴不得一脚就走到劉氏閨房內，誰知走到花廳上，可厭的王六就請他在廳上坐下，說道：「王大爺就在這裡請坐罷，待老奴去樓上請大娘娘下樓來診脈。」王文沒奈，只得在廳上坐下，心想：無論在那裡坐，不怕大娘不出來，遂對王六說道：「很好，只管去請大娘娘出來就是。」王六吩咐兩邊家人，快去拿茶來奉給王大爺，旁邊家人答應着去拿茶來，王六轉身進內，在樓梯下喊道：「樓上的姐姐們聽了：隔壁的王大爺來了，請大娘娘下樓來診脈罷！」聽得樓上的一班姐姐們向下說道：「娘娘因怕受了風寒，請王大爺上樓來診脈罷！」王六聽了頗不爲然；但是大娘娘的吩咐又不好

違背，心裏道：大爺又不在家，樓上如何好給生人上去，自然要下樓來診脈，爲何要到樓上去診脈？這個於理不合，心裏這般想着，口裏低低的咕嚕着一路出來，到了廳上對王文道：「王大爺我們大娘娘因怕冒了風寒所以要請大爺到樓上去診脈。」王文聽了這話，心上突然一喜，幾乎歡喜得笑了出來，說道：「老管家的，如此先請！」說着已站起身來，王六很不高興的在前領路，走入屏後，繞過迴廊，到了內裡，然後領了王文上樓，原來劉氏已預備好了，濃粧艷抹，整理得齊齊整整。王文不會走到繡房內，已聞到一種脂粉香味，只聽繡房那班如花似玉的姐姐們在內喚道：「請王大爺到裡面來坐罷！」老蒼頭王六即帶了王文進裡面，王文抬頭觀看只見美繡奐然，富麗堂皇，眞不愧是富貴之家，來了一個丫頭露出一種輕骨的樣子拿了一張椅子過來，在王文面前一放，說道：「大爺請坐！」王文被這個丫頭眼睛一勾，眼睛也花了，骨頭也酥了，因有王六在旁邊，不能拿出輕浮的神態來，還要假作正經的，就在椅子上坐下，玉蘭丫頭獻上茶來，王文才將茶接在手內，聽得那邊劉氏身跟前的丫頭喚道：「請王大爺到這裡來替娘娘診脈。」王文這時候目迷五色，看房中的丫環，無一個不生得美貌好看，正在看一個不了，聽得這聲吩咐，如是下了一道御旨，立刻即在座上起來，走了過去，在劉氏的側處坐了，劉氏伸出手來，王文用三個指頭搭上去，二人的眼光不由的即對看了一看，王文還假作正經的，低頭向下，裝出一副眼觀鼻，鼻觀心的樣子來，那個眼來看到底下，恰却看到劉氏的裙下，只見露出一雙春勾，眞如紅菱一般纖小，不覺消魂，心中想道：自來名門深閨，這雙脚是最要緊的，從來不肯輕易的露出來，現在大娘娘竟把這雙叫人看了消魂的小脚伸到裙外來，莫非有意的拿他給我看嗎？看這樣子這位大娘娘她的心中，早已許了我，何不待我來試他一試，想罷這個主意，輕輕移動靴尖，在劉氏的脚尖上碰了一碰，只見劉氏的脚，暗暗有意朝裡縮，看她的意思，還想誘了去踢她，王文就老實不客氣，又將靴尖跟着過去在劉氏的脚尖上，碰了一碰，劉氏這回就不將脚尖向後縮，二人的脚尖碰在一起，就各顚了幾顚，這一顚，直顚到王文心窩

裏眞是又驚又喜，誰知劉氏的脚，竟不再縮回去了，王文心內思想：這樣看來，劉氏的心中竟大許了，不知小生是幾生修到的如此福分，二人脚尖就顚在一起，老管家的王六，眞是耿耿忠心的爲主，心中總覺得劉氏不該請王文到閨房內診脈，但無論怎樣忠心，終是沒用，究竟他是個管家的，劉氏是個主母，總不能以管家的職分好去管住主母，所以心中雖不然，也沒有法想，只得在旁站着看住他們的舉動，因曉得王文是個沒人格十分輕浮的人；誰知道他們眞在桌下，暗暗的做起勾當來，王六再十分的看管着，也沒用，那裡想得到看管到桌子底下去？王文顚住了劉氏一隻右脚還不算，心想不知他的左脚尖如何，因此放下劉氏的右手，叫劉氏再伸出左手來，劉氏此時也如醉如酥，聽了王文的話，縮回右手伸出左臂來，王文即用三個指頭搭了上去，誰知王文三個指頭搭到劉氏的手上，不覺吃了一驚，你道爲何？原來劉氏此刻忽然脈息一點都沒有了，心中想道：不料劉氏的相思病，竟變得如此快法，方才的脈息，覺得還好，只是我一心想着下面，竟忘記留心到上面，方才的脈息究竟如何，也沒有細心分辨，我以爲縱然是相思病，也沒有什麽大碍，因爲心病只要心藥醫，只要有我王文一到，自然立刻就好，不料大娘娘的病，竟眞就利害，已經病入膏肓了，這也是小生沒有這個福分，想到此處不覺將一團高興之心，都冷去了一大半，變了一種歎息之心，正在這個時候，站在旁邊的春蘭丫頭說道：「王大爺怎的將手指搭脈搭到大娘娘的手背上去了？」王文聽了這話，抬頭一看，自己也暗暗好笑，原來却是搭在大娘娘的手背上，怪不道一點脈息也沒有了，到叫我心中空着急了一陣，原來我只知留心在桌底下，因此就將脈息搭錯了，這時劉氏已識透王文的意思，曉得王文要搭左脈是假話，實在是還要顚顚左脚，因此一面伸出左手，一面就伸出左脚，劉氏的心也在桌底下，因此王文搭錯脈也不曾得知，這就各人暗自好笑，王文在桌底又與劉氏的左脚尖顚了幾顚，心中如醉，玉蘭丫頭在旁問道：「王大爺我們大娘娘所生的不知是什麽病呀。」王文道：「是先天不足受了一點風寒，只要吃一兩劑發散的藥就好了；但是大娘娘要當心醋的不要吃。」王六道：

王大爺的脈理究竟不錯，如此請到樓下去開方罷。」王文道：「如此，老管家請！」王六道：「王大爺請！」於是同出了閨房，來到樓下書房內，王六請王文坐下，自己在旁站立，取過紙筆，王文接了揮動大筆，開了一張方子，遞與王六道：「老管家，請大娘娘照這方子服兩劑看看吧。大娘娘的病乃是感冒風寒，想無大礙。」王六接過來一看，只見方子上都是開了些防風桔皮貝母陳皮等無關緊要的藥，說道：「大爺不但脈理好，就是開的方案也好，照方子上看來，大娘娘無甚大病，想吃了一兩劑藥就可無礙，這個情份等我們大爺回來再到府上來拜謝。」王文道：「老管家，這是極輕微的事，何必如此客套，我們再見罷！」說畢即起身告辭而去，王六將他送出門外，這才別了，王六拿藥方叫家人去藥舖內買回送到東樓上，了頭送與劉氏觀看，劉氏將方子拿在手內觀看，只見上面都是寫的些消散的藥，吩咐了頭拿去煎，等到煎好了拿早上吃剩下的參湯和在藥裡拿來吃，了頭道：「娘娘這藥吃了不要緊麼？」劉氏道：「這乃是消散的藥，就是沒病的人，吃了也不妨，你只管拿去煎就是了。」了頭答應一聲下去，劉氏在床上暗自思想：啊喲妙呀！方才王文替奴家搭脈，看他的神氣也神思錯亂，量來他的心中，一定也是如奴家的心中一般相同，雖然桌下做了私情事，只因當面有個老管家的王六站着，就有好多話，不能當面言談，此番一見之後，不知又要等到何日再將他請來，只因不曾說得一句私心的話雖然見面，也是如咫尺天涯，最好另想一個計策才是，劉氏想到這裡，忽又想到王文在看過了脈息的時候會，說道娘娘最好要當心醋的不要吃，這句話叫我心中很不明白，莫非要叫我暗藏點？恐怕他的妻子要吃醋？但絕不會有這層，不過細想這句話裡頭，一定有意思，想到這裡，就用手指將醋字一筆筆的在被衾上畫分開來思想，忽然覺得醋字分開來，是酉廿一日四個字，遂想到王文說這個醋字，却暗藏玄機在內分明是約定廿一日酉時是會面的佳期，不想王文到是一個慣於偷香竊玉的人呢？當時的應變亦很有才情，想我劉氏本是名門之女，而這時候也就顧不得父兄的官爵及丈夫的光輝，我這次一定要和王文會面；但是今日才只十五日，到廿一日還

有六天，不知這六天日子叫我怎樣過法，想着想着，天色已將晚了，婢子送上煎好的藥上來，劉氏端來喝了，吩咐了鬟自去安睡，不要擾了自家的精神，想自家喝了藥下去，要安心睡一覺，丫頭答應着退下去了，即各自去安睡，這且不提，再說劉氏在床上那裡睡得着，翻來復去的不成眠，要想在夢中去尋甜蜜，又輾轉不得入夢，你道劉氏這一夜爲何只是睡不着？原來因爲他思想王文的心，念念不忘，在心中想出種種的幻境來，所以就胡思亂想的在床上翻復了一夜，眼睛不會得合眼，又因那個參湯是提神的，劉氏多吃了些因此他的神思就格外足些，劉氏這一夜在床上翻復思想，輾轉追念的情形眞是言語難以形容，一夜功夫忽忽的過了，看着窗外東方發亮，才朦朧睡去，直到日上二竿，才起來梳粧，玉蘭丫頭上來問道：「大娘娘今日精神好些麼？」劉氏道：「今日到精神好些，只是仍意懶體王的。」玉蘭道：「這樣說來，王大爺的醫道眞有點本領，如此只要再打發王六去請他來看一次就好了。」劉氏道：「這到不必了，我這時別樣都好，只不過意懶怕動，諒是精神尙不十分充足的緣故，並無別樣病了，只要養息幾天，諒就不妨。」玉蘭道：「如此，娘娘就養息養息罷，何不再到花園內去遊玩遊玩？」劉氏道：「我因怕動的緣故，所以也不用去了，」玉蘭聽了劉氏如此口氣，心中很奇怪，或以爲大娘如春夢已醒，已毅然將思想王文的心丟去了？不然看他的意思，何以竟今昔不同？這樣一來到不敢在劉氏面前說什有輕浮話，因此不向下說，就離開了劉氏自去有事，怎曉得劉氏與王文已訂下佳期，因此劉氏才心似水淡，不那般如熱鍋上的螞蟻了，這個表過不提，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五六天功夫，霎眼間就過去了，不過在劉氏心中，因心中有所盼念，所以仍覺得日長如年，眼巴巴的望到那天是廿一日的佳期了，劉氏一早起來，梳粧好了，打發玉蘭春蘭兩個丫頭，送禮到劉大老爺家去，叫夏蘭蕙蘭兩個丫頭在房內整理行李，假說送往揚州去的，四個丫頭都被他打發開了，他獨自一人，就到花園內來，想會情人，料定王文一定早就在隔牆等候了，一園的好景沒心看，移步就到牡丹亭，在那天彈琴的椅子上坐下，抬燭向西隔壁的花園內看去，不

見有一個人影子，等候了多時也不見王文到來，聽聽隔壁花園內寂寂無聲，只有樹上飛鳥，在那裡啼叫，劉氏看了這個光景，不免疑心起來，或以那個醋字，是自己誤解，所以這時不見他來，若是約定的佳期，不會不來，在那裡等候了一會，正打算仍回進屋去，忽然想道：且慢他約我的是廿一日酉時，但這時還未到酉時，這個是我的心太急了，並不是他誤了佳期，幾乎我自己將佳期誤了，此時離開酉時既然還有一些時候，何不待我將園中景緻欣賞一番，藉以消遣消遣。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欲赴佳期的王文到了這天，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換了頭巾鞋襪，在書房內坐下，心中思想：那日我去與刁家大娘娘看病，脚下傳情，因爲有王六那個老狗頭在旁邊看管着，所以有許多私心話，不好向大娘娘明說，只得說了一個啞迷給他，諒想大娘娘是個聰敏玲瓏的人，一定可以想得出，我約他廿一日酉時在花園內會面，今天正是廿一日，但還不會到酉時，怎奈我的這顆心巳急得非常，巴不得早去看見他一刻就好一刻，又怕大娘娘這時還不會到花園內，我徒然去等候無益；但是我此刻獨坐在書房內，也沒甚事做，不如還是到花園內去走走，或者大娘娘與我一樣的心，先到了花園內，亦未可知，那就免得他在花園內等我心焦了，想到此處，立刻站起身在書房內出來，直向花園內奔來，不想心太急了一點，穿過廚房的地方，忽然與他的妻子徐氏撞了一個滿懷，徐氏見他這幅匆促的樣子，很是疑心，因見王文情形異常，問道：「花園內有客麼？」王文道：「沒有客。」徐氏道：「既然沒有客，因何事情這般匆忙？」王文道：「並不曾忙，因爲不曾留心，所以與賢妻撞了一一，我因心中有些悶悶不樂，所以到花園內散步遊玩。」徐氏道：「既然是如此我與你同到花園內去遊玩吧。」王文道：「賢妻你只管去有你的事，我歡喜一人走走，你不必跟我去。」說罷這話叫他妻子去後。他即走進花園內。心中想道：常說的「心中不做虛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若做了一些虛心的事，自己就會不由而然的露出馬脚出來，往常我們夫妻相見，也沒有什麼話說，怎的今日相見，妻子就要詢問我，可見一個人虛心的事，是做不得的，如今且不管他，不知隔壁的大娘娘，

這時已到花園內麼？這樣想着，一路已走到假山之上，向隔牆東花園內看去，喜得心花也開了，足見劉氏大娘娘是個多才的婦人，已識透當心「醋」的一話，更不料他的心，眞個比我還急，已早在園中等我了。這時他正在憑欄閑看，何不待我咳嗽一聲，叫他曉得，看他的情形如何？想到此處，遂咳嗽一聲。劉氏正在閑看，聽了這聲咳，就抬頭觀看，只見王文站在假山上，不由的對着王文嫣然一笑，王文見了心中一喜，就更難形容，細想劉氏這個一笑，眞是其中有無限的情意，想來他雖然不開口，却是暗傳情，因此立即在假山上走了下來，爬過東牆去，走到劉氏跟前拱手作揖，問道：「世嫂今日的貴體好點嗎？」劉氏連忙還禮，說道：「多謝世叔的妙藥，病已好了八分。」王文道：「請問世嫂今日單身奔到花園內來，還是照應學生的抑是有所見教？」劉氏道：「只因要來請問叔々一句醋字要當心的話，不知這句話，是怎樣一個解說，到要請教。」王文道：「這句話，是與嫂々同心一意的，嫂々未必眞個不明白？如果眞是不明白，如何會到這裏來等候學生？」劉氏道：「叔々，我眞是不曉得。」王文道：「嫂々若是眞個不曉得，待學生來說個仔細，只因那天學生與嫂々搭脈，我們二人的脚尖暗傳心事，學生只因碍着有個老管家的在面前不好將心中事向嫂々細說，因此暗說一句啞迷，約嫂々到這裏來，此中的意思，不用學生細說，嫂々一定明白的。嫂々的心事我也曉得的。」劉氏道：「原來叔々曉得奴家的心事嗎，就請你說說看。」王文道：「我們兩人的心事，總說一句，叫做鳳求凰凰求鳳，嫂々此處不是細說的地方，我們要細說，到那邊花軒內去細說罷。」說罷就去挽住劉氏的手，劉氏將手讓開說道：「叔々乃是曾讀聖賢書的人，不曾讀到一句叔嫂不援手的話麼？」王文道：「不想嫂々到是個書氣騰騰的人，我不是與嫂嫂援手，是與々嫂搭脈哪！」遂又伸過手去，劉氏又讓過道：「病已好了，脈也不要搭了。」王文逼上前道：「嫂々不要把佳期錯過了！」劉氏道：「叔々常說的朋友妻不可欺，你是讀書之人怎的不曉得麼？」王文道：「嫂々再要這樣，學生就要跪下來了！」劉氏道：「叔々不可如此，想奴家乃是名門之女，大家之婦

，怎能就好做這個傷風敗俗的事，況且還有一層，我心中有所懼怕。」王文道：「嫂々說那裏話來，若說偷香竊玉，乃是我王文常常做慣的，怎的竟說到傷風敗俗的話上去！至於說到怕，想我們兩人在此做的事有誰人得知，既無人得知又有什麽怕哩！」劉氏道：「我怕的乃是西樓的王氏二娘娘，還有一層最怕的就是怕你日後會變心。」王文道：「若說西樓王氏二娘娘他一定不會得知，若是怕我日後變心，更是不會的，嫂々若是再不放心，我就與嫂々到那邊花軒內發誓去。」原來劉氏心中最不放心的，就是怕的王文日後要變心，因此心中聽了這話，很是歡喜，就與王文同到花軒內去；要知他們到了花軒內發了誓以後，做些什麽事情，看官們諒來一定很明白，因此在下寫到此處，就不將花軒裏的事情交代。不料二人在花軒內，竟忘了時候，玉蘭丫頭在外回來，到大娘娘房內，想回報他到劉老爺家送禮的話，誰知到了大娘娘房內，竟尋找不見劉氏的影踪，玉蘭丫頭心中明白，曉得大娘娘到花園內去了，因爲那天已看出王文與大娘娘的意思，雖不知他們約定的佳期，却看得出二人俱暗中傳情，所以一見劉氏不在閨房，即曉得劉氏獨自一人到花園內去私會王文去了，所以即到花園內來尋找大娘。却不見大娘在牡丹亭內，就尋到花軒內來，一面高喊着：「大娘娘！」誰知才走花軒門外，只見王文驚慌的出來，頭上方巾歪戴在頭上衣服也不會理得齊整，却與玉蘭迎面撞見，玉蘭道：「啊喲！王大爺在這裏麽！」王文道：「正是！」玉蘭道：「你來做什麽？」王文道：「在此處與大娘娘看病。」玉蘭道：「不知是那個來請你的？」王文道：「是自家來的。」玉蘭道：「是從那裏來的？」王文道：「是從牆上來的。」玉蘭道：「怎麽大門不走？倒從牆頭上進來？王大爺這個是很不雅觀的呀！」正說着劉氏已在花軒內出來，說道：「玉蘭口輕些，現在事已至此，不必說了，去拿梯子送王大爺出去。」玉蘭答應一聲，去拿了梯子來，與王文到牆下，放了梯子，叫王文過牆去，王文對玉蘭輕佻道：「姐姐今年多大年紀了？」玉蘭道：「王大爺問我做甚？」王文道：「我看姐姐生得很是縹緻，所以要問。」玉蘭道：「王大爺快走罷，梯子上走好了！」

」王文道：「承蒙姐姐關心。」說着上了梯子爬過牆去，王文到了隔牆輕輕說道：「學生回去了，姐姐！同大娘娘回屋去罷！」玉蘭答應一聲，將梯子拿去放好，遂同了劉氏回到東樓上，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八回　窺私情賢妻規夫　敗風化淫婦夜合

引曰　花花長晝一片春光如綳　斜倚紅蘭又是晚粧時候

詩曰　雙雙紫燕倚春歸　並宿花窩花鳥啼　何事一朝忘舊字　翩翩又向隔牆飛

話說上回書中說到王文回到隔牆去，劉氏即同玉蘭回到東樓上，這且按下慢表。再說王文的妻子徐氏，因與王文撞了一個滿懷，看出王文的神情有異，王文雖叫他另去有事，他却暗暗的跟隨在王文之後，來到花園內只見王文跳過東牆去，不覺替王文捏了一把冷汗，心想：怪不道丈夫這般忽忽的要到花園內來，原來去做那種沒魂的事，難怪他這幾天心神不定；但這個事情是做不得的，東牆刁府乃是豪富之家「刁朝奉」三個字在襄陽地方誰不曉得，若一旦有了差失，就有大禍臨頭，大凡私情的事情，從來沒有不洩機的，俗說「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若是給刁大爺得知了，這事就得了麽?!徐氏想到此處，即想將王文喊住，後來一想不好，我這一喊雖不甚要緊，因喊我的丈夫是不錯的，只恐怕隔園做私情的娘娘們臉上沒得下去，反要弄出什麽事情來，到不如此時且由他們去，少停等丈夫回來我再慢慢的規勸他，因此仍回進裡面去了；不想王文本人的行爲甚惡，他的妻子到很是賢淑，所以回進裡面仍然做他家中的事務去了，將事情做過以後，就到房中專等候王文預備規勸與他，後來見王文踉踉蹌蹌走進房來，徐氏問道：「相公回來了！」王文答應了一聲就走近床前去床上躺着；原來王文身子已很疲倦，並且尙與劉氏有約，晚上再渡牆過去，以便到他閨房內暢歡，所以這時想在床上養歇養

獸，徐氏恐怕他睡着了不好與他講話，因此也走近床前，在床沿上坐了，問道：「相公爲何今日到花園內回來，就這般困乏的樣子？」王文道：「不知如何連日精神不振。」徐氏又問道：「相公，奴家還有一層要問你，前日相公到刁府去診病，不知是誰人有病？」王文道：「是刁府上劉氏大娘娘有病。」徐氏道：「不知害的是什麼病？」王文道：「因感冒了風寒，所以只用一兩劑發散的藥就好了。」徐氏沉吟了一下道：「相公你不要騙，我怕的大娘娘的病，是害的相思病罷？總是他家大爺遠去，大娘娘不耐孤寂，所以害起相思病來了，因此反累了相公，在花園內學了跳粉牆的故事。」王文聽了此話，心裡覺着一定是方才露了馬脚，被他在後竊看了但跳牆雖被他竊看了，其餘的事就未必給他曉得，何不待我來扯個謊？想罷遂說道：「賢妻你不用疑心，方才我在花園內，却曾跳過東牆花園內去，因爲隔園的桃花盛開，就一時高興，到那邊去，賞玩賞玩，這也是很尋常的事，因何賢妻就疑心起來？」徐氏道：「相公，這件事情不是我要勸你，旁的地方秦樓楚館你儘管去，只有東鄰刁府你去不得，一則你是讀書之人，曉得大義，不該破壞人家良家婦女的名節，各人家中，都有妻女，譬如人家調戲了你的妻女，你的心中如何？再則隔鄰刁大爺與你是自幼同窗的友好。你何能就去欺辱他的妻子？就不論同窗好友，即算是隔壁鄰居你也不能做這個事，人家說的「兎子還不吃窩邊草。」你是懂得大義的人，能不顧名譽麽？況且南樓財勢通天，萬一洩了消息，還有性命之憂，奴家這話句句皆是實言，勸你快將這心丢去，就此與他絕斷往來，還不失是補過之道，一則保了人家名節，二則保全自己名譽，才是道理，若說私情之事，自古以來，沒有好的收場，這件事情還要望你三思行之。」王文聽了這話，忙坐起來說道：「賢妻你往常很是賢淑，從來很是體諒於我，怎的今番竟吃起這般酸勁來了，我今也不瞞你，劉氏與我確是有這個事情，但貞淫是他自己的名節問題，與我王文絕不相關，從來貞節有人敬，淫賤人輕棄，賢妻你看這那一個好，由你自擇可了，即使你要淫賤也由你自己，我時常在外，也防範不到，不過劉氏他自己淫賤，已與我結下生死緣當天

發過誓：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却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我與他的風流債是結下了，不過賢妻旣來問我，我因夫婦二情，不便相瞞、但望賢妻也要看在夫婦之情分上，替我守機密點，說話也要留心點，常說的隔牆須防耳，若是這個事情，洩了消息，那就非同小可的！」徐氏道：「原來相公執迷不醒，只怕後悔遲矣？自古以來，世事之理，循環報復。絲毫不爽，自古以來有多少貪風月的人，他的子孫都不得昌盛，況且都得不到好報，豈不聞從前有一個武都頭殺死西門慶，又有個閻婆媳活捉張三郎，這兩個都是從前因貪花月的果報，而沒有好的下場，現在若提起刁府上來，他的豪勢，誰不曉得，南樓的個性又剛強，所以我勸相公還是聽了我的話，就此作罷吧！」王文聽徐氏的話不耐煩起來，憤怒道：「罷了！罷了！這個叫做陰盛陽衰，牡鷄司晨是我王文向來養得你如此的；但我今日就不能再容你了。老實說吧，你譬如我王文已在早幾個月前死去了，這個時候也不能再與你到陰世去做夫婦，我與劉氏已設了誓言，陽世不做夫婦，到陰世去也要做夫婦的，所以「情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倘如我王文做鬼到陰世去與劉氏做夫婦，你也能做鬼到陰世來吃醋麽？」徐氏聽王文說出此話，曉得他已着魔了，諒也挽回不得了，不覺哭了起來，淚流滿面。王文遂格外心中惱怒，將徐氏推開，踢倒床下，向徐氏怒斥：「你一人慢慢的在此哭罷，我今夜不來家了！」說罷這話，就向外走，徐氏只得坐在床上傷心流淚的哭。這且慢提，再說王文從徐氏房中出來，就到書房內坐下，看看天色尚沒有晚，心想奇怪了，在日的天氣，不知如何，很是容易過，彷彿霎霎眼就晚了；今日這個天氣，怎的竟這般不容易晚。莫非天公也有意與學生作難麽？啊喲！天公何不在學生面上做點好事，將天色早點晚罷，讓學生好早點到花園內去會那劉氏，王文這般想着唸着，看看天色，仍是不肯晚下來，如此這般的好容易才將天色巴望得晚下來，連晚飯也不吃，就在書房內出來，走進花園內，聽聽隔牆一點沒有聲息，王文站到假山上去，望望東邊的花園內，只見花影婆娑，不見有個人在花園內，曉得劉氏尚沒有到。在假山上站了多時，仍不見花園內有個人來，不免心急，

暗自想道：到了這般時候了，劉氏還不曾來，或是有什麽事情絆住了，不得脫身到來，也未可知，不是這樣，一定是與二娘娘在談心，除了這個，他不會到這時還不到來，我想此時不來，大概再過一個時候一定就會來了，又在假山上望了多時仍不見來，心急不過，遂走下假山閑步，猛然抬起頭來，見東牆上有一個人影在那裡搖動，心中大喜以爲是了頭玉蘭來了，遂問道：「牆上的可是玉蘭姐姐麽？幾乎叫我在此望眼欲穿了！怎的大娘娘到此時才來？」聽那牆上的人不答應，仔細一看才明白了，原來那是墻上的樹梢頭，被風吹了在那兒搖動，因爲今晚並無月色，在星光之下，所以看不甚淸切，以爲是人不覺自已也好笑，又過了一會，只見東牆上這回眞有一個人了，還怕看錯了，走近前去觀看確是劉氏手下心腹的了頭玉蘭，遂低聲叫道：「玉蘭姐姐，因何現時才到來？學生在此等候多時了。」聽得玉蘭在牆上說道：「此刻時候還早呢，娘娘在房內方才梳粧停當，我不過方才吃過晚飯，到此處先來看你，天色也不過才晚，你如何已等得心焦了！不知你幾時到這裡來的？」王文道：「姐姐若問學生麽，太陽方下山就到這裡來等候了。」玉蘭道：「如此，你眞太急色了，現在有梯子在這裡，你爬過墻來麽吧。」王文道：「是。」玉蘭道：「看好了，不要脚踏了空，踏了空如跌痛那裡娘娘就要心痛了。」王文道：「姐姐休要取笑，若說偷香竊玉乃是慣常之事，跌是不會跌的，就是沒有梯子學生也走得。」玉蘭道：「如此快點上來罷！」王文答應一聲，撩起衣服，爬上高墻，下了梯子，玉蘭將梯子拿過去，王文問道：「娘娘在何處？」玉蘭道：「在房中等候。」王文道：「如此就請姐姐在前帶路。」玉蘭道：「曉得；但是你脚下要放得輕微點。」王文道：「學生也曉得的，請姐姐在前走罷。」王文說着就伸手在玉蘭身上摸了一下，玉蘭道：「啊喲！王相公不要毛手毛脚的，倘若被大娘娘看見了，就要將你上起規矩來，那時要叫你跪起來，很是難堪的。」王文道：「這到不妨，跪就跪，有什麽關係！」玉蘭道：「王相公若再要不老實，我玉蘭就要去告訴大娘娘！」王文道：「說眞的，這到告訴不得的，就請姐々快快在前走罷。」玉蘭答應一聲「

曉得。」就帶着王文一路走進樓上劉氏的閨房內，劉氏帶笑相迎，在座上起身，說道：「王相公來了，奴家在此已等候多時，因玉蘭去後，只是不見回來，想是相公來得遲了，玉蘭在花園內等候多時，可是麽？」王文道：「不是的，這叫做『等人心焦。』學生在花園內等候嫂々，也如你在閨房內等候我一樣，其實學生到花園內沒有多久，時候也早，因爲等人心焦的緣故，就不知當着有許多時候了，方才是學生先在花園等候玉蘭，所以玉蘭也沒有什麽躭延，學生等他一到，就同他到這裡來的，此時聽世嫂說出此話，也就想出我方才等玉蘭心急的緣故。」劉氏道：「原來如此，叔々此言有理，就請叔叔坐罷。」王文已喜得心花都開，答道：「學生這裏已有坐了。」遂在一張靠椅上坐下，劉氏吩咐玉蘭去獻茶來，玉蘭答應下去捧了茶上來，放在王文面前，王文道：「多謝這位姐々。」劉氏道：「叔々這時到來，不知尊嫂可得知麽？」王文道：「世嫂放心，這個事情他是不管的，就是他曉得，也不要緊。」劉氏道：「如此說來，尊嫂一定曉得的。」王文道：「我已說過了，就是曉得亦不妨；世嫂只管放心。」劉氏立時沉下臉，來吩咐玉蘭道：「你快將他送了回去罷！」王文吃了一驚，曉得自己的話說錯了，連忙又收回來說道：「世嫂且慢！你的意思我已曉得了，莫非怕我的賤內得知麽，我的賤內這件事情絕不曉得的，因爲學生向來與賤內分床睡的，學生向來獨睡在書房內，就是學生常在外面眠花宿柳，他曉得他也從來不管，學生方才所說的就是這話，世嫂不要誤會了。」劉氏道：「原來如此，那就留在這裏罷。」玉蘭在旁道：「娘娘此刻時已不早，待婢子去弄些酒菜來飲罷。」劉氏道：「這也用得。」玉蘭答應一聲，就去拿了酒菜來。將酒菜放在桌上，高燒紅燭，請劉氏與王文相對坐下，玉蘭在旁斟酒，劉氏喝了一盃，敬了王文一盃，說道：「這一盃酒敬與相公喝了，奴有一言相託；因奴家乃是名門之女，又體重千金，丈夫乃是豪貴之家，奴亦不是輕狂之輩，相公亦是讀書之人，望將這個醜事，不能在外宣揚，若將這個醜事傳了出去，奴與你的名節都有傷。」王文立起身來，與劉氏也斟了一盃酒，說道：「學生這一盃酒敬與世嫂，並無

別意，是盼望世嫂將這個情義永遠保留，但望天長地久，永遠做個長久夫妻，世嫂不必慮及那層，學生不是孩童之輩，豈有天高地厚也不知麽？學生也不是輕狂之人，種々請世嫂放心是了。」劉氏道：「只要叔々能有此心，奴家也就放心了。」二人你一盃，我一盃，喝到二鼓以後，王文道：「世嫂，學生的量淺。已不能再飲了，時候已不早，我們不如早些安睡罷。」劉氏識穿王文的意思，曉得他這句話，醉翁之意不在酒，遂推開盃盤，二人在桌旁起來，命玉蘭將酒菜收拾過去，剩下的酒菜，叫他們去吃了，玉蘭答應一聲，過來將酒菜盃盤收拾出去，另拿進香茗。劉氏吩咐：「丫頭，你們也各去睡罷，我這裏已沒甚事了。」丫鬟答應着出了閨房外去了，劉氏將房門落了閂，紗窗也順手掩上，王文道：「世嫂請早點安睡罷？」劉氏答應一聲，便解去衣衫，二人擁之共入羅帳，個中事情也不用細々交代，諒看書諸君，自然明白，若一一交代明句，這部書未免就涉了淫書的嫌疑。且說那丫鬟玉蘭將劉氏閨房內剩下的酒菜，在外面與幾個丫頭各吃了一些，也就回進臥房安睡，只是丫頭年紀也不小了，正在情竇初開的時候，而且玉蘭這個丫頭來得比別個丫頭壞，一個人睡在床上，惴想那劉氏房中的情形，直是睡不着，不得成眠，在床上翻來復去輾轉不已，才睡着了，就忽聽金鷄啼曉，張開眼睛看時，天已大發光亮，不多時就紅日東升，只得起身下床，略梳洗了一下，來到大娘房裏來觀看，不知他們可曾起來，誰知走到大娘房門外，只見大娘的房門還緊閉着，聽々裏面尚無聲息，曉得他們尚在夢鄉，心想大娘如何這般大意，此刻已時候不早，因何還不叫王文起來，萬一二娘々有什麽事情到來，看出破綻可怎麽是好！到那時不但大娘娘有些不方便，連帶我們丫頭們，也有責任，想到此處立時在外叩門，喊道：「大娘々開門！玉蘭丫頭送茶湯來了。」劉氏正在好睡。忽聽玉蘭來敲門，從夢中驚醒，張開眼來，在帳內看到帳外，只見已紅日照窗，不覺吃了一驚，心想怎的睡失慇了，即忙坐起身來，將王文推醒了，說道：「相公醒來！」王文在夢中驚醒，問道：「世嫂呼喚學生做甚？」劉氏道：「此刻已日上三竿了，玉蘭丫鬟已來敲門，你快些起來罷！少

停恐怕二娘々到來，若是給他看見了，這事就是非同小可了，如被衆丫鬟看見亦很不佳。」王文道：「我昨日在書房內，因與世嫂有約，遂等他天晚，說就奇了，他直是不晚，怎的今日我不要他天亮，竟又這般容易亮了？莫非天公眞有些與學生作難麽！」劉氏道：「這個是不會的，大概是我們的心意作用，不要說了，相公快些起來罷，原來王文心中巴不得多睡一刻皆是好的，所以睡在床上直是慢々的不肯起來，經劉氏將他一催，心想不能不起來，只得坐起，劉氏先下床將房門開了，玉蘭進內，對劉氏說道：「婢子今天也幾乎睡了失聦，恐怕娘娘已起身了，所以即來娘々這裏，不想娘々也沒有起來，因恐娘々睡了失聦，所以叩門，不知隔壁的王相公可曾起來麽？」劉氏道：「玉蘭，若不是你來敲門，我們直睡得失聦了，如今你快去拿茶湯來罷！」玉蘭答應一聲去了，王文這時也穿了衣服下床，劉氏忽然向着他落下眼淚，王文吃了一驚，不知當作什麽事，即忙過來替劉氏揩眼淚道：「世嫂爲什麽竟傷心起來？」劉氏道：「我想叔々自今以後還是絕斷了這個情絲罷！」王文聽了這話，心中甚是不明白，問道：「好世嫂你這話不知從何講起？」劉氏道：「因爲月老錯點了姻緣譜，當初不該不將奴家許配了你，直到如今與你結下這個私情，又不能時々相見，雖然得以相聚；但一聚之後就要分別反欠上許多相思之債，所以奴家心中思想，與其這樣常々叫我思念牽懷，到不如快刀斬亂蔴，此時將這「私情」兩字從此斷絕了，到來得乾凈。」王文道：「世嫂爲的這個麽，不必着慮，自今日起學生夜々到來奉陪就是了，就是白日間，偶爾亦可在世嫂這裏說々談々，只是有一層：等到南樓回來，就有點不方便；不過南樓兄亦未必終日在家不出去，只要等南樓兄出去，學生亦可常々來此，這時你儘管將這件心事丢開就是了。」王文說到此處，替劉氏將眼淚揩乾了，又說道：「學生已不及凈面，因爲時已不早，待我回到隔壁自己書房內凈面罷，今晚也是昨天那時過牆來，只要世嫂到那時候吩咐玉蘭拿梯子在牆下等候就是了。」說罷向劉氏打了一拱，又道：「學生就此告別了。」此時玉蘭已拿了茶湯到來，劉氏吩咐玉蘭送王文回西墻去，玉蘭答應一聲：「曉

得。」帶了王文向外就走，劉氏將王文送到東樓下，才與王文作別，吩咐玉蘭要小心爲是，玉蘭答應着帶了王文下了東樓即走向花園內，所好刁府裏的人，這時候尙沒有全起身，又因內宅裏面，沒有閑人走到，所以只管放心膽大的前走就是了，玉蘭因爲劉氏吩咐叫他小心，所以十分仔細，先在前面張看，不要被二娘々那邊的丫鬟到來看見。王文即鬼々崇々的跟在後面，專看玉蘭的眼色，所好一路到花園內，沒曾給什麽人看見，玉蘭拿梯子放在墻上，叫王文過去，說道：「王相公請過墻去罷！要小心點，不要因昨夜辛苦了，脚下無力，在梯子上跌了下來，那個就要將娘娘急壞了！」王文看玉蘭十分輕佻，說道：「承姐々關照，但今晚到來，一定也要酬謝姐々的盛情，說着這話，過墻去了，玉蘭將梯子放好，仍回到劉氏房內，劉氏問道：「玉蘭，王相公已過墻去了麽？」王文道：「過墻去了，只是臨去之時，關照我今天早些去花園內候他，婢子今日看王相公的精神很是不好，走在墻上，脚下搖々的，想是昨夜多辛苦了的緣故，所以今早竟睡得失隐了，娘々今天想也很倦，不如重睡一會子罷。」劉氏道：「玉蘭，娘々待你，如自己的女兒一樣，這件事情，你要放得小心一點才是，說話之間可要留心！」玉蘭道：「婢子曉得，娘々只管放心。不過春蘭姐々他也曉得的，娘々也要囑咐他一下才好，婢子近來看春蘭姐々舉止輕浮，與往常大異，說話之間亦很是不對，娘々若不細々的囑咐，就只怕他言語之間就要洩漏了出來。」劉氏道：「春蘭我亦自會囑咐他的。總之，你們兩人都是我的心腹之人，無論甚事都要替我小心一點才是，將來我與王相公自然都要重重的賞你們的。」玉蘭道：「如此，丫鬟曉得。」原來劉氏果因昨晚辛苦了一點，精神尙有點疲倦因此吩咐玉蘭以後，就仍上床去復睡，叫玉蘭有事自去好了。玉蘭道：「婢子曉得。娘々只管養息養息罷。」玉蘭說過這話後，即出去與那班丫頭閑話去了。劉氏在床上也沒有睡得着，却想起一件心事，有點憂慮這兩個婢子，恐怕被他們將自己私情的事情洩露出來，要想一個巧妙的不讓他們說出來的法子，竟想來想去沒有，遂又想到別的上去，想過以後，又在床上睡了一會，已是中午，才起

床梳洗吃飯；午飯以後，就盼望天晚，可以早些再與王文相會，眞是奇怪，望他晚，就不肯晚，看看那個紅日還是高照着，又巴望了好些時候，才好容易將天色望了晚下來，玉蘭過來道：「娘娘天已晚了，待婢子去園內看看王相公罷。怕這時候王相公已在隔園盼望了呢！」劉氏道：「如此，你去花園內看看罷。」玉蘭答應一聲，別了劉氏娘々，即來花園內。果然王文已在隔牆等候多時了，站在假山上抬着頭只是向這邊花園內望着。早已看見玉蘭到來，等玉蘭將要走到牆下之時，就迎着玉蘭遠々的悄聲問道：「來的莫非玉蘭姐姐麽？」玉蘭有意的站住，也不做聲，王文又喊了幾句，只見玉蘭不做聲，又站住了不走，到疑心起來恐怕不要喊錯了人，因此也止住了不喊。因爲近幾天沒有月色，所以不甚看得淸切，又恐怕如上次一般的不要誤將樹影子看錯了，認做是玉蘭，因此將眼睛揉了幾下子向前細看，只見站着的這個影子，却不是樹影子，也不似別人，甚似玉蘭的身形。正在這般想着，忽聽站着的玉蘭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王文聽笑的聲音，正是玉蘭的聲音，才曉是玉蘭與他打渾的，又低聲的道：「好姐々不要打渾了。快拿梯子過來罷。」玉蘭便拿梯子放到牆上，王文爬上，就從梯子上下來，而伸手摸了玉蘭的胸膛一下，玉蘭沉下臉道：「王相公怎的又這般不老實起來，快些進裏邊去罷，大娘々正在望你哩！」王文答應：「曉得。」就同玉蘭一齊進到裏邊，上了東樓，到劉氏閨房內，劉氏起身問道：「叔々怎的來得如此遲？」王文道：「時候是不遲，學生在隔壁已等候了多時呢！不知世嫂此刻曾用過晚膳麽？」劉氏道：「因爲要等你來同吃，所以這時還不會吃過晚膳，廚下已備好酒菜，此刻我們可將酒菜拿出來吃了。」玉蘭在旁道：「如此待了鬟去將酒菜拿來罷。」劉氏道：「你去拿罷。」玉蘭即下去將酒菜拿了上來，桌上點了紅燭，將酒菜放在桌上，擺了盃箸，王文即與劉氏對面坐下，玉蘭在旁斟酒，二人吃了二更以後，各人都有醉意，這才停飲，吩咐玉蘭將吃剩的酒菜收拾了拿出去，玉蘭答應一聲，將盃盤碗盞收拾出去，和幾個了頭同飲。且說劉氏等玉蘭將盃盞收拾出去以後，即將房門落了門，一對奸夫淫婦共入芙蓉帳內就幹起

那不正當的事情。那些話都不提，且說一宵容易，到了次晨起來，劉氏在帳內與王文商量了幾句話，你道他們商量的什麽話？原來是劉氏想的一條計策，因恐日後跟前的婢子，將他們的私情事給洩漏到外邊去，一來聲名不好聽，二來給南樓得知了，都有性命之憂，因此他就想出一條惡計來，想將幾個婢子一起都混進這裏來，不是他們就不敢講了麽！所以與王文商量，叫他去做，王文是個貪色如命的人，本來早有此想，所以他不敢造次，就恐怕劉氏不答應，恐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反類犬，因此不曾敢放肆，此時劉氏發下這個命令下來，他心中是如何喜歡可知，立時就答應了，所以後來兩個婢子玉蘭春蘭也就入了轂、幾個婢子，也都是下賤非常，這一來眞是各投所好；但他們在一時快樂的時候，絕不曾想及後來的果報，大槪世上一切造孽的人，都是這般混々不覺的，任意妄爲造成的，在下編書的寫到此處，就不禁替世上一般造惡的人浩歎一聲，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王兼雲發病思夢　徐老丈探親勸婿

引曰　心如狂蝶意如癡　戀色貪花日夜思

詩曰　春日春山春水流　春田春草放春牛　春花開向春園裏　春鳥常眠春樹頭

話說劉氏因恐跟前婢子將他的私情洩漏，就想出一條惡計策。想將兩個婢子也牽入轂中、叫他們一起混到其中來，諒他們就不敢再將私情洩漏出去，所以與王文商量，王文聽了這話，正合心懷，也就胆大妄爲的去將兩個婢子牽到轂中來，那兩個婢子原本下賤得很　因此各投所好，就造下一種大的罪惡出來。王文這時就肆無忌憚，日常潛踪在劉氏閨房內。比較碍眼的就是西樓的王氏二娘々，若說南樓，好來尙在維揚，不會得知，這且

按着不提，再說王文的妻子很是賢德，自上次痛哭流涕的勸了王文以後，本打算他能就此回頭，誰知王文怙惡不悛，聽了他妻子一番苦勸，反惱羞成怒，說出許多不講情理的話出來，徐氏曉得他丈夫已如着了魔一樣，諒非一番言語可以將他勸得回頭，非要到那時後悔不及之時，才能醒悟，勸他不醒，也沒有法子可想。只得聽其所然。恐怕愈勸他就愈僵，到反是不妙，因此以後就不甚勸他，就這樣不多幾時王文忽吐起紅來了。徐氏因爲是自己的丈夫，又在勸他，誰知王文仍是不聽，反將徐氏大罵一陣，說道：「這吐紅又有什麽不妙，我記得從前也曾吐過紅的，後來我稍々的養息了幾天，還不就好了？你若想以此要阻我不到東牆去，那是萬萬不能的，勸你乘早打斷這個妄念。你想你的人品那一件及得劉氏？莫說及不得劉氏，就是劉氏跟前的婢子你也及不上，我的魂魄已落在他那裏了，你想我如何不去？所以勸你日後再莫提起勸我不到東牆去的話。若再提起你不啻就是我的仇人，若是絮絮不斷的說，你就試試我的威看?!」徐氏聽了這番話，眞是氣得甚麽似的。他沒有別樣辦法，只得背着人傷心痛哭一陣罷了，王文那裏肯聽徐氏的話，吐紅雖吐紅，到東牆去仍然到東牆去，後來那個吐紅的病，格外利害了，終日的喘咳，王文不得已只得歇在書房裏幾天。原來自從絕他妻子苦勸以後，即將他妻子視爲仇人。依然晚上在花園內渡牆到劉氏那裏去，白日回到家裏歇在書房內睡覺養息精神。與徐氏不甚交言徐氏因勸他不回頭，也只得由他去，這回因王文的病重了，總不免有點夫婦之情，遂到書房內觀看王文，又想規勸他一番；走進書房內，便聽王文一人睡在床上自言自語的，徐氏就站住脚步細聽。心想怎的一個人，也在這裏講起話來了？莫非這幾天不曾到東牆去，心中就想癡了麽？不然如何一個人睡在這裏，就會講起話來。但不知他說些什麽，且待我聽聽看，只聽王文說道：「世嫂呀，我與你這個露水姻緣，雖只才兩個月，但是只怕今世是脫不開了，我們的恩重似山，情深似海，欲待娶你回家，你又是有夫之婦，這件事情，終怕辦不到，只能是短頭夫妻，只怕南樓兄一回，我們的恩情就沒有這麽甜蜜了。好在南樓兄這時還遠在維揚，暫時還不會回

來，我們尚有個眼前快樂可圖，最可恨的是王氏二娘娘，好比是眼中之釘，他是常在家中的，萬一被他曉得，這事是非同小可的，府上除了他，其餘的人都好打發，只要預備銀子就是了，就是南樓兄回家他也不常在家，我們的事他也未必曉得，府上的人還有誰人敢對他講麼？因此細想起來到也不得我們的事，現在最可怕的就是王氏二娘々，不是學生的心腸惡，總巴望他早染重病把命傷，那個才能如得我們的心願。」徐氏聽到這裏，才知是在夢中，說的夢話，這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但在這上頭就看得出他的心術很是不正，想那南樓與他是同窗好友，可忍做出這個事來？還要講什麼天長地久，想那王氏二娘娘是何等賢淑的人，偏要看作他是眼中釘，還要巴望他得病到黃泉，哼！上天會如你們的心願麼？照這樣看來，勸也勸他不回頭了，看他此時正在好夢、方圓，我也不便驚動他，遂回到自己房內，獨自傷心啜泣。忽報他的父親來了；原來他的母親早亡，尚有父親存着，年已六旬以外，在家無甚事做，教了幾個學生消遣；他的父親名叫徐謙，也是讀書的人；徐氏聽說老父到來了，連忙拭去了眼淚，強自作了歡顏，走出來迎接，到了廳上只見父親已在廳上坐着了，遂忙走到他父親面前作了一個揖，道了一句萬福，徐謙道：「女兒，爲父近日已一兩個月不曾到來看你，想是還好，怎的臉上瘦了許多？」徐氏道：「女兒近日因爲心中憂愁，想是因此人就瘦了，不知父親近日身體還好麼？」徐謙道：「我倒還好，日前我因爲聽說賢婿現在紅病復發、因此心中不放心，所以來看看他，不知近日病體可曾好點麼？他此時在何處？」徐氏道：「多謝父親垂念，他此時正在書房內睡着，紅病確是復發，但其中尚有一段緣故，請父親到內堂去坐，容女兒將細情，稟給父親細聽。」徐謙道：「女兒如此，待爲父到裏堂去坐罷。」遂站起身來拿了拐杖，同徐氏來到內堂，在上邊坐了，徐氏在旁坐下，吩咐丫環送上茶來，丫環翠絹拿上茶來，放在徐謙面前，一盃放在徐氏面前；徐氏吩咐丫頭站在一旁，然候將細情告訴給他父親道：「父親呀！你不曉得你的女婿，現在的情形又與從前不同了，從前不過眠花宿柳，走的地方，是秦樓楚舘，現在是大不同了，日常在牆頭上

出入，與刁府的大娘娘有了奸情，到如今已有三個月了，不會踏進女兒的房門內過；不但與刁府的大娘娘戀奸並且與幾個丫頭也混在一起，天色旁晚就從牆上過去，到次日旭日初升的時候才回家來，在這三個月內，沒有間斷因此紅病復發，女兒勸他，不料反給奚落一番。」徐謙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刁家是那個刁家？」徐氏道：「提起這刁家來，不是尋常之家，在襄陽地方，赫赫有名的，「刁南樓」三字誰人不知，乃是有名的豪富，就在我們宅後花園的隔壁，所以他就在牆上爬來爬去，只怕將來難免要遭禍殃，因爲刁家是豪富之家，常說的財能通天，況且南樓性情剛強，而且自古以來，奸情勾膽的事情，那裏有一次是有好結局的？所以女兒近來的心中十分憂悶。」徐謙道：「既是如此，終要將他勸得回頭才是，如此你去將他叫來，待我解勸他一番，並警戒他幾句，看他如何。倘能回心轉意，你們仍然是一對好夫妻，若能用心上進，與祖宗爭光，我就放心了。」徐氏道：「如此。待女兒叫丫頭去請他來，待父親好勸勸他。」遂吩咐丫頭翠絹，到書房內去請相公到來，丫頭答應一聲去了。且說翠絹丫頭，來到王文書房內，只聽王文尙在自言自語的，翠娟不知他是在說夢話，在床跟前遇喊了幾聲相公，王文仍在夢中，不會聽見，翠娟將他推了一把，王文才醒過來，一把將翠娟抱住，口稱世嫂，就勾住翠娟的頸子要親嘴，翠娟道：「啊！相公如此成什麼樣子！快些放手！不是世嫂是婢子哩！」王文聽了才放下手來啐了一口：「呸！原來是你個臭花娘麽！怎的來驚醒了我的好夢，還不替我滾去麽！」翠娟道：「婢子到來，是奉娘娘之命，請相公出去一下，因徐老爺來了，此時在內堂前等候相公。」王文道：「如此曉得了。你先去罷。說我隨後即到。」翠娟答應一聲去了。王文無奈只得出了書房，來到內堂，只見妻子與岳父俱在，上前一步，到了岳父面前行禮道：「岳父在上，小婿行禮了！」徐謙站紀身來，答了一個半禮。說道：「賢婿不必多禮。請坐了罷！」王文道：「岳父在此。小婿那有坐座。」徐謙道：「只管請坐吧。」王文道：「如此小婿告坐。」說着就在旁邊坐下。說道：「岳父近來一向可好麽？」徐謙道：「到還

平安。」王文回頭道：「翠娟何在？」翠娟道：「婢子在這裏。」王文道：「老相公在這裏，可曾吩咐廚下預備點心酒菜麼？」翠娟道：「婢子曉得。」就去預備了，徐謙道：「賢婿，這個到可不必，老夫今日到來，一則因聞得賢婿紅病復發。二則還有幾句不中聽的話，要向賢婿細說，這點心酒菜，到可不必預備。」王文道：「老岳難得到來。這一點點禮當要預備的，老岳有話，只管吩咐，小婿洗耳恭聽就是了。」徐謙道：「賢婿你且聽了；你家與我家都是詩書之家，古人有言：「髮膚受之父母遺體，不敢有毀。」你讀書之人，應當曉得，聞你近來，不知讀書，獨好攀花折柳，這種事情，極不是讀書人應做的。一則毀傷身體二則有損仁德，常說的「萬惡淫爲首」所以這件事情，你要切記着趕快回頭，讀書之人應當用功上進才是道理，你何得如此妄爲，現在有了這樣吐紅的病，格外要當心，須提防成了癆症，豈不誤了輕年大才麼！因此我要勸賢婿快快回頭，還是把詩書來用功，將來獨占鰲頭替祖爭光，爲國家建功，留名後世。豈不是好！」王文道：「老岳不要聽別人的閑言閑語，小婿近來連大門也不出，終日在書房內用功，正如岳父所言，要巴望有個上進之日，雖不望名留青史，也巴望替祖爭光，爲國建功，有個封妻蔭子之日。」徐謙聽了王文一番言語，句句都是謊言欺人之談，不覺冷笑了一聲說道：「哈哈！賢婿。我曉得你近來大門雖不出，不過從牆上進出罷了，只要在牆上進出，自然就不用從大門進出了！」王文聽了這句話，直比打他還利害，只是仍然不承認。厚着一張臉說道：「老岳這話又不知從何說起，小婿近來日常在書房中埋頭用功，不是做詩，就是作賦，常常二更燈火五更鷄，那裏會有這等事！老岳快不要聽人家的閑言。」徐謙道：「賢婿，書讀了有何益？還是吹吹簫彈彈琴，來得好哇！」王文被他這一番言語，竟說得無言可說，心中細思想；不道這件事情到被他探聽得如此實在，我想這個老賊會曉得如此仔細，一定是自己這個臭婆娘說的，且待老賊回家去了，我今天必要與他鬧氣一番，以洩我現時受的氣！心中想到這裏，面上就露出不快之色，這時徐謙倒露出笑臉來說道：「賢婿，這是老夫失言之談，不可見怪，正所謂

甜言症也，苦言藥也改之爲貴。」王文道：「老岳，小婿種種領教，倘或不改，罰小婿一刀兩段可也！」徐謙道：「賢婿，這個言重了！」正在談着，廚房內酒菜點心業已齊備，早有小使家丁等人，將桌椅放好，徐氏道：「父親，請來用些點心罷！倌人上來作陪！」王文道：「這個當然的。」徐謙道：「女兒何必如此費功夫，我的肚中，到還不飢餓呢！」王文道：「老岳在此不必客氣，請來隨便用一些罷，也沒預備什麽細點。」徐謙道：「這個已是很好了，賢婿也請來坐罷。」王文道：「曉得。」二人都起身到桌前去坐下，徐謙在上首坐了，王文在下首了徐謙道：「女兒也來坐罷！」徐氏道：「父親先吃女兒就來了。」徐氏將一切安排好了，也就到桌旁去坐下，父女翁婿三人就在一桌坐下，桌上安放的雖然是一餐便點，却也是珍香美味，各人都用了一點王文道：「老岳，這是紅燒蹄子，請用一點。」徐謙道：「賢婿，爲岳父對於這些東西，已久不下嚥，耳聾目花，髮落齒搖，行動不便，這個時候已是去日多，來日少，好比是風中殘燭，更無子孫傳後，有朝一日無常到，萬事俱空，賢婿！你今値年富力強，還要想榮宗耀祖，替門庭爭光！不是爲岳父的歡喜說話嘮叨，只因翁婿關心骨肉，你將來能得了一官半職，爲岳父的也是面上光輝。」徐謙說了這番話，王文早已聽得不耐煩，口中雖然答應，耳朵眼睛却管着別處，徐氏早已看出王文的意思，說道：「相公，父親說的這些話，都是金石之言，爲何竟當着耳邊之風？」王文道：「世嫂，學生在這裏聽哩！」徐氏道：「相公，座中只有三個人，何處有個世嫂？」王文吓了一跳道：「啊喲！怎麽我已說起醉話來了，想是已有了醉意」。說着回頭向外看，道說：「你看太陽已照到東牆下去了，天上的蔴雀已皆歸巢了！」徐氏看了滿心不悅，徐謙道：「這叫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女兒。天色已快晚了，我要去了，免得我這個厭物在此嘮叨，碍他不得自由」。徐氏道：「想他是醉了！父親不要睬他，就是天色晚了亦不妨，可差王興送父親回去，萬一遲了就在這裏耽擱一夜也不妨。」徐謙道：「我一定要回去的，因爲家中無人。」王文道：「岳父是古道人，不可屈留，我

因爲這幾天有些賤恙不時要發作，所以不能在此久坐，久坐了就要腰酸，因此要失陪了，老岳不要見氣！」徐謙道：「賢壻。」王文又把頭回過來說道：「岳父還有什麼吩咐？」徐謙道：「我的話俱是金石之言，應該牢記在心，極早回頭才是！」王文道：「這番我已聽淸了，不必再多囑咐，你是外堂父母也不必多管我許多閑事，我情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徐謙聽了這話，幾乎氣得昏了過去，旁邊徐氏怕老父要氣壞了，連忙接口道：「父親，莫聽他的胡言，想他是醉了。」忙喊家丁王順：「你將相公送到書房中去安睡罷。」王順答應一聲：「曉得。」走了過來，王文自己站起身自言自語的道：「誰要人送，我自己不會走麼！」竟自走向書房中去了，徐謙氣得皺了眉頭看着他，說道：「這樣看來，王文已如朽木之不可雕，眞是下流東西，不可收拾了！」又對着徐氏道：「女兒呀，看他如此下去，終難免大禍臨頭，常說的近色終近殺，只怕你們夫婦難到白頭，我在當初怎知道他是如此一個不長進的東西！到如今懊悔是來不及了！」徐氏道：「如此看來，勸是勸不回頭的了，不知女兒的終身如何了局？」徐謙道：「照爲父看來，你只有好好的敎養外孫，巴望他日後能成大器，餘外就是要克勤克儉，把守門庭，如此才可日後有個希望，這個總要靠自己當心了！」徐謙道：「父親吩咐，女兒謹謹遵守，只怕女掌男權總非易事。」徐謙道：「事已如此，只好放着慢慢的過了。」徐謙拭了眼淚，又道：「女兒，我來了多時，尙沒有看見外孫，可將他抱出來給爲父看看。」徐謙道：「女兒也忘記了，還不曾將官官抱出來拜見外公。」遂吩咐翠娟丫頭：「到裡面去將官官抱出來！」丫頭答應一聲進去了，過不多時，抱了孩子出來，徐氏接抱過來，送到徐謙面前，放了下來；孩子在地上，亂蹦亂跳的喜歡，徐氏扶住他對着徐謙道：「官官拜見你的外祖父！」那孩子很是聰明，就舉了小手向徐謙作揖，徐謙接住孩子的手，微笑說道：「官寶外孫，你日後長大起來要學至誠君子。勤儉讀書，不要學你的父親戀色貪花一般的不正經。」那官寶望着徐謙笑々，又回向他的母親笑々。」徐氏一肚的憂愁，此時看見孩子就放出笑容來。向徐謙道：「父親明知相法

，看々外孫的相貌可好？」徐謙道：「講到「相法」二字，爲父雖知一二，但近來目力不濟了。」徐氏道：「父親，只要約略看々就是了。」徐氏命丫鬟去點了一枝紅燭來。丫頭答應一聲，就去點了一枝紅燭來，徐謙執了燭，命徐氏將孩子抱了，徐謙就着燭光將孩子細看：只見生得眉清目秀，神氣清爽，說道：「女兒，外孫的相貌很好，很是聰明伶俐，又無闗煞，自易長成，只有一層左顴高，右顴削，只怕父宮面上有刑尅。」徐氏聽了這句話，不覺又觸動了心機，悽然落下眼淚說道：「父親此話誠然？」徐謙拿過燭光。向徐氏道：「女兒不必傷慘，爲父是依相書而言，恐怕未必就是如此。」你道徐氏爲何悽慘？原來王文待妻子雖然刻薄，徐氏待王文心中尙有一番惻隱之心，所以提起孩子相上尅父，就刺動他的心機，因此心中傷悲，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徐謙正在向徐氏說話，只見王順到來。徐氏問道：「王順你送相公到書房內，相公可曾睡麽？」王順道：「相公到了書房內，看他一無醉意，也無病狀，更無惡劣情緒，竟重新換了新衣，依舊爬過東牆去了。我問他怎的爬到人家花園內去做什麽？他就抓了一個錐鑽拳頭，揚着說道：「你敢說麽！若再多言或去告訴大娘，我就這樣打死你個狗種！」因此我即不敢多言，只得回了進來，他見我回進來即爬下東牆去了。」徐氏聽了立刻落下眼淚，徐謙聽了這話，將手中執的拐杖在地上擊碰一下，長歎一聲道：「若照這樣看來，王文眞是惡貫滿盈！女兒看來事已如此，依我的主見，將那班婦女丫鬟們都打發去吧，只留老僕在家照管家務，以及納稅收租，家中開門七件之事倒要你自己當心了，將一份家產好好保守住，常說的「留得靑山在，不愁沒柴燒。」女兒吓，爲父的叮囑，你要好好記住才是，因事到如此也沒有法子可想，你還是耐心一點罷！我要去了。」徐氏道：「父親吃過晚膳再去。」徐謙道：「我已氣飽了，那裡還吃得下飯！改日再來看你罷。」徐氏見留他不住，只得吩咐着頭王興扶送老相公回去，王興答應一聲，去點過一隻燈籠來，在前領路，扶送他父親到廳外，因爲手中抱着孩子天色晚了，不便出外，因此送到廳外就止步道：「父親走好了！」徐謙道：「女兒，你進去罷，爲父的好走

。」徐氏道：「父親沒事常常來看你的苦命女兒！」徐謙心裡很是悽慘，聽了這句話，陡然咽住喉。半晌說不出話來，強自忍住淚。嗚咽說道：「女兒，你進去罷，爲父的有暇自然會來看你。」徐氏又抱着孩子道：「倌倌外孫不送公公了，公公走好了，沒事常來看々外孫！」徐謙道：「女兒，你抱着孩子進去罷。此時晚了，不要吹了風受凉，爲父的去了！」說着就逕自去了，待已走得遠處，徐氏才抱着孩子含淚轉身進內。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回　賞端節劉氏殘粧　洩春光二娘送符

引曰　鴛鴦夢正酣　單裳不覺寒　綠衣催醒　日色映欄杆

詩曰　半窗殘夢榴花泣　一扇輕風替自求　從此雲翹翻早起　怕多愁來徧多愁

話說徐氏回屋後，命家丁小使將吃剩的酒茶等收拾下去，自己到了閨房內不由的一陣悽然，眼淚滿面，那孩子彷彿也懂得人事了，看見他母親哭，不覺也哭鬧起來了，還是乳媽過來，將徐氏勸住了。徐氏心中終是憂悶不樂，這且按着慢表。再說王文仍然幹他的不正經。自那天爬牆過去，忽々的又過了兩天，這日正是端陽佳節；原來王文往常是晚來曉往，日子久了，近來却是有時在劉氏房中要睡到日午的時候才過牆去，這天因是端陽，劉氏留他在房中賞節，所以睡到日上三竿之時，丫鬟才叩開房門，請他們兩人起來，淨過了面，稍々用了一些應景點心，各人吃了一些粽子，片刻日午了，外面已送進酒宴來，這個酒宴是劉氏隔夜點了的，因爲房內人頭不多，老爺又不在家，房裏頭又只有四個婢子，所以不用多菜，只點了幾味精美珍貴的並應景的菜；其實就這幾樣的精饌，他的價値要高過尋常全席的價値十倍不止，這是劉氏點了款待王文的，以備他二人可以在閨

內房賞節。丫鬟等酒宴放到閨房內，王文與劉氏對面坐下，王文一面飲酒，一面只是向劉氏細看，劉氏道：「我與叔々早晚相聚一起，已魚水多時，爲何只管相窺，莫非還認不得奴家麽？」王文道：「認是認得的，因爲世嫂臉上今日有看不盡的好處，所以我就多看々。」劉氏道：「叔々，我與你，相聚多時，一向不曾看出有何好處，因何今日到看出好處來，不知好處在那裏？」王文道：「世嫂，這個好處，却是學生與世嫂在一起以來沒有有過的。」劉氏道：「如此，你就快些說出來吧。」王文道：「說出來到不甚稀罕。我說的好處乃是世嫂的殘粧未理，蓬髮婆娑，珠彩鳳釵將墮，一線青絲壓翠娥，此時尚存新睡態，想是昨夜不曾睡在枕頭上的。」劉氏道：「何以見得？」王文道：「桃顋上輕印的席紋還很多呢！」劉氏聽畢，啐了他一口道：「這有什麽好處！」王文道：「學生心中自覺生妙處，世嫂不信，不妨拿鏡子來自己照々看，面白不必經粉撲，唇紅不勞用脂塗，天然的柳眉無須描，輕飄的鳳眼似秋波，晚霞曉月調爲粉，爭妍紅白嫩飢膚，雖有傳神名工筆，難畫楊妃醉後圖，這個固然妙了，更兼身上穿的衣服，就益發好看了！有這樣許多妙處那得不好？」劉氏道：「叔々，這到蒙你謬讚了！」王文道：「誰人來讚你，是當眞的哩！」說着又將手中執的金扇在劉氏肩上輕々的拍了幾下，劉氏道：「叔々，這又做什麽？」王文道：「世嫂，你好有一比。」劉氏道：「奴家好一比什麽？」王文道：「好一比是隻大肥羊。」劉氏道：「怎的叔々竟把奴家比起畜牲來了？」王文道：「不是這樣講，因爲世嫂長得白々胖々的，那個羊不是也生得白々胖々麽！」旁邊的玉蘭丫頭道：「如此說來，那肥羊倒被犬嘗了去了！」王文道：「看不出你這個小丫頭，說出話來，倒是唇槍舌劍，怎的將我竟比起犬來了？」玉蘭丫頭道：「婢子是替大娘々說的。」說着就將手中執着的一枝珠蘭花向王文面前擲去，王文伸手接住了，就藏到袖底裏去，劉氏道：「這個殘花要他何用？」王文道：「學生若把殘花棄，便是無情薄意郎。」劉氏道：「叔々呀，蒙你一片多情話，只怕口中如此，心內不是這樣！」王文道：「學生與世嫂兩人頭可斷，恩不可忘，但願生々

世々結成雙，比翼鳥棲連理枝，鴛鴦墳上葬鴛鴦！」劉氏道：「只怕不能彀罷！」王文道：「如何不能彀。只要你不負我，我不負你，自然能白頭偕到老。」劉氏道：「我是不負你的，只怕你要負我的！」王文道：「世嫂，學生日後若有負了你，一定沒有好結果，必定要綁了赴法場上去的。」劉氏道：「啊喲！叔々，奴是與你說了取笑的，怎麽竟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來了！」王文道：「世嫂若還不相信，學生再設一個誓：若要負了世嫂，就一刀兩段！」劉氏聽了着急道：「怎麽叔々還說出這不吉利的話來？這些話以後再也不許說了！」原來王文說的話，就是說中他後來的兆頭。王文道：「只要世嫂相信，我便不說了。」劉氏道：「如比飲一盃罷！」王文即乾了一盃，玉蘭替他斟了一盃，王文舉盃向劉氏道：「世嫂也乾一盃。」劉氏遂也乾了一盃。二人你酬我勸，很是熱鬧，這且不提，再說西樓上的二娘々，爲人很是賢德，自從南樓出外以後，倏忽三月有餘，刻々在念。她治家有條，領帶孩子很是小心，今日是端陽佳節，做有五毒靈符，因此送靈符到大娘々劉氏東樓來，便吩咐了丫鬟青蓮將信々看好了，即轉灣抹角走向東樓而來，到了樓下，輕々走上梯去，只見樓上人聲寂然，也不見丫鬟等在樓上，無人通報，就逕向劉氏閨房中來，只見劉氏的房門緊閉着，聽得裏面的喧笑之聲很熱鬧，二娘々心內奇怪，不知大娘々房內那裏來的這許多人，就是有親戚到來我也該曉得，況且也從來沒有如此聲喧的，再一細聽，裏面還有男子聲音，心中遂更奇怪了，萬無男子親戚到內房的，裏頭怕的有玄機，不如不進去的好，遂即退了回來，仍走下樓梯去，却巧正値春蘭上樓，看見二娘々很匆促的下樓來，不覺吃了一驚，曉得有三分不對，連忙高叫了一聲：「二娘々爲何上樓不到大娘々房中去却又回下樓來？」二娘々連忙把手搖，叫他不要開口，春蘭丫頭恐怕洩了機事非同小可，遂又高聲叫道：「大娘々，二娘々來了！」劉氏在房內聽了這聲喊，不覺吃了一驚，連忙放下盃子趕出房外來，見二娘々在樓梯底下，便也走到樓下，說道：「二娘々既然到來爲何不到樓上來？」二娘々道：「不要了，就在這裏坐一下罷，因孩子睡着恐怕少時醒來，他

要我的。」大娘々道：「原來如此，這樣就在此處坐下來罷。」二人遂在樓下客座上分左右坐下，劉氏問道：「二娘々手中拿的包內是什麽東西？」二娘々道：「大娘々，這是每年做慣的一點規矩，包內是我做的絨花並五毒靈符，所以特送來與大娘々的。」劉氏一面吩咐春蘭去獻茶來，一面接過二娘々手中的包打開來看時，裏面的靈符是用彩絨繡成的，眞是式樣玲瓏奇巧，另有彩絨紮成的各樣絨花，也有紮成龍舟的，也有紮成老虎的，也有紮成蜈蚣的。也有紮成三隻脚蝦蟆的，也有蝙蝠的，也有蜘蛛的，眞是無不玲瓏奇巧，劉氏看了連聲稱讚，春蘭這時送了茶來，劉氏又吩咐他去到樓上，拿一盆水菓，餘外拿一疋鐵線紗子下來，是送與二娘々的，春蘭答應一聲去了，二娘々道：「大娘々不必去拿東西下來了，我要去了，遲了恐怕孩子要醒過來了。」劉氏道：「也沒甚東西給你，不過去拿些水菓給孩子吃。」春蘭去不多時，已將鐵線銀紗，並水菓等物拿來，放在大娘々面前說道：「大娘々禮物在這裏。」劉氏接過來，拿了送與二娘々，說道：「這個枇杷，梅子，嫩藕，荸薺，桃子，甘蔗共六色，是給孩子吃的，這疋鐵線銀紗，是送給二娘々做件衣裳穿的。」二娘々道：「這多謝大娘々，如此我就要告辭了！」劉氏道：「二娘々既怕孩子睡醒了要找你，我就不留你了。」遂吩咐春蘭將禮物拿了送二娘々回西樓去，春蘭答應一聲就將禮物拿了。二娘々起身告辭，劉氏也起身送了幾步，才回上東樓去。你道劉氏今日款待二娘々爲何這般好，原來也有意思，恐怕南樓回來要告訴南樓一些不利的話，今日送許多東西與他，是甜他的意思，即使被他曉得了，也叫他在南樓面前不好開口，所以才做出這番假恭敬，假客氣的稱讚的樣子來。不提春蘭送二娘々到西樓去，再說劉氏回到東樓進了閨房，王文很驚懼畏縮的問道：「世嫂，二娘々去了麽？幾乎將學生嚇死了！」劉氏道：「已去了。」王文道：「他會說什麽嗎？」劉氏道：「不會說什麽。」王文道：「這樣看來，怕的二娘々未必能曉得學生在這裡。」正說着春蘭已回來了，在旁道：「王相公，恐怕二娘々有點知曉呢！」王文道：「姐々這話會眞嗎？」春蘭道：「因我方才上樓的時節，二娘々正

下樓梯，看他快步似飛，很是急迫的樣子，因此我就叫他一聲，他只是搖手叫我不要作聲，我看他這個樣子，很是不妙，所以我才喊大娘々下樓，你看他這樣情形，大概都有點得知了。」王文道：「照姐々這樣說來，這個事情怕的一定給他得知了，給他得知不要緊，只怕難免是非一大場，他日刁南樓回家轉，難免就要生是非，到了那個時候，就性命交關，只怕世嫂與四個姐々大家都要死在刀口之下，學生麼無非要去吃官司。」劉氏道：「這個便如何是好？」王文道：「也沒有法子可想。」說着就低頭垂手，緊鎖雙眉，在房中踱來踱去躊躇不已，正在說着，只見夏蘭丫頭氣急喘噓的跑進來，劉氏看了這樣子不知有什麼事，向夏蘭問道：「你爲什麼事，這樣氣喘喘的跑來，想是有什麼事情？」夏蘭道：「我因有事情要來告訴大娘々，好叫大娘々防備！防備！」劉氏道：「是什麼事？」夏蘭道：「方才二娘々看見我，問我大娘々房中那裡來的男客？」劉氏聽了吃驚道：「你怎樣對他講的？」夏蘭道：「婢子因無話對他講，只得對他說是娘々的表弟。」劉氏道：「啊喲！這樣一說反被你說穿了，因我獨沒有表弟，這事情不知如何是好！」王文道：「完了！完了！學生就要告辭了！」劉氏此刻心膽皆碎，連忙立起身來，一把抓住王文道：「叔々，現在事情弄糟了，這時你如何就能去？」王文道：「世嫂，你要我在這裡有何用處？」劉氏道：「叔々，此刻事已如此，我們要大家想々主意，商量商量才是。」王文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主意可想？想這個總怪幾個姐々不好，爲什麼不將外面的門關好了！」劉氏道：「不錯，眞是這許多賤人不好，爲什麼不小心哩！」說到此處不由的眼淚鼻涕都落了下來，長歎一聲道：「天哪！這叫做無遠慮有近憂，只怕禍事要臨頭了，這便如何是好！」王文道：「這個叫學生也沒有主意。」四個丫頭也都嚇得面有憂色，各人皆面面相覷，玉蘭丫頭到想出一個主意來，向劉氏王文道：「現在丫頭到有個主意在此，常說的一不做二不休，在婢子的主見，到不如買點砒霜將他毒死便可滅口，却巧今天是端陽佳節，明日還好請二娘來補賞佳景，待婢子來做幾個饅頭，就將砒霜放在饅頭內，給二娘々吃了，豈不是就將二娘々

毒死了?!這個事情諒來即不碍了，婢子這個主意，不知大娘々與王相公心中以為如何？」王文道：「這個更是東瓜纏到茄子裡去了，怕的使不得的，這個事情不做，我王相公最多只有官司吃，若是做了，只怕我王相公也要同你們一齊將頭顱送到刀底下去了，這個事情你們做我王相公不做的，世嫂不用拖住我了，我要去了！」劉氏道：「我看這個事情確也是太毒手了！」玉蘭道：「大娘々，王相公，你們那曾曉得，非要待婢子將這當中的理由說了出來，你就相信了。」王文道：「那麽你就說出來聽々看。」玉蘭道：「王相公你說若不做這事，就沒有性命之憂，在婢子看來，恐怕也難免同婢子等將頭顱一齊送到那斷頭臺上去，因為大爺回來，二娘々一定是要將這事告訴大爺的，大爺豈能獨饒了你？所以我告訴你還是依了我的計策為好，常說的人無害虎之心，虎有害人之意，恐怕王相公到有此想，二娘々却無此想哩！」王文細々的聽了，點頭道：「聽你說來到亦有理，不知應當如何？」劉氏道：「這到很是，如此就依了婢子的計策罷！」王文點頭擺腦的在房中兩頭來去踱了幾次，忽然對玉蘭發言道：「姐々你的計策雖是；但是在學生看來還有許多的不妙。這個計策却是行不得！」劉氏聽了吃驚道：「叔々此話怎講？玉蘭說的這個計策，在我心中看來也是很好的，為何方才你點頭說好，這時又說不好了，莫非這裡頭可有什麽不妥的地方麽？」王文道：「不錯。」劉氏道：「這便如何是好，叔々須重想個萬妥的計策出來才好。」王文道：「若在往常或是別些事情，我到有法子可想，怎奈此時到反不如玉蘭了頭能想出這個主意來，果然是千妥萬妥的妙計，將來大事無碍自然還要大々的賞他，不過這裡頭我思想起來有點不妥當。」劉氏道：「叔々，怎的你這時講話，竟沒有頭腦了，又說是萬妥之計，既是稱為萬妥之計，怎麽其中又會有什麽不妥哩？」王文道：「世嫂，不是這樣講的，我說的萬妥之計，因為計是萬妥的，除此別無第二個像這樣萬妥的計，不過是其中的佈置有些不妥罷了，照玉蘭姐々的意思，是用砒霜放在饅頭裡，這個很不妙，砒霜是萬々用不得的。」劉氏道：「這計策最主要的就是用毒藥的一點功用，若是不用毒藥，難道明日請二

娘々來吃幾個很尋常的饅頭，就能止住他不講麼！怕的只憑幾個很尋常的饅頭是彌蓋不去這個事情的，在我看來還非要用這味藥不可，莫非叔々此時已被嚇得心地糊塗了，所以說出話來，竟像失了知覺一樣的！」王文道：「不是不是！學生雖然心中有幾分驚嚇，但心中尙淸切，正因爲我心中淸切，才想出這個意思來，若是我心中不淸切，就這樣糊々塗々做了出來，只怕不但不能將這事彌蓋得去，反要將事情鬧大了，那時只怕五個人做的事情十五個人的首級還不够殺，因爲各人的罪孽就格外重了！」劉氏聽得不耐道：「啊喲！你這時說話，怎的這般含々糊々的，既是你有見解何不快々的說出來，讓我們聽了好大家商量商量！」王文道：「世嫂聽了，待學生將這個見解說出來給你聽，你聽了就曉得我的見解不錯了，我的見解：這砒藥是用不得的，因爲服了砒毒的人，他的七竅就會流紅，這個流紅，就是服砒毒的鐵證，南樓回來，若是有點消息，追究起來，你想這個事情還得了麼！」劉氏道：「叔々，你的主見是不錯，但是事已如此，不這樣又如何有別樣法子可想？在奴家的意思到亦不妨，因爲這時南樓身在遠地，這是我們在家做的事，他身在遠處，如何就會曉得？」王文道：「世嫂這話又錯了！常說的：『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大凡無論什麼事情，自己不做則已，若是做了無有個人不知的，雖然南樓這時身在遠地，不知家中的事，難道不准他回來麼？人家告訴他了，莫說這樣大事情，外面有輿論，就是一點小事情，也是如此，不做則已，做了人家未必不曉得的。」劉氏道：「話雖如比，但做的這件事情，若是人家不曉得，如何就會講出去呢？想我們現在所定的計策，只有我們在此的患難同共的五個人曉得，就是家中還有些下人們，諒他們也不敢說。再則他們亦不得而知，就是得知了，我這裡有的是錢，常說的錢能通神，無有什麼事情，沒有錢買不通的，我只要用錢去買住他們不說就是了，叔々你只管放心就是了。」王文道：「世嫂此言雖是，錢雖然是好東西，沒有買不通的，但是只能一時，只能買得當時不說不能買得以後不說；只能買得他們在近處不說，不能買得他們在遠處不說，這個終是枉然的，雖然錢能通神，究竟還是

敵不過天下的公理，天下的公理，是萬般推移他不動的，所以世嫂的所言，在學生看來終覺有點不妥，現在學生到有一個見解在此，不如將砒藥改而不用，再拿鶴頂血來代用砒藥，那就萬無一失了，因為鶴頂血這樣東西，其毒能直奔心，就一點看不出破綻來。」劉氏道：「你的見解果然很高，如今就依你用鶴頂血罷。但是鶴頂血這樣東西，很不易辦。」王文道：「這到不妨我自有辦處，不過還有一樣，鶴頂血這樣東西，他是紅的，如將他放在饅頭的肉餡內，很是不妙，恐怕他為人細心，將饅頭咬將開來，見裡面的肉餡有異，就不肯下咽，恐怕因此反被他看出破綻來，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麼！」劉氏道：「叔々的思想很細心，那還要想出一個見解來才是。」王文道：「待學生來細々思想，或者不用饅頭，用別樣東西。」旁邊的玉蘭丫頭又插口道：「這個也很便當，何必要細々思想，只要將饅頭預先做好了。然後再將饅頭的皮子微々撥開一點，將鶴頂血放到皮子裡去，然後再拿來撥好，二娘々如何就會曉得！無論他再怎樣的細心，未必就能曉得。」王文歡喜道：「你這個姐々果然好主意，我雖然會讀過幾年書的人，種々還不及你，現在種々的好主意，都是你一個人想出來的，只怕後來禍事一旦發作，你這個姐々的主意就成大罪了！這些事情做出來，算你頭功，那個時候到了法場也是你趕頭刀！」玉蘭道：「婢子是為的你王相公，你怎麽的竟不識好歹替婢子說出這許多不吉利的話來呀？」王文道：「這是學生先替姐々發個利市。」玉蘭啐了他一口，王文道：「這樣說來學生就不說了。」劉氏道：「叔々現在我們別樣話少講，就照計行事罷，別樣不用你費心，那個鶴頂血要你去辦理。」王文道：「曉得！如此學生要去了。」劉氏道：「如今計策已想定了，我就不再留你，但不知今日去後幾時才回？」王文道：「今晚不會回，明天也不回，後天也沒有一定，大後天也不定。」劉氏聽到此處不覺落下眼淚，王文道：「世嫂為何又落下眼淚來了？」劉氏道：「奴家與你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你要過這許多日子不回，怎能叫奴家心中不傷心？」王文道：「這也沒有法子可想，適因這幾天我有些事情，過這幾天我就清閒。」說罷，替劉氏揩乾了眼

淚，與劉氏同玉蘭三個人一起下了東樓到花園裏，王文道：「你們在此等一會待我過牆去拿來鶴頂血交給你們，再回去。」說着，就爬過牆去，片刻又爬了過來，將鶴頂血遞給劉氏，劉氏拿來遞給玉蘭，叫他拿好了，王文道：「如此學生要去了，你們也回進去罷。」劉氏答應一聲：「曉得。」又道：「叔々走好！」王文道：「這到不用世嫂吩咐，這座園墻學生走得已熟極熟極了！」說罷了這話，回轉身去，爬上墻跳落到墻脚下，在下面說道：「世嫂，學生已到了這邊了，要進去了，你們也回進去罷！」劉氏答應一聲就與丫鬟玉走回進屋內，到東樓閨房內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驚惡兆柳亭餞別　叙離情東樓服毒

引曰　春夢轉　春事非　綠楊影裏鷓鴣啼

詩曰　且向風前勸酒巵　人生踪跡寄游絲　十年一覺揚州夢　羨煞尋春杜牧之

話說：不提劉氏與玉蘭丫頭送了王文回去，二人從花園內回到閨房的話，再說刁南樓與唐雲卿，及毛龍三人，在揚州躭擱在蘭花院內，因雲卿與飛龍三小姐成了鸞鳳之交，二人依依不捨分別，不覺忽忽的幾個月尚留戀在院子裏。南樓與芙蓉，毛龍與鳳珠，也各生情，所以都在院子裏躭擱了這許多時候。一日，南樓忽動鄉思，將歸念說與二人聽了，雲卿道：「大哥離家日久，果然是回去一趟的好，家中雖然有兩位嫂々照管家務，但總是婦流，只能照管內裏的事，不能照管外場的事，所以大哥極應當回去一趟，一則檢點家中，二則也看看兩位嫂々及侄兒，不知近來家中可好，今日縱大哥不言，小弟亦有此意，想再緩一日，就要催促大哥回家去看看，如此，我們明日預備替大哥送行。」南樓道：「我們是自己兄弟，何必拘這些俗套，這個可以不必了。」雲

卿道：「大哥此言雖是，但不過聊以盡意而已，藉以把盞一飲罷了；雖是自己兄弟又有何不可！」毛龍在旁道：「雲卿賢弟這話說得極是，正應當如此，大哥不必推辭，弟等本來還要留你幾天，再在此暢叙，只因大哥離家日久，一定歸心似箭，弟等因此不能再留，我們明日就在柳亭替大哥餞別罷。」雲卿道：「這到很好。」南樓見他們十分誠心，所以就不便再辭。且說到了次日，南樓吩咐刁平僱了船隻，先將行李搬下船去，刁平答應一聲去了，雲卿一早起來，就吩咐桂童去預備酒席，並預備湖艇一隻，以便遊覽湖景之用。桂童也答應一聲去了。毛龍便吩咐蒼頭毛福，去買路菜，以及送與南樓的禮物；龜婆與芙蓉以及鳳珠並飛龍小姐，都一早起身梳洗，也預備替南樓送行。不多時打發去的小使蒼頭都回來復命，這時各人已將早飯吃過，南樓坐了一會即預備下船，龜婆與芙蓉鳳珠都來替南樓送行。龜婆道：「刁大爺為何歸心似箭？再在此躭歇幾時再去又何妨？」南樓道：「只因離家日久，放心不下，所以急想回去，過了幾時自當再來相叙。」龜婆道：「既是如此，不便再留，只是此去路上保重，祝你一路順風到襄陽罷。」南樓道：「多承媽々好話。」龜婆道：「刁大爺，你到了襄陽若是有暇還要來的呀！」南樓道：「不用媽媽囑咐，自然會來的。」龜婆又對芙蓉道：「刁大爺在此待你很厚，不可忘了，你也要送刁大爺下船。」芙蓉道：「女兒曉得，已早預備了，鳳姐也要同去的。」龜婆道：「這個才是你們的道理。」南樓道：「媽媽不必再叫他二人送我下船了，就在這裏送行罷！」龜婆道：「刁大爺不必客氣，這是他們禮所應當的，怎能不送哩！」芙蓉與鳳珠也說道：「大爺起行我們是應當替大爺送行的大爺不必客氣！」雲卿道：「他們既這般真誠，大哥不必推却，有他們二人同去我們也熱鬧些。芙蓉姐姐與大哥的情義很深，諒想他一定都是要送大哥到船上的，大哥就是要阻止他，諒想也阻止不住的。」南樓道：「這樣，就同行罷。只是又要勞動他二人的駕了！」說着就拿過百兩銀子並金子百兩，向龜婆道：「媽媽，這些是送與芙蓉姐姐買些香粉用的。」龜婆笑出來道：「如何又要大爺花費這許多銀兩！南樓道：「這一些算不得什

麽。媽媽不要見笑，請收下了罷。」龜婆道：「如此就多謝大爺了，恕老身不能遠送，但不知大爺用轎子還是用馬？」南樓道：「我們兄弟三人只要用三匹良馬就是了，你兩個女兒要送我們到船上去，他們是婦流不便騎馬，可用兩乘轎子。」龜婆道：「曉得！如此，待我吩咐他們去預備來就是了。」遂轉身吩咐龜奴去預備，過不多時，龜奴回來道：「轎子與馬匹都已預備好了，此時都在院子外等候，請爺爺們，與姑娘們到外面乘坐罷！」龜婆道：「命他們在門外等着就是了。」南樓道：「媽媽，我們要動身了。請你與我轉致三小姐，說我不進內辭行了。」正說到這裏，只見李飛龍小姐自屏後飛步出來，口稱：「恩公，奴家只因在內梳粧，所以出來稍遲一點，還望恩公不要見罪！恩公此去路上要保重！」南樓道：「三姐，承你說的好話，我本來不想驚動你現在你出來了就很好，我要告辭了，你留步罷。」飛龍道：「二位姐姐都送你們到船上去，奴家也應當與恩公送行。」南樓道：「三姐姐，你不必了，我這時已急欲起行，外面的轎馬已預備，若是三姐要去，又非得要再去預備轎子，又要耽延時刻，況且三姐又是不甚出外的人，所以不用去了，你此時出外來送我，已是領情了，我們日後再見罷！」飛龍道：「恩公既是如此說法，奴家就不送了，但恩公去了就來。」南樓道：「三姐，我們再見吧。」說着就在屋裏一路出來，龜婆與飛龍也在後送了出來，到了外面院門外，芙蓉與鳳珠上了轎，雲卿毛龍南樓各上了馬匹，大家一聲再見就告別了，南樓吩咐轎子行在後面，南樓因是大哥，騎馬在前行，毛龍第二，雲卿第三，小使蒼頭跟隨在轎後，衆人一路前行而去，龜婆龜奴與飛龍小姐及丫鬟等，看着馬匹轎子去得遠了，才一起回進院內去，這且不提，再說南樓等一班人，向前行去一路上看看揚州的景緻，覺得揚州的地方，名不虛傳果然甚是繁華，風景也好，原來南樓等人，在揚州雖已幾月，却難得出外遊玩，在揚州幾個月，就在蘭花院內住上幾個月，所以直到此時才細細的看了一看揚州的景緻，這亦不在話下，且說南樓騎着馬匹行在前頭，走到中途之間，但見街上兩邊的店戶，開得密密層層的很是熱鬧，正在用目觀看，忽然鼻內聞到一陣花

粉的香味，到提上一件事情來了，因在離家的時候，劉氏大娘曾再三叮囑：叫在揚州，買些宮紛香珠帶回去，因爲這兩件東西，是揚州地方出名的東西，若不是這時聞到這一陣香味，幾乎將這件事忘去了，此時既然想起，勒住了馬頭，預備下馬到那邊舖子裡去，買些宮粉香珠，後面毛龍問道：「大哥爲何停馬？」南樓道：「賢弟，我預備到那邊舖子裡去買些宮粉香珠帶回襄陽去。」毛龍道：「這些小事何必要大哥去買，叫蒼頭毛福去買來就是了，我們只管前行。」南樓道：「這到也好，就在身上取出一些碎銀子。」付與毛福道：「你拿了這銀子到那邊舖子去買一串頂紅的香珠，餘外再買幾串雜色的，及上號宮粉幾盒，買過慢慢趕來就是了。」蒼頭毛福接過銀子答應一聲「是。」回轉身子就走向那邊舖子裡去買了，南樓仍放開馬頭向前行去，行來很快，不多幾時，已到河岸上，兄弟三人，各下了馬，二個姑娘也下了轎叫船人搭上跳板。雲卿道：「先讓二位姑娘上了船，然後我們再上船去。」南樓道：「賢弟此言甚是，如此，就請你們兩個姐姐先上船罷。」芙蓉與鳳珠二人說道：「還是大爺們先上船罷。」南樓道：「這個不用客氣，自然應你們先上船去，我們是男人家，走起來較爲便利，所以叫你們先行，這個先行慢行，也不必客氣，都是一樣的，你們就先上船罷。」芙蓉鳳珠二人聽了這話，才先上船去。南樓打發了轎馬去後，也與雲卿毛龍上了船，只見柳亭就在岸那邊，雲卿道：「大哥我們將船搖到岸那邊去，吩咐桂童再叫一隻艇子，將酒宴放到那邊柳亭內去。」毛龍道：「很好。」向南樓道：「大哥，你看那邊的柳亭很是幽雅清靜，四面雕欄紗窗，明亮潔淨，眞不愧是名勝之所，雅人遊憩之地，將酒宴放到亭內去飲到很好呢！」南樓道：「賢弟，那柳亭上風景雖好，怎奈愚兄這時已歸心似箭，無心再去遊覽這個亭子了，不如放着待愚兄再回揚州之時，我們再到亭中去一飲罷，今日就將酒席放在船上一飲罷，好是在此船中，望到那邊亭上去，也一覽無遺，我們雖不在亭上，也彷彿如在亭上一般，到免得多費手脚就延工夫，愚兄此意，不知二位賢弟以爲如何？」雲卿道：「大哥既是這般，弟等自然遵命，如此就在這裡船上飲罷。」毛

龍道：「雲弟說的此話很是。」雲卿又吩咐桂童去通知酒館內，將酒宴送到船上擺好，桂童答應一聲去了，去不多時，已跟着酒館內的酒宴一齊到來，就將酒宴放在船上，兄弟三人與芙蓉鳳珠五個人一齊分主賓坐下，南樓坐的首座，雲卿毛龍二人分左右坐了，芙蓉與鳳珠二人坐在一起，四個人皆把盞替南樓斟酒勸飲，南樓飲了次盃，也勸着四人各皆飲過幾盃，雲卿道常言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不知大哥此番回去，何日再到這裡來相聚？」南樓道：「愚兄回去把家務料理料理，不久就要回的。」雲卿道：「大哥常說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望兄速去速回，庶免離群之歎。」南樓道：「三弟，愚兄離去，尚有二弟在此，可以朝夕相陪。」毛龍道：「我亦托身客旅，不久亦欲暫回家去。」南樓道：「二弟，你如何也即欲回去？三弟在比雖有飛龍小姐作陪，但出遊無伴，未免減歡，在愚兄之見，想屈留三弟再在此躭歇幾時，俾三弟有所作伴，不至寂寞，等愚兄重來此處時，再與二弟送行，這便二全其美，愚兄此意，不知二弟以爲如何？」毛龍道：「大哥此意很好，如此小弟即遵命在此便了，只是大哥早些到來，免得我與三弟在此盼望。」南樓道：「愚兄曉得。」芙蓉與鳳珠也說道：「大爺你若遲來了，我們姐妹三人亦要盼望的。」南樓道：「多謝姐姐們的好意。」說到此處，大家又豪飲了幾盃，南樓心中很是歡樂，所似放量暢飲，接連喝下幾杯，對雲卿毛龍道：「二弟，三弟。我此次回去重來，必須出來多遊些日子，並須多帶金銀出來，可以在外用用，我知三弟此時已囊中羞澁了，他在家中帶出來的金銀大概已用盡老，我曉得他此時很少錢用，要想替飛龍小姐贖身，這時他心中正在躊躇着，他雖不說，我早已知道了，要想回荊州到家中去拿錢，又路途遙遠，所以尙留在院中，不忍即別下飛龍小姐。再則愚兄也想上京去捐個一官半職，使大家兄弟都有個出路。」雲卿道：「蒙大哥此意，就感激不盡了，就是三姐也當焚香禱祝，大哥若是要到京中捐職之事，大的官職是不能有把握，若說三四品的官職，包在小弟身上就是了。」南樓道：「賢弟，如此，就多謝你了。」說罷這話，又向芙蓉道：「蓉姐我若做官就來娶你，但不知你的意思以爲如何

？」芙蓉道：「大爺若能如此，奴家就感恩不盡了！」南樓道：「你肯從良，我們就以一言爲定。如此，就請鳳姐爲證。」鳳珠道：「大爺之命，自當遵從。」正說着毛福到來，呈上香珠宮粉，並餘下的銀子，都遞與南樓，說道：「內中有一串香珠是頂紅的。」南樓道：「曉得！這到勞動你了。」毛福道：「大爺好說。」你道南樓買香珠何以要買一串頂紅的？因爲曉得劉氏大娘々最好濃粧，所以買一串頂紅的，曉得二娘娘歡喜素雅，所以也有其他香珠。閑話不言，再說南樓接下毛福買的宮粉香珠就吩咐刁平拿去放好了，又吩咐刁平在箱子裡拿兩錠金子來，刁平答應一聲過去，不多時拿來兩枚金錠遞給南樓，南樓接了，送一錠給芙蓉，一錠給鳳珠，二人道：「如何又要大爺的厚贈？」南樓道：「只管收下吧，這一點々本來算不什麼，似因爲客中無美物，算是聊表微忱而已，只是不要嫌少。」二人道：「大爺好說，如此，多謝大爺！」芙蓉道：「這錠金子，我拿去打一副金鐲戴在手上。」南樓道：「蓉姐這個倒很是情深。」又向雲卿，毛龍二人道：「我們如此飲酒，終覺還飲得不暢，何不想些別樣佐酒的法子？」毛龍道：「大哥此言說得有理，現在小弟到有一個佐酒的法子在這裡。何不將前人的歌曲，大家來拍板酬唱以下酒，不知大哥的意中以爲如何？」南樓道：「這個雖然也沒有不好，但是愚兄從來不曉得詩歌，如何？」雲卿道：「這到不妨，只要大哥隨便唸幾句就是了。」南樓道：「我不懂得，叫我唸些什麼？」雲卿道：「大哥隨便想想看就是，想得出什麼，就唸什麼。」南樓約略思想了一下，忽哈哈笑道：「有了！有了！我記得內人的內壁上有一幅單條，上面有幾句詩，這幾句詩到還記得，何不待我就將他說出了罷！那詩句是：「辭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瀟湘月，愁聽淸猿夢更長。」雲卿聽畢後說道：「大哥說的這詩眞如知我二人之心也！」南樓道：「這詩的意思我也不曉得，不想竟合了二位賢弟的心事，這也巧了！我的詩算已唸過了，如今要聽二弟的詩了。」毛龍道：「小弟遵命！」便唸道：「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苦離別，不放柳條靑。」毛龍這首詩唸畢，雲卿聽了心中很是不樂，說道：「

二哥的詩即景生情，眞是令草木皆悲淒也！」毛龍被雲卿這一說，也自知失檢，不覺臉上漲得通紅，你道爲何？原來毛龍唸的這首是弔古戰場詩，他們今日乃是歡別，覺得極不該唸這首古戰場詩，南樓雖不知詩中之意，但看了雲卿的意思，也曉得毛龍這首詩一定唸得不好，正想罰他飲酒，毛龍巳自己願罰酒，飲了三杯，南樓道：「如今要論到三弟了！」雲卿道：「大哥請聽。」說畢這話，即唸道：「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雲卿唸畢，毛龍道：「三弟此詩眞不減送君南浦矣！如今該輪到鳳姐了！」鳳珠道：「三位大爺算我唸過了罷！」雲卿道：「鳳姐不得推辭，無論什麽，都得唸幾句才是。」鳳珠微低頭想了一想：「有了，待我唸出來吧！」遂唸道：「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雲卿道：「鳳姐這詩原是有留住二哥之意。」南樓道：「二弟如何？雖我不叫你留居此地，即鳳姐也要留二弟在此！」毛龍笑一笑沒有話說，鳳珠道：「我唸過了，如今該輪到芙蓉姐々了。」芙蓉道：「三位大爺，如今算我免了罷！」雲卿道：「蓉姐也得唸一首的，如何能推辭！」芙蓉見推辭不脫，也想了一想唸道：「開篋來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芙蓉唸畢，幾乎落下眼淚來，南樓聽畢問毛龍道：「這詩內的意思，是怎樣講？」毛龍因芙蓉唸的詩，很是不佳，因爲是替南樓送行，應討個吉利，所以不肯說，又恐怕雲卿說出了，因此向雲卿丟個眼色，雲卿早巳會意，就不說出其意，毛龍道：「這亦是送行之意，餘外並無別意。」芙蓉道：「且慢，大爺莫非嫌這個詩意不好麽，奴家是向來不懂得詩的，不過瞎說一首能了，這個詩的意思一定不好，如此就待奴家再唱一支曲子與大爺聽罷。」毛龍道：「也好，你就再唱一曲罷！」芙蓉遂引起歌喉唱了一支曲子，果然婉轉可聽，南樓暢飲了幾杯，說道：「三弟的琴甚好的，何不也彈一首曲子聽々。」雲卿道：「小弟從命。」因此吩咐桂寶拿過琴來，放在樽前，雲卿輕舒十指，彈了一首曲子，聲音嘹喨淸雅，南樓道：「三弟的琴却是妙的，但不知這個曲子是平沙落雁哩還是梅花三弄？」雲

卿道：「都不是，這叫鶴淚空。」南樓聽後到也不覺得什麼，旁邊的毛龍雖不解音律，但比較南樓懂得些，此時聽雲卿說出彈的是鶴淚空三字，便覺不佳，似非合於送行之用，便道：「三弟，這鶴淚空的曲子，不知可是合於送行的？」這一句到將雲卿說得面紅起來，原來雲卿所彈的曲子並非鶴淚空，後來因爲心傷離別，不知不覺的就彈到鶴淚空上去，雲卿道：「二哥，這是小弟因爲心亂離別，不知不覺彈到這上頭的。」南樓道：「二弟且慢言論，愚兄從前曾見人家中堂上寫的白樂天的詩云：『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別咽管絃。』三弟想來也是心感離別，前人既有此意，二弟何必責備，現在有許多話，我們都不必談了，酒已喝得八分了，大家再喝幾杯，愚兄就要起行了。」因此，各人又飲了幾杯，飲畢，這才散席，南樓道：「二位賢弟與兩個姐姐你們請回罷，愚兄即刻就要吩咐開船了，此刻時間，已過午了，各人這才站起身來。「南樓道：「刁平你將這張琴給桂童帶了回去。」雲卿道：「大哥帶回去罷。」南樓道：「三弟，這種東西我家中甚多，你留在身邊消遣罷。」雲卿道：「如此，多謝大哥！」遂吩咐桂童將琴在刁平手內接過，桂童遵命接過了七絃琴，大家拱手一揖，即分別上岸，此時轎馬已到，都歇在岸旁等候南樓也送各人上岸，說了幾句話，回身下船，正走到跳板上，只見對面樹上，有一隻烏鴉望着南樓迎面叫了幾聲，南樓到不會留意，雲卿暗中思想，今天雖說與大哥送別，大家是歡別，不想竟種種討不到一句吉利話，不由的各人說出些不吉利的話，這也不去說他了，因爲說話，是忌不盡許多的，但是這個鴉聲啼得很是奇怪，莫非南樓這次回去有什麼事情麼？所以這個烏鴉來給信，莫非有阻行之意，只是也不便說出來，因爲這些究竟是迷信之談，而且南樓又是個極不甚相信迷信的人，上次他出來時，家中折了正樑一根，他家中全家的人，想阻止他不行都不能，這是他平生的性情如此，諒來要阻止他不回去，是萬萬不能的，所以不如還是不言；但是雲卿想到這裡，却暗暗替南樓擔着一種憂愁，因爲上次南樓出來，家中折斷正樑，這時又逢鴉啼，方才各人又說了也不吉利的話，怕的南樓這次回去，有點不妥，因此

囑咐南樓道：「大哥，你到襄陽如有事情躭延，不能即來，可先寄個信來。」南樓道：「二位賢弟，二位姐姐們，盡管放心，我若不來時，魂靈兒必來託個夢給你們就是了。」雲卿聽了這句話就格外嚇得擔憂不已，說道：「大哥莫非吃醉了麼，怎的說出這個話來了？」南樓道：「這亦沒甚要緊，就不是醉了說說也不妨的。」毛龍道：「大哥果然醉了，但酒後之言，不必介意，還望大哥路上保重點罷？」南樓道：「曉得，你們回罷！」說罷，轉過身去，即走上了船，船人於是馬上開船，南樓站在船頭上，望着岸上雲卿等人拱手，雲卿、芙蓉、鳳珠、毛龍都揚手叫他路上保重，南樓遠遠的答應，說着船已行遠去了，及至說話聽不見了，各人才止住話不說南樓揚手叫他們回去，雲卿、毛龍及兩個姑娘也不忍即去，亦在岸上做手勢，及至兩面都看不見了，雲卿才與毛龍及兩個姑娘回去，南樓才回進艙去，不提雲卿等回去再說南樓進了艙後，那船即一路開向襄陽而來，一路上行走快速，不多幾天，已到了襄陽，原來那天正是端陽後一天，河裏頭尚有龍船在那裏賽標，因此河裏頭很是熱鬧，本來那船可以到南樓家門口上岸，這一來就不能前行，因為河裏頭看龍船的船，將河道擁擠滿了，南樓的船只得歇在河中，要等河內看龍船的船散了，才可將船開到家門口去，因此南樓也站在船頭上看龍船，吩咐刁平先到家中去通知一聲，好叫家丁等預備到家門前的河岸上等候，刁平答應一聲先上岸回家去了，只留南樓一人在船頭上看龍船。過不多時龍船已賽畢，南樓的船才開行，到了家門前的岸旁上岸，老管家的王六，已帶了幾個家丁在岸上等候，見了南樓各請了安，南樓吩咐王六與家丁們，將船上的行囊等件檢點了搬到家內，王六答應一聲道：「老奴曉得，大爺盡管先回去歇息罷，一路上風塵勞苦了！」南樓道：「如此，我便回去了。」即回到家來，家中一班僕役們，都分立兩旁迎接，皆道：「大爺回來了，大爺回來了！」南樓不及一一回答，只得總說了一句：「回來了。」大娘二娘與一班丫頭們，也迎了出來，都站在花廳外的滴水簷下，南樓見了妻妾很是歡喜，說道：「何勞你們二人還迎接出來！」因此一一見了禮，那班丫頭們，也替南樓叩見了，南樓

道：「罷了，起來罷！」遂手挽了妻妾，到了花廳裏面，各人分左右坐下，丫頭送上茶湯來，南樓淨了面，喝了茶，與大娘二娘話了幾句家常，忽向二娘問道：「我回來了多時爲何不見龍虎兒子？」二娘道：「我本想抱了他出來迎接你，因這個時候，他正睡着，所以不好抱他出來。」南樓道：「我出門的時候，楊柳才下垂，這時回來已榴樹紅了，不知不覺一轉眼間已是幾個月了，這幾個月在外，不曾看見我的龍虎兒子，因比這時即想看看他，不知他近日長得如何，他既睡着待我到房中去看看罷。」南樓說了這話到不打要緊，却將大娘驚慌了，你道爲何？原來劉氏昨日與王文，玉蘭定的計策，本來預備今日行事，所以一早起來就預備酒宴想將二娘請到東樓補賞佳節以下毒手，不料才將酒宴預備得差不多快定備了，正預備打發玉蘭到西樓去請二娘，誰知正在這時刁平回來了，劉氏得知此信，如同睛空起了一個霹靂，眞是出於意外的，雖防着南樓出外已久，早晚要回來，但絕想不到回來得竟這般快法！常說的：心中不做虛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只因他做下了虧心的事情，所以不由的擔起心事來了，暗暗心中擔憂，只得將請二娘的事暫且擱下，這時劉氏見南樓要到二娘房中去，遂不由的驚慌，原來是怕二娘將昨天看見他們的事，要告訴南樓，這是非同小可的，不覺眉頭一縐，計上心來，遂說道：「大爺，孩子安睡着不必去驚動他，且先到奴家房中去，容奴家略具盃酒，與大爺接風，大爺要看龍虎孩子，少停等孩子醒了，再請二娘抱來罷。」南樓笑道：「這到也好，如此我就到東樓罷。」因此，起身即與大娘到東樓去，二娘自回西樓去，不提西樓的二娘，再說大娘與南樓到了東樓，進了房中，分上下坐下，大娘命丫頭獻了茶與大爺，丫頭去獻了來，大娘向南樓道：「大爺近日在外，想來遊興很濃，不知一路上的風景如何？」南樓道：「路上的風景平常，不過揚州的景緻却是有名之處，勝過襄陽許多。」大娘道：「大爺在外很是自如；但是奴家却思想成病了。」南樓道：「如此，多感大娘的厚意，怪不得近日臉上淸瘦了多少了，不知近日身體如何？」大娘道：「多謝大爺垂問，有點小病近日已好了。」南樓道：「不知可會請醫生看治？」大

娘道：「請的。」南樓道：「請的那個名醫？」大娘道：「是姓王。」南樓道：「王什麽人？」大娘道：「王相公。」南樓道：「那個王相公？」大娘道：「就是隔壁的王相公。」南樓道：「莫非那個王文嗎？」大娘道：「正是。」南樓道：「是誰去請這個狗頭的？」大娘道：「是管家的去請的。」南樓怒道：「怎的這個老狗才敢如此膽大麽！我出去之時怎樣囑咐他的！叫他簿上除了王文的名字，以後這個狗頭到來，永不許通報，怎的竟反去請他了？這眞是豈有此理！」大娘道：「大爺如何發怒？這隔壁的王相公，不是大爺的好朋友嗎？」南樓道：「這個狗頭誰還與他認做朋友！這個你不曉得也不能怪你。」南樓說過這話坐了一會，就到樓下去問玉蘭：「大娘有病，在樓上診脈的還是在樓下診脈的？」玉蘭道：「在樓下診脈的。」南樓又道：「他可有什麽花言巧語搪突娘娘之處麽？」玉蘭道：「一句也沒有，王相公到是正經之人，替娘娘診脈之時，眼觀鼻，鼻觀心，診過了脈，開過方子就去了。」南樓聽畢說了一句道：「諒他也不敢不正經！」說過了又轉身上樓，玉蘭見南樓去了，不覺暗自好笑，心中道：怎說王相公不敢，這個不過騙々你不知罷了！想過了這個，又去做他的事了，片刻已將酒席預備好了，在大娘房中擺下，南樓問大娘道：「賢妻這個酒席，如何預備得如此快法？」大娘道：「大爺有所不知，昨日是端陽，因二娘吃素，將昨天應有的酒席放着今天與二娘補賞，所以早已就預備了，不想大爺就在今天回來，這就很巧，因此就拿來與大爺洗塵，因爲是現成的酒菜所以預備得快了。」南樓笑道：「這個果然巧極，可惜我遲回來一天，若是在昨天回來，我們就可共賞佳節了呀！賢妻，這幾天我因在途中受了一點風寒身子很是不爽呢。」大娘道：「出門的人，在外面風塵僕僕，自然是勞苦的，而且大爺在外邊幾個月了，雖然各樣都有人照應，又有刁平跟在旁邊伺候，但終不比在家安逸，自然也是辛苦的，如今就可在家歇息了，幾天以後精神自能復原。」南樓道：「確是這樣，在外邊的人，無論怎樣安逸自然不比在家舒服，不過我在外邊到還好，這是在船上受的一些風寒。」大娘道：「大爺這一向在外不知所到的是一些什麽

地方？」南樓道：「沒到什麽地方，不過在揚州躭歇了幾個月，交結了一個朋友。」大娘道：「交結一個朋友，也不用在揚州這許多時呀！」南樓道：「因爲交結了這個朋友之後，在路上又遇了一件不平的事。」大娘道：「什麽不平的事？」南樓道：「說起這不平的事來，實是可惡，官家公子，強搶女子；那女子雖說是花院內的女子，但也是個養良女子，因爲有一個富翁落難在揚州，富翁以前曾與花院內的龜婆有過交情，所以就將女兒寄在院內，那富翁上京去謀事；不料竟一去不回，命傷京城。」大娘道：「如何會命傷京城的？」南樓道：「因爲謀事不成，貧困死的，因此那女子，就沒有了依靠，獨自就躭歇在花院內，那龜婆也還好，想替他擇配人家。」大娘道：「旣是擇配人家，爲何又遇了官家公子去搶那女子哩？」南樓道：「賢妻有所不知，因爲那女子雖然落難了，究竟是富家女子，所以高低不成，住在那花院內沒有什麽好人，是一班遊蕩之子，這女子當然更是都看不上眼，那天，忽來了一個貴家公子，這公子他的父親是藩王張德龍，朝中無不痛恨他，因他是個巨奸，他的兒子就仗勢作威，見了那女子就一見消魂，並不肯化錢去娶他，却拿出作惡的手段來，帶了家將動手想將女子搶了回去，院子裏的一班龜奴，誰敢與他較量！可憐那龜婆直跟在身後痛哭流涕的呼救，路上的人也無人敢搭救，恐犯了他的威，却好我與雲卿及新結交的一個朋友，姓毛名龍也是官家公子，見了這種不平的事，各人都心中不服，因此就打抱不平，救下那女子，將那個小奸賊打得抱頭逃去，我們救下女子以後，各人仍回客店，次日那龜婆探聽了我們，因此到客店內來請我們到他院子裏去吃酒，藉報昨日搭救之恩，我本打算不去的，因爲在客中無聊，也不曾見過那地方花院，因此便到那院子裏去，誰知這一去，三弟到結了一段好姻緣。」大娘道：「什麽姻緣？誰是三弟？」南樓道：「三弟就是雲卿，因我們在揚州覽翠園結拜的弟兄，雲卿年紀最小，是三弟，毛龍長於雲卿，是二弟，我的年紀俱長於他們，所以稱我是大哥。」大娘道：「原來如此。」南樓道：「那姻緣就是三弟與那女子結成了姻緣，一則是三弟憐那女子的身世，二則那女子也有報答之

意，他二人眞是情投意合，大概是注定的三弟與他有這段姻緣，因那女子見了三弟就情投意合，這不是應是他們的姻緣麽？而且那女子也十分有貞節，十分有才德，十分有美貌，三弟自然也一見鍾情，以後我們兄弟三人就住在院內，那龜婆到十分有義氣，待我們很好。」大娘道：「三弟既那樣有才德有美貌的女子陪伴他，但是你與你的二弟如何哩？」南樓道：「承那龜婆的美意，將他另外兩個女兒，許配了與我們，一個叫鳳珠的也很美貌陪伴二弟，一個叫芙蓉的陪伴我。」大娘道：「芙蓉的容貌如何？」南樓道：「到還好看，也白白胖々的，他的樣子與玉蘭相彷彿。」說到這裏，但見玉蘭正站在旁邊，就用目向玉蘭看了一下，忽然說道：「吓！玉蘭近來的容貌怎的比從前姣艷了許多了！」玉蘭被他這一說，心中亂跳，原來一個人做不得虛心事，一做了虛心的事，處處皆有點草木皆兵了，南樓說這句話，其實也沒有什麽別的意思，玉蘭因爲自己做的事情，就虛心吊膽起來，恐怕被南樓看出破綻，一笑就轉身跑了過去了，接着劉氏也是這個心思，恐怕被南樓看出破綻，就丢個眼色吩咐玉蘭去燙酒，玉蘭走出房門，却遇見春蘭，將玉蘭喊到樓底下，與他商量道：「姊々，大娘與我們的事情現在要被大爺看破了，方才大爺問我王相公診脈，在樓上診的還是在樓下診的？其實是在樓上診的，是我說的一個慌，怕的稍停大爺要去問管家的王六，若一問王六，這事情就要穿了，因大爺方才在樓上詢問大娘，是誰去將王相公請來看病的，大娘說：是管家王六去請的，大爺就大怒，大罵王六老狗頭，少停還要去責問王六，你想大娘說是王六請的，也是說的一個慌，少停大爺問起王六來，王六就肯不說麽！你想這事情不眼前就要穿了?!姊々，我現在到有一們計較，一不做二不休，拿這個饅頭索性給大爺吃了罷，索性就便宜王相公罷，以後免得他再提心吊胆的了，姊々，你看這個計謀如何？」春蘭道：「姐々，這個做不得的！」玉蘭道：「不是這樣，怕的有了破綻你也不得了哩！」春蘭道：「這樣一來，怕的事情就更鬧大了，我也沒有主意，不知大娘的意思如何？」玉蘭道：「大娘這時在樓上，又有大爺在面前如何好將這事向他商量？」春蘭道：「我到有

個主意你把饅頭拿了進去，先站在門外，做手勢給大娘看，大娘若是點頭的就答應了，若是搖頭的就不答應。玉蘭道：「你這主意到也用得，如此我們就將饅頭拿上樓去罷。」玉蘭去廚房內拿了饅頭，二人上樓，站在大娘房門外，大娘偶然抬起頭來，看見玉蘭手中托着一盤熱氣騰々的饅頭，不覺吃了一驚，心中想道：這個丫頭心太毒，何以竟想毒死大爺了，謀害親夫是何等的大罪！這事還得了麽！要去止住他，又因南樓坐在面前不好說什麽，心中就亂跳個不已，看見玉蘭只是托着饅頭，在門外鬼鬼祟祟的，心想我不去理睬他，他自然不敢將饅頭拿上來，因此就低下頭去，誰知不低頭就罷了，低下頭來就將事情弄糟了玉蘭只當他是點頭了，遂托了饅頭走進房來，將饅頭放在席上，這時大娘心中說不出的慌亂，因爲心中一亂，就沒有主意，若是叫他拿下去到也罷了，因爲不曾說出口，南樓不知他們其中的玄機，只當是席上的點心，腹中正飢餓了，因此就伸手過去，拿了一個饅頭放在口中去吃，大娘也不能說出其中的緣故來，只得在南樓手中搶下來，說道：「大爺你身體不好，這個麵食不要吃。」南樓道：「吃些也不要緊的。」又在盤中拿了一隻，南樓道：「我的身子雖有點不爽快，但這個饅頭吃了是不妨的，你讓我吃一隻，說着又拿了一隻放到口中去，劉氏再想在他手中奪下，饅頭已到了南樓口中，已不能再在口中搶出了就是要在他口中搶出來，饅頭已大半个到了他肚中了，這個時候，劉氏已沒有法想，心中格外慌亂，仍不敢說出來，南樓又接連着吃了幾個，劉氏這時眞沒有法想了，心中一急，面上變了色，南樓看劉氏有異，不知爲什麽事情，但夢想不到饅頭裏頭有毒，眼前就有殺身之禍，正待向劉氏詢問，忽然腹中一陣絞腸的痛，心中才疑心到饅頭裡有毒，立時想到或是自己出外幾月，大娘與這班丫頭有了風花之事，就下這毒手來害我，想到這處掙撑起來責問他們，怎奈已身不由主，無能爲力，肚中一陣痛得不能說出來，不但不能說出話來，頓時四肢無力，頭眼昏花，天旋地轉不由自己作主的跌了下去了，只喊出一個字來「痛！」劉氏見了嚇得魂飛天外，失聲道：「大爺不好了，你們快來吓！」玉蘭丫頭心腸

眞毒，跑了上去，不但不想解救的法子，反將南樓的兩隻手揪住忙喊春蘭丫頭過去揪了脚，南樓勉力說道：「你們這班丫頭心腸眞毒，既然下了毒藥害大爺的性命，這時還過來將大爺的脚揪住！說到此處已說不出話來了，只得怒目咬牙的向劉氏看着，玉蘭道：「大爺你不要怪我們，這事是事到其間沒有法子可想，只怪你的大娘太不賢淑。」南樓也怒目咬牙的向他們看々，列位：南樓是一個有拳藝的好漢，若在平時莫說這兩個丫頭不能揪得住他，只怕再換上幾個身強力壯的人，也莫想揪得他，這兩個丫頭，被他腿一抬，眞不知要跌出幾丈開外去，這個時候，因爲服了毒也沒有法子可想，只好聽他們的擺佈，且說南樓被玉蘭，春蘭按住手脚，要掙撑不能掙撑，片刻就不能動彈一命嗚呼！，劉氏見已闖下大事，急得大罵玉蘭，不該下這樣的毒手害死他的親夫，心腸太毒，玉蘭道：「大娘你也不要怪我，你若怪婢子，婢子就要怪你，婢子就是被你害的！現在事已做了，還是大娘來想個萬全之策吧，不然婢子雖然有罪，只怕你大娘的罪就更大哩！這樣一來你到可與王相公，圖個天長地久。」劉氏道：「我只因一念之錯，就闖下如此滔天大禍，若說與王相公天長地久的一話，只怕天地有果報，世間有公理，國中有王法，只恐沒有這樣妄想的事罷？正還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這個都不去提他了，正如你所說，此刻事已如此，還要想個萬全的法子才是，你是會想計策，腹中有智謀的人，許多計策都是你講的，這個計策也就請你思想罷！」玉蘭道：「原來大娘至這時才相信婢子肚裡有機謀麼！如今你就聽我吩咐罷！現在先將大爺抬到床上去，將他衣服上跌的齷齪拍乾淨了，然後你坐在床前哭起來，待婢子到西樓二娘々房內去報信，二娘々到來，就說大爺吃得好々的酒，忽然得急病死的。」劉氏這時候，只得聽了玉蘭的吩咐，彷彿玉蘭已是主母，劉氏到反做了婢子似的，只得坐到南樓臥床去，放開鶯啼鳥鳴的喉嚨哭起來，玉蘭也將老薑放在眼睛上辣出一些眼淚來，吩咐春蘭，蕙蘭，夏蘭各人也在劉氏旁邊附聲應和的隨着哭起來，他們三人因爲哭不下眼淚，春蘭想出一個主意叫夏蘭，蕙蘭，將大爺平日待他們的好處想一想，自然就會有眼淚哭出來了，

蕙蘭，夏蘭，依了春蘭的話，心中想一想，果然那個眼淚，就直流的下來了，他二人一哭出眼淚，春蘭的眼淚也就不由而然的落下來了，於此看來，足見南樓平日待他們不薄，這班丫頭竟做下這樣傷心慘毒的事出來，眞是天良滅盡！這且表過不提，再說玉蘭將他們支配好了，兩眼含着生薑辣出來的眼淚，就奔向二娘房內而來，二娘是個賢淑的人，得了此信，眞如晴空起了一個霹靂，幾乎在座上跌了下來，險些暈了過去，啊喲一聲呆得半響說不出話來，問玉蘭道：「當眞的麼？」玉蘭道：「怎的不當眞！婢子敢妄造這話麼！」二娘立刻放下手中做的針線，與玉蘭奔到南樓而來，才上了東樓，就聽得大娘閨房內一陣哭聲，走進房內，只見大娘與春蘭，夏蘭，蕙蘭三個丫頭都坐在南樓床前啼哭，二娘搶上前，到了床面前，只見南樓臥在床上，却是沒有氣息了，遂抱住南樓放聲大哭，忽然一口氣塞住了就暈在床下，幾個丫頭將他救醒了，二娘哭道：「大爺呀！你今日方才回家轉，怎的氣絕咽喉把命亡，你有子不把遺命囑，臨終之時面不見！」二娘哭到此處眞是悽慘之極，哭了一陣，揩了血淚問劉氏道：「大娘，大爺方才回來，還是好々的，怎的片刻之間，就把性命送掉了，不知大爺到底因什麼病身故的？」劉氏聽了沒有話回答，只是拿手帕掩着臉放聲哭着，只作不聽見，二娘一連問了幾句，旁邊的丫頭因二娘已連問了幾句，只得叫劉氏道：「大娘，二娘在向你說話呢！」劉氏這才假意止住悲聲回過頭來，二娘道：「大娘，大爺是什麼病身故的？」大娘還假作哭得傷心，不曾得知二娘已到來的樣子，說道：「啊喲！二娘已來了麼！」就執住二娘的手說道：「大爺的只說腹中一陣疼痛，不知如何一霎時就死了！」二娘道：「大娘這話說得蹊蹺了，大爺回來的時候，一點沒有病，怎麼一刻兒功夫，就會得了這樣的急病？就是得了這樣的急病，大娘看了神色不對，就該叫丫環來通報一聲，怎的等大爺死了才來報信，又非路遠，只有一樓之隔，大爺只有一兒子，心愛如命，也該叫他們相見一面，雖然孩子年紀還小，事理總是這樣，因他們總是親生的骨肉，這個於理不合，分明欺我是偏房！」說到此處，不覺又放聲大哭起來，列位：二娘從來賢淑，

你道這時爲何竟說出這般話來，這其中就因爲昨天曾看見了大娘房中的事情，有點疑心是大娘謀害的事情，因此就駁了大娘這幾句話，劉氏道：「二娘，你這話錯了，我只當大爺是急病，不曾知道他即刻就會傷命，所以稍遲一點，況且大爺待我的情義不薄，難道我就有別的歹心待大爺麽！」說着也就放聲哭了起來，二娘雖想再駁他幾句，奈經不住劉氏的唇槍舌劍，終說不過他，只得傷心痛哭一陣，到西樓去將孩子抱來，仍坐在床前痛哭，劉氏又命春蘭到帳房內去報信，王六正在弄帳，忽聽春蘭說大爺肚痛，一刻兒就得急病死了，這一驚眞是嚇得非同小可，魂飛天外，魄去九霄，立刻丟下帳簿放了手中的筆，奔向東樓來，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趨刁府通政祭婿　至花園淫婢請文

引曰　爲看牝室群兒戲　韓惜東床坦腹人

詩曰　皓皓鬢眉色似銀　紛紛世事最傷心　可惜今日趨刁宅　那有迎堦把袂人

話說老管家的王六，在帳房得了主人病死的凶信，棄了帳簿，放下了筆，就奔向東樓來，才到東樓下，就聽一陣哭聲，王六心胆皆戰，這眞是出於人意料之外的事，確叫他做夢不知，雖然說急病亡的，究竟是什麽急病，還不得而知，因此即就趕到樓上，只見大娘二娘都哭做一條聲，就是那個龍虎小主人也在二娘手內抱着，向他的父親看着，大哭不已，這着悽慘的情形，眞是不堪入目。但見大爺已殭直地死在床上，可憐這個王六，在刁家是四代忠心耿々的老家人了，也就忍不住傷心淚，走到大爺的床前放了悲聲大哭，一個氣急也暈過去了，兩旁的丫頭看見王六暈去，都急壞了，因爲王六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恐怕他一口氣回不過來，豈不又是事麽

，因此大娘二娘吩咐了頭們去拿參湯將王六灌醒了，王六一口氣復過來，口中還喊着大爺，眞不愧一個忠心耿々的老管家，王六醒了過來，雙膝在南樓床前跪下，哭道：「啊喲！大爺呀！方才你還是一個奇男子，怎麽片刻之間就把身亡，這個死得好不明白，叫老奴心中實在悲傷！」二娘在旁道：「老管家的，你年紀大了，不必過於悲傷，現在大爺身故了，家中的事情，沒一個可靠的人料理，還要仗你料理哩，你留點精神罷，你的忠心耿々，諒大爺在泉下必定知道，不但大爺在泉下知道，就刁家的祖宗都知道，因你是刁家四代的老家人了。」王六道：「承二娘的好言，只是大爺死得這樣，怎叫我心中不傷慘！因大爺不是一個沒仁義的人，他是一個奇漢子，爲人慷慨豪爽，尙仁好義，專好扶人家的危困，濟人家的急難，老奴巴望他將來爲國建功，爲民盡力，有榮宗蔭子的一日，就是你們兩位娘娘也可得個封誥，這是老奴希望，不料大爺今年才只三十九歲，就落了如此一個下場，因此老奴心中實是傷慘，怎能叫老奴不痛哭哩！老奴還有一句話要問二位娘娘！大爺究竟是得的一個什麽病亡故的，有這般快法。」大娘道：「啊喲！王六呀！大爺是肚痛病故的，想來定是什麽急病。」王六道：「啊喲！大娘，大爺好好回來的，怎的一時肚痛就會痛死了？怕的這裏總有緣故。」道一句話，就說到劉氏心裡去了，不由他不拿出一點假威勢來，遂沉下臉色發怒道：「王六！你說這話，難道大爺是我大娘與二娘將他謀害死了的麽？好一個老奴才，竟敢輕視我大娘，口出胡言，這還了得麽！回頭就吩咐玉蘭，你去叫刁平刁福去請劉大老爺到來，用家法將這個老奴才，重重治罰，寫張革條，永遠不許他復役！」劉氏這樣不過想藉此嚇々王六，恐怕他再向下言，壞了他的事情罷了，這也是賊胆心虛的緣故，旁邊二娘說道：「大娘，王總管是一時失言，總算是刁家的四代老家人了，平日還無什麽過失，就寬恕了他罷！況且天氣炎熱，還是叫他去辦後事要緊，諒他也是說的無心之話。」劉氏本來嚇他以後不敢說的，見二娘出來討情，也就轉灣了，說道：「旣是二娘說了，就暫且寬恕他罷，快些出去辦事去罷！」王六答應一聲：「是。」原來王六却是激於忠心

之言，本來要待再爭論幾句，總因是碍在主僕之分，只得強自忍耐了，含着滿眶的眼淚出外去，行到東樓下，回到帳房內，傳了家中一班家丁，以及上下僕役等人到帳房，向他們說道：「大爺方才回來，在大娘房內吃酒，片刻時候，忽然病故了。」衆人道：「管家的，你說的什麽？」王六重又說了一遍衆家丁以及僕役等人都不相信道：「大爺方才回來，好好的一點沒有病，怎的片刻之時，就會病故？這到奇了，叫我們心中都好生不懂，好生不明白！」王六道：「你們不必多言，若被大娘得知，要重重受責，拿家法懲罰的！」衆人只得不敢多言，各人說道：「大爺既去世了，不知管家還有什麽吩咐麽？」王六辦事井々有條，遂將各人分派出去，各人遂各去辦事，又派人到劉通政家裡去報信，再派人報知族長以及親房，至友親戚等處，一面又派人去買綢買緞，家中打掃淸潔，佈置一切，門外紮了孝篷，辦理喪事，這些瑣碎的事都不去表他，且說刁府將幾天喪事辦理過了，擇的頭七是開弔之期，這且按下慢表，再說劉氏的父親劉仁傑乃是兩榜出身，曾出任通政，刻已告老在林下，因得知他的女壻南樓，從揚州遊玩回家忽然得了暴病身故，擇的首七乃是開弔之期，劉仁傑因感於翁壻之情，特地也備了一份祭禮，吩咐劉興叫家人拿了送到刁府上去，自己備了轎子隨後即到刁府去祭奠。劉仁傑因爲年老怕煩，恐怕遲了趙刁府祭奠的人必多，因知南樓平日交遊很廣，親戚又多，所以他就去早些。不提劉仁傑打發了祭禮並坐轎到刁府去，再說刁府上的人，家中僕役雖多，都不能做什麽事，全靠總管王六一人辦事，一早起身，就忙個不了，將各樣事都忙好了，看看主喪的人還未到，心中很急，恐怕少停有趨弔的人到來，就無人招接客人，心中這樣想就很是心焦。因爲沒甚事情做，就跪到南樓的靈前哭了一陣，正在傷心着，外面的家丁進來道：「王總管不要悲傷了，這個時候，還有你的事情呢！外面有劉大爺那裡送祭禮來了。」王六聽了，只得止住了悲傷，揩去了眼淚，到外面迎接，聽說劉大老爺隨後就到來祭奠了，心中就更急，因爲少停劉大老爺說來，主喪的人未到，什麽人出去接待哩，就是派人去請也來不及了，但也沒有法子可想，祗得忍耐着，如

果主喪的人先到，就再好沒有了。正在這般想着，才將祭禮拿到裡邊去，預備在靈前擺設，正在擺着祭禮，忽報劉大爺已到，王六心中更急，因爲主喪的人，至這時尙未到來，但不能沒有人出去迎接，至此就沒有別的法子可想，除了自己出去招接以外，更無第二個人，只得自己預備斗胆出去迎接，王六打定了主意，叫了頭們進內去通知大娘二娘，說劉大老爺到來了，外面主喪的人尙沒有到，孝幃內又沒人降哀，所以請二位娘娘出來降哀，自己便預備斗胆出外迎客，那丫鬟答應一聲，通報進內去了。這時劉氏在內，正曉粧才畢，濃裝艷抹，全無半點哀思，這個也不必說得，因他是謀害丈夫的人，若是有了哀思之心，也不會做出這種毒心腸的事來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劉氏正在換衣裳，丫鬟進來報道：「外面劉大老爺來了，請大娘出去降哀！」請大娘快些出去罷！」劉氏道：「原來是說劉大老爺到了，爲何來得這般早法，待我出去降哀罷。」說着仍拿那濃粧的衣服向身上穿；丫頭道：「今日是大爺開吊的日子，大娘出外要穿素服，在房內不要緊，到了外面給人家見了要生議論，劉氏道：「這個素服我最不喜穿，如此你就替我將素服拿來罷！」丫頭道：「婢子雖曉得大娘心裏不喜歡穿素服，但這個沒有法子可想，也不過一時，到了房中，就可換上艷裝的，最多不過三天，過了三天，就不要緊了，雖大娘終年的穿艷裝也不要緊，惟有在這個三天開吊的日子當中，是要做做樣子的。」說着早過去拿了素服來，劉氏換上了。丫頭道：「大娘頭上的金器，以及手上的一副金鐲子有心也拿了除下來罷！」劉氏道：「這個也好，好來是暫時的，少停回房仍可帶上，你就替我除去罷。」丫鬟替他將頭上金器徐去了，遂同了鬟出外，來到孝幃內降哀，假哭一番，這且不提，再說王六打發了頭進內通報以後，自己即靜了一靜氣，出外迎接，走出去後，只聽外面大門上，放銃以畢，接着吹打管絃的聲也畢了，只見劉通政的轎子已從左門內進來，到了茶廳外面下轎，王六迎接出去，拱手便拜，口稱：「劉大老爺，老奴在這裡叩見了！」劉仁傑道：「老管家的免禮罷！」伸手扶了王六起來，舉步進了茶廳在椅上坐下。早有家丁獻過茶來，只聽孝幃內，立時降哀哭起

來了，王六招接過了通政，轉身向裏，命家丁們在靈前將祭禮擺了。十八張鑲金的大八仙桌上，都擺滿了祭禮，劉通政在茶廳上喝了一盃茶，站起身來走到靈前上祭，王六携了龍虎倌倌伏在旁邊叩謝，禮人讀了祭文，通政在靈前拜了三拜，聊盡翁壻之情，不覺心慘，也落下幾點老淚。祭畢了下來，忽報有隔壁的王相公來吊奠，王六急着道：「這便如何是好，怎的主喪的人至此時還未到，這便叫何人出去接待？」旁邊劉通政道：「是何處的王相公，我却不曾聞名？」王六道：「就是西隔壁的王相公。」通政道既是無人招接，就待我來招接罷。」說着就將拿進來的名帖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謹具奠香燭黃仟冥錠絮酒奉申奠敬，年通家眷教弟王交頓首拜，通政看過了這張帖子，命將禮物收下，發了使金。旁邊家丁答應一聲離去，通政便迎接出外。王六趕上前去向王文道：「王相公 ，有南關劉通政大老爺代主出來迎接王相公。」王文聽了，心中忖道：「我道門外那頂轎子是誰的，原來就是這位南關劉通政大老爺的，我打算來得早點的，不料這位劉大老爺比我來得還要早，且慢！這位劉通政大老爺不就是東樓劉氏的父親麽，就是南樓的丈人，不也是學生的丈人麽，如今以後就是學生一人的丈人了，這個自當見見的，遂道：「老管家的你去留駕罷，說我年輕學幼，與你家主人南樓在日是最好的知友，不必出迎，況且劉老夫子是年尊的人，止駕爲是，容我自己進內祭奠是了。」正說着劉仁傑已出來，只得相見了，王文道：「劉老夫子年高德劭，如何敢勞駕出來迎接學生，眞是有罪了！」通政道：「王世兄不必客氣，這是禮當的。」說着就到了茶廳上，分主賓坐下，家丁上來獻茶，王文喝了一盃茶，便要到靈前行祭禮，通政道：「世兄不必了。」王文道：「南樓在日與學生是至好的朋友，理當一祭。」通政遂陪了王文進內，王六命禮人上了祭禮，又叫孝幃內降哀，孝幃內丫頭玉蘭問道：「管家的是什麽人來上祭？」王六道：「是隔壁的王相公」玉蘭即在孝幃內向外張看，只見果然是王文到來，就走過去告知劉氏知道。劉氏心中一喜，想道：不想這個冤家也來吊奠，就假意在孝幃內降哀哭起來了。且說，王文到了靈前祭拜，那副眼睛只管向孝

幃內觀看，只聽劉氏大娘在內哭道：「夫君呀！我與你恩情非比別，只指望天長與地久，誰知你一旦將奴棄，奴在東來，你在西，奴的苦，你應知，今夜陰魂早見妻！」王文聽了心上暗喜，原來劉氏大娘哭的完全是一番心上的話，暗々約他今晚去見他，遂在靈前拜過了三拜，退了下來。通政請他坐下，王文撇口向通政問道：「老夫子，今晚在這裏就歇，還是回去就歇？」通政早已看出王文這人舉止輕佻，就有三分看不起他的意思，聽他驟然的問出這個話來，更覺沒來由，遂道：「老夫今晚去留未定，請問世兄何故問及，是道其詳？」王文被他這一問，心中到覺有點慚愧，幸虧他的那臉皮還厚，被他問得沒有口開，說了半晌才說出一句話來道：「不，不，不，若是留在這裡麼，就覺得很是辛苦了！」通政見他出言無次序，便道：「這個自有敝壻族中尊長來問，世兄不必問他！」王文自討其辱，只得站起身來，說道「如此，老夫子請坐！學生要告辭了！」王文站起身的時候，忽覺靈前起了一陣陰風，即很覺凜凜心虛，向通政行過了禮，就轉身出外去了，通政並未相送，只站起身來，稍客氣了一下。不提王文去了。再說孝幃內的劉氏，降過了哀見王文已去，遂命丫鬟出來，請通政到裡邊去坐，通政這時便滿心哀思，聽得是女兒請他，就走到裡邊去，劉氏過來見過了父親。通政道：「女兒免禮罷！」遂在椅上坐下，劉氏亦在旁邊坐了。通政因心中可憐女兒，抬頭向他觀看，只見女兒眼內，全無半點眼淚，又見他臉上脂紛濃敷，不覺到心中奇怪起來，再一想這敷粉點脂本是婦女們的常態，若說他沒有眼淚罷，古人亦有詩句，叫做「淚傾滄海少泉來。」一定是這幾天，已哭得眼淚乾了，便道：「女兒，你如今青年守寡如何是好！因此你的母親時常爲你悽惻，這幾天因爲身子不爽，所以沒有來，不然也同爲父的一起來了。」劉氏道：「父親你回去，要勸々母親，不要爲了女兒把身子悲傷壞了。凡事都是命裡所定，女兒雖然守寡，心中到也不怨，想亦是紅顏薄命的緣故，不過不能如了心中之願，女兒本想與夫壻兩人孝敬你們二老年邁父母，以報養育之恩，怎曉得他薄倖之人，就忍心棄了青春妻妾，稚小孩子撒手去了。以致有心無力，不能盡得孝

丁，提了起來，眞是彌覺傷慘！」通政道：「女兒呀！你也不必悽傷了，這個事情，也不能怪及父母，爲父母的終是望兒女好，當初將你給南樓的時候，也指望你們夫貴妻榮，能得白頭偕老，曾是千揀萬選，看南樓也是英俊人才，是個英雄好洋，並非是短壽的樣子，也是老天忌才了！這件事情，叫人眞意想不到，但是事已如此，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你還要苦守貞節，是兩家的光榮，所好還有個龍虎小外孫，我看他相貌英俊，將來必定榮貴，自是國家棟樑之才，你也自然有個後望，少年時候雖然受些淒涼，晚年之時到可享福，只要有這點希望就是了；雖然龍虎是二娘王氏所出，但他充竟是個偏房，論起名望來，還是你爲尊，各樣事情也要先儘你，家中的事情，還要你當心，外面的事權，可交給王六執管，他是刁家三代忠心的家人，不可輕慢他。」劉氏道：「父親吩咐，女兒曉得這個怎能怨及父母？總是女兒的紅顏薄命！」旁邊的丫鬟多言說道：「大老爺早幾個月前到來，也曾說大爺如何英俊，將來必然榮貴，定是國家棟樑之才，不想到了現在，就好到這樣！現在大老爺又說龍虎倌々日後榮貴，定是棟樑之才了！」劉氏恐怕父親生怒，即忙將丫頭罵了出去，通政本來不會注意到他，這時到注意了，將玉蘭看了一眼，就吩咐劉氏道：「女兒，看這個丫頭一則不知上下，二則舉止輕佻，你以後須得留心看他一點，不能久放在身邊，還是將他早點給了人家去罷。」劉氏道：「父親吩咐，女兒曉得。」

正在說着，忽見紅英丫鬟過來，很恭敬的走到面前說道：「大老爺，二娘々命小婢過來，替大老爺請安！二娘々因有孝布孝服在身，不能過來相見，望大老爺勿見怪！」，通政道：「那兒見怪！你與二娘々說：人死不能復生，叫他不必過於悲傷，撫育倌々要緊。」紅英丫鬟答應一聲是：「小婢曉得。」拜別了通政走去了，通政見紅英離去，對劉氏道：「女兒，那王氏二娘娘，雖是偏房，很知禮節，到也賢淑，現在南樓過世了，你格外要待他好些，須將他作姊妹相看，永敦和好，不然他就格外孤凄了！」劉氏道：「女兒曉得。」通政又道：「女兒吓，爲父思想你的夫壻南樓在日，爲人慷慨豪爽，在外四海相交，都是忠朋義友，方才有個叫王文的說是

你們隔壁的近鄰，到來祭吊，我看他很是不端，一副面目，却很不端正，一雙乖眼，滿面斜風，方才在靈前祭拜的時候，那副眼睛直是對定孝幃內賊頭賊腦的觀看，爲父的觀看這人却不是個好人，不知你丈夫在日，怎的竟錯交了這樣一個朋友！這人以後到來，可不必理睬他，從此以後，與他絕止往來。」劉氏道：「啊喲！父親呀！若說起這個王文來，他是夫壻在日最知交的好友，他是最正經的好人，父親怎的到說他是個壞人？就即算他是個壞人，只要女兒貞節有操，又有什麼礙哩！」通所道：「我不過這樣說，只要女兒有這樣的心志就是了。」正在說着，總管王六上來，拿着早點道：「大老爺請用早點罷！」通政道：「放在這裡就是了。」王六就將早點放在通政面前的茶几上，通政忽問道：「你們老相公可曾到來麽？」王六道：「已到來了，正在廳上。」通政道：「如此，你便將早點拿出去放在廳上，我就出來與你們老相公同吃罷。」王六道：「我們老相公已在外邊吃過了。」通政道：「他既吃過了，就放在這裡罷！」王六退了下去，通政道：「女兒，你也用點罷？」劉氏道：「父親請用罷，女兒已吃過了。」通政道：「你既用過了，就待爲父吃罷。」通政即將早點吃過了；王六又進來，將通通政吃過的碗盞拿過去，丫頭換了一盃熱茶上來，通政叫王六道：「王總管！」王六站住道：「大老爺有何吩咐？」通政道：「你且坐下了，我有幾句話要向你說。」王六道：「大老爺在此，那有老奴的坐位，大老爺有話，只管吩咐，老奴在此敬聽，」通政道：「老管家的坐了下來也不妨。」王六道：「老奴站着就是了。」通政道：「老管家的，你是刁家幾代的老家人了，我知你向來是赤膽忠心的，現在大爺故世了，就乘下你家的大主母二主母他們都是年輕的婦流，未曾練達操理家務，所以以後一切事務都要憑你用心，這個不但你大爺在泉下感激你，就是我與太太都是感你的情的。」王六道：「這個，經奴自然盡心，若不盡心竭力日後難見大爺於泉下，請大老爺不必念及於此，就是大老爺不吩咐，老奴亦自然竭力的。」通政道：「如此，你先出去罷，恐怕少停一班當地的縉紳官員都要到來祭奠了，還要你忙着照管；若是一班縉紳官員到了，再進

進通報我，我可以出外幫着招接。」王六答應一聲：「曉得。」就轉身出去了，不多時地方上一班縉紳官員果然絡繹而到。刁緄武老相公果然一個人招接不過來，王六只得進內請通政出來幫着招接，到來吊祭的人川流不息，通政迎送很忙，直到一班吊祭的人散盡了，通政才坐轎回去，心中很是悽惻。不提通政回去。再說，刁府上開吊，過了三天就閉了靈，凡是到刁府上赴吊的，都是與南樓生前有交情的，無不俱心中歎息。這個事情表過不提。再說劉氏那晚他父親回去以後，赴吊的人，也俱散了。他就回到房中，換了濃粧，因為早間王文在靈前祭吊，他在哭聲之中，曾暗與王文有約，丫頭在孝幃內看見王文的形像，似已領悟了。諒他今晚必來赴約，因此特命丫鬟去預備了酒席，在閨房內，專等候王文到來，二人可歡飲一番，因此到了天色晚了，又吩咐玉蘭丫鬟到花園內去等候王文，誰知王文這晚並不會到，玉蘭在花園內等到二鼓已過，直還不見王文到來，看那情形是不會到來的了，因此回到劉氏房中復命，劉氏聽了這話，眞是空勞盼望，心中立刻有說不出的難受，如失去了什麽東西一樣的，看看夜已深了，只得打發玉蘭出房去睡覺，他自己在房裡頭一夜不會睡得着，反來復去，思想王文如此情薄，怕的還是個薄幸之人，如今倒反上了他的當了，將自己結髮恩愛丈夫謀害死了，原圖與他謀個天長地久，不料自從將丈夫謀害死了。這個王文忽然變情，到今如倒懊惱不及；想到丈夫在日的情義待自己還不錯，只怪當時一念之錯．到如今人已死了，今世是報答他不及了，只好到來世報答他罷。現在只有多超度超度他了，請他在冥間也不用怨我，不過我身犯大罪，只怕國法不容，怪來怪去絕祗怪自己做錯了事，想到這裡，不覺反落了幾點眼淚，只因白天在孝幃內降哀，身子辛苦了一點，所以想着想着，就朦朧睡着了，正將入夢，又被晨鷄司曉，啼叫醒了，張開眼來向帳外觀着，只見東方已經發白，劉氏本來還想睡一刻，因為又觸動上心事，睡是睡不着了，只得起來，因為第二天還是開吊的日子，怕的一早就有戚友近鄰來吊孝要到外面孝幃內去降哀的，所以就到粧臺前，約略裝飾裝飾，今天他心裡不比昨天高興，所以懶得裝飾。正在粧臺前修

飾畢了，玉蘭丫頭已來，不多一會王六已叫丫頭進來通報，說請大娘娘出外降哀，外面已有戚友到來吊祭了，大娘只得帶了玉蘭到外去，這天大娘在孝幃內痛哭了一場，因爲心中想起王文薄幸的緣故，所以覺得傷慘，因此才大放悲聲。且說一日過了，大娘回到自己房內，到了晚上又叫玉蘭到花園內去等候王文，玉蘭去了以後，劉氏就在房中等着，只見丫頭去了好多時不回，心中就曉得一定又沒有來，若是要來，早已來了，至這時未來，一定尚在等候，劉氏這般想着，不多一會只見玉蘭回來了，因見玉蘭個人來的，曉得王文又沒有來，便問道：「玉蘭你曾看見王文麽？」玉蘭道：「丫鬟在花園內等候多時，連得王相公的影子也沒看見。」劉氏道：「這個薄幸郎眞是變情了。」說過了這話，就坐着，心中若失。玉蘭道：「大娘不必着急，待婢子明晚再到花園內去候他，或者他因我們白天爲着開吊事忙，到了晚來要休憩休憩，所以他就不來，他要等我們三天開吊的日期過了，或者他才來呢，只要過了這三天開吊之期他不來，婢子自有法子治他！」說到此處鼻內哼了一聲道：「不怕他不來！」劉氏道：「玉蘭你且將你的法子說給我聽聽看！」玉蘭道：「大娘這時不必問，且過了今天，他若不來婢子自將主意告訴大娘聽。」劉氏道：「這時時已不早了，我一人在房內睡，很是寂寞，今夜你在房中陪我睡罷。」玉蘭道：「大娘的床，婢子如何好睡？只怕不分上下，將來就要不規不矩的了。」劉氏道：「我與你雖然是主婢，現在已彷彿是姊妹一樣，這亦不要緊的。」玉蘭道：「這個蒙大娘抬看了，如此，婢子即遵命。」這夜兩人即同床合被的睡了一夜，劉氏怎樣的舉動，眞是輕賤已極，枉爲還是大家之女，這亦不去表他。再說劉氏這一夜與玉蘭談談，說說到也解得寂寞，一夜功夫很容易過，到了次早主婢二人起身粧飾，仍然穿了素服，又在外面忙了一天，總算將三天開吊之期，敷演過了。到了晚上玉蘭又到花園內去等候王文，王文仍沒有來，主婢又同睡了一夜。次日一早玉蘭就又到花園去候王文，總算將王文候到了。回到劉氏房中，劉氏問道：「玉蘭今早可曾看見王文麽？」玉蘭道：「今早到看見王文的。」劉氏道：「他來麽？」玉蘭道：

「他說這幾天，他的妻子徐氏有病，所以不得空來。」劉氏道：「你怎樣對他講的，玉蘭道婢子對他說，大娘娘這幾天在閨房很是寂寞，天天盼望你，你爲什麽不來一敍，就是你妻子有病，也可騰出一些空來，過來一趟，免得大娘娘終天的盼望你，一個人孤淒淒的爲你落眼淚了，劉氏道：「他怎樣說。」玉蘭道：「他說來是要來的，但是還要過幾天，因爲他的妻子病重，實在騰身不開。」劉氏聽了這話，不覺落下眼淚來，對玉蘭道：「我早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薄倖人，眞正是不該做下這事，難道我不及他的妻子麽？我爲了他，把良心壞，把王法違，把結髮夫妻害，原是想圖個天長地久，照這樣看來，一定難得如願了，奴家有這樣的心腸待他，爲了他犯下天大的罪惡，他竟沒有一點恩情待我，原來還是他的妻子要緊，反去服侍他的妻子去了，難道我就不及他的妻子麽？他就曉得他的妻子有病，就不曉得我在這裡心中不爽快麽？」玉蘭吓我想到這裡，眞是痛心懊悔，玉蘭道：「大娘你此時懊悔是懊悔不及了，婢子在早幾天已說過，有個計策在這裡，只要照這個計策行事，不怕他王文不來，劉氏聽了這話，又有三分喜歡，說道：「玉蘭早幾天却曾聽你說及有個什麽好計策，此時何不快說出來，只要我聽了對的我們何方就拿來試試看，若是靈了使這個王文回心轉意，若是不薄倖的，你自然也有好處，我便要重重的謝你。」玉蘭道：「婢子的計策，預備叫大娘寫一封書信，將前情後事都寫在上面，並多用些情意，約他到這裡來，婢子想王文雖然薄倖，究非草木，豈就一點不知事情麽？他接了這封信，一定就會來的，大娘如若不信，何方費一點事，化去一張用箋，寫好了待婢子拿了送去試試，看王文來是不來。」劉氏聽了這話，到也在理，遂道玉蘭這個計策到也用得，如此待我晚上就將他寫起來，他若今晚到來最好，就免得你送去，我也好將書信給他觀看，若是他不來，你就明天送去。玉蘭道：「大娘這個主意很是，主婢兩人白天想定了這計策，到了晚上，劉氏就用鸞箋寫好了一封書信，又叫玉蘭到花園內去等候王文，王文仍沒有來，玉蘭回到房內，仍與劉氏同床睡了。第二天早上，劉氏尚沒有起身，一個人就逛進花園內，却巧王文正在牆

那邊張望，原來王文自那天在東樓與劉氏玉蘭三人定了計策回去以後，到如今已有半個多月了，不曾劉氏東樓去，雖然也時常將劉氏記在心上，但自從得知劉氏害了他丈夫南樓以後，晚上就不敢過牆，心中不知不覺的會有點害怕，這就是一個人不能做虧心事情，做了虧心事情都是這樣的，再見他的妻子忽然的生起病來，並且那個病很是利害，又被他的丈人纏住了，所以連日走不開，而且有一晚偷空來到花園內，想過東牆，與劉氏一敘，正走到牆下，忽然覺得牆頭上起了一陣陰風，因此將他嚇得汗毛直豎不敢過牆了，從此以後，就不甚敢到花園內，所以玉蘭接連幾晚在花園內，不會見到他，王文也因為許多天不會到東牆了，晚上又不敢到花園內，所以這天早上就到花園內，預備看看東牆可有什麽人，却巧這時玉蘭也到花園內來，王文站在假山上，二人都隔着牆看見了。王文道：「玉蘭姐姐！我們幾天不看見了。」玉蘭道：「你好呀！只在家中伴妻子，將我們大娘棄着不顧了。」王文道：「啊吓吓姐姐怎的說出這個話來，我王文正曾天天想着你們哩，只因我的賤內有病，我的丈人又連日纏住了我，所以不得脫身，若是晚上實不敢到花園內來，覺得你們花園內有陰風，慘慘的所以學生就有點也害怕，姐姐以後也不要到花園內來，還要小心着，提防你家大爺要找到你哩。」玉蘭啐了王文一口道呸，吓：「王相公以後不要說這叫人害怕的話，還提防隔牆有耳，若是一旦洩了機，只怕你的這個腦袋就很危險。」王文摸了一摸腦袋道：「這個果然可怕的，學生這幾天就因了這個，所以就有些不敢到你們東樓來。玉蘭道：「原來你心中也有點害怕，這說你以後說話就要小心一點，若是洩了機不是要的。」王文道：「承姐姐的囑咐如此學生曉得了，自今以後絕不敢輕道隻字，請姐姐也要小心一點。」玉蘭道：「這個自然曉得。」王文又道：「請問姐姐，大娘這幾天在閨房內可還好麽？」玉蘭道：「你還記得大娘麽？他這幾天為了你茶飯不下，燈前彈淚，正天天等望你哩，誰曉得你在家陪着妻子，好生自在安閑，現在有二樣東西叫我送來給你，你過牆過拿罷。」王文道：「是什麽東西，你先給我看看。」玉蘭道：「不行，你過來我自然給你看

，因爲這是一樣要緊的東西，不能在這裡給你看的。」王文道：「好姐姐、就請你先告訴我罷。」玉蘭道：「在這地方旣不能給你看自然也不能告訴你，你旣要看又要我告訴你，就就快過來罷。」王文道：「如此你快去拿梯子放好了，待我過牆來罷。」玉蘭即去預備梯子，王文走下假山，到了牆脚下，爬上圍牆，走下梯子，玉蘭將梯子拿過了，王文道：「好姐姐這時好給我看了。」玉蘭道：「這裡也不是看的地方，恐怕有人來，給人看見了去，很不方便的。」王文道：「這便到什麼地方去看。」玉蘭道：「到那邊牡丹亭中去看罷。」王文聽了好生歡喜，就跟了玉蘭到牡丹亭中去，玉蘭到了牡丹亭花軒中、將窗扇都閉上了，然後才拿出劉氏寫的信來給王文觀看，王文接了書信，拿在手中看了一遍，向玉蘭道：「原來娘娘責我負情，其實學生也不敢如此，我方才已向姐姐說過了，因爲賤內有病，又被丈人纏住了，所以不能脫身，望你將這個意思，替我說給大娘聽了，叫他放心學生是不會負情的。」玉蘭道：「王相公說這話，很是輕巧，怎的就不曉得大娘娘心中的痛苦、莫說大娘如此，就是我們婢子們不見你王相公，也是沒興致的。」王文道：「這個承姐姐的盛情。」二人在內說話了一會兒，玉蘭忽然走出去，將花園門閉上了，然後仍又走進花軒內去，這個不知在內做什麼事了，這且按着慢提，再說老管家的王六，雖然將幾天間吊的事情忙過了，然而心中甚是悶悶不樂，想起他主人南樓自揚州回家的時候還好好的，一點沒病，怎的到了東樓上忽地就會得了急病身故了，這個急病究竟是個什麼急病，東樓大娘一點也沒有說出來，又看大娘的情形並看他一切的行爲，並無一點哀思，所有的情形都是假情假義，照這樣看來，不免叫人心中生疑，上次因爲說了幾句，他就故意作起威勢來、多承二娘替我討情，他才息怒，老奴本待再說幾句，究竟沒有眞憑實據，又有主僕之分，所以不會能再向他詢問，日前曾聽二娘告訴我，說他端陽那日送五毒靈符到東樓去，曾見大娘娘房中，有一個年輕男子在說話談笑，二娘娘因爲不會好走進房去，所以不會看得仔細，因此老奴心中不免就格外疑心，但是細想起來，很是想不出來，因爲前後門禁森嚴，都有看

守的人，生人絕不得進內，不知那個年青的男子是誰，他怎得進來的，並且二娘娘還問過大娘跟前的丫鬟丫鬟說是大娘的表弟。」只是大娘向來不曾說過有表弟，現在怎麽有起表弟來了，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麽？但是就是大娘有表弟，然而也要從門外進來，但端陽那天，門上並不曾有什麽男客到來，不知大娘的那個表弟是從何處進來的，這事眞是奇怪極了。但是二娘絕不會說謊的，王六爲了這事，因此心中十分悶悶，但是疑心劉氏的心，終是不能消失，這天因爲他的老妻腿上忽然生了一個東西，腫了一塊，人家傳了他一個方子，其中有一樣藥，要用鮮芙蓉花，若是沒有花，就用葉子亦可，因此王六就到花園內來，尋找芙蓉花，或是葉子，誰知走到花園跟前，只見園門緊閉着，便道這樣大早，誰將花園門關上了，快來開門，說着就用手在門上敲了幾下，這時候玉蘭與王文正在花軒內。玉蘭聽得有人在敲花園門，不覺吃了一驚，忙叫王文低住聲音細聽，只聽王六在外敲着門喊道：「快來開門吓，是誰在花園內，淸早的將園門關上了，還不來開麽？」玉蘭聽得是管家王六的聲音，格外吃驚，忙叫王文走過去，王文道：「姐姐待我先過牆去罷，學生明朝再來了。」說着即要緊跑出花軒去，到了牆下，要緊過去，爬上梯子，不料不曾留心，將牆上的磚頭踏下了一塊，落在梯子下旁邊，他過了牆去，即要緊回到書房內去了，再說，玉蘭穿好了衣裳，也要緊跑出花軒，却到心生一計，去那邊去採了幾朶菊花，拿在手中來開園門，將門開了，王六用目觀看，見是玉蘭問道：「你一個人將門關了，在內作什麽勾當。」玉蘭道：「奉大娘之命，到花園內來採幾朶菊花。」王六道：「採花因何將園門關上了。」玉蘭道：「我歡喜這樣。」說着就拿了菊花進內去了，王六看玉蘭的樣子，有點慌慌張張的，心中很是疑心，不知他在內做什麽勾當的，因此走進園內，留心在各處檢看，曉得玉蘭在花園內，總有什麽鬼祟的勾當，在各處尋看了一陣，並不見有什麽形跡，走到牡丹亭，只見旁邊的花軒門半開半掩的，心中大疑，想道這個花軒，他的門平常總是開着的，這時怎的變着半開半掩了，莫非這裡頭有什麽緣故麽？再一看只見四面的窗戶都閉着，這就更怪了，遂推開了

軒門，走進內觀看，只見靠窗前尚有兩張椅子放着，伸手到椅子上去摸着看，覺得兩張椅子上，都還有熱氣，這就怪了，照此情形看來，方才玉蘭却是在這裡幽會哩，不然如何軒門半掩，窗戶關着又有兩張還有熱氣的椅子在這裡？但是爲何只見玉蘭一個人，還有一人到那裡去了，這到奇怪，現在大爺死得奇突，我正滿腹的疑心，此刻又遇到這樣的事情，怎能不追究，這樣看來大主母的奸情是不假，大爺是死得寃枉，呸這個淫婦，我如何還稱他大主母，他配得上做我的主母麽？以後稱他劉氏可了，想到此處，心中又暗暗禱祝道：「大爺吓！大爺吓，你從前不明白，現在死在冥世之中，一定能很明白了，老奴知道你死得寃枉，現在你放得有靈些，讓老奴今日在園中尋出些憑據來，老奴定與你報仇伸寃就是了。」若說沒鬼却有鬼，王六禱告到此處，忽地覺得地下起了一陣陰風，王六曉得大爺的陰靈到了，就向着起陰風的地方，跪下叩拜，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說道：「大爺吓，老奴在此想替你報仇，大爺要放得有靈點。」叩了三個頭起來，忽然看見地上有一封書信，就過去拾起來觀看，原來正是劉氏寫給王文的一封情書，這就是冥冥中的果報，原來王文方才因爲要緊跑出花軒，不曾提防就將書信落在地上，王六抽出那張鸞箋來看時，只見信紙上寫着道：「一日六時，寸腸九轉，花前側耳，不聞犬吠，東籬月下凝眸，但見星横北斗，負心薄倖，一至於此，妾將結髮之情割斷，花燭之愛剖分，雖陋質獨容，不堪箕帚，而毒哺鶴頂，惟冀歡娛。昔紅拂女私投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猶是耳，君請諒之，倘藕斷絲連，恩猶未絕，當迎風啓戶，專候玉人，字奉廷貴情郎文案，薄命妾劉素娥斂衽拜。」王六將這樣一大篇情書看完了，氣得怒髮冲冠，頷下一部花白的鬚兒，根根蹺起，兩目怒睜，搥胸頓足大罵劉氏淫婦，又罵禽獸的王文竟不知朋友妻不可欺，妄爲還是衣冠人，亦不想抬頭有青天，你敗壞人家門戶，謀害人家親夫，犯了彌天大罪，只怕你一個腦袋還不夠殺，須得粉骨颺灰，你的罪孽猶不能消，如今有了這個憑據，想來也是大爺的靈性，我就可與大爺報仇，當官去告他一狀，想到這裡，就將信摺疊了放在身上，出了花軒，來尋找王文的踪

跡，快走到牆跟前去，只見牆上靠着一張梯子，原來這梯子是王文方才過牆去的，玉蘭亦因心中着慌，要緊採了幾朶菊花就來開王六的門，所以不曾想着，來將梯子拿過去了，也是應該他們的私情要破了，天下的私情暗事，原無有不破的，王六看了梯子以後，又將牆上看了一下，只見牆上的磚頭被踏去一塊，落在梯子旁邊，才知王文已過牆去了，已不用再在花園內尋找，遂將梯子移過了，氣得他芙蓉花的葉子也沒有採，出了花園便向西樓二娘娘的地方而來，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玩花軒驚慌露信　東閨敍樓舊情宴

引曰　翠黛深籠寶鏡　蛾眉懶畫春山　芳庭雖喜長蓀蘭　畫棟還愁急斷腸

話說王六出了花園，進到屋內，就向西樓而來，原來二娘娘王氏，這幾天心中也悶悶不樂，因想起大爺在揚州回來的時候，人是好好的，一點也沒有病，怎的到了劉氏房中，片刻之間，就會得急病死了，也不知是什麼急病，因此心中好生疑心，因爲那天端陽佳節送五毒靈符到劉房中去，却見劉氏房中有一個年輕男子，因爲恐撞破了他們的奸情，所以不曾仔細看，也不曾進到他的房中去，就折了回來，這件事情到如今思想起來，，還好生疑心，怕的大爺這回的死，不要是劉氏因奸起意，下了毒手，雖然劉氏也是名門之女，應該受過閨門訓篇，曉得三從四德，以及婦道女流應守的本分，但是近來看他的行爲，貪淫下賤，全無大家之女的風氣，亦不顧父母的聲譽，也不顧丈夫的顏面，也不顧自己的羞恥，似這種淫賤趨下的人，會做出這種晴無天日的事來，也未可知，只是沒有眞憑實據，就不能一定這樣說，不過還有一樣，想劉氏這個奸情，很是可疑，因爲前後門戶森嚴，不知那個奸夫從何處而入，這個眞叫人思想不明白了，正在這樣思想着，忽見丫鬟來報道：「二娘娘

現在有總管家王六在樓下，要請娘娘下樓去有話說。」二娘心中想道管家的王六到來有什麼話說，吩咐丫鬟道：「你下樓去叫他坐一會我就下樓來了。」丫鬟答應一聲走下樓去，二娘娘將孩子叫丫鬟看管好了，他走到樓下，王六起身向二娘娘行過了禮，二娘娘「王六你坐下了。」王六道：「二娘娘在此，怎有老奴的坐位。」二娘娘道：「王六你不必拘這些禮節，有話坐下了說罷。」王六道：「如此老奴告坐了。」說畢就在旁邊坐下，說道：「老奴到來，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要稟知娘娘，想大爺在日，乃是一個奇男子，不料現在竟害在東樓那個淫婦劉氏手內。」二娘娘吃驚道：「管家的今天莫非多吃一盃酒麼？怎的說出這個話來。」王六道：「二娘娘莫非聽我罵那個東樓的淫婦劉氏，當我說醉話麼？其實老奴何常酒醉，因爲方才到花園內去，給我拿住他們的憑據了。」二娘聽了很出於意外的問道：「什麼憑據給你拿住了？」王六就在身上取出一封信來，交給王氏二娘娘觀看，王氏二娘娘初還不知是什麼，及至拿書信看過了一遍，眞是嚇得魂也飛去。指着東樓罵道：「劉氏呀！劉氏呀！不想你好狠的心腸，竟忍心下得這樣毒手麼？將自己的結髮之情割斷，花燭之愛剖分，就不怕上有青天，下有王法麼？你做了這樣傷天的大惡，以爲沒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事隔無幾，也就奸情暴露了，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只怕你終難逃法網。」王氏罵到這裡氣得臉色鐵青的，旁邊老總管王六說道：「二主母，現在他們的奸情已暴露了，謀害大爺的憑據也有了，我們現在應當替大爺報仇伸雪才是，待老奴出外尋找一個精於法學的人，請他做了一張狀子，二主母你做原告，待老奴做抱呈，去到當官告他一狀，有此信爲據，諒想是劉氏親筆，還怕告不準麼？只要告準了，這一對奸夫淫婦，並四個幫助惡的淫婢，一定立時都要捉將官衙內去，叫他們坐起牢來，這個因奸謀害親夫的大罪，怕不都要千刀萬剮麼？到那時才算替大爺報了大仇，也才洩得老奴心中的怒氣，二娘娘你看如何，王氏道：「王六你雖是一片忠心，不但我二娘曉得，大爺平時也曉得，就是現在他在九泉之下，也是曉得的，不過凡事要三思而行，這件事情此時是性急不得的，還要待機而行，

因爲劉氏的父兄此時都任顯職，現在的官銜又非比從前，一則官官相護，二則貪贓枉法，你的大爺既被害了，我又是一個婦女，向來不出閨外的，你又這大的年紀，怕的輕動了反不見好，在我的意思，你將這信收藏好，我們慢慢的商量了再說，這時不必性急，不知你以爲如何。王六道：「二主母你不必多慮，天下的事都有公理，想那個官府食的民間之祿，應當替民間做事，無論他們怎樣貪贓怎樣官官相護，都難違公理，豈有放着這樣傷害天理的事，這樣大案不秉公辦理，還顧官官相護的私交麽？天下萬無之理，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一定不要緊的。」二娘道：「王六你的話雖是，但現在不比從前，怕的那班官府是貪贓的多，你雖然一片忠心，我想還是放着慢慢想法的好，暫時忍耐，只要你有此心，將這個憑據藏好了，自然有替大爺報仇的一天，不過後來，還要仰仗你的，況且天道循環，諒他們遲早都難逃法網的，你這時不必性急。」王六道：「你二主母既膽小，就待我一個人到官府去告狀罷，不是老奴性急，實巴不得這一對奸夫淫婦，早一天正法，就早一天替大爺報了仇，好叫大爺在九泉之下早一天安心，老奴也早一天出了心中的憤氣，二娘娘亦不必替我擔心，老奴是拼了這條老命的。」說着這話，就在二娘手中將書信接了過來放在身上，起身告辭出去了，二娘勸也勸他不住，心中說不盡的感激王六的赤胆忠心，但是他的性子太急了，反到替王六擔着一點心事，不知道告到官府如何，因爲這事還要守着秘密，所以不便叫丫鬟去追趕王六，阻攔他且慢去告狀，只得忍住了回上西樓，等到後來再說。這且按着慢表，再說王六在西樓下，別了王氏二娘娘出來，即氣冲冲的出了刁府，一直回到家中他的妻子見了他臉上有一種怒色冲冲的樣子，不知是何原故，曉得他一定心中有氣，因此便不向他說什麽，過了多時然後問道：「老相公你替我去採的芙蓉花的花葉在何處，不知可曾採來麽？王六道：「啊喲！我到忘了，明日再去採罷。」他的老妻便問他道：「老相公看你今日回來，因何臉上有一種很不歡樂的樣子。」王六道：「我的心中自然有不快樂的事。」他的老妻道：「何不說出來給我聽聽。」王六道：「我原本要想將這事與你商量商量，只

因我心中十分氣悶，所以這時到忘去了。」說到此處即將到花園內去採芙蓉花的花葉，見園門關着，及拾到書信，前前後後的說了一遍，然後又說到西樓二娘商量要到官府去告狀的話，並二娘叫他暫且忍耐，以候機會的話也說了一遍，說完了又說道：「老妻我心中想與你商量的，也就是這話，我現在打算到官衙內去告狀，以替大爺伸雪報仇，捉拿這一對奸夫淫婦正法，以洩我心中之恨，不知你的意思如何？」他的妻子聽了吃驚道：「啊喲！老相公呀！你要替大爺報仇是應當的，因爲你身受刁家重恩，莫說你身受重恩的人，應當如此，就是與刁府上絕不相關的人，只要是稍有血性的，也心中不平，況且你是刁家三代的老家人，大爺又待你不薄，所以這是極應當的，我如何能來勸阻你，即如你沒有此心，我亦當要督促你，只是一件，凡事要三思而行，你這時萬不能有所輕動，因爲無益有損，又何必拿老命去拼哩，在老妻的意思，也是如二娘娘的主意一樣，不如且忍耐着，慢慢的商量起來，不怕大爺的仇不能報，不怕那一對奸夫淫婦不定罪，並那四個淫婢一齊正法，你若這時候，不思量定了，怕的無益反有害。」王六聽了這話很是不耐，向他的老妻道：「原來你與二娘一樣也是一般怕死的，我早曉得你也是這般怕死，就懊悔將這話與你商量了，我現在的主意已決定了，無論如何都要到法院去告他們這對奸夫淫婦的，以與大爺報仇，我既不與你商量，你也不必來勸我了。」他的妻子道：「你雖去告狀，但沒有主告便如何。」王六道：「你不必問，我自有道理。」他妻子道：「無論你如何有道理，沒有原告是不行的，恐怕你這一去反要惹禍上身，不如還是忍耐着能，我與你是夫婦之道，痛癢相關的，怎能不勸你呢。」但見王六執意甚堅，無論他妻子怎樣的勸他，他總是不聽，一意要去告狀。這且不提，書分兩頭，花開雙枝。再說：丫頭玉蘭在花園內，被王六撞破了他們的好事，慌張失措的採了幾朶菊花，開了園門回到劉氏房內，劉氏問他可曾看見王文，將書信交與他麽？玉蘭不能在花軒內與王文的一回事告訴劉氏，只得扯了個謊道：「王相公看見的，書信已交與他了。」劉氏道：「他爲何不來，可曾說什麽嗎？」玉蘭道：「來是

要來，只因王六總管來到，所以他驚慌過牆去了，因此就不曾好說什麽，他只說了一句，叫大娘放心，他王文不是負心的人。」劉氏道：「可恨王六這個老狗頭被他撞去了我們的盛會，可是他曾看見王相公麽？」玉蘭道：「被他撞破了還得了麽？因此婢子聽見他的脚聲，搶着將園門關好了，等王相公過牆以後，才開園門的。」劉氏聽了這話，心中才放心，向玉蘭道：「我這封信去，諒他今晚必來，今晚你可再到花園內去候他。」玉蘭答應道：「是。」主婢二人又在房中說些別樣的話，劉氏因爲聽了玉蘭一番安慰的話，心中似覺歡悅一點，玉蘭這時到反暗暗擔着一種心事，你道爲何，原來玉蘭方才在花園內出來的時候，心中十分慌張，乃回到劉氏房中，驚心才定，忽然想起方才給王文的一封信，王文不曾放好，只因他一心記着尋歡樂，將那封信放在机上，後來王六來園外敲門，慌慌張張的要緊穿了衣裳出外，好像將那信忘記在机上，不曾拿去，自己那時也因十分匆促不曾留心及此，別的不打緊，只恐被王六老狗頭拿去，豈不被他識透機關，奸情立時敗露麽？但是也沒有一定，或者王相公記得將那信拿去也未可知，倘是王相公沒有拿去，那信不在花軒內，便一定被王六老狗頭拿去了，還要去與王相公說一句，倘如見了大娘，不能說信失去了，只說收到了，因爲若給大娘得知了，一定要受他的重責，所以玉蘭就因了這事心中暗愁，在劉氏房中說過了幾句以後，就要緊出來，進花園到花軒內尋找，四面尋找遍了，那裏會見有一封書信，急得一身大汗，十分中有七分料定被王六拿去了，只有三分或是王文拿去了，心中痛恨王六，恨得將牙齒咬得緊緊的，信既然不在花軒內了，諒想無論怎樣的尋找，都尋找不着了，只得出了花軒，拿了梯子，爬上西牆去張望王文，以便問他一句，就可明白了，若是他不曾拿到也得囑咐他一句，等他見了大娘，話才好對得起來，不然說得不對豈不就要給大娘得知了，玉蘭在牆上張看王文，那裏得見王文的影子，張看了多時，仍不見王文到來，恐怕時候久了，王六又要進園來，只得下了梯子，很失望的回到裏面去，到了晚上奉了劉氏的命，又到花園內等候王文，王文沒有來，玉蘭在劉氏跟前說，王六加上點油醋

，說王文今晚不來，想是早間被王六一嚇，因此不敢來了，劉氏果然痛恨王六把牙齒咬得緊緊的，但一時也沒有法想，在玉蘭的意思叫劉氏將王六革職了，不要他在刁府服役，那個失去信的事，不是可以不發洩了麽？若是王六沒有過處，也可扳出一些過處來，其實失信的事要發洩，豈是將王六革職了就可以的，要發洩總是要發洩的，然而這也是小人的一種用心，這個不去提他，再說玉蘭這晚在劉氏跟前說了王六許多壞話，以後又談些別樣話，到夜深之時，才各自安睡，玉蘭因爲記着失信的事，一早起身就到花園內盼望王文，總算才將王文看見了，王文也在隔牆探望，玉蘭將梯子靠到牆上去，叫王文爬過牆來，王文答應一聲就爬了過來，玉蘭道：「你昨天如何，有沒有被那老狗頭嚇了一嚇麽？王文道：「怎的不嚇因爲要緊過牆去，一隻脚踏在牆頭上滑了一滑，幾乎從牆上跌到牆下，還虧得掙撐住了，不然就笑話了，但是已將一隻脚指頭碰痛了，直到現在還有一點痛哩。」玉蘭道：「我也被他嚇了一嚇，但是你不會跌痛那裏還是好的，此刻我有一樣事情要問你，我昨天給你那封大娘的信，你臨走的時候，可曾帶在身邊麽？我因這事心中甚急，後來，又到此看你多時，晚上又來，這封信你若是沒有拿的，一定被那 老狗頭的王六拾去了，這件事情到是非同小可的。」王文聽了這話，似忽然的想起道：「我道什麽？原來是這勞什子的一封信，也値這般的大驚小怪麽？」玉蘭聽了這話心中到一喜，聽他這種口氣，一定信是他帶去了，不然這是要緊的東西，他聽了焉得不急，便道：「這信你拿了回去的麽？」王文道：「我昨天因爲被那老狗頭敲門，心中一急就要走了，誰還記得拿這封信，好再我已看過了，要他何用，就是我帶回去，也不過放在字紙籠中，要他何用，失便失去了，你也値得這般大驚小怪的。」玉蘭吃驚道：「王相公這信是要緊的，是大娘的親筆，你們的事情都在上面，若是王六拾去了，便洩了你們的事情，如何你到說起不要緊來。」王文道：「我說不要緊便不要緊了，你何必這般的胆小，雖然是大娘的親筆，還是要以圖章爲憑，因爲這個信上，沒有我與大娘的圖章在上頭就不要緊的，要是要緊我豈得不急，你現在告訴

我大娘在房中做些什麼？」玉蘭聽了他的話竟信以爲眞，又歡喜道：「你說的這話可當眞的麼？」王文道：「誰來騙你怎的不當眞。」玉蘭歡喜道：「如此我便告訴你大娘這時在房裏正等着你哩。」王文聽了這話，就要向裏去，玉蘭一把將他拖住道：「且慢我還有話講。」王文道：「姐姐還有什麼話講。」玉蘭道：「你見了大娘，大娘若不提起信的話便罷，若是提起信的話，你千萬不能說信失去了，只說你收到了，若說失去了的話，便與我昨天回復他的話不同，只怕大娘就要怪我疏失。」王文道：「這個可以，你便將你昨天回復大娘的話告訴我一遍，我便得知了。」玉蘭遂將昨天回復劉氏的話，向王文說了一遍，說完，二人就向東樓而來，這個時候劉氏正才起身，方在梳粧，看王文到來，如久旱之獲甘霖，心中大喜，立時起身迎接，說道：「啊呀！叔叔奴家當你薄倖不會來了，不知今日是那陣好風把你吹得來的，眞叫奴望眼要穿了，記得半月以來，不曾見面了。」王文道：「世嫂不要見怪，學生因爲近日正有點事情，又因賤內有了病，到很是利害，他有病到不要緊，學生巴望他早點死了，從此以後可與世嫂圖個天長地久了。」劉氏道：「啊吓你還有此心麼？只怕未必罷！在我面前說說罷了，我曉得你的尊夫人是要緊的，我麽你還放在心上做什麽？奴家的是一片癡心，現在已明白了。」王文道：「學生是眞正這樣的。」劉氏道：「你若果眞有此心，我這裏爲何不來，我是錯上了你的鈎，至今是懊悔不及了，要曉得你的妻子有病，應當侍奉，我這裏空房孤宿，連日心中不爽你就不曉得麽？」王文道：「世嫂你且慢將這話道來，聽我將話說完了，你就明白，我這時還沒有將話說完哩，因爲我的妻子生病到不打緊，我正巴不得身故了，只因爲他的病重了走不開，也不是我因爲要侍奉他走不開，就因爲我那個老狗頭的丈人在面前一刻不離的，夾纏得走不開，所以我心中雖然時時刻刻的將世嫂放在心上，要想偷個空來看看世嫂，只因被他夾纏住了走不開也沒有法子可想，世嫂若要說我薄倖，你放心我學生不會的，這兩天却巧學生的妻子病又好些了，那老狗頭的丈人去了，所以學生又得閑空些，沒有人夾纏了，因此又得來與世嫂歡聚。」說

到此處，劉氏便請他坐下，王文即坐了下來，劉氏又問道：「我昨日叫玉蘭送一封信給你，你收到麼？」王文道：「那封信麼？學生已收到了，多謝世嫂的盛情，世嫂以後要防學生薄倖麼？儘管將這條心放去了，學生絕決不會薄倖的。」劉氏道：「只要叔叔有這個心，奴家就心滿意足了，奴家現在的一番事情，也都是爲的叔叔一人，想與叔叔圖個長地久，所以將這個潑天的大禍做下了，只是從此以後，你心中也可無所畏忌了，免得你心中常常恐怕我的寃家回來，我們的私情不得隨意，現在你可隨意了，也免得早去晚來，我此後但願你，天天在這裏陪着我，我也就心滿意足了。」王文道：「我到要請教世嫂，我那天在世婢這裏原打定的主意，是想毒死西樓二娘娘的，怎麼二娘娘到不會毒死，如何反將你家的大爺毒死了。」劉氏道：「這是玉蘭丫頭所爲，那天大爺回來本要到二娘娘房中去的，奴家恐怕大爺到了二娘娘房中，二娘娘要將我們的事情告訴大爺，所以奴家將大爺請到房中，替他接風，就將預備請二娘的酒席拿來請他，不料大爺無意說了玉蘭一句，怎曉得玉蘭他因恐洩機，就起了歹心。」說到此處就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王文道：「如此說來，這個都是玉蘭姐姐的大功，我們以後的快樂，都是受之玉蘭姐姐所賜，將來都應當殺身報答他。」劉氏道：「啊喲，叔叔你怎樣說出這樣的話來。」王文道：「世嫂正應當這樣報答他的。」劉氏道：「叔叔莫非有了醉意麼？如何還會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來。」王文忽然若醒道：「世嫂你道我說的什麼不吉利的話。」劉氏道：「啊喲，怎麼你自己說的話，會不知哩？你既不知就罷，這樣不吉利的話，誰來再向你說，這些話我們都不去提他了，我這地方你已有半個多月不來了，今日來此，我應當設宴歡待，正好大家歡飲一盃。」王文道：「這個又多謝世嫂的厚意了。」劉氏遂吩咐玉蘭去辦理酒席，玉蘭答一聲去了，不多時將酒席辦好，四個丫鬟大家忙着，將酒宴在房中擺下，眞是山珍海味，無美不備，常說的富家一席酒貧家半年糧，正是此謂，主僕六個人，一桌而飲，各人談笑生風，極盡歡樂，酒宴以後，王文就留在劉氏房中，到了晚上又是晚宴，王文自這天到了劉氏房中，一連住了一月

有餘才去，在這一月有餘以內，眞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享盡溫柔艷福，又過了幾天以後，劉氏才放他回去，去的時候，約定當日就來，誰知一去又好多天不曾到來，因此劉氏又望眼欲穿，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碧紗窗王文窺浴　藩王府張保謊父

引曰　淸凉庭院荷香透　無計消長晝　睡起懶梳頭　莫慰眉尖縐

詩曰　紗窗日落漸黃昏　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欲晚　黎花滿地不開門

話說王文在東樓接連住了一個月多劉氏才放他回去，去時候曾約定當日即仍至東樓赴約，誰知劉氏這天在東樓上等他，直至望眼欲穿他都沒有來，又接連過了幾天，仍不見他來，因此劉氏心中又焦灼起來，在東樓上天天盼望他，誰知他竟不來，劉氏心中又責他薄倖，並且疑他外面一定又有了什麽外遇，不是這樣，諒他不會到別些地方去，家中諒他是坐不住的，因此心中十分煩悶，思想起來，又萬分懊悔，早知道這個王文終久是薄倖，痛悔當初錯了主意，現在這樣思想起來覺得還是自己的丈夫好，因此常背地流淚，那天給春蘭丫頭看見了，問道：「大娘娘這幾天爲何又眼淚盈眶的，婢子替大娘思想現在算得稱心如意了，大爺已故世了，從此以後與王相公不是天長地久，正該快意些才是，如何又一般沒興致的落下眼淚來哩。」劉氏道：「春蘭你的話雖然很是，但我此刻恨的也就是這個，因爲王相公是個薄倖的人，所以我此刻思想起來覺得反懊悔當初，因爲所結交的是個薄幸人，很不値得，所以我就自覺痛心落下眼淚來了。」春蘭道：「若是思想王相公麽？到很便當，待婢子去叫他來就是了。」劉氏道：「這回不必再去叫他了，若再去叫他，他以後就格外要擺架子了。」春蘭

道：「大娘娘且慢作此想，在婢子看來，王相公不會負情的，他這兩天一定有些事情絆住了走不開，所以不來，大娘娘一定也要忍耐些，不可錯責了他，大娘娘不要心中不快樂，且待婢子過牆去找他看看他在做甚麼。」劉氏聽了這話，竟肯定的道：「春蘭你不必去尋找他。」春蘭道：「大娘娘不要生氣，待婢子去尋了他來，以後叫他格外小心就是了。」劉氏道：「春蘭如此你先替我去取了浴水來，我這幾天因爲身子不爽快，想洗個澡。」春蘭答應道：「婢子曉得。」立刻轉身出去拿了浴盆來，劉氏便在房中洗澡，春蘭即轉身到花園內去，爬過了一座矮園牆，跳到西花園去，先在花園內尋看了一回，不曾看見王文，春蘭即尋找到王文的書房內去，你道春蘭這回如何敢到王文的書房內，因爲現在王文家內，所有劉氏的事情已經明了，因爲王文曾向幾個丫頭說，若奉大娘呼喚，儘管可以過牆來，是不妨的，因此春蘭這回就大胆過牆去了，這個表過不提，再說春蘭到了王文書房內，亦不見王文的人，她疑心王文家內有兩個書房，或者不在這個書房內，就在別處的書房內，但是這處的書房曾聽王文說過可以尋找得到，若是別處的書房，因爲不曾聽過王文說起，又是生疎地方不知如何尋找，所以就在書房內躊躕着，不提防猛地背後過來一人，將他抱懸了空，春蘭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啊喲！」一聲失聲喝了出來，回頭一看還是王文，這才放下驚心，王文將他放下來，問道姐姐到來有何事情。春蘭道：「王相公你這一來，眞將我嚇呆了，不知你在何處怎的我看不見你。」王文道：「你不看見我，我到曾看見你了。」春蘭道：「你在什麽地方的。」王文道：「姐姐爬過牆來的時候，我正在假山底下看兩隻蝴蝶在那雙雙的飛舞，忽見姐姐爬過牆來，學生就躲在假山洞裏，所以你不看見我，我到能看見你，因此在你後面跟隨過來，只是姐姐覺得太呆笨了，爲何背後有個人跟在你背後，會不得知哩。」春蘭道：「你輕悄悄的跟在背後，如何會曉得哩，下次不能這樣，這樣是要驚嚇人的，你到在此好安閑，我們大娘娘在那裏盼望得你很心焦哩。」王文道：「且慢我且問你這時你從大娘那裏來，大娘這時在閨房內做什麽？春蘭道：「大娘在房中洗澡。」

王文道：「這倒有味，如此待我去看看，說着這話，就同春蘭出了書房，二人同爬過牆頭去，一路進內，將要走到劉氏房門前，就聽得房裏頭浪浪的水聲，王文太喜扯了春蘭走到窗跟前去，將紗窗用頭上的金簪挖開了，露了一條縫向內張看，正看得高興的時候，却被劉氏覺着了，因爲聽得紗窗外窸窣有聲，就在澡盆內出來，穿了衣裳，走到窗前，推開窗子一看，只見王文與春蘭都伏在窗外底下團做一團，劉氏心中大疑，不覺酸味大作，大罵春蘭賤婢，聲色俱厲，說道：「我只當你們是至誠之人，誰知你們竟敢大胆，背着暗偷風月，竟幹出這些無恥的事來，這一次我必定要重點罰你們。」春蘭道：「婢子爲敢做這個大膽的事，因爲王相公到來，他要在此處窺大娘洗浴，所以不許婢子通報，將婢子也留住在此，爲敢有別些奢望。」王文笑道：「世嫂息怒這個是不能怪他，却是學生叫他在這裏陪着我的。」劉氏也厲聲道：「你也不是好人，這件事自然也要怪你。」王文道：「如此學生在此陪罪了，學生在此窺世嫂沐浴是有的，若說與春蘭做風月的事是沒有的。」劉氏至此心中的怒似才消去一些。說道：「你們既已有過，我也不計較了，快些隨我進房去罷。」王文道：「學生曉得。」二人隨到香房內去，坐了下來，春蘭已隨後送進茶來，放在二人面前，遂又退下，劉氏向王文道：「叔叔你這幾天在家何事，那天你回去之時說定當天即來的，爲何去了，竟似脫籠之鳥，一去不來哩，莫非外面另有新歡，一時戀戀，分離不開麽？」王文道：「世嫂這是從那裏說起，學生有了世嫂，心願已足，那敢再有別戀，只因家中近日來了幾個遠親，所以被纏住了不得脫身，若講學生的心裏麽？正是無一刻沒有不將世嫂放在心上，正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一句話了，若是今朝學生本來還不打算到來，因爲家中的親戚還沒有回去，想過了今天，明晚就打算來了，因爲我家中的親戚過了今天，明天就要回去了，學生因爲方才曾聽春蘭說世嫂在沐浴，心想有趣，因爲到來，現在既然到來，今天就不回去了。」劉氏道：「原來你家中有了遠親到來，這個雖然也有理，但是應該送個信來，免得我心中盼望你。」王文道：「學生近來眞有點昏糊，這個

主意到不會想得到，這就是學生的過處，學生認錯了。」站起身來，就向劉氏拱手作了一揖，劉氏忙起身答禮道：「你既不知道就罷了，何必又如此多禮哩，如此便待我吩咐丫鬟去辦酒宴來，我們以叙別情。」王文道：「學生到來，屢屢叨攪世嫂酒宴，實是不敢當的。」劉氏道：「怎的幾天不見，你便世務了多少，稍設備一點酒菜款待？亦算不得什麽？奴家與你的情意，亦何在於此。」王文道：「不錯世嫂與我的情意，眞是天樣的高，地樣的厚，果不在這一兩桌酒宴上見情意，學生眞是心感不已的。」原來王文這天說的盡是一套客話，劉氏覺得他的情形變了，心中很是帶疑，二人談着說着，忽忽的婢子們已將酒宴辦理好了拿來，送在房中傳盃遞盞，大家吃到半醉的時候，才停止了不吃，婢子將吃殘的酒宴收拾出去，劉氏抬頭忽然見王文頭上有一枝金簪子，便問道：「叔叔我早日給你的那枝玉簪子因何不戴，此時却戴這枝玉簪子。」「王文聽了這話似暗暗的露出一種慌張的樣子，答道：「世嫂給我的那隻玉簪？因爲前天偶然失手打碎了，所以我即換了這枝金簪子戴上，不知世嫂怎的問起我這話來。」劉氏本來是一句無心的話，因爲偶然看見的緣故，這時見他形色有異，到起了疑心，走近王文身跟前去，在他頭上，將一枝金簪子拿下，王文想不給他取下，怎奈簪子已到了劉氏手內，要想再在劉氏手內取回來，曉得是不能的了，因爲就是在他手內拿回來，他也是要看的，所以還是只得强自鎭定了，由他拿去看，劉氏拿到手中，初沒有看到什麽？後來忽然覺簪子上鐫着一行小字，拿到亮光底下，只見上頭鐫着的字道，和露帶花香誘髮，斷雲壓枕夢情郎，旁邊還有兩個小字，是蘭芳兩個字，這樣看起來，這枝簪子乃是婦人之物，這個不用說了，一定王文外邊另有新歡，這簪子一定是他戀人的了，劉氏這一氣，眞是非同小可，心中酸味大發，將簪子抛出窗外去，緊閉了窗子，不由王文分說，將他推出門外去，將門也緊閉了，自己坐到床上去，嬌聲啼哭，王文在外求道：「世嫂且息雷霆，開了門學生有話說。」一連說了幾十句，劉氏聽也不聽，接連的在門上叩門，也不開，沒有主意想了，只得在門外跪下，求道：「世嫂學生在外已下

跪了，你開了門罷，容學生進內有話說。」劉氏在內也只作不聽見，讓他跪在門外，不去理他，王文在門外跪着有燃了一枝香的時候，劉氏仍不開門，王文兩隻腿因爲跪的時候久了，十分酸痛，要想站起來，又恐怕劉氏格外不肯開門，因此只得仍忍着疼痛跪在門外求劉氏開門，却巧春蘭到來，看了王文這副樣子心中好笑，問道：「王相公在此何事，怎的房內不坐，反跪到房門外邊來了。」王文道：「姐姐休再來取笑學生了，請你替我向大娘娘求情罷。」原來春蘭因方才受了劉氏之責，肚內一肚子的氣，直到此時尚未散去，正巴不得王文在門外跪一夜，才洩得肚中之氣，誰還肯替他求情，因此說道：「大娘的脾氣你不曉得麽？有了氣任何人勸不得的，還是你自己求情罷。」王文道：「原來姐々不肯做人情麽？」春蘭道：「非婢子不替王相公求情，因大娘的脾氣是如此，求情也是沒用的。」春蘭正在說着，只聽門內蕙蘭夏蘭在內道：「春蘭姐姐不必與這個負情的人多講話，你且回自己房內睡覺去罷，我們今夜都在大娘房內睡了。」王文聽了着急道：「你們幾個好姐姐快些開門罷！」，門內蕙蘭夏蘭都道沒有大娘吩咐怎敢開門哩，你這樣負情薄倖，還是回去罷，並且以後你不必再來了，王文聽他們所說曉得這個門他們不肯開了，跪着也無益，因此站起身來，向春蘭道：「姐姐還是到你房中去睡罷。」春蘭道：「大娘既不準你進他的房，婢子的房內更不要你睡了，白天受了大娘的痛責你到忘記了麽？」原來春蘭的臥房就在大娘的閨房對面，春蘭一面說着，一面早已到了臥房內，急將門閉了，王文又不得進去，心內很是着急，因爲時已近午夜，這個時候，要想回家去，便不能了，一則黑夜不敢到花園內去，二則花園門早已閉上了，這樣不得進房去，便怎樣睡法，不能就在門外立一夜，一想有了何不拼幾張椅子，權且睡一夜再說，正在打算這個主意，忽然自責了一聲道：「啊喲！王文呀，因爲你一生聰敏，怎的這時到糊塗起來了，我就這樣呆麽，不是有一處可進房去的地方，爲何不去，倒在這裏發呆多時，打算睡椅子的主意，爲何錦帳綉被的不去睡哩，因此折轉身來，就向那邊的紗窗的地方去，你道他想出的什麽主意，一時竟自責起來，原來他想到劉

氏的閨房，靠着房門的左邊有六扇紗窗，那個紗窗很矮，只要將紗窗的搭絆用東西撥去了，開了紗窗，就可從窗內爬進房去，這到是絕妙的好主意，他想到這個好主意，以心內歡喜自責方才想不出這主意，打算睡椅子的呆笨，這且表過不提。再說，王文折轉身子走到那紗窗底下，就將紗窗推了一推，不覺又喜出望外，原來紗窗裡面不曾用搭扣扣住，竟不必再用東西來撥開，只一推就呀然一聲的開了，所以王文心中喜出望外，立時在紗窗外面爬進裡面去，就走進劉氏的臥房內，原來劉氏的閨房有兩間，一間是外臥室，是飲食起居等用的，一間是內臥室，就是劉氏睡的，王文就輕輕走進內臥室內，這時蕙蘭玉蘭等已在外臥室的一間臥房內各人安睡了，劉氏一個人睡在床上，尚不曾睡得着，看見王文進內發怒道：「是那個賊婢放你進來的。」王文道：「他們都奉了世嫂之命，誰人還敢放學生進來，這是學生自己想了一個絕妙的法子進來的。」劉氏怒道：「明明是一班賊婢們放你進來的，你還要扯謊麼，原來你們盡是欺我一人麼？」王文道：「世嫂不要發怒，學生又在這裡跪下了，請世嫂恕我罷，我此刻是從紗窗內爬進來的，那班婢子們不但不曾敢開放學生進來，並且學生進來那班姐姐們此刻還不會知道哩。」劉氏聽了才有點相信，但是劉氏此刻作怒已是三分假意，因爲此刻一個人睡在床上到覺孤清，又不好意思去再到外面放王文進內，所以此刻見王文進內，就不一再發怒，再加王文在他面前跪着說了許多好話，因此他遂將一番怒意，暗暗的消去了，王文說了許多好話，又向劉氏辨白了一番，以後就在地上站起來說，那簪子是他妻子的，劉氏那裡會相信，王文不問他相信不相信，挨着罵上床去睡了，這一夜過後，次日二人又和好如初，王文遂在劉氏房中住着，這且慢表。再說那小奸賊張保，自那次在揚州蘭花院內強搶李飛龍，被南樓痛打一頓，當時叫他叫了三聲爺爺才放他逃去，只是身受傷痛，在路中請醫診治，養息了多時才好，在當時本想投到當地官府，將南樓一干人並李飛龍龜婆等捉拿到官衙內，李飛龍仍可到他手中，這個本來是很平常的事，怎奈雖不知南樓是誰，因爲那時候南樓打昏了，雖曾聽南樓將姓名告訴他，却忘去了，但其

中却有個荊州的唐雲卿在內，就有點不敢，恐怕投到官衙去不見得討好，若是萬一弄得不好，還要吃虧，因爲自己雖仗了父勢，聲威很大，若是對於別人，平常一點的，當地官府自然要幫自己忙的，獨有荊州的唐雲卿，他的勢力也不小，他的父親乃是當朝一品老太師，又兼一門七貴，聲勢甚豪，與自己比較起來，他的聲威不見得小於自己，你想當地一班小小的官職誰不畏懼於他，就敢與當朝的老太師不對麼？要是弄得不好，只怕反要吃他的虧，因此只得尋忍含羞的一路上京去，只有到他父親面前去，將雲卿欺負的一番事，哭訴給他父親知道，可以想法替他報仇洩恨，只恐唐上傑雖是太師，在京中也就敵不過父王的一番勢力，這都是小奸賊張保心中的一番思想，因此一路上並無躭歇，因爲要報仇的心急，所以要緊趕路，在路上日行夜宿，不到月餘多些，已到了京中，即騎了馬，帶了家將們直向藩王府而來，不多幾時，已到藩王府，兩邊家將並守門官，都跪下迎接爵主，眞是風威凜凜，一路進到裏面下了馬，家將們過來稟道：「稟爵主，老王在金谷書房內，請爵主到書房內去罷。」張保道曉得，即一個人進內，到了書房內，拜見老奸賊張德龍，口稱父王在上孩兒在此叩見，老奸賊見了兒子微微帶笑道：「兒呀，罷了起來罷。」張保謝過了父王，即在旁邊坐下，家將獻上茶來，老奸賊問道：「兒呀，你在家中近來可好。」張保道：「謝父王，孩兒在家託父王的福還好。」老奸賊道：「你母親在家中還好麼？」張保道：「謝父王，母親在家安好，家中一切都好，這是託父王的洪福。」老奸賊又道：「兒呀，爲父今年壽誕，你都不到京中來拜壽，難道這點事情都記不得麼？就算你記不得，你的母親難道也會忘去了，可見你們將爲父的事情，竟一點都不放在心上。」張保不將他自己在路上一路攀花折柳的話說來，却就將在揚州强搶妓女李飛龍，與南樓痛打的一節話，乘機哭訴上去，正在要說出的時候，却想起一件事來，心想還虧着想得早，不然幾乎將話說錯了，你道他想起的什麼？原來他想起自己强搶李飛龍的一番事情，要瞞去他不能說出來，若是說出來就是自己錯了，因爲自己這節事，究竟沒有正理，因此就將這節事瞞去不說，只將吃虧的事無

中生有的說了一番道：「父王若提這事來，孩兒正要稟知父王，這次父王的壽誕孩兒與母親豈會忘去了麽？提起這事來孩兒在路上吃了人家的大虧，這個虧吃了若不報復，不但孩兒的面子過不去了，父王的面子也沒有了，以後我們父子，眞不能見人。」張德龍道：「有這等事麽？你且細細道來，待爲父聽聽，看是甚麽樣的一個膽大的人物，敢欺負你麽？」張保道：「待孩兒細細稟來，孩兒這次因奉母親之命，帶了家將們，到京中替父王拜壽，一路上到無別些事情躭延，不料走到揚州，有荆州唐雲卿唐小七的一隻船攔住當河，因爲將孩兒的船阻住了，不得前行，孩兒就走出船艙，叫他們的船暫時讓開一條路，誰知船上的人答道：「是什麽人居然敢叫我們讓道麽？眞是膽子不小，不探聽探聽荆州唐小七麽？就是當今天子到來也不讓的，孩兒知他無理可講，便命船人將船從旁邊閙過去，就免得與他們鬭氣，不料那唐小七實是可惡，在艙內出來不問情由，用鐵彈將孩兒船上掛的安樂王的號標，打倒了，又用鐵撓鈎將孩兒坐的船鈎住了，跳過來幾個大漢，不問情由，將孩兒抓住一頓打，還要叫孩兒學狗叫，並叫他三聲爺爺才肯放手，當時孩兒被他打得遍體鱗傷，只因活命起見，沒有法子想，只得忍辱蒙羞，學了狗叫，又叫他三聲爺爺，他們這才放手讓船過去，孩兒因他們十分暴惡，自知非敵，只得仍開了船行，攏岸以後，就在揚州延醫診治，將遍體的傷痛醫治好了，這才又趕到京中來，但是在揚州醫傷痛，已住歇了半月有餘，因此父王的壽期，就不得如願趕到京中拜祝了，這事情吃了唐小七的大虧，總要父王替孩兒報仇洩恨。」老奸賊聽了信以爲眞，不覺勃然大怒，鬚髮都直指太聲喝道：「反了！反了！是什麽樣的一個荆州唐小七，竟敢目無君長，如此膽大妄爲麽？安樂王的號標是先王所封，他竟敢將御封的號標打倒，這個膽眞是有天大，眞是敢打君王了，吾兒眞是你在當時爲何不去投報當地的官衙，將他們那班叛逆捉住了。此時你到了京中，只要爲父的在當今面前奏了一本，不啻嗎將他們那班叛逆定罪授首以與吾兒洩恨，並且可以拿他們滿門抄斬，也是極便當的事，這時要捉拿他們雖也便當，但是要費些轉折了。」張保道：「父王有所不知

，若是平常一點的人，孩兒不等父王吩咐，早已如此辦理了，只是這個唐小七，到有點勢力，只怕當時雖投到當地方官府也奈何他不得，與其奈何他不得，就不必再去多事，因此孩兒只得進京來求父王替孩兒報仇，而且這個仇恨，亦非要父王才可替孩兒報得此仇呢。」老賊聽了很詫異的道：「滿朝文武其中並無一個唐小七，想爲父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你是我的兒子，在爲父思想起來，除了當今的君王太子以外，誰敢欺負於你，不過這個唐小七竟比當朝的君王太子的勢力還大麼？你快將唐小七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有什麼樣的勢力，說與爲父的知道。」張保道：「父王且聽孩兒道來，提起那個唐小七來，他的勢力，委實也不小，他家一門七貴都高顯，就是現在與父王同在一朝的那個唐上傑老賊的兒子。」張德龍聽了失聲道：「啊喲！原來唐小七就是唐老賊的兒子麼？實是可惡，如此說來，唐家實是張家的對頭人了，吾的兒呀，提起這個唐上傑的老賊來，果然可惡，曾記得此番爲父過壽向這個老賊借一件倭袍，不料這個老賊，竟毫不顧情，不肯借與爲父，他就推說倭袍藏在家中，而且人情薄於紙，爲父的在京中，文武各大臣誰都來孝敬一點，獨有他的兒子雲豹，鎮守邊關，從來不會有過絲毫的敬意到來，他眞是倚了一門七貴，十分欺負爲父的，爲父的也早有報復他的心思，但直到如今，遲々的未會下手，這回自然不得容他了，一定要想個計策來對付他才是，要叫他滿門抄斬，才能洩得我父子的仇恨，他不曉得他雖然一門七貴官顯職豪，但怎及得吾的女兒在宮中得寵，想爲父的豈怕他麼？」張保道：「孩兒聽父王所言，這個唐上傑果然是我們張家的大仇人，想孩兒此番在揚州受唐小七的奚落，一定也是老唐的主意，有意吩咐他奚落孩子的，奚落了孩子不就是丟了父王的面子麼？這個大仇若不即想報復他的法子，以後他唐家將我們父子不知要奚落到如何的地位才止，到了那時不但孩子沒有立足的地位，見不得人，只怕父王在朝中也難以立足了。」老奸賊道：「吾兒你且不必作忙，這回爲父的一定要報復這個大仇，你且坐着待爲父來想個計策就是了。」張保遂退下，心中大喜，到了晚上父子二人又在書房內計論報復仇害唐家的事情，老

奸賊心中計論了半天，到晚上却想出一個計策來了，對張保道：「吾兒附耳過來，待爲父將這個計策對你細說，因防隔牆有耳，不要洩了機密。」張保就附耳過去，老奸賊將所想定的計策，在小奸賊耳跟前細々說了，笑得小奸賊擊掌稱妙。說道：「父王的計策果然算妙，如此且傳家將熊飛虎到來，叫他照計而行，待孩兒去傳他罷。」老奸賊道：「也好。」張保即轉身出了書房，在外邊傳了熊飛虎同到書房內，老奸賊也叫熊飛虎附耳過來，熊飛虎將那耳朵就到老奸賊的口邊，張德龍即將所定的計策，又在熊飛虎耳邊細々說了，說罷以後，就叫熊飛虎照計去行事，熊飛虎唯々應命，老奸賊道：「熊飛虎，你若將此事辦成了，我必重重有賞。」熊飛虎道：「老爵主的吩咐小的一定盡心竭力的去辦，無有不成功的，請老爵主只管放心就是了，如此小的去了。」說罷即拜辭了奸賊父子，轉身而去，要知張彪老賊這回他所定的是什麽惡計策，想謀害忠良，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衆大臣金殿忠諫　小英雄邊關回獵

引曰　簪纓朱戶顯　閥閱錦書香　將相本無種　男兒當自强

詩曰　平生韜略敎常嫻　遙望京都在日邊　二代同朝叨聖眷　雙親鎮守雁門前

話說老奸賊張德龍，要陷害唐家滿門，因此設了惡計策，打發家將熊飛虎，去照計行事，你道老賊想的什麽計策，原來曉得皇上御駕出外打獵，特命熊飛虎帶三百家丁打扮了強徒，帶了兵器，等候在雙山刺駕，用了鎮守邊關唐雲豹旗號，用了這樣的惡計策，陷害忠良，這且不必提他。且說那天，皇上打獵回朝，打從雙山下經過，突見前面來了一隊强徒，一陣殺喊之聲，都向皇上這邊殺奔過來，皇上果然大驚失色，早有兩邊隨駕的御林軍，上前迎敵，誰知那班強徒都不中用，殺不上一二個回合，就大敗逃去，只因逃走快速，以至一個也

沒有拿住，這班盜寇却是渡水逃去的，雖然不曾拿住，但是旗號鮮明，是鎮守邊關唐雲豹的旗號，皇上回朝，這奸賊張德龍就在御前奏了一本。說是「早已風聞當朝的老太師唐上傑久有謀叛皇上之心，意要皇上的大寶，這個主謀鎮守邊關的唐雲豹以及唐上傑其餘五個兒子都在內的，臣雖早知其事，與皇上留意，可他們做事機密，一點沒有證據尋找出來，又因唐上傑素來的牌子還好，所以不敢在萬歲前冒失奏知，現在照這樣看來，足見臣所聞不誣，唐上傑謀叛之心，已暴露了，臣思想唐上傑身受朝恩隆重，正應當有若何才可以圖報皇上恩德的心才是，如何不知以身報國，反生謀叛之心，是此等事，眞是一身猶不足除，皇上若再寬容，將他父子高享官職，是後患無已，只怕效尤者追踪而起，天下從此多事。」皇上聽了此言，勃然大怒，即准了老奸賊所奏下旨先捉拿在京中的唐家父子，然後吊回邊關唐雲豹，並抄斬唐氏滿門，這一道聖旨下來，滿朝文武無不大驚失色，有一班赤膽忠心的大臣，如顧鼎臣，文淵閣，大學士申元宰等，都一齊出班奏道：「啓奏萬歲，臣等可保唐上傑父子絕不敢如此大膽有謀叛之心，現在眞假究竟還無證據，不能憑賊徒中的旗號，就算唐上傑有謀叛的實據，因爲這個旗號究竟是可以假冒的，只怕其中或有賊臣在內用計，陷害忠良的。」正德皇上，還算是明亮的，聽了衆大臣所奏，暗暗點頭，底下接着又有許多忠良上來保奏，說且待捉拿雙山的賊寇，並吊唐雲豹進京以明眞假，正德心中又想道，究竟數十個忠良大臣的言是，不能憑信張德龍一人之言爲準，隨下旨且將唐上傑父子下到天牢裏去，等拿住雙山賊寇，並唐雲豹到京分明眞假以後再作計較，即準了衆大臣所奏。張彪雖想再爭辯幾句，怎奈看見正德的意旨已定，諒來多辯無用，再則自一張口，究竟辯不過數十個大臣之言，因此暗々的恨這班大臣，將牙齒咬得緊緊的，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一個人坐在書房內，好生的悶々不樂，暗生愁念。且說小奸賊張保，聽得老奸賊回府，即滿心喜歡的到書房內，拜見他的父親，說道：「父王回來了，今日父王想是勞頓了？」老奸賊道：「兒呀你且坐下，我們父子不必多行禮節。」小奸賊抬起頭來，看見老奸的臉上，很不歡悅，並且滿面生

愁，到吃了一驚，不知當着什麽事情，遂道：「今日妙計已成，父王何以反滿面生愁。」老賊道：「兒呀，你那裏曉得，我們想的計策雖好，但現在已有了阻碍了，現在又得要另想一個法子才是。」遂將衆大臣保奏唐上傑的一番話，詳細說了，小奸賊聽了也着急道：「這便如何，父王此刻不知還有什麽妙計麽？」張德龍道：「我此刻已想了一個主意了，聞得皇上已派朱文貴欽差到邊關去吊雲豹到京，所好這個朱文貴與我是知己之交，爲父的現在想造一道假旨，並託文貴帶三樁朝典去，可以命他自盡在關中，就是相從去的四名校尉，也是我的同黨，這件事情，到又是妙計。」張保聽了又拍掌道：「父王想的主意，竟件々高妙，這個主意果然好極了，父王就照計行罷！」張德龍道：「兒呀，你到外面去吩咐一個家將，令他到朱文貴家裏，將朱文貴請得來，我與他商量這個計策。」張保答應一聲，轉身出外去吩咐家將去請朱文貴，家將去後那照計去行事的家將熊飛虎回來，到書房內見過老奸賊，張德龍大々的誇獎了他一番，並賞紋銀百兩，並酒宴，又賞給衆家丁百兩紋銀令他們均分，熊飛虎叩了頭領了賞銀出去，不多時朱文貴到來，老奸賊與他計議定了計策，並假造了一道聖旨，給朱文貴帶去，老奸賊與小奸賊都心中快樂，大駡唐上傑，老夫今日才叫爾曉得利害，不問你一門七貴，一門八貴，少不得要叫爾勢敗如山倒，滿門抄斬才算洩了老夫心中的仇，恨此時不提奸賊父子心中得志。再說那鎮守邊關的唐雲豹，遠鎮邊關，盡忠報國，聲威遠鎮，邊關無事，軍令整肅，面前將官無不奉命惟謹，到也安適，所生一子一女，子名吉安，年已十二歲，却是天資聰穎，不但詩文通暢，並且武藝精强，一女名銀瓶，長於吉安，到也文武兼能，也甚精强，有一天吉安在家沒事做，就帶了二十四名家將，執了畫戟，騎了駿馬，到郊外打獵，興之所至，遂意行馳，這位唐公子的武藝精强，拔弓射鳥，舉戟擒獸，無不都禽獸俱獲，等到興致消去八分的時候，就騎了駿馬，帶了家將，一路回來，走在途中，忽然看紛々的過來，四五匹馬，當中坐了一個差官丁，背上負了一個黃緞子的包袱，還有四匹馬上，坐了四個校尉，却走到自己要走的這條道上來，自己走的這條

道，除了到關上去，餘下都用不着走上這條道來，心想關上乃是父親鎮守，不知這個差官與四名尉校來此作甚麽，看上去一定沒有什麽好的意思，不如待我上去問他一個明白，看他是作甚麽的，打定了主意，就帶了家將們迎上去，到了那差官面前，將畫戟一指，向差官問道：「來者何人。」差官在馬上答道：「我是京中放下來的欽差朱文貴，你這一點年紀的孩子，休得攔阻了我的去路。」吉安道：「你且住了，既是京中到來的欽官，不知你們要上那裏去。」朱文貴道：「要到關上去。」吉安又道：「到關上去做什麽？」朱文貴道：「國家大事，不是你所聞得的。」吉安聽了這話，心中得知這個差官到來，必定沒什麽好事，不如待我將他打了跑掉了，不得讓他到關上去，又將畫戟一指道：「我乃唐吉安小將軍在此，若不講明白了，休想到得關上去。」朱文貴道：「我曉得你就是唐雲豹的兒子，莫非先來送死麽？喝道：「豹左右替我先將他拿下了。」那四個校尉正待上前動手，吉安已舞動畫戟大聲喝道：「誰敢動手麽？」喝着已將畫戟刺了過去，四個校尉都上前動手，怎奈吉安手中的一枝方畫戟，使動起來十分利害，再加二十四名家將一齊上來動手，這個朱文貴與四名校尉那裏是他們的對手，只得大敗逃去，退下三五里，吉安小將也不追趕，見他們逃走去了，哈々大笑喝道：「好一班不中用的東西，放他們去罷！」仍與家將們回關上而去。這且慢提，再說關上的唐雲豹這日無什麽事做，因爲許久不看書了，恐怕日久生疎，所以沒什麽事做就拿幾本兵書出來觀看，正才看了幾行，只見丫鬟進來報道老爺夫人出來了，雲豹抬起頭來，只見夫人已走進書房，遂起身相迎，他的夫人陳氏，與他同年，都是三十二歲，到了書房內，向雲豹行禮道相公萬福，雲豹道：「夫人免禮，請坐罷。」陳夫人遂在旁邊坐下，雲豹也在他對面坐了，抬起頭來，只見夫人面生愁容，吃了一驚，不知當作什麽事，便道：「夫人今日爲何面帶愁容，敢是牢掛堂上的雙親麽？抑是憂愁令兄麽？」夫人道：「都不是。」雲豹道：「即不是因了這些，却是因何事故？」夫人道：「只因妾身昨日做了一個惡夢，所以今日心中不快。」雲豹道：「這是迷信事情，不必放在心上，還有

一層古人說的夜夢不祥，說破大吉，是何惡夢且與下官聽聽？」夫人道：「相公，妾身昨夜二更之時，夢見一條不像蛇，不像龍，身長約有三尺開外，張開血盆大口，口吐腥風，看他的樣子要把公公吞了下肚去，嚇得公公面色通紅，驚慌不已，手拿象簡將他打，走過相公的兄弟們，蜂擁上前，想要拿住這個異物，誰知那怪物已將公公的頭蟠住了，妾身驚得渾身是汗，及至驚醒過來，還是南柯一夢，聽得樵樓正起三鼓，妾身思想此夢很是不祥，怕的兇多吉少，因此心中憂悶，妾身所以做這個夢，或是公々在京中，被病魔纏住，身子有什麽不爽，因此妾身才有此夢。」雲豹聽了哈々大笑，夫人眞乃女流之輩，些々小夢，算得什麽？因何竟疑到這上頭去，記得早一個月前我尙有書信到京中去的，在半個月前公々尙有書信到來，他在京中平安無事，身體康强，諒來身必好，你這個夢是不能作准的，請夫人不必放在心中憂愁，倘是憂愁壞了身子，反到不好。」正在這般說着，只見吉安也走進書房來，到面前叩拜道：「父親母親在上，孩兒在此拜見了。」雲豹道：「兒呀罷了，坐在一旁罷！」吉安在旁坐下，雲豹問道：「兒呀，今日打得多少獵回來？」吉安道：「孩兒仗爺々的威嚴，打得的獵不少，却是有一件事要稟知父親，孩子方才打獵回來，走在途中，遇見一個叫朱文貴。」雲豹道：「朱文貴是何等之人？」吉安道：「他說是奉聖上之命到來的，惡狠狠的還帶了四名校尉。」雲豹道：「這樣說來，這個朱文貴他是欽差了，不知他上什麽地方去的。」吉安道：「孩兒問他，他說是到關上來的，孩兒心中思想」，現在朝中奸臣弄權，看那朱文貴又不似好人，怕的他到來沒什麽好事，因此孩兒問他到關上有什麽事，他不肯說，孩兒對他說我父在此不犯王家法律，又無苟且之事，如何用得着你到此來，他因此知道孩兒是父親的兒子，就吩咐校尉先將孩兒拿住，却被孩兒動了怒，畫戟一指，就將他打敗了，逃走而去，孩兒因他們如此無用，諒他們一定不敢再來，因此也不曾追趕。」雲豹聽了心中吃了一驚，勃然大怒，喝道：「你這點年紀，就敢拒敵欽差麽，這樣將來還當了得麽，」吉安道：「爺爺息怒，孩兒也不是胆大敢拒敵欽差，因這個欽差來意不善

，孩兒若不將他趕了跑掉，只怕爺々要當災，管他輕差與重差，只知他來意不善，將他趕得跑掉了就算了。孩兒實在因的爺爺，爺爺因何還要發怒？」旁邊夫人聽了吃驚道：「妾身昨夜之夢，莫不是不應在公々在京的事而應在此麽？」雲豹道：「只要我們姓唐的不做叛君的怕他做什麽？只怪這個小畜牲不好，如何竟敢胆大拒敵欽差，現在無罪到變了有罪了。」說到此又勃然大怒向着吉安喝道：「你這個小畜牲還不替我跪下來麽？你知道拒敵欽差該當何罪。」吉安看見父親盛怒，只得在旁跪下，不敢再言，夫人在旁看了已幾分不捨得，向雲豹勸道：「相公呀，孩兒雖則魯莽些，但事已如此，看他年紀還小，饒了他罷。」雲豹道：「別的事情可以魯莽，惟有這件事是不可魯莽的。」夫人又勸了一番，雲豹的盛怒才算下去，夫人叫吉安走來，又向雲豹道：「相公看這個欽差到來，怕的沒有什麽善意，這便如何是好。」雲豹道：「夫人只管放心，我自有道理，看那個欽差絕不會就此回去，一定逗遛在前關，今日雖然不來，明日一定可到，縱然明日不到，也在這兩二日內必到，等他來了我再作計較。」夫人滿面帶愁，帶了吉安出去，因恐雲豹再發盛怒，再要責罰兒子，大概婦人家愛惜兒子的心思，都是相同。且說夫人帶了吉安回到房內，只見女兒銀瓶也演完了武藝回來，原來銀瓶小姐已早聽了鬟等傳說有欽差到來，被吉安打敗了逃去之事，所以此時進得房來，先向母親請了安，然後即問及此事，他的母親道：「女兒呀，只因你的兄弟胆大，把欽差打敗逃走了，你的父親因此發怒，恐怕本來無罪，這一來到有罪了。」銀瓶道：「雖然兄弟胆豪心粗，只怕這個欽差到得是十分奇怪，想我唐家一門正直忠心報國，父親在關亦無苟且之事，以及身犯國律等事，不知欽差到來何事。夫人道：「女兒呀，這裏頭自然沒甚好事，只因現在朝中奸臣弄權，昨夜爲母的又做了一個惡夢。所以爲母的心中很是擔憂，只怕這個欽差到來是兇多吉少。」吉安道：「母親姊々都不用擔驚，明日等欽差到來，憑我手中一枝畫戟，包管將這個欽差殺得大敗逃去，叫他以後永遠不敢再來。」夫人道：「吾兒休得再要亂言，這是朝廷的欽差，你如何就可無禮，須知國法森嚴，

不是當要的，若是給你父親聽得了，又要發怒，吉安只得聽命，不提母子姐弟三人在房內言論，再說雲豹在書房內，等夫人兒子出了書房以後，他即更衣升堂，擂鼓傳將，片刻功夫，大堂上衆位虎將都已聚齊，衆將俱道：「不知大老爺傳喚末將等有何將令。」雲豹道：「本鎭傳請你們并爲別事，只因小兒今日出外打獵回來，在途中遇見由朝中到來的欽差，隨帶校尉四名，想其中必有緣故，不意小兒，年少無知，將這個欽差與校尉都拒敵了退去，但是這差官去了，一定不日就來，你們休得無禮。」衆將道：「大老爺一門忠孝，四海揚名，初無差誤，今有校尉到來，定是奸臣從中暗算，小將軍此舉正所得當。」雲豹道：「你們亦不知利害，這一舉非同小可，本來無罪，變着有罪了，只怕如今本鎭的咎處難免。」衆將道：「請問大老爺，如今計將安出。」雲豹道：「本鎭聽命而矣，倘有疎虞，你等極宜謹愼，仍舊戮力同心，與國家辦事，不可變心，共罹法網。」衆將一齊應命道：「末將等遵命。」雲豹隨吩咐退堂，衆將散去，雲豹回到書房，獨坐悶々，心中思想夫人之夢或是有應，莫非朝中奸臣弄計，陷害忠良，想到此處，忽然又轉想道：「管他奸臣弄計不弄計，我現在只有聽天由命了。」因此仍然悶々的坐在書房內，要知退去的差官仍然來是不來，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行假旨邊關五刎　奉差遣荆州報信

引曰　欽差奉旨到三邊　捧着三樁典

話說 唐雲豹因 想欽差到來，其中必有奸臣在朝弄計等事，又想起陳夫人做的一個惡夢之事，心中到悶悶不樂，因此在房內悶昏昏的坐着，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帶了假聖旨到來的朱文貴，吃了唐吉安一個敗興，隨帶了四個校尉奔到肅川總兵韓擒虎那邊請助，韓擒虎也是奸賊張彪的提拔，況且這次叫他做代理三邊總制之職

自然高興，隨即撥與精兵，自己也帶了三百兵丁，後應來助，朱文貴得了韓擒虎的帮助，帶了精兵，即連夜趕向三邊而來，到三更之時，前面兵丁上來報道：「啓老爺已抵關下了。」朱文貴道：「在關下，叫唐雲豹開關接聖旨。」兵丁答應一聲，轉身而去，至關下大叫道：「關門上誰人？在聽淸了，聖旨已到，請主將快來接旨。」守關兵士在上答應一聲「是」，即飛奔前去，見了雲豹跪下稟道：「啓稟大老爺，聖旨下來了。」雲豹道：「快擺香案，大開關門接旨。」旁邊衆將無不驚慌，夫人得知，如箭穿胸，銀瓶姊弟却在暗中保護他父親，且說關門上軍士得了吩咐即大開關門，大堂上放了香案，雲豹更了衣服到大堂上跪下接旨，這時朱文貴帶來的校尉兵丁，密密重重，朱文貴面向外立，說道：「聖旨在上，跪聽宣讀。」說道：「詔曰臣惟忠心爲貴，子則孝道爲先，古今一例，無可變移，玆因朕躬巡幸五台山，巡畢回鑾，路過雙山谷口，突出群匪，豎起三邊旗號，大呼唐上傑圖謀社稷，即經姜斌等併力戰退，庶保無虞，唐上傑世受國恩，不思報効，妄爲大逆，罪不容誅，唐雲豹雖屬首犯，姑念有功，欽賜朝典，速々自裁，家屬人等，解到京定奪，邊關重地，即着肅州總兵韓擒虎鎭守可也，欽此謝恩。」雲豹即在案前三呼九謝，朱文貴將聖旨宣讀過了，對雲豹道：「唐雲豹你唐家世受國恩，怎不丹心報國，反到忽生異念。」雲豹道：「呀，大人說那裏說來，我雲豹雖屬武夫，也知國恩宜報，焉有異心，惟天可鑒，想是我雲豹疎於約束，罪該萬死。」朱文貴道：「既知該死，還不受命麽？」遂吩咐左右將雲豹的冠帶除去了，雲豹道：「請朝典過來。」你道什麽三椿朝典，原來乃是寶劍一口，藥酒一瓶，白綾一束。」兩旁答應一聲早已拿了朝典過來，替雲豹除去了冠帶，這個時候，却急壞了小英雄唐吉安，跳身出來，大叫「爺爺不要中了奸黨之計」，走了過來，就想將朱文貴一頓臭打，雲豹看了大怒，命兩旁衆將將唐吉安綁了起來，有他在此恐怕盡不得忠，衆將因是主命不得不從，唐吉又因父命，不敢違逆，只得聽衆將將他綁了，放在旁邊，雲豹罵道：「你這個小畜牲，我豈不知其中有弊，但此時乃君主時代、君要臣死，不能不死，若是不死

，不論有過無過，就爲之不忠、父要子亡，不論有無過失，也不能不死，若是不死，就爲之不孝，爲父此乃盡忠，本當將你先斬了，只因聖命、要將解進京去，所以姑且容忍。」雲豹此言侃々如鐵，唐吉安跪在旁邊默默無言，只暗々搖頭，心恨奸臣用計，陷害忠良，朱文貴在旁迫促道：「唐雲豹不必多言，可以受命了。」雲豹即手執寶劍，仰頭長歎一聲，然後低下頭來，吐了一口氣道：「聖上呀聖上，我唐家雖受國恩，本是粉身碎骨，難以報答，只是不該聽信讒言，陷害唐家，臣盡忠總是盡的，只怕以後誰能如我父子，赤胆忠心扶助社稷。」朱文貴又在旁邊迫促道：「既是知道盡忠，就請快快受命，不必再如此多言。」旁邊唐吉安又道：「爺爺呀，這個忠是盡不得的。」雲豹又大怒喝道：「小畜黃花在口，乳臭未乾，你知道什麽？」唐吉安着急道：「爺々呀，孩兒雖然年紀尙小，也曾度得情理，想我唐家世代忠良，絲毫不曾有得苟且。這個雙山驚駕的事，那裏會來，一定是奸臣用計，若是果有差失，雖孩兒從父受命也是應當的。」雲豹聽了又勃然大怒道：「小畜牲，你還多言麽？可知道爲父亦非愚昧，豈有不知情理眞假，但無論什麽奸臣來計算，現在聖旨在此，總須遵的，不問從前也有多少忠良屈死，他能够流芳萬世，若是媚主欺君，總是遺臭千年。」唐吉安被雲豹說了這幾句，又沒有話說，旁邊朱文貴又迫促道：「不必多言，可受命了，既然有這樣口氣，如何還貪生怕死的如此多言，就延時刻。」雲豹道：「朱太人這話從那裏說起，我唐雲豹豈是貪生怕死的人。」朱文貴道：「既然不是貪生怕死，如何遲々不肯受命。」雲豹道：「大丈夫視死如歸，我豈是如此，只因尙有幾句話，還沒有吩咐完畢。」說到此處，就流下眼淚來，向唐吉安道：「兒呀。」唐吉安道：「爺々。」雲豹道：「我死之後，你却不能仗了雄心蓋世，視無敵手，須同你姊々跟隨你母，進京待罪，你到京中之時，料想公公伯叔都已梟首，君命是不可違的，你如若不依爲父的話，即是不孝。」唐吉安聽了，淚如泉湧，心如刀割，低頭無言，旁邊又走過衆將說道：「大老爺，凡事要三思而行，不可沒有主意。」雲豹道：「你等休要胡說，我意已決，無論何人不必多言。」衆將

只得唯唯退，但各人心中都痛恨奸臣忿々不已，雲豹喝退了衆將，望北叩謝了聖恩，連道呼：「聖上呀聖上，臣唐雲豹在此受命了。」呼罷了手執青鋒在頸上一刎，割斷了咽喉，碧血淋滴，身體倒下，一道忠魂，歸地府去了，內堂得知，只聽一陣哭聲，是夫人與小姐丫鬟等人，直奔着哭出來，朱文貴忙々吩咐左右，快將雲豹家內一干人搶下了，氣得唐吉幾乎昏了過去，將綁繩迸斷了，掄了雙拳，上前要痛打朱文貴，銀瓶小姐，也掄了雙刀幫着上前厮殺，朱文貴見了忙拿兵器招架，兩旁校尉一齊幫着過來動手，又擁進韓擒虎派來手下的精兵，邊關上也走過衆將來，兩邊一陣厮殺，這時大堂上，已變了戰場，片刻間將一班狐群狗黨，殺得大敗逃去，唐吉安小將軍抖々精神，喝聲衆將軍一不做二不休，速速追趕上前去，衆將喝一聲得令，勢如潮湧的追趕上去，夫人想阻住唐吉安已勢所不能，銀瓶小姐也心頭痛恨，舉了雙刀一同上馬追趕殺上前去，直追了有二里餘路程，因朱文貴已逃得遠去了，才退了回來，擾得百姓家家驚慌，這且不表。再說衆將回到關上，各人心中都皆不服，唐吉安尚餘勇未已，對衆將道：「列位將軍。」兩旁衆將應聲道：「有。」唐吉安道：「想大老爺身居邊塞，心在國家，從沒有絲毫弊竇，今日忽遭此變，我豈肯甘心，意欲反進京都與父報仇，不知衆位將軍可能助我一臂之力麼？」衆將道：「大老爺尚且如此，我們還要圖什麼功名富貴，願隨小將軍報仇。」唐吉安道：「難得衆將軍有如此忠心，這樣看來我唐家還是不幸中之大幸。」銀瓶小姐在旁呼道：「賢弟我也願隨同殺進京去。」夫人在旁拭淚道：「這件事情斷然行不得的，聖旨下來，說我唐家有叛意，其實我唐家是沒叛意的，若被你們這樣一來，到證明我唐家有叛意了，你祖你父盡的忠心，只怕不落芳名，反落臭名了，今日須極須聽我話，不然你祖父父在九泉之下，亦必生怒，列位將軍也休得如此，還要各保前程。」家將因是夫人之言，只得唯々退下，唐吉安走上前道：「母親聽稟，我們此番若不殺進京去，只怕狗差官這回逃去，必定又添精兵到來，難道聽憑被他們解進京去麼？若是唐家眞有差失，自願進京待罪，乃我唐家丹心報國，毫無差失，如何就甘進京送死：

」夫人道：「兒呀，這個爲母的未常不知道，進得京去，自然難有生望，爲母的雖然一死也算盡節甘心，不過你姊弟年紀還小，未曾受過君恩，這個罪自然可以免的，在爲母的心中，現在的計策，固然不是，反進京去，也使不得，不如另覓安身之處的好，倘得天開雲霧，還可重做安邦定國的人，若不聽爲母的話，我便先見你父魂去了。」便拿着青蜂劍要向頸上刎去，這一來到將唐吉安與銀瓶嚇得魂飛天外，姊弟兩個都在夫人面前跪下，銀瓶道：「母親休得如此。」唐吉道：「母親使不得的，孩兒聽命不反京去了。」夫人道：「這便才是。」銀瓶道：「啊喲賢弟我們既然不反進京去，還宜急覔安身之地，因那個狗差官此去，諒不甘休，怕的不久便有重兵到來。」唐吉安道：「姊々休要憂慮離關數百里路，有一坐復振山，晌爲綠林淵藪前次被爺々剿滅，巢窩現在，此刻就到此處去安身便了。」銀瓶小姐道：「這到甚好。」姊弟二人商量定了，這才痛哭父親，又恐前關大兵又到，不及多就延時刻，只得聊備棺木，將他父親入殮了，隨收拾細軟，帶了貼身男女僕役等十餘人，又有十多員武職官員，都心中忿々，不願爲名圖利，情願小將軍同去，其餘又有百多名忠心護衛的兵士，跟隨了一路而去，那關內的衆百姓得知了，也俱心慘，餘外的衆軍一齊送別，這一隊人向前一路行去，眞是愁雲慘日。

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肅州總兵韓擒虎，助了朱文貴幾百精兵先到邊關，他自己却也帶了三百名精兵，隨後到邊關而來，一則來代理三邊總制之職，二則猶恐朱文貴不是敵手，他却隨後到來救應，行在半途上，却與唐吉安的一隊人馬相値，因此就廝殺起來，韓擒虎十分饒勇匹馬當前，攔住唐吉安的去路，你道韓擒虎，怎樣打扮，生得碧藍，面紅髮鬚，頭如巴斗，眉濃眼獅子鼻，兜風耳，獠牙口怯雙肩扛聳身高九尺，背濶胸寛，頭戴青銅盔，身穿青銅鎧，騎青驄馬，手中執一根狼牙棍，向着唐吉大喝一聲道：「來者何人。」唐吉安在馬上答道：我是唐吉安小將軍，你這匹未就韓擒虎麽？來此做什麽。」韓擒虎道：「你這個小畜牲就是唐吉安麽？胆到不小，竟敢拒敵欽差，罪該萬死。此時車馬紛々敢是思想逃走麽？」唐吉安道：「匹夫聽了，自古有道則興，無道則隱

，我唐氏一門丹心貫日，今朝廷聽信讒言，誣爲叛逆，我豈甘心就死。」韓擒虎道：「小畜牲如此行爲，忠在那裏？我今在此，還不下馬受擒麽？」喝罷就是一棍照着唐吉安打去，唐吉安急忙以手中的方天畫戟招架，二人即在馬上交戰，一來一往，大戰十餘回合，韓擒虎十分饒勇，唐吉安戰了十個回合以後，便有不敵之處，後面銀瓶小姐拍馬上來，大喝一聲：「賢弟休得吃驚有吾來也。」舉動雙刀，殺了上來，唐吉安得助，即又抖擻精神，將個韓擒虎戰得大敗逃去，姊弟二人如入無人之境，殺得韓兵七零八落，一路敗下數里，唐吉安要追上前，銀瓶小姐道：「賢弟我們避難要緊，休得逞威太過，不要追趕了。」唐吉安道：「如此我們轉回罷。」遂又重整車馬，一路向復振山而來，不多時便到了山上，權且安身，重又料理喪事。將雲豹的棺柩浮厝在後山，從此荒山藏猛虎，時溝困神蛟，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韓擒虎敗了回去，一口氣跑得喘息不止，大喝反了反了。這時朱文貴也敗到那裏，見韓擒虎回來，問悉其情，韓擒虎將敗回的情形說了一遍，朱文貴叫了一聲：「韓大人如今唐雲豹反叛的事情眞實了，請你速備本章一道，只說唐雲豹倔强不遵旨意，及韓某兵馬臨關，雲豹畏懼自刎，唐吉安率眷逃遁，待我入京覆旨。」韓擒虎道：「如此小弟遵命是了，這事本鎭少不得還要提兵追捕，朱大人先請回京便了。」這日便設了盛宴款待朱文貴，便修了本章，交與文貴，又餽送了行儀，次日又設宴餞別。朱文貴便帶同四名校尉，浩々蕩々的一路回京覆旨，那正德皇上得覆勃然大怒，這且按下慢表。再說唐上傑跟前的一個家人唐德，因奉上傑之命，回荆州去報信，那唐德到也忠心耿々，在路上一些不敢躭歇，星晨趕路，在路上歷盡千山萬水，且喜那日已到荆州，只見鄉景雖然如昔，可惜榮華已非，前面就是家門了，跳下馬來，將馬拴在樹下，上前敲門，問道：「門內有人麽？」一連敲了就下，裏面無人答應，又敲了幾下，才聽裏面有人問道：「是誰人在外敲門？」說着那鼻內鼾齁鼾齁的發响，聽得出這是醉鬼陳章，心中想道：「太太怎的用這種酒鬼看門，終日裏只知喝酒，吃得醉生夢死的，難怪京中就會弄出這種顚倒事了。」心想我也不必與他夾纏，在外答

道：「是我。」裏邊又鼻內鼾齁作响的道：「你是誰呀？」唐德道：「快開門，我是唐德，從京中有要事下來的。」裏邊道：「啊喲我道是誰，原來是德大哥麽？來了來了。」只聽牙然一聲响，雙門開了，唐德略與陳章見了一禮，即跨步進了門內，一直向內宅去了，走到內宅住下步來，問一聲：「裏面有人麽？」出來一個老媽子，見了唐德很出意外的道：「我道是誰，原來還是你麽，方才到的嗎，老爺在京還好麽？」唐德道：「劉媽媽，我從京中奉了老爺要事下來的，現在大事不好，老爺以及小主俱被奸臣害了，事不宜遲，請你快進去，報與太太知道，請太太出來，我有要事面稟。」劉媽聽了猛吃一驚，問道：「老爺現在如何？」唐德道：「老爺現在天牢內。」劉媽驚得面無人色，不便再向下問，急轉身進內通報去了，且說唐老太太，這幾天正覺得心內不放心京中老爺少爺，只因連日鴉鳥啼鳴，覺得這個鴉鳴不爲吉，心想修封書信，到京中而去，此時正在提筆揮毫，忽見劉媽進來，形色慌迫的道稟：「太太，現在唐德在外面，請太太出去，說京中太師有信到來。」唐老太太道：「既是如此，你去傳他到裏面來罷。」劉媽答應一聲，轉身出外到了堂上，向唐德道：「德大叔，太々傳你進去說話。」唐德答應一聲，即跟隨劉媽到太々的書房內，唐德上前叩見太々，唐老太々道：「唐德你一路從京到來，路上很辛苦了，免禮罷。」唐德叩頭請安已畢，立起身來，站在一旁，唐太々道：「唐德太師在京中還好麽？」唐德道：「啊喲！大事不好，太師現在被奸臣所害，已下在天牢內，」便將前事說了一遍。」唐老太々聽了忽如晴空起了一個霹靂，驚得半响說不出話來，幾乎急得暈了過去，過了多時才說出一句話來道：「呀，有這等事麽？我家太師盡忠報國，一片丹心，豈有一些苟且之事，既然被奸臣所害，難道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出來保奏麽？」唐德道：「還虧有衆大臣保奏，不然聖上就要將太師梟首，因爲有了衆大臣保奏，才將太師下在天牢內。」太々問還有四位小主便怎麽樣？」唐德回太々「四位少主人也」齊下到天牢內了，現在聖上打發欽差特到邊庭去將五老爺解到京審問眞假，以便聖上定奪。」唐太太聽到此處，已面如土色，大放悲聲。唐

德道：「太々且莫悲傷，老奴尚有話稟。」太々只得强自止住悲聲，問道：「莫非太師還有甚話吩咐麽？」唐德道：「太師又吩咐，說張德龍奸謀莫測，壞的聖上派去邊關的欽差乃是朱文貴，是與張賊一黨，只怕這回的事情，凶多吉少，因此命老奴將倭袍帶回，送與太々收藏，萬一徽律，太師能再伴君王，就不必說了，只怕災禍難免，恐防聖旨下來，太太與四位夫人，也要受命的，但七公子與七娘々，及小姐等三人，可叫他去逃生路。」太太道：「唐德七公子沒有到京中麽？」唐德道：「不會，老奴是四月十二日出京的，並不曾見七公子到京中來。」太々又急道：「啊喲！這又奇了，七公子離家已幾月開外，豈有還不會到京的。」唐德道：「太々不必着急，想是在外躭延，必無什麽妨碍的。」唐太々想了一想，吩咐唐德道：「你去外廂吃酒飯去罷：但是這些事情，宜守秘密，不可散言。」唐德道：「老奴曉得。」即叩辭了太々，到外庵用酒飯去了，唐太々見唐德出了書房去，一人坐在書房內十分傷悲，正在思想京中之事，忽見丫鬟進來報道：「衆位夫人與七娘々及小姐，到來與太々請安了。」唐太々抬頭向外觀看，只見五個媳婦與了女兒，都已走進書房內來了，老太々格外客氣，也站起身來，那五位夫人，並小姐都過來向太々叩頭請過了安，唐老太々吩咐他們各人在旁坐下，然後問各人道：「你們可曉得京中的事麽？」各人都回道：「不知。」老太々道：「現在的大事不好了。」各人都吃了一驚，太々又道：「只因奸賊張德龍欲借倭袍不到，就用計陷害忠良。」各人道：「不知現在怎樣？」太々也將即刻唐德說的話，說了一遍，衆媳婦也嚇得面如土色，皆道：「啊喲！婆婆呀！如今怎樣是好，因何聖上如此不明，聽了奸臣片言，就把忠良摧殘，不知婆々這話，是從何處得來的。」唐老太々道：「只因你公公差唐德有信回來，所以曉得。」七娘々道：「雖然奸黨用計，但究竟有個虛實，在媳婦之見，只要五伯一到京中，便分眞假，還怕那個張德龍沒有反坐的罪麽？婆婆只管放心就是了，這事情自然有水落石出的時候。」旁邊八小姐說道：「母親七嫂々之言，却也不錯，女兒但思七哥隨着在京中，不知可無事否？」唐老太々道：「

啊喲！女兒呀！若提起你七哥到很是奇怪，爲母的因了此事，却又添了一椿心事，方才我問唐德他說並未抵京，唐德在京中是四月十二出京的，猶沒有見他到京，屈指計算已三月有餘，那有在路上行三個多月還不到京中的，這個又不知是因什麽緣故？因此爲娘的心中格外憂愁了。」七娘々聽了，也心中又多了一椿愁思，但是大家仍然勸慰婆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詣姑母唐府許親　候聖宣午門朝議

引曰　青山牢固白雲浮　常見潮來又轉流　能悟世情多反覆　何勞名利苦追求

話說，唐府衆媳婦，與了小姐正在勸慰太々，忽見劉媽進來報道：「唐太々現有支江楊大爺來了。」原來這位楊大爺名愷，是老太々的內侄，這幾天老太太正在記念着他，聽了這話，到有些歡喜，說道：「如此快請楊大爺進來相見罷。」劉媽道：「大爺已進來了。」太々用目觀看，只見內侄已進來了，太々也起身相迎，衆媳婦與八小姐都起身迎接，楊愷先上前叩見了姑母，然後又與表嫂等相見，太々道：「你一路風塵勞苦，只行個常禮罷！」楊愷道：「違別已久，禮該拜見。」過各人見了禮，太々道：「賢侄請坐。」楊愷道：「小侄告坐了。」丫鬟獻上茶來，太々叫衆媳婦坐下了，又吩咐廚下預備酒席，旁邊丫鬟們答應一聲去了，楊愷道：「姑母，小侄近來久疏音問，諒想姑母一定身體康强，起居納福。」太々道：「承你好話，我近來到好，你母親好麽？」楊愷道：「也托福平安。」又道：「各位賢嫂賢姐諒俱平安。」太々道：「承你念及，幸俱安好。」楊愷又道：「七兄爲何不見。」太々道：「說起他麽？還是春間，辭別了我上京中去，直到至今尚未至都，不知就延在何處。」楊愷道：「這是何故？」看姑母滿面似帶憂愁，莫非就是爲的此麽？」太々長歎一聲道：「

侄兒你却不知。」楊愷道：「姑母是何故？」太々道：「你的姑丈與你的幾個表兄都被奸臣張德龍所害，現在已俱落下天牢，聖上已派欽差到邊關押解你五表兄進京審問，但這事只怕凶多吉少，有了這樣的事故，你想怎能叫我不憂愁呢？現在我心如刀割，日夜難安。」楊愷吃驚道：「啊喲！有這等事麽？想唐家乃是世代忠良，丹心報國，聖上久該知曉，怎的聽了張德龍片面之言，就下如此的毒手，忍心陷害了一門忠良嗎？侄兒細想起來必因此，其中還有緣故罷！」太々道：「賢侄你那裏知道，只因張彪的女兒在宮中狐媚聖上，此時聖上又很得寵他的女兒，你想父要害人，女兒豈有不在內裏帮忙嗎？」楊愷聽了這句話，却猛然醒悟了。說道：「姑母之言很是，但爲今之計，還要急想搭救的法子才是，侄兒想就此上京中去打聽消息，以想搭救的法子如何？」太々道：「賢侄此言雖是，但只怕難有搭救之法，現在我唐家只有兩條路，一條如能挽回是最好，二條不能挽回，只得男的盡忠，女的盡節，我本來方才在掛念着你，你來了就再好沒有，上京去的這個主意雖好，只怕難如願，現在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付你，因爲我七兒夫婦，與你表姐，他們三人，都未受君恩，不應盡忠盡節，七兒雖然不知下落，尙有七媳婦與你表姐在家，就想將他們藏到侄兒家內去，我此刻還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你的表姐直到此時他的終身大事，尙未有定，現在也是天合之緣，就想將他許配與賢侄，這也是一絲紅線早繫牽，你不須推却，須順了我的意思，那時我的心就願了。楊愷聽了此話，正合心意，將眼睛一轉，向賽金看去，只見表姐粉臉通紅低頭不言，露出萬種嬌羞。楊愷心內雖然萬分歡喜，但口中不能不客氣幾句，假爲推託道：「姑母此時事在危急，無暇及此，且待京中大事定了，再行定奪此事罷？」太々道：「我正因爲京中之變，所以乘着此時，將表姐許配與你，是恐後來措置不及，若此時不定奪了，到了後來，若有差失，豈非悔之不及麽？」旁邊的媳婦們，都道：「叔々，婆々主意已定，在此急難之時，也不必用媒人，言即爲媒，叔々不必推却了。」楊愷道：「如此多承姑母及嫂々等見愛，但不告而聘如之奈何。」太々道：「姪兒你不用太執，尊

長定親，諒來不錯，就是你父母知道，一定也要寬恕你的，倘然京中之事得以平安，再行請媒行聘亦不妨的。」楊愷道：「如此侄兒遵命，但此時無以爲聘，身上只帶了一隻玉雁，就以此爲聘罷！」說畢在身上取出一隻玉雁來，交與太々，老太々接過來一看，連稱奇了，這個玉雁乃是從前漢王的一對雌雄雁，當初乃是聖上欽賜我的母親將一隻雌的贈與我，一隻雄的留在家中，我的兄弟收藏好的，到如今已四十餘年了，又見此物，此亦誠乃天緣湊合，便向賽金小姐道：「女兒呀！你也去快將你往日收藏的那隻玉雁拿出來，那隻乃是雌的。」賽金小姐這時羞得粉面通紅，那裏還好意思去拿玉雁，旁邊七娘娘道：「婆々！姑娘既不好意思去拿，何不待媳婦去替姑娘拿來。」太々道：「這個也好。」七娘々就同小姐轉身向閨房內而去，太々又叫住七娘々叫他將一隻雄的玉雁也替小姐拿了進去，七娘々即回身過來，在太々手內將玉雁接了過去，仍然回轉身去，同小姐到閨房內去了，過不多時，就將小姐藏的一隻雌的玉雁拿出來，交上太々，接在手中又拿來交與楊愷，楊愷拿來將玉雁放好了，向太々道：「兒總想到京中去，接聽消息，萬一或能想法搭救得姑丈表兄等亦未可知，就是搭救不得，如果消息不好，他可快些回來報信。」唐老太太見他要去的心十分堅執，聽々他的話也很是，只得答應道：「賢侄你若一定要去也好，但是要小心才是，路上也要保重。」楊愷道：「這個侄兒曉得。」太々道：「如此你在此就歇幾時再去。」楊愷道：「侄兒此時心中甚急，恨不能立刻就到京中，預備明日就要啓行。」太々道：「你既如此，這就明日行罷。」因此只在唐府就歇一天，次日，即辭別了太々以及各位表嫂小姐等人，帶了家人，那一路上京中而去。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京中之事，衆忠良爲了唐家之事，各人皆忿々不平，不多幾時，那奉了聖命到邊關去的朱文貴，忽已回到京中覆旨。據說唐雲吉拒敵欽差，韓擒虎兵馬臨關，雲豹即刻自刎，唐吉安牽眷逃遁。衆大臣聞了此事，俱議論紛々，不知眞假，怕的仍是奸臣用計，但不知聖上如何，因此次日早朝，各大臣極早都到了午朝門內，等候一班忠良之臣如兵部尙書劉泰，吏部尙書張瑞，吏部侍郎楊忠

烈，左都御史高鳳鳴，他們都預備與唐家保奏，各人正在午門外紛々議論着，忽見當朝的老太師來了，各人都迎着老太師說着，忽又見奸賊張彪來了，老太師迎上前去道：「呀！老勳藩到了。」張彪奸笑一聲道：「呀！原來是老太師在此。」衆大臣都上來道：「張千歲請了。」張彪又奸笑一聲道：「哈！哈！衆位大人請了。」老太師道：「老勳藩面帶愁容，是何緣故？」奸賊道：「可恨唐上傑世受國恩，不圖報復，而反縱子埋兵刺駕，顯有圖謀九五之心，思之豈不可惱。」老太師道：「老勳藩，那日雙山雖有此舉，我等揆情度理，必非眞情，怕的這裏頭定有委曲。」張彪道：「呀！老太師這些話是謬談了，想那日旗號高扯，情形證實，老太師若說唐家沒有圖謀逆之事，雙山下的兵隊是何人埋伏，況唐吉安小畜牲拒敵欽差，雲豹情虛畏懼自裁，這是證據確切，老太師何必還要替他遮攔。」老太師道：「老勳藩又來了，此乃是評論公言，並非遮攔之言，這話未免太重了，想大凡爲人，居顯職，列朝班，食君之祿，報君之德，無一人不是丹心報國，想唐家也是世代忠心，恐怕唐家之事，內中必有奸人設計陷害。」張彪道：「老太師你又來了，滿朝文武大臣，除了唐家父子而外，一個々皆是忠良，那裏有個奸人在內，哈！哈！這個話，又說錯了。」旁邊楊忠烈過來道：「老太師聽了，我們常聽得說的一句俗話，叫做『畫龍畫虎畫皮難畫骨』。又說的『知人知面難知心』。記得每個朝代都有一兩個奸臣出現，大凡這班奸臣出現，朝中必定大亂，然而這班奸臣，也必一個々沒有好的收場結果，必至身敗名裂，就暴露出他的奸劣行爲出來。現在據大衆曉得的已有多人，如宋朝的秦檜及潘仁美。又有唐朝的安祿山，這三個人，都各說爲官愛民，忠心報國，却不曉得他們在暗中使動奸智，陷害忠良，這些都是遺臭萬年的。可惜！可惜！」張彪道：「楊大人可惜什麼？」說着這話，面上露出很不高興的顏色來，楊忠烈道：「我可惜的是唐雲豹，此番遭變，不知還有何人，再去遠振邊關有那樣忠心的。」張彪又道：「可惜雖然是這樣，但還有的奸臣在什麼地方？哼！哼！你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楊忠烈道：「我又不曾說及老勳藩，老勳何必生氣，

眞是可笑得很。」旁邊的衆大臣都冷笑一聲道：「楊大人說的話是呀！奸臣自有奸臣在那裏，老千歲何必就動起氣來。」楊忠烈道：「此時奸臣忠臣，彷彿是濁水中的鯉魚與鰱魚，分不出來，要到了水清的時候，才分得出來，到了那時候，自然曉得。」張彪曉得衆人都是譏諷他的，聽了十分忿怒，氣得領下一部花白鬚兒，都根々曉了起來，正待再與衆人爭論一番，忽聽鐘聲齊鳴，老太師道：「你們各人不必再爭論了，不聽鐘聲已鳴，聖上已臨朝了。」只見黃門官出來，說道：「聖上有旨，傳各文武上殿朝見。」各人只得停止了爭論，紛々魚貫進午朝門內而去朝參，到了丹墀下，分文左武右排班站立，行了三呼九叩以畢，都各歸班位。只聽傳事官說道：「聖上有旨，傳文武各大臣，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言猶未了，只見右班中閃出一個極品藩王來，執笏當胸，俯伏殿前，口稱道：「臣安樂王張彪，啓奏陛下，前蒙聖恩，差遣朱文貴往邊關押解唐雲豹來京，不想雲豹之子唐吉，領兵拒敵，唐雲豹不肯俯首來京，聽候御前審問，遽行自刎，明是畏見聖明，不想乃子放肆逞兇，率同諸將抗拒，朱文貴只得退至肅州，會同肅州關總兵韓擒虎，奮力當先，唐吉才率了眷屬等棄關逃走而去，臣實無能，罪該萬死。」奸賊張彪將本章奏畢，又呈上肅州總兵韓擒虎的本章，正德看了，勃然大怒，立刻降旨，着陳光祖監斬，命差官火速至天牢將唐家　子提到西郊去正法，差官領旨而去。且說衆忠良在旁，都嚇得魂飛天外，早有人閃出班來保奏，如夏言劉泰，東方烈，楊忠烈等一干人，都俯伏殿前奏道：「臣等啓奏陛下。」正德道：「奏來。」衆大臣道：「臣等伏思唐雲豹，雖然自刎，猶恐非因情虧而殞，或者還另有別情，即唐吉安還是乳臭黃童，焉有如是雄心壯胆，還恐怕未必是眞情，況雙山之匪未獲，伏乞陛下暫緩典刑，另差別員再至邊關，查明確切，一面再俟將雙山之匪拿獲，究明眞假，再行定奪。望我皇萬歲萬々歲准奏。」張彪又道：「臣張彪有奏，雙山之匪，即唐雲豹手下人，已歸邊地，從何捕獲，唐雲豹若非叛逆正該挺身待勘，因何即行自刎，顯是情虛，若說唐吉安沒有抗拒之事，難道敢欺聖上麽？看這上頭，眞假可辨，若唐家父子不除後

悳不已。」正德道：「張彪所奏甚合朕心，着即將唐家父子六人，速正典刑，覆旨勿遲。」嚇得衆大臣面々相覷，却惱了一位吏部侍郎楊忠烈，俯伏殿前，口稱：「聖上，唐家實是忠良一門，聖上若聽信張彪一面之言，誤戮忠良，只恐後悔不及，張彪與唐家是有私仇，所以用此惡計。」張彪也在底下奏道：「臣張彪有奏，楊忠烈與唐上傑是郎舅之親，連同一黨，因此謊奏聖上，望聖上一體正法，國之幸也。」正德道：「准卿所奏。速將楊忠烈一併處斬。仍以陳光祖前往荆州，將唐家滿門誅戮，所有唐氏親族，一齊拿捉，審問議奏，如再有人保奏唐家，即依楊忠烈之例。」這一來，殿下衆大臣便不敢再奏。值殿將軍，立刻過來將楊爺的冠帶除下，拿去正法。正德退班，衆大臣散朝。在衆忠良眼內，覺得金殿上頓時慘雲密佈，奸賊却十分大喜，返還藩府去了。衆忠良出了午門，夏老太師道：「列位大人想唐家丹心報國，不料聖上會聽信奸賊張彪奸計，可惜死於非命，楊大人只因忠心保奏，不料也首身分離，聖上既不准保奏，我們也沒有法想，現在只得差遣家丁，預備酒席，趕往西郊一祭。」衆大臣道：「太師此言很是，我們只得各備酒席趕往西郊去罷，以盡同朝之誼。」言畢以後，各人暫時揖別，各回衙署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昭良臣西郊戮忠　盡節義唐府散僕

引曰　鳳舞龍飛錦繡春　堯天舜日慶昇平　家生逆子家顚倒　國有奸臣國不寗

話說，衆大臣各人暫回衙署以後，又聚合了各備了酒席，趕往西郊而來，這且慢表。再說那監斬官陳光祖，他並不是奸臣，乃是一個丹心赤胆的忠臣，因爲聖上將這個差使給與他，就沒有法子可想，又不能不遵命。若是違了聖旨，一則有性命之憂，二則有不忠之名，因此心中左右爲難，因此生了一面的愁容，若是遵了聖命

，眼看着忠臣受刑，心中不忍，但想來想去沒有法子想，只得含淚來把朱筆勾了，交給手下差官，去天牢內將唐家父子吊來，一見了唐家父子不覺格外心酸，眞是兎死狐悲。陳光祖道：「列位大人：下官今日是奉旨而行，聖命難違，列位大人身歸地府之後，不可怨恨下官。」唐上傑道：「陳大人你說那裏話來，唐某父子丹心貫日，惟天可表，現今聖上誤信奸人惡計，既然聖旨下來，自當俯首受命，豈能怨恨大人？」陳光祖聽了不由的長歎一聲道：「蓋世忠良枉遭國法可惜！可惜！」唐上傑道：「陳大人，自古道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哉！，君命在身，宜奉旨照行，不可違了聖命，快將我父子綁了罷。」陳光祖道：「如此下官斗胆了。」遂吩咐兩旁差役，將唐家父子鬆々綁了，唐上傑道：「宜緊緊的綁了，不可徇私。」陳光祖道：「唐大人乃是國家忠良，就是鬆々的綁了亦何妨，就是聖上得知，諒亦不在這上頭苛求。」又吩咐兩旁道：「將他父子要鬆綁。」那兩邊的差役，就將唐家父子六人一一綁了起來，正才將六人綁上，陳光祖含淚對着他們，忽見差役上來報道：「啓稟大老爺，今有値殿將軍奉旨押了吏部侍郎大人到來，一併正法。」陳光祖很吃驚的道：「有這樣的事麽？」心中很是奇怪，急忙下座接旨，那値殿將軍將聖旨交與陳光祖，即又回馬覆旨去了，陳光祖回轉身來，向楊忠烈道：「楊大人亦何遭此災禍。」楊忠烈道：「陳大人，下官因諫君不准，聖上聽了張彪之計，所以下官到此，也要煩勞陳大人了。」陳光祖聽了這話，氣得鬍鬚直翹，長歎一聲道：「張彪啊！張彪，你這人心腸太毒了，如今看你橫行到幾時。」楊忠烈道：「陳大人現在事已如此，你也不必替我不服了，總之大丈夫「生而何歎，死而何懼，盡義而已！」。大人且請陞座罷。」光祖道：「如此下官告罪了。」唐上傑忽然開口道：「大舅你何必也多言取禍。」楊忠烈道：「姊丈，此乃盡義而已。歷代忠良，多名標青史，雖死亦何畏。」唐上傑道：「大舅這是我父子六人連累你的。」忠烈道：「又說怎麽連累的話，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多言，不必去提他罷。」不說他們郎舅等談心。再說光祖升了座，又命差役將楊忠烈也輕輕綁上，忠烈也道：「陳大人何必

要輕些，重些又何妨。」陳光祖道：「各位大人都是橫遭奇禍，下官雖明知各位大人身遭寃屈，然而有聖命在此，也不敢不爲，所以命他們輕點，也就是體諒忠良的意思，請各位大人要原諒下官一點才是。」各人都道：「我等素知陳大人也是忠良，但有聖命在身也沒有法子可想，請只管照公辦理就是了。」陳光祖遂畫了斬條，劊子手將遂七人推出去行刑，眞是愁雲慘日，街旁百姓看了無不可惜，甚至還有許多落下眼淚來的，一路議論紛々，多說忠良遭害，只怕以後沒有盡心報國之人，不提街坊百姓議論，再說那劊子手行刑，只聽一聲炮响，就要開刀將七個忠良梟首了，忽見有一匹快馬似飛的到來，聽他遠遠的喝道：「刀下留人，現在太后娘娘有懿旨下來了。」陳光祖在座上聽了這話，嚇出一身冷汁來，原來七個忠良已斬訖五個了，只因這道懿旨來得稍遲了一點，以致唐上傑老太師，與了四個兒子，都已忠魂歸地府了，此時只剩唐雲駿與楊忠烈沒有行刑。陳光祖即忙吩咐止刑，遂走下座位跪接懿旨，那太監開了懿旨讀道，詔曰：「玆爾宰臣唐上傑，併乃李雲龍等在朝伴駕多年，輔國無差，安邦有益，雙山之事，虛實未分，三邊之情眞假未卜，豈可遽行正法，今據昭英公主哭訴前情，深堪憫憐，唐上傑等，且緩典刑，未便抄家夷族，着將六人仍禁天牢，待後拿獲雙山之匪，勘明定奪，謝恩欽此，願娘娘千歲千千歲。」陳光祖聽宣讀過聖旨，站起身來，揮淚不已，對已斬訖的唐家父子道：「本官對你們不起，可惜懿旨來得遲了一些，但這時也沒有法子可想，你父子五人在九泉之下，切不可怨恨我啊！」那公公也不盡歎息，向光祖道：「陳大人，如今將這兩個交給與我帶去罷。」光祖道：「是，但還有一層要費公公轉言太后，今日下官是奉旨而行，所有斬訖的只因懿旨來得稍遲，不及挽回了，還乞勿罪下官爲幸。」太監道：「這個待我轉奏太后便了，那五個屍骸請大人好生收殮。」光祖道：「下官曉得。」那太監即帶了唐雲駿駙馬並吏部侍郞楊忠烈二人而去，將二人收到天牢內，即回宫去覆旨，太后也只得歎息而已，昭英公主也心中稍安。再說那張彪得知此事，心中吃了一驚，立即去和他女兒商量，二人商量好了，即在正德面前密

一本說：「太后不知細情，聽信昭英公主之話，免了駙馬唐雲駿那吏部侍郎楊忠烈，這兩個人是唐家最要緊的人，若不將他們梟首，將來一定後患無已，一定要被群臣議論，這點事情，聖上不能實行，將來如何能服天下之衆，望聖上將楊忠烈與駙馬唐雲駿仍然再發去斬首，以示天威。」正德這時已被張妃所迷，因此立刻就到宮中見太后，說明雙山驚駕並非虛假，一定要將唐家夷滅九族，唐雲駿與楊忠烈再行斬首，太后道：「兒啊！凡事要三思而行，想唐家乃是世代忠良，那會做出這種叛逆的事情來，為娘的細想其情很不相信，想那唐雲豹既然打發妻兒逃走，何不自己伴同出走，而乃遽行自刎，為娘細想此事，殊不合理。」正德道：「母后，這事有朱文貴面奏，又有肅州總兵韓擒虎附表陳明，諒不是假，若是假的朱文貴與韓擒虎不怕有欺君之罪麼？想唐家父子有如此行為，內外交通謀圖王室，這種事情，非同小可，若母后聽了昭英之話，不想細情，若輕易將唐家寬恕了，只怕王室天威不能服天下，後患無已。」太后道：「吾兒為娘也將細情想過，若唐雲豹是有謀叛王室之心，在雙山驚駕，必定兵多將廣，大抗王師，何能一時遠淨無踪，這裏頭必有另情，就是說那旗號，不作就有人假製三邊的旗號麼？而且唐雲豹既然抗拒王師，遽肯又遽行自刎，細想之，雖至愚不為此也，況又保奏者三十餘人，盡皆忠良，俱奏他毫無此事，何獨只有張彪一人奏他反叛，在為娘看來，其中還有情弊，兒宜三思，不可造次，恐後悔不及。即唐雲豹一人叛逆，與親族何干，只可誅滅全家，不可誅及親族，若夷九族，駙馬乃王兒之婿，你可如何，依母之言，九族免夷。」正德聽了太后侃侃而言，心中頓起惻憫之心，問道：「請問母后駙馬與昭英都是唐家之人，楊忠駙是唐家至親，若是免死，恐朝中各大臣議論。」太后道：「兒身登九五，為萬乘之尊，若聽信張彪一人之言，竟至人人可誅，此則恐為朝中衆大臣議論了，若免死駙馬與楊忠烈，到不會有人議論的，因楊忠烈直言保奏不為有罪。」正德道：「楊忠烈冒瀆朕兒，理該正法。」太后道：「既是冒瀆王兒，可與駙馬充軍之罪足了，昭英暫入冷宮，確查唐氏果有敗跡，再行處決便可以了。」正德道：「謹遵

母命。」即拜辭了太后出宮，降旨將駙馬與吏部侍郎楊忠烈發配遠省，唐家免夷九族，凡是唐家的親族人等，無不銜感太后恩德，昭英公主發入冷宮，正合一句套話，做叫夫婦本是同林鳥，大難到時各自飛，不提駙馬唐雲駿與吏部侍郎楊忠烈發配遠地，及昭英公主在冷宮受苦，再說張彪却心中喜壞了，十分得意，常對他手下的奸黨說道：「可恨唐上傑不將我老藩放在眼內，如今叫他曉得老藩的利害，老藩向他借倭袍，他不借，如今看他借的好，還是不借的好，從此以後，看有誰人敢得罪我老藩，若有人敢得罪我老藩張千歲的管教他像唐上傑的樣家破人亡。」他手下的人，聽了他的話，無不都恭奉他張老千歲的神威，張賊自然很是得意，他又擇了一塊惡地，奏明聖上，將唐家父子的屍骸葬在惡地上，造起一座高墳，並立一塊石碑，上寫叛叛臣家父子名姓，以便叫他父子遺臭萬年，並派人在墳上看守，朝中一班忠臣無不都痛恨張賊，但聖上這時無不計聽言從的相信他，就沒有法子可想，只得暫且忍耐，看他的滿簽扯到何時爲止，且等他到惡貫盈滿的時候，再看他如何，不提衆大臣冷眼觀看，等待他的惡貫滿盈。再說老奸賊的兒子張保，見唐家父子被害，心中也非常歡喜，大罵唐小七到如今可曉得我張家父子的利害嗎？想你從前在揚州何等猖獗，到如今怎的就不猖獗了，哈！哈！想你們這班小輩，眞是可惡得很，如今却都請你們上鬼門關去了。因此張保心中很是得意，仍然在外作惡不已。這也表過了不提。再說那唐氏老夫人，自從他的侄兒唐愷上京去探聽消息，直到如今，他的心中未常稍釋，無一刻一時不將京中的事情放在心上，盼望京中的音信，可是消息一直杳然，這一日正在內堂，獨自一人坐着悶々不樂，忽見丫頭進來報道：「啓稟太太，現在京中二少奶々，府上郝大爺，與少夫人及劉大老爺，都有專差在外，說有機密大事，要面見太太。」唐老夫人道：「你去傳他們進來。」那丫頭答應一聲出去了，老太太又吩咐旁邊侍立的丫頭道：「現在有京中少夫人的家信到了，你快進請衆位夫人與小姐出來。」丫頭也答應一聲去了，片刻外面京中差來的專差，已經進來，先上來一個到了老太太面前跪下叩頭道：「小人郝升替太太請安。」

」叩頭完畢，又上來一個說：「小人劉貴替太太磕頭請安。」接着又上來兩個都替太太請安，謁老太太道：「管家的起來罷，你們一路辛苦了，到外面去用酒飯罷。」衆家人道：「家爺有書在此，因是機密大事，因此家爺吩咐不得躭擱，早去早回，所以小人們不敢躭延了。」唐老太太道：「既是如此呈上書信來看。」衆管家的一齊將信呈上，老太太接了信過去看，幾個家人又在下道：「家爺又吩咐望太々早打主意。」老太々還不曾打開書信觀看，那幾個家人又在下說道：「回稟老太々、小人們因即欲趕程，就此要辭別了。」老太々道：「管家們既沒功夫吃酒飯，且請帶些路費去。」即賞各人十兩銀子，各人道：「小人們不敢領太々的厚賞。」客套了一陣，將銀兩接了過來，叩別了太々出門而去，這裏才將京中來的家人打發了出門去，老太々看了書信，驚心猶未已，忽見又有家人進來報道：「回太々現有京中三少夫人府中李老爺派來的專差幹僕李榮說有機密大事，在外要候見太太。」唐老太々心中格外吃驚，曉得必定又有什麽大事來報，遂吩咐家人快傳他進來，那家人去不多時早同了李榮一起進來，李榮上前替老太太請安，叩了頭起來站立一旁，老太太道：「管家的你家老爺在京中可好。」李榮道：「託老太太的福，家爺在京還好，現在因有要緊事情在此，不及細稟，家爺此番吩咐小人到來，都不及寫信，只說了幾句口信在此，所以小人日夜兼程下來。」唐老太々聽了吃驚道：「啊！李榮有什麽大事，如此緊急。」李榮道：「啊喲！不好了，現在太師爺與衆老爺爺—爺—爺」一連說了幾個爺字，那身子抖個不了。底下却說在喉嚨裏說不出來了，老太太看李榮這樣子曉得大事不好，也急着問道：「太師爺與衆位老爺便怎樣？」李榮定了一定氣然後說道：「只因張彪弄計，謊奏當朝將太師爺與衆老爺陷成叛逆大罪，前不過收在天牢，今不知如何。」霎時緊急起來，老太太聽到此處臉色都灰白了，急問道：「如今便怎樣緊急起來？」李榮道：「總制三邊的五爺在邊關自盡，將太師與衆老爺綁出西郊。」老太太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幾乎跌下座去，急又問道：「住了，我問你既然如此，可有人保奏麽？」李榮道：「有的。」老太太一口氣

似又稍平了下去，問道：「什麼人保奏的？」李榮道：「楊老大爺率衆大臣保奏。」太々道：「聖上如何？」李榮道：「啊喲！太々不要說起，天子不從直諫，反降旨將楊老爺一併正法。」老太々聽了這話勃然怒氣上冲，說道：「有這樣的事嗎？」李榮在下又道：「現在太師爺與衆老爺已斬首西郊。」老太々聽了這話「啊喲！一聲就暈倒金校椅上，這時却急壞了衆媳婦，與衆丫頭，一陣喧雜聲，只聽喝道：「太々醒來，太太醒來。」衆媳婦與衆丫頭將老太々救醒了，太々張開眼來，只見李榮跪在面前，說道：「太太請息悲哀，小人還有話禀。」老太々道：「你且講來。」李榮道：「家爺吩咐，請太々與衆夫人及小姐，早避他方，以免全家遭難，這句話家爺千萬叮囑小人，請太々要即速出避，不能稍延要緊！要緊。」老太々道：「我曉得了，你起來出去吃酒飯息歇罷，一路上風霜雨露諒必辛苦了。」李榮道：「小人不敢耽延，立刻就要回京，因此就要叩別了。」說罷叩了頭起來，太々命媳婦賞他十兩銀子即去了，老太々眼淚滿面，十分傷心，這時四個媳婦，與賽金小姐也心慘萬分，大家傷心了一陣，賽金道：「母親現在事已如此，還是我們快些遠避他方罷。」正在說着外面又有京報到了，只見家人進來報道：「啓禀太々，現在京中謝太師周監察，陶兵部等共有十七封機密書信，派專差送來，在外候太々拆閱吩咐，老太々那裏再有心思傳見這班專差，吩咐家人出去，叫管家唐和接待他們，將書信拿進來，給了路費打發他們各人回京去，信中說的話，無非是叫他們快快遠避，以免京差一到，全家遭難，但是老夫人的心思與別人不同，對他四個媳婦女兒說道：「忠烈爲臣子之本綱，節義乃婦人之正理，方才女兒之言，雖然很是，但是你爺爺與四位哥哥，都已束手就戮，雖然血濺刀頭爲奸臣所害，但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你的父兄因身受國恩，所以不得盡忠，然而身雖盡忠，日後可名標青史，若是背了君命，就是不忠，所以做娘的也身受封贈，亦當受命，就是你四個嫂嫂，也一體受過皇封，亦當也應盡節，若是違了聖主便是不忠，因此爲娘的不想逃走了，只有你與七嫂々，未曾受過國恩，應當快些出奔，逃到你舅々家去。」

，賽金道：「母親快不要打這個主意，因爲我唐家不曾違法不應受命，還是一起出避罷。」老夫人道：「女兒你與七嫂々快些收拾細軟，逃生去罷，爲娘的與你四個嫂々是不去了，但事不宜遲，只怕京差一到就難得脫身。」他四個媳婦道：「婆々去罷，我們四個人在此盡節就是了。」老夫人道：「我的主意已定，無論如何是不走的了。」賽金與七娘々道：「婆々不去，我們也不去了。」老夫人道：「啊呀！女兒媳婦這是說的什麽話，天下什麽事情，都要權衡輕重，豈能執拗，就是生死也有律條的。你們二人不曾受過國恩，不應在此受難盡節，況且七賢媳有孕在身，更非小事，又快將臨蓐了，雖然不知是男是女，總是唐家一個根，倘然皇天有佑，生一個男，我唐家就有後了，所以應當快々逃生而去。」賽金與七娘々都在老夫人面前跪下哭道：「婆々呀！叫媳婦如何拋撇得下，你婆々在此，我媳婦却負生怕死的逃生而去，況且我如此弱媳，以後沒有你婆々如何過活?!」賽金哭道：「母親呀！叫我女兒如何能離去你母親的膝下，母親若不一同逃避，女兒也絕不去的。」老夫人道：「女兒媳婦，此刻事已緊急，怕的京差立刻就到，你們若再不走，我就先用鋼刀自盡了。」說着就要去拿了鋼刀自盡，七娘々連忙拖住老夫人道：「婆々這個使不得的。」旁邊四個媳婦道：「姑娘嬸々，快去收拾細軟逃生罷，免得在此再引婆々心焦，此刻賽金與七娘娘看老夫人十分堅執，諒來不肯一同逃命的，因此只得含淚起身，去收拾細軟。」賽金將玉雁牢々在身上，揮淚哭別了，一路逃走而去。且說老夫人等女兒媳婦去了，强自忍住了悲痛，吩咐四個媳婦將京中送來的機密信件都燒燬了，以免落在奸臣手內，再起風波，累及好人，又吩咐管家的出去，將家中大小家人僕役，以及丫頭媽子，並及廚房內伙夫等人都一齊傳來，盡在內堂拜見太々，請安叩頭以畢，俱立在兩旁，老夫人道：「京中之事，你們都知道了麽?」底下答應道：「小人們都知道了，不知太々如何發落。」老夫人道：「太師爺與各位老爺，都在京中盡忠了，我與夫人們，理當在此盡節，你等可率妻孥速々逃生去罷。」底下又答應道：「小人們蒙太師太夫人恩養情逾骨肉，一旦患難，豈顧

獨生，情願死在一起。」老太々道：「你們這話怎講，螞蟻猶有貪生之念，爲人豈不怕死，不必多言，快些各率妻孥逃生去罷，若是再延遲了，只怕京差一到，便難留性命，玉石不分了。」底下才應道：「如此小人們遵太々的吩咐。」老夫人吩咐：「管家唐和凡是家人小使丫鬟媽子，一切人役，都發給三百兩銀子，所有男女一切身契也都發還，俱各去自覓營生罷。」唐和答應，只聽底下的一班人役們，也有多謝的，也有願隨太々在此生死的，一片喧雜，老夫人道：「這個你們都不必，你們此時都快去逃生吧，若是有良心的，等我唐家査抄之後將我與列位夫人的屍體，掩埋掩埋就是了。」老夫人說罷，底下一班人役們都含淚答應，說道：「既是老夫人放我們的生，我們只得遵命前去逃避災難。」老夫人道：「這才便是。」各人都叩謝了老夫人起身去了，這時底下還有唐昇，唐昌，唐福，唐順，唐貴，唐襄及丫鬟素月，迎香，彩雲，彩芳，並總管唐和，一共十一個人尙伏在地上沒有起來，俱道：「小人們蒙太夫人恩典放生，極該從命，但我們受惠淵深，斷難逃去，情願生死俱事主人，就是太師與太夫人及各位老爺雖在地府也是須人伏侍的，況我們原無本業，如何爲生，若是再去依靠他人家門牆，稱主道爺的小人心中實是不肯，就是太師夫人與各位老爺們在泉下也沒有顏面，所以小人們情願在此跟隨受難。」說罷了在下大家同聲大哭，老太々聽了心中不盡稱讚，不覺也大放悲聲，對他們道：「難得你們有這樣的義氣，總算我唐家也不愧是忠義之門，我也不便再拒。但是將各人的銀兩須去發給，恐怕少停京差一到他們即不及走了。」各人聽了這話，才站起身來，謝了老太々去發銀兩與衆人，却說人心大有高低，那衆僕之中，有的含淚傷心不忍將銀兩接，情願出去凍餒死了，不情願在此患難之中，再拿東家的銀兩，有的拿了銀子去，心中尙有些可惜東家的；有些拿了銀子去，還爭多論少；有些還抱了乳子來湊人頭拿銀子的，唐和管家的看了這班沒良心的人，眞是禽獸不如，十分替他們可惜，怎的既做了一個人，竟毫無心肝？這是閑話不提，再說唐府上有一個管門的酒鬼陳章，終日只知吃醉了酒，醉生夢死的，這時別人都去拿銀兩他却尙在

門房內，忽然看見男々女々議論紛々出來，都要各奔生路去，却到惱了他的脾氣上來，大發酒興，攔住各人的去路，大聲喝道：「你們這班無義氣的男女，平日沒事的時候，你們吃了唐府上的，穿了唐府上的，今日一旦患難相逢，你們却各拿了銀子就逃走了麼？眞正沒有良心的人哩！現在有我陳章在此，一個都不得放你們走，說着就將大門關閉上了，說道若還有誰人不聽，我就要拿酒瓶出來打了。」衆人道：「你這個該死的酒鬼，還不前去拿了銀子逃走，却在此多話，只怕少停京中欽差大人一到，你的腦袋就不保了，看你還想喝酒麼？」陳章大怒，喝道：「你們這班人沒心肝，當我陳章也是沒心肝麼？」我陳章雖然吃酒，終日醉生夢死的，却懂得大義，生則隨主，死亦情願隨主。」衆人這時都想逃生，看他講得沒有理，就蜂擁上前，陳章一個人那裏攔得住衆人，却被他們開了門都逃走去了，陳章只得追出門外大罵你們一班黑心腸的，毫沒義氣，衆人頭也不回的紛々去了，陳章氣得發抖，站在門外看衆人去得遠了，才回進門內，將大門關上了，一個人在門內想道：「罷了！罷了！不料太師爺與太老夫人，平日以鮮魚肉飯，養了這班毫沒忠義的狗才。」想到這裏忽又轉念道：「住了！這班狗才且不必提他，少停欽差大人到來，不免一死，想死在刀上却有些疼痛，要自己此時死在繩上罷未免受難，這便如何是好。」心中至此又忖念了一忖念，忽然想道：「有了，不如還是喝他十瓶酒醉死了的好，到來得爽快些，如此便待我拿酒來喝罷。」正在這般的想着，要去拿酒來喝，忽然聽得門外號炮喤喨，陳章驚得失聲道：「啊喲！聽這聲音是欽差到了哩！」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奉旨意烈婦盡節　驚惡耗七爺別院

引曰　忽看紅日上窗紗　聽鸚哥　喚煮茶　欲採並頭花　惜嬌枝太弱未忍經拏

詩曰　把酒看花色不賒　閑來愛時舞腰斜　常嗤刺服患錐客　不解閨愁樂事嘉

話說酒鬼陳章正在門房內打量着去喝一個醉，忽然聽得號炮響嘵，就吃了一驚，曉得這個炮聲響嘵，必定是欽差到了，再一聽原來聽[illegible]不是炮聲，却是鑼聲，不過這個鑼聲也來得奇怪，平日無事的那裏有這樣鑼聲到來，想必也是欽差到來所以一路鳴鑼開道，但是一層既是奉旨到來查抄，一定是非常機密，正恐怕洩了風聲逃了人犯，一定是悄々而來，要到了門前，將四門周圍然後才放炮喧喝，這樣一想這鑼聲響嘵似又不是欽差到來，又聽那個鑼聲似尙在遠處，陳章想到此處心內又打算道：「好在我不打算逃走，管他作什麽，是欽差也好，不是欽差也好，何必這樣疑似疑非的，反就延了我吃酒的功夫。」因此想到這裏就不再向下想了，走過去開了一瓶酒，放量而飲，列位你道：「那鑼聲果然是誰？原來正是那奉旨到荊州抄斬唐家的欽差陳光祖，你道陳光祖奉了聖旨到來，逢着這樣機密的大事，正應該悄々的到來，爲何反鳴金喝道起來？原來這裏頭有個原因，只因陳光祖乃是個忠臣，不是奸臣，他與唐上傑雖不是至親好友，過往也不密，却深知道上傑是個忠臣，又深知這次的事情，是被奸臣所害，所以他雖奉了聖旨下來，一路上只是不盡的替唐家惋惜，正恨超生無術，救死無方，因此到了荊州，就吩咐手下鳴金喝道，他的意思，是想給點消息給唐家得知，讓他們好早點逃奔遠避，陳光祖傳了這話下去，却來了襄陽縣上來稟道：「啓稟大人抄斬叛犯，理宜機密，大人爲何反要鳴金開道，若給唐家知風遠遁，豈不有誤。」陳光祖道：「國威宜振不宜幽，本欽差奉旨而來，諒他們也不敢遠遁，貴縣不必費心。」荊州縣接連稱了幾個是，打着仟退下去，原來荊州縣曾受唐家深恩，每次盤庫缺乏銀兩都是向唐家借撥，這時也正巴不得陳光祖此舉，因職責有關不能不出來說這樣一句，不料到反撞了陳光祖一個釘子，也曉得陳光祖的意思，大概是有意打草驚蛇，給點消息給唐家得知好讓唐家趁早避匿，也很合自己的心思，所以心中到暗々歡喜，這且慢提。再說唐府的老太太，正與四個媳婦在說話，忽聽得屋外有鳴鑼喝道之聲，就曉

得是京中派來的欽差到了，向四個媳婦道：「列位賢媳，你聽這一派鳴鑼喝道之聲，想是欽差到了，我們快將冠帶拿來佩戴好了，等得開讀聖旨以後，就可謝恩盡節了。」四個媳婦都答應一聲是，吩咐彩芳，彩鳳，素月，迎香，四個丫鬟快去取冠帶出來，各人答應一聲，去取冠帶去了，且說四個丫頭，一路走着，也一路商量，彩芳道：「鳳姐，我想太々夫人，旣然打算盡節死了，還要取冠帶出來打扮什麽？」彩鳳道：「啊！妹子，你眞是一個粗人，太々夫人正因爲要死了才要打扮打扮哩，你不看見人家死了人，下棺材的時候，都穿了新衣裳麽？這種新衣裳叫做壽衣，如今你明白了麽？」彩芳道：「如此說來，讓我也去穿一件新背心。」素月道：「如此說來我也有小姐賞給我的一件月白襖，也讓我去穿起來。」迎香道：「我也有七娘々賞給我的一件披風。」彩鳳道：「你們都有了，我記得太々也有一件綢襖賞給我的，如今我們且將鳳冠霞帔端正了拿出去，給太々夫人穿戴了，我們再來更換罷。」各人答應着就去端正了鳳冠霞帔，拿了出去，老太々與四位夫人看見了這鳳冠霞帔不覺珠淚滾々的下來，老太々與四位夫人，換好了鳳冠霞帔，那四個丫頭也去換了新衣裳出來，老太々看了，不覺更是傷心，正在這時忽見女兒賽金與媳婦七娘々又回來了，原來他們兩人那裏忍心就離開了，他們的婆々他們的母親而去，却是躭延在後花園內，此時聽得欽差到了，賽金小姐還想與母親及四位嫂々一齊逃生而去，所以又出來了，老太々見他二人忽又到來，仍沒有逃去，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失聲道：「啊喲！女兒賢媳，此時兵已臨門，你們還不逃走麽？」賽金道：「母親啊！女兒見母親與四位嫂々如此裝束，束手待斃，已肝腸寸裂，心中如碎矣，勸母親與嫂々，我們還是一齊逃避罷，不然女兒雖死不去的，母親若是不去，女兒也願在此與母親共盡節孝。」賽金小姐一面扯住他母親，想要他母一齊逃走，一面自己搥胸大哭，苦々哀求，正在這時忽聽門外炮聲，鑼聲呼喝聲，馬蹄聲，一陣就喧雜不已，旁邊韞玉藏珠兩個丫頭向賽金勸道：「小姐外面兵馬已臨，小姐與七娘々逃走去罷，只怕外面兵馬即刻就要進內了，」說着就將手中執的劍要遞過來給小姐，

誰知賽金小姐跪在地上一定要求他母親同逃，老夫人見事已緊急，賽金只是纏住不肯去，就急中智生，轉身在丫鬟手中搶過劍去，及至小姐看見想去搶下寶劍，老夫人已自刎盡節了，急得賽金渾身冰冷，急將寶劍拿住了也要自刎，却被七娘々與四位夫人，以及衆丫鬟等，把劍搶住了，四個夫人同聲勸道：「啊喲！姑娘呀！不可如此，若是如此未免負了婆々的苦心，婆々因為你纏住不去，所以先盡節了，讓你心無眷戀，好快々逃去，若是如此，再不快々前去逃生，便是違訓不孝了，萬々不能躭延了，況且七娘々還要姑娘保護，姑娘總要遵了母訓，自己珍重才是，況且七娘々腹中有孕，乃是唐家一線之根，姑娘也忍心不保護他出去麽？七娘々若無姑娘同行，如何能冲出萬軍之中，事已緊急姑娘萬不能再有躭延了。」賽金聽了這番規勸，似才有回心轉意，站起身來，執了寶劍，又拜了四位嫂々，說道：「多謝列位嫂々一番好言，我此時心中實已痛裂，不想被奸臣害到這樣一個地步，眞是悽慘已極，現在母親已盡節了，死已不可復生，但這時叫我如何能與七嫂々二人獨去逃生，將列位嫂々丢在此地，我們還是一起逃罷。」四位夫人道：「姑娘萬不可再在此為了我們留戀了，我們一則盡節，因為身受國恩，理當如此，再則盡孝，是婆々囑咐，此刻焉能獨丢婆々在地府，我們却不忠不孝不節的貪生在世嗎？因為姑娘是不能與我們比例的，我們無論如何不走了，要在此遵了婆々之命，在此陪着盡節了。」賽金小姐因四位嫂々言有大義，旁邊丫鬟又頻々催促，外面官兵又將逼了進來，因為心急七娘々肚內一隻根，就不能不走了，遂揮着淚說道：「列位嫂々，不是我姑娘忍心將你們丢在此處，但事已如此，我只得保護了七娘々走了。」列位夫人道：「姑娘你的心我們已深々感激，但事實如此，亦沒有法想，就請快々走罷，遲則恐不及走矣。」賽金姑娘才與七娘々前走，七娘々道：「列位嫂嫂我們去了。」四位夫人道：「嬸々你去罷。」賽金小姐與七娘々心中那忍分離走上前幾步，又回轉身來，立住步道：「列位嫂々我們去了。」四位夫人道：「你們快些去罷，此時前門是走不脫了，還是開了後花園門走罷，一路保重喲！」此時喧雜聲，及外面的兵馬聲，

已逼進屋內，賽金小姐只得手執青鋒，在前開路，命四個丫鬟在後保護娘々，一路向後花園而來，小姐開了後花園門，只見門外兵馬刀搶密々重々，賽金舞動寶劍在前開路，四個丫鬟也各執刀搶保着七娘々在後跟着而去，原來把守後花園門的正是荆州縣，因爲曾身受唐家恩德，吩咐軍隊兩邊分開一條出路，因此賽金小姐得殺開一條出路，遠逃而去，荆州縣見小姐逃得已遠，又假自吩咐追趕，恰巧欽差大人又下令吩咐衆軍，一半把守牆門，一半跟隨本都府中聽令，莫擾四鄰，不可妄動，這是陳爺有意放生，因此將把守後花園的一枝兵馬，也調到前門把守，陳爺即帶了兵馬進內，吩咐唐府上家人進內通知夫人出來接旨，唐和即到內堂通知夫人，四位夫人一齊出來接旨，陳光祖宣讀聖旨以畢，即吩左右一齊動手將唐府上全家抄斬，兩邊差役們答應一聲，即一起上前動手，可憐一共一十一名忠心僕奴，齊皆畢命，或是死於池中，或是自刎，或是受斬，差役們動手已畢，上來稟道：「啓稟大老爺，小人們奉命誅戮，見一品夫人服式，是先自刎，餘外斬霞帔婦人四位，家丁首級七顆，復查後花園女屍四個，男女嬰孩數個，金銀錢穀，衣飾古玩，田房冊籍，聚集東院，誥命收供大廳，請令定奪。」陳爺道：「唐家還有七子雲卿，已經成室一女未嫁，必定躲藏閨中，你等再速查明，不可漏網，差役們道回大人，小人們已搜尋俱遍，並無遺漏，其女屍內有穿綉襖的二人，不知可是唐家女媳，雲卿一犯或是知風預避，均未可定，請大老爺明鑒。」陳爺即吩咐傳荆州縣，荆州縣在下答道：「敝職在。」陳爺道：「貴縣乃是地方官，雲卿的踪跡可知道麽？」荆州縣道：「雲卿素在家中，但近時書院中課期，已數次未到，或是探親在外亦未可知，至於踪跡敝職不敢虛稟。」陳爺又道：「還有一件，想堂々相府，豈止這些人口麽？」荆州縣道：「男僕不止此，然而或是下鄉收租，或是出外索負去了，未必盡在家中。」陳爺道：「此言亦甚近理，但那女尸二口，尚在疑似之間，本都也不敢信爲唐門兒媳，且自據情直奏，請旨施行，那金銀珠寶，煩貴縣登籍，家產變賣入官，好待本都覆旨。」荆州縣在下答道：「是，待卑職即行辦理。」陳爺又道：「還有一件，望

貴縣俯聽。」荆州縣道：「是。」陳爺道：「那些夫人們屍體須念他們龍章鳳誥，父兄又俱現任在朝，若聽任拋露，鑽鳥啄於心何忍，況又是縉紳顏面，又是婦人家，於律也該減輕，煩貴縣用薄棺將他們掩埋了，使他們陰魂得安，就是朝中得知也不算徇私違旨。」荆州縣在下答道：「是，待敝職立即舉行。」陳爺吩咐已畢，心中暗々慘傷，退出唐家，到了唐府門外，吩咐開開道回衙，上了馬，鳴金升炮，即浩々蕩々的一路回衙而去，只有荆州縣尙留在唐府上辦事，一面命衙役檢點唐府上家，再用硃筆標封，一面吩咐將大夫人與四位夫人，先行從厚棺殮，其餘衆男女因有兩個疑戶在內，我老爺索性大做人情，盡用棺木將他們收殮，不必用蘆蘆包裹，只是與太夫人的棺木，另停一起。」衙役們答應一船下去，照吩咐辦理，這天荆州縣在唐府上辦了有大半天的事，才辦理完畢，將棺木吩咐發運公所，相府用封皮粘貼，然才回縣衙，這一樁事情總算辦理完了，過了幾天欽差大人陳光祖也回京中覆旨而去，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揚州蘭花院內的唐雲卿，自與刁南樓分別以後，忽々又兩三個月了，南樓去的時候，曾約定逾時無幾，仍得再到揚州重叙歡樂，萬不料一去之後，即信音俱杳，那琢州的毛龍也急要回家而去，因與南樓有約，要等南樓到來了，他才回去，誰知南樓久不見來，他是心急異常，因此即先自別了雲卿回琢州去了，雲卿就剩了一個人獨住在蘭花院內，還虧飛龍小姐十分賢德，雖是青樓之女，却到多情重義，所以情投意合，二人難分難捨，因此到也不覺寂寞，只是身上帶的金銀俱已用盡，雖然飛龍重情，鴇母重義，到也不急於用錢，但是天天盼望刁毛二人到來，因爲俱曾有約，就是不來，也一定有信來的，誰知兩處皆消息俱杳，因此雲卿十分心焦，這天雲卿在外散了一回步，心中萬分無聊就走進飛龍小姐的房內，只見飛龍小姐一個人獨自坐在窗下做針黹，看見雲卿進來，放下手中的針黹，起身迎接，雲卿心中本來無聊，這時看了飛龍小姐，就將一肚的無聊皆丟掉了，改着一臉的笑容望着飛龍，走到跟前，二人並肩坐下，雲卿道：「呀！三姐天氣如此火熱，如何還將針黹這等殷勤，況且玉體嬌怯，既不能受熱，又不能受寒，如此坐在

窗下，不怕冒了風寒麽？」飛龍道：「這到不妨，七爺今日因何這等歡喜，不盡的含笑將奴觀看。」雲卿道：「我只因愛你千嬌百媚，好一副美貌，眞是鮮花見你無色，嫦娥見你閉月，池魚見你沉底，飛鴻見你落下，這樣的好看，如何能叫我不笑着注視呢？」飛龍道：「七爺休得過讚，想奴是紅顏薄命，父母早亡，親戚無靠，因此託身青樓，雖然蒙你見愛，只不知後來如何？」雲卿笑道：「三姐你說此話，莫非還怕我負義麽？想我蒙你一番恩情，終身難忘，此時只因銀錢用完，只等刁毛二人信音一到，他們帶了銀子來，我那替你贖身，不是小生誇口，只要用心上進，將來功名富貴，都有希望，你還怕不能享受榮華麽？請三姐只管放心就是，不必思慮這些心思。」飛龍道：「七爺我未常不知如此，只怪你近來行徑甚是欠通。」雲卿道：「三姐何出此言，想小生雖不會盡讀萬卷，才具八斗，然而也曾十載窗下，埋頭用功，亦何至就會不通，三姐這話就未免說得太過了一點。」飛龍道：「啊！七爺，你既是知書達理，怎麽竟不知進退，全不思想家中太々記念着你，妻子房中盼望，京中老父亦在望着你，你竟逗留在此，一點也不思想及此，況且功名兩字也該早圖，這些事情你盡俱不想，只知終日昏々在此圖樂，你想這種行爲，不是甚欠通達麽？怎的到還要怪奴說錯了呢？你若再在此處戀着，不但誤了前程，徒勞雙親盼念，也有不孝之罪，這個罪過不但在你，也就在我，日後給你雙親得知了，不就要都怪在我身麽？你想我怎得就能不憂慮哩。」雲卿聽了哈々大笑道：「我道是什麽不通，原來如此，三姐你且聽了，這些事情，你種々只管放心，若講到圖樂兩字，年輕之人，誰不易犯及這個毛病，但是這個毛病，究竟宜改不宜犯，現在既蒙你提醒我，以後我自然明白及此，但我因與刁毛二人有約，所以稽遲在此，使我最不忍離此的還是你，然而我們這時也不必再談這話，總之但等刁毛二人的信音一到，替你贖身以後，我即與你到京中去了，此時還望忍耐一些。」二人正說及此，只見門外來了一人，看他行步慌張，到了門裡，即喊道：「七爺！不好了。」原來正是桂童。雲卿看了他這副形狀，不知他又是爲了什麽事，這般大驚小怪的，因此喝着問他

道：「狗奴才爲了什麽事，這般大驚小怪的？」桂童道：「七爺不、不、不好了！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雲卿大怒道：「狗才還要到這般大驚小怪的嗎？」桂童道：「不是我大驚小怪，現在大事不好了，奴才方在街坊上，聽得人家紛々傳說，都說太師爺犯了彌天大罪，併及幾位老爺，都給聖上下旨，在西郊正法了。」雲卿聽了這話怒不可遏，呸了桂童一口道：「啐！狗才你敢是在此做夢嗎？這話從何說起的，還不替我滾出去。」桂童道：「奴才方才也只道是做夢，因爲這個不過是聽旁人說々的，心中不相信，即奔到衙門前去探聽，原來却是實情，不覺嚇得魂飛天外。」雲卿聽到此處，有些驚疑起來，原來方才不相信桂童的話，就因爲桂童這個小使，常有這種冒失的事情，鬧出笑話來，所以不信，這時聽桂童說得有些像是實情，究竟是大事情，怎能不關心，因此細問道：「住了，我且問你，既是如此，你可曾曉得是爲的什麽事情嗎？」桂童道：「單是這個細情奴方才沒有才聽得出，只探知是太師犯罪，所以聖上發怒。」雲卿聽到此處，見他說話沒甚來由，因此又不相信了，喝道：「胡說！絕沒有此事的，太師在朝，位列三台，忠心爲國，那會犯罪呢？」到是旁邊飛龍小姐，甚是細心，在旁邊勸道：「七爺，凡事不可太執，想這種大事情不會沒來由，若是假的最多不過一個人說，兩個人說，絕不是街坊紛々的傳說，怕的這事有七分是眞，三分是假，縱然不至如此，其中也必定有緣故，故現今你就不能再在此躭延，快々進京去探聽眞假，果若是眞的，你也須在京中佈置一切，若是假的，你就可在京中太師署內用心讀書，把功名進取，就是奴此處，你亦仍然可來的。」飛龍小姐這樣說着，但是面色已驚得灰白若土，雲卿此時聽了飛龍這一番話，也有幾分相信是眞的，頓時心中悲痛，搥胸頓足，沒有主意，飛龍小姐又在旁邊勸道：「七爺呀！此時在此悲痛也徒然無益，不宜再有延遲，快々即刻動身就到京中去探聽眞假，可先寄個信來，也好讓我放心。」正在這時，外面鴇母也進來了，原來鴇母也已得了桂童的消息，所以急即的進來，也在旁邊催促雲卿，即刻啓行，動身到京中去探聽消息，勸他不必將飛龍放在心上，不要在此躭延，飛龍在

此，自有老身照管，雲卿這個時候，眞是如萬箭穿心，只呆々的不發一語，向飛龍臉上看着，飛龍却有主意，還恐怕雲卿就延着不肯去，就想了個主意，吩咐桂童道：「你快去預備了船隻，將行李搬下船去。」桂童答應一聲去了，飛龍又叫鴇母出去預備酒席替雲卿送行，那鴇母答應一聲也出外去了，雲卿即在房內與飛龍話別，兩人哭做一團，哭得如淚人一樣的，眞是難離難捨的，不多時鴇母進來說道：「酒席已備好了，請七爺與姑娘出去喝一盃餞行酒罷。」七爺即同飛龍小姐挽着手出外，到了外邊，三人分主賓坐下，雲卿望着飛龍只是淚下不止，鴇母向飛龍道：「女兒，你勸七爺不必如此傷心，想行路之人，還宜身體康健，若是過於傷悲憂愁壞了身子，在路上很是不便的。」飛龍答道：「女兒曉得。」即把話勸了雲卿幾盃，說道：「七爺不聽媽々勸你，現在要趕路的人，還不能過於傷悲，保重身子要緊，況且此去京中路程很遙，若是憂愁壞了身子，叫奴家在此如何能放心得下，這盃酒你喝了，就快將愁緒丢開。」雲卿道：「三姐我這時酒未飲，心先醉，這個憂愁，叫我如何一時就能丢得下，況且我心中還捨不得你。」飛龍道：「我是你的只管放心，在此不要緊的，若是京中沒事，你又到來，何必又放在心上，這個時候，你進京的事情要緊。」說到此又滿斟了一盃，勸雲卿道：「七爺這一盃酒你再飲了，祝你一路平安到京，望京中亦平安無事，但願是謠傳，太師與各位老爺在京都身體康健。」雲卿即滿飲了，說道：「承三姐的好言。」飛龍又滿斟了一盃，敬與雲卿道：「這第三盃酒，願祝七爺到了京中，用心讀書，早把功名進取。」雲卿道：「小生此番進京，父親與幾位哥々，若是平安無事，自然用心上進，把功名取到，然後即重來相聚。」說到此又把滿々的一盃飲了，雲卿道：「三姐，如今小生也回敬你三盃，也有幾句話要囑咐你。」即滿斟了一盃敬與飛龍道：「三姐，這一盃酒敬你，我去之後，第一不能就把心腸變。」飛龍道：「七爺放心，奴家不是三心兩意的人，雖然落在平康之地，這三貞九烈四個字，到也懂得。」說罷即將一盃酒乾了，雲卿又把第二盃酒斟了敬與飛龍道：「三姐，這第二盃酒敬你，我去之後，你自己身

子第一要保重，寒則要加衣，飢則要加餐，萬不能有所大意，若有一點疏虞，便叫我遠處掛念。」飛龍又將第二盃酒喝了，說道：「七爺這個你只管放心，我自然曉得，不須你在遠處繫念，但你自己要保重才是。」雲卿道：「這個小生曉得。」遂又敬了他一盃，一連敬過了三盃酒，雲卿是心酸似醉，飛龍小姐也悽別落淚，二人又談了幾句，旁邊鴇母也敬了雲卿三盃，無非叮囑幾句保重的話，雲卿把盞也敬了鴇母三盃，說道：「媽々我也有幾句話要囑咐你。」鴇母道：「七爺有什麽吩咐好管道來。」雲卿道：「小生此番進京去，若是嚴親果然遭禍，小生諒必不能即速轉回維揚來，就有沒有禍事，只怕也有幾時躭擱，恐老父要我在京住讀，將功名求取，所以絕不會就得到來，想三姐雖非媽々親生，只是要望媽々憐他父母早亡，無所依託，要格外照看一點。」鴇母道：「啊喲！七爺這個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想七爺未來之前，老身亦不曾負他父親所託，照樣看待他的，將他看待得不啻是親生所養，他立志不肯爲娼，我就聽他從良，我因沒有女兒，所以就將他當作自己的女兒，這個心思你可丟開，只管上京去求功名上進，就是刁毛二人到來，我亦照樣看待他的。」雲卿道：「如此就多謝媽々了。」又道：「小生還有一句話，要老實告訴媽々，小生此番在此，本打算早即回到京中，只因身上銀兩用盡，沒有銀兩替三姐贖身，若是再回家去，因爲在外躭擱了這許日子，又不會上京中去過，所以就不能再回家去，雖然蒙刁大爺允許我假借銀兩，但他一去之後，直到如今還沒有到來，因此我這時就做不得人情，只好等我京中到來，再將三姐的贖身銀子，並一年的薪水吃用衣着銀兩一齊償還，蒙媽々的恩義小生斷々不忘的，日後自然重々的酬謝。」鴇母道：「啊喲！七爺何必將這些事放在心上，須知我亦不是貪財之輩，若是三姐的事情，你也放心，我斷々不會有別樣心腸，只要你玉體保重就是了。」雲卿道：「如此多承媽々了。」三個人談々說々，不多幾時將一桌酒吃過了，飛龍小姐心中實也放不下雲卿就別去，眞是難分難離，離捨難割，二人哭個不了，鴇母看得不忍起來，說道：「七爺，女兒你們不必過於傷悲，待老身有也事去，過一會兒再來。

」說罷這話，轉身就出去了，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思想，這眞奇了，我女兒向來立志很堅，無論公子王孫，巨紳大賈，從來莫想得他一個笑容，莫更說伴宿陪客，就是叫他陪酒也是做不到的，不知如何，一見了唐公子，二人就情投意合，如膠如漆，難分難捨，義深似海，今日看他們這個樣子，泣別分離，眞是叫我也悽酸的，所以我就出來走々，讓他們細叙細叙，悽酸停當了我再進去，這般想着正走到外面，只見桂童來了，鴇母道：「你將船隻預備好人嗎？」桂童道：「船已預備好了，我想來拿行李下船去的。」鴇母道：「你一個人怕的照顧不來，待我吩咐他們帮着你將行李送下船去罷。」桂童道：「如此就多謝媽々了。」鴇母便與桂童同到裏面吩咐那班龜奴幫着桂童將行李送下船去，媽々就在外面一個人消遣消遣，過不多時桂童同了那班龜奴回來，鴇母道：「桂童行李都搬下船了嗎？」桂童道：「船上俱已佈置好了，現在祇等七爺下船了。」鴇母即到裏面催行，見他們二人眼睛都哭得通紅的，鴇母道：「七爺不必悽酸了，無論如何，終須一別，現在行李已經下船，各樣俱已佈置完備，祇等七爺下船了，七爺還要顧着大事要緊，不可在此久叙兒女之情，早到京中一刻好一刻。」這時院子內鳳珠芙蓉都來送行，飛龍道：「船上旣已佈置完畢，七爺就請快些動身下船罷，只望你一路平安早到京中，太師與各位老爺俱各平安，你早把功名進取，再來此處歡叙，這是奴家的至願，若說奴家在此你好管放心，總是你的人了，你一年不來，等你一年，兩年不來，等你兩年，十年不來，也等你十年，總之已終身別無二志。」說到此處又哭了下來，鴇母在旁道：「女兒不要如此，免得七爺再傷悲了。」雲卿只得強自忍住了悲傷，那個眼淚，忍不住的如雨一樣的紛々的落下來，嗚咽着道：「蒙三姐如此厚義，叫我如何能忘，叫我如何能丟得下。」飛龍道：「七爺不必再傷感了，就此行罷。」雲卿只得揩乾了眼淚，站起身來作別，向外面而去。」鴇母與鳳珠，芙蓉及飛龍俱送出前堂，才揩淚分別了，雲卿心中好不悽然，只得帶了桂童一路離開蘭花院，向船中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二龍山夜泊遇盜　山陽縣呈狀拘禁

引曰　跡似投林鳥　孤飛未集巢　狂風吹折羽　何日復鸞交

話說，雲卿在蘭花院與飛龍小姐依依不捨的分別了，眞是臨別揮淚，囑咐再三，然後才各自分別了，即帶了桂童一路離開蘭花院，向船上而來，到了船上就吩咐船家開船，因爲心急趕路，所以不分路站，只管叫船家日夜兼行，到也快速沒有幾天，已趕下幾百里路程，那天晚上因爲狂風大作，自己心內忽又有一陣坐臥不安的意思，本來要吩咐船家帶着月色趕路的，就因爲有了這兩種緣故，所以吩咐船家在岸旁停泊，這夜不用趕路就早點歇息罷，船家聽了這個吩咐，自然遵命停船泊岸，况且連日趕路，船上各人也辛苦了，如此正好歇息，因此停船，各人就在艙後安息了，只有雲卿一個人，在艙中只是睡不着，點了一盞燈火，就着燈火，拿了一本書在手內觀看，翻不上幾頁，忽又把書丟下，開了一扇船艙的窗子向外觀看，只見皓月當空，湖面夜色沉々，水聲潺潺，好一處江上夜景，怎奈自己的心思不定，也覺沒意思，看了一回，又把窗扇移上了，獨自坐着好生不樂，桂童這時還在旁邊伺候着，看了他這副很不耐煩的樣子，便問道：「七爺今夜爲何這般不耐的，莫非心中有什麽所思麽？」雲卿道：「我的心思你那裏曉得。」桂童道：「奴才到有點猜諒得到，七爺今夜一定是想及了蘭花院內的飛龍小姐了，所以這般坐臥不安的，不瞞七爺說奴才這幾天心中也與七爺一樣也是很不耐煩的。」雲卿道：「你心中也有什麽不耐煩麽？」桂童道：「七爺心中不耐煩是心中掛念着飛龍小姐，奴才心中不耐煩是惦念着蘭花院內的瓶兒姐姐，這不是與七爺有着一樣的心思麽？」雲卿道：「奴才休得胡說，你自去安睡罷。」桂童道：「奴才要伺候七爺安置了才去安睡。」雲卿道：「今夜我心中煩悶，尙不知至何時安置，你先去睡罷。」桂童道：「奴才今夜也心中甚覺不耐的，所以也睡不着，還是在此伺候七爺，等七爺睡了，奴才再去安睡。」雲卿道：「這個也好，再停一會睡罷，待我還是來看一回兒書。」桂童道：「七爺與其看書，到不

如待奴才拿出琴來，七爺彈他一隻曲子消遣消遣罷。」雲卿道：「沒有知音彈什麼琴，不必去拿來。」桂童道：「彈琴必要有知音才彈麼？此時雖無知音的人在此，但奴才彈雖不會彈，聽倒也能聽得，七爺何不就算奴才是個知音的，彈他一曲消遣消遣何妨。」主僕二人正在說話，不提防艙外有一個老船家，因爲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夜來心中發潮，有時每每也睡不着，今夜在船艙外不知是何緣故，也是竟睡不着，因此主僕二人在艙內說的話，他却在艙外聽得甚清，這個老船家也懂一些音律，並且很歡喜聽琴，就在外面說道：「原來七爺會彈琴麼？値此月明氣爽，何不就彈一隻曲子消遣消遣！待小老兒也好聽々，若七爺彈了，小老兒明天准與七爺多趕三十里路。」雲卿道：「呀！老人家亦知彈琴麼？」老船人道：「回七爺，小老兒雖不會彈琴，但聽琴到是知音的。」雲卿道：「原來老人家到善能聽琴，也罷，如此便待我彈一隻曲子，給你聽々罷。」遂吩咐桂童將琴拿來，去了布囊，將琴放在桌上，在爐內點了香。雲卿把音律按了一按，心想要彈一隻思鄉引，不料正在調着聲音，只聽忽如裂帛的响了一聲，原來斷了一根絃子，雲卿心中好生不樂，就將琴推開了，說道：「不彈了。」老船家道：「七爺可以續絃的。」老船家這句話，雖然出口無心，怎奈竟觸動了雲卿的心思，心中好生不樂，自悔不該在這時來彈琴，以致斷了琴絃，不知又是什麼緣故，頓時心中就想起家中的事情了，這回心中更是煩悶，就將桂童責了幾句，說他不分主僕，好生不知禮節，桂童也曉得自己多話的緣故，以致將琴絃折了，因見雲卿不樂就不敢開口，好得將桌上的琴與香爐都收過去，那老船家也因見雲卿不樂，也就不再多言，自在艙外睡了，桂童替雲卿將臥鋪上被頭鋪好了，茶預備好了，自己即去睡覺，雲卿也就睡了，熄了燈火，但心中感觸到家鄉的事情，在鋪上那裏一時就睡得着，心中甚是惆悵，但聽得更漏沉々，這且慢表。再說靠近他們停船的地方，是一座叫二龍山，這一山上有個大王姓劉名天定，外號人稱花々太歲，在山上聚集許多強徒，專靠搶刼爲生，這時他寨中有一個都頭目姓孟，名天飛的帶了二十四名嘍囉，下山打刼買賣，先在各處兜了一轉，一點

實寶也沒有，因爲一點沒有買寶，不好上山在大王面前交代，所以命嘍囉駕了船隻，到水路上來兜一轉，却値雲卿的船，歇在岸邊，被這個孟天飛看見了，即吩咐嘍囉將船搖到雲卿乘的船旁邊，看看是什麽買寶，那二十四個嘍囉搖了十二把快槳，因此行走起來，就如飛的一樣，不到片刻，就搖到雲卿乘的船旁邊，你道那個姓孟的是如何打扮，生得是個什麽形樣，但見他生得身高體壯，濃眉豹眼，頷下有一部焦黃的鬍鬚，生得如剛鬃一樣，頭上藍布巾裹頭，朝前打了一個結，身穿元青色短襖，足登薄底皂靴，手中執了一根棍子，他的船靠近到雲卿乘的船旁邊，早即跳過幾個嘍囉過船去，各執兵器，大聲喝道快獻寶來，這時船上早已得消息，一個個的船家都嚇得抖做一團，桂童嚇得在艙內大聲喝道：「你們這班强人且住了，不打聽我們這隻船是唐太師家裡的麽，誰敢大膽打刼麽？」孟天飛在賊船上喝道：「嘍囉們聽了，這隻船即是唐太師家裏的，船上財物必多，你們要用心搜刼，多拿才是，但是不准傷害一命。」嘍囉們答應一聲，就蜂擁上前動手，將艙內的箱籠行李等，都一起搜刼而去，片刻去得踪跡不見。這時七爺嚇得抖縮在一團，老船家進艙問道：「啊喲！七爺行李都搶去麽？」七爺道都搶完了。老船家道：「這便如何，連得我們船上的東西都搶去了，記得我們往常在這條河裏走，從來不會遇見强盜過，怎麽今天到遇起强盜來了。」桂童見强盜進刼內搶籠行李的時候，他却躲縮在艙裏抖做一團，此時聽得老船家進艙來說話，曉得强盜已去，因此在艙後出來，說道：「險呀！」老船家道：「小哥哥今天也受嚇了。」桂童道：「受嚇到還好，可恨强盜十分可惡，初我想以唐太師府上的船幾個字嚇倒他，誰知不說唐太師家幾個字到罷了，說了那强盜反吩咐小嘍囉，盡力搜刼，他說唐太師家的船，必多財物，因此那班嘍囉更肆意搶掠，險些將我嚇死也，且慢老船家你看我頸子上的腦袋可在麽？」說到此遂伸手摸了一摸頭顱，老船家道：「小哥哥眞是嚇壞了，且放心罷頭到還在頸子上。」桂童道：「如此還不碍，腦袋却果然還在頭上，這個還算是便宜事，但不知這些狗强盜是何處到來的？」老船家道：「我們向來在這條河裏行走，却從未有遇過强

盜，今天這些强盜，到不知從何到來的。」桂童道：「這樣看來，也是我們七爺應當要破財，所以有這樣巧法。」雲卿道：「淸平世界，這班强盜如此猖獗，還當了得麽？我一定要將他們追緝拿辦，以與這河道上除害，船家明日在此停一天，待我面見當地官府，以便追拿這班强盜。」桂童道：「七爺這話說得很是，這班强盜委實可惡極了。」那老船家聽了也甚合意思，因船上一些行李等物也被搶了一空，巴不得七爺有此舉動，可以將失去的行李等物追回，況且曉得七爺是相府裏的唐太師的公子，官府得知了，豈有不出力追緝的。」所以也在旁邊催促道：「七爺正當如此，也可使俾後的行人，不再受此荆棘，就是小老兒船上失去的行李等物也可託了七爺的福力將他追回來，這就受惠不淺了。」雲卿聽了這番話，因此更要到當地府衙內去，遂道：「船家我且問你這個地方是什麽所在你得知麽？屬什麽府縣轄管。」老船家回七爺：「這裏在淮安府界內，這地方叫二龍山是山陽縣該管。」雲卿道：「如此便是了，這時夜已深了，强盜也去，諒也沒有別法可想，你們還是各自安睡，等到明日見了山縣官府再說罷。」那老船家道：「是，如此明天再說罷，就是七爺也不必心中不快樂，等到明天再說，也早些安睡罷。」說過了即退出艙外，自去安睡，這些船家心中很苦惱，一則受了驚，二則失去行李等物，那裏就睡得着，大多數都不會合眼，這且不提。再說雲卿吩咐了老船家出艙外去後，他即肚內斟酌斟酌，連夜做好了一張狀子，並開了一張失單，他是腹中文章錦繡，所以在燈下不假思索，一揮而就，桂童在旁邊七爺做的這張狀子，不知上頭如何寫法，想必很是精通，可否讀一遍與奴才聽聽麽？」雲卿道：「你能懂得什麽？就是讀給你聽了，你也不懂。」桂童道：「奴才雖然不懂什麽！但是聽了也好曉得曉得。」雲卿道：「如此便待我唸一遍給你聽聽罷，遂道：「狀子上寫的，具狀生員唐雲卿，抱呈桂童，爲黑夜被刼，懇督捕追緝事，雲卿是荆州支江縣人氏，緣迫欲進京，行船不能按站，於昨晚陡起暴風，停泊二龍山，方於亥刻時分，陡來兇徒數人，手持兇器，蜂擁上前，將雲卿在船上銀錢衣服等物，盡行搶去，贓物另單呈電，爲此迫叩太爺，勅

捕緝獲，追取原贓，使褒求取功名，沾恩上具，粘呈失單一紙。」桂童聽完了，哈哈笑道：「七爺的才情眞高，這樣的狀子上去，自然無有不準的，那個强徒，也一定包可拿住究辦。」雲卿道：「你也懂得這狀子好麽？」桂童道：「聽了七爺所說意思，就曉得很好了。」雲卿道：「此刻時已不早，我們各人睡罷，且待明早，我去會那個地方官罷。」桂童道：「是。」二人便不多言，即各自睡了，雲卿睡在床上，想起彈琴斷絃的事，不想是應在强盜打刼的事上，這樣想着轉輾反的過了好一陣才睡着了，不多幾時就聽了鷄聲啼唱，雲卿是有心事的人，再也睡不着了，主僕二人就在艙內起身，梳洗畢後，雲卿用了早飯，拿了狀子，帶了桂童，離了船上，就向地方官府而來，一路進城，很是熱鬧，不多幾時就到了山陽衙門，這時候山陽衙縣，正在審案未了，雲卿十分性急，不待衙役通報，命桂童在外等候，他自己即帶了狀子直進衙門內，兩邊衙役將他阻住了。」問道：「你這人到來做什麽的？因何衙門重地，敢直冲直撞私自進內麽？」雲卿道：「我到來呈狀的」說着仍然直冲上前，衙役要想再阻他，雲卿已到了山陽縣案下，打了一躬道：「生員唐雲卿在此奉揖。」山陽縣道：「那裏人氏，來此何事？」雲卿道：「生員湖廣荆州支江縣人氏，因昨夜船停江邊被刼，急欲追贓，特來叩見鄰父台的。」山陽縣道：「你昨夜的船停在什麽地方的？」雲卿道：「在鄰父台治下的二龍山地方。」山陽縣道：「可有狀詞？」雲卿道：「有的。」即在手內將狀子呈上，山陽縣接了放在案上鋪開一看，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覺心中暗然一動，想道早幾天上司向有行文到來，說不論何處府縣，有將荆州唐小七拿住了，照現任加官一級，並還有重賞，不想事有凑巧，本縣做夢也想不到，這個荆州唐小七會自投羅網的到來，莫非本縣的官運亨通，應當升官加級了，想到此處忽又轉念道且慢，想天下同姓同名的，或亦有之，或者這個唐雲卿，不是那個唐小七，且莫要空自歡喜，待我來問他一個明白，便得知了，這時雲卿，因看了山陽縣拿了狀子在案上看過以後，忽又低下頭沉思的，不知他在想些什麽，心中到有點奇怪，然而也不便問他，兩隻眼睛只管望着他，預備等他問

話。」只見山陽低頭沉思了一陣，忽然問口道：「唐雲卿你是支江縣人氏麽？」雲卿道：「回鄰父台，生員是支江縣人氏。」山陽縣聽了，似覺很注意的，又問道：「是何等的人家？」雲卿道：「回鄰父台，生員是累代簪香之家。」山陽縣道：「你父親是何人。」雲卿見問心中思想你這個山陽縣，眞是太笨了，爲何說到此處還不得知，這樣有心待我細說給你聽罷，便道：「鄰父台聽稟，生員的父親就是當朝的唐太師上傑。」雲卿所以說出這話，來諒想山陽縣必有一番客氣，誰知山陽縣聽了這話，心中大喜，立刻將臉沉下來，吩咐兩旁道：「來替我將他拿下了。」這一來雲卿眞是出於意外，頓時大怒，喝道豈有此理，我乃是失主，豈有失主被刼了東西，反遭拿下麽？況且我又是生員，這個眞反了。」山陽縣道：「休得倔强。」兩旁差役走過來，將雲卿上了刑具。山陽縣又在上發威道：「還不替我跪下麽？」雲卿道：「要我跪下麽？你是休想。」山陽縣道：「你知罪麽？」雲卿道：「我無罪。」山陽縣把驚堂板一拍，大聲喝道：「你唐家父逆兄叛，怎還說無罪，現在聖上下旨，已將你父兄誅戮，全家抄斬，只有你與妻妹逃亡在外，此刻各處正嚴緝捉拿於你，也是你命該如壽終，却自投羅網而來，你還說無罪麽！快快供來，你的妻妹現在藏匿何方。」雲卿聽了這番話，心中不覺可慘，在上說道：「啊喲！鄰父師，這話是從那裏說起，想我唐家乃是世代忠良，堂々大臣，如何會得叛臣。」山陽縣在上大怒道：「你唐家叛逆劣跡早已敗露，父兄正法，全家抄斬，怎的還要抵賴，況且你乃是叛逆還敢稱我鄰父師麽？左右替我將他掌嘴。」兩旁差役即如虎如狼的將雲卿打了五十手，打得雲卿兩頰紅腫，山陽縣才吩咐停止，雲卿自出娘胎，那會吃過這種痛苦，才相信桂童在揚州得的消息不假，又自悔不該到山陽縣來報案，以致自投羅網，但是這個時候，懊悔已來不及了，一則身受痛苦，二則心裏驚急，眞是有說不盡的萬般痛苦，臉上嚇得色如灰白，山陽縣又在座上問道：「唐雲卿你的妻妹現在何方，快々從實說來，免得我再用重刑。」雲卿在下道：「啊喲！鄰父師啊！這個生員委實不曉得啊！」山陽縣又將驚堂拍了一下怒道：「還敢稱鄰父師麽！

左右快替我將他再掌嘴。」雲卿在下道：「吓！吓！吓！太老爺。」山陽縣道：「如此你便快招來。」雲卿道：「這個我委實不曉得，因我在早先就出外了，所以不知。」山陽縣道：「胡說，你明々同妻妹，一起逃出來的，怎說不知道，本縣不用重列，諒你絕決不肯招出來，如此便待我用重刑。」遂吩咐左右，替我將他用夾棍夾起來，兩邊答應上前動手，就將雲卿推了過去，用夾棍夾上了，可憐雲卿那會吃過這種痛苦，放到夾棍上去，兩邊差役才用力一夾，只聽雲卿大叫一聲：「痛死我也！」即昏暈了過去，山陽縣又吩咐將他放下來，將他灌醒了，問道：「唐雲卿還不招麼？看你還是實招的好，免得再用刑具多吃痛苦。」雲卿在下道：「我委實不知，叫我怎樣招法，大老爺就是將我夾死在棍下，我也招不出他們姑嫂藏身的地方，不瞞大老爺說，生員若不是在早先出外，不得知家中的事情，此時焉肯自投羅網到來報案，就是大愚的人，也不至如此，大老爺一想這個自然好明白了。」山陽縣聽了還是有點不相信，便道：「既是這樣我便問你，你的船歇在那裏有無窩贓你的地方。」雲卿道：「我的船我命他這時歇在北門外面，若說窩贓是沒有的，因爲我既不知家中的事情，焉用窩贓，況且自從離家以後，即遊玩各方。」山陽縣聽了很不相信，就吩咐差役去到北門外船上去搜查，看可有姑嫂二人藏在船上，差役奉命而去，過不多時帶了兩個船人到來，審問了一陣，也不會審問出什麼，命將船人放去，又向雲卿問道：「唐雲卿你方所供，主僕二人在家出外來的，現在你的僕人在什麼地方，於此可見你說的話，很不實在。」雲卿道：「一個小使是有的，方才我來報案，是同他一起來的，走在半路上，我因在此恐有耽歇，住在船上很不便當，所以吩咐他另尋下處去了。」原來雲卿如此說，是恐怕再累及桂童，若是說了桂童在衙外，豈不就要一同受擒麽？所以不肯供出，因爲實不忍累及桂童身受寃屈，諒想桂童在衙外等得久了，自然會避去，這也是他的一番善心，山陽縣見問不出口供，只得吩咐衙役將他收監，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走門路桂童認舅　見主人義僕探監

引曰　正是屋漏偏遭連夜雨　橫船又遭頂頭風　時衰白玉爲頑石　運退黃金做了銅

話說，山陽縣將雲卿用非刑審問了一堂，看雲卿直是沒有口供，只得吩咐衙役將他收監，一面又吩咐承行的預備把文書詳呈出去，承行的問這個文書怎樣辦法，山陽縣道：「抹去了盜案，只說本縣差人將唐雲卿拿獲的。」承行的即答應一聲去把文書預備，這且不提。再說桂童，方才雲卿進衙內的時候，吩咐他在外等候着，不料桂童在外等候了多時，却不見雲卿出來，又不好進內去，只得在衙門外探望，誰知正在等得心焦的時候，忽聽說雲卿反被山陽縣拿住了，因爲京中的太師與各位老爺都有謀叛的劣跡敗露了，太師與各位老爺，都已在京中正法，荆州唐府上，又被全家抄斬，只有七娘々與八小姐，逃奔在外，現在各府縣正在嚴緝要拿七爺，並七娘々與八小姐，不想七爺偏在這裏因爲失刼，到山陽縣請追緝强盜與贓物，因此反被山陽縣得功將他拿住了，這也是正如自投羅網，桂童得了這個消息，正如晴空起了一個霹靂，一驚就非小，但是自己諒力，也進不得衙內去救他，若是給他拿住了，反而外面沒有人想法，不然雖與主人同死何怨，即不敢再在衙門前站着，暫時避往別處，當晚就歇在一處小的客店內，第二天又到衙門前探聽消息，知道主人已被受過非刑，也沒有審出什麼口供，當日就收押在監牢內，山陽縣已備了文書詳呈到上司去，只怕京中回文一到，主人就有性命之憂，心中想及這上頭，不禁痛慘淚下，又不能就此撇棄了主人，另去投生，那樣眞不是人了，蒙主人待自己一番深恩，如何能撇得下，雖死不辭，就想到監中去探看主人一面，以便大家商量商量，想出一個好法子來，或是想出一條生路來，自己好替主人去幫忙，怎奈探聽下來去不得，還虧得不曾冒失了前去，不然也被一起拿住了，因爲山陽縣吩咐這是叛逆大案，有人到監中探看的，就當叛逆將他拿住，雖然被拿住了也不妨，因爲自己情願與主人同生死，若是被拿了，到正好在監中伏侍伏侍他，不過自己一被拿住了，外面的事情有何人來辦，總要在外面

替主人想出生路的法子來才是。這次的事情，恐怕是奸臣陷害，想唐家是世代忠良，太師爺在朝忠心報國，就是各位老爺，也無不是如此，怎的就會做出叛逆的事來，這是可以斷定絕不會有此事，一定是奸臣用計陷害，若果是叛逆的行爲，就是桂童也跟着主人雖死無怨，可憐桂童爲這事一連在衙門前探了幾天的消息，却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個主意來，眞是急得要死，心中十分悽慘，叫他一時却想不出一個法子來，若是在平日不曾出這事，或是主人在外有了什麽事，可以奔到家中與太太及各位夫人送信，好想法搭救主人，就是不奔到家中，也可奔到京中，現在出了這樣的大事，眞是一點沒有法子好想，若是奔向遠處去與唐家的親戚商量去，一時放心不下主人，有什麽消息便不能得知，爲今之計，一定先要與主人會見一面，商量過了，才好打定主意，應該想什麽法子，怎奈又不能去探看，這便怎樣的想法才好？然而這個法子却是不容易想，可憐桂童爲了這事天天在衙門前探聽消息，留戀着想主意，要想出去探監的法，去探監的門路，有一天却被他想出一條門路來，探聽得山陽縣的牢頭禁子姓奚名達先，到是一個很仁義，很能搭救好人並患難的人，也很肯與人方便，桂童探知了這個門路，心中大喜，摸々身上還有十多兩碎銀子，又將身上衣服去典了七八兩銀子，一共有二十多兩銀子，打算將這銀子去孝敬奚達先，以作一個進見之禮，可以買個門路，並且託他好照應些主人，打定了主意帶了銀子就向奚達先的家裏來，在門外敲門，奚達先却不在家，他的妻子出來開門，看見桂童是個面生人，便問他到來找誰的？桂童道：「這裏是奚道先爺々的府上麽？」婦人道：「不錯，你要找他做什麽？」桂童回頭在四面望了一望，看了沒有人，便露出一副鬼々祟々的樣子來，搖着手道：「請奚大娘放我到門內去，我有要事向你說。」奚大娘看見他這副不大方的形像，到生起疑來，只當他不是好人，便道：「你這人爲何這般不大方的形像，我家奚爺不在家，你有什麽話儘可向我直說，若是不然，停一會兒再來罷！」說着就要關了門進去，桂童見他要關門，心中就慌起來，說道：「奚大娘我有非常要緊的事，特來見你家奚爺，等我到裏面去向大娘說罷！」

說着這話，因恐怕莫大娘順手閉上門，將他關在門外，因此低頭灣腰，欠下身來，就搶着在莫大娘的肩窩下，鑽到門裏去了，莫大娘看他這樣，格外當他不是好人，心中不由得慌張起來，又恨又怒的，回轉追趕上要趕他出門，罵道：「你這野人，敢如此無禮麽，我這裏又沒第二人，難道你竟不避男女之嫌，既然知道莫爺就更不能如此，還不替我滾出去麽？若是再這樣嬉皮的，我便叫人來將你拿住，等莫爺回來將你發落。」桂童因見大門開着，跑過去將門關上了，莫大娘初只當桂童被他一罵嚇得逃出去了，此刻忽見桂童非但不出去，反將大門閉上了，心下遂格外慌張起來，桂童此刻回轉身來，迎着大娘面前跪下，口稱：「大娘聽講，這裏還有一包東西在此，請大娘收了，裏面紋銀二十八兩，這點々是我孝敬的。」莫大娘格外會錯了意思，大聲喝道：「你這人好生無禮，當我莫大娘是什麽人呀？」那裏肯過來拿銀子，就想去找點器械，來將桂童打出去，正在這時候莫爺回來了，在外敲門，桂童初不知是什麽人，心中很驚，繼聽莫大娘說道：「好了莫大爺回來了，如今看你便怎樣。」桂童大喜，在地上爬起身來，就來開門，莫大爺初還當是自己的妻子來開門，及至開了門，看見桂童是個陌生年輕男子，不覺詫異起來，向桂童問道：「你是何人，在此何事？」桂童道：「你是莫老爺麽？」莫達先道：「正是。」桂童道：「我是正來找莫老爺的，請莫老爺到裏面來說話罷！」莫達先就跨進門內，順手將門掩上了，莫大娘過來指着桂童向莫達先道：「這個男子並不認識他，說來找你的，形像很是鬼祟，你且問他看，有些什麽事。」桂童早已過來，在莫達先面前跪下，口稱莫老爺小的桂童在此與莫老爺叩見，說着就拿出一包銀子來，送與莫大爺道：「這一點是小人孝敬與莫老爺的，莫達先究竟是個老衙門，一看見桂童拿上這個禮包來，就曉得他的來意了，立刻又換了一副笑臉出來，說道：「啊喲！這個又算什麽！不必行此禮節，有話快些起來說罷！」桂童站了起來，將包子遞與莫爺，莫達先初不肯收下，繼着又客氣了兩句，才將一包銀子收了下去，向桂童道：「如此你且將你的姓名，和那裏人氏，並有什麽事情一起說來，我若能幫你的忙，一定

替你幫忙便了，桂童低聲道：「莫老爺聽稟，小人家住在湖廣荆州府支江縣，主人姓唐，因此小人就叫唐桂，只因那日小人同主人船到此處，陡起大風，因此不能前行，就將船歇在二龍山下，不料時至深夜，突遭盜刼，我的主人就到山陽縣具狀請緝拿大盜，追回失物，不知如何，反被山陽縣，將小人的主人拿住了，因是太師爺在京中叛逆跡敗，想小人的老主人乃是忠良之臣，如何會做出叛逆的事來，這個不用說得一定是被奸臣陷害，因此小主人在此追臟不着，反被山陽縣貪功拿住，現在拘禁在監中。小人因主人平白的遭了如此的事故；心中實在悽慘，想到監中去探看主人一面，怎奈聞知山陽縣有吩咐，如有人去探監的，就當作叛逆同黨拿住，所以小人又不能去監中探看，逗留在此處已有十多天了，却沒有法子可想，現在聞得你莫大爺，是一個有慈善心的人，因此不辭冒昧就來投奔你，想請你莫大老爺替我想想法子，讓我能到監中去看見主人一面，得以想出一個求生的法子來，你莫大老爺的恩德，就如同再造，還望莫大老爺大發慈心，念唐家實是忠良之輩，並非眞是叛逆，開開恩德之門，勿要推却。」原來莫達先雖然是個牢頭禁子，也有愛財的心，但本心不壞，聽了桂童這一番懇求，早也起了憐愛忠臣之心，遂道：「原來你是唐府上的小使麽？」桂童道：「正是。」莫達先道：「如此看來，你這個小使到很有良心，但是你們主人的事，我雖然也曉得是被奸臣所害，很寃屈的，不過上司要這樣辦，我也沒有法子可想，這案子却是很嚴重的，因爲你們主人雖然是寃枉，但是上頭現在當他叛逆辦了，這叛逆的案子，自然非同小可，有夷及九族之擧，若是有人去探監，自然非親即故，所以山陽縣辦得很嚴，你要想探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你既投奔來，我就得替你想想法看，一則看你到很有良心，再則唐家是忠臣，我亦最敬愛忠臣烈士的，也很願與你們幫忙出一點力，不過有一樣現在這法子却很不易想，就是萬一想出什麽法子來，我的責任非小，萬一有了風聲，更是非同小可的。」桂童道：「這一件你放心，你既出了如此好心，能幫助我們主人，因爲我們主人是個忠臣，就是上蒼也要祐助你這個好人的，況且這事情，外人一個也不得知

，如何就有消息出去，除非主人與了小人，將這消息傳出去，但亦萬無此理，旣蒙你幫助了於我們，不來報你的深恩，豈有再將消息傳出去，來累你麽？若有了此心，眞禽獸不如了，就是上蒼也不能容了，而且有了這樣的心，還想有救麽？只怕小人不但救不得主人，恐怕也一定一定要被主人所累，同受其難呢，這層事情，無論如何，請你放心就是，但是總要你替小人想想法子才是，此德如同再生。」莫達先道：「我也看你很有良心，這樣我便准定替你想法就是，但是這法子，一時却是很不易想哩，如今你且請坐下來，待我仔細的想想看，可有什麽妥好的法子。」桂童道：「有莫老爺在此那有小人的坐位。」莫達先道：「小哥這個話，你就說得太客氣了，你須得知，在我這地方，不必如此客氣，因爲我爲人，最不慣客氣的，所以你須放得老實一點，若是十分客氣了，一切談心說話等，反到覺得有些不便了，你且坐下了，我們才好談心。」桂童道：「莫老爺旣是這說小人就告坐了。」遂在旁邊坐下，莫達先即低頭沉思了一回，然後抬起頭來向桂童道：「小哥々我此刻到有一個很好的主意在此，但不知小哥々的意思以爲如何。」桂童聽了很歡喜的道：「這便再好沒有，只要莫老爺想得好，我自然也無有不好的，就請莫老爺拿來說給小人聽聽，看々是什麽法子。」莫達先道：「我在想的法子，是想我們假自認做親戚稱呼，這不是你就到監中來看我！然後你便可借此與你的主人見面了麽？」桂童聽了連稱妙計，說道：「這個法子果然很好，如此我們便照這樣行罷！但是我們作個什麽親戚的稱呼呢？」莫達先道：「說別的親戚都不甚妥當因爲我的親戚，凡是這裏的人，人家都曉得的，我只有一個外甥是住在遠處的，也向旁人說過，只是他們都不曾見過，現在我與你，就可作爲舅甥稱呼。」桂童聽了歡喜大甚，站起身來，走到莫達先面前往下就拜，口稱：「舅父在上，外甥在這裏替舅父叩見了。」莫達先即忙扶他起來道：「這是做什麽的，我說的不過是想出來的法子，與你假自認作舅甥的話，怎的你竟眞的拜我做起舅父來了。」桂童道：「既然蒙你莫老爺替我想出這法子來，我是禮當叩拜，況且我桂童落難在此，正少一個親戚來看顧我，就是

拜你做舅父又何妨，請你不要推却，從此以後，我們就算舅甥罷！」莫達先哈々笑道：「這到也用得，如今我算收你做個乾外甥罷！」桂童道：「這樣外甥便感激不盡了。」向莫達先叩頭以畢，爬起身來，又走到莫達先的妻子面前跪下叩拜，口稱：「舅母在上外甥在這裏替舅母叩禮了。」莫達先的妻子連忙扶住他道：「起來罷！起來罷！」也拱手答了一個半禮，桂童拜畢起身，莫達先道：「外甥請坐了下來，我們談談。」桂童答應一聲在旁坐下，莫達先道：「賢外甥，這一包銀子，你還是帶回去，我們既是舅甥，就不必再有這許多關節。」桂童道：「舅父不必嫌少，這些本算不得什麽，等外甥的主人有重見天日的一天，還要來厚厚的孝敬舅父，這個一點々，只好算我外甥的敬意，給舅父買點酒吃的，不然就是外甥從遠處到來，也當買些禮物送你，但是現在就以這個作代罷，無論如何請舅父不必再提這個了。」莫達先哈々笑道：「你這話說得到好聽，如此我便暫且替你收着罷。」桂童道：「外甥有一一樣要拜託舅父，外甥的小主人唐七爺在監內，總要望舅父格外照應，就是在內一切使用，現在雖是在困難之中，沒有什麽銀子來使用，等到後來有重見天日的一天，然到來重重酬謝的，就是刑具一切，也望舅父替他寬鬆一點。」莫達先道：「外甥這個不必放在心上，我是一個最敬重忠臣的人，你象主人我自然格外照應的。」桂童道：「這樣外甥心感無已。」又談了幾句以後，桂童便告辭出來，莫達先送他出門外，桂童與他約定，明日到監中，探望舅父以便與主人會面，莫達先答應了，二人揖別，莫達先回進屋內去，桂童即回下處心中好生悽切，回想主人從前的境地，與目下的近況，眞是有天地之分，就是自己也是這樣，與主人是同一境地，也如失群之鳥，無處可歸，想到唐家竟會一敗到如此，眞是出人意外，想了一陣，不覺悽然淚下，在下處很悽然的過了一夜，次早起身，梳洗畢了，用過早點就，向山陽縣的牢監而來，到了門外叩門道：「裏面有人麽？」裏面的禁子只當是買賣上門來，問道：「外面誰呀？」桂童道：「是我來探望我們舅父的。」禁子開門出來，將桂童打量了一番，然後問道：「你的舅父是誰？」桂童道：「就是這裏禁子

頭兒莫達先便是。」禁子道：「啊！」原來是莫頭兒的外甥麽？」這說一定是從遠處來的了，我們曾聽莫頭兒說過他有個外甥住在別處，想來就是你這位小哥哥吧？桂童道：「不錯正是我這回我，因爲久不會看見舅父了，所以特地便道來此，看看我們舅父，不知我的舅父可在這裏麽？」禁子道：「正在這裏。」桂童道：「如此便請你替我進去通報　聲罷！」那禁子答應了正待向裏去，請莫達先出來，誰知莫達先在裏而已聽得了，早已走了出來，一見了桂童即很歡喜的道：「啊喲我道是誰，原來是賢外甥到了，不知是那陣好風吹得來的，我正念着你，快進來坐罷！」桂童也上前行禮道：「舅父在上，外甥在這裏替舅父叩頭了。」莫達先忙將他扶起道：「啊喲外甥，何必此禮重，免禮罷！」桂童道：「許久不見，今日特此與舅父請安，自然要與舅父叩頭。」莫達先道：「外甥如此進裏邊來坐罷！」桂童替莫達先行禮以畢，爬起身來，答應了一聲，就跟了莫達先到裏邊去，莫達先將外邊的門關上了，就帶了桂童去見雲卿，只見獨自一個睡在一張板舖上，昏々的一點不覺得有人到了裏邊，桂童看見雲卿一副悽慘的樣子，不覺就落下眼淚來，走到了雲卿板舖跟前，雲卿尙沒有得知，桂童將他一看，只見他雙眼閉着，只當是睡着了，正待打算用手將他推醒來，忽聽雲卿依然的長歎了一口，氣就翻了一個身，將面向裏了，桂童曉得他當然是滿腹愁腸，看他這樣子是沒有睡着，便在他耳旁輕輕的喚了一聽：「七爺我桂童到此來看你了。」只見雲卿張開了眼，重又翻轉身來將臉仍朝着外，看了是桂童，就坐起身來道：「啊喲你不是桂童麽？」桂童連忙搖手道：「請七爺輕些，我這回能到這裏來看你是很不容易，因爲山陽縣有吩咐，有人到來探監的，不論是誰，都以叛逆同黨看待，拿住就當叛黨重辦，奴才是吃盡辛苦，想盡心思，才找出一條門路來，因探知這裏的牢頭禁子莫達先到是一個很有仁義的人，因此我就到莫達先家裏懇求他答應我，但是山陽縣將這事關防很緊，若是要明的來看七爺，也萬萬不能的就是莫達先也沒有這個職權，承他情替奴才想了一個法子，與他認做舅甥稱呼，因此今日才得到來，與七爺一見。」雲卿道：「啊喲桂童還是你，尙有良

心來看々我，但是我唐家一個人家現在已完了，你在揚州得的消息，一點不假，那天我與你分別了進衙，原打算把狀子呈上，可以緝獲大盜，追回贓物，不料反被山陽縣拿住，據他所說太師與各位老爺，在京中俱已正法，支江家中，也遭抄斬，老太々與四位夫人，都已盡節，只逃出七娘々與八小姐，現在各府縣州衙，都嚴緊捉拿，我現在還替他們擔着心思，雖然八小姐也是個女中英雄，武藝高强，究竟是個女流，現得各處拿捉旣這樣嚴緊，只怕他們逃走不遠，終被羅網，所以我想到這裏，心中很是難受，我此刻心中總望他們能逃出羅網才好不過照現在的局面看下來，京中太師爺的事情是實了，若是不實，諒想山陽縣就敢如此麽，所以是一定實在了，但是一樣據山陽縣所說，太獅爺在京正法，是因的叛逆大罪，不過我總不相信，太師爺會做出如此不忠的事情來，因爲太師爺是赤胆忠心報國的人，如何反到會做出這個叛逆的事來，怕的一定是爲奸臣所害，如今我想及於此即心中好恨。」桂童道：「七爺恨的什麽？」雲卿道：「我恨的自己有不孝之罪，太師爺在京中受了奸臣所害與各位老爺，在京受屈正法，老母與四位夫人，在家盡節，我却昏醉終日的在揚州貪圖歡樂，這個不大逆不孝麽？所以我在受戳心中到也不怨，只因我的不孝之罪，罪有攸歸，還恨的我唐家乃是世代忠良，歷來清白，不想現在被奸臣所害了，全家受戳，到還是小事，只恨的還蒙了這個叛逆的汚辱之名，這個是使我唐雲卿心中最々痛恨的一事。」桂童道：「這些事現在都不去提他了，總之那日七爺不該到山陽縣具狀，致有今日。」雲卿道：「我不料京中的事情，竟是眞的，總之我乃是自投羅網，不過事已如此，這個也不去說他。」桂童道：「爲今之計，應妥想一個萬善之策，能將七爺搭救出去才好，七爺總要三思而行，若七爺有了長短，唐家的香煙誰人接替，豈不就此斷嗣麽？奴才此番費盡心思的到來，是要來與七爺商量個萬善之策，或是七爺寫封書信，待奴才上襄陽刁大爺那裏去，向他借些銀兩與七爺想個計策，常說的財能通神，或者七爺能脫於此難，亦未可知，就是不到襄陽去，也好到房山毛府上去，託他鑽個門路，能救出七爺才是，七爺總要看在唐家宗嗣不

能絕後，苦是聽其自然，一點不想法子，那便七爺的罪就更大了，況且古人有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七爺是滿腹綿繡的人，這個自必明白，是不必奴才再稟的，總望七爺要斟酌而行，若有差遣，奴才雖無才幹，縱赴火踏湯也所不辭。」雲卿道：「桂童難得你有這樣一片好心腸，我是很感激的，只是我的事情怕的總難想法，若是能想法的，朝中不是無人，總之我在此只是我在此只有聽天由命，你還是自去投點生路罷！我亦絕想不到有今日的事，這個時候我好比失巢之鳥，也沒會力量來顧及你，然而你也不必在此爲我受苦，你若能爲我走一趟的，刁毛兩人的所在都不必去，到是揚州蘭花院你須替我去走一趟的，因爲那個飛龍三小姐，他是一個多情多義的女中巾幗，待我一番恩情很是不錯，在臨別之時，一再有約，他設誓守我，我一年不去，等我一年，十年不去守我十年，願共白頭，指望天長地久，我亦原有此心，但現在事不由人，只好將前言，一筆勾消，這個也不是我要負他，實是沒有法子的事，總之我不能誤了他的終身，所以我想差你去，可將我現在的情形告訴他，叫他不必再守約了，亦不必心裏難受，總之是亦天數，千萬叫他不要誤了終身，我本來想寫一封信去，只是我心裏比麽還亂，所以也不寫信了，你看見了，就將這番話告訴他，叫他自己保重罷！」桂童只得答應了，再想勸他一番時，只見莫達先已來催行了，因爲二人談心的時候已很久，恐怕有了消息出去，是非同小可的事，桂童只得向雲卿辭行。說道：「七爺我們說話的時候已很久，恐怕外而有了消息很是不便，所以奴才要去了，明天再來看七爺罷！」雲卿道：「桂童以後你不必來了，我託你的事情，只要你能替我辦到了就是。」說着這話，兩眶的眼淚，忍不住就撲簌々的落下來了，桂童也落下眼淚來。說道：「無論如何，都是要來的。」旁邊的莫達先又在催行，桂童只得別了雲卿出來，恐怕被人看出破綻，用袖子將眼淚揩乾了強作歡顏，走到外面向莫達先道：「舅父。外甥去了。」又將雲卿的事，囑託了莫達先一番，這才辭別了出來，一路又回到下處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別鴇母飛龍出院　遇強人山寨逼婚

引曰　歎紅顏薄命　傷哉孤苦伶仃　寂寞怨終身　必竟是榮枯否泰皆前定

詩曰　狂風吹嫩柳　猛雨打梨花　運蹇遭魔折　風雲掩磨霞

話說桂童在山陽縣的監內，與莫達先分別了出來，即回到下處打落，心中仍是悽切得很，好容易過了一晚，次日早起，用過了早飯，又到監內探望雲卿，要想叫主人想點生路的法子出來，怎奈雲卿執意很堅，執定了，不肯想出法子來，只是託他到揚州去一趟，桂童因爲自己也想不出什麽法子來，看見雲卿執意甚堅並說出沒有法子想的緣故，他說若有法想，在京中的各大臣，有很多的親舊，難道不會想法麽，在京中的各大臣沒有法子想，難道在京外的人到有法想麽，所以不必再提想法的事，你即有這個忠心想搭救我，你只要替我到揚州去一趟就是了，我已很感激你了，若說要替我想法，搭救我出去，只怕你沒有如此的力量，只要你有此心我已很歡喜了，你還是快快替我到揚州去的好，反讓我心中好去了一件心事，因此桂童只得在監內別了雲卿出來，典了衣衫作盤費，一路趕向揚州而來。這且按着不提，再說揚州蘭花院的李飛龍，從前雲卿在院子裡頭，天々催他動身，恐怕雲卿在院內貪圖歡樂，不念父母，及家中妻子，荒了時日，不思上進，將來給雲卿的父母，妻子得知了，要歸罪於他，及至雲卿去了一個人又很感寂寞，心中無日無時不將雲卿放在心上，初還不過是紀念，後來忽然得了一個很確實的消息，證實了雲卿的父兄在京中，確已正法了，並得知他的家中，也已全家抄斬了，只逃出雲卿的妻子七娘々，及雲卿的妹子賽金八小姐，而且他們兩人，各處又都在很嚴緊的要拿捉他們，就是雲卿亦在嚴拿之內，飛龍自從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就很急很自悔不該急催他進京去，很希望他，即就在路上得知了這個消息快些逃回來，若是他胆大一大，投進京去，不會是自投羅網，恐怕自己與他，便永久沒

有見面的時候了，就是不進京去，也天々擔心，恐怕各府縣州衙，將他捉住了去，如若果是這樣，不啻是自己害了他的，因此每日的憂愁不已，又掛念，又憂愁，又自悔，心中有了這幾件心思眞是坐臥不安，茶飯不下，日久竟憂鬱出病來了，有時五更夢裡，見雲卿回來了，心上很是歡喜，及至金鷄唱曉，醒了過來，覺得乃是南柯一夢，依然孤寂々的獨自睡着，不覺格外引上心思來，一片紀念雲卿的心便無論如何，再也忘不去了，蒙了那鴇母的情，請了醫生來替他診看，也看不出一個眞正的病由來，飛龍也不好將自己心裡的事向醫生說，所以吃下的藥，彷彿如吃下水，也不見得好，鴇母心裡很急，飛龍小姐向他說：「母親這個病不用再請醫生來看了，請醫生來看，也不過是徒然化去些錢，這個病若要好，除非雲卿到來。」鴇母聽了這話，才曉得他心中的心思，因此時常勸他，但飛龍小姐：「那裡能丟得下，容顏日減，茶飯不下，也沒有什麼大病，好覺心中鬱々四肢無力，終日不出閨房，那一天正與兩個丫鬟在談心，丫鬟勸飛龍放得寬心一點：「七爺此去，諒不妨碍，七爺乃是滿腹詩文的人，在路上豈不聞京中的事情，他得知了京中的事，諒必也不會再進京去，這個時候，或是躲藏在什麼地方，諒必不久都要潛踪到這裡來的，他心中亦豈是放心得下小姐的？」飛龍聽了這話，反引上心事來，那個眼淚簌的下來，對兩個丫鬟道：「但願如你二人所言，若七爺在路上沒有怎樣，到還罷了！萬一有了那什麼，我心中眞對不起他。外面有了如此的風聲，我正該留他在院子裡躲藏才是，怎的急催着他前去，那日我若不催他，他亦不會急於前去，你想這事他在路上有了怎樣，叫我心中如何對他得起。」瓶兒丫鬟道：「小姐提起這事來，我心中亦有幾分放心不下。」她說到此忽然停了不說下去，兩腮漲得通紅的，旁邊還有一個丫鬟插口道：「你放心不下那個誰呀！莫非是那個桂童麽？」瓶兒紅了臉不說，飛龍小姐，也沒有空去理他們的趣話，不提他們在房內說話，且說桂童却在這時到來了，進了蘭花院，却值幾個龜子兒在堂前講話，一看見桂童到來，正喜出望外的起身近接他道：「啊呀！我們道是誰人到來，原來是小大叔到來了，你們七爺也來了麽？」

桂童這時那還有心思與他們說閑話，只因往日在此，與他們說慣趣話的，便說了一句趣話道：「你們在此候着，我們七爺帶了十七八桶銀子隨後就到。」那班龜子兒，也曉得他是說的趣話，正待要拖住他再說時，桂童已撇下他們向裡就走，行到內堂上，却見龜媽々坐在堂上，那龜婆看見桂童到來，喜出望外的問道：「啊桂童來了麽！你們七爺呢？」桂童走近前道：「媽々七爺今生不來了。」媽々聽了這句話，吃了一驚，問道：「這話怎講？」桂童道：「我這時急得很，奉了七爺之命，來見你家三姑娘的，不知他這時在那裏？待我見了三姑娘，再細々的說罷，」龜婆道：「三姑娘在房內，他這時因爲不放心你家七爺，已憂慮出病來了。」桂童道：「媽々，你勸勸三姑娘罷！只怕我們七爺，今生不見得能來與三姑娘會面了。」龜婆聽了這話，心中曉得七爺，必然有七八分不妙了，遂帶了桂童，路到飛龍小姐的房內，飛龍小姐一看見桂童心中到一安，只道雲卿有信送來，那個瓶兒的臉，就格外漲得紅了，桂童也無心思與瓶兒講話，走到飛龍小姐面前，先與三姑娘請了安，飛龍小姐問道：「桂童你幾時來的，七爺不曾來麽？近日在那裡？他的身子還好麽？」桂童替飛龍請過安站在旁邊說道：「啊喲三小姐現在大事不好了。」飛龍聽了這話，立時臉上變了顏色，問道：「怎樣大事不好，快快講來。」桂童道：「三姑娘聽稟，且待奴才細々說來，我們七爺，自從那日在此與三姑娘分別以後，即坐了船，一路到京，實指望一路平安無事，到了京中，得與京中太師爺以及各位老爺見面，大家歡聚，七爺能將功名進取，萬不料事不如願，那日行在路中，忽遇暴風，因此船停在二龍山地方過夜，又誰知到了半夜忽來了多少強盜，將我們主僕二人的行李，打刼一空，連得船人的行囊也被刼去了，這到也罷了，到了次日七爺因失了行李，痛恨那班强盜的所爲，帶了當夜做好的狀子，到山陽縣具狀，想請山陽縣捉了這班犬盜，追回行李等物，並想將犬盜嚴辦，以與那河道上的行人除了後患，這亦是未常不可的，絕不料竟因此反自投羅網，被山陽縣將他捉住了因爲，太師爺與各位老爺在京中有了叛逆大罪，俱已正法，老太々與四位夫人在家中也俱盡節，其餘全家抄斬

，只述出七娘々與八小姐，並七爺是早已在外的，不曾遭害，但他們都在嚴拿之中，所以七爺到山陽具狀，就被山陽縣反將他拿住了，現在七爺在山陽縣監中，山陽縣已有詳文出去，只怕京中文書一到，七爺就沒有性命了。」飛龍三小姐聽到此處：「啊喲！」一聽就在椅子上跌了下去，却急壞了旁邊兩個丫鬟，並龜媽々，急得一個七忙八亂，都在旁邊叫道：「小姐醒來！小姐醒來！」龜媽々看見女兒昏過去，急得哭了下來，也在飛龍小姐的耳旁邊喊道：「女兒醒呀！女兒醒呀！」急忙又吩咐丫鬟去煮參湯來，好容易才將飛龍救醒過來，只聽他哭道：「啊喲！我的七郎呀！這便叫我如何是好了」桂童本來還要將雲卿吩咐的話，對他說，因看見飛龍如此情形，就不敢再說，恐怕他聽了心中格外要難受，又要昏過去，因此只得放着慢慢的再講罷。龜婆在旁邊勸道：「女兒，你不必如此着急，自己的身體要緊，想七爺若有怎樣，也是他的天數，就是女兒此刻在此爲他急死了也沒有用，不見得七爺就會到了監外，爲今之計，你先要自己保重身子，然後再來商量搭救七爺的法子，況且你身子是有病的人，若是一味的只知着急，就是有法子好想，你也不能替七爺想法子，所以我勸你還是定定心，我們再來商量看有什麽法子，好搭救七爺，若是你一旦將身子急壞了叫我又如何呢？」飛龍道：「啊喲！母親七爺遭了這樣的大事故，怎能叫女兒不着急哩？」桂童在旁道：「小姐，媽媽說的話不錯，七爺的事已如此了，急也沒用，還是大家來商量法子的好，我在此也沒有躭延，是受了七爺吩咐，送個信來給小姐，我就要去的。」飛龍道：「你還要到那裡去？」桂童道：「沒有一定，總想替七爺尋出一條生路來，想去襄陽或是房山的毛大爺那裡。」飛龍道：「提得這兩個人來，刁大爺是沒有來過，那毛大爺來過了，不然我在這裡，亦不得知唐家京中的事，初聽街坊傳說，還不相信，後來毛大爺到來，是特地送信來的，他因爲得了確實的消息，送信來給七爺，想叫七爺暫時躲藏，所以我在此，就得知太師京中的事情實在了，因此天天擔心，毛大爺得知七爺已去京中，心中也很替七爺擔憂，在此住了一天次日仍然回去了你要去送個信息給他也好，但是你來的時候七

爺還有什麽話吩咐你麽？」桂童道：「七爺別樣話沒有，只吩咐我送個信來給小姐，叫小姐不要因他誤了終身，並不是他要負約，實是大事如此，沒有法想，小姐的恩情，他心感無已。」飛龍聽了此話，傷心得肝腸寸斷，眼淚流個不止，向桂童道：「七爺雖是如此講，但是七爺若有了長短，我亦活着無望。」忽又回轉頭來向鴇母道：「母親想女兒與七爺恩重如山，誓深似海，實指望他此次到京中去，把功名到手，再到揚州來，替女兒贖身，共守白頭之約，回到家中去，把雙親孝養，夫貴妻榮，得個雙花封誥，教子義方，把門庭光耀，不料榮枯否泰反復如此之快，滿心希望，都成泡影，這些都不談了，但是女兒與七爺的一番恩情，終不能忘，他現在遭了如此大難，我不能不去與他會個一面，說幾句死別生離的話，我心中也就丟下了，若是不去會見一面，女兒雖死心中都是一個大憾，望母親總要許我去個一趟，以後女兒就死心塌地，再回揚州，雖母親叫我接客，我也不辭的。」鴇母聽了連忙搖手道：「這個使不得，你是一個嬌弱之女，一晌又不曾出過門，這樣路遙山遠的，如何能去。」飛龍道：「母親呀！事到其間沒有法子，那怕再遠些，女兒都是要去的，總要望你母親慈悲爲懷，放我去走一趟，女兒便感恩不盡，以後女兒便情願跟隨母親度過百年，只要凡是母親吩咐我的，我無不依從這一趟出去，無論如何，望母親都不要阻止我。」說着便跪在鴇母跟前，鴇母看他懇求得十分堅執，也就動了一些慈悲之心，扶他起來道：「女兒呀！並不是我不放你去，實因你是個嬌弱的女子，這樣遠的路，你如何能去，況且你又是個不曾出過門的人，不但不曾出過門，並且連得閨門也少出的，你想如此荆棘的路途，怎樣行法，我說的話因你不曾出過門，所以不甚曉得，要到了那時身在路中，就得知我的話說得不差了，你若果眞要去，我也不一定阻擋你。」飛龍在下道：「如此女兒便感激母親的大恩。」遂叩了一個頭起來，鴇母便吩咐桂童道「現在三小姐要去看你家七爺，想他乃是一個女流，在路上很是不便，如今你可與他同去，路上可以有你照應。」桂童聽了這話，桂童就說：「三小姐要去，我自然應當陪了同去，但是一樣，行在路上很是不便。」鴇母

道：「這也在理，現在我索性打發瓶兒，也跟你們同去罷！」桂童聽了不覺歡喜，便道：「媽々打發瓶兒同去這就好了。」飛龍小姐心中很急，巴不得立刻就到淮安去看見雲卿一面，因此在旁道：「蒙母親許我前去，感恩不盡，但是女兒這時心急似火，恨不得插翅飛去，所以打算即要行了。」鴇毋道：「女兒何必如此心急，明日再去亦不遲，也好讓桂童在此息了一天。」飛龍道：「女兒向來心急，也可以早去早來。」龜婆看飛龍心急萬分，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去，因此也不十分的阻擋他，便道：「女兒你若今天就要行的，我也不便堅阻你，就去收拾收拾能！」飛龍道：「如此便謝謝母親了。」鴇母又吩咐桂童道：『三小姐既然今天就要動身，你可快些去叫一隻船能！」桂童道：「船到現成的，因我從淮安下來的船，還不會打發他們回去，所以是現成的，只要請三小姐收拾停當了，預備下船就是了。」鴇婆道：「既是如此，再好沒有。」飛龍即刻就去收拾，過不多時，即收拾停當了，帶了瓶兒丫鬟即要動身，院內的姐妹都出來送別，鴇母叮囑道：「女兒，路上要小心，千萬要保重身子，早去早來，你雖非我親生所養，但情逾骨肉，如親生的一樣，你在路上若是有些什麽，叫我怎能放心，若是遲來了，我是要盼望的。」飛龍道：「母親放心，我去了就來，路上諒不妨碍萬一有了什麽，想來亦有上蒼保佑，但是我去之後，母親亦要保重才是。」那幾個姐妹在旁也叮囑一番，母女二人各皆傷別，都落下眼來淚，桂童在旁道：「小姐走罷！你們不必再如此了，還要留些精神趕路哩。」因此小姐揩了眼淚，帶了瓶兒丫鬟桂童負了包裹，別了鴇母一路走出院子，龜婆與了幾個姑娘一路送出院子門外，這才各人揩淚分別了各又再囑了一番，小姐與瓶兒各皆坐了轎子，桂童跟在轎後，即一路向江邊而來，到了江邊，上小姐與瓶兒下轎，桂童打發了轎伕去後，即與小姐瓶兒上船，吩咐船家即時開船，一路向淮安地方而來，在路上日行夜宿，行得甚快，那日已到淮安地界，就上岸趕路，桂童便僱了車馬，飛龍與瓶兒坐了車子，自己即坐了馬，一路向山陽縣而來，不料前面二龍山上，突又來了幾個强盜，一個大頭目姓仇名榮，也是那花々太歲劉天定手下的頭目

，帶了幾個嘍囉，下山來找買賣，在各處兜了一轉，並沒有什麽買賣，因此多走了些路，忽見前面車馬到來，車上坐了兩個女子，生得十分美貌，後跟了一匹馬，馬上坐了一人，似個家人打扮的模樣，仇榮見了歡喜道：「孩子們，你看買賣來了，並且車子上坐的兩個女子很有姿色，近來我們大王吩咐，如遇了年輕女子，稍有幾分姿色的，都搶上山去，因爲大王雖然年四九々壓寨夫人還沒有，若是大王看了中意的，就預備留在山上做壓寨夫人，我們此時且上前去，將車上的兩個女子並行囊一切，都搶了上山去，但是你們要各自小心些，不要將他們過驚壞了，或是有傷痛了什麽地方，兩邊的嘍囉答應一聲：「是。」一就起趕上前動手，這時桂童騎在馬上，正跟在車後前行，忽見前面樹林內跳出幾個强盜來，不由的吃了一驚，在此荒道之上，就是要躲避也沒處躲避，正在驚慌，不料那幾個强盜，已蜂擁的過來，到了面前，不由分說，喝着車子停了，一人挾了飛龍，一人挾了瓶兒，另有幾個人走過來，將他在馬上拖下，取下她肩背上揹着的包裹，遂似飛的而去，桂童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如何能看着强盜將人搶去，因此就在後面追趕，大喊道：「留下人來，如此青天白日，你們敢這樣胡行麽？」仇榮被他追喊得十分怒惱，就命嘍囉，回轉身去，將桂童拿住了，用繩索綑起來，一齊帶了上山，那個車伕馬伕，也嚇做一團的，等强盜去了，世們只得自認晦氣，趕了一回的路，不曾取得一文，但是總算沒曾失去什麽，也還是不幸中的大幸，恐怕强盜復又回來，將車馬失了，因此即退了回去。原來那個二龍山的寨主花々太歲劉天定，本也是仕宦之後，也因爲奸臣所害，各處拿捉他很緊，沒處存身，就逃到二龍山做寨主到也有了好多年，在江湖上也稍有些英名，只因年已三十五歲，還不曾有妻子，因此吩咐手下幾個都頭目，叫他們在山下留心一點，如遇了有姿色好的女子，就拿上山來，若是看得中意的，重重有賞，因此手下的許都頭個個留心，却也怪了，往常劉天定沒有吩咐此話的時候，他們下山做買賣，時常遇到有姿色好的女子，現在不但姿色好的沒有，連得沒有姿色的也沒有，忽々已有三五個月了，那些都頭目，竟沒有一個，上山復命的，

在各個都頭目心裏，似覺在大王面前不好交代，心中很着急，在劉天定心裏，也悶々不樂，覺得事不甚巧，因何往常山下，到時有姿色好的女子，現在自己心裏要需用他，到會沒有了，莫非自己命裏不該有夫人麽？想到這樣心中也覺得不巧之極，這一天正在寨中飲酒，忽見一個在自己跟前的嘍囉進來報道，稟大王，有都頭目仇榮到來見大王，」劉天定吩咐道：「傳他進來。」小嘍囉答應一聲「是。」在地上爬起來轉身出去，片刻仇榮進來，在面前跪下叩頭說道：「大王在上，小人都頭目仇榮替大王請安。」劉天定道：「仇頭目請起，今日下山可有什麽買賣？」仇榮在地上叩了頭起來，站在一旁，回道稟大王：「今日小人下山，遇了兩個青春女子，都是很有姿色，所以小人將他們一起拿上山來，候大王發落。」劉天定聽了好生歡喜，吩咐道：「帶他進來待本大王觀看。」外面的嘍囉答應一聲，早將飛龍小姐，與瓶兒丫鬟帶了進內，劉天定遠々的一看，心中大喜，只見飛龍生得容貌姣好，柳眉杏眼，體態綽約，眞有飄飄然如仙女下凡之致，只聽飛龍哭道：「大王救命呀！」那幾個嘍囉推推扯扯的叫他們向前走，劉天定恐怕撞痛了美人那裏，立刻在坐上喝道：「你們要小心一點，不要將美人撞痛了那裏，若有不小心，定要重責，嘍囉們聽了大王吩咐，曉得這兩個女子，大王預備要拿來做壓寨夫人的，自然不敢違命，在遠々的答應「孩子們得知了。」立刻就放出一種恭敬的樣子來，只得讓他主僕二人慢慢的前行，不多時到了劉天定的面前，劉天定起身笑道：「你們不必害怕，你們兩個人，都生得很美貌，此刻就是本大王的壓寨夫人了，你們的福氣也就不小，能給本大王看中意了，我這裏眞是吃不盡珍羞美味，穿不盡綾羅緞帛，一呼百諾，如今且在旁邊坐了，早有嘍囉搬了兩隻座位來，可憐飛龍小姐那曾到過這些地方，見過這些强盜，眞是嚇得抖個不止，劉天定那副大喉嚨向他說話，把他嚇也嚇昏了，那會聽出他說的是什麽話，只是放聲哭泣道：「大王饒命啊！」劉天定哈哈笑道：「美人兒你們不必害怕，自今以後，你們兩人都是本大王的壓寨夫人了，與本大王有夫婦之義怕什麽？快々不要哭泣，在旁坐了罷！」飛龍至這時才聽得天定對他

說的話，但不知什麽叫壓寨夫人，不過那個意思到也會想得出，諒來不是什麽好意思，但是既已到了寨中，憑他們兩個手無寸藝的人，一時諒也插翅難飛出去，不如且定下心來再說，他是一個千金之體，那會吃過這種驚嚇，這時被嚇了一驚，身上氣力已一些沒有了，況且又脚小難行的人，見了旁邊有張座位不由的就坐下來，劉天定看飛龍坐了下來，心中大喜，向瓶兒道：「你也坐下來罷！」瓶兒也已脚下無力，遂也坐了下來，劉天定問道：「你們姐妹兩人，是那裡人氏，姓什名誰，今年有多少靑春？皆一一說來。」李飛龍道：「大王聽稟，奴家是揚州人氏，姓李名飛龍，乃是貧家之女，並非大家之女，她並非我的妹子，乃是我的丫鬟，他今年十六歲，奴家今年十七歲，此次出來，是到山陽縣探望一個親戚，所以在此經過。」劉天定哈哈笑道：「原來如此，他是妳的丫鬟，怪不得他不及你美貌，我且問妳，既然出來探望親戚，怎的沒有男子或是男僕隨行，如何竟帶一個丫鬟隨行哩？」飛龍道：「是有的，現在想是嚇得逃走了。」天定道：「原來如此麽？」旁邊的仇榮道：「回大王，那個隨行的僕人，並不會逃去，也被小人一起拿上山，此時關外面空室內。」劉天定道：「你去吩咐孩子們將他要好好的看待。」仇榮答應一聲「是。」就退了出去，劉天定又向飛龍道：「李飛龍，本大王現在愛你生得容貌姣好，所以要妳做個壓寨的夫人，妳的意思如何？」李飛龍道：「大王呀！奴家出身微賤，好比是蓬根野草，大王是金玉之體，何等尊貴，奴家這種賤微的人如何能配大王，還望另選美色。」劉天定道：「啊呀！美人如此你太客氣了，本大王不見許久美色了，却難得妳這樣美色，却也是天遣相逢的美滿良緣。」飛龍聽了這話，立時回絕他道：「啊呀！大王這是蒙你錯愛，但是難女絕難從命，因難女曾已在家許字有人，雖然遭此危難，尙知貞節，寧願拼此微軀，倘蒙大王見憐，放釋難女，則感恩不已。」劉天定聽了此話，將一團高興都消滅了，不覺怒道：「好一個不知好歹的女子，今日既到了這裡，還怕妳不從本大王麽？」吩咐一聲道：「孩子們過來。」兩旁的嘍囉答應一聲「有。」過來聽命道：「大王有何吩咐？」天定道：「你替我去廚下吩咐

預備喜席，將寨中收拾清潔，本寨主即日就預備與二女子成親。」嘍囉答應一聲去了，天定遂又叫過兩個嘍囉將飛龍與瓶兒送到後堂碧落軒中去，叫他們更衣沐浴，預備共成花燭，兩個嘍囉答應一聲，將飛龍與瓶兒送到後堂去，再說飛龍與瓶兒到了碧落軒中，主婢二人大哭不已，飛龍道：「瓶兒！我此番出來，實想去探看七爺，怎知竟遭此困難，看那個强人的意思，怕的沒甚好意，我豈肯從他，只得拚了一死，不想我的命竟有如此的苦法，只恨不能去與七爺會見一面，只得與他在地下相見了。」瓶兒道：「啊喲！小姐現在果然沒有別法好想，若是小姐拚了一死婢子也只得如此，豈肯從了那個強盜麼？」主婢二人說到此處，又大哭了一場，正在哭着，忽見那個劉天定來了，這時換了一副打扮，頭戴鎖金忠靖冠，身披繡龍赤甲，裡邊襯着紅紗衫，足登雲履，此刻飛龍看見了，即切齒痛恨，也不去理睬他，劉天定反過來安慰二人道：「你們二人不用如此，本大王與你們正是良滿姻緣，你們正該歡歡喜喜的，爲什麽反到這般悲痛起來了？」說着這話，就走上前去，將飛龍要抱懷中，飛龍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來不及閃開身子，就拚命的將天定咬了一口，咬得天定臂上鮮血淋漓的，天定大怒，就將飛龍一推，大聲喝道：「好不識抬擧的東西，敢狠心的咬了本大王的手臂麽！」可憐飛龍是個弱不經風的嬌女子，那裡能經得天定這一推，直跌出幾丈開外去，却嚇壞了瓶兒，在旁求道：「大王息怒，我們小姐素來這樣嬌癡慣的，還望大王包涵一些，容婢子三日以內，包將他勸得從命就是了。」天定正還想走過去，將飛龍再痛打幾下，心中實在疼愛飛龍的美貌，不忍下手，加之又被瓶兒勸了這幾句，就息了怒，向瓶兒道：「我若不是因心中疼愛他，照他這樣的對待本大王，就得活活將他打死，如今你能勸得他聽從，我就限你三天，若是三天以後，再不順從，連同你也須同他一齊活活的打死。」瓶兒道：「大王放心就是，婢子無論如何，自然要將小姐勸得順從的。」天定道：「好！如今就待你勸他罷，我就去了。」劉天定去後，瓶兒才過去扶飛龍起來，可憐飛龍這一跌，仆得很重，在地上過了半晌，才哭出聲來，這時看見天定去了，瓶兒來扶他，才勉

力撑了起來，向瓶兒道：「怎的你竟答應他此話，須知我雖死不從的。」瓶兒道：「我豈不知小姐的貞烈麽？往常在院子裡，媽々那樣勸你，有好多少王孫公子，許多縉紳大賈，你都不肯陪酒，今日在此焉肯從這個强盜呢？婢子所以向他說的不過是緩兵之計罷！」飛龍道：「瓶兒！我現在自己思想，陳了自盡以全貞節而外，並無別計，此時旣陷在虎口之內，諒也難以脫身，到不如還是自盡了來得乾淨，你便由你自己作主罷！」瓶兒道：「婢子雖然下賤，亦豈肯就從了這個狂强盜，不過不必性急，好來此時與賊人說通了，有三天的期限，萬一在三天以內有救星到來亦未可知，常說的吉人自有天相，想小姐是何等有貞節的人，自古道：「貞節神鬼敬。」因此或有救星亦不曉得，所以請小姐忍耐着一點，我們主婢二人，來想々主意看，萬一到了那時候，一無所救，我們再全貞節不遲，婢子自然也是與小姐一起拼了這條命，到地府之下，也好伏侍小姐，小姐這時候我們還是來商量商量，暗暗祝告上蒼佑護罷。」飛龍道：「計策是沒有什麽想出來，除非能挿翅飛了出，去還是來祝告上蒼，求天保佑罷了。」瓶兒道：「小姐說的這話很是，如今我們忍耐着罷，且到了那第三天日子再說。」飛龍小姐心中十分痛切，但這個時候，也沒有什麽法子可想，只得聽了瓶兒的話，暫時忍耐着，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產麟兒山下殺盜　上山寨寨中救李

引曰　紅鸞乍臨　不將登鏡　儀秦詭成　風流開釋

話說李飛龍少姐，因受了瓶兒了鬟一番勸慰，遂暫時忍耐着，且待等到第三天再說，看可有什麽救星，這且按着慢表。再說唐賽金八小姐，與了七娘々，及四個了鬟，自那日逃出家園，即一路奔走下來，日夜趕路，想奔到七娘々的娘家去，因爲七娘々身有胎孕，到了他的娘家，生養一切自然都有照應了，誰知關山險阻，這一路的途程，很不易行，在賽金小姐，到不覺其苦，因爲他是個有武藝的人，四個了鬟，平日也跟賽金小姐

練過武藝的，所以也不覺其苦，只苦壞了七娘々，他是一個不會練過武藝的人，而且是一雙小脚，眞是舉步皆難，如何能走得如許多路，更且是腹大便々的，月期將足，因此一路上吃盡了千辛萬苦，心中又很是悽切，那一天行在半路上，七娘々忽然肚痛起來了，八小姐吃驚非小，只當天氣炎熱，是有痧氣，便想與他挑去一些痧氣，七娘々心裏明白，怕的是要生產了，因此道：「姑娘這個不是痧，挑不得的。」旁邊的幾個丫頭，心中到明白了，向賽金道：「七娘々這個不是痧，不要是月分已足，要生養了？」賽金小姐聽了這話，心裏醒悟，格外着急，向七娘々道：「嫂々這便如何是好，在此荒野之地，舉目看不見有房屋，又沒有收生穩婆，這便叫我怎樣呢？若能再過這座山，見了有人家就有法可想了。」七娘々道：「「啊喲！姑娘我這時疼得緊呢，怕的不能再走向前去了，」說着這話，忍不住就在地上坐了下來，八小姐眞是嚇慌了，到是兩個丫鬟有主意，急忙將包裏打開來用衣服墊在地上，叫七娘々坐在衣服上，免得着了冷，七娘々就坐到墊的衣服上去，肚中一陣々的疼痛々得說不出話來，又接着一陣痛，痛得兩眼昏花，只聽得一陣「呱々」的哭聲，原來孩子已下地了，多虧得幾個丫鬟，很能做事，七娘々一點不會吃着痛苦，秋月丫鬟吩咐春花，去找一塊快口的磚瓦來，春花就去找了來，遞與秋月，秋月拿來替孩子剖了臍腸，韞玉脫下一件衫子，將孩子裹好了，八小姐問道：「孩子下來了麽？」秋月道：「恭喜小姐養下來了。」賽金道：「是男是女？」春花道：「是男。」八小姐聽了，不覺心中歡喜，暗謝上蒼，掉轉頭來，只見七娘々，滿眼眶的眼淚簌々落下，賽金道：「嫂々生產以後，要保養身子才是，不能過於傷悲，只怕要傷了身子。」七娘々道：「姑娘小家婦人，猶在家生養，不料我竟如此命苦，在荒野生兒，況且汚穢之氣，冲空着地，十分罪過，我想起此事，所以心中悲傷！」賽金道：「嫂々事已至此，還望寬心一點，現在你且在此坐一會待我上前去找一個地方，讓你養息幾日，調理調理，再上前趕路。」旁邊韞玉丫鬟道：「小姐你一個人去找地方也不好，不如待七娘々在此稍坐一會兒，婢子揹了七娘々我們一同上前去找

地方罷！」賽金道：「這也用得，但是我此刻口渴得很，須得先去尋些泉水來吃々。」韞玉道：「如此待婢子去尋來便走到前面山下，去尋泉水。」這且按着慢表。再說二龍山的劉天定，因那天巳是瓶兒約的第三天期限了，所以一早起身，就吩咐嘍囉將山寨重又打掃清潔，掛燈結彩，預備酒席，晚上可以與李飛龍小姐，結拜天地，洞房花燭，那嘍囉等自然去照辦，誰知到了停午以後，嘍囉忽來報道：「大王不好了，東南角上一帶，不知爲何，火光冲霄，想是什麽地方起了火了。」天定吃了一驚，問道：「燒的是些什麽地方？」嘍囉道：「只見火光冲空，也不知燒的什麽地方。」天定道：「如此待我出外觀看。」天定出了寨外向東南方一看火光冲霄，便吩咐嘍囉下山觀看，去看々是什麽地方起火，嘍囉奉命，即下山而來，誰知到了山下竟不見什麽地方有火，却見一個美色女子在山下泉邊取水，這幾個嘍囉上前喝道：「你這個女子是那處來的，敢在此處泉中取水麽？快留下買路錢來，若不留下買路錢我們就取你上山，給我們大王做如夫人。」韞玉初不曾看見有人，此時回頭觀看，見是幾個強盜打扮的人，因爲聽他的口氣，就曉得他們是强盜的嘍囉，因此喝道：「在此光天化日之下，你們這班强盜敢出現麽？須知老娘不是一個好惹的，若再在此囉嗦，不怪老娘送你們一個々去見閻王。」那幾個嘍囉，如何將韞玉放在眼內，看他是一個嬌弱的女子，諒也沒甚武藝，又聽他說話倔强，有一個行走在前的道：「弟兄們我們大家上前動手，將這個女子拿上山獻與大王罷。」散立在旁邊的幾個嘍囉一聲答應，大家就蜂擁上前，預備拿住韞玉，此時韞玉一點都不慌忙，仍然站着，脚下也毫不移動，等衆嘍囉到了面前，手一揮，七八個嘍囉，竟一個々的都跌出去了，爬起來，都向韞玉看々，嚇得一個不敢再上前去，韞玉揚手道：「你們得知利害麽？老娘若不念着一些慈悲的心，今日就將你們都打死了，也不費力。」幾個嘍囉曉得不是他的敵手，各人一言不發，都逃上山去了，韞玉哈々笑道：「人家說强盜，我只當是强的，誰知竟如此沒用，且放他們去罷。」遂轉身拿了取的水，來見賽金，就將遇見強盜的話，告訴一遍，賽金道：「韞玉我叫你去取些

衆水，你因何竟鬧事，不該逞強將他們打跑了，須知我們在此困難之中，各樣都宜免事才是，如今與這班强盜結了仇，怕的還要到來，豈不多事麽？」韞玉道：「小姐，那班强盜十分可惡，我若不將他們打敗了，他們就肯息麽，不然也不算強盜了。」旁邊七娘々聽了韞玉的話很是，那班强盜自然可惡的，韞玉若沒有武藝，能將他們打敗了，那班强盜，自然不肯去，必定要吃他們的虧，還是韞玉算是能的，但爲今之計，此處不能歇着了，恐那班强盜取了救兵還要到來，我們不如快些走罷，正在說着，忽聽得一陣喊吶之聲，賽金回頭觀看了不得，只見強盜浩々蕩々的到來了，爲頭一個坐在馬上，生得身軀高大，濃眉大眼，十分兇惡，手拿開山大斧，一路似飛的到來，唐賽金即急又回頭向七娘々道：「嫂々，如今山上的賊頭已下山來了，看那個樣子，很是兇惡，怕的丫鬟們上去絕非他的敵手，非待我自己上去不可，你在此處坐着，叫春花，秋月保護着你，諒不妨碍，我與韞玉藏珠二人上前去，將强盜殺退了下去便了。」七娘々心中雖怕，見事已緊急，也只得讓賽金上去，且說那强盜，來得十分快速，片刻之間已到面前，賽金執了雙刀，吩咐韞玉藏珠各拿了兵器，跟着自己上去，各人要小心才是，二人答應一聲，拿了刀劍，就跟着賽金向賊人跟前迎着上來，且說劉天完因在寨中得了嘍囉的報告，就立時帶了四名都頭自，及五十名嘍囉，殺下山來，但他初聽嘍囉報告，還不信山下的女子，就會生得如何美貌，此時到來，看見了賽金等一干人，不覺喜出望外，只見非但一個人，却一共有六人，都是生得有沈魚落雁之貌，羞花閉月之蓉，歡喜得哈々大笑，在馬上喝道：「不想我劉天定，現在紅鸞照命，竟會有如許的美貌夫人送上門來。」正在說着，只見唐賽金手執雙刀，已殺到馬頭前來，劉天定在馬上道：「美人兒，請息雷霆，不必動手，還是跟了我上山去做壓寨夫人罷。」唐賽金大怒喝道：「狗强盜休得胡言，且看老娘取你的狗命罷！」即將雙刀砍了過去，劉天定看見來勢兇猛，只得下馬迎敵，韞玉藏珠，戰住了四個都頭目，一場混戰，只殺得四個都頭大敗逃去，衆嘍囉也一個不敢上前，且說賽金戰住天定，對敵了十多個回合，劉天定已渾身

是汗，氣喘不已，將一場歡喜心，化了滿心的驚慌，手中慌亂，在這個時候，眞是一髮千鈞，性命呼吸的時候，心中十分着急，要想賣個破綻逃走也不能，只見賽金手中的一口刀，舞得如雪片一樣，尋不出一點隙空的地方，可以脫身出去，就在這時候，被賽金搶進一步，將劉天定結果了，也是劉天定的惡貫盈滿了，賽金連又上前，結果了幾個嘍囉，却將四個都頭目嚇壞了，各人急商量一陣道：「我們看這個女將萬分驍勇，現在大王已斬首了，我們各人現在要保全性命，只有投降於他，迎接他上山做個大王，也好統領有人，四個都頭目，一齊都皆答應，遂大家上前在賽金面前跪下，一齊說道：「女將軍息怒，我們大王已被女將軍斬首，現在我們敬服女將的神勇，情願投降，擁戴女將上山統領全寨，請女將不要推辭。」賽金道：「你等休得胡說，我乃堂々女子，爲肯做你們的强盜頭兒。」這時旁邊的翠玉丫鬟到來得有機變，走到賽金的耳邊低々說道：「小姐我們現在沒有安身之所，況且七娘々產後，正要找地方養息，不如暫時答應了他們，上山住了幾時再說。」賽金聽了到很有道理，便向四個頭目道：「你們投順，可是眞心的投順麽？」四個都頭目道：「我們都是出於眞誠的。」賽金道：「你們四人叫什麽名字？」四人各道了姓名。賽金又道：「你們山上有幾個都頭目？」一個叫孟天飛的道共有八人。賽金道：「你們既投降了，還有那四人哩。」孟天飛道：「都頭目之中，我們四個爲大，我們既願投順了，他們無有不願的。」賽金道：「如此便恕了你們，不然就得上山掃平你們的巢穴，現在你們起來罷，帶我們上山去罷。」那四個嘍囉各人起身在前開道：「賽金與七娘々丫頭等，一起上山。」到了山上，只見房屋寬大，收拾齊整，到堪容身，衆頭目遂擁賽金陞坐，還有那四個頭目也來叩見，賽金問四人有沒有投誠之心麽？四人道：「我們亦眞心願擁戴女將。」賽金便命八個頭目分左右站了，然後吩咐孟天飛將寨中名冊遞上來，按冊子點了一點名字，只少了殺死的幾個嘍囉，餘外一個不少，點過名以後，又向衆嘍囉問道：「你們都肯服我麽？」衆嘍囉道：「我們都情願擁戴大王。」賽金道：「你們既然都願服從我，如今都在下面聽命

了，着令東南西北，四個哨頭，與前後左右的嘍囉，於明晨都戎裝，在營門外，等候發令。」底下都頭目與了衆嘍囉，皆高聲答應道：「末將等聽令。」各人退了下去，無不有稱讚，都說這個女將，到是一個老於軍令的人，幸而我等不曾小看於她，不然就得受他的軍令，各人又道：「看這個女將不但她的本領，高過以前的大王，就是軍情一切，也遠勝過從前的大王，以後我們大家，正要小心一點才是。」不提他議論紛々的下去，這裏賽金正要退座，忽見秋月丫鬟，匆々的到來，你道秋月爲什麽事，這般匆々的到來？只因秋月這個丫頭，很有才幹，因見賽金在那裏陞座點名，他却暗々的在山上各處巡視一次，常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恐怕賊人當中還有奸詐，或者還有什麽不服從的人，就要乘先查看，因爲他們初次上山，這許多賊人，雖然都說效降了，但他們究竟是什麽心，還無從得知，因此就在各處查看查看，在山上四面都查看過了皆無絲毫破綻，走到後山的碧落軒，忽見軒門用鎖々着秋月心中就疑心起，來恐怕這屋子裏面有什麽機關，也不用鑰匙去開，只輕々的用手將他摘去了，走進裏面一看，不覺吃了一驚，窗楞上邊，懸着兩個女子，都凌空在那裏，秋月的胆子極大，一點不怕，走上前去，在兩個女子的胸口前一摸，還有點熱氣，心中大喜，知道有救，他是一個有俠義的人，曉得這兩個女子，一定是被賊人搶上山的，總是不肯依從，賊人就將兩人，鎖在屋子裏，這兩個女子，一定很貞節，自諒難以幸脫，大概就希圖懸樑自盡了，以全貞烈，他心裏想及這層，不覺就生出一種尊敬這兩個女的心，因此急想救活兩人，他的力氣很大，用桌子墊了脚，站在桌子上，一手抱住兩個女子，一手替他鬆了頸上裏的巾子，又在桌子上下來，將二人放在地上，也是二人應該有救，却巧春花尋找得來，手中拿着一把茶盃，秋月問他茶盃內有熱水麽。春花道：「有的。」秋月道：「這兩個女子是懸樑自盡的，還是有救，你快來幫着我將二人救醒了，就功德無量，常說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春花也是熱心人，立刻進了屋子內，秋月叫他將茶盃內的熱水灌下二人的喉內，春花即將熱水灌到二人的喉內，秋月即在二人的耳邊呼喊，不多幾時，只見二人就

慢々的甦醒和來了，李飛龍長歎一聲，開了眼睛看見秋月與春花在旁。問道：「你二人爲何來救我，須知我至死也不從那賊首的。」秋月道：「我們是來搭救你的，你爲何說出此話來。」飛龍道：「我不相信，你們休得騙我，這個地方，你們如何能到，一定是與我一樣，被這班狗强盜搶上山的，不過你們順從了賊首，所以此時賊首叫你們來勸我，須知我是至死不從的，你們也休想能勸得我。」秋月道：「我們實在是好人，來搭救你們的，因爲我們在山下，也是遇見了賊首，所以上山來的，但是我們的上山却是與你不同，因賊首已被我們殺死了，衆都頭目，與了衆嘍囉情願擁護我們小姐做寨主，所以我們就上山來了，不過我們小姐也是宦家女子，在此暫時安身罷了，因此你們只管安心罷，跟我去稟了小姐再來。」遂向看花道：「姐々你且在此陪着世們二人，待我去稟知。」春花道：「曉得。」秋月所以即匆々的到來，到了賽金的座下細稟情形，賽金即傳都頭目孟天飛至座下詢問，孟天飛道稟寨主，這兩個女子是擄上山的，從前的劉天定，想與他們成親，因爲這兩個女子不肯依從，所以將他們鎖在後山碧落軒中，但劉天定尤不曾能與他們成親。」賽金道：「啊喲！原來是兩個貞節女子十分可敬，遂吩咐秋月道：「如此你快去將二人帶來給我觀看，秋月答應一聲，即轉身向山後碧落軒而來，片刻帶了李飛龍與瓶兒丫鬟，來至寨內，到了賽金的座下，跪下稱：「大王在上難女李飛龍與丫鬟瓶兒在此與大王叩頭。」賽金道：「你們起來罷。」飛龍道：「謝々大王。」二人磕頭已畢，畢就站起身來站立一旁，低頭不言，賽金道：「你們是那裏人氏。」飛龍道：「稟大王，難女是籍貫山西。」賽金又問道：「家中可有父母麽？」飛龍道：「皆山亡故了。」賽金道：「父母都亡故了麽？可有丈夫？」飛龍道：「有的。」賽金道：「姓什麽？」飛龍道：「啊喲大王呀！此情難講，丈夫姓名是有的，只因此刻負屈含冤，所以難講。」賽金道：「但說何方，且細々講來。」飛龍道：「若提起我的丈夫亦非等閑之人，乃是忠良之後，姓唐是荊州支江人氏。」賽金聽了忠良之後，姓唐是荊州支江人氏，到奇怪起來，雖然同姓的人也很多，但沒有這樣巧合，

在荆州支江縣人氏之中，是忠良之後的，又是姓唐的，除了他唐家竟沒有第二處人家，若說在別些地方，或者還不曉得，但是在支江地方，自己是曉得的，然而或者自己，也還有不曾得知的，也未可知，且待問了他的名字就曉得了不過他自己曉得，姓唐的家中實是不曾有這樣一個媳婦在外邊，因此心中就不禁詫異，遂又問道：「李飛龍你的丈夫既然姓唐，但是他叫什麽名字，爲什麽又遭了寃屈？」飛龍道：「大王呀！說起來實是可恨，只因爲奸臣所害，爲了借一件倭袍起見，又不知還爲了些什麽事情，就將唐家誣成叛逆大罪。」這幾句話不打緊，却觸上賽金小姐的心事，心中不由的一陣慘傷，幾乎落下眼淚來，即又止住世道：「且慢，你的丈夫究竟叫什麽名字。」飛龍道：「我的丈夫是唐家七公子？」賽金是個聰敏人，聽到此心中就有點明白了，這一來七哥到有下落，急又問道：「他現在什麽地方。」飛龍未曾開言，先就哭答道：「大王呀，不提起我的丈夫就罷了，提起我的丈夫來，奴家的命眞苦，與奴家合歡兩月，奴家因他貪樂不知回家去，又奉了母命不進京奴是天々催促他，不料那天小使桂童在街坊得了消息，說公々在京爲奸臣所害，但是眞假不知，奴家得知現事，就魂飛天外，急々的催他到京去探聽消息，若是假的就囑他在京用心把功名進取，不要將奴家放在心上，奴家的終身從一而終，絕不再有他志，若是誤了前程功名奴家的罪就大了，若是被公々婆々得知，豈不要責怪奴家嗎？所以他就上京去了他臨行之時，奴也一再的叮嚀他，叫他見機行事，路上要保重，不料他去了以後，奴家得了消息，說京中的事情確實，老太師與各位老爺，都在京正法，支江家中全家抄斬，老太々與各位夫人都已盡節，只逃出八小姐與七娘々，並我的丈夫雲卿在外，不曾遭害，現在各府縣都圖形捉拿，我得了此信，嚇得魂飛天外，自悔不該叫我的丈夫到京去，現在外面有了如此的消息，正該叫他躱藏起來才是，如何反催促他出去，恐怕他在路上不要被官府捉拿去了，因此天々着急，竟憂鬱成病，不料忽得小使桂童來報，說七爺在山陽縣地界上，遇了盜刼，將帶在船上的行囊被刼一空，因此到山陽縣內具狀請捕緝强盜，追回失物，不料竟自投羅網反被拿

住，奴家得了此信，所以與桂童由揚州到山陽縣來，想進監去探望我的丈夫，以圖一面，雖死不怨，不料行經山下，竟被這山上的强盗搶刼上山，想逼迫與他成親，被奴將他的手臂咬了一口，賊人大怒，將奴推倒在地上，丫鬟瓶兒，恐奴難避賊人强暴，所以許他三天期限，以爲緩兵之計，今日已是三天期限了所以主婢兩人，在山後屋內、以圖自盡完節，只得在冥世再去見我的丈夫。」說到此處淚如泉湧，賽金聽了，心中不盡悽傷，立刻下座扶飛龍起來道：「啊喲！據你說來你是我的嫂々了。」飛龍道：「大王不要認錯了。」賽金道：「如何錯認雲卿是我的胞兄。」你不是我的嫂々麽？難得你如此有義，如此貞烈，我的心中非常感激。」說着已將他扶了起來，吩咐旁邊的春花秋月道：「你們快將他送進中營裏去。」「拜見七娘々，」丫鬟答應一聲，扶了飛龍帶了瓶兒，一起向內而去，孟天飛看大王與兩個女乎認了自家人，心中好驚慌，恐要見責，急又去將桂童帶上來討好桂童到了座下叩拜道：「童兒在此見大王。」賽金道：「抬起頭來。」桂童抬頭一看，只見座上的大王，果然是個女將，又甚似八小姐，但心中好生奇怪，不知八小姐，如何會到這裏來做寨主的，原來孟天飛將桂童帶上來，只說爾的來歷不小，居然與我們女大王是一家人，現在我帶你去見大王，以後我們也是自己人了，所以桂童此時尙不明白，賽金見桂童抬起頭來，將他一看，只見果然是桂童，便問道：「你是桂童麽？桂童在下答道：「奴才是的，啊喲你是八小姐麽？」賽金道：「不錯，桂童我且問你，七爺何在。」桂童道：「七爺現在山陽縣監內，要請小姐，趕緊想法去搭救七爺才是。」賽金道：「桂童你且起來現在七娘々在後面你且去見了七娘々再說。」桂童即在座下起身，賽金即傳孟天飛到座下吩咐道：「孟天飛本大王着你速辦素衣甲，並翠羽盔一副，又親隨甲冑四副，明日早晨就要的。」孟天飛答應一聲「是」就退了下去，賽金又吩咐衆嘍囉去將劉天定的屍體去埋葬了，衆嘍囉在旁答應。賽金道：「本大王這個是念你們同事之情，所以寬恩。」即命嘍囉等退去，他即下了座位，回到中營裏，只見七娘々在那裏痛哭，原在七娘々與李飛龍見過以後，李飛龍將以前的事情，向七

娘々又說了一遍，七娘々很感激李飛龍的情義，敬禮有加，因爲得知雲卿在山陽縣監內受苦，不覺傷慘起來，所以大放悲傷，賽金問丫鬟們七娘々爲何痛哭，丫鬟們道：「七娘々因爲聽得七爺的信息，所以悲痛。」賽金上前勸道：「嫂々不必悲傷，在產後的人，要加倍保重才是，雖然七哥々在山陽縣內，這也是他的大難，常說的臨危要有三分主，若是慌忙了反而沒有主意想出來，現在無論如何都有我在此，保能將七哥救出來就是，嫂々快不要再悲痛罷。」七娘々道：「姑娘我得了如此的消息，如何能叫我不急，雖然各樣事情，都有姑娘的大才去辦，但是你哥々他是一個柔軀弱質的人，那裏能受得刑苦，現在沒有別望，或者上蒼鑒於唐家是忠義之門並飛龍賢妹一片誠心，不辭千里的跋涉受苦的心，有以保佑你哥々逢凶化吉就好了。」賽金道：「嫂々之言很是，想來七哥一定有救，我們再想法子便了。」賽金勸慰過七娘。回轉身來，又向飛龍說道：「七嫂今日初次相逢，方才多般盤問實是唐突。」飛龍道：「小姐何出此言，方才在陞座之時，正宜如此，這是小姐的虎威，奴家的救命之恩，尙未叩謝，這時請小姐上坐，待奴一拜。」說着就低身下拜，賽金急忙將他扶住說道：「嫂々不必如此客氣，若是這樣，還算一家人麽？」飛龍道：「如此我就遵命了。」便對瓶兒道：「你過來叩見大娘小姐。」瓶兒答應一聲，是即上前替七娘々及賽金行了禮，賽金將瓶兒打量了一下，見瓶兒雖是一個院子裡的丫頭，到還生得端正，擧止也大方，極口稱讚了幾句，瓶兒退了下去，賽金又向七娘々道：「現在桂童在外邊可要他進來？」七娘々道：「喚他進來也使得。」賽金即吩咐韞玉出去傳桂童起來，桂童到了裡面，即到七娘々面前跪下叩頭請安，七娘々道：「桂童起來罷，現在七爺之事緩急如何？」桂童立了起來，站在旁邊道：「回稟七娘々現在七爺之事，極是要緊，兒等京詳回轉，即有生命之憂，恐怕難以挽回，所以望七娘々與八小姐要趕緊的想法搭救才是。」桂童這一句話，不打緊，却將七娘々嚇得魂飛天外，幾乎一個跟斗仰後跌到座下去，還虧有秋月春花兩個丫頭在旁扶着，賽金在旁勸道：「嫂々不必如此着急，想凡事吉人自有天相，天

大的事情，有我在此絕不要緊，但請嫂々放心就是，我自有法子將七哥救了出來。」七娘々哭道：「姑娘這件事情，很非小可，姑娘的才幹雖是很大，但不知怎樣才能將他搭救出來？」賽金道：「我自有道理。」回轉身來，吩咐桂道：「你今日且歇一天，明晨下山到山陽縣去，探聽消息，看京詳幾時可到，若是消息緊急可即速回來報信。」桂童道：「奴才奉命。」賽金命韞玉去拿了二十兩銀子來給與桂童作路費桂童接了銀子，即辭了出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整軍容試藝山操　救胞兄探信遣桂

引曰　偶舉鸞刀賊香梟　喜頭目嘍兵盡倒　看來山勢鬱雄蒙　擬得草野行王道

話說這一晚無話，到了次早，賽金陞殿，孟天飛呈上承辦的衣甲，又稟道：「各都頭目及衆嘍囉，皆已戎裝齊備，在營門外候令。」賽金道：「我因初次上山，還不曾細知山上的情形，今日叫你們在營門外等候，是要看々你們的操法如何，你此時先將還有七個都頭目一齊喚來，我有吩咐。」孟天飛答應一聲「是」即退了下去，片刻八個都頭自一起到來，都在座下叩見了，賽金命他們起來，站立兩旁，吩咐道：「你們各位聽了，從來軍法實森嚴，上下稱呼，也要先定，想本大王乃是忠義傳家，簪纓世冑，只因遭奸臣陷害，所以出奔在外，現在既蒙各位誠心擁護，亦只得暫時統率全軍，所以此時極宜將山上的規矩整理，然而軍容也是第一要緊的，本大王既是忠義之後，旗號自然宜改孝義將軍的旗號，才顯得我們的心跡，即使稱呼一層，也宜更改，以後主帥稱呼我便了，你等自己可稱末將。」旁邊八個頭目，同聲答應道：「末將等極宜遵命。這個軍容果然是要緊的，這旗號，末將等即去改換就是，不知主帥還有什麽吩咐。」賽金道：「旗號稱呼都定了，還有山的條

例，也極宜整理的，你等聽了：一，不許肆行無忌，攪擾居民。二，不許調戲擄掠鄉村婦女。三，不許無事酒。四，五鼓鳴笳，即須起身。五，不許同軍生氣爭鬧。六，不許打刼孤身行客。七，不許縱容小卒遊蕩。八，不許聞驚退後。九，不許遇見官兵退縮旁邊。十，應敬重忠良孝義之人。這十條規矩，你等都須遵守，有敢故違的，即以軍法從事梟首不恕。」八個頭目一起應「是」賽金又道：「此刻你等，前去排齊隊伍，在山前等候，待本帥先看山勢，後看軍容，然後看全軍操練演武，以後你們各人再將山上各庫的帳目等送來查看，以看山上的餉械足是不足，本帥便可知得全寨的大勢，以便細細的整理一番。」兩旁八個都頭目又答應一聲「是」各人心中不由的都暗々的佩服賽金的才幹，看他雖然是女將，却軍法嫺熟，即辭退出去，各去整理隊伍，賽金即下了座，退到中營，換了衣甲，四個親隨的丫鬟，也各換了衣甲，又在中營內出來，儼然就是一位大將，四個親隨女將，也是威風凛凛的，出了中軍營，早有馬匹及持纛旗的在外等候，賽金與四個親隨女將齊皆上馬，即一路前行，但聽炮聲响振，樂鼓喧天時，只見大纛旗飄展之下，就走出一個嬌容威武的女將軍來，一路行去，已到了山前，八個都頭目都過來伺候，賽金吩咐先上山頂觀看山勢，八個都頭目都在後隨行，一路走上山頂，賽金在馬上，勒住絲韁，向四面觀看了一番，心內稱讚道：「好一座山勢。」回頭問孟天飛道：「山下面所通何處？」孟天飛道：「稟主帥，此山南連揚郡，北進淮安，東引海州，西接湖廣官道，雖爲各省之衝繁，實深山之曲折，所以在此落草儘可安身，那些州邑官吏，以爲偏途，路徑難則，因此並不加兵，所以寶寨巍峨，從來很安穩的。」賽金道：「如此很好，看這個山勢，到是能戰能守的，如今下馬罷，且到前山操演一番。」遂一路下山接着在山前等候的隊伍，就浩々蕩々下山，步伐齊整號令煌々，一路到了演武廳，只聽炮聲鼓聲振動，樂聲喧天，主將陞座，兩旁隊伍排開，賽金在座上發令道：「孟天飛。」只聽衆將中答應一聲道：「有」孟天飛到了座下叩頭道：「末將孟天飛候令。」賽金道：「你與仇榮，梁虹，李頭陀，三人先將技藝比試，然後再較射

箭。」孟天飛答應一聲道：「得令。」衆將中又走出仇榮，樑虹，趙頭陀三人，都一聲得令，就各執兵器，比試起來，孟天飛手執長矛，舞得如雪花一樣，仇榮舞一對撲刀，刀開四面。舞得如雨點一般，梁虹是用的鈎連鎗，趙頭陀是用的一根齊眉棍，舞得潑水不進，在外人看了，都甚精強，不過在能武藝的人看了，也很平常，四個人各展所長，比試了一陣，梁虹先敗，然後趙頭陀也敗下，孟天飛與仇榮二人的武藝稍好，比試過後，皆到座前叩頭，分兩邊立着，賽金又發令，吩咐四個親隨的女將春花，秋月，韞玉，藏球四人，與山上有四個女頭目叫桃花娘子的，母猩猩的，萬二娘的，孟時姐的，比試武藝，八個人一齊出來，都騎了馬在馬上戰鬬一番究竟㞐家的娘子軍本領高强，其餘四個女將，俱皆敗下，不是四個了頭的敵手，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亭內鳴金收兵，山上四個女將不啻如得了救兵，才得退下，已是急汗如雨下，都到賽金面前叩頭請罪，然後站立旁邊，賽金又發令，命還有二十個都頭目，皆將武技比試一番，那二十都頭目，武藝也極平常，各人比試以後，賽金將二十四個頭目都傳到座前，說道：「你們各位，雖然在山上多年，但是看你們所練的武藝都極平常，以後還要盡心練習才是。」衆人應聲道：「是，遵元帥吩咐，但末將等以前在山上，只奉了劉天定之命，到各處探聽客商，只知打刼行旅，這武藝兩字，他向來不注重的，因此就是他本人的武藝，也極平常，所以竟非主帥敵手，我等自今以後，自當用心練習，但求元帥不時指正。」賽金道：「你等既能遵守規矩，用心習練，本帥無不悉心指教。」衆人道：「謝元帥。」各人叩了頭，退至旁邊，賽金又傳孟天飛，命他將箭垜移設一百二十步以外，二十四個都頭目，可各射三箭試看，以分高低，孟天飛即遵令，將箭垜移設一百二十步以外，二十四個都頭目，各射了三箭，這些人眞是沒用，竟無人連中三箭的，只有孟天飛算是有能爲的，只中了一箭，其餘的人都一箭沒有中的，各人退至座下都忸怩謝罪，賽金道：「你們衆將的武藝俱甚生疎，箭法又未嫻習，正要用心練習，這時且退回原位。」各人稱謝了，回立到旁邊去，賽金又命山上的四個女將，射了一回箭，也都

是一箭不中的，四人患汗異常，到座前謝罪了一番，賽金將四人囑咐了幾句，衆將在旁都面面相覷，各人漸汗之心，其中只有一人，很是不服，只道：「賽金是吹々牛，自己未必有什麽本領，反說好說歹的。」原來這人就是趙頭陀，暗々的向衆人道：「衆位我看元帥，也未必眞有什麽武藝，不過假充有能爲罷了，只見他在座上評好評歹的，不曾見他自己拿些本領給我們看看，還要拿些難題目出來給我們做，這是有意難我們的，我們現在可叫他也將武藝箭法，拿出來給我們看看，果然她的武藝好，箭法能三箭俱中，才顯得我們的武藝却是平常，不然他不是將做不到的事，叫我們做，這不是有意的難我們麽？他還要苛求的評論我們不好，我的意思，想大家上前去，請他下座將武藝練練看，不知衆位的意思以爲如何？」衆人俱不敢答應，孟天飛道：「趙頭陀你把將女將看輕了他的武藝如果不好，你想劉天定如何會在他刀下授首，我亦絕不肯請他上山坐鎮，你如不相信，不妨上前去請世試看。」趙頭陀見各人都不敢出來，他自心裏委實不服，就到座前伏下道：「元帥在上，末將趙頭陀，只因技藝微末，想請元帥親示技藝，以便群衆瞻仰，可以效法，並請那四位親隨女將，也賜示技藝。」賽金聞言，心中暗暗想道好一個趙頭陀，原來你還想要看々本帥的斤兩麽？但是我若不給點本領與你們看看，你們亦絕不相信本帥的利害。便道：「趙頭陀你要想觀看本帥的武技麽？」趙頭陀道：「不敢，末將不過想瞻仰。」賽金道：「你且退下，看本帥先馬箭，後步箭，再將馬步各樣軍器，一一做些手法便了。」趙頭陀道：「末將願觀神技。」遂叩頭退下。賽金發令吩咐衆將站立兩旁，不許亂伍，靜觀本帥入場試技可也，兩旁衆將即肅靜無聲，賽金下座，炮手升炮，鑼鼓齊鳴，四個丫鬟，牽過馬來，呈上弓箭，賽金上馬，吩咐管靶的，將靶兩邊排開，並遠開箭靶二十步以外，按放花球兩個，待本帥左右開弓，一馬六箭四排球，管靶的答應一聲，得令將箭靶花球佈置好了，趙頭陀聽了，心中半信半疑，對孟夫飛道：「天下未聞有如此神技的，只怕虛言罷？」孟天飛道：「趙大哥不可小覷了女將，且看下去便知眞假。」正在說着只見賽金將韁繩一鬆，

就馳馬過去，拉弓放箭，只聽颼々的箭聲响處，毫光四射，馬奔到月臺旁邊，放出的箭，已枝枝射中了，孟天飛看得精神抖擻，向趙頭陀道：「趙大哥你看如何？」趙頭陀看了心中不由得不佩服，伸出舌頭來道：「果然好箭，我從來不曾見過如此神妙的箭法恐怕元帥未必是人罷，或者是天上落下來的？」不提二人在悄悄的議論，再說賽金在馬上射過箭後，即不慌不忙的下馬，又吩咐管靶的將箭靶再離開一百二十步，管靶的答應一聲，將箭靶移了開去，賽金即穩穩的站定，底下金蓮分八字排開，但見弓開滿月，逐箭如風，只聽颼々的箭聲，那放出去的箭無不盡中，正所謂六鈞弓挽趙公子，七札矢穿勝養由，看得趙頭陀發呆了向衆人道：「看來元帥眞不是人呢？」衆人道：「不是人，難道是鬼麼？」趙頭陀道：「不是，看來一定是天上降下來的神人呢！」孟天飛道：「趙大哥不必多言，你看元帥又上馬了，原來賽金試過步箭，又做馬上功夫在馬上，將十八般武器，都練了一番，眞是件件精通看得場上衆將，無不稱讚，心中敬服，只見賽金在馬上將各樣兵器都練完了仍然下馬，面色一點不改，早有四個丫鬟過，來將兵器馬匹接了過去，賽金陞座，又命四個丫鬟，各將武器，箭法試演一番，四個丫鬟，也件件兵器皆能，箭法精强，枝枝盡中，嚇得衆將，都面面相覷，各人議論道：「我們只道元帥的本領驚人，現在看這四個丫頭，也都有神出鬼沒的本領，這個眞不能不叫人佩服了。」四個丫頭，將武器箭法，都試演過了，仍然分立兩旁，這時趙頭陀，自覺方才失言莽撞了主帥，恐怕要受責罰，嚇得到座下去伏着叩頭不言，賽金看了只當不知，故意問道：「座下何人？」趙頭陀道：「末將趙頭陀。」賽金道：「爲何如此情形？」趙頭陀道：「末將方才冒犯主帥，望乞恕罪。」賽金道：「趙頭陀你如今心中服是不服？」說到此處，不覺鳳目圓睁，杏眉倒豎威風凜凜的，旁邊的孟天飛，仇榮，梁虹等八個都頭目，都吃驚不已，曉得元帥發了怒了，恐怕趙頭陀難受軍法重責，因此都到案前跪下，替趙頭陀求饒道：「末將等前見元帥手斬劉天定，那人人敬服，今日蒙元帥教示神技，使末將等，格外敬服。趙頭陀乃是一時無知，求元帥恕彼無知暫寬軍法，恩同天地。

」賽金道：「孟天飛你們既然心服，但是軍中人衆，其餘的人尚未可知，本帥早已得知，今聽趙頭陀所言，即可知道，是乃軍心尚未歸一，本帥才本擬不入場試技，乃因不親身試技，汝等一定生疑，難以奉令，故將各技示明，使汝等不得輕視，若內藏韜略，非汝等之能者，今既歸服，就免刑寬恕罷，以後待本帥隨時教訓汝等可也，就此回程罷。」各人謝恩退下，趙頭陀道：「好險也，若不是衆位求饒，幾乎細打，今日方知元帥是非常之人，多謝各位了。」各人閑話幾句，炮手升炮，元帥退座，旁邊親隨女將牽過馬來，賽金上了馬，一路前行，各軍即浩浩蕩蕩的回寨，到了寨中，賽金下馬陞殿，傳令各都頭目酒肉犒賞衆軍，傳令已畢遂又退殿回中營內，各軍退出殿外，各歸職守這且不提。再說桂童因昨日奉了賽金之命，叫他火速至山陽縣探聽消息，所以天色微明，就騎馬下山，到山陽縣去了一路馬不停蹄，行走似飛，毫無一點耽延，不多幾時就到了山陽縣，誰知認的娘遊莫達先，病倒在家裏，因此無人能帶他進監去，與七爺會面，再一探聽京詳，即要回轉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不敢稍有遲延，即火急的疾馬回山，到了中營外，將雲板叩了三响，裏面丫鬟出來，桂童請他通報，賽金即刻傳桂童進內，桂童先叩見了七娘娘，八小姐三小姐，賽金問道：「桂童，七爺的消息如何？」桂童在下回道：「八小姐現在大事不好。」桂童這句話不打緊，却將三人嚇得魂飛天外，只當七爺已被斬去了桂童接下去說道：「京詳快轉，還有兩三天的功夫，八小姐要趕快想法才是。」賽金聽到此處，總算才將驚心稍安了一點，曉得七爺尚未受斬，還有二分的生望，却將七娘娘急得又昏了過去了三小姐同了四個丫頭將七娘娘救醒了，賽金道：「嫂嫂現在勢如燃眉，還要忍住傷悲，大家來商量個主意才是，若是嫂々這樣一哭，將我的心緒也亂了，況且七哥哥，尚未曾受典刑，更不必先這樣痛哭，還是急宜想法要緊。」七娘娘道：「呀！姑娘我心中此時實是傷痛，方寸已亂，毫無主意，但事已緊急，不知姑娘有什麽主意，賽金道：「嫂々我昨夜，已細細的思想，只有一條計策，除了這條計策，就再無別樣第二條計策了，這計策就是今夜帶領衆將，下山趕往山陽縣，乘其不

備，刼監救出七哥々，不知嫂々以爲此計如何？」七娘々道：「姑娘此計雖好，但只怕辦不到，因爲監牢是在城內，若是山陽縣得知刼獄，一定將四門緊閉，到了那時，只怕七爺雖然救出了，但四城緊閉，如何能逃，恐反俱遭擒，因此似有些不甚妥貼，到不如姑娘還是另想別法。」賽金道：「嫂々所言，也極有理，既然城裏不能行，恐被四城緊閉，不得脫身，現在我到還有一個見教，可在城外行事，若是這個法子再不能行，並無別法了，想他臨刑之時必在郊外，我們可以刼法場救了七哥々，只要衆將各拿出些威風，殺得他們大敗逃去，諒他們也不敢追趕，豈不一擧成功麽！二位嫂々，看此計可好麽？」七娘々道：「姑娘此計似較前計高些，但唐家世代忠良，若這樣一來，豈不變了叛逆實在了麽？」賽金道：「嫂々只要憑心地行事是了，但是現在事已如此顧不得這許多了。」七娘々道：「如此即請姑娘作主罷。」賽金便吩咐桂童，去傳令四營八哨，齊集岡前，聽候提點，不得有違，桂童答應一聲去了到了殿上，擊動鍾鼓，衆將齊到，桂童吩咐道：「元帥有令，傳四營八哨齊候山岡。」衆將答應一聲得令，但聽炮聲响喨，元帥陞殿，衆將上前參禮，賽金道：「列位少禮。」衆將道：「我等蒙元帥喚，不知有何號令？」賽金道：「你等靜聽。」衆將道：「是。」賽金道：「本帥家傳清白，世代忠良，素無跋扈之心，忽起犯君之罪，張德龍金殿冐奏，合第遭殃，本帥突圍而出，一身幸保，今爲七哥被陷，拘禁山陽縣監內，轉眼京中回文即將快到，本帥誼切同胞，豈容坐視，故傳列位將軍到來，共同商議。」衆軍道：「不知主帥有何高見，乞示其詳，末將等無不從命。」賽金道：「例位據本帥想來，若去城中刼獄，出入甚難，乃想斬決之事，必在城外，所以想到斬決之時，乘機去刼法場，庶幾無阻，不知列位以爲如何？」衆將道：「如此甚妙，末將等俱願聽命。」賽金道：「既蒙諸位將軍協助，務須緊密機關，不可擄掠搶刼，或犯酒色，倘然犯此，恐畫虎不成，而且殃魚可慮，豈非一擧而兩失。」衆將道「元帥不必多疑，我等各自緊密機關，同心戮力，搭救七爺還山便了。」賽金道：「如此請衆將聽令。」衆將在旁齊聲答應，賽金道：「梁虹

。」底之答應道：「有。」賽金道：「你帶精細嘍囉十二名，扮爲江湖模樣，打聽消息，密報風聲，先混到淮安山陽縣去，不可擾動百姓。」梁虹答應一聲「末將聽令」即退下帶了嘍囉而去，賽金又在座上發令傳仇榮，仇榮答應一聲「有」賽金道：「你帶精兵二百名，扮作客商，暗藏兵器，在城外伺候，待本帥舉動，前來救應。」仇榮答應一聲，「末將得令」退了下去，帶了嘍囉而去，賽金又傳趙頭陀，趙頭陀答應一聲「有」賽金道：「你今可扮作披髮僧人，不必再改別樣，帶嘍囉八名，暗藏兵器，扮成遊方僧人，在城外救應，」趙頭陀道：「末將得令。」也退了下去，賽金又傳費風聽令，費風答應一聲「有」賽金道：「你帶嘍囉五十名扮作走方醫生，在正東一帶，預備接變。」費風答應一聲下去，賽金又傳林廉，林廉道：「有。」賽金道：「你帶嘍囉五十名，扮作江湖賣藝，隱避一方，以便接應可了。」林廉答應一聲「得令」也退了去，賽金又傳岑協聽令，岑協答應一聲「有」走了上來，賽金道：「你帶嘍囉五十名，可裝扮唱道情的，埋伏南方，以便接應了，」岑協答變一聲「末將得令」也退了下去，賽金又傳雷洪：「你帶嘍囉五十名，改扮江湖星相之士，在北方埋伏，」雷洪答應一聲得令，也退下去，賽金又傳薛六，薛六答應一聲「有」走到案前，賽金道：「你帶嘍囉五十名，埋伏四面四隊接應，」賽金將衆將的令發完了，又傳四位女將到面前發令道：「桃花娘子，孟四姐，你二人原籍是鳳陽人，可扮作花鼓娘子，暗々混在各處，以便接應可也。」二人答應退下，賽金又令母猩々與萬二娘道：「你二人可各帶女兵二十名，扮作江湖賣藝，或是走繩索等混在四旁，以便接應。」二人也答應一聲下去，賽金將々令發完了，衆將俱已下山而去，只留十分之三，在山上保守山寨，也命他們各自退去了，賽金才退座回到中營裏去，七娘々與三小姐，俱起身迎接，說道：「我等在此恭守多時了，姑娘今日辛苦了。」賽金道：「這是正當如此的。」七娘々道：「請問姑娘，外面人馬，此時已分撥定了麽？不知何日才可動身？」賽金道：「此時人馬俱已下山了，我即刻也要前進不能稍延的。」七娘々道：「如此愚嫂也要同行。」賽金道：「嫂々產後未健，不可

同行。」七娘々道：「姑娘我爲丈夫之事，勞兵動衆何能坐視。」賽金道：「嫂々若行，侄兒何人撫育。」七娘々道：「姪兒之事，還有三姐可託。」賽金道：「嫂々雖然可託，但是誰人可以哺乳，七哥々骨血只此一點，因救兒而倘遇不測，便又如何？所以這事，斷々不能行的。」七娘々聽了這樣一番話，總算才將去的意思作罷了，旁邊的春花道：「小姐無論如何我春花是要去的，」秋月也在旁道：「小姐我是自然不用說總是要跟得去的了。」賽金道：「本來想帶你們去，但你們二人須留在寨中作留守，一則看守山寨，二則陪伴七娘々，所以不須隨去，因寨中亦不能沒有人留守。」二人只得聽命。」三小姐也道：「小姐奴家也願隨行。」賽金道：「嫂々你手無武藝不能前去，因去也無益反徒受驚嚇。」三小姐道：「如此說，只我二人，只靜坐山上姑娘路途跋涉，臨險冒阻，叫我們二人心中如何得安。」賽金道：「二位嫂々我們乃是骨肉，不必客氣，多拘這許多禮節。」七娘々道：「如此便請姑娘上座了，受我們二人一拜。」賽金道：「啊喲！嫂々怎的竟如此客氣起來呢？」連忙將二人扶了起來，說道：「如今不必再客氣了。我即刻就要下山去了不能再在此躭延，恐有遲誤。」二人道這個姑娘就預備下山罷，賽金吩咐桂童去問留在山上的都頭目，山下可有什麼喬扮女人的衣裳麼？桂童答應一聲去了片刻進來道：「小姐，山上別樣喬扮的衣裳沒有，只有道衣三件，是從前劉天定搶上山的。」賽金道：「就是道衣也好，你去拿來罷！」桂童就去將道衣拿了來，賽金與韞玉與藏珠三人各將道衣穿上了，扮了師徒形樣，賽金問七娘々與三小姐道：「你們看我可像麼？」七娘々說：「像了但願姑娘前去，如行舟順風，早去早回，」七娘々吩咐春花，秋月，速將酒席擺上，替姑娘送行，賽金道：「此刻人馬已俱下山，我萬不能再躭延了。」三小姐道：「如此小姐且飲了三盃再去，以表我們的敬意，春花，秋月即趕着去，將酒席取來賽金只飲了三盃，即起身告辭。」帶了韞玉，藏珠，暗帶兵器下山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違山規郊村遇妮　鬥法場山陽喬扮

引曰　奉令忙離虎寨　統兵悄赴龍潭　拔救災危大功　行俠義胆肝願感

話說賽金小姐在中營內，吃了三盃餞行酒，因事情緊急，不能就延所以立起身，就告辭了出外，帶了兩個丫鬟，各帶兵器，下了山寨，即一路趕向淮安府山陽縣地界而來，在路上尚有一兩天行程，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衆將，各人打扮了，帶了嘍兵，奉令下山都一路向山陽縣進發，一行因爲人衆，所以分開了而行，且那個都頭目駕海龍仇榮，此人性好漁色，從前本是一個布販，因爲曾學了一些拳棒，性情强暴，不知爲了一些什麼事情，與人家相打，釀事禍事，官府要捉拿於他：因此他就逃上二龍山做强盜，怎奈這班强人，終久是作惡的，在山上因有規例，不敢生事，下了山故態復萌，將他的本性又拿了出來，那日行在半路，看天色已晚，就想找個下處打尖，又因行在鄉野地方，沒有客店，仇榮就吩咐手下嘍囉上緊些趕路，恐忙天色晚了，趕不上前站，就沒處打尖，所以一班嘍囉們，都上緊的趕路走上一些路，就看見一座庵院，遠遠的就聽得木魚之聲，仇榮道：「有了住宿的地方了，你看前面這座庵院，我們可前去借宿一夜，諒無不可。」衆人道：「此言有理。」又走上前一些，細聽庵院內的唸經之聲，却是女聲，嘍囉中便有一二個稍爲良善的道：「仇頭目，我們雖認不得字，聽這個唸經的聲音，乃是女聲不是男聲，恐怕是個尼庵，我們這些去借宿很是不便，而且這個尼庵內一定也不肯的，旣經這裏有了庵院，想離鄉鎮不遠了，何不就趕向鄉鎮去到招商客店之所，去打尖罷，況且元帥在下山時候，一再吩咐，不得攪動鄉民，若是去攪動尼庵更是犯規的。」仇榮道：「尼庵僧庵都不管他，我們只要能可借宿過一夜就是了，若是再趕向前去，看天色已晚了，忙的已來不及趕上鄉鎮了，你等不得多言，我自有道理。」原來這班强盜中能有幾個是好人。俱道：「都頭目此言甚是，我們不必再要多趕路了。」原來仇榮，

正因爲是尼庵，所以格外要去借宿，明知不肯，也要去看這庵裏有無美色，所以就一齊行那尼庵面前去，走近尼庵面前，抬頭觀看只見庵門頭上，有一塊小々的匾額，寫着「靜心庵」三字，仇榮在門上輕々的敲了三下，聽得裏面問道：「是誰？」仇榮並不作聲，因爲他的聲氣不好所以不做聲，裡面的人開出門來，仇榮觀看是一個老師太，他看了仇榮等一干人，雖是行商的模樣，可是一種氣勢不似好人的樣子，問道：「你們諸位施主，到此來，不知有甚事情？」仇榮道：「我們是做布商的，因爲天色已晚，趕不上宿站，所以到寶庵，想借宿一宵，明晨一早就行的，請老師太方便。」方老尼道：「原來施主們，想到草庵來借宿；這個並不是不能答應，只因我們這裡是尼庵，自來男女分別甚嚴，恕不能答應，請施主們還是多走上些路，到前面鄉鎮上，客店內投宿去罷，好來路不甚遠，還趕得上去的。」說着就將庵門要關上了，列位：你道老尼爲何這般的要緊關上庵門，原來老尼長到這大年紀，在外曾募化四方，因此稍有閱歷，早看出仇榮等人絕非好人，即使是行商的亦必是不良之輩，必定不是正式商人，而況不甚像行商作買賣的人，便想將門閉上了，好叫他們趕快走路，以免語多生出別樣的意思來，誰知仇榮是個强盜的本身，看見老尼要關門了，就搶進一步，將身子挨到裡邊，回轉身來向衆嘍囉道：「你等且隨我進裡面來。」老尼一則是婦流，二則上了年紀，那裡拒擱得住這個仇榮，心內大々吃驚，格外看出仇榮等一干人顯明了不是好人了，但還將態度鎮靜了，向仇榮理論道：「啊喲！施主們，這裡不能借宿的，爲何還要進內？」仇榮道：「你這裡是十方之所，三寶之地，儘可任人遊玩的，且隨處皆緣，那有到不得的？」老尼看了仇樂這副兇狼形像，曉得沒有理講因此即轉身飛步進內報信去了，仇榮便帶了衆嘍囉，行向裡邊去，只見庭院內兩邊兩棵古樹，枝葉茂盛，走進大殿上抬頭觀，看只見佛面前懸了一盞琉璃燈，光焰螢々的，正在觀看，忽聽裡面的木魚聲停了，接着有一片鶯啼婉轉的說話聲音出來，仇榮不曾看見人，只聽得這種好聽的聲音，已覺遍體的骨肉都酥了，無心再看佛殿上的景緻，抬了頭候着觀看裡面出來的這種鶯啼燕轉

的聲音，究竟是怎樣好看的美人，正在觀看着，早見裡面出來了兩個年輕尼僧，眞是生得眉如遠山，目如秋水，多一分嫌長少一分嫌短，敷粉嫌白，塗脂嫌紅，兩個尼僧生得一般的好容顏，賀海龍不看猶可，看了魄去巫峯，魂飛天外，兩人年紀，都在二十以外，走出來向仇榮等一干人看了一看，在前一個即對仇榮道：「你們列位何以好沒知道理，此時天色已晚，豈有強來庵中借宿之理，可知我們是清修的女衆，不便留宿的麽？況有男女之分，你等既然在外趕路，又是做買賣的人，這個一點都不明白麽？」仇榮道：「二位佛姑，我等不是不知，實因天色已晚，無處投宿，所以想在寶庵，借宿一宵明晨一早就要趕路的，我等亦非歹人，就是借宿一夜何妨，況且出家之人，以慈善爲本，若說男女之分，想出家人，不比在家人，跳出塵外，即不分男女了，若蒙允許，我亦不白打擾的，自然有金錢奉送的。」這是拿金錢來打動他們，說罷就在身上摸出兩錠銀子來，原來那個老妮看見了銀子，就有點眼開了，立刻在旁放出笑臉來，向兩個少妮道：「啊！賢徒看他們身上帶着銀子，或者是個不走夜路的，這個或者不是歹人。就叫他們去西院內宿一夜去罷。好來那西院內沒有人居住，我們就行個方便。」仇榮聽了大喜，向老妮道：「這位佛說的話不錯了，我們的心事竟被你猜着了，好來此地沒有歹人，我們老實給你說了，我們這一干人是因爲收帳回來，各人身上，都帶着銀兩銀票，所以不敢走夜路，恐防強盜打刼，因此只得在此苦々的求你們方便，只要天色一亮，就不要緊可以趕路了。」兩個少妮究竟年紀輕不懂事，又因聽了老妮所言，即信以爲眞，也就答應了，仇榮即將手中的兩錠銀子送與老妮道：「老佛婆，這兩錠銀子是送與你們作香費的。」老妮道：「這個我們何以能收。」兩個少妮曉得老妮甚是貪財，恐怕他要收下銀子，即對老妮道：「這銀子是不能收的，若果眞要送我們銀子，還是別處去借宿罷，須知我們是清修的，六根清淨，這銀子要他何用？」老妮雖然愛財，因聽了兩個徒弟的話，也不好將銀子收下，仇榮因看見兩個少妮，十分端莊穩重，到也不敢即生調戲的心，只得將銀子收回了，仍放在身上，老妮即將他們帶到西院內

去，兩個少妮也回經室，原來西院與東院，隔開幾座屋，仇榮心中雖念着兩個少妮，到也不敢即生妄念，到了二鼓以後，却一人摸到隔院，尋找兩個少妮的住屋，原來那兩個少妮，並不住在一屋，是分兩處住的，仇榮摸到院內，在各處觀看了一番，走到佛殿的後身，過了一個小院子，却見有兩間屋子，都有燈火的光亮映出窗外仇榮走到窗下去，向窗縫內張看，只見有一人坐在桌前看經，桌上放着一隻香爐，爐內香烟繚繞，原來正是一個稍大一些年紀的少妮，生得最美色，仇榮心內大喜，即輕々在門上叩了幾下，少妮只當是師妹到來，談論經典了，即起身開門，却見不是師妹，而是剛才到來投宿，衆人中的一個，不覺大驚失色問道：「你這人好生門大，怎的深夜敢私自到這裡禪房內來，若不快々的回去，我就要喊了，像沒有王法麽？若再不去，一定捉你官裡去。」仇榮不等他將話說完了，早已挨身到了屋內，少妮要想推他出外，也推他不動，然而也不敢近到他身跟前去，仇榮到了屋內，即對少妮說道：「姑々想你生得如此美貌，如此年輕，不知因了何故，要在此出家，不如還是跟我回去做了妻子罷！我此刻到來，正是一片好心，恐你寂寞，所以特地來陪姑々的，請你不必胆小拒絕。」說着就走近少妮的跟前去了，少妮本來恐怕呼喊了出來，於自己的聲譽有關，但到了這個時候，事已緊急，萬不能不放聲呼喚了，因此就大聲疾呼，原來這個少妮法名叫允修，是師兄，還有一個少年叫允空，是師妹，允修獨自住一間房屋，允空却是與老妮同住一間房屋，就在隔壁，這時也還沒有睡，師徒二人正在講些閑話，忽然聽得允修房內，有了呼聲，到吃了一驚，立刻到隔壁來看，只見允修的房門開着，再向裡看，只見仇榮正在要向允侵强逼，老妮驚恐不已，正待要進內，到還是少妮有主見，一把將老妮拖住了，說道：「現在你進去也沒用，看這個强人，十分兇惡，我們諒非敵手，況且他們一行人衆，爲今之計，只有去叫四鄰來搭救，大家來將這班强人拿住了，送到官裡去。」老妮也不曾想一想，他這座庵，四鄰無宅，一時到那去喊得應四鄰，因爲沒有鄰居，却到那裡喊得鄰居呢，就是縱然近處有鄰居，也離開二三里之遠，但是老妮那時因嚇慌了，也不

曾想及此，同了少尼到了庵門外，大聲呼救，喊了一陣子，看々無一人趕來搭救的，才醒悟了過來，向少妮道：「啊喲！賢徒我們庵左右，一無居鄰，就是有也在二三里以外，一時到那裡去喊應哩。」少尼道：「師傅此刻事急非常，除了在外呼救以外，並無別法，或者能天賜救星亦未可知，師傅我們還是喊的好，」老尼眞是急得沒有法子，只得仍然大聲疾呼起來，這也眞巧，那旁忽然來了救星，原來是三個雲髻道裝的女流，你道是何人？原來正是賽金同了兩個丫鬟，一路下山而來，已行了三十里，因爲心急非常，所以日夜趕路，正在行着，忽聽一陣呼救之聲，韞玉丫鬟道：「小姐在此夜深荒野之中，那裡來的一片呼救之聲，而且是老婦與女子的聲音，不要是有什麼强盜在什麼打刼，我們何不去看々，以便搭救他們如何？」賽金道：「這到在理，古人說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英雄之本職，你且聽々看，那聲音是從何處來的，我們便向那聲音的地方過去就是。」韞玉靜耳細聽，向賽金道：「小姐這聲音正在前面。」賽金道：「如此我們沿着這聲音的地方過去。」因此三人就飛步向前，行了一些路，聽呼救的聲音，格外响了，這時天上月色明亮，如同白晝，遙々的已看見前面呼救的地方，是一座庵院，因爲相隔還遠，又有樹木掩映着，所以還看不見庵門前呼救的人賽金道：「這個庵院裡頭，那裡來的婦女呼救聲，怕的有奸情强盜的事情。」吩咐韞玉，藏珠兩個丫鬟，快些走向前去，看個明白，兩個丫鬟脚下又帶緊了些，又走上些路，已看見老尼與少妮二人在庵門外，引吭仰天呼救，喊道：「你們快來救人呀！庵內有了强人了。」少妮的眼睛很尖，已看見前面似飛的過來了三個道侶，向老妮道：「師傅你看前邊來人來了，是道家打扮，我想彼此都是出家人，一定都肯幫叻臂力，看他們的樣子行走似飛，到似有本領的人哩，我們向他們乞助罷！」老尼道：「在此深夜，那裡會有道人到來，這一定是你們的心虔，大上的神人下界來搭救我們師徒了，到來的道人在什麼地方，你且指給我看，讓我好過去，求他們來，將這强人，可以拿住了。」少妮指給老妮看，這時賽金等已快走到跟前來了，老妮一見立刻跪下招手求道：「你們這

班女仙人快々來救人，我們庵內有了强盜了。」賽金飛步過來扶起老尼道：「呀！師傅不必如此，究竟爲什麽事情？強人在什麽地方，快々告訴我，以便與你去將强盜捉拿。」老尼立起身來，向賽金道：「啊喲！女仙人，這時強人正在我徒弟房內，强逼老尼的徒弟，想我們此地乃是淸淨之所，又是出家之人，這事如何幹得，這時事已緊急，我徒弟在房內尙不知如何，求女仙人先進內救了我徒弟，拿了强盜，待老尼再將細情慢々的告訴女仙人罷！」賽金聽了，不覺義憤填胸，娥眉倒豎，杏目圓睜喝道：「有這樣的事麽？你且帶我進去。」老尼與少尼在前領路，直向允修的住房而來，賽金手執寶劍，帶了韞玉，藏珠二人，跟着直進裡邊，原來允修十分乖巧，初想躲避，後來一想，躲避是躲避不脫的，不如且用軟語向他，暫時假意答應了他，再慢々的想法子，以便脫身，想定了主意，立時放出笑容來，向仇榮道：「你且坐下，聽我道來，你要成就好事不難，須要依我三個條件。」仇榮道：「莫說三件，就是三十件也是答應的。」允修道：「這樣你且坐了下來，我們再講。」仇榮道：「坐下我便坐下了。」說着就在一張椅上坐下，說道：「如此你說罷！」允修道：「這三樣條件，亦非難事，第一條奴家乃是出家之人，聲響第一要緊，若成就了好事，你須機密要緊，就是來往也要暗藏聲。」仇榮笑道：「這是當然的，就是美人不吩咐，也是如此，我亦得知的。」允修道：「這是第一樣條件，還有第二樣條件，奴家既從了你後，須得常々往來，不要時常不見，反叫奴家空房相思之苦。」仇榮哈々笑道：「這個更不用美人吩咐，我賽飛龍巴不得一時一刻不離開你，你若要我終年的在此陪你都能，請敎美人還有第三樣是什麽條件？」允修道：「第三件，値此良夜，不能無酒，待我去拿了酒來，我們一面喝酒，一面再談罷！」原來仇榮性酷好酒，自從賽金上山以後，戒律很嚴，已兩天沒喝一個爽快，此時聽了一個酒字，就將他的酒癮引上來了，彷彿就有一陣酒香攢進鼻子，失聲道：「啊喲！這個果然妙極，原來你們庵裡也有酒麽？有了美人，却是不能無酒哩，不知酒有那裡，快去取來。」允修見已上了自己的主意，心中大喜，站起身來道：「這便待我

去將酒拿來。」允修想就此脫身，不料仇榮也起身道：「美人夜已深了，你一人去拿酒，不害怕麼，何不待我一同與你去拿罷！」允修不要他去，仇榮却一定要去，允修沒有法子，只得拿了油燾燈火，到廚下拿酒，仇榮在後跑着出了住屋，行不上多少路，都與老尼相值，仇榮的眼光很尖利，一眼看見老尼身後有三個道姑打扮的人，也是生得很好的姿色，誰知不看猶可，看了魂飛天外，原來這三個道姑正是元帥與了兩個親隨的女將，一想大事不好，立即轉身，向旁邊似飛的逃去了，逃到西院，喊醒了衆嘍囉，開了西院的旁門，即率衆一路逃走去了，允修見了，竟出於意外，也不知這三個道姑是什麼人，老尼見仇榮，一見了道姑，即飛身逃走，便知這三個道姑，一定必是非常之人，心中非常感激，即吩咐允修上來叩見拜謝，允修諒其情，也曉得道姑必是非常之人，不然那個强盜，如何會一見就逃，遂放下手中燈燾，向賽金並韞玉藏珠，拜謝了救命之恩，韞玉，藏珠，搶着將允修扶起了，老尼與允空也向三人拜謝了，然後才請三人到允修的房中坐了，允空去拿了茶點來，即坐下談心，賽金看兩個少尼生得十分美貌，便問二人如此青春爲何出家，允修道：「啊喲！恩人呀！提起我們兩個人來，實是薄命，家本住在揚州，不幸身落花院。」賽金道：「什麼院子？什麼雅名？」允修道：「院子叫蘭花院，奴家名叫芙蓉，」指着允空道：「他叫鳳珠，本是同在一院，姐妹共有三人，還有一個叫李飛龍。」說起飛龍三妹，生得十分美貌，萬不料有一天揚州地方來了一個惡覇，姓張名保，他的父親叫做張德龍，在京乃是藩士，那天張保見了飛龍就想指染，固然張保是有勢有財，怎奈三妹立志從良，不肯依從張保那廝，就仗了有父勢，也不顧國法，帶了家丁就將飛龍搶去，」賽金問道：「後來便怎樣？」芙蓉道：「後來虧得遇了三位英雄，路見不平，將飛龍救了回來。」賽金道：「不曾受汚麽？」芙蓉道：「不曾受汚。」賽金又道：「那三位英雄是誰？」芙蓉道：「提起這三位來，亦很是不凡，一個姓刁名南樓，家住襄陽，還有一個姓毛，名叫龍，更有一位是荊州忠良之後，姓唐名叫雲卿。」賽金又道：「後來又怎樣？」芙蓉道：「鴇母因爲知恩將三位請來

，設宴欵待以報搭救之意，我們三妹也願以身報德要嫁與唐七公子，鴇母見二人俱出於心誠，又因二人情鍾義厚，並不中梗，也願將三妹，嫁與雲卿，怎奈好事多磨，雲卿在院內與三妹結婚後，住了兩月有餘，忽然書童報信，說唐家被奸臣所陷害，三妹嚇得魂飛天外，雲卿即欲進京探信，三妹亦即急催促，後來雲卿去了，三妹得了一個惡信息，就嚇得焦急要死，生病在院，多虧鴇母十分好意，替他延醫診治。」賽金問道：「得的什麼信息，用得着急出病來？」芙蓉道：「恩人呀！常說的屋漏偏逢連夜雨，不料雲卿在中途遇盜，只因到縣中具狀，反自投羅網，因那時京中消息已實，唐家被奸臣陷了有叛逆大罪，唐太師與幾位唐府上的老爺，俱在京正法，荊州支江的唐府已全家抄斬，老太々與各位夫人俱已盡節，只逃出七娘々與八小姐，及七公子雲卿是早就在外的，他們三人俱未遭害，所以俱在捉拿之中，雲卿因爲不曾得知，所以竟自投羅網，可憐唐公子現在山陽縣身受監禁，刻尚不知如何？」說到此也就落下眼淚來，賽金聽了心中格外慘切，但是事關緊要，自己不便露出眞像來，因此强自忍耐住了，又向後問道：「不知後來如何？但是你們三妹從何得的這樣消息。」芙蓉道：「因爲雲卿的書童前來報信的，我們三妹得知了這個消息，死去活來，立不待緩即要到山陽縣去探看雲卿一面，鴇母因爲山遙水遠，他又是一個女流之輩，又因他不曾出過門，所以不肯放行，百般的勸他，怎奈三妹，執意甚堅，鴇母曉得，他二人情深義重，若不放行，恐怕三妹病體格外加重，想諒留不住他，所以只得叫桂童陪他前去，又恐在路上不甚方便，因此還派了一個丫鬟叫瓶兒的陪他去的，不料三妹去後，信息俱杳，從前那個張保忽又來了，向鴇母要索飛龍三姉，鴇母無以爲對，又懼其勢大，只得母女分離，逃下鄉去躲避，我們姊姊兩人，無處可去，因自己懺悔，所以到此來出家。」賽金道：「你二人是遠在揚州，不在揚州出家，又到別處出家，何以獨到此處來出家，諒近處必有親舊？」芙蓉道：「因奴有個姐々是早年在此出家的，因此二人到此來出家。」賽金道：「原來你尙有姐々在此，想來就是此處的庵主了，現在何處，何不請出來相見？」芙蓉道：「

現不在此，因早幾天到揚州探望親去了，大概在這幾日內也快回來了。」賽金聽完了說道：「如此說來二位亦是可敬，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芙蓉道：「這蒙恩人的過獎，我等斗胆，敢問恩人仙居何處，因甚雲遊到此，尚乞示知？」賽金道：「我等乃是雲夢山人，雲遊習慣，今有正事渡河，道經貴地，不意竟金賢姊姊相逢，亦是巧遇。」芙蓉道：「此乃是上天默佑，所以得逢恩人來此，搭救我們，但此莫大之恩，不知何日報復，今請三位恩公，權且留駕在此，家姐不日就到，等家師到了，再與三位恩公送行。」賽金道：「本當留此，與二位談道，無如有俗務在身，所以即欲辭行的。」芙蓉道：「夜靜更深，雖有法力無邊，也不至再去趕跑了，就請在此過宿一宵，諒亦不至誤事，萬望俯從為幸。」賽金道：「既蒙二位如此堅留，只得暫宿一宵，到明日一早再行罷！」芙蓉道：「這便感蒙不棄了。」遂吩咐允宜去收拾床舖，原來老尼乘着他們在談心的時候，就到西院內去探看，以為那班盜寇尚在西院，得便請三個道姑再將强盜趕去，便除後患若不趕去，仍為後患，不料跑到西院一看，一個也不見，俱已逃走盡了，旁門大開，老尼便知强盜是從旁門逃出去的，心中就安了，將旁門閉上了，仍然返到允修的住房而來，只見他們話還未了，仍在旁邊坐下了，見允修吩咐允空去收拾床舖，便也幫着去整理，將床舖收拾好了，便請三人到隔房去安睡，是夜老尼允空允修三人便住在一房，賽金與兩個丫鬟住在一房，賽金一夜功夫那裡睡得着想到唐家一門忠良，落到如此的下場心中實是傷慘，又想到李飛龍的貞烈，實是可敬，直到四鼓以後，快近五鼓，才悠然的睡了一下子，次日起身，稍梳理了一下子，便辭了允修允空老尼三人出了尼庵上道，三人送出門外，賽金道：「你們三人不必再送了，就此進菴罷！」三人道：「恩人，日後若仙駕得便，再請到來。」賽金道：「日後不但重來相叙，並且想捐助重金重修此菴。」允修道：「啊喲！我等受恩人的恩德已深，那敢再有過望，萬一順道過此，鶴駕務請光臨。」賽金道：「三位師傅快請進內罷！我等前行了，日後有便，自當再來拜望。」說罷這話，即轉身前行，三人在菴外呆呆立着，看他們行得

遠了，才轉身進內，心感大德，只得高聲誦了幾聲阿彌陀佛，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那山陽縣城內城外，在雲卿行刑的三天以前，那地方的江湖買賣的忽然增多，連得告化子也多了多少，都是强討硬要，原來這班强討硬化的，都是二龍山上下來的一莊强人，也有扮成走方賣藥的，也有扮成測字星相的，也有扮成江湖賣藝的，也有裝成讀書之人的，有裝成種田之人，也有裝成道人的，也有裝成走繩索的，也有裝成捉牙虫的，也有裝成鳳陽女子打花鼓的，且說那走繩索的，是母猩猩扮的，帶了幾個稍有本領的女嘍囉，到了山陽縣城外，揀了一個空場子，先拿鑼鼓敲起，然後兩邊搭起龍門架子，中繫一繩，原來是這班江湖雜技大凡到了一個地方，只要鑼鼓聲一响，自有一班看閑的人到來，傾刻之間那場子上，已圍了一大圍的人站着觀看，母猩々看々人頭已多，難得下山來，今日偶然高興，就親自出馬，將外衣脫去，就露出底下一雙小足來，眞是紅蓮三寸，走到繩索旁邊，抱拳向衆人作了一個圍揖，說道：「我們是出外投親的，因在路上缺少了盤川，經過貴地，想玩兩套把勢，向衆位叨光幾個盤川，請衆位帮帮場子，看得不好亦請衆位包含一點。」這是江湖上照例的幾句把勢話，他說過之後？欠々腰，拔了一拔鞋跟，就飛身上了繩索，眞是身如一葉，風吹搖動，他向前走，又退後走，那個柳腰兩面灣曲着搖動，行走似飛，如凌空飛行一樣，看得衆人，不由的一個個叫起好來，只見他走了一陣，忽又左足揷花右升腰，右足揷花左升腰，做過了左右揷花以後，又使一個海底撈針，翻身向下，眞如風擺荷葉一般的好看，衆人不由的又一個個喝起好來，才看過了海底撈針，忽又做出一個鷂子翻身的勢子來，驟然的將身跌下，衆人大吃一驚，只當母猩々失足跌下了，誰知母猩々是故意賣弄本領，跌了下去，忽然伸出一隻小足來，輕輕的將繩索鈎住了，將身又向上一躍，又跳到繩上，衆人看得大妙，又個個鼓掌喝好，母猩々又耍了幾套，落到地上，向衆人又作了一個揖，說道：「請衆位幫忙，助些盤川，若不嫌不好，再耍幾套，那班圍着觀看的人，因爲看得好，給錢的人，果然不少，這且表過了不提。再說那邊又來了打花鼓的，這打花鼓的人不是別人

，也是二龍山上下來的女强盜，一個叫桃花娘子，一個叫孟四姐桃花娘子，手執長簫，身穿藍布衫兒，靑布兜頭，銀釵束髮，旁邊還插了一枝野蘭花，袖口玄青緞子雙條滾邊腰間束了一根五色縧，帶底下金蓮三寸，弓鞋窄小，行走步穩，毫不搖動，孟四姐與桃花娘子一般的打扮，不過有點肥瘦之分，手敲鼓兒，兩個人一路行來，早就有人將他們圍住了。問道：「你們這個花鼓，唱一隻曲子要多少錢？」桃花娘子來得會說話，就站了下來，說道：「這原沒有一定，列位要聽曲子，我們就先唱一隻，若是唱得好就多給幾文，唱得不好，也多少給些，也是幫幫我們出門人的忙，如此且聽我們唱一隻花鼓詞出來聽罷！」那班街旁的人，本來是歡喜看熱鬧的，聽了這話，很是歡喜，便道：「這個花鼓詞，我們雖不曾聽過，但是照這三個字面看來，諒必好聽，如此你們就唱這個花鼓詞罷！」孟四娘遂打起鼓兒，二人就唱了起來，一個歌啼婉轉，一個蠻腰嬝柔，聽得衆人，個々歡樂一連唱了十多隻曲子，看着天色將晚，才到下處去投宿，投到下處，到也遇見好多個扮作江湖要雜，或者醫卜星相的，都是山上的夥伴，只因事情，不便明處出來會面，只得暗地各相招呼，原來在這一天以內，二龍山上的一班强人，都已混到山陽縣地方，那些客店下處，及酒館各吃食店，都利市幾倍，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山陽縣貪功詳報　衆英豪法場刼斬

引曰　豈惜弓鞋踏礫沙　山陽不患路途賒　雄心盡託喬裝扮　殺氣全憑暗撥差　恨張賊　害唐家
七兒刼救計成就　願天得遂龍飛鳳　報復他年豈有涯

話說那桃花娘子，與了孟四姐，昨日在街坊唱了一天花鼓詞兒，事有湊巧，遇了一個縣衙裏的刑房，叫他

到家中去唱，昨天因爲天色晚了，所以不便去，就約定次日到刑房裏去，唱桃花娘子與了孟四姐，本來不預備去，因爲這晚在客店內與賽白勝梁虹遇見，梁虹是奉了主帥之命，專在山陽縣一帶探聽消息，因責職有關，所以就託桃花娘子與孟四姐，次日到刑房內去唱，以便可以探聽消息，看京詳可曾回轉，約定會面的地方，自己得知了，便可迎上前去告訴主帥，因此次日桃花娘子與孟四姐，在客店內出來，就一路到縣衙的刑房門口去找那位刑房老爺，原來那個刑房老爺是個好色之徒，早已就在那裏等候，看見他二人到了，就傳二人進內歌唱，因此桃花娘子與孟四姐，得以暗中探聽消息，聽各人說話的口氣，似覺京詳已到，但亦不便明問，因恐被他們見疑，在內唱了幾隻曲子，就託故出來，因爲事情急，到與梁虹約定的地方，尋找梁虹，以便給信給他，好去送信與主帥，誰知到了那地方，梁虹尚未到來，正在盼望梁虹的時候，却見迎面來了三個道姑打扮的人，用目細看，不覺喜出望外，原來正是主帥，與了兩個主帥面前的親隨女將，原來賽金已早已到來，一路上留心觀看遣派下山的人，都已一排一排的到齊，連得母猩々與萬二娘都皆看見了，桃花娘子與孟四姐雖也不曾看見，到也不甚要緊，獨有那個賽白勝梁虹是派他專探信息的，爲何竟不看見，因此不得知京詳是否已到，不得知實在消息便無從發令，所以心中甚是焦急，就一路行來，預備尋找梁虹，不料却在此與桃花娘子孟四姐遇，見賽金向他們使個眼色，就走到無人之處桃花娘子孟四姐跟着上來，見過了主帥，賽金便問道：「你二人到此幾日了？」二人道：「到此連今已兩天。」賽金道：「可曾看見梁虹麽？」桃花娘子即將與梁虹相約，在此會面，並自已到刑房內唱曲子探聽消息之事說了一遍，賽金道：「你得知的消息如何，京詳是否已到？」桃花娘子道：「末將在刑房內暗々留心，聽各人說話的口氣，好似京詳已到，因恐他們疑心，所以不便問明，因此細情尚不得知，預備先來此處，先將大概的情形告訴梁虹，好讓梁虹，先來稟知主帥，現在既然與主帥遇見，再好沒有，待末將等再去探聽詳細的消息，以便再來稟知主帥，因與那刑房內狗頭約定，飯後再去唱曲子，所以還可去細探

聽。」賽金道：「這樣你便不能躭延，即再去探聽細情罷！我在此等你的消息便了。」桃花娘子與孟四姐，即別了賽金一路而去，過不多時，只見梁虹到來，賽金道：「梁虹，你來了。」梁虹四顧無人，即叩見了主帥，然後答道：「末將適在城內探聽消息到來，與桃花娘子遇見，因此得知主帥已到，所以趕來拜見主帥。」賽金道：「你探得的消息如何？」梁虹道：「末將方才到縣衙刑房門外，探聽消息，桃花娘子與孟四姐，已在內唱過曲子出來，末將即站在門外探聽消息，只聽裏面說了叛逆兩個字，以下的便不能聽得仔細，但度其情，這叛逆兩字，必是說的七爺的話，這樣看來京詳似已回轉了，請主帥可即傳暗號，以便舉事，不可緩遲，恐遲則臨時急促。」賽金道：「現在本帥已着桃花娘子與孟四姐再到刑房歌唱爲名，以便再探聽詳細消息，待他二人回來，看是如何，本帥再發令舉事便了。」梁虹道：「如此末將在前後候着，靜候消息就是。」便退了下去過了一會兒，桃花娘子來了。賽金問道：「你探聽的消息如何？桃花娘子上前叩見了主帥，起身稟道：「末將到了刑房內即聽說京詳今日已轉，末將再探聽詳細，聽說明日七爺就要斬決。」賽金道：「如此明日五更舉事。」桃花娘子又道：「回稟主帥，末將聽得山陽縣因恐有餘黨作亂，黑暗之中不便施刑，待午分花綁，擁出城外，即行斬首。」賽金道：「如此便仍派你們兩人，到城內去，暗々跟在他們後面，等得出城，行刑之時即一齊動手就是。」桃花娘子，孟四姐，二人都答應「末將聽令」即遵令而去，賽金又吩咐梁虹道：」你去送信與衆人，說明日五更之時，即小心在縣衙，及監牢門口，暗々察看，若有消息即放花炮爲號，大家動手，刼取七爺，若無意外消息，即候至城外之時，再行動手，務必要小心爲是，不可大意，刼了七爺即放花炮爲號，大家一起動手，殺退官兵，一路回山寨便了。」梁虹答應一聲「得令」賽金又吩咐若再有緊急信息，仍來此處送信便了梁虹答應一聲「是」即刻退去，賽金與兩個丫鬟，即在那大樹底下坐着等候消息，這且按着慢表。再說山陽縣姓何名圖，自從雲卿自行投到，被他拿住了，心中很是歡喜，即行通詳到京中去，料定必然陞官加級，不多幾

時京詳轉來，張德龍果然保舉他起陞知府，暫行留在山陽縣候缺即補，着將逆臣之子唐雲卿不必解京，恐長途之中很是不便，可即就地正法，山陽縣得知此事，心中大喜，感激張德龍的恩德不已，也恐怕有餘黨作亂，所以會同參府，不敢五更花綁，却在午刻提監，在早上就陞堂，傳齊一切應用人役，在旁候用，即用吊囚牌，着人到監中提取人犯，片刻那派去的差役上來稟道：「回太爺叛逆犯唐雲卿提到，請太爺驗明正犯。」山陽縣抬頭觀，看只見唐雲卿蓬頭垢面，手拷脚鐐，情形悽切，即吩咐兩旁差待，拿刑具除去，將他緊綁起來，兩旁差役答應一聲，即如虎似狼的，替雲卿將刑具卸去了，用繩索將他緊々綁起，山陽縣又寫了斬條，挿在人犯背後，早走過兩個劊子手過來，都是手執鋼刀，頭戴披巾雙雉尾，露出胸膛，凸出大肚子，束上紅肚兜子，生得濃眉大眼，形狀兇惡，到案前見了山陽縣，即押了雲卿上。雲卿上前幾步，仰頭長歎道：「啊喲！天呀！想我唐家，乃是世代忠良，不料今日之下，一門盡遭慘禍。」劊子手在旁催促道：「唐雲卿你快些走路，事已至此，說也無益。」雲卿又長歎道：「啊喲！二位喲！我是受奸讒呀。」劊子手道：「不必多言，是你們父兄做的事，誰來奸讒與你。」雲卿道：「是那個張彪陷害，在君前謊奏。」劊子手道：「休得胡說，快些走罷。想那張千歲乃是堂々忠臣，豈會在君前謊奏嗎？就是在君前謊奏，難道那許多叛逆的事實也是張千歲替你唐家做的麽？還是放得爽快一點罷！須知說了也無益，也不能免刑，這是聖上下來的旨意，誰敢作主。」雲卿道：「二位我不望有益，只因身受寃屈，心有怨恨是以不得不言，將心中的怨恨，聊洩一些罷了！」劊子手道：「如此便請你放得爽快些。」雲卿仍是走一步歎一聲，走兩步歎兩聲，劊子手雖然頻々在旁催促，他則仍然的慢々的向前行走，一路走上街道，直向城外而來，且說這天街坊上觀看的人，男々女々，比往常到城外行刑的時候增多幾倍，那許多女人們偏偏的都擁進前來，搶着要將雲卿看個仔細，劊子手喝也喝不退，竟是前擠後擁的，劊子手也沒有法想，只得讓他們擠着觀看，有幾個輕薄些的衙役們，就向婦女們打趣道：「你們這樣搶着要將犯

人觀看，也不能搶他回去做老公。」原來這班婦女們，那裏是街坊看熱鬧的，都是二龍山上下來的一班女强盜，聽了這話，都向他們道，就是看々亦不妨碍，你們何以就說出這樣輕薄話來，心內思想這時容你們輕薄，少停各人動手之時，就要取你們這班輕薄的賊腦袋裡，不提他們這些閑話。再說那城外頭，也密々層々的，佈下了許多強盜，都扮作看閑之人，却忙壞了那位參府老爺，四面查看，因爲看了這天的人頭甚多，他是受了山陽縣所託，也因責任有關，恐怕有餘黨暗中埋伏，有刼法場等事，所以巡查甚嚴，吩咐手下，要小心察看，若有形跡可疑的人，盡行驅逐，不准他們在法場上觀看，那手下的人，自然奉命巡查，但是這天觀看的人，比往常多過幾倍，盡是一班二龍山上下來的一班強盜，一時實難從去分別，就是能看出幾個形跡可疑的，也因這天的人多了，這裏拿來驅逐了，他又跑到那邊去了，一時實也照管不盡，那個參府老爺，還恐怕手下的人，做事疎忽，自己親自在各處察看，也是一般的，縱然看出有幾個賊頭腦的人，仍然是這邊驅逐了，他們就混到那邊去，可憐參府老爺忙了一陣，依然不曾能將那班强盜趕跑了一個，片刻之間，那法場上的人，又愈擠愈多了，原來叛逆要犯唐雲卿已到了法場上了，但聽一陣喧騰，人聲雜亂，都道因是叛逆大犯只道是個三頭六臂的人，所以都不亂涉的到來觀看，誰知是一個瘦怯書生，到叫人不相信了，不提一派閑言，再說那山陽縣，一路跟着人犯，到了法場上，先與參府老爺相見，山陽縣道今日本是下官的專職，只因恐有餘黨作亂，到勞老哥多忙了，並蒙早臨，照管一切，足感厚愛了，參府老爺也客套了幾句，遂各去陞座，再說賽金帶了兩丫鬟，這時也已到了法場上，執拂塵，擠上人前，搶進一步，到了雲卿面前，唐雲卿正在心中慘切，閉了雙目，只聽人聲喧雜，忽覺有一個人站到面前來，偶爾張開眼來觀看，只見面前站了一個道姑，看上去好生面善，仔細一看，乃是八妹，不覺失聲喝出一個「賢」字來，賽金恐怕他喝出賢妹二字來，立刻止住他道：「我是道姑，來與你懺悔的，有什麼賢不賢。」這一句到將雲卿提醒了，曉得到來的却是八妹，因爲聽出他的聲也是，大概是他扮了道姑在

外，一定是到來看々自己的，但是不來到罷，來了格外叫人傷心，因此眼淚直下，這一來也就鈎起賽金的慘傷，那個眼淚不由的也要落下，但恐怕有了破綻，强自忍耐住了，那邊早過來了執鞭子的衙役大聲喝道：「嚇你這個好大胆的道姑，這是什麽地方，要你來替叛逆大犯懺悔什麽嗎？」喝猶未，已就是一鞭子打下，賽金用塵拂向上一架，將那鞭子擊上空中幾丈高，賽金心中思想不乘此時動手，還待幾時，就將塵拂向空傳個暗號，兩邊站立的衆都頭目個々眼快，立刻放出花炮，就一起上前動手，一片喊吶之聲，聲振九霄，那個都頭目仇榮，因爲在路上犯了戒，此時想以功贖罪，所以格外奮勇向先，跳上前去，先將兩個劊子手的腦袋取下了，然後將雲卿的綁繩割斷，揹了就跑，却嚇壞了參府老爺與山陽縣，還是參府老爺胆量大些，吩咐衆軍士，大家動手，不要放走了强盜，並叛逆大犯，最可笑那山陽縣，嚇得躲在桌案底下，衆軍士奮勇上前，那裡是二龍山上的一班强盜的敵手，早被殺敗，四面逃散，參將還恐怕衆軍士，不肯奮力殺敵，連々喝道：「拿住了重々有賞，拿住了重々有賞。」怎奈衆軍士，各逃性命猶不及，誰敢拼命上前，任他喊破嗓子也沒用了，只得自己上馬提槍追趕上前，想追趕仇榮取回雲卿，早有孟頭目上前擋住去路，二人就在馬上大戰，原來孟頭目不是參將的敵手。肩上中了一槍，負痛跌翻下馬，却走過賽金小姐，手舞双刀，喝道：「狗官休傷吾將，看刀。」舞動雙刀直飛過去，參將那裡將賽金放在眼內，即舉槍招架，誰知賽金的雙刀着實利害，招架上，直有點分量，覺得兩臂發酸，不上幾個回合，已汗下如雨，遂大聲喝道：「爾是何處來的淫婢，胆敢阻拒官兵麽。若不放本官過去，將逆叛犬犯取回，只怕追至賊巢玉石俱焚，悔之晚矣。」賽金道：「吾所以不取爾的狗命，正是恕爾不死，若再不快快逃命而去，在此猖獗，休怪吾立刻取爾的狗命。」那個參將仍是緊逼上前，賽金將雙刀一緊，即殺得那參將凑手不及，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能，片刻之間，連得招架之功都沒有了，氣喘不已，中傷大敗而逃，衆官兵看見主將又中傷逃走，格外大亂，還有誰敢上前，衆嘍囉精神大振，正待上前追趕，賽金却傳令回

山，因此只得折了回來，跟着主帥，一路回山而去，却嚇壞了那個監斬官何圖，看見盜寇去了，才在桌案下攢了出來，面如土色，圓睜雙眼，參將也走了過來，何圖道：「下官因恐有刼斬之患，故而煩瀆參台，帶兵防護，豈知仍有此患，如此便怎樣是好？」參將道：「啊呀！何老爺，不必心焦，叛黨賊群，乃是狐鼠技倆，待我添兵追捕便了。」何圖道：「怕的難以追捕，可恨下官的前程不保了，參將道：「只管放心，我包可追趕回來便了。」參將說罷，回身即去添兵追趕而去，這裡何圖垂頭喪氣，命將兩個劊子手盛殮了，即開道回衙，這且表過了不提。再說唐賽金救了胞兄雲卿，帶了孟頭目，衆嘍囉，一路喜氣揚々回山，約行了十里多路，忽然遠々看見前面山凹內，突然出來一枝兵馬，到吃了一驚，問左右道：「列位將軍，你們看前面山凹內，爲何有這許多兵馬？」左右啓道：「照末將等想來，或者追兵善抄小路，所以在前山埋伏，照末將等看來，我等仍然行上前去再說。」正在說着，忽見由斜裡過來一個嘍兵，走面前跪下，稟道啓稟元帥，小的們，奉山上娘々之命，帶領馬匹，前來伺候，免得步行遲緩。」賽金問道：「馬匹在那裡。」嘍囉道：「都在前面山凹裡等候。」賽金大喜，才曉得那山凹裡的兵馬，正是七娘々派來伺候的馬匹，遂吩咐道：「你去傳令，叫他們快將馬匹放過來就是。」那嘍囉答應一聲起身過去，衆將也大喜，都稱讚七娘々會得安排，雖非能彀武藝，也是簪纓世家，所以也懂得兵略，那嘍囉去不多時，衆嘍囉就將馬匹放了過來，因此衆將一齊上馬，就似飛的直向山寨而來，不分晝夜趕路。再說山寨內的七娘々與三小姐，及兩頭丫鬟，自賽金下山以後，無日不在念中，盼望小姐在山下大功告成，早日搭救了七爺回來，一連過了幾日，連日早晨，樹上有喜鵲高噪，晚上又燈火結花，七娘々就有些喜歡，因此又派了兵馬，下山接應，自己則天々在山等等候消息，打發嘍囉下山在五里以內探聽消息，若是主帥回來，即來山上報信，以便可以下山迎接嘍囉奉命下山，天々在五里以外探聽消息，有一天早上起來，七娘々與三小姐及兩個丫鬟，在中營內談心，春花道七娘々昨晚燈火又結花，今晨樹上喜鵲又高叫，想來八小姐

下山，一定喜氣多，或者在這一兩天以內，必有喜信上山，七娘々道：「但願如此，唐門還有一線光亮。」正在說着，嘍囉在外來回報說：「主帥已得勝回來，請二位娘々預備下山迎接罷！」七娘々聞聽此話，心中一喜，立刻叫春花出去，預備馬匹好下山去迎，接飛龍道：「大娘我也要去迎接。」七娘々道：「妹々，你不慣騎馬還是在山上迎接罷！」飛龍道：「我步行下山迎接便了。」七娘々道：「也好。」就命秋月丫鬟同你下山罷！但慢些行走便了，因小姐離此還有二三里路，慢々的不妨，我與春花迎上前去便了，春花即去備了馬來，七娘々與春花各騎了一匹馬就下山而去，你道七娘々既不善武藝，為何到能騎馬，原來往常在家，八小姐練藝，七娘々也會跟着練習過，所以也能騎馬，且說二人到了山下，即一路放馬上前，行不多遠，春花在馬上指着前面似飛過來的一匹馬道：「七娘々你看這馬上坐的一人不是梁將軍麼？扶着坐在馬前的不是七爺麼？」七娘々道：「正是的。」一面說着，一面二人仍縱馬前進，片刻之間，梁虹已到跟前，歇了馬扶七爺下馬，上前拜見七娘々，然後站在一旁，七娘々看見雲卿形容憔悴的樣子，轉覺傷心起來，淚如泉湧，二人約略說了幾句話，梁虹在旁道：「七娘々不能過於傷，悲引起七爺的悲感，七爺一路疲倦已極，還是即上山，讓七爺好養息精神。」七娘々道：「梁將軍主帥因何還未到來？」梁虹道：「元帥在後押着大隊隨後就到了。」七娘々與春花扶了七爺上馬，一路到山下，三小姐與秋月已在山下等候，見了七爺很是歡喜，約略談了幾句即又隨着上山，到了山上，二位夫人扶着七爺到中營內安睡，七娘々叫三小姐與秋月在中營，陪着七爺他與春花又下山迎接小姐，行上山不多少路，八小姐押着大隊已到，七娘々與賽花下馬迎接，賽金也下馬相見，七娘々慰問勞謝了幾句，各又上馬回山，留在山上的衆，將與衆嘍囉都下山迎接，遂一路上山，賽金行進大寨，即刻陞殿，吩咐隨行人等，不必再進殿請安，一路辛苦了，可各歸營山養神，又吩咐桂童，去廚房內吩咐預備酒席，合山慶賞，桂童答應一聲下去，賽金正要退殿，忽見過來一個都頭目，跪在座下道：「末將仇榮，有罪在身，一則來替元帥

請安，二則求主帥恕罪。」賽金見是仇榮，大怒道：「你們下山之時，本帥如何吩吩你等，要遵守山規，不得騷擾居民，你竟敢汚辱佛地，在尼菴希圖妄想，一則攪亂山規，二則違我號令，法無可恕。」即吩吩左右，將他推出去斬了，衆將一起到案前跪下，求道：「求元帥寬恩，恕他無知初犯。若以後再有違令，亂了山規之時，再將他斬首，不但仇榮感恩無涯，即末將等亦感恩無已。」賽金道：「既是衆將替他求情，饒他一命，但以後絕不輕恕。」衆將一起謝恩，仇榮在案下叩了不斬之恩，退了下去，心中才安，衆將退去，賽金退座，回到中營，飛龍出來迎道：「小姐，愚嫂方才下山迎接，後來因爲七爺到來，只得先送七爺上山安息，遂失迎候，殊爲抱歉，請小姐不要見責。」賽金道：「啊呀！賢嫂，自己人不用如此客套，安頓七爺之事，是要緊的，這迎候之事，何必介意，又不是外人。」雲卿也過來道：「啊呀！賢妹！今番之事，多虧得你，旣保護拙荆，一路上吃盡辛苦，又上山林救了飛龍，更蒙你帶了人馬，下山搭救愚兄，眞是吃盡辛苦，用盡心思，愚兄心感無已，請賢姊上坐，受愚兄一拜。」賽金道：「啊呀！哥々！」這是說的那裏話，你我乃是同胞兄姊，骨肉之親，生死相同，何用如此客套；今正宜靜養身體要緊，不可如此煩神，即將雲卿阻止住了，走過三姐道：「姑娘不用推辭，想我們今日夫妻團圓，若日後功名成就，皆姑娘所賜也，如何不能拜，我亦欲拜謝也。」飛龍話猶未了，又走過七娘々來，說道：「三姊之言極是，我們大家都宜拜謝。」賽金雖欲將他們扶着，怎奈雙手，扶不住三人，早已各人都拜下了，賽金道：「啊呀々！這眞叫我妹子如何受得起，如此也待我一拜，賀々哥々再生之慶，從此靑雲直上，再見靑天。」說罷就拜了下去，拜畢，五人一同起身，然後各人坐下，七娘々吩咐秋月將孩子抱過來，拜見爺々，秋月丫頭，答應一聲，將孩子抱了過來，原來雲卿雖上山有些時候了，只因方才因一路疲倦了，就在床上養息了些時候，因此尚不曾看過孩子，此時見秋月將孩子抱了過來，來心中到一喜，向七娘々道：「這就是新養的麽？」七娘々道：「正是。」雲卿就在丫頭手內，接了抱過來，細々的看了一看

，不覺落下眼淚來，向孩子道：「兒呀！爲父的今番若不是你姑母，吃盡辛苦，用盡心思，將爲父的搭救上山，不然怕的你今生不要想與你的父親會面了，只是有你這一點骨血，也就是替你父親報仇雪恨根苗。」賽金道：「七哥身體尙未復元，不能再有愁煩，還須養息要緊。」雲卿這才止住悲傷，七娘々又命秋月在七爺手內，將孩子抱了過去，大家遂閑話了一陣，須臾宴席送進來，大家即歡聚一席，這一桌也就算是團圓並歡聚的酒席，各人都敬了賽金一盃，席間訴不盡一番分離的話，這也不必說了。只見桂童從外進來，賽金問道：「桂童外面的賞宴可曾排好了麽？」桂童道：「已排好了，此刻正在吃着。」賽金道：「你去吩咐他們，叫他們要格外小心一點，因恐官府不肯干休，有追兵到來，怕的要動干戈，所以叫他們要防備一點，不善酒的，不能過於貪酒。」桂童答應一聲「是。」就退了出來，心中好生得意，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道：「今日眞是快樂極了，且待我到外面去傳了令，再走去與瓶兒姊子談々說々，眞是爽快極了。」這樣自言自語的到了外面，即將主帥的將令，傳與衆將，然後便去會瓶兒談話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懲惡兆東樓鬨詐　探知交襄城茶訪

引曰　有田有地有妻房　轟黨　無慮無憂無事忙　灑浪　愛花愛酒愛紅粧　歡暢　厭言厭語去妻房　惡狀惡狀

話說，上回書中，表到唐賽金刼斬之後，他們即在二龍山上存身，這且按下慢說。如今再表那個淫惡的王文，自從去年，那刁劉氏謀害了南樓，他們兩人的情意加厚百倍，日裏同坐同行，夜裏同衾同枕，不但與刁劉氏如此，就是那幾個丫鬟也是常常陪伴，不料屈指不及兩年，一身的肌肉俱已削盡，已做了病相如了，不但面

貌晦衰，就是雙眸，也是無神，雖然那刁劉氏，天天拿人參與他吃，不曾曉得參苓，反助三焦之火，那喉內濃痰，反帶出血來，因此那刁劉氏就叫他養息養息，就是那幾個丫鬟到也殷勤，每天早上起身，春蘭就送上半盞參湯，一天不脫期的，未飯之前，玉蘭又安排了燕窩蒸鴨送上，也是一天不脫期的，到了子午夜分的時候，蕙蘭看見他倦了，就替他搥背，上頭敲到底下，眞是快活極了，有時點心辰光，一碗芡實湯兒送上來，兩個銀匙兒，與刁劉氏同吃，到了夜又有炒熟杏仁，並退殼胡桃，到了晚膳時候，總是先用八個碟子，與刁劉氏吃酒，到了睡的時候，又得與刁劉氏下一局棋，及至睡了銀燈是通夜不熄，因爲熄了燈火，就有點怕見鬼，這樣的日子，不知幾生修到的，如何能彀一刻兒放得下，眞是到死也要遷延遷延再去的，話說王文沒事的時候，自己閉起目來，思想思想，心中眞是濃蜜極了。那天子他的丈人過壽，就將他的丈人接到家裏，替他暖壽，不料那個老天，忽然的下起雨來，常說的雨落天留客，因此他的丈人就被雨阻止了，不能回去，也就將王文絆住了不得脫身，心中好生不自由，勉強過了一夜，第二天就想到刁府上去，怎奈那個老天仍然下雨，直到第三天，天晴了，他的丈人一早就回去了，王文歡喜不勝，他丈人去了，他就到花園內來，將走近牆下先是咳一聲，高高的問道：「隔牆可有那個在淚着麽？」原來春蘭也正奉了劉氏大娘的吩咐，到花園內來等候王文，因爲王文回家兩天，劉氏在閨房內已如隔了兩年，盼望心焦，昨早已派丫鬟蕙蘭到花園內，等候多時，不會看見王文到花園內，回到閨房內復命，劉氏好生心焦，因此今日一早又派蕙蘭到花園內等候王文，也沒有等候得見，因此劉氏又派春蘭到花園內等候，春蘭到花園內，却値王文也到花園內，春蘭拾了一塊磚子兒，擲到隔園內，正落在王文的面前。王文正在喝問，見了這塊磚頭子兒，就曉得隔園有人在等候了，問道：「是誰人在隔　擲磚頭子兒過來？」春蘭道：「是我，快々過牆來罷！大娘正等望得心焦哩。」王文聽得出是春蘭的聲音說道：「是春蘭姐々麽？你將梯子預備好了，等我過牆來罷！」一面說着，一面爬上牆頭，原來牆下有一棵桂樹，凡是上牆下

牆，都是要借這桂樹踏脚，今日上牆，猛然沒留心到桂樹，只見不但花不開，連得枝葉都枯了落？在舊年的今日，正是開着滿樹的桂花，枝葉也茂盛，心中就有點奇怪，但是這個時候，要緊着過牆去，也無心管這個閑事，踏上桂樹爬到牆上，只見春蘭已將梯子預備好了，即走上梯下去，將要走到底下，命春蘭湊近肩來，在他肩上托着借了一借力，就下了梯子，正要向前走去，忽然耳內似有鍾聲响喨，頭內一陣發暈，眼內一陣發花，好似有七八個金色的蒼蠅，在眼面前飛個不住，連忙掀住春蘭的肩背站住了說道：「啊喲！春蘭姐々，這是什麽意思，我的眼睛發花，頭內發暈，似將要跌下去的意思。」春蘭道：「王相公這是身體虛的緣故，以後還宜愛惜身體才是，想近來在大娘面前過於討好了？」王文道：「啊喲！春蘭姐々你這話說錯了，常說的以毒攻毒，想是這兩天，不曾過來的意思，所以就有這樣的毛病出來了。」王文這樣說着，站了已稍歇了一會兒，頭中似已好了，就叫春蘭扶住了，一路行向東樓而去，這時劉氏大娘正在房內思前想後，等候王文，看見王文還不見來，心中十分焦灼，忽聽得樓梯上有脚步聲上樓來，就走出閨房觀看，想是文到來了，到了樓梯跟前，在上向下一看，果然是的，心中不由的一喜，王文一面上樓梯，一面與春蘭調笑，春蘭看見劉氏在上，對王文道：「王相公，放得規矩點，大娘在樓梯上看，着若給他看了，又要責罰的。」王文道：「這到不打緊，我因爲愛姐兩樣水菓。」春蘭道：「王相公又來說鬼話了，我的身上那會得有起兩樣水菓來。」王文道：「你不相信麽？聽我道來，我看你這隻小腿，賽似嫩藕，這不是一樣水菓，還有一樣，就是一雙小脚，看上去極似一對紅菱，灣彎尖尖的，還很是新鮮，這樣說來豈不是兩樣水菓麽？」如此說着已將走到樓上，劉氏已在招呼他，只得丟開了閑話，與劉氏說話道：「啊喲！學生到來，如何還勞大娘出迎。」劉氏忽然又假作怒意的不出一言，王文上了樓上，走近劉氏面前說道：「啊喲！阿嫂，今日如何拿出這副冷冰々的面孔出來了，想是學生什麽地方，得罪了阿嫂麽？」劉氏道：「誰叫你來的，你此時去罷！從今以後，可不必再來了。」王文聽了這話，也就假扮

起面孔說道：「啊喲！阿嫂叫學生去麼？學生就去了。」說罷回轉身就下樓梯去了，原來劉氏並非眞個要他回去，不過他兩日不來的緣故，所以心中生氣，假意這樣的作怒一番，若是眞個要他去，又何必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般的盼望他來，這個叫他回去，以後不必再來，不過是說々罷了，諒想王文都不會去的，誰知王文也曉得他不是眞叫他去的，因此也就假作眞去的樣子，匆匆的下樓去了，劉氏一見王文眞個去了，到吃了一驚，即忙吩咐春蘭你去替我將王文再喊上來，我有話說，春蘭也就放刁道王相公負意去的，怕的婢子去喊他，一定不肯再來，反是拿熱面孔去換他的冷面孔，大娘既然叫他來，又何必叫他去，不如還是讓他去罷，劉氏這時心急非常，向春蘭道：「啊喲！春蘭你是我的心腹之人，怎的也不知我的心意，好春蘭你快々替我去喊罷，若是遲了，他過了牆去，就難去喊了。」原來春蘭也是有意如此的，遂在樓上高聲喊道：「王相公慢些去！大娘喊你轉上樓來哩。」原來王文那裏肯即去，却躲在樓下，聽了春蘭喊他，到笑倒了，有意不做聲，仍然躲在樓下，看他們如何，曉得春蘭一定要追趕下樓來喊他，却不出所料，春蘭果然下樓來了，王文看了即假作向外行的樣子，春蘭在後喊道：「王相公，大娘請你上樓去，還有話說。」王文道：「大娘方才大娘叫我去的，我去了從此以後，你們不必再來請我。」春蘭道：「王相公不必認眞，大娘說的乃是戲言，曉得你生氣了，所以叫我來請你。」王文道：「春蘭煩你回去與大娘說，學生這回若出了這兩扇門，以後死也不再進這兩扇門了。」他們說着這話，就暗々搗鬼，春蘭回上樓去，却急壞了劉氏，急急忙忙的趕下樓來，口稱：「王家叔々，平日說笑慣的，今日爲何認起眞來。」王文道：「啊喲！阿嫂，你何以眞々假々，這回學生再也不進內了。」劉氏道：「你當眞不進去麼？」便對春蘭道：「你替我用法寶試出來，看他進去不進去。」春蘭就伸出手來，扯住王文的耳朵，問道：「你進去不進去？」王文官道：「啊唷唷！進去了進去了，放手罷，放手罷！這隻耳朵要撕脫的。」春蘭哈哈大笑道：「撕脫了耳朵，好去學做仙人了！」王文緊縐雙眉，只得轉身向裡行去，到了裡面春

蘭才鬆了手，王文道：「啊喲！阿嫂學生今番這隻耳朵吃了苦了。」劉氏道：「還是從輕發落，下次再敢如此，定然加倍發落。」王文道：「阿嫂下回使不得了。」三人說說笑笑，就上了樓梯，到了劉氏房內，王文坐下，劉氏吩咐春蘭去獻了茶來，便向王文道：「叔叔前朝一別，如何到此刻才來，想是在何處有什麽躭擱？」王文道：「阿嫂是聰明人，請猜一猜。」劉氏道：「你要我猜麽？」王文道：「正是。」劉氏道：「莫非因爲立秋前後，甚多佳景，或是載酒郊遊。」王文道：「不是，學生那裡還有這樣的心境。」劉氏道：「既不是這樣，我到可以猜着了，莫不是秦樓楚館訪情叙交。」王文道：「這更不是了，學生自從有了阿嫂，這些地方，久已抛撇了一個乾凈。」劉氏道：「這又不是，那又不是，這到猜不着了，還是請你自己說了罷！」王文道：「只因學生的岳父七十大壽，因此請他到家中來，替他祝壽，所以這兩天就沒有來。」劉氏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你岳父又沒有後人，常說的女壻有半子之分，這到是應得如此的，不知你怎樣款待令岳的？」王文道：「也沒有什麽款待，無非是預備幾樣餚饌替他上壽，大家喝幾盃酒，歡喜歡喜，學生吃過了酒以後，還想到阿嫂這裡來的，只因落下雨來，岳丈不曾回去，因此只得又陪着他，所以就失約了阿嫂。」劉氏道：「這也怪不得你，但是昨夜前夜不是在書房中睡的了。」王文道：「只因岳丈睡在書房內，所以學生就不曾睡在書房內。」劉氏道：「一定是與你家娘娘同睡的了。」王文道：「睡是同睡的，但各分枕衾，絕不多言。」劉氏道：「我不相信，你們夫婦久不同房，那有這樣規矩的麽？」王文道：「阿嫂不相信就罷了，但是學生絕對是這樣的。」春蘭在旁，不覺掩口笑了起來，那夏蘭已搬進餚饌來，就在房中設了酒宴，二人你勸我斟，盃酒歡笑，飲至醉後才……這一夜王文就在劉氏房中歇息，他二人儼如夫婦，這一夜功夫，眞是歡樂不盡，但個中之事，亦不必細々交代。但是樂極就要生悲了，他們的奸情，也有一年多些，恐怕自此以後，即禍生眉睫，再下去便是他們的末日了，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個琢州房山縣的毛龍，自與雲卿在揚州蘭花院別後，即回到家中，後來得

小中唐家的消息，因到京中赴考，曾便道至揚州，到蘭花院與雲卿送信，官他快些躲避，因得知雲卿在捉拿之列，不料雲卿已不在蘭花院中，先已去京，只得沿路留心雲卿的行跡，誰知一路到京，都不曾得知雲卿的踪跡，即在京中，亦很是留心，不料竟不知消息，後來却考中狀元，皇上親賜御宴遊街之後，就與他父親商議，想上本除奸，肅靜朝綱，得與唐家報仇，可以搭救雲卿三弟，因那時已得知雲卿在山陽受擒，並刼斬之事，後來因爲豺狼當道，奸臣專權，推恐打虎不成，反遭其害，因此只得暫且伏兵隱將，以待良圖，後來皇上，欽差他代天巡狩湖廣襄陽等處，並敕賜金印一顆、誥命兩道上方寶劍一口，不論王親國戚，文武官弁，軍民人等，在犯者，先斬後奏，因此毛龍在京中，拜辭了父母，別過了同僚，即一路出京，正是行如山岳動，出沒鬼神驚一路好不威嚴的，向荆襄而來，且說毛龍那日官船快到襄陽地方，就吩咐船上水手人等，快將旗號金牌，盡行收下，不許鳴金驚動地方，即在岸旁停船，毛龍又對當差的道：「你去吩咐船人，說大老爺要上岸私訪民情，叫他們要放得機密一點，如有聲張，洩漏消息等事，定重辦不貸。」當差的去吩咐過了，毛龍又命他拿進一套便服，拿來換了，主僕二人即上岸一路進城私訪去了，行未多遠，只見前面有文武官員，迎面過來，情形很是匆迫的，你道爲何，原來都是趕去迎候代天巡狩新按院的，不曾知道新按院，却在路旁過去了，二人行到城門旁邊，看見城門旁邊的牆上，貼着一張曉諭在那裡，毛龍上前抬頭看去，只寫着道：「襄陽府理刑廳童，爲出示嚴禁，以靖地方事，照得襄郡各縣民風刁滑，訟師惡棍，遍地皆生，愚民稍有口角，便即唆弄，使兩造相爭，風波頓起，揑造呈詞，於中取利，遂致累及小民，破家蕩產，殊屬可惡，除本廳密爾訪拿外，再行示諭，爲此仰所屬各色人等知悉，爾等各宜洗心滌慮，改惡爲善，安分守己，如再迷而不返，仍蹈前轍，一經查出，立拿重處，決不寬貸，本廳言出法隨，切切凜遵，特示。」毛龍看罷了，心中意道：「下官未出京時，已聞童某清正，看此曉諭，名不虛傳，也罷待我進城，去看刁南樓大哥罷！想我們三人乃是金蘭之交，義勝手足，或者見

了南樓，能得知雲卿的消息，亦未可知，我想雲卿雖然此時避居一方，或者他就避在南樓家裡，亦說不定的，因此就一路進城，只是不知南樓住在襄陽城裡什麼地方？從前雖然曾聽南樓說過，在紫石街學士坊，但是這紫石街學士坊，在什麼地址也不曾得知的，因爲襄陽地方，不曾到過，正在心裡這般打量着，忽然抬頭看見對面有一座小茶館，就想道我何不到這茶館內買一盃茶吃，借以探聽一下，到可問一個實在，便可自去尋找了，打定主意，就與僕人，進到茶館內，那邊早巳走過一個茶博士來，問道：「這位相公，莫不是吃茶的麽？」毛龍道：「正是。」茶博士道：「如此請相公到裡邊坐罷！」毛龍主僕二人，就跟了茶博士，到裡堂擇了一處空位坐下，茶博士去泡了一壺茶來，拿了兩個盃兒，在盃內斟了兩盃茶，正要過去，毛龍叫住他道：「茶博士，你們這裡近來地方上，可有什麼新聞麽？」茶博士道：「新墳麽？城裡沒有，城外到有的。」毛龍道：「什麽新聞？」茶博士道：「請問相公，近的呢！還是遠的！」毛龍道：「到要請教，近的是何，遠的是何？」茶博士道：「近的就在東門外，大馬頭，趙家死的一個老太太，在舊年打礦的。遠的在北門外，地龍巷南，錢家死了大娘々，在今年春天落葬的，這兩處都是新墳。」毛龍聽了不覺笑道：「我說的新聞，不是新墳，新聞者異事也，耳中未聞之事謂之新聞，不是墳墓的新墳，你弄錯了。」茶博士頓了一口道：「啊呀！這個一纏，眞是東瓜纏到茄子裡去了，原來要耳朶裡不曾聽過的事情，才叫新聞。」毛龍道：「對了！你想想看可有這樣的事情？」茶博士道：「有到有的，只是不多，今天童老爺審理一件案子，到是很奇的，不知可算是新聞麽？」水龍道：「怎樣的事情，你且說來聽。」博士道：「相公你且聽了，童老爺審的案子，是和尙的尼姑告狀，和尙告尼姑拉脫了頭髮，尼姑告和尙踢碎了陽囊。」毛龍道：「童老爺怎樣審法的？」茶博士說：「童老爺審得極好，他說和尙本無頭髮，尼姑豈有陽囊，因何生事到公堂，諒是訟師謊妄，和尙逐出還俗，尼姑趕出從良，訟師立斃在公堂，不許人民謊狀，相公你看這個不是一件極好的新聞麽？」毛龍

道：「茶博士休得取笑，那裡有這樣的事情。我且問你這裡有一處叫紫石街學士坊，在什麽地方？」茶博士道：「若問這紫石街學士坊，到不甚遠，就在這裡前去，約有二三百步的路，過了四仙橋就到了，但不知相公要問他做什麽？」毛龍道：「要訪一個朋友。」茶博士道：「不知姓什名誰？」毛龍道：「說起這人到也有名，姓刁名南樓。」茶博士很失驚的道：「莫不是那個刁朝奉刁半天麽？」毛龍道：「正是。」茶博士道：「啊呀！這倒眞是新聞了。」毛龍道：「是什麽新聞，爲何大驚小怪的？」茶博士道：「相公，怎麽要訪死人了。」毛龍道：「茶博士你這樣說，敢是那刁朝奉過亡了麽？」茶博士道：「豈但過亡，並且已長遠了。」毛龍這時正拿着一隻茶碗在手內，聽了這話，突然一呆，不曾曉得手中的茶碗落到地下去了，茶博士道：「啊呀！相公怎的茶碗打碎了，已變做七八塊了。」毛龍才覺悟過來，低頭向下看道：「果然打碎了，那麽再去拿一隻來，應値多少錢，少停一起算罷！」茶博士答應一聲，轉身就去拿了茶碗來，這時毛龍面上的顏色都變了，用衣袖揩眼淚哭道：「唉！大哥呀！我只當你，凌雲氣概非凡品，誰得知英雄已上望鄉台，又看你神清氣爽，並非無壽輩，怎得知年方三九返蓬萊，莫不是閻王誤點勾魂票，鬼卒行差取魂牌，嘆三弟台，凶信還未卜，那知道大哥近日已哀哉，生離死別今無望，兄弟情緣如此乖，廣陵盟誓今何在？爲弟徒然作按台！」毛龍眼淚紛々，暗々傷哀，茶博士道：「相公何必如此哀傷，這樣看來，想你們必是知己的朋友了。」毛龍道：「正是爲此，啊呀！博士哥，我還要問你，那刁半天，是得的什麽病症身故的？」茶博士道：「相公，那南樓的病到不好說的。」毛龍道：「爲何不好說，這是什麽緣故？」茶博士道：「是說不出來的。」毛龍道：「爲何說不出來？」茶博士道：「我平日聽得兩個讀書人在說，什麽叫中講之言不可道也，這不是不能說的麽？」毛龍道：「這裡無人聽見，說々何妨。」茶博士道：「相公要我說，我就告訴相公，但是相公不能揚人之惡，再對人家說。」毛龍道：「這個自然，你只管細細的說來就是了。」茶博士道：「說起那刁朝奉，是去歲春間撇了故鄉，到揚州遊玩

誰知在外樂以忘家，不曉得他家中的大娘，不耐空房，就結識了隔壁的王廷貴，聽說是四個丫鬟牽的馬。」毛龍道：「那四個丫頭，叫甚名字？」茶博士道：「大概一個叫丫鬟，一個叫使女。」毛龍道：「這是丫頭的統稱，那裡是名字。」茶博士道：「別的便不得知了，因我實在不曾在他們的閨房內，所以不能細知。」毛龍道：「你不知就罷！但是那個王廷貴是什麽人？」茶博士道：「說起這個龜蛋麽！是牢裡養男。」毛龍道：「什麽是牢裡養男？」茶博士道：「就是監生，面孔是生得有點標緻，心是毒得很，因爲與劉氏有了奸情，恐怕私情不長久，就設計將南樓害，那日南樓從揚州回家，就遭了他們的毒手，七孔流血，竟就死了。」毛龍道：「有這等的事麽？博士哥，你可知道他們後來便怎樣？」茶博士道：「後來麽，那王文與劉氏竟如夫婦，終日在蘭房作樂。」毛龍道：「難道他家就沒有人麽？」茶博士道：「人是有的，但是都沒有用的，小的便是刁龍虎，還在孩提，其餘是就是西房的王氏二娘娘，也是一個女流之輩，還有一個老總管年紀大了。」毛龍道：「有多大年紀？」茶博士道：「約在花甲開外的年紀。」毛龍道：「就作孩子尚在孩提，王氏二娘是個女流，獨有這個老管家的正該替主伸寃。」茶博士道：「啊呀！相公，你不曉得，那王氏二娘是很貞節的，孩子也是二娘所出，說起這個老管家來，也是很忠心的，他是刁家幾代的老家人，他與了王氏二娘，未常不想去告狀，但是這件事情動也動不得的，那劉氏的父兄官高爵顯，自來官官相護，不但告不准，怕的要迎風點火，反遭其害，因此不曾敢去告狀。」毛龍道：「這樣說來，難道就沒有王法了麽？」茶博士道：「相公什麽叫王法？這叫天高皇帝遠，他們的勢大，也許是惡貫未盈。」毛龍道：「刁家還有自家人麽？」茶博士道：「親戚自家人是有的，但是他們都是做慣江西人釘碗，自顧不周，誰肯有那樣的熱心，出來多事，正是各人各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茶博士說到這裏，那邊又到了茶客，所以只得告辭了毛龍而去，毛龍心中思想，我當日與大哥結義之時，兄弟三人誓同患難，今三弟被害，未知消息，不料大哥竟遭意外，死於淫婦奸夫之手，一旦死於非命，傷心慘目，一

至於此，幸得下官巡狩到此，可以與他報仇，如今且往紫石街去，訪問一個明白再說，打定主意卽喝了一盃茶，給了茶錢，主僕二人就向紫石街而去，過了四仙橋，已到紫石街學士坊了，只見許多高門大戶，不知那一座大門是刁府，又走上前幾步，只見又有一座閥閱大門第，兩邊石獅子平分左右，照壁牆對過，棋杆高聳，門牆上高釘蔴布，顯得慘慘陰風樣的，毛龍看了心中想道：看來這個一定是大哥府上了，但是大門緊々的閉着，門上寂々無人，便如何可以進去，一想有了，何不等我去備一份弔禮，以弔奠為名，進去探聽動靜，有何不可，毛龍打定了主意，轉身便去尋找店面，行不多遠，就見前面有一家南貨店，招牌上寫着「悅來齋」三個字，就上前買了些香燭紙錠，向店家借了筆墨，開了弔儀，心中一想，我的姓名，誰人不曉，不能寫上眞姓名，被他們識破行藏，因此就在帖子上寫了「龍天海」三個字，寫好了即又轉身仍向學士坊來，到了刁府前外，就叫僕人敲門，拿帖子送進去，那管門的，開出門來，接了帖子，就通報到裏面去，那總管王六，就迎了出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毛巡按探信作吊　老家人請求寫狀

引曰　蛇劍蜂針猷未毒　世間惟有人心曲　可憐先生命無辜　抱屈含冤還帶辱

話說，那管門的將帖子送進裏邊，總管王六即出來迎接，原來王六，久有替主伸寃之心，打算拼了一條老命要去告他一狀，怎奈王氏二娘々十分膽小，因為孩子尚小，劉氏父兄官勢又高，惟恐告狀不成，反遭其害，所以一定不准王六去告狀，叫他暫時忍耐靜待時機，若是沒有相當的機會，便待孩子長大成人了，再報大仇，因此王六才暫時忍耐住了，但是心中終日慘切，默默祝告先主，放得有靈些，等早有清官到來，便可替伸寃，只是一天一天的過下去，放着那一對淫婦奸夫，快樂下去，心中很是恨々，忽々的已有一年多了，這日正納心

痛，忽報有一個姓龍的送進一副弔儀，到來弔奠，王六不知這位姓龍的是那個，所以就迎了出來，看了毛龍並不認得，心中想道，大概是遠路到來的，所以直過了一年多些才來弔奠，因此奉揖道：「這位就是龍相公麼？」毛龍道：「老家人，小生正是。」王六道：「老奴不知相公光降，有失遠迎，多多有罪。」毛龍道：「老家人不必客氣。」王六道：「相公請，到裏邊坐罷！」毛龍主僕二人就跟了王六進內，到了茶廳上，王六請毛龍坐下，毛龍道：「老家人也請坐了。」王六道：「老奴不敢，請問相公，仙鄉何處？」毛龍道：「琢州人氏。」王六聽了琢州兩字，忽然想起南樓，回來之時，曾說過回家以後，即欲到揚州去的，因在揚州結義，三人約定同到京都，其中有一人姓毛名龍也是琢州人氏，」便道：「相公，貴處有一位姓毛名龍的，可認得麼？」毛龍道：「老家人何以問及？」王六道：「只因前年先主人回家，曾向老奴說及，在揚州曾結義了一位姓毛名龍的大爺，今聞相公貴處是琢州所以偶爾詢問一句。」毛龍道：「有的，說起這位毛龍來，他還是與我同年。」王六道：「啊喲！失敬了，原來相公還是毛大爺的同年，但老奴素昧平生，敢問相公的大號。」毛龍道：「草字雲從。」王六道：「久仰久仰。」毛龍道：「老家人，我與你家大爺在揚州也有八拜之交，誰想你的主人去世已久，所以聊備冥資，特來到靈前一拜，以表寸心。」王六道：「原來如此，多謝相公了，但先生閉靈已久，決不敢當。」毛龍道：「老家人不用客氣，千里而來，惟有一拜，以盡桃園之義。」王六道：「如此相公請寬坐，待老奴去通報便了。」毛龍道：「老家人不消驚動。」王六道：「好說。」便吩咐左右道：「兄弟們到靈前去打掃打掃，我到裏面去通報娘々。」衆人一起答應道：「是了。老總管你儘管去通報娘々就是了，龍相公在這裏，有我等在這裏照應。」王六進到裏面，在儀門外將傳事的雲板敲動。原來劉氏自那次因王六在園內撞破王文與玉蘭的好事以後，即傳令出去，將儀門緊閉，凡是外面人，一概不準進內，如有要事，在儀門外敲雲板通報，無事不准輕報，原來劉氏又因爲與王文日夜在內儼如夫婦，恐被外面的人進去撞破了奸情，很是不便，

所以如此，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劉氏在房內與王文在談心，劉氏道：「王叔々你昨日因何不來？」王文道：「因在看戲，回家遲了，所以又不曾到阿嫂這裏來，又失約了。」劉氏道：「看的什麽戲？」王文道：「是目下新演出來的，武松酒樓打殺西門慶，看到武大郎顯魂殺嫂，嚇得我的魂飛天外。」劉氏道：「他自他，你自你，要你看了嚇什麽？我昨夜到做了一個夢。」王文道：「還記得麽？」劉氏道：「尙還記得，好似與你同在花園內，忽然看見一隻烏龍，環繞着牡丹亭，爪中還擎着一把利劍，對着奴家怒眼圓睜，奴家驚醒過來，天還未明，仍心跳不已，不知是凶是吉？」王文道：「烏者黑也，北方壬癸水，看起來這條烏龍是從北方來的，然而要說到吉凶，是沒有的，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何必放在心上。」二人正在談心，忽聽得儀門外的雲板响，劉氏便吩咐春蘭去看，春蘭到儀門前問道：「是誰人？」王六道：「裏面可是春蘭麽？」春蘭道：「正是，外面可是王總管麽？」王六道：「正是。」春蘭道：「有什麽事？」王六道：「外邊有一位龍相公到來弔孝，你去通報大娘，請他出來。」春蘭道：「大娘在內有事呢？」王六道：「有什麽事？你去通報就是了。」春蘭道：「是了。」王六見春蘭去通報，便又到西樓去通報二娘，且說春蘭到了裏面，說與劉氏聽，劉氏道：「春蘭你去回報他，對他說閉靈已久，還要吊什麽孝？」王文在旁邊道：「這是不能的，別樣有可回，惟有這個弔孝是不能回却的。」劉氏道：「如此就待我出去罷！」王文道：「阿嫂這樣艷服如何能出去。」劉氏道：「我到忘去了，這便待我更換了素服！」罷即吩咐蕙蘭去拿了素服來，劉氏將素服換好了，又吩咐春蘭道：「你去叫王六進來，看是什麽龍相公。」春蘭答應一聲去了，劉氏即下了樓，王六到來，上前與劉氏見過了禮，劉氏道：「王六，外邊到來的龍相公是誰，因何不曾聽大爺在日說過。」王六道：「這位龍相公是與大爺在外結義的好友。」劉氏道：「這便待我出去便了，但是二娘可曾得知麽？」王六道：「二娘已在孝幃內等候了。」劉氏即帶了春蘭兩個丫頭，一路出來，王六先到外邊招待毛龍，二娘看見大娘到來，過去相見了，二人客氣了幾句，劉氏

遂吩咐丫頭到孝幃外，傳王六到來，叫他請龍相公進內奠靈便了，王六先上了祭禮，香燭一應俱全備了，龍虎倌伏在靈旁，毛龍上前叩拜，孝幃內降哀，叩拜以畢，毛龍又喚過王六道：「老家人，我與你家主人，生前乃是知交，又是結義兄弟，情如兄弟，今日到此，不遠千里而來，你去預備酒來，待我在靈前敬他三盃酒。」王六道：「這個不必了，何勞相公如此多情。」毛龍道：「你去拿來便了。」王六即去拿了酒來，毛龍在靈前上酒，想起從前結義之情，不覺淚如泉湧，敬罷三盃酒，又下拜，不覺痛哭起來，引得王六也落下眼淚來，上前勸道：「龍相公請起，這樣眞不敢了。」毛龍哭道：「大哥你可記得去年三月初三日，在維揚邂逅相遇，三人結義桃園，希望兄弟相親，同到白首，誰知到今日霹靂一聲，折了雁行，各分東西，雲卿三弟屈遭刑戮，現在走於何方，亦不得知，言及於此，我心實痛，我今特地到襄陽來看你，豈知哥々已返夕陽，我雖有千百心事，向誰憑訴，可不傷心啊?!」哭至此處，聲嘶音啞，這時就是閑人，在旁聽了也要流淚，何況是刁家親近的人，那幾個家丁也都個々暗々流淚，只有鐵心腸的劉氏，在孝幃內雖然放聲大哭却是半點眼淚也沒有，可憐只哭壞了一個二娘，並那個龍虎倌倌雖然年紀尚小，也似已懂得人事，在靈旁哭了起來，這個時候，眞是傷慘已極，忽地靈前起了一陣狂風，陰氣森寒，彷彿是南樓顯靈了，嚇得劉氏魂飛天外，急忙站起身來，向裏逃避，那陣陰風吹過，揭起劉氏的素裙，露出紅衫，春蘭眼快，連忙替劉氏扯住裙角，即回避進去，王六在旁，窺見其情，不便明言，這時不但劉氏嚇得逃了進去，就是在旁的衆家人，也個々驚恐，龍虎也嚇得狂哭起來，丫頭嚇得搶着將龍虎倌々抱進孝幃去，遞與二娘，靈前香燭都被陰風括在地上，連魂牌也落到地上，紙灰飛揚滿室，毛龍也停止了悲聲，王六請毛龍到茶廳上去坐，毛龍也曉得奸情洩了，因大風起處，孝幃吹開，劉氏的素裙揭起，紅衫露出，毛龍也早已看見了，就退到茶廳上去，預備盤問王六，心中想道：「這一來淫婦的奸情畢露，可知茶坊內那茶博士所說的話，盡不虛言了，但這件事情，須得有一個人出頭才好，但這件事情

，須得在王六身上着落，看這個老家人，也是很忠心很誠實的，未必不想替主報仇，大概如那茶博士的話，一定因爲劉家父兄的勢大，何不待我先來探々這個老家人的口氣，看他如何。」遂對王六道：「老家人你也坐了。」王六道：「不敢。」毛龍道：「不妨，我有話問你，你須坐下，我們細談。」王六道：「如此老奴便告坐了。」毛龍道：「老家人，你家主人是得的什麽病症身故的，須細說與我知道。」王六道：「先主三月間往維揚，五月裏回家，返家之後，在大娘房內飲酒，忽然腹痛就死了。」毛龍道：「可曾服藥麽？」王六道：「因爲霎時病故，所以不曾請醫生診治。」毛龍道：「臨死之時，你可曾見過麽？」王六道：「看見的，一些沒有別故。」毛龍道：「老家人，你這話休得瞞我，我早已知道了，你家大娘，是守孝的寡婦，爲什麽裏面穿了鮮紅的花衫，這裏頭怕的還有緣故罷？」王六一想罷了，怎的竟被他也看見了，只得仍然遮蓋道：「龍相公，大娘渾身穿的都是孝服，那裏有那事情。」毛龍發怒道：「哼，你這個老頭兒還要遮攔什麽，方才陰風大作，將你家大娘素服吹起，裏面的綉花紅衫，我早已看見，我道你這大年紀，想還誠實，所以問你，誰知你也是忘恩負義之人，與劉氏是一起的人，故而也替他遮蓋麽？」毛龍說到這裏，有意的嚇他一句道：「照這樣看來，你家那劉氏的奸夫，還是你替他拉攏的嗎？因此你就不敢直說，處處替他遮蓋，或者你是逢人只說三分話未便全拋一片心，但是對我直說是不妨的，只管一一從頭細說就是了，或者你有替主報仇之心，我龍相公可以帮助你一臂之力。」王六聽了這兩句話，暗暗思想，覺得毛龍話中有音，或者刁家的家庭變故，遠方已有人得知，既是如此，何不待我將這番事情，從頭至尾，細細的說一遍與他知道便了，或者這個龍相公果能幫助我替主報仇亦未可知，看這個龍相公，到不是沒來歷的人，因此說道：「相公息怒，老奴不是替那劉氏遮掩，只因此處不便細言，雖然此刻，沒甚閑人在此，但是恐防隔牆有耳，窗外有人，所以不敢細言，老奴亦久欲替主報仇之心，但苦無機會，所以二娘叫老奴暫時忍耐，因那劉氏的父兄官高職顯，恐報仇不成，反遭其害，今龍相公既有幫助老

奴替主報仇之心，感激不已，老奴想請相公，到老奴的家中去談，不知相公的意思，以爲如何？」毛龍道：「這到很好，但不知你的家住在那裏？」王六道：「老奴的家，就在這裏過去，牆的東邊。」毛龍道：「如此就到你家中去罷！」二人即起身行前，王六在前領路，毛龍吩咐僕人在後跟隨，上前行了約有一箭之路，有一座小牆門，王六上前叩門，有一個老媽媽出來開門，王六道：「相公請到裏面坐罷！」毛龍即跟着進去，王六關上了門，到了客堂上，請毛龍坐下，毛龍坐了下去，王六下拜道：「龍相公在上：待老奴行一個全禮。」毛龍道：「不消了，老家人起來罷！」王六叩了一個頭起來，又令老媽々叩拜，毛龍道：「老媽々不消不消，起來起來！」老媽々叩了一個頭站起來，即回到裏面去，片刻叫小使送出茶來，王六道：「相公用茶。」毛龍道：「老家人不消如此客氣，你可將那始末的根由細々說來。」王六道：「相公如此便待老奴細說，先主自從三月到揚州去，只因一去幾月，劉氏在家春閨無聊，那四個丫頭，本來輕賤，得知主意，就有意打動劉氏到花園內去，劉氏滿心思春，在牡丹亭上，彈了一曲，誰知引動東園一個王延貴細聽琴音，乃是一曲相思，這姓王的本是一個淫棍，素性喜於攀花折柳，當時即爬上牆頭窺看，兩相傳情，那四個丫頭更做媒介，劉氏亦甚淫賤，就由四個丫頭設計，劉氏假作生病，請王文到東樓診脈，即暗々訂情，以後那花園內的牆頭，即作藍橋，朝夕往返，連得四個丫頭，也都有奸情，可惜那劉氏本是千金之體，却竟甘下賤，往返數月，合當有事，是應當他們的奸情要敗露了，那日是五月端陽，二娘々送禮物並五毒靈符到東樓上，恰巧這日淫婦劉氏，留了奸夫王文在東樓賞節，二娘娘只瞥見了一眼，即心慌意亂的下樓，却給淫婦房中的一個丫頭遇見了，曉得奸情已露，就高聲叫了劉氏出來，就在東樓下，與二娘相見，二娘將禮物送與劉氏，劉氏也回了禮物與二娘，往年是沒有的，這次是有買他不說的意思，所以格外客氣，二娘因是劉氏的厚意不能不收，所以也收下了，即回到西樓，誰知劉氏又與奸夫以及四個丫頭商量，決定了計策，要謀害二娘滅口，因先主在日，很知二娘賢淑，所以很是信任

，劉氏恐先主回家，二娘必欲告訴，先主若得知此事，自然絕不甘休，就定計端午後一日，補宴款待二娘，實則欲毒死二娘，因二娘端陽日吃素，所以用補宴的名義，誰知次日去請二娘，二娘知無好意，婉言回却，不料先主却於那時回家，劉氏心慌，十分殷勤，一定要請先主到東樓去款待，設宴替先主洗塵，先主本想先到二娘房中看龍虎倌々，因龍虎倌倌其時睡在房內，二娘不曾抱出來，先主因出外多月，記念孩子，所以先想去看々孩子，怎知劉氏心虛，恐二娘洩機，堅定要請先主先至東樓，先主因劉氏是大，一時情不能却，所以先到東樓，誰知劉氏，心腸甚毒，即移星換斗，將先主謀害，聽說是用的鶴頂血，但不知他們用的這個鶴頂血，是從何處買得。」毛龍道：「老家人聽你所說，那劉氏眞是心腸殘毒已極，但是你主人在日待你不錯，他受了這樣的寃仇，若是你不出來替他報復，還有何人能出頭？因爲二娘々是個女流，龍虎倌々尚在孩提，這個報仇的大事，你難辭其責，只是你爲何竟忍心坐視，不出來替主伸雪，好像於理不合。」王六道：「龍相公你有所不知，我王六久有替主報仇之心，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只因投鼠忌器，劉氏父兄高官顯爵，恐告狀不成反遭其害，老奴是雖死不辭，但恐二娘與小主亦欲遭其毒手，因此暫且忍耐求全，等得日後小主長大，再圖報仇。」毛龍道：「老家人這話又錯了，豈不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麼？你若是怕了劉家的官勢，只怕你主寃沈海底了，若說要等你小主長大，到不知要到幾時才得伸雪，因你的小主，今才四歲，若等他長大，到那時候，尚不知那淫婦奸夫，在是不在？在我之計，以爲乘着淫婦奸夫在這往來正熱之際，正是報仇之時，若錯過這個機會，還待何時？若是老家人肯代主伸雪，我龍相公肯幫助一臂之力。」王六道：「若是龍相公肯幫助，老奴願從計教。」毛龍又道：「老家人我且問你，那王廷貴是什麼人？」王六道：「王廷貴就是王文，乃是一個納粟的監生。」毛龍道：「他住在那裏？」王六道：「就住在這宅子的隔壁，他家的花園在東，這裏的花園在西，只隔着一坐短牆，只一人多高，所以過牆極便，並且那王文與先主在日還是同窗之友。」毛龍罵道：「這個眞是衣冠

貪歡了。」又道：「老家人，但劉氏通奸謀夫，誰為見證？」王六道：「現在有劉氏的情書為證，乃是劉氏的親筆。」毛龍道：「這就很好，但是從何處得來，現在那裏？」王六道：「這封情書，是劉氏着丫頭送與王文的，老奴在牡丹亭內拾得。」毛龍道：「且慢，那個丫頭叫什麽名字？」王六道：「叫玉蘭。」毛龍道：「還有三個丫頭叫什麽名字，」王六道：「一個叫春蘭，一個夏蘭，一個蕙蘭。」王六說完了，站起身來，向毛龍道：「龍相公，請在此稍坐，待老奴去那情書拿來。」毛龍道：「老家人你只管拿來便了。」王六起身即向裏去，片刻將情書拿了，來遞與毛龍看了，這情書在上回書中已交代過，此處不再交代，且說毛龍將情書看過一遍以後，向王六道：「老家人，就是這封情書，已足為證了，現在有個新按臺到來，你可準備狀詞，前去告狀。」王六道：「但不知新按臺清正如何？」毛龍道：「老家人你只管去告就是，新接臺是我的表弟，今得中狀元，欽命荆襄巡按，丹心照日，鐵面無私，你不須憂慮，只要我去稍通關節，定叫大仇立報就是。」王六道：「如此甚好，但如今只少一人寫狀，敢煩相公，代修一詞，則先主之仇可報了。」毛龍道：「如此取過筆硯來。」王六道：「是。」就去取了筆硯來，毛龍攤開狀紙，執了羊毫，向王六道：「這個應該二娘出面，你做抱呈如何？」王六道：「但是二娘是個女流，怎能出去出乖露醜。」毛龍道：「不妨，你做抱呈，原能代替他出面告的。」王六道：「這就很好。」毛龍問二娘姓王多大年紀，王六道：「一十九歲。」毛龍道：「你呢？」王六道：「六十三歲。」毛龍道：「過了花甲難做抱呈，改為五十八歲。」王六道：「不妨事麽？」毛龍道：「不妨事的。」提起筆就直寫下去，片刻就寫好了，王六道：「可好請龍相公唸一遍給老奴聽々麽？」毛龍道：「你且聽了。」狀云：「具狀未亡人刁王氏，年十九歲，抱呈家人王六，年五十八歲，襄陽府襄陽縣人氏，為弒主謀夫，滅倫傷化事，故主刁南樓，職是司馬，娶氏側室，生子四歲，正室劉氏，並無所出，去年三月主往揚州貿易，至五月歸家，劉氏設宴私房，與先主洗塵，日沉時分，遺婢夏蘭，忽報主人暴病身亡，如驚雷

霹，隨即往視，腹高睛突，冷氣如冰，知非正病而亡，稍停片刻，劉氏即命四鬮，衣衾蒙蓋，連夜入棺，舉家內外，莫敢聲張，至六月初，天敗其奸，有老奴王六總管，忽於園中牡丹亭畔，拾得情書一紙，呈氏細閱，乃知劉氏親筆，情現於辭，愈知故夫被謀是實，氏於此時，原擬赴湯蹈火，粉身碎骨，以欲告狀伸冤，奈以劉氏一門富貴，下屬官吏，非其故舊，即是同年，氏思強弱難敵致含忍至今，今幸憲天榮藏，擁節襄陽，正淫婦奸夫授首之日，先主沉冤發洩之時，故敢冒犯上控，伏乞大老爺震賜，親提嚴究，正法鋤奸，如虛半字，願甘反坐，哀哀上告。」王六聽完了，說道：「龍相公，果然寫得好的，言々是實，句々是眞。」毛龍道：「老家人收過了，這紙狀詞，關係甚大，要小心才是，休要洩了消息。」王六道：「老奴曉得。」就拿了摺疊起來，毛龍又問道：「老家人，往日你大爺到揚州，曾有一個小使叫刁平的現在那裏？」王六道：「大爺過世以後，劉氏即將他遣了回家去了。」毛龍道：「原來如此。」又道：「老家人，我要去了，你將狀詞收藏好了，等巡按老爺到此，你即往告，不要誤事。」王六道：「老奴曉得，但相公若不嫌待慢，就請在此息宿，還有事情請教。」毛龍道：「明日再來罷！因尙有朋友相待，所以要去的。」王六道：「如此便不相留了，但不知相公在何處歇歇？」毛龍道：「就在船上。」王六道：「如此待老奴送相公下船。」毛龍道：「不必了，我明日有空，自然再來。」王六道：「如此待老奴送相公出外。」即送出街坊，才分別了，王六回進屋內，好生歡喜，對他的老妻說：「如今有這位龍相公到來，主人之仇可報了。」他的老妻道：「這位龍相公相是有來頭的。」王六道：「他與主人乃是結義弟兄，因在遠處得知主人的變故，所以到來，一則是弔孝，再則大槪也是有意要來與先主報仇的，即日即有新巡按到，他與新巡按是自親，所以這事自然有幫助的。」他的老妻道：「大爺在日義交遍四方，這樣看來，不是虛言，然而如龍相公這樣的人，也可算是重義之人了，但是這事，你還須小心一點才是。」王六道：「不用老妻叮囑，這個我自然曉得的。」他的老妻道：「現在旣是如此，但是你還得去悄々

的告訴二娘一聲，因爲二娘究竟還是原告，豈能叫在暗中不知。」王六道：「媽媽你這話不錯了，不是你提起，我眞一時想不起來，如此你替我去將狀詞放好了，待我去告訴二娘一聲。」說罷這話，就將狀紙交與他的老妻，自己便向二娘的西樓而來，再說二娘王氏，被那陰風括起，見劉氏嚇得逃進內了，他恐嚇了孩子，所以也抱了龍虎倌々回到西樓，只是心中很是傷悲，不知故夫之仇何日可報，只恨劉氏太覺毒心，方才陰風驟起，想是故夫陰靈不散，見了好友到來，所以顯靈，將氏的素服吹起，露出紅衫，敗露淫婦的奸情，思想其意或是有求這位龍相公替他報仇之意，但不知那龍相公可曾留意看見，恨只恨劉氏太過心毒，那有孀寡反穿紅衫之理，細想起來，先夫在日待他恩厚情深，不料淫婦竟如禽獸，毫不得知，甚至他的行爲下賤，直禽獸不如多了，枉爲父兄高顯，亦爲汚辱極了，但奴與他仇深似海，不知大仇，何日可報，想起這位龍相公，千里到來，情深義重，與故夫在日必是知交，所以奴方才進內之時，吩咐王六，好々款待，可恨劉氏全不理睬，不知龍相公此時，可曾已去，因奴方才忘記王六叫他款留便點，不知王六亦會想及於此，何不待我，將王六傳進來問他一聲，遂吩咐靑蓮丫頭到外面去傳王六，靑蓮丫頭，走到樓下，却値王六到來，便向他道：「我奉二娘之命，特來叫你，如今你且在此坐了，待我上樓去請二娘下樓來。」王六道：「我亦有事，正來要見二娘，就煩你上樓去通報一聲罷！」靑蓮丫頭轉身上樓去，不多時二娘下樓來，王六上前見過了禮，問道：「不知二娘呼喚老奴有什麽事？」二娘道：「龍相公到來，可有什麽話說？我叫你好好款待他，方才忘記吩附你預備便點，不知你曾否用點心款待麽？」王六道：「不用二娘吩咐老奴早已預備款待了，此時龍相公已去，但尚有一些話，老奴特來稟知二娘。」二娘道：「是什麽話，你且說來。」王六道：「那龍相公，與先主乃是金蘭之交，義勝管鮑，因此不辭千里到來探望，一路下來，已得知先主遭變之事，因此到來作吊以探虛實，所以再三向老奴盤問，老奴初因家醜不可外揚，不肯細說，後來見他眞情已知，不能隱瞞，只得和盤託出，一一細說，他道你家主人，遭

可如此奇冤，你是總管，因何不替主報仇，老奴對他說劉家官高勢大，恐反遭其害，他說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況一個劉家，若是這樣貪生怕死，你主人豈不冤沉海底，若是等得小主長大，須要幾時，只怕到了那時，淫婦奸夫，已不在人世了，自然還是乘着此時淫婦奸夫，往來熱鬧之際，與你主人報仇，況且目下有一位新欽差到來，他是官淸似水，鐵面無私的，官船在一二日內即到，並且與他是自親，若是前去告狀，只要稍通關節，自然大仇可報，因此老奴，就請他寫了狀子。」二娘道：「原來如此麽，狀子可曾寫好麽？」王六道：「寫好了。」二娘道：「可曾帶來。」王六道：「不曾帶來，老奴因爲要緊的，所以不曾隨身帶着，二娘要看，待老奴即去拿來。」二娘道：「如此甚好，你去拿來，待我觀看。」王六起身回到家中，向老妻取了狀子，又到西樓下，呈與二娘，二娘將狀子細看一遍，向王六道：「龍相公寫得果然甚好，但你敢做抱呈麽？」王六道：「老奴怎的不敢，雖紛身碎骨在所不辭。」二娘道：「王六難得你有這樣一片忠心，大爺之仇，諒必能報，況且龍相公又這樣重義，若是大爺的仇，果然能報了，不但我二娘感激你，就是小主人也佩恩無已，大爺在泉下，定也感激。」王六道：「二娘這話說得重了，這亦是老奴分內之事。」二娘道：「如此你回去罷，但是這件事情還預小心。」王六道：「老奴曉得，二娘只管放心，請上樓罷，老奴去了。」仍將狀詞放在身上，即別了二娘出來，回到家中去，二娘也同上樓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喊主冤轎前告狀　奉密札刑廳捉文

引曰　爲色而謀　害人惡首　雖得綢而繆　終歸不白頭

話說王六去後，二娘也上了西樓，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天劉氏回入臥室，卻値王文在春蘭房內住宿，原

來劉氏定下的例子，大凡王文與劉氏宿了幾夜，然後就輪到四個丫頭一人一夜，那日該輪到春蘭，所以王文早早的，就到了春蘭房內，因此劉氏回房不會將孝幃內的事情，向王文細談，次日劉氏一早就起身，等到日上三竿，還不曾見王文到他房中，就等得心焦起來了，遂打發玉蘭去呼喚，玉蘭走到春蘭房中。只見春蘭正才起身梳粧，王文還臥在被中，玉蘭道：「春蘭怎的這樣好睡，到這時才起身？大娘已等得十分心焦，倘然這樣下去，給大娘一怒，不要以後就輪不到值夜了。」春蘭道：「只因一時失瞼，所以就稍遲，想是大娘今早也格外起得早些，如此待將王相公喚醒了，叫他到大娘房中去罷。」因此就將王文叫醒了，原來王文這時正在好睡，被兩個丫頭呼喚，只得早起。就跟了玉蘭到劉氏房內，劉氏道：「啊喲，叔々今早爲何這般貪睡？奴家在此已等候久了。」王文道：「學生只因昨夜少睡，所以今早失瞼，不是阿嫂着玉蘭到來，只怕須睡到晚上，若是遲了，學生懶得到來，勢必要在春蘭房中再宿一夜，不知阿嫂這時呼喚學生還有什麼吩咐麼，或是阿嫂一人在房中覺得冷靜了？」劉氏道：「都不是的，只因見此時不來，所以着玉蘭看々你，不過有幾句話要告訴你。」王文道：「什麼事情？」劉氏道：「昨日那個龍相公到來，我聽了你的話出去，不料那龍相公上了祭酒以後，靈前忽然陰風大作，不但將靈牌吹得括在地上，紙灰飛揚，連得香燭等一切都被陰風刮飛起，眞是怕人之至，嚇得奴魂飛天外魄去九霄，並揭開孝幃。穿起素服，露出紅衫，還虧得春蘭替我將衣角執住了，才算遮住紅衫，不然給人家看見了豈不要當笑話談論麼？就這樣，不知可曾給那龍相公看見沒有，這個想起來，莫不是南樓的陰魂出現麼？所以奴昨夜驚恐了一夜，因此現在叫你來，就是將這話告訴你，你看這件事，可叫人怕麼？」王文道：「人死便消散了，那裏有什麼鬼，常說的：「疑心生暗鬼。」這是疑心的緣故，鬼是沒有的，阿嫂驚怕什麼？快些不要掖在心上。」劉氏道：「叔々你雖然這樣講，但奴心中終覺驚懼，只因那個時候，你不在旁邊，若是在旁邊的，就是你看了，也未必不怕。」王文道：「阿嫂這些話不必說了，愈說愈在心上，愈要想起，就愈要怕了，還

是談些別樣話罷。」正在說着，只見蕙蘭已送上參湯來，王文吃了參湯以後，向劉氏說道：「阿嫂，學生今日要回去一趟。」劉氏道：「因甚事情？」王文道：「因今日岳丈要來，所以須得回去一趟。」劉氏道：「如此你就去罷，但是早些來。」王文道：「曉得，不到天晚，學生就要到來的。」說罷就起身告辭去了，這且按着慢表。再說欽差毛龍昨日回至船中，查明了刁府之事，次日即開船到任，只聽鑼鼓响喨，炮聲振耳，原來昨日裏陽地方的文武官員已在碼頭候接，因爲沒有接到，所以今日一早，文武官員已在迎候，曉得昨天不到，今天一定要到了，因爲計算行程，可以得知，且三天以前已經預備好了，官船將到碼頭，就有中軍到艙內啓稟道：「啓稟大人，船已將到碼頭。」毛爺吩咐將船泊岸，中軍答應一聲是退下，官船泊了岸，那些迎候的文武官，都呈上手本，中軍又走出傳話道：「大人有令，一切文武官員，都不必伺候，一概到衙內參見便了。」衆文武只得都答應着是退下，欽差大人便上岸，只見旗幟鮮明，毡毯鋪地，花香燈燭熱鬧異常，巡撫大人吩咐開道向前，前面清道一對，擎着兩扇肅靜迴避的木牌，後面又是四御牌，分了左右，牌上寫着：「代天巡狩，狀元及第。」又是一對軍牢，各人手中執着鞭子，又有深圍的凉傘，並全副的鑾駕，巡撫大人坐的八人抬的大轎，兩邊敲着十三只大鑼，一路前行，眞是好不威武呢，街上寂靜無聲，家家戶戶都設了香案叩拜，你道做了一個巡撫官就有這樣的威武麽？原來巡撫也不過是個三品官員，只因毛大人今日，乃是代天巡狩，所以與衆不同，浩浩蕩々一路進城，都是走的通衢大道，轎子將要行到紫石街前，毛大人就在轎內暗々留神，你道爲何？原來等望蒼頭王六來告狀，以便可與南樓伸寃雪仇，前面的人員已過了刁府門前，毛大人的轎子已將到刁府，在轎內留神向前觀看，只見刁府的大門，雙扇緊閉，並不見有個蒼頭王六到來，到不覺心焦起來，心中想道：「爲什麽還不見王六到來，莫非王六不肯與主伸寃，或是聽了他人之言，被人所阻止了，或者洩了消息，被劉氏得知了，不准他告狀，將他恐嚇止了？除了這幾個緣故，王六不會不來，或者他心中忽又害怕，所以就不敢來了？」毛

正龍在這般的思想着，却見轎前路旁來了喊寃的人，將狀子頂在頭上，跪了下來大聲喊道：「啊喲！青天老大爺伸寃呀！」這一聲喊，叫破了一派寞靜之聲，人人吃驚，文武官員盡皆失色，毛大人在轎內早已看見，正是與主伸寃的蒼頭王六，吩咐兩旁，將他帶上來，那旗牌官，早已過去，將王六拖到轎前，叫他跪下，正好似是一件東西一樣，嚇得王六魂飛胆戰，跪在轎前，抖個不已，不敢抬頭，毛大人故意發怒道：「好一個大胆的狗才，本院放告自有日期，移文也有衙署，你有什麽奇寃，敢來喊叫？」王六道：「啊喲大老爺呀，小民有海底沉寃，故主抱屈黃泉，今朝得青天，故此來求大老爺伸雪，爲小民的主人伸寃，若有虛言，小民雖死不怨！」毛龍吩咐左右取狀詞上來，旗牌官將狀詞呈上，雖然這狀詞是他親筆所寫，但不能不看，因此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然後問道：「王六，你主人旣被奸謀而死，當時何不到府縣伸告，何至今日才來喊寃，盡是一派虛言，敢來唐突本院麽？」吩咐兩旁道着他下去，王六道：「青天大老爺聽稟。」毛龍道：「快講。」王六道：「此因爲劉家父兄勢大，未見青天，所以不敢去告，今因大老爺乃是青天，所以敢冒死前來喊狀，若有半句虛言，情願受刑在轎前。」毛龍道：「好一個不怕死的狗才，胆敢前來謊告，左右取上方寶劍來伺候。」王六叩頭道：「青天大人呀！小人若有半句虛言，情願死在劍下。」旗牌官已去將寶劍請來，毛龍道：「你敢死於劍下麽？」王六道：「小民只望能與主人伸寃，情願死於劍下。」毛龍道：「如此你抬起頭來。」王六抬頭一看，不覺心中一呆，原來就是昨日到家中的那個毛相公，幾乎失聲叫出來，幸被兩旁喝止，才不敢多言，毛龍道：「看你到不像刁滑之徒，吩咐左右將他帶到轅門伺候，不可難爲他，兩旁答應一聲，將王六帶了下去，毛龍收過狀詞，吩咐開道，只聽鑼聲响喨，又浩浩蕩々的一路前行，過不多時，但聽炮聲响震，轎子已進轅門，裡面排了香案迎接，毛爺下轎，謝了君恩，北面陞坐，文武官員，照例一一進內參見，少頃中軍傳出巡撫吩咐，命文官回衙，武官回營，只傳理刑廳進見，片刻各文武散去，理刑廳童文正，進內參見了毛大人，叩問道：「不

知大人傳乎卑職，有何吩咐？」毛大人道：「貴廳請坐。」童文正道：「大人在此，那有卑職的坐位。」毛大人道：「本院出京之時，已慕貴廳盛名廉潔。」童文正道：「卑職碌々庸才，怎當大人過譽。」毛大人道：「不必過謙，本院臺下，現有通奸謀命一案，煩貴廳即將原呈收下，少頃有密札到來，即將被犯一並拘齊下獄，待本院改日擇牌親審。」童文正答應一聲是，即告退了出外，帶了王六回廳而去，將王六收押，專候欽差的密札行事，再說毛巡按見理刑廳童文正退去，也即退座，回進私宅，衙門規矩，即大張曉諭，安良除暴，並三六九日準期放告，又將密札行到理刑廳去，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王文，在劉氏房中出外，即回到自己家內，坐定了不多時，忽見王興來報道：「大爺不好了，今有新巡按到任，却被刁府上的總管王六告了一狀。」王文道：「告的什麽？」王興道：「通奸謀命。」王文道：「新巡按可曾准狀麽？」王興道：「已告準了。小的得信，所以急來告訴大爺，因爲事非小可，大爺還要及早防備才是。」王文笑道：「這是不要緊的，縱然就是告準了，總不能指奸爲奸，須得要有憑證才是。」王興道：「不問要緊不要緊，奴才得知了，就得來稟知一聲，但是大爺總要防備防備才是。」王文道：「曉得了，你且退下。」王興退了下去，王文心中細々思想，忽然想到牡丹亭失落的一封書信，就大大吃驚，因爲那封書信，就是通奸謀命的鐵證，至此遂想遠遁他方，便立不待緩的想走，又自己想道，我若此時走了，劉氏在東樓還不得知，只因當初通情之時，曾設下誓言，不願同生，但願同死，現在雖不能與他同逃，但是不能不去給個信他，不然我已遠走高飛了，他尚一點不得知，不過這時勢已不能再過牆去了，若是過了牆去，恐被劉氏逗留住了，一時不忍分離，豈不白白送了性命？到是自己一走可以沒有對證，也可保得他們的性命，因爲劉氏的父兄，俱是高官顯爵，諒不妨碍，等到新巡按去後，風浪平息，我仍然可以出頭，那時再叙舊交，有何不可，我此時何不寫封書信，到花園內交與丫鬟，叫他拿進去，以與劉氏分別，信上寫明緣由，叫他快去見他的父親，可以及早想法去與新巡按說情，便可化盡風浪，豈不是好

」因此立刻寫好了一封書信，到了花園內，看々隔園並沒有人在，心中到焦急起來，想道往日在這時候，四蘭之中，都有一人在園內等候了，爲何今日竟不見一人，正在想着，只見春蘭到來了，原來劉氏也已得知王六蠍狀的事情了，因爲不曾得知仔細，所以就打發春蘭到花園內，候問王文，看王文可曾得知，王文看見春蘭就喊住春蘭問道：「大娘叫你出來，曾說什麽別樣話麽？」春蘭就將劉氏吩咐他詢問的話，說了一遍，王文道：「我亦因此事到來的，現在這裏有信一封在此，你去送與大娘，叫他及早去求他父親通政想法，或可無碍，學生只得暫時躲向他處去，暫避其鋒，因爲有學生在此反是不妙，學生去後，就沒有對證了，叫大娘只管放心，只要等到風平浪息，學生自然回來，仍然可以相聚。」春蘭道：「王相公，既然到此，何不且進裏面，與大娘面言，然後再去。」王文道：「春蘭姐，現在事情很是緊急，我急要遠行，所以已來不及再進東樓與大娘分別，，因此寫了一封信在此，託你替我話轉給他罷。」春蘭道：「既然如此，你就去罷，但是不要遠行，恐怕有大娘的父親出來幹旋總可化險爲夷，以免行得遠了，消息阻隔。」王文道：「姐姐我曉得了，你快些進去罷，以免大娘在房內久候，我也要去了。」春蘭到也有點不忍驟別之意，只是事到其間，也沒有法子可想，遂與王文分別了，拿了那封書信進去，王文也回進屋內，就命王興去叫好船隻，預備遠揚，王興去了，過不多時，回來說道：「船隻已預備好了。」王文道：「如此你先替我將行李送到船上去。」王興道：「曉得。」便送行李至船去。王文心中一想，也不能不去與徐氏大娘一別，所以等王興去後，即到徐氏房中而去，才走出書房門，却見徐氏跟前的丫鬟到來，王文道：「你來做甚麽？」丫鬟道：「奉大娘之命，來請相公談心。」王文道：「我亦正要到大娘房中，如此你便先行，我隨後就到。」丫鬟答應一聲是去了，王文心裏憂愁着，慢慢的一步步思想心事，向前行去，所以吩咐丫鬟先行，他到了徐氏房中，那徐氏大娘，起身相迎，請王文坐下，丫鬟献了茶，王文問道：「方才你叫丫鬟來請我有什麽事情？」徐氏道：「啊喲相公，我聽得你叫王興去叫了船，又將行李送下

船去，想是即要遠行，但不知相公有甚事情，要到那處地方而去？」王文道：「啊喲！賢妻，我方才正要到來與賢妻分別，正走出書房門，却値你派丫頭來請我，如今事已敗露了，也不能再來瞞你，就是因劉氏那事情只因那個刁府上的狗才總管王六，在新上任的巡按跟前喊了寃狀，不料那新巡按已准了狀詞，怕的官府即須提人，因此爲丈夫的只得暫時逃避地方，以避其這鋒，叫做事其間，也沒有法子可想，所以我來與賢妻作別，但家中之事，都要你好好執管，孩子也要你好好撫養，我這次出去，或三月五月，或一年半載是沒有一定的，只要新巡按去後，風浪平息就好回來的。」徐氏大娘，究竟是賢淑的，平日雖痛恨王文的行爲，這時聽得丈夫即要遠行，不覺又落下眼淚來道：「相公呀，只因你平時不聽爲妻話，致有今日禍事臨頭，竊玉偷香你原不該做，爲妻室的正勸過你，懸崖勒馬仍可改，到如今是船到江心補漏遲，倘然有個長短，叫你的妻室幼孩怎麽安排？」王文道：「賢妻現在事已緊急，這種舊話還說他做什麽？你還有什麽話，我們快快說幾句罷，因我要急行了，不能再有躭延，若過於躭延，恐怕就走不了了，你心中也不必難受，常說的夫婦本是同命鳥，大難到時各自飛。」徐氏道：「啊喲！我也沒有什麽話說，但望能化險爲夷，你從此以後，改過從善，這是我的希望，餘外望你路上平安無事，在外第一要自己保重，不要過於遠行，若是聽得風浪息了，即就回來，免得奴家在家遠盼。」王文道：「啊喲！賢妻不要多講了，這些話我都已聽見，就此要告行了。」徐氏眼淚紛々，又囑咐道：「奴家向你說的話，你千萬要記好了，在外要謹愼小心。」王文已起身向外行，徐氏又囑咐道：「夫君呀！你要多帶銀錢才是。」王文道：「銀錢已帶足了，你不要送了，我去了。」徐氏那裏肯聽，送到外廳上，王興已送了行李下船回來，在聽上等候，見了王文出來，上來回道：「行李已下船了，請相公即刻下船去罷。」王文道：「曉得了。」徐氏吩咐王興與王文同行，在路上要小心伺候相公，王興道：「奴才曉得。」王文道；「王興走大門出去，還是走後門出去？」王興道：「走後門出去罷。」王文道：「對的，如此你先去後門外看看，可有

什麽人麽？」王興道：「曉得。」去看了回來道：「回相公，後門外並沒有什麽人，乘着此時走罷！」主僕二人就此向外行，徐氏大娘送到後門外，揮淚送別，看王文王興二人去得遠了，這才揮淚閉了後門進內，這且慢表。再說王文一路戰々驚々的行去，左右張望不已，形狀不敢大方，不由而然的露出一副賊頭賊腦的樣子出來，這叫虛心自驚疑，引得那不由而然驚懼起來，因此主僕兩人，太路不走，走小巷；鬧處不走走僻處，說就奇怪，有時行在僻靜的地方，只要聽得前後有脚步聲響，或是說話的聲音，就會嚇得腿都軟了，且說二人正穿過一條僻巷的時候，忽然聽得身後，似有多少人在追趕要拿捉他們的樣子，王文心內一驚，恨不得急就穿出這巷子去，誰知心裏一嚇一急，那兩條腿，竟發軟戰抖一個不已，本來是在行着，這一來那底下兩條腿竟似有千萬斤重的樣子，休想提得起分毫，向前移動一步，忽然又見前面彷彿霧騰々，風颯々的，辨不出方向，王文着急道：「啊喲！王興，爲何提不起脚，看不見方向，這是什麽地方，莫非遇輕了鬼打牆麽？」忽聽得前面隱々的東西叫了幾聲，又喊王興道：「啊喲！王興。這是什麽東西叫，莫不是鬼叫麽？」誰知造喊幾聲王興，不見有人答應，王文着急道：「王興那裏去了？」又喊了幾聲仍然不逆見王興答應，回四面看々，也不見王興，不但不見王興，連得方向也不辨，你道那王興那裏去了？原來王興看見後面刑廳裏的衙役追趕上來，已嚇得逃走去了，王興雖要與了王文同逃，怎奈王文的兩條腿有千萬斤的重，王興要背了他走，勢已不能，並且王文的那個身子，也彷彿有千萬斤重的一樣，因此只得自逃性命去了，這個大概就是果報，若說沒有陰靈，怕的就是陰靈了，因此那刑廳的衙役上前將王文拿住了，王文被拿住以後，那兩條腿，就不似方才那樣不能行動了，眼面前的迷霧就沒有了，那颯々的陰風也沒有了，自此王文才覺悟世上的果報不虛，並方才那陰風，迷霧，鬼叫，大概是南樓的冤魂不得放他過去，自此後悔不已，但是到了這時悔也不及了，自諒也不得活命了，遂長嘆一聲，只得聽那衙役們將他擺佈，這就是天網恢々，疎而不漏，衙役們將他推到理刑廳轎前，命他跪下，理刑廳問道：「

你是王文麽？」王文忽又想賴道：「小人不叫王文叫王廷貴。」童刑廳道：「本廳奉毛巡按之命，特來拿你，管你叫王文也好，叫王廷貴也好，既經被拿獲了，還想圖賴麽？」吩咐兩旁衙役，命先將王文送到刑廳收禁，兩旁答應一聲，就將王文押着去了，童刑廳帶了其餘的衙役，又向刁府上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理刑廳刁府密拿　劉家僕書房回話

引曰　羅帳藏秋月　金爐焚異香　願祈安樂事　災去遇增祥

話說那童刑廳，在路上將王文拿住了，送回刑廳衙門去，仍然帶了衙役們，一路向刁府上來提拿劉氏與四個了鬟，這且慢表。且說那劉氏，自得知了王六告狀之事，即心驚肉跳的驚恐無已，因此即打發春蘭到花園內，等候王文，叫王文進內談心，春蘭去後，不多時回進內回道：「大娘大事不好了，王相公說王六的狀，在新巡按前告準了，現在事已緊急，即刻避往他方，所以有書信一封在此，他叫大娘，趕緊打主意，去見劉太老爺，或者能將此事平息，能得劉太老爺去講了情，風浪平息了，王相公就回來了，此刻因爲急要遠避，所以沒暇來了，故寫一封書信到來，叫大娘照書信行事。」劉氏聽了這話，如平空起一個霹靂，半晌不語，玉蘭在旁道：「大娘且將書信看了，還是去見大老爺是不錯的，王相公既這般緊急，大概事甚要緊，可恨王六這個老狗才惡極惡極，想他是活得不耐煩了，現在只要大娘去見太老爺，一定事情不要緊，自來官官相護，預料新巡按是太老爺的同年，或是門生故舊的同年知交，這個事情，自然無有不能行的，怕王六這個狗才不反坐麽？就是那個二娘王氏，也免不掉要受處分，因爲細想這事，王六向來忠厚，他一個人絕沒有這樣的主見，這裏頭必是二娘王氏的主謀。」春蘭道：「玉蘭妹々，話不是這樣講的，萬一新巡按不講私情，便如何措置？」玉蘭道：「

春蘭姐姐你這話錯了，自來官府無不都是如此，難道這個新巡按還能拔萃出衆麽？縱然即是如此的，也只要大娘拿出幾萬銀子來，暗地託人送去說情，也有不行的麽？自古道財能通神，何況新巡按還是個人呢，你想我的話，錯是不錯？」春蘭笑道：「還是你想得周到，這話很是有理。」便向劉氏道：「大娘這件事情，果然是要這樣辦的，若不將王六老狗才辦個反坐之罪，就顯不出我們的利害，這樣也好叫二娘得知利害，以後不敢說什麽，但是事不宜遲，就要趁早前去才是。」玉蘭問劉氏道：「大娘，太老爺那裏，今日去，還是明日去？」劉氏道：「此刻時施還早，到不如即刻就去罷。」春蘭道：「我們四人一齊都去，萬一大娘想不起的話，我們就可在旁邊遞話，有了四人同在一起，格外有主意了，一人或者有不見到的，兩個人都可見得到，兩人見不到的，有三人就可見得到了，有了四個人在一起，是沒有見不到的，如此我們就大家換起衣服來罷。」劉氏一樣一樣的將金首飾除下來，末了耳朵上還有一副金環子沒有除下，蕙蘭道：「大娘耳朵上還有一副金耳環哩，也要除去。」劉氏道：「我的心緒已亂，所以忘了。」便換上銀首飾，又換上素衣，末了又忘了足上一隻紅鞋，虧得玉蘭留心看了一下，劉氏道我此時的心緒眞亂極了，四個丫鬟，也都換了素衣，一切都停當了，春蘭忽然失聲道：「啊喲！虧得我用心觀看，不然就有了破綻，要露出馬脚來了。」玉蘭道：「春蘭姐々因甚事，用得着這般大驚小怪的？」春蘭道：「你看大娘因心裏要緊了，裙子裏頭的一條紅帶子，你看沒有換去呢。」玉蘭走到劉氏跟前，揭起劉氏的裙子觀看，果然紅帶子沒有換去，劉氏即忙又換去了，這回更小心了，叫四個丫頭在他身上細細的觀看，還有什麽，沒有換去的麽，四個丫頭，從他頭上看到脚上，裏々外々的細看了一回，却沒有一點破綻了，才出了閨房，將門鎖了，窗戶閉上了，一重々的門，都上了鎖，末了走到儀門外。春蘭道：「有心將儀門，也上了鎖。」玉蘭將門鎖了，忽然想起這儀門上的鑰匙，尚在房內，不曾帶出來，蕙蘭道：「這便斷了歸路了，如何是好？」玉蘭道：「啊喲，妹々如何說出這般不吉利的話來，不要多言，休得再說不吉利的話，

就是忘記了鎖匙，也不算斷了歸路，好在此時也不用再回進去，等得回來之時再說罷。」劉氏吩咐道：「你快去預備轎子，吩咐轎伕將轎子抬到中廳上，叫他們不要多聲張。」春蘭答應一聲去了，劉氏就與三個丫鬟，慢々的行向外面中廳上來，玉蘭道：「大娘，我們不要走靈前走過，可從東川堂繞道出去。」劉氏道甚是，所以四個人，從東川堂，繞道至中廳上，等不多時，春蘭已同了轎子進來，五個人一起上了轎子，劉氏的轎子在前，四個丫鬟的轎子在後，出了中廳，一路行向牆外而去，那刁府上的家人僕役小使，個個在暗暗處議論，有的說王六的告狀，是自討苦吃，活了這樣一把的年紀，不耐煩了，自來官府只曉得財與勢，那管人民的屈與直，今番大娘去見太老爺，若是到新巡按面前去說個情，怕的總管爺的官司，一定要輸的。有人道我們快些不必管這個事，只要有飯吃，有衣服穿就是了。有人說道王總管此舉，正是忠義可敬，一定不會輸的，認眞沒有公理？麽須知頭上還有一個天在，循環報復，豈有稍爽，我說王六的官司一定可勝的，新巡按乃是淸官，況且有代天巡狩的職責，豈會受私麽？若是貪官，或是無愛民之心的贓官，一定不會準王六的狀子，不過你們這班人毫無心肝，大爺在日之時，待你們不錯，你們都是身受大恩的，不想能替主伸雪到罷了，還在此處私下議論此事，你們若是稍有人心的，就應當挺身出來，去幫助王六替主人伸雪才是道理，不然也得在暗中天々祝告上蒼保佑王六的官司打勝了，淫婦奸夫梟首正法，以替主人雪仇，這才是你們的人心，爲何竟說出這番沒心肝的話來？你們這班人直禽獸都不及了！衆人聽了這人的一番議論，竟啞口無言，只得各人默々的分散了去，再說劉氏的轎子，一路出了中廳，滿心希望回到娘家去，見了老父劉通政一面，以便哭訴一番，讓老父可去與欽差說情，拿二娘王氏問罪，王六反坐，才曉得自己的利害，誰知轎子才到牆門內，忽聽谷拉一聲，幾乎將劉氏在轎內跌了出來，你道爲何？原來是轎槓斷掉了，嚇得兩個轎夫趕緊將轎子歇下，玉蘭，春蘭，蕙蘭，夏蘭，也都叫轎子歇下了，一起到轎外，走到劉氏跟前問話，都道大娘嚇了？麽春蘭道：「啊喲！大娘今天不要去了，轎槓斷了，

不要不吉利。還是明天去罷。」玉蘭道：「不如等待一會再去罷。縱然不利，只要過了這個時候，就不要緊了。」正在說着，不料那童刑廳已到刁府門外，刑廳下轎，吩咐衙役將前後門把守，分一半人進內查搜，幾個衙役們一聲答應，就去將前後門把守了，童刑廳親自帶了衙役進刁府內去搜，查才進大門，就見牆門內，有五頂轎子，有一頂是斷了轎槓的歇在當中，幾個丫頭模樣的女子，站在轎門前談心，童刑廳吩咐衙役上前詢問看是什麽人，衙役答應一聲是，上前問道：「你們都是什麽人，在此何事？」四個丫頭看了來勢不好，就想向裏走，早被幾個衙役攔阻了去路，劉氏這時在轎中驚得魂飛天外，看了這幾個衙役，已曉得他們的來意，却是進退不得，左右爲難，嚇得呆在轎內，衙役阻住了四個丫頭問道你們是什麽人，快快說來？四個丫頭，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却巧這時候，裏面走出一個家人來，一看見牆門內有許多衙役，就曉得來意不好，嚇得急又縮回去，却已來不及了，早走上兩個差役，將他拿住了，那家人嚇得抖道：「我々々不關的。」一個衙役作出威來道：「什麽關不關？你們家裏的事，你們不知道麽？你們家裏出了通奸謀命的事，你們就想脫得干係麽？少不得將你帶到衙內上起刑來，你才肯招出你家裏的事呢。」那家人格外嚇得抖道：「這個事情，我們實在不得知的。」衙役問道：「這四個丫頭，可是那春蘭，夏蘭，玉蘭，蕙蘭麽？你直說了便放你，若是有半句虛言，就得帶你到衙門內拷問。」家人嚇得抖道：「是々的，請你放了我罷。」衙役道：「且慢還有那轎子內坐的，可是劉氏麽？」家人道是的，差役將他放了，家人正似漏網之魚，轉身就想逃進內去，却又被衙役喝住了，說道：「且慢，待稟過老爺再放你走。」家人只得站在一旁，衙役走到童刑廳跟前稟道：「回報大老爺，據刁府上的家人說，坐在轎內的是劉氏，那四個丫頭，正是春蘭，夏蘭，玉蘭，蕙蘭四人。」童刑廳道：「將他們一起拿下了，四蘭用鎖々了，劉氏用轎抬。」衙役們一聲答應，就過去將四蘭上了鎖，四個丫鬟，嚇得放聲大哭，但是這時候哭，已來不及了，衙役們替四蘭上了鎖，又至劉氏轎前，請劉氏換轎，劉氏還假不知的道：

「你們這幾個公差，到此來何事須得說個明白，我們不曾犯法，你們就敢來，胡亂拿人麼？你們既在公門之中吃飯，難道反不知王法嗎？，須知我刁府上也不是尋常門第，須得弄明白了才是，休要後悔不及。」衙役們道：「劉氏娘々，我們老爺是奉了毛巡按之命，你要問明白緣由，少停見了毛欽差，自然得知。」劉氏心內很急，但是沒有法想，曉得不去是不行的，只得換了轎子，四個丫頭還不肯走，還想以勢力嚇倒公差們，向劉氏大娘道：「我們不要去，或者叫人去請了劉太老爺來，我們再去，再不然，我們先到劉太老爺家內，然後再到衙門內去。」公差們道：「這是不行的，現在有刑廳老爺在這裏作主，那得由你們自己作主麼，快些罷若是再不走，就得要拖了走哩。」四個丫頭沒法只得含着淚跟着前去，劉氏雖要與丫鬟談話，也不得能夠，因為轎子已抬着走了，片刻即出了牆門外而去，那個站在一旁的家人叫刁安，見差人去了，心中才定，即將大門閉上了，有一個方才在內說忠義話的叫刁福，聞信心中大喜，即刻就去報與西樓的二娘得知，刁府上的家人，凡是稍有良心的，無不替王六喜歡，暗々祝告上蒼，巴望淫婦奸夫，早些梟首正法，可以早一日安慰先主人的靈魂於泉下，也洩了各人心中不服之憤，這且表過不提。再說童刑廳回到衙內，即刻陞座點查人犯，主婦劉氏一名，丫鬟四名點，查過了，吩咐衛役將他們收禁，但因是憲犯，須分五處收押，好生看待，衛役們答應了一聲，將人犯押着下去，都上了鎖，刑廳過堂，即去面稟毛巡按，毛龍得知人犯一起拿住，不曾有一名漏網，心中很是歡喜，稱讚了童文正一番，童文正自謙了幾句，即告辭了出來，即回衙門，童刑廳去後，巡按衙門的轅門外，就掛出審問案子的日期，一班百姓們看了，一傳兩，兩傳四，四傳八，還不到半日功夫，就傳鬧得滿城的百姓都得知了，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那個王興與王文走在一起的，因見公差們追趕得來，他就逃避了，本要拖着王文一起逃的，怎奈王文那時竟如失了知覺的一般，喊他也不聽見，拖他也不得知，要揹了他一起跑罷，說就奇怪，覺得他的身子，忽然變得如有千斤重一樣的，莫說能揹他走，連得想將他的身子，拖得移動分毫都萬々不能

。也不知是何緣故，因爲於力量上實在顧他不得，恐怕被帶累了一起，被捉拿得去，所以只得自逃性命，當時就躲在一處，後來出來探聽，知道王文已被刑廳的公差捉拿得去了，沒有法子可想，只得先趕回去報信給徐氏大娘得知，船上的行李只好回去以後再去拿了，王興回到家中只見徐氏在大廳上點了大香大燭，在那裏磕頭祝告的，原來徐氏很是賢德，他點了大香大燭的，是叩拜菩薩，佑護他的丈夫，一路平安得能風浪早些平息，可以早日回家，因此在那裏叩拜祝告，他正在磕着頭，忽見王興回來了，到很是奇怪，便問道：「王興叫你陪了相公暫時避往別處去的，怎的你此刻一人回來了，相公這時在那裏？」王興道：「大娘々大事不好！相公走在路上却與理刑廳相遇，因此被理刑廳的公差拿去了，奴才雖想拖了相公逃脫，却因相公，恍惚如失了知覺一樣的，不知逃走，奴才雖想負了他逃走，又因相公的身體會變得有千斤之重，因爲實無法子可想，所以奴才只得自逃性命，特回來報與大娘々得知，好快々搭救相公。」徐氏聽了此話，如一盆冷水在當頭倒下，嚇得渾身發冷，抖個不已，向王興道：「這這這便如何是好，有什麽法子好想？」王興道：「不如且將徐老相公請來，商量商量。」徐氏道：「如此你便快去請老相公到來罷。」即去即來，以免我在此等望。」王興答應一聲，轉身就去了，徐氏心中好生悲痛，大哭不已，仍在菩薩面前磕頭，巴望丈夫能够逢凶化吉，拜過了佛，又坐着哭一陣，連得那個孩子也嚇得大哭起來，這時王家僕役使女等都已得知，一起皆來問訊，勸道：「大娘不要哭了，現在事已如此，哭也無益，大娘還要保重自己的身子，顧着孩子才是，留些精神慢々的想法，或者能託天保佑，逢凶化吉就好了。」徐氏夫婦情重，那裏丟得下，一時怎能就不傷悲，仍是流淚不止，衆人正在勸着說着，只見王興氣急敗壞的回來了，大家問道：「老相公可會來麽？」王興道：「老相公早上下鄉收租去了，直至此時不會回來，今天不回家，也說一定。」徐氏格外就哭起來，王興道：「大娘且慢悲痛，好在事已出了，也不在一時着急，老相公今天縱然不回，明日一定回的，我已託了他們，鄰居們請他們轉言，等老相公回來，就請

他來的，此時哭也沒用，還是保重身體，定下心來，我們大家商議，商量有什麽主意好想，等老相公來了再說大娘這樣一哭，反而叫我們沒有主意了。」徐氏哭着道：「啊喲！王興，我此時心中已亂，總要你們念着平時主僕之情，替我想々看才是，只怕這件事情案情很大的，一時沒得想法。」王興道：「大娘不要急，此刻待我先到衙門前去，探聽探聽，看有什麽消息，然後再來想法。」徐氏道：「王興這樣你就快去快來罷。」王興答應一聲是，轉身又出外去了，不多時回家說道：「大娘不好了！現在不但相公收禁在理刑廳衙門內，連得隔壁的劉氏與四個丫頭，都被捉拿在理刑廳衙門內了，聽說是通奸謀命的案子，這案子是非同小可的！」徐氏聽了失聲大哭道：「啊喲這是沒有救了！」王興道：「大娘不要着急，或者有救亦未可知的。」徐氏道：「王興你那裏曉得，劉氏不被捉，或者還有可救，現在劉氏及四個丫頭都被捉了，就有了對證，若是奸情不實，還有可說，奸情一實在，謀命的嫌疑就難免了，所以搭救事情，怕的難有希望。」王興道：「大娘不必着急，現在總之只得聽天由命，然想法是不能不想的，此刻還要衙門內去用幾個錢，讓相公在內，可以有照應一點。」徐氏道：「此話很是，如此待我去拿些銀子，你去衙門前使用一點罷。」說着流了眼淚，去拿了五十兩銀子，交與王興，王興便去衙門前使用去了，且這按着慢表。再說那劉府上的劉通政，一日正在書房內看書，忽見一個家人氣急急的跑進書房內來，通政便問道：「爲什麽事，用得着如此慌忙的？」家人道：「回老爺知道，奴才今日上街，得了一個消息，說是有刁府上的總管王六，在新上任的毛巡按轎前喊了寃狀。」通政聽了很是奇怪，問道：「你可知道王六爲什麽事情，去喊寃？」家人道：「回老爺，王六喊的寃狀，是通奸謀命，說是府上的姑娘，與四個丫頭，串通了與隔壁王文有奸，謀害南樓。」通政聽到此與大吃一驚，問道：「現在怎樣？」衆人道：「現在毛巡按已準了狀詞，着理刑廳捉人，府上的姑娘，以及四個丫頭，並那個王文都已受擒了，刻已押禁在理刑廳專候毛巡按審問，按巡衙門的轅門外，已掛了審案的日期，就在明天。」通政道：「可實在嗎？」家人道：「奴

才得知了消息，心中即很是吃驚，但不知眞情如何，所以即刻到衙門前去探聽消息，看了巡按衙門轅外的牌示是以知道是實，因此即跑回來，報與老爺知道，可以趕緊去與姑娘想法。」通政大怒道：「有這樣的事情麼？我知道了，你再去探聽探聽看。」那家人答應了一聲，即退了出去，家人去通政在書房內心中大惱大罵：「王六這個老狗才，奴才竟敢告主母麼？想我女兒曾受閨訓，那裏會做出這下賤的事來，這一定是王六這個狗才的謊告，況且南樓死了一年多了，爲何不早告，却到這時才告狀，這裏頭明明有不實在的情節可疑，可是這件事情豈同小可的，可恨王六長到這樣一把的年紀，全不知情輕重，這事情豈是當玩的麼？」通政正在怒氣冲冲的。只見夫人也進書房來了，臉上也是怒氣冲冲的，通政起身相迎，說道：「夫人請坐。」夫人道：「相公請坐了，我方才在房內，聽得丫鬟進來說，女兒被那老狗才的王六在新巡按面前告了一狀，現在已被收禁在刑廳衙門內，我聽了氣得手足如冰，想我女兒，素受閨訓，在家金枝玉葉，連得閨門都不曾出慣，那會做出這種沒羞耻的事情出來，這一定是那王六老狗才的謊告，我女兒那曾吃過如此的苦楚，老相公呀，你還得要快快的去出頭才是，親自去會那新巡按，放了我的女兒出來，將那個王六辦一個謊告之罪，才洩了我心頭之恨。」通政道：「夫人且慢着忙，待我心中思量一番再說，我這時候，絕不能就去見那個新巡按，若是去了一定要叫人家議論，說女兒做了彌天大事，父親到衙門內去說情，於聲譽上很不好聽，本來是假情，這一來就變了眞情了。」夫人道：「啊喲相公呀，這件事情，你若不去出頭，何人肯去出頭？我只有此女，那能叫他在監內吃苦麼？」通政道：「夫人且慢着忙，我不是不替女兒去說情，因恐叫人家議論，我想那新巡按到任，還不曾行香謁廟，以及拜客之事，這是通例，大凡官吏到任都要做的，在我的意思，預備等他到來拜謁之時，只要悄悄的向他說一句就是了。」夫人道：「這樣雖好，但不知新巡按幾時才來拜謁？我的女兒，他是嬌養慣的，你要早一刻救他好一刻，我的心中也早一刻得安。」通政道：「夫人你不要過於性急，你且進去罷，我自有道理，夫人才含淚

出外，回房去了。通政在書房內，一個人前後思想了一番，很是煩悶，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奉欽召遠征邊蠻　託審問承理刁案

引曰　兩廣軍民　三台印信　高懸明鏡察人情　青鋒劍斷不容人

詩曰　乍沾雨露落天衢　赤子同歡旣下車　豈爲民間傳佳譽　敢將忠直答王家

話說那劉通政，見夫人去後，獨自坐在書房內，將他女兒的事情，前後思想了一番，心中很是煩悶，這且按着慢表。如今且說巡按毛龍，次日一早起身，就預備審問劉氏一案，心中想道，下官初到襄陽，照例須得行香謁廟，去到各紳宦之家拜謁，現在就因爲有了劉氏一案，不便前去，因爲本處的劉家，也是顯宦，當初劉仁傑出仕的時候，也曾做過通政使，若是到別家去，就不能不到這劉家去，因劉家就是劉氏的娘家，那劉通政仁傑，就是劉氏的父親，不去到罷了，若是去了，通政一定要替他女兒說情，若是不答應，就有點難以爲情，若是答應他，則大哥的仇如何能報？所以不若將拜客的事，暫且擱置，這時到不如一家不去，且待將劉氏案子辦完了再去拜客，這個也不是下官看不起人，實在有這樣一個緣故在內，要替大哥報仇，就不得不如此，毛龍心中暗々將這事思想過了，就專心辦理劉氏的案子。因爲懸牌定於今日午堂審問，所以早上就吩咐左右，用檄文到理刑廳衙門，弔取犯人王文劉氏，以及四個丫頭，一共六名，手下即辦了檄文而去，在午前理刑廳即將人犯送到，午後毛龍即坐堂審問，誰知正才陞堂，忽聖旨到來，外面一聲說聖旨到，在堂上伺候的文武官員無不吃驚，不知當作什麼事情，毛龍即下座吩咐設香案，迎接聖旨，片刻那送聖旨下來的公公到了裏面，喝道跪聽聖旨，毛龍即在香案前跪下，那公公宣讀聖旨道：「今有高麗蠻貊不服王化，賊將飛狐，提兵數萬，侵朕境界，

吏員告急，朕甚不安，今有安樂王張德龍，特舉湖廣巡按毛龍，深通韜略，善能文武，朕今賜爾金印一顆，兵符一道，寶劍一口，爲奉天征討，掛印總兵之職，襄陽副總梅福爲先鋒，旨意到日，星速起程，不得停留片刻，剿除蠻羯，早奏凱旋，論功定爵，勿替朕命，汝往欽哉。」那公公將聖旨讀完了，毛龍即磕頭謝恩，接了聖旨，起身拿來供在案上，那公公道：「毛大人恭喜了。」毛龍道：「不敢，天使大人請坐了。」那公公道：「下官有皇命在身，不能稍留，就此要告辭了。」毛龍道：「如此勞駕遠行了。」那公公道：「毛大人下官告別了，但願毛大人早日凱旋。」毛龍道：「不敢，多謝天使好言，下官拜送。」那公公道：「毛大人留步。」毛龍送到外邊，才分別了。那公公便一路回進京中而去，毛龍回進裏面，兩旁伺候的文武官員，齊聲道賀，毛龍即回進書房，心中一思想，這一定是張德龍的用計，因在京之日，不曾去拜候他，所以他就恨在心中，用出這個奸計來，想叫我文官帶領武軍，但是燕鵲豈知鴻鵠志，莫道我執筆的書生，領帶不得武軍，須知我早已精通韜略，此正乃可以展我所能，若能平了蠻羯，正本上本剪除奸佞，以淨朝綱，張德龍呀張德龍，只怕你害人還害自，你的惡貫已快盈滿，危在旦夕了，還怕你們這班狐群狗黨不都一網打盡麽？但是下官這時正要與大哥報仇，劉氏的案子，正才着手辦理，現在邊文救急如救火，勢必即刻要起行，這劉氏的案子，便不能如願辦理，只怕我去之後，地方官員不能秉公辦理，或是循私將王文劉氏放了，我便在此白用一番心思，大哥的仇，仍不能報，只怕還要反累了二娘王氏，與蒼頭王六，雖等我邊庭回來，再理結這件事情，也就來不及了，爲今之計，須得想一個妥善的法子才好，毛龍思想到此處，左右思想了一番，却無妥喚之策，因爲襄陽地方的官員，看上去都是循私貪賍的，況且劉氏的父親，在前曾出仕通政使，又是當地的顯宦，那班官員平日豈有個不往來的，這件事情，只要自己一個走後，一定是辦不好的，後來細々一想，還是理刑廳童文正可託，除了將這件事託童文正，以外再也想不出第二個人來，並無第二個妥善之法。因爲童文正乃是兩榜出身，當初在京曾爲御史，就因

爲直諫犯顏，才貶爲本府刑廳，所以曉得此人，到是冰心鐵面正直無私的，因此就想及將此事託與他，諒無錯誤的，毛龍將這主意打定，立刻吩咐中軍、出外去請理刑廳到書房相見，中軍傳令出去，片刻理刑廳進書房參見，毛龍道：「貴廳請坐了。」童文正道：「大人在此，那有卑職的坐位。」毛龍道：「貴廳請坐了。」童文正道：「卑職不敢。」毛龍道：「那有不坐之理。」童文正道：「如此卑職告坐了。」毛龍吩咐看茶，左右即拿上茶去，毛龍道：「貴廳，方才本院正要審問劉氏的案子，不想聖旨忽下，因高麗負國，不服王化，所以聖命下來，命本院即日往剿，因此劉氏一案，不能審理，故將貴廳請來，想將此事相託，敢煩貴廳奉公照法，鐵面冰心，明察秋毫，將此案辦一個水落石出，使賢愚立見，玉石立分，不但寃魂感戴，即本院亦叨惠非淺了。」童文正道：「不敢，大人專委，卑職怎敢循私，以負重託，理當領命。」毛龍遂吩咐中軍，去着該房，將刁劉氏王文通奸謀夫案卷，送與童老爺，中軍答應一聲是出去了，片刻中軍將案卷拿進來，送與童文正，童文正收了案卷，即告辭了出去，不提童刑廳，帶了人犯回衙。再說毛龍屬下一班文武官員都蜂擁在轅門外，候送毛龍出征，毛龍在內打點一切，立刻換了戎裝，受了印綬，身穿綉龍甲，下騎千里馬，即一路至教場點兵，各官送至教場，毛龍到了教場裏面，早有先鋒官上來參見，兵馬分在兩邊，一個個將官都上前參見，只聽鼓聲三响，毛元帥在座上點將，諸將皆是慣戰能員，分立座前，然後又舉號點兵，眞是令行山岳動，言出鬼神驚，點兵以後，衆將歸隊，只聽炮聲响喨，元帥發下命令，即拔隊浩々蕩々的去了，滿城百姓焚香叩送，文武官員十里長亭設宴送行，不提毛大人掛帥遠征高麗國而去。再說那劉通政仁傑，終日悶坐書房，一策莫展，次日忽報說毛巡按奉了聖旨，遠征高麗國去了，將自己女兒的一案，託與理刑廳童文正審問，通政聽了心中一寬，心想這件事情，發到刑廳裏審問就好說情了，因爲童刑廳，在當地多年，大概總有點情意，遂即修了一封書信，打發一個家人送去，家人去後，夫人又到書房內來，通政起身相迎，說道：「夫人請坐。」夫人即坐了，說道：「

方才聽了鬟進來說，那毛巡按因奉了聖旨，離了襄陽而去，老身思想，這是上蒼成就，所以打發他去了，但女兒這件事情，有辱門庭，相公宜即速出去彌縫才是，乘着此時毛龍去了，好去趕緊想法子，將女兒早點搭救出來，恐怕錯過了這個機會，又有變化。」通政道：「夫人，我已早打發家人德福，送書信到理刑廳衙門內去，因爲毛龍奉了聖旨，遠征高麗國去了，將我女兒的一案，託與理刑廳童文正審問，所以老夫特修了書信去託他，看他的意思如何，少停等德福回來就知道了。」夫人道：「這樣雖好，但久聞得理刑廳童文正爲人很是固執，萬一不答應便如何？」通政道：「他若是不答應幫忙的，我便再想法子。」夫人道：「這件事情，總要你用點心思才是，因爲我的女兒實在是寃屈的，素來冰淸玉潔，難道這時就會改變了性情，只知貪歡樂，不知羞恥，有辱兩家的門庭麽？通政道：「啊喲！夫人這也難說，想是南樓故後，或者少年人，一時難禁慾念，故而一時失志，結識了王文，亦未可知。」夫人道：「我女兒不會的，若說一時難禁慾念，從前南樓在日，亦時不在家，就是這次南樓在揚州也有幾個月，我的女兒，也不曾有難禁的事？難道現在南樓死後，能有幾時，就會禁不住了麽？這件事情，我絕不相信，一定是那個王六老狗才的謊告，或者妻妾有不和的地方，僕主有怨望之處，二娘王氏，就買足了王六出來告狀，以洩私仇，這也在意料之中，況且刁家童僕衆多，門禁森嚴，那個王六由何出入？」通政道：「夫人之言，亦甚有理，如此說來，王六這個老奴果甚可惡，不過還有一樣可疑，我知道王六是刁家幾代的家人，素來誠信，就是那個二娘王氏，也甚賢淑，他二人即作與我女兒有仇，與那個王文無仇，因王文與他們，莫不相關的，況且又與那四個丫頭何干？所以這裡頭很有幾分可疑。」夫人道：「啊喲相公呀，照你這樣說來，或者女兒，果有這樣的事麽？記得那年他出嫁的時候，我曾親送他三盃酒，叫他要嫻守閨訓，做一個端淑的節婦，齊眉擧案到老白頭，要三從四德把賢名傳後，曾諄々叮囑，若不聽我言，眞氣死我也！」正在說着家人德福已從刑廳衙門內回來，進了書房，到通政面前稟道：「回稟老爺，書信已送去，童

老爺說他曉得了，請老爺放心就是，他必當從命。」通政聽了心中歡喜，吩咐家人出外，便對夫人說道：「現在童刑廳，既然答應了，事情就不妨，夫人你請得放心一些罷。」夫人聽得女兒有救，果然就放心了，遂即別了通政，回到房中而去，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童文正是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氏，少年篤志芸窗，博覽群書，三旬開外年紀，曾官爲御史，因直諫犯顏，降級湖廣荆州府，四府理刑廳之職，那日毛巡按去後，次日忽接到劉通政一封拜託的信，當時只得收下了，打發僕役回去，心中想道可笑劉通政太不知情，寫信來叫我容情衛護他女兒，豈不知此乃憲案，怎能循私作弊，況且立法無私，豈能枉法麽？我仍然照公判斷就是了。且說童文正，心中打量以後，在書房內打點了一番，就預備出外陞堂，吩咐差役開點開門，差役答應一聲是，片刻開門開了，童文正坐了大堂，六書房吏，分了左右站定，行役三班立在兩旁，童文正吩咐將王六帶上來，兩旁答應一聲是，就帶了王六到案前，王六跪下，口稱．「青天大老爺在上，小人王六在此叩頭。」童文正道：「啊王六，本廳奉按院大人之命，審理此案，今日原被告人等都在公堂，你可照實供來，你的主母劉氏，走動王文，有何憑據麽？怎見得是把你主人謀死的？你可一一實說，須知誣陷主母，取罪不小。」王六道：「青天大老爺聽稟，小人的主人，是去年三月離家，不料主母，値此春景，不耐孤寂，就帶了丫鬟，在花園內遊玩，於牡丹亭上彈琴，因此驚動隔園的王文，在牆頭上偷看，便有丫鬟挑動主母，從旁誘通，自此成奸，往來二月有餘，至五月端陽後一日，主人從揚州回來，劉氏恐奸情敗露，就在東樓設宴，强請主人到東樓接風飲酒，主婢通媒，下了毒藥，因此主人到了東樓片刻身亡，復以急病兩字遮掩，而且主人到東樓之時，精神甚旺，毫無痛狀，小人等明知有異，但懾於威勢，舉家不敢聲張，只好暗地傷慘，哭泣主人，小人這明實情，不敢有半字虛言，請青天大人明鏡高懸，替小人的主人伸雪寃屈是幸，不但小人感戴不已，即先主人在泉下亦當結草啣環，感佩恩德，即刁家世代祖先，亦感戴不已。」童文正道：「王六你主人既是被奸謀死，但是爲何當時不鳴官告發？直

至大憲到來，才喊寃告狀呢？」王六道：「啊喲大人，當時不是不想替主伸寃，只因畏懼劉家勢大，所以不敢急於出頭，但在九月裡，還在牡丹亭上拾得劉氏親筆寫給王文的情書一封，此也是劉氏通奸謀夫的鐵證，情書已經粘在狀詞中，想青天大人，已經過目，無用小人細稟，小人所供皆是實言，伏請大人虎威大振，將奸夫奸婦，嚴刑拷問，自得其情。」童文正聽完了，吩咐王六退下去，叫差人將原告王氏帶上來，王氏二娘到了案前，跪下叩頭道：「青天大人在上，寃孀婦刁王氏叩頭。」童文正道：「啊刁王氏，你前日曾有狀詞，命僕王六，控告正室劉氏，私通鄰棍王文，毒害親夫，可有什麼證據嗎？不用驚慌，可慢々的從實供來。」王氏即細供了一番，所供與王六相同，童文正聽完以後，又吩咐王氏退下，命差人將劉氏帶上來，兩旁差役答應一聲提劉氏，早有差人將劉氏帶到案前，劉氏也跪下叩頭道：「大老爺在上，未亡人劉氏叩頭。」童文正在上問道：「刁劉氏今有原告王氏，抱呈王六，在巡按大人台下，告爾通奸鄰棍王文，謀死親夫，事關重大，因按院大人奉旨征蠻，發與本廳公審，不敢有私，但你須從實供來，免受驚駭。」劉氏道：「大老爺聽稟，未亡人生長名門，深知禮節，那敢做這樣的事情，故夫自去年三月裡到揚州去，五月裡回家，回來之時，即面黃肌瘦，似有病色，問他說路受風寒，後來即暴病身亡。」童文正道：「可曾延醫診治麽？」劉氏道：「未亡人曾要延醫診治，只因先夫一定阻止，所以不曾請得，後來先夫已亡，雖要再請醫生診治，已來不及了，氏曾設靈成服，七七經誦，矢志守節，豈肯蒙辱自汚，只恨西樓王氏，通奸王六蒼頭，亂倫滅法，氏曾苦口勸諫，豈知奸夫淫婦，無中生有，反害於未亡人，未亡人實含寃不雪，請大老爺明鏡高懸，洞察其奸，將奸夫淫婦？嚴刑拷問，以伸法綱，而警奸宄，氏得撥浮雲而見青天，則白璧之玷，而得復其清潔，氏感無已，不特未亡人感德，先夫在泉下亦當啣環結草以報。」童文正在上道：「劉氏爾言錯了，本廳看王氏青春少艾，王六蒼頭，年近花甲，那會有通奸之理，爾不要胡言亂說，快快從實招來。」劉氏道：「啊喲大老爺，這個奸情，那論年紀大小，世上翁

媳通奸之事，猶時常聽見，未亡人句句實言，還大老爺推詳其情。」童文正道：「劉氏你這話，誰能相信，況且你是一家之主，既是王六與王氏通奸，你何不早將他們正法，爲何就能容忍到這時才說出來呢？」劉氏道：「大老爺有所不知，氏雖欲將王六正法，但恐醜聲遠揚，一則傳到外面去，被人家要恥笑，二則就是先夫在泉下也是帶着，因此只得忍耐不言。」童文正道：「劉氏，你這個全是一派胡言，既是不將王六正法，就早該將王六驅逐。」劉氏道：「啊喲！大老爺，氏雖久欲將王六驅逐，奈因他在刁家，是三代的舊人了，況且先夫在日，將屋宇田園及帳目一切都交與他管理，若一旦將他驅逐，恐他將帳目鈎消，一時沒有頭緒，沒人接理，故暫時忍耐，這是實情。」童文正道：「既然如此，但王六與王氏通奸，有何憑證？」劉氏道：「未亡人曾目覩其情，因未亡人乃一家之人，時常內外檢查，初見王氏，十分輕浮，終日抹塗脂，身穿艷服，不守喪禮。有一天氏到他房中去，只見雙門掩閉，歡笑之聲，出於戶內，氏很是驚疑，及至向門縫內張看，不覺吃了一驚，只見王六在房內，與王氏調笑歡樂，當時氏即退回東樓，不會聲張，因關顏面，所以他們的奸情，是未亡人目覩的。」童文正冷笑一聲道：「劉氏你這話，到說得好聽，但王氏狀中，粘有你與王文的情書一紙，還有何說？」劉氏道：「大老爺冰壺朗鑒，想刁僕王六，既然誣言陷主，豈不會無中生有，揑造情書麽？」童文正道：「劉氏，王氏所呈的情書到不能作證，難道你隨口所言，到能作證麽？」劉氏聽了這一言，到無話可答，暗々吃驚了，低頭半晌不言。童文正望着劉氏冷笑了一聲，吩咐差人把劉氏帶下，帶春蘭丫頭上來，兩差人答應一聲是，早將劉氏帶了下去。把春蘭丫頭推上，到了案前，抖々的跪下叩頭道：「大老爺在上，婢子春蘭叩頭。」童文正在上問道：「春蘭，你主母私通鄰棍王文，謀死主人的情節，快々一一照實講來，若有虛言，就得用夾棍來問。」誰知春蘭丫頭，年紀雖輕，胆量雖小，口供到好，在下供道：「大老爺在上，聽婢子細稟，想婢子的主母，乃是大家之女，千金之體，曾受閨訓，主人在日，又是候選州同，並非小戶之家，那裡會有這等的事

情做出來，這是王六的揑造，況吾家門禁森嚴，家中僕役人等甚多，王文那得能到內閨，且主母與主人情感甚好，素稱和睦，所以絕沒有這樣的事情，實是寃屈的，婢子句句實言，請大老爺明鑒。」童文正道：「春蘭聽妳所供，妳主母是貞烈的，王六所告，全是虛言，但妳主母說王六與王氏有奸，這件事情有麽？妳也須從實一一講來。」春蘭低頭略一想了一下，供道：「這是家醜不可外揚，有是有的，但外人得知的很少，只有主母一人曉得，只因王六不但與王氏有奸，還想圖佔家財，所以反而揑造主人的奸情。」童文正冷笑了一聲，說道：「好一個利嘴，吩咐將春蘭帶下。」帶玉蘭上來，兩旁差役答應一聲，帶了春蘭下去，早有底下的差人將玉蘭帶上，玉蘭在案前跪下叩頭，童文正在案上將驚堂板一拍，作威問道：「玉蘭你主母走動王文，是你的引線，毒害你主人，又是你的主謀，你究竟爲何要替你主母引線，爲何要定計害死你主人？快々將實情招來，或者本廳原諒你年輕不知，恕爾不死，若有半句虛言，就要將你用重刑活活打死在堂上。」誰知玉蘭的口子還要比春蘭利害，竟不知上下，在下答道：「啊喲這件事情，可是大老爺，曾親眼看見過的麽？」童文正大怒，將驚堂板又怒拍了一下，大聲喝道：「大胆的賤人，敢冲撞本廳麽？左右替我將他掌嘴。」玉蘭忙高叫道：「大老爺且慢，容婢子有辯。」童文正道：「容你辯來。」玉蘭道：「請問大老爺，這裡是什麽衙門？」童文正道：「這裡是理刑廳衙門，你還不會知道嗎？」玉蘭道：「大老爺這裡旣是理刑廳衙門，就應當先理後刑，怎麽大老爺名實不符，先刑後理呢？怪不道這裡是可謊告的。」童文正大怒，又將驚堂板怒拍了一下，喝道：「好一個放刁的賤人，敢信口在堂上胡言麽？」玉蘭道：「婢子的主人，原是姓刁，大老爺不曉得麽？」童文正怒不能遏，吩咐左右快將他掌嘴，旁邊的差役上前，一五一十的打了五十下，牙內出血，童文正才吩咐住了，又道：「玉蘭丫頭你招麽？」玉蘭道：「大老爺，婢子所供是實，我們主母是千金之體，玉潔冰淸，絕無那種事的，況且那事情，我們主母猶不歡喜，所以我們主人才娶西房王氏的，若說穿針引線，主母又不是一件東西，可

以隨便放在身上的。」童文正怒道：「妳這個賤人好利嘴，妳主母既是這樣貞節，妳們的二主母與王六爲什麼會平空的來告狀。」玉蘭道：「大老爺要明白這層緣由，可將王六用夾棍夾起來，可將王氏用拶子拶起來，自然就會明白了。」童文正見他口子非常堅老，只得改用軟話來誘他，說道：「玉蘭這事也或不是你的穿針引線，或是春蘭蕙蘭他們二人做的，你若能照實一一招來，我必恕你，放你出去。」玉蘭道：「大老爺這是說笑話了，主母沒有此事，婢子焉能平白的誣衊他，況且刁家門禁森嚴，前後門都有人看守，那王文不知從何處進內，是則通奸之事從何而來？還要大老爺明鏡高懸，洞察其情。」童文正見他堅賴不招，只得吩咐將帶下，又吩咐帶王文上來，兩旁答應一聲，早將王文帶到案前，王文立而不跪，口稱：「大宗師在上，監生王文拜見。」童文正怒道：「哼，按台大人，已將你行學除名，監生革掉，還敢自稱監生麽？還不替我跪下來麽？」王文沒奈只得跪下。童文正道：「王文你爲何與劉氏謀死他丈夫刁南樓，你既是衣冠中人物，該知法度，因何竟敢做出此事？眞乃衣冠之禽獸也！快把實情，一一供來，免受重刑。」王文道：「啊！大宗師，這話不知從何講起？學生竟一點不得知，而且學生與那個劉氏素昧平生，又未謀面，刁家與王家雖是貼鄰，但刁家門禁森嚴，又有男女之別，不啻是天涯咫尺，不知這個奸情從何而入？那個謀害的事情更是莫名其妙了，還望大宗師，冰壺明鑒，細詳其情。」童文正道：「你既不通奸情虛，那日爲何逃避，這明明是情虛而逃，還有什麽抵賴麽？」王文道：「大宗師錯了，學生既然是一個人，生了兩隻脚，那有不走路的，不能不出門外，那日是在外訪友的。」童文正道：「事已至此，還要抵賴麽？既是出外訪友，因何見了本廳，就要逃走。」王文道：「請問大宗師，這案子，還是先審通奸，還是先審謀命？」童文正道：「自然先審通奸。」王文道：「那麽大宗師先錯了，常言道捉奸要雙，捉賊要贜，現在一無贜證，怎能就定是實情。」童文正道：「現有劉氏情書爲憑。」王文道：「情書雖可爲憑，不知何人手筆，在何處所得？」童文正道：「是王六在牡丹亭拾得。」王文道：「大宗

師又錯了，情書既不是學生的，又不是在學生處所得，這何足爲憑，豈不是王六的謊告麽？這個不但毛按台受了他的欺騙，連得得大宗師也受了毛按台的愚了。」童文正聽了大怒，喝道：「好一個利嘴的王文，在本廳面前，竟敢胡言亂道麽？本廳曉得，不用刑具，諒你絕不肯招。」吩咐左右取夾棍上來，兩旁一聲答應，早拿了夾棍過來，將王文夾上，兩邊將繩子收緊，只聽王文啊喲一聲已暈死了過去，童文正吩咐將他鬆下，又將他灌醒了。童文正問道：「王文你招是不招？」王文道：「大宗師寃枉！」童文正又吩咐將他打四十大板，打過了仍不肯招，童文正吩咐將他帶下去，審過的五人，仍收禁原處。帶蕙蘭上來，蕙蘭到了案案前叩頭，童文正將他一看，只見年紀很小，問道：「蕙蘭，看你身短髮披，年紀尚小，今年幾歲了。」蕙蘭道：「不瞞大老爺說，婢子今年十三歲。」童文正道：「不料你年紀雖小，倒幹得大事。」蕙蘭道：「婢子不曾幹得什麽大事。」童文正道：「方才你主母與王文都已招供說，引誘王文的是你，藥死南樓的也是你，他們都沒相干，因此本廳將他們都已放回去了，將你一人在此抵罪。」蕙蘭究竟年紀尚輕，竟疑是眞言，心中又驚又恨，低頭不言，心中想道，他們都大家有分的，現在都推乾淨了，都留我一人在此抵罪。童文正道：「蕙蘭，妳心中還想抵賴麽？就是你賴也賴不去了，不若還是從實招來，本廳或者念你年紀尚輕，從寬一二，若是要想抵賴，就得要將你用夾棍夾起來，看妳招是不招？」蕙蘭低頭心中想道，他們都是一般的毒心，他們都去了，却叫我一人在此抵罪，思想他們的心，眞是毒極了。童文正看他低頭不言，似已有幾分肯招的樣子，便在上催促他道：「蕙蘭，看你還是從實招來，本廳有惻憐之心，或者還可超發你，若有半句虛言，則難免受淩遲之刑。」蕙蘭道：「大老爺不用刑，婢子情願招了。」童文正道：「如此便慢々講來。」蕙蘭道：「只因去年三月，主人與朋友到揚州去，主母因不耐寞寞，在花園內散步遊玩，在牡丹亭上彈琴，不料驚隔園的王文，在牆上偷看，主母與王文，即暗暗傳情，後來主母回到閨房，即有了病，是玉蘭從旁思想主意，將王文請到東樓看病，後來玉蘭又勾引

王文，在花園內，叫王文爬過牆頭，到閨房內與主母會合，春蘭，夏蘭，玉蘭三人，都有分的，只有婢子年紀還小，不曾有分成歡，來往兩月有餘，只因端陽那天，二娘王氏送五毒靈符到東樓，却看見王文在房內，嚇得不敢進房，就退下樓去，後來大娘也追下樓去，二娘去了，大娘上樓，即聽他們商量，說機關已露，恐大爺回來二娘要告訴大爺的，若是大爺得知，一定不肯休，怕的主婢都有性命之憂，玉蘭說大娘你不害他，只恐他要害你，不如早下手爲是，將二娘藥死了，便除後患，後來王文即說用別樣毒藥，不如用鶴頂血來得好，後來王文去後，即將鶴頂血拿來，不料端陽後一天預備了酒席，將鶴頂血放在饅頭裏，去請二娘，二娘託故不到，就在這時候，却値主人從揚州回家，大娘恐主人先到了二娘房中，將機關敗露，所以將預備了請二娘酒席，請主人到房中替主人接風，主人即到大娘房內飲酒，玉蘭即將預備了害二娘的饅頭，拿了給主人吃，主人不知有毒一連吃了幾個，還稱味好，不料片刻一陣肚疼，跌倒在地，滿地亂滾，又片刻七竅流血而死，玉蘭將主人的汗衫，拿來替主人揩乾了血跡，然後將主人的屍骸扛到床上，即去報知二二娘，只說主人正在吃酒，急病而亡，後來即將主人棺殮了，婢子所供是實，望大老爺明鑒。」童文正問道：「蕙蘭，這事情，既然是如此，但你可曉得那血衫還在麽？」蕙蘭道：「那血衫，大娘藏在箱內。」童文正又問道：「蕙蘭，你可曉得你大娘那封情書是幾時寫的？」蕙蘭道：「約在五月盡後，仔細的日子，我記不淸了。」童文正心內思想，如今蕙蘭所供，奸情已實，不必再將王文及劉氏細審，就是再審，諒他們也不肯招供，到不如且到刁家是將血衫子收檢到了，再去花園內勘明牆上密渡之路，有了證據再將他們復審，還怕他們不一一招供麽，想定主意即吩咐退堂，命將刁王氏還押，王六蕙蘭留在堂上，少停跟隨本廳到刁家查勘明白，再行復審，兩旁差役一聲答應，即將刁王氏去還押，童文正回進私衙午膳，差役們也略休憩，童文正在私衙午膳以後，即出外帶了差役們，前呼後擁的一路往刁家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童刑刁廳府踏勘　許乳母牢監前探

引曰　深思二娘情　明知主人混　今朝雖履勘　還防事難明

話說童文正帶了衙役並王六蕙蘭到刁家踏勘，一路而來，行不多時已到刁家門外了，原來王六在衙內，已着人到家送信，叫家人們將門庭打掃，少停理刑廳大老爺，要到家踏勘，來時開大門迎接，所以刁家的家人們，早已有了預備，童刑廳在門外下轎，早有刁安，刁福兩個家人出來迎接，童刑廳吩咐，衛役們都在牆門內守候，用四個差役跟進內，刁家從大門開起，直開到裏廳爲止，童刑廳一路進內，留心觀看，只見刁家門第高大，規模寬宏，心中想道如此門第的人家，如何做出如此傷風敗俗的事情出來，眞是家門不幸了，這樣想着，一路已行到大廳，王六叫家人們過來獻茶，童刑廳道：「王六這到不必了，你與蕙蘭在前帶路，就此進內去查勘一番，其餘的家人們，一個不必跟隨進內。」王六答應一聲是，就帶了蕙蘭在前領路，與童刑廳及差役們，一路進內，過了幾坐高堂，曲々灣々的走過幾處幽徑，才到內院，只見院門上有禁條一紙，雲板一塊，王六走到院門旁邊，站住了，指着禁條雲板，向童刑廳道：「稟大人，這就是小人在花園內撞見王文與玉蘭丫頭以後，主母恐怕奸情破露，特在此處立了界限，內外分開，託說不准男女混雜，外面有事，敲雲板傳報，他們在裏面得安然歡樂。」童文正點頭道：「若非此意，設立這個規矩，到也應得，以免男女混雜不淸。」王六道：「只因主母這個規矩，却不早立，而在小人撞破奸情，拾得情書以後，這明々忌憚少人，恐小人防範查察，王文不能出入了，所以才立了這個規矩。」童文正着：「這亦不錯。」即抬頭用目將禁條看過一遍，問王六道：「此門因何鎖着？」王六道：「只因得知消息，要到劉家去，託他父親說情，所以鎖着，不料轎至墻門，轎槓斷了，又給大人將他們拿住，所以此門尙是鎖着。」童文正又問蕙蘭道：「可是如此的麽？」蕙蘭道：「正是這樣

的。」童文正又道：「那個鎖匙你曉得在什麼所在麽？」蕙蘭道：「只因玉蘭出外的時候，失魂落魄的，將鎖匙忘記在裏頭了。」童文正忙吩咐跟隨的差役將鎖捩去了，差役答應一聲是，早走上前，用鐵器將鎖敲落，開了院門，童文正舉步進內，上前幾步，指着西首一座宅子問王六道：「這是什麼所在？」王六答道：「這是西房，二娘所居之處。」童文正道：「從此去可通麽？」王六道：「從前原是走得通的，自主人喪事畢後，大娘劉氏就將此門關截，以後就沒有開過，這個無非也是防二娘到東樓撞破他們的奸情的緣故。」童文正又指着東首的一座宅子道：「這座想是東樓了。」王六道：「這正是大娘劉氏所居之處。」童文正道：「如此就向東樓前去。」王六在前領路，片刻到了門前，只見雙門深鎖，童文正又命差役將鎖敲落了，一路進內，只見是門皆鎖，童文正一一吩咐將鎖敲落了，已到了東樓底下，童文正吩咐兩個差役道：「你們跟蕙蘭上樓去，叫他檢交血衣，本廳與王六到花園內查勘查勘，兩個差役答應一聲是，即帶了蕙蘭上樓而去，童文正即帶了王六並兩個差役到花園內查勘：王六將童文正帶到牡丹亭上即住了步道：「大老爺此處就是牡丹亭了，小人的情書，就在亭子當中：桌子旁邊的地上拾得的。」童文正道：「此處不必看了，但王文跨牆之處，在什麼地方？」王六道：「請大老爺到這裏來。」就出了亭子，將童文正帶到牆下，說道：「大老爺。這處的牆頭就是王文來往的所在。」童文正用目觀看，只見牆上苔草甚濃：只有王文上下的一處地方，很是乾淨，旁邊還放了一張梯子。王六指着梯：「大老爺，這梯子就是王文上下所用的。」童文正點々頭，命差役將梯子放到王文上下的地方，自己爬上梯子，上去觀看，只見上頭牆上，王文行走的一處地方，很是潔淨，餘外的地方，都是碎瓦零落，回頭問道：「王六，這牆外是什麼所在？」王六在下答道：「這牆外就是王家的園子了。」童文正用目觀看，只見花園雖小，佈置也很精緻，在王文上下的牆邊有一棵桂樹，彷彿就是王文上牆的一張梯子，在那桂樹的樹枝上，尚看得出王文攀上牆的足跡，看此種々痕跡，那奸情是無容可辨了，童文正將許多痕跡留心看過了，回下梯

子，差待將梯子放至原處：轉身仍向宅子內去。再說那兩個差役帶了蕙蘭一路上樓，到了樓上，差役命蕙蘭在前領路，到了劉氏房中，兩個差役用目觀看，只見房中精緻得賽如畫圖，眞是目不暇觀，可惜劉氏如此門第，却做出這樣傷風敗化的事情出來，眞是枉是名門之女，下賤極了！現在放着好的所在，却空寂無人了，不提二人心中想量，再說蕙蘭進了房內，即走近那放箱子的地方，指着箱子給兩個差役道：「那血衫子就在這箱子內。」差役抬頭觀看，只見這箱子是六隻一幢，共有四幢？計二十四隻，都是金紅漆的，蕙蘭所指是第二幢，最末一隻箱子，從上數下正是六隻箱子，差役道：「蕙蘭，你記得淸楚麽？」蕙蘭道：「我記得淸楚的。」兩個差役便站在長櫈上，將箱子一隻一隻的搬下，到第六隻箱子，拿鎖敲去了，開了觀看，叫蕙蘭檢查，在衣服底下，却找出一件鮮紅的血汗衫來，交給差役，那差役接了血衫子看了一下，又將箱蓋好，一隻一隻的，照原樣放上去，正打算向外走，蕙蘭道：「你們二位慢走，原有一件東西，索性讓我也拿出來給你們帶去罷。」差役道：「還有什麽？你快些拿出來，若是有功。大老爺一定要超脫你的。」蕙蘭便了那粧臺的抽屜，取出一封信來，交給差役，這兩個差役，有一個是稍識得字的，接過信來一看，哈哈笑道：「這一來王文抵賴不掉了，這不是王文寫給劉氏的信麽？」蕙蘭道：「是的。」差役道：「還有什麽嗎？」蕙蘭道：「沒有了。」差役便帶了蕙蘭下樓。這時候童文正帶了兩個差役並王六，正從花園內回進來，差役即上前稟道：「回老爺，與蕙蘭在劉氏房中於第二幢第六隻箱內。檢出血衫子一件，又蕙蘭在粧臺抽屜內，取出書信一封，一並在此呈驗。」童文正將差役手中持的血衫子細看一下，只見血衫子所染血汚，色淡不濃，想是日久之故，看過了命差役將血衫拿過去，拿書信來看，差役將書信呈上，童文正接過書信觀看，果然是王文寫給劉氏的，心中想道：現在有此二物爲證，不怕王文劉氏二人唇槍舌劍，也難抵賴了，想罷了，即將書信摺叠好了，放在身上藏了，即吩咐回衛。又吩咐衛役仍將蕙蘭王六二人，帶到衛中伺候，只是要好々的看待他們，衛役答應一聲是，即退了下去，童文

正便一路出外，到了牆門內上轎，開鑼喝道的回理刑廳衙門而去。王六，蕙蘭由兩個差役押着，慢々的也向衙門內而去，刁家的家人，仍將大門閉了，各人自有一回閑話，街坊上也議論紛紛，這且表過不提。再說童文正一路回到衙中，天色已晚，衙役們總打算這樁案子晚上總不見得再審，誰知童文正回到衙中，即吩咐衙役，速到監中吊取劉氏及王文等一干人犯，到堂候審，各人吃過晚飯，聽候問話陞堂，衙役們答應一聲，齊皆退下，童文正也同進私衙晚膳。且說那衙役監中吊取人犯，劉氏心中暗々歡喜，總以爲他父親在外說情想好法了，所以理刑廳又審晚堂，大概這一堂定可脫身了，所以心中一寬，就是那幾個丫頭心中，也有此想，這是閑話不提。且說衙役們將人犯吊齊，進私衙回話，略停了一會，童文正即吩咐陞堂，這時候堂上，燈燭輝煌，書役衙役分立兩旁，童文正即刻陞座，吩咐帶犯人王文上來，差役答應一聲，將王文推到案前跪下，王文並不下拜，口稱：「大宗師在上，監生王文候見。」童文正怒道：「狗才，爾的死期在即，還敢這等稱呼麽？」吩咐左右將他掌嘴，王文在下道：「啊喲，我叫大老爺便了。」童文正道：「此處乃公堂之上，那得由你這樣講法。」吩咐掌嘴，早走過差役，將他一五一十的打了五十下，童文正才吩咐止了，口內鮮血直流，童文正在上問道：「王文爾通奸劉氏，謀死南樓，招是不招？」王文在下答道：「學生不會有此事，如何招法，萬不能屈自承認，若是肯屈招，早上就招了，也不至要到晚堂再招，這是王六的謊告，大老師還要細細推詳才是，絕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就將良善之輩屈打成招。」童文正將驚堂板一拍，怒道：「好一個脣槍舌劍的利口，現在證據確實，還敢抵賴麽？」王文道：「大老爺所說的確實贓證，不過是那王六的一紙假造情書，這焉能作爲眞憑實據嗎？」童文正道：「就作劉氏的情書不能作證，那刁南樓的一件血衫子可能作證麽？」即吩咐衛役將血衫子拿過來，王文看了血衫子，冷笑一笑道：「王六眞能想得到，假造了情書不能作憑，又假造出一件血衫子來。」童文正道：「這血衫子不是王六交出來的，是蕙蘭交出來的。」王文又冷笑道：「就是蕙蘭交出的，也與我王文風

馬牛不相及的，那能作證。」童文正冷笑道：「好一個利口的王文，這血衫子就算也不能作證，還有一封書信，你看可作證麽？」就將書信命差役拿給王文觀看，王文一看是自己的書信，曉得這是難以抵賴了，不覺嚇得三魂出竅，七魄飛揚，心想此書是自己出奔之時，交給春蘭的，怎的也會到了理刑廳的手裏，自己甚悔當時不會想及於此，不該寫這封書，反落下證據，但是追悔已來不及了，索性抵賴一個乾淨再說，便在下答道：「請問大老爺此信從何而來？」童文正道：「是查勘劉氏房中，也是蕙蘭交出來的，難道又是王六揑造的麽？」王文道：「雖非王六揑造，也是王氏之弊。」童文正着惱道：「左右帶蕙蘭上來，與他對證。」兩旁答一聲，早將蕙蘭帶了上來，在案前跪下，童文正道：「蕙蘭你可認得王文麽？」蕙蘭掉頭向王文看道：「婢子認得他的，他是王相公。」王文着急道：「你這個丫頭是誰家的，怎的叫起我來？」蕙蘭道：「王相公，不是婢子要招認，只因你們因何將罪名，一起推到我的身上，你們都回去了。叫我一人在此抵罪，所以我要招了，要死麽大家一起死，不能叫我一人在此受罪。」王文聽了這話，心中益發着急，頓時身子抖個不停，童文正又在上將驚堂一拍，喝道：「王文如今你招是不招？」王文道：「大老爺不要聽他的胡言，這個丫頭，想是受了二娘王氏的收買，所以如此胡言。」童文正吩咐一聲道：「來，替我將他用夾棍夾起來，看他招是不招？」兩邊答應一聲，就將王文夾了起來，只聽啊喲喝了一聲，暈死過去，差役將他鬆下，用冷水將他噴醒了，童文正喝道：「王文招是不招？」王文答應道：「大老爺實是冤枉呀！」童文正忽道：「好一個利口，還不招麽？」吩咐再將他夾起來，衛役遂又將他夾上，如此夾上三回，王文仍不招供，童文正吩咐再用重刑，先把再夾上，用繩子收緊，他不招再用榔頭敲，衙役遂又將他夾上，用繩子收緊，用榔頭敲了兩下，王文實在熬刑不住了，看看不招是不行的，一想罷了罷了，不如招罷，便道：「願招願招。」童文正聽他說願招，即吩咐將他鬆下，付與紙筆，王文拿了紙筆，就地書寫，將一紙供詞寫好，交與差役遞上去，童文正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供狀王廷

實，是納粟監生，只因一時貪色，與劉氏通奸謀命是實。」底下還畫了一個花押，童文正看過了一遍向下道：「王文看這供詞，你到是一個老作家的樣子？」王文在下低頭不言，文正吩咐將夾棍鬆了，又命帶劉氏上來，兩邊答應一聲，將劉氏推到案前，劉氏跪下，童文正在上道：「劉氏你說情書是假的，現在還有一封書信並血衫子在此，你看是假的，還是眞的？」命差役將書信血衫子給他看，劉氏一看見血衫子並書信，不覺魂飛無言，心中懊悔，不該將血衫子放在箱內，應該早已將他燬滅，但是那封書信，是放在粧臺抽屜內的，或者是王六在房內尋出來，添上一些憑據的，但我仍是不承認他便了，在下答道：「回大老爺，想這個又是王六假造出來的。」童文正冷笑道：「劉氏，事已至此，證據俱足，你還想圖賴麽？這血衫子與書信都不是王六拿出來的，是本廳查勘你家中，蕙蘭在你房中取出，看你還有什麽抵賴？」劉氏在下道：「這東西未亡人實不得知，想王六與王氏，既能揑造謊詞誣告，就不能栽賍陷害麽？」童文正將驚堂一拍，怒道：「好一個利口的賤人，現在王文已招認，你還圖抵賴麽？」劉氏看情形不對，就想自己討情道：「啊，大老爺，想未亡人也是官家之女，父親前會爲通政，兄弟現都在朝伴君，豈不知禮節怎會做出這事情來，望大老爺還要容情推想其詳情才是，不能反偏護了王氏與王六的奴才。」童文正冷笑道：「劉氏，你既曉得是官家之女，父兄俱官顯職，就不該做出這事來，既然做了這樣羞恥的事，也可不必再提起你的父兄，反叫他們羞愧，若說容情兩字是做不到的，本廳鐵面無私，一身清正，豈能此時爲你行私麽？你既是官家之女，就該曉得禮法，豈不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麽？本廳看你還是好々的招認爲是，免受重刑。」正在說着，只見有一個差人上前來稟道：「回老爺，有劉府家人到來求見。」童文正吩咐傳他進來，劉氏聽了這話，心中一寬，只當救星到了，只見那家人到了案前，跪下叩頭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劉府家人叩見，家爺命小人致意大老爺，有書信呈上。」童文正勃然大怒道：「此乃朝廷國法，豈容你們書信亂投，求情行私麽？既是縉紳爲何不知禮法。」吩咐左右替我將他打出去，兩

旁答應一聲，就將劉府家人打了逃出去，劉氏大出所望，童文正在上喝道：「刁劉氏你招麼？若再不招，就要用刑了，憑你父兄怎樣顯職，豈能保庇你一個運奸害命的大罪，此乃朝廷國法，不能容私，況本廳乃是鐵面正直無私的人，勸你快將希圖有父兄保庇的一念，雞々打消，若能保庇則凡父兄顯職之女，豈不人々能做罪大惡極，通奸害命之事麼？則天下何成世界，你招是不招？」劉氏道：「啊，大老爺這等說，是定要置未亡人於死地了？」童文正道：「胡說，鋼刀雖快，那斬無罪之人。」吩咐左右將他拶起來，兩旁答應一聲，就將劉氏上了刑具，劉氏仍然熬刑不招，童文正吩咐將他收得緊一些，差役答應一聲，就將繩子收緊，只聽劉氏啊喲一聲，暈死過去了，童文正吩咐，將他鬆下，用冷水噴醒，童文正問劉氏你招是不招，劉氏道：「大老爺寃枉。」童文正吩咐再把他拶起來，兩旁答應一聲，又將劉氏上刑，劉氏三暈三醒，仍是不招，王文在旁邊看了不忍，說道：「阿嫂，學生已經招了，看這樣子，不能不招，不如招了罷，免再熬刑受苦？」劉氏聽了仍然不招，童文正吩咐王文不准多言，叫衙役再將繩子收得緊些，劉氏仍然不招，又二暈二醒，劉氏實在熬刑不住，只得叫道：「願招願招。」童文正吩咐將他鬆了下來，給與紙筆，劉氏就地寫道：「供狀刁劉氏，因與王文通奸希圖長久之計，用鶴頂血害死親夫刁南樓是實。」底下畫了一個花押，差役接了遞與童文正觀看，童文正看過以後，吩咐劉氏帶下去，再把春蘭，夏蘭，玉蘭三人帶上來，三蘭到了案前，齊皆跪下，俱道：「大老爺在上，丫頭們叩頭。」童文正道：「現在王文劉氏，他二人都已招認了，你們還不招麼？」三蘭齊聲道：「大老爺寃枉呀！」童文正怒道：「你主母與王文都已招了，你們三人還圖抵賴麼？」吩咐先將玉蘭上刑，差役就將玉蘭上了刑，玉蘭上了拶子，二暈二醒，看々不能抵賴，只得招供，春蘭，夏蘭也招了，三人一一都畫了供，童文正吩咐把六人，仍然上了刑具收監，書信粘存原案，血衫入庫，候決囚之後，再行燬銷，兩旁答應一聲，即刻退堂，差役等即將人犯收監，血衫入庫，書信存案，刁王氏與王六二人回家而去，俱心中感戴理刑廳童文正

的恩德，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王文的妻子徐氏，自從王文受擒之後，天々派了王興在衙門前探信，那日王興回家報說：「大娘不好了，現在相公與劉氏並四個丫頭，都已招供了，理刑廳童老爺已將他們判成死罪，現在仍收禁監中，只等京文一到，就要斬首了，徐氏大娘，本來天天晚晚叩頭拜菩薩，巴望他的丈夫遇救，得重見天日，再做好人，此刻一得知此信，立時暈倒在地，嚇得王興手脚忙亂，與了丫鬟將他救醒了，王興道：「主母不可如此，現在相公雖然害，但是主母還要自己保重，看在小相公面上，若是主母再有了長短，老奴年紀老，小主人叫何人扶養，望主母還要顧及小主人才是。」徐氏道：「啊喲，現在相公，罪已定實，已無搭救的希望了，以後這家中之事，叫何人管理？怎能叫我心中不傷悲，但我與相公有夫婦之情，總得到監中去，再見一面才是，你去替我備了轎子，待我到監中去一探。」王興道：「主母今日時已遲了，來不及前去，不如明早去罷。」徐氏道：「這樣你便明日一早就替我預備轎子罷。」王興道：「老奴曉得，大娘請得保重一點，老奴出去了，前日在船上取回來的行李，尚得去檢點檢點。」徐氏道：「我曉得了，如此你便出去罷。」王興便辭別了徐氏，到外宅而去，徐氏等王興去後，仍然悲哭不已，雖然有丫鬟在旁勸慰，怎奈終止不得他心中的悲切，啼泣了一夜，次日一早起身，約略梳洗，吃了一點早飯以後；叫丫鬟出外去催促王興預備轎子，丫鬟出外王興已將轎子預備好了，向丫鬟道：「轎子已在中廳上等候，請大娘到中廳上轎罷。」丫鬟答應一聲曉得，就進內報知徐氏，片刻又到外宅叫王興吩咐轎伕，將轎子抬到內聽去，大娘在內廳上轎，王興答應一聲是，就命轎伕，將轎子抬到內廳上去，丫鬟進內回報徐氏，徐氏即將孩子，託丫鬟領帶，自己即到內廳上轎，王興跟在轎後，一路出了家門，即向監牢而去。徐氏坐在轎中一路上只聽得行人議論紛々，都是說的是刁府上的事，徐氏用心細聽，只聽他們說道：「啊，老哥這回襄陽地方，出的這樁奸情案子，到是駭人聽聞。」「啊，老弟我前晚看見那劉氏果然生得美貌，賽如唐朝有名美貌的楊貴妃，還有四名丫鬟，也都生得姣美，且二八青春正及時

，只可惜紅顏薄命，各人的腦袋都要遷移，轉眼都成白骨了。」「啊老哥，這件事情，便宜了王文，不但私通了一個劉氏，還纏上四個丫頭，我想這件事情，却吃虧了劉氏，他是名門之女，千金之體，被王文欺負去了。」「啊，老弟，這是他情願的，不爲欺負，不爲吃虧，吃虧的是那刁南樓與那王文的妻子，才是眞吃虧，南樓做了一隻死烏龜，王文的妻子做了一個活寡婦。」「啊，老哥，吃虧的刁南樓是不錯的，說起那王文的妻子來，也不算吃虧，他的丈夫貪花，焉得知他的妻子不貪色麽？常說的天理報應，循環不爽，只是南樓雖然吃虧了，那個王文也買不得便宜，眼見得夫婦分離，即刻要去斷頭台了。」不提街坊閑人議論紛々，且說徐氏聽了心中格外傷悲，暗自想道、若非丈夫貪愛風月，人家那是說是說非，不提徐氏暗々思想，且說轎子行來已到監牢門外，轎伕歇下轎子，王興趕到轎前，對徐氏說道：「請主母下轎，此處已是監牢門外了，請將使之費，付與老奴，待老奴好去敲門。」徐氏取出一包銀子交與王興道：「這裏十兩銀子，你去對禁子說，權作開門之費的，少停見了相公，少不得還有使用。」王興道：「老奴曉得，請主母先下轎罷，待老奴上前叫了門再來。」拿了銀子，轉身到監門前敲門，裏面禁子應聲道：「是那個在外敲門？」王興道：「是我，與我家主母來看相公的。」禁子道：「你家相公是誰？」王興道：「我家相公就是早幾日進來的王廷貴。」禁子罵道：「你這個亡八，此處是什麽地方，由得你們隨便出入麽，快快替我滾開去。」王興在外笑道：「禁子哥且慢發怒，這裏有一點孝敬在此，裏面有十兩銀子，是送與禁子哥的，權作之用，少停見了相公，我們主母另有使用。」那禁子聽了，立刻轉出笑聲來道：「方才是取笑之言，休得當眞。」說着就開出門來，見了王興笑着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王府上的一位老伯々。」王興即將一包銀子遞與他，禁子將銀包子望了一望道：「啊，老伯伯這又算什麽的，還要這樣費心麽？」說着早已伸手接了過去，還掂了一掂，是看包內的銀子是否有十兩之多，遂就放到袋內去了，王興道：「禁子哥，如此請少待一待，待我去與了主母到來。」禁子道：「老伯々但請便了。

「王興過去與了徐氏大娘到來，禁子早已帶着笑臉過來，道：「啊這位就是王相公的娘娘麽？娘娘走好了。」徐氏心中悲痛，那有心思回答禁子的話，跟着王興跨進監門內，禁子將監門開了，王興道：「禁子哥，我們相公這時在那裏？」禁子道：「在蕭王殿上，跟我來便了。」王興與徐氏在後跟隨，徐氏一路進內，看見那一班囚犯，髮蓬面垢的十分可怕，不覺想及他的丈夫，此刻落在此中，也不是與這一樣麽？心中格外悲切，那個穢氣撲鼻，十分難聞，心中思想若不是因了丈夫在此，那會走到這裏來，只得強自忍住受着這種壞氣味，行向裏去，不多時已到蕭王殿，只見他的丈夫王文，低頭坐在地下，胡桃般粗的鐵鍊，繞住頸子上的鎖，脚上々了鐵鐐，兩足傷痕流血，眞是慘不能看，由不得淚如雨下，咽嗚不能成聲，走到王文跟前，哭道：「相公呀。」連喊了幾句，王文猶不曾聽見，只因徐氏的聲音也低了一些，因爲咽嗚着，所以王文就沒有聽見，王興在旁道：「大爺呀，主母在此叫你。」王文才抬起頭來，看了徐氏說道：「啊呀賢妻，你出乖露醜的到此來何事？」徐氏道：「啊喲相公，那天你出門之後，只當你已遠走高飛，能做漏網之魚，不會想得到，你仍落在羅網之內，奴得信息，恨不得就插翅到來見你。」王文道：「啊喲賢妻，我一進監門，就死了數里了，雖你日日來見我，也沒有用了。」徐氏道：「相公這是那說，奴家到來，一則是看々你，二則帶些銀子到來與你使用一點，常說的財能通神，好叫你在這裏舒服一點。」王文道：「這到要賢妻費心了。」徐氏便對王興道：「你去替我將禁子叫得來，我有話與他講。」王興便走了過去，對禁子道：「禁子哥，我們主母叫你，有話對你講。」那禁子答應一聲，就走了過來，說道：「呼喚我有什麽吩咐？」徐氏道：「禁子哥，我這裏有白銀二百兩，留在你處，以便相公早晚應用，另有五十兩是送與大哥買茶吃的。」禁子笑道：「啊喲，這算什麽的？我在相公面上，一點沒有好處，如何能受得這樣的重賜？」徐氏道：「禁子哥只管受了，不必客氣，只要你在相公面上照應一點就是了。」禁子道：「如此我就收了，若是堅定不收，到是不受抬舉了。」說着就將銀子收了過去，放在袋

子裏，立時又現出笑容道：「讓我來替相公開了鎖，除去了枷，這許多東西重得很的，這個地方，風吹日晒，也不甚好，東面有幾間新房子，裏面又幽靜，又清潔，又敞亮，還有一位包先生住在那裏，也好有伴了，二人可以談談，就免得一個人太冷靜了，說起這位包先生是大大有名的，綽號叫做包打贏，是湖廣地方第一個大法家，若是人死可以救得活，也是童理刑訪拿得來的，至今還不曾發落，若是王相公過去，到好與他商量商量，或者那個包打贏有主意想出來，能與相公脫了死罪亦未可知，看相公面上一副福氣到不像遭橫死的。」徐氏道：「如此多承大哥的美意了。」禁子說着已將刑具開釋了，又道：「王伯々你扶了相公，與娘々慢々的走得來罷，待我先行，去將門開了，與那個包相公先說一聲，」王興道：「禁子哥，你請得先行罷，我們就來了。」那禁子就向前行去，王興扶了王文，與了徐氏也慢々的跟着去，走到前面，只見前面果有幾間新蓋新房子，那禁子走到新房子門跟前，轉過身來道：「王伯々你們且站一站，待我先進去。」王興道：「禁子哥請。」那禁子開門入內，高叫一聲：「包相公，你一人在此覺得冷靜麽，現在我請一位王相公來陪你，這王相公，是襄陽城裏有名的財主，叫王廷貴，現在因爲犯了一樁命案進監，相公若能替他出出主意，或者也能大發其財。」那個包打贏聽了財主兩字，早已跪進耳朵內去了，即刻答道：「這說就請進來罷。」禁子答應一聲，轉身出去，向王興道：「王伯々這裏來罷。」王興答應道來了，就扶了王文，與徐氏進內，裏面包打贏早站起身來迎接，招呼王文道：「這位就是王兄麽？」說着一揖到地，接着道：「久仰大名，不意在此相會。」王文道：「包先生，學生傷痕未痊，不敢奉揖，失禮之處望祈包涵。」包打贏道：「王兄請得保重貴體，我們不是外人，不必客氣，請坐下罷。」王文一顛一蹺的，王興將他扶到椅子跟前坐下，包打贏指着徐氏問道：「王兄此位是誰？」王文道：「他是學生的房下。」包打贏道：「原來就是尊嫂麽，如此就待包某奉揖。」說着向徐氏也是一揖到地的拜下去，慌得徐氏即忙還禮道：「包先生萬福。」包打贏奉了揖道：「尊嫂請坐。」徐氏道：「包先生請

坐。」包打贏道：「尊嫂請坐。」二人客套了幾句，徐氏才坐下，包打贏也坐下，向王文道：「請問王兄因了何事下獄？」王文道：「啊喲，包先生，學生是因奸情事情，被鎖下獄的，久聞包先生是大法家，尙請垂憐指教，如救出獄，則感恩不盡，自當重謝。」包打贏道：「啊，王兄你可能將始末的情形說一遍給我聽々看，或可幫忙，自當效力。」王文道：「啊，包先生若不嫌瀆，學生就細說一遍請教。」包打贏道：「王兄說來就是。」王文道：「包先生，說起學生這件事來，只因學生的隔壁的一家鄰居，是姓刁名叫南樓，他的妻子劉氏，小字素娥，生得容貌姣好，上年三月裏他的丈夫南樓到揚州去遊玩，這位劉娘々忽然就生起病來了，家人奉命請醫生，請的乃是學生，只因學生曾懂得女科，學生到了劉府上去，那曉得這位娘々就與學生有了意思，雖然不曾交言好說什麼，却暗々通情，後來劉氏的病好了，就在花園內遊玩，於牡丹亭上，彈了一隻湘妃怨的琴曲，其時學生也在花園內遊玩，因學生的花園僅隔一牆，那牆也只有一人之高，學生立在花園的假山石上，就看得到王家的園內，所以兩下傳情，又有劉氏的丫頭，在旁做引線之人，是以得通款曲，不但與那劉氏娘々就其好事，連得四個丫頭也都有分，知此往來兩月有餘，南樓從揚州回家，那是端陽後一天，就在劉氏的房中，忽然得急病死掉了。」包打贏道：「這個死到死得尷尬的，但不知以後如何？他家的親房上下，可有什麼說？」王文道：「南樓死後，到沒有什麼話說，不料事隔年餘，直到近來，毛巡按到來，在上任的那天，刁家的老奴王六總管，忽在新巡按轎前喊了一狀，毛巡按就准了他的狀子，着理刑廳拿了學生等一干人犯，毛巡按忽又奉了聖旨遠征邊地去了，就將此案交與理刑廳審問，不料這個童理刑，竟是一個鐵面無私的狗官，將學生等一千人，屈打成招，判成死刑，現在虧得與包先生相遇，總要請包先生大法家替學生想法得出這個監牢才是。」包打贏道：「王兄聽你所言，是已經招供了？」王文道：「不錯，已經招供了。」包打贏道：「已經招供，這件事情，辦起來就有點費力了，若不會招供到比較好辦一些，但不知你這個供怎樣招的？」王文道：「招的通奸

謀害是實。」包打贏道：「啊呀々這就更難了，刑律上有例，奸婦起意謀死親夫者，淫婦凌遲處死，奸夫起意謀死親夫，奸夫立決，照這樣的情形，仔細想來，毫無法想，這便奈何？」王文道：「難道一點沒有法想麽？」包打贏道：「這便待我再想想看，啊，有了，請問王兄，刁南樓的屍首可曾檢驗過麽？」王文道：「不曾檢驗。」包打贏道：「這就好了，因未曾檢驗，刁南樓的受毒身亡，就不能確實，這個案子就成了莫須有三字，於此所以尚有一線生機，待老夫做一張呈詞去上控，包兄鐵案立時可鬆。」王文道：「如此就全丈包先生大力，自當圖報，說到此處，各人的話鋒，就略停了一停，包打贏將眼光在四面打轉了一下，然後又向王文道：「請問王兄如此人命大案，如何招認？」王文道：「啊，包先生，這個有兩個原因，一則難以熬刑，二則證據確實，不容抵賴。」包打贏道：「是何鐵證。」王文道：「是劉氏的情書。」包打贏道：「這又奇了，一封情書也不能作證，縱然證得有奸，也證不得謀命，不知那情書上是怎樣寫的，王兄還記得麽，可否唸一遍與老夫聽聽。」王文道：「到還記得，包先生聽了，待我道來，情書上寫的：一日六時，腸廻九轉，花前側耳，不聞犬吠東籬，月下凝眸，但見星橫北斗，負心薄幸，一至於此，妾將結髮之情隔斷，花燭之愛剖分，雖陋質鴉容，不堪箕帚，而毒脯鶴頂，惟冀歡娛，昔紅拂女私投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猶是耳，君請諒之，倘恩情未絕，藕斷絲連，迎風啓戶，專候玉人。」王文唸完了，包打贏道：「啊喲，王兄這那裏是什麽情書，簡直是供的一紙狀詞，罪確情眞，怪不得尊兄的一條性命，斷送在這一紙情書上。」徐氏在旁急道：「啊，包先生，我相公是情迷意亂，造了大罪，現在總要請包先生筆下替他想想法子，若能得生，必不忘大德，自當以圖厚報。」包打贏道：「娘娘放心，老夫刀筆有年，不知辦過多少奇案，不是怨女男勾，便是蝶傷花蕋，現在王兄這件事情，老夫既然得知，何忍坐視，但請娘々放心便了。」王文道：「包先生如肯幫忙，爲學生超脫，我立刻就叫房下回去，供你的長生祿位牌。」包打贏道：「王兄何必言此，但有一件，只怕理刑廳鐵面無私，有些不好弄

，再則南樓在泉下必與我結怨，區々百年以後，泉下不又多了一位仇人嗎？」王文道：「包先生這不要緊的，只要多燒紙錢，諒來就可仇消怨化，萬一不然，也只要包先生大筆一搖，在森羅殿告他一狀，不就不怕了麽？」包打贏聽了此話，只是一陣冷笑，一陣搓手，到是徐氏早已會出他的意思，立刻說道：「包先生，你若是果能救得我相公的性命，我這裏先有蒜條金十兩在此，權爲菲敬，倘然提携有路，一線可通，定當酬謝千金，決不爽約的。」說着早在身上，將一條蒜苗金拿了出來，遞與包打贏，包打贏見了，立刻又變出一副歡笑的樣子出來，哈々笑道：「這個只怕不便收領。」王文道：「啊，包先生，這是小意思，儘管請收下了，若是能替學生想了生路，自當再謝千金，若是不收麽？反變得小看學生了。」包打贏道：「既是王兄這樣說，老夫只得權且收下。」說着早就將一條蒜苗金在徐氏手內收了過去，約略看了一看，就放在袋中，搖頭思量了一下道：「這便待老夫來想々法看。」便閉目瞑思，過不到片時忽就開目道：「有了有了，老夫到想出一個泰山蓋頂的法子在這裏，不知可能盡妙盡善，待我說出來，大家評論評論看。」王文道：「如此就請包先生說出來罷。」包打贏道：「我想此案雖刑廳番實，喜得毛公遠去，新任未來，必從都憲轉詳，始能達部，現在京都方載函，乃辛未舉人，係劉通政主考時所中，所以這事只要去求通政，去一封信，不從多言，只要用揑造陷控，乞恩反坐，八個大字就行了，包管王兄可以出獄。」王文道：「包先生的見教果然甚是。」包打贏道：「不但可取王兄出獄，怕的理刑廳的一頂紗帽，說不定都有點戴不牢了，萬一就是檢驗起來，鶴頂的傷痕，是歸髮際，不比其他的毒藥現於形像，就是檢驗也不甚易驗，包管無憂便了。」王文喜道：「包先生眞是好見教，想得細心之極，妙極妙極，但是房下如何能到劉府上去，通政得知了，豈不反顯得有私弊了？」包打贏道：「這也容易，現在只要去通知劉氏，叫他寫一封書信，給他的父母懇情便得了。」王文道：「包先生的見解，眞是高妙，果然名不虛傳，叫學生心中不能不佩服啊！」回頭向徐氏道：「賢妻如此又要你到劉氏那裏一探，將這事情說與他知

。」包打贏道：「尊嫂還不能去，恐叫人家得知了，要議論的。」王文道：「包先生這便如何，若不叫房下前去，劉氏在那裏何能得知，這又要包先生想個法子才好。」包打贏道：「這個極易，只要寫個字條，用一包銀子，將字條放在包內，只說是送與劉氏用的，就叫禁子送得去，劉氏開了銀包，自然得知，這個不是可以遮得人的耳目麼。」王文道：「妙計妙計，但沒有紙筆如何。」包打贏說：「不瞞王兄，這個文房四寶，老夫隨身帶的，勝似金銀，如此就待老夫取出來，寫一筆就是了。」說罷立刻寫好一張紙條，徐氏取出一些銀子，將字條也放在內，用紙包了，少停禁子過來，徐氏就將銀包叫禁子送到劉氏那邊去，禁子答應一聲，拿了銀包，過去交上劉氏，心感無已，誰知將銀包打開來，只見還有字條一張，細看一遍，才知其情，因爲沒有紙筆，只好叫禁子暫且復命，王文得知，心中大喜，向包打贏道：「包先生種種還要相助大力。」包打贏道：「豈敢豈敢，總之老夫無不盡力。」說到此處，掉頭又向禁子說道：「那劉氏與王相公是一面上的人，縱然劉府上沒有人到來，你也要小心看待才是。」禁子道：「不消吩咐得，這個我已得知了。」包打贏道：「這樣便好，你就是小心一點，王相公也是得知的。」說罷這話，又對徐氏道：「尊嫂你們來的時候已久了，急怕少停官府要來查閱，有所不便。」又對王興道：「老管家的，你好好的待候了娘々回去罷。」王文也道：「賢妻你回去罷。」徐氏不覺又落下眼淚來，哭道：「相公呀，你在此自己要好生保重才是，奴回去了，過了一日，再來看你。」王文道：「賢妻，我在這裏，只好聽天由命，你有話說，以後只消打發人來，轉言就是，就是要來看我，也只消打發人來，免得你自己到來，出乖露醜的，被人家要說短說長，甚至要說一句風流報應，很難聽的。」徐氏道：「啊喲，相公，我是斷斷不要出來，只因你在此處受苦，妾身在家中，如坐針毡，怎得叫我能不來看你。」徐氏說到此處，嗚咽不已，禁子在旁相催道：「娘々不要傷心了，停一日再好來的。」徐氏只得忍住傷悲，轉身向外走，那老家人王興也落下眼淚來，向王文道：「大爺你要保重才是。」王文道：「王興你好好與大娘

回去罷，現在這裏只有聽命而已，以後大娘有什麽話說，或是有什麽事情，你來就是，不必讓大娘再來，出乖露醜的，給人家閑言閑語的很不好聽。」王興答應：「老奴曉得，相公你好好的在此處，老奴去了，停一日再來看你罷。」王文道：「王興你去吧。」那徐氏走了幾步，回身又叮囑道：「相公要保重才是。」王文道：「曉得了，賢妻你去罷。」禁子在旁，又頻頻催促，徐氏才與王興出外，到了監門外面，徐氏揩乾了眼淚上轎，王興在面後跟着，一路回家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寄書信監牢許探　行夤緣見都說情

引曰　聞風化　異尋常　蕙蘭帶同柳絮芳　掌上奇珍埋土穴　諄諄慈訓雲時忘

話說那徐氏依依不捨的在監內出來，王興跟隨在後，叫徐氏上了轎，即跟在轎後一路而回，一路上徐氏在轎中仍然聽得街坊上的閑人閑言閑語的議論紛紛，徐氏心中眞是悽慘不已，不多幾時就到了家中，這且不提。再說那劉府上，直將一個通政氣得長吁短歎，因得知家人回報，初痛恨童文正，太覺無情，後知情形屬實，也沒有法子可想，心中很怨恨劉氏太不知羞恥，萬不該做出這個滅倫的事出來，大罵劉氏不已，因爲顏面有關，只得推作不知了，但是那個夫人，終究有一點愛惜女兒的心，遂打發許婆到監中去，探望他的女兒，並給許婆一百兩銀子，叫他帶到監中與女兒使用，另外還有一封書信，原來這個許婆還是劉氏小時的乳母，後來劉氏大了，就留在劉家伏侍劉氏，在劉家已將近有三十年了，現在年已望六，帶了銀兩書信，即一路向監中而去，到了監門外敲門，禁子止道：「是什麽人？」許婆道：「我是劉府到來的。」禁子道：「既是劉府上到來的，有何事情？」許婆道：「特來看劉小姐。」禁子道：「可有規短麽？」許婆道：「我家兒子也曾做過禁子，那得不

懂規矩，不過多少點罷了。」禁子道：「這樣就先將規矩送進來。」許婆就在身上，取出一包碎銀子，在門洞內送進去，禁子打開來一看，有三四兩碎銀子，答道：「老婆々，這點規矩太覺菲薄了，可否再加點湊々。」許婆道：「身上沒曾多帶着，下次再補罷。」禁子笑道：「當眞沒有了麽，這便下次補罷，但是不要忘記呀。」說着就將門開了，許婆進內，禁子又將門關了，向許婆道：「老婆々，隨我來罷。」許婆道：「禁子哥，請得先走一步。」禁子帶了許婆，走過蕭王殿，許婆道：「這是什麽所在？怎麽監裡還有菩薩麽。」禁子道：「這是蕭王殿。」許婆道：「這便待我上前去磕幾個頭。」禁子道：「你要去磕頭做什麽？」許婆道：「我磕頭，求菩薩保佑我們小姐早點脫難，得能够遇到救星，將小姐救了出去就好了，禁子哥你且等個片刻。」說罷就上前去磕了幾個頭，禁子道：「老婆々請你快點罷，你家小姐乃是要犯，若是時候躭延得久了，少停官府來查閱，看見了很不方便的。」許婆道：「我本要在此禱祝幾句，你既催我，我就磕幾個頭罷。」說罷拜了幾拜，立起身來，就隨了禁子向裏而去，片刻到了女監，只見劉氏坐在地上，頭頸內鎖了一面大枷，金蓮上鎖了鐵鐐，情形悽慘，四個丫頭，也是如此，各人俱皆低着頭，到是幾個丫頭的耳目靈敏一些，聽得有脚步聲到來，抬頭一看，原來是許婆，那許婆走到他們面前，不覺傷心淚下，連喊幾聲小姐，劉氏還不曾得知，還是玉蘭高叫了一聲道：「大娘，劉太老爺家裏的許婆來了。」原來劉氏自接了包打贏寫的那張紙條，就向禁子取了紙筆，寫好了一封書信，是給他父母、向他父母懇情求救的，信已寫好了多天，却沒有一個人能替他送到劉府上去，因此心中天天盼望劉府上有人到監中看他，但是不見人來，所以心中很是失望，覺得他的父母不會不得知，大凡地方犯了如此的大案，一定舉城皆知，他的父母乃是巨紳之家，那有不得知的，既然得知了，竟不着一個人來看々，好像太忍心了，這時聽得許婆到來，心中一喜，抬頭觀看，果然不錯，便道：「乳母呀！你一人來的，還是兩人來的？」許婆道：「小姐呀，我自從得知你在此處，早就要來看你；因爲不會得其便，一個人又

不能走得來，今日是夫人之命，所以來看々你。」劉氏道：「老爺可得知麼？」原來通政是不得知的，許婆不能說不得知，只得說也得知的，劉氏道：「夫人可有什麽話說？」許婆道：「話是有的，說小姐不該做下如此事情，現在事已如此，也沒有法子可想，有一百兩銀子在此，給小姐買些東西吃的，問小姐的這件事情，是否是實？幷有一封書信在此，又有幾兩人參是少夫人送與小姐吃的，少夫人說本當要親自到來看你，只囑有誥命在身，所以不能到來看你，只得叫我代他致意小姐，望小姐原諒其情。」劉氏道：「這個是當然不能怪他的啊！乳母，我這件事情實在是寃枉的。」許婆道：「我亦思想小姐絕不會做出這個事情來，現在老爺夫人都站在黑底下，聽了人家所說，只當小姐是實有其事，所以不能與小姐想法，但是夫人爲了小姐哭得兩隻眼睛，如胡桃一樣的紅腫，少夫人也是如此，因此夫人一則叫我送銀子來，二則叫我來探望你，也是問々你的實情，可否是有其事，若是寃枉的，夫人便好替你出力，追着老爺替你想法，可以救你出獄，若是實有其事的，也就沒有法好想了，小姐你若是受寃的，萬萬不能自誤，快々將話給我說，我好替你在夫人跟前去着力，小姐你先將這封信，拆開了看々，不知裏面說的是什麽，你看了就好明白。」劉氏至此，便將拆開觀看，只見上面寫道：「母字付素娥女收閱，自汝于歸，我心少釋，南樓英概，誠哉佳匹，違禮因何，傷與蜂蝶，遽起毒謀，不思大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身禁囹圄，痛腸欲裂，憶汝聰明，未必狂悖，汝父寒心，有詞難直，雖有怨懷，信疑未決，倘果虛誣，徐圖善策，如屬眞情，斷難超雪，母鬢已斑，何堪慘切，汝心明白，亦可陳說，紙短言長，不盡欲言。」劉氏讀罷以後，淚如雨下，哭道：「啊喲母親呀，女兒養育之恩未報，不能盡孝，反累母親爲我憂苦，我心何忍，眞叫我肝腸欲裂啊！但是女兒實被寃屈，不然如何敢叫母親爲我憂苦呀！」哭着很是傷慘，許婆道：「小姐不必哭了，反叫我心中難受，我曉得你確是含屈，回去必告訴夫人，慫他追逼着老爺去替你想法，只要老爺稍拿出一點手段，包管能設法救小姐出獄，可惜這裏沒有紙筆，不然小姐是會寫字的，最好親筆寫

一封信，交與我去求你母親這就格外好了。」劉氏道：「啊喲，乳母，我本早有此心，所以預先寫好一封書信在此，早就盼望母親派人來此看我，便可將這封書信寄去給我母親　現在你來了就再好沒有，就將我寫好的信，給你帶回去罷。」許婆道：「這樣再好沒有了。」劉氏便將信，交給許婆，說道：「乳母你回去，在我母親面前千萬要替我着力的向他說，請我父親就要替我想法，因爲現在事已緊急，最慢就在這一兩天以內，就要將事弄好，遲則恐怕京詳一下，就來不及了。」許婆道：「不用小姐吩咐，我在夫人面前無有不着力說的，就是老爺與夫人自然也無有上緊的，因爲小姐不是外人，是他二人親生之女，豈有不愛惜的，老爺所以灰心，因疑心小姐的事情屬實，所以老爺氣恨異常，若是曉得是寃屈的，那得不替小姐想法麽？小姐放心，這件事情，老爺包有法子救小姐出獄就是了，小姐我要去了，因來的時候已多　怕的夫人在家要盼念，禁子要來催行，我改一天再來看你，給好信急與你罷。」劉氏便將那一百兩銀子遞與許婆道：「乳母，我沒有什麽送你，還一百兩銀子，算我送給你罷　因我在這裏有銀子使用，要這一百兩銀子無用，給你買些東西吃罷。」許婆笑道：「小姐，這銀子是夫人叫我送來與你，我如何能收這銀子。」劉氏道：「乳母，不必客氣，儘管收了不妨的，只要你回去替我在夫人面上着力點就有了，我若能够出獄，這百兩銀子又能算得什麽，不能出獄，這銀子在此，更無所用，所以你只管收了，算我謝謝你的，你這大年紀的人，還勞你來看我，眞是心中感激得很。」許婆笑道：「小姐既是這樣說　我就收下了，如此多謝小姐，你的事情我回去在夫人面前，自然無有不極力的，請小姐只管放心在此便了，我過一天再來看你罷，小姐我去了，你在此要保重一點，不必憂苦。」劉氏道：「乳母去罷見了老爺夫人替我問候問候。」許婆道：「我曉得了，你好好的罷」。許婆向前走了一段，又轉身看々劉氏，心中十分傷心，只得一路走出女監，將要到蕭王殿，却值禁子到來催行，許婆道：「禁子哥，今日裏節少了一點，下次再來補你罷，我家小姐在此，還望你小心看待一點。」禁子道：「老婆々，這到承情了，你家小姐

在此不用吩咐，我自然好好的看待，你走好了。」許婆道：「多承好話。」二人一面說着，一面走着，片刻功夫已到了監牢門外，禁子道：「老婆々，走得好，好下次下來罷。」許婆答應着，就一路前行，回劉府而來。

且說劉府上的通政夫人，這時候正與媳在房中談心，他的媳婦道：「婆々，這兩天因何面容慘淡，想必是因了姑娘之事？」夫人道：「先人陰隲有虧，出此餘孽，怎不怨恨！」他的媳婦道：「婆々，還請寬心，恐怕人言未必是眞，但等許婆回來，便知分曉。」正在說着，只見許婆已來，進了房內，先向老夫人少夫人行禮，老夫人道：「啊！許婆你回來了，不必多禮，坐在一旁，你看見了小姐，他向你說什麽？」許婆道：「小姐是看見的，現在監內，十分苦楚，有書信在此，一切之事，都在書中。」便將書信取出，遞與老夫人，老夫人接過書信去，叫許婆在旁坐下，許婆就坐下、老夫人拆開信來觀看，只見信上寫道：「負罪女書奉父母大人膝下，安稟者：久隔慈顏，依戀之忱，時形寤寐，痛夫不幸，中道釵分，已傷慈母之懷，誓效敬姜之操，豈意妾僕覬財，悉眈虎視，搖唇鼓舌，不異蜃樓，肆惡控詞，恰符蝎毒，半幅羅襟，便作噴人之血，數行筆據，硬爲失節之謀，巡按肆威，刑廳酷虐，髮膚因虛評而傷，辱及昭代，各節緣豺狐而失，羞對雲天，肉化形消，本爾未亡之婦，身剮首駢，豈甘無罪之刑？回憶簪纓門第，貞白家聲，自觀寃女呼天，豈知霜詞解網，俾得憫念拘囚慈心救援，疾鳴都憲，稍借人情，肅振烏台，略資虎勢，要陳揑造構陷之詞，保貞節全安之體，懇求椿庭，懇求萱達，女糜身百體，恩復何酬，聊存一息，以見兩姓先人之面耳，媿氏並此佈懇，恕不分啓，百拜和淚書。」夫人將書看完了淚如雨下，哭道：「啊喲，女兒呀！爲母的諒想你，絕不會做出如此的大罪事情出來，不想果然是寃屈的，可恨那二娘王氏，與了王六個奴才，因何事情，就下這樣的毒手，眞是可惡已極，此事若不叫爾等反坐，不知爾等以後要害多少人哩。」許婆在旁道：「啊喲！老太々呀，小姐眞是受苦，身受刑拷，面色憔悴，與往日前後判若兩人了，就是那幾個丫鬟姐々們，也都鳩面鵠形，不似人樣，我去看見的時候，幾已認不得了，

看情形却是寃枉的，老太太總得要趕緊的請老太爺去替他想法才是，遲則恐京文一到便難救了。」少夫人也在旁邊道：「婆々要趕緊請公公替姑娘去想法才是，聽許婆所言，姑娘却是寃枉的，婆々不可遲慢，遲則恐不及了。」夫人道：「啊喲，賢媳此言甚是，這便叫許婆去請你公公到來，將情形告訴他，請他趕緊去想法。」少夫人道：「婆々還得要寬心一點，姑娘的寃屈，只要公公出去，自然可救。」便對許婆道：「許婆，你去請老太爺到來。」許婆答應一聲曉得即起身而去，片刻通政長吁短歎的到來，老夫人少夫人俱起身迎接，請通政坐下，許婆獻上茶來，老夫人道：「啊老相公，方才我打發許婆到監中去看女兒，曾有一封書信到來，請你看看。」說着將信遞與通政，通政將信接在手中，拿來丢在地下，怒現於色道：「這樣傷風敗俗的賤人，死有餘辜，看他作什麽？」許婆在旁道：「啊喲！姐是寃枉的。」通政怒道：「多講。」老夫人道：「啊喲相公，妾身初亦是半信半疑，如今却看出是寃枉的，可憐他身遭縲絏，這事情，你不管，叫誰人管，難道你獨心甘，將女兒屈受萬刀之刑，蒙此不白之羞麽、難道不是你的親生女兒麽？」通政道：「女兒雖是親生的，但做下這樣傷風化的事，我猶恨不能立時將他手刃了，以除其恥，怎還去救他麽？」老夫人道：「相公，凡事猶須三思而行，細詳其情，女兒這事却是寃枉的。」少夫人亦在旁道：「公公息怒，姑娘這事，確是寃枉的。」老夫人道：「相公，你且將書信看了自然明白。」許婆又在地上將信拾起來，遞與通政，通政才將書信觀看，看到「妾僕覬財，悉眈虎視。」兩句忽然點頭道：「這裏頭却有幾分蹊蹺。」摸耳搔顋的道：「難道眞是妾僕狠心陷害麽？這就可惡得極了。」許婆在旁道：「太老爺，你還不曾看見小姐那副形像，十分悽惻，頸鎖大枷，脚繞鐵鐐，平白的受那樣的苦，眞才是寃枉呢？」老夫人道：「老相公再向下看。」通政又看到「半幅羅襟，便作噴人之血，數行寃據，硬爲失節之謀。」又點頭道：「這眞是可惡得極，將書信看完了，不覺也有點動情。」老夫人道：「啊相公，你看可是寃枉的麽？」通政道：「這樣想來，果有幾分可疑，但是我又細想王六，或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因

他年已花甲，況且向來誠信，若說王氏亦或不會做這事情，因我女無出，他有一子，若說覬財二字，這家產久後，終是傳後，又何必生此毒念，急在一時呢？」老夫人道：「啊喲老相公，他們如何會有此想，若能有此想，亦無此事了，世上的事情，財到蒙智，在這時候，他們只知謀財，那管得害人，老相公總得快快想法才是，遲則恐不及救了。」這時通政已被夫人說得動情，信以爲眞，便道：「夫人，但是童理刑招詳已出，案已審定，如何能彀翻復，這便想什麼法子才好？」老夫人道：「啊喲，相公，這又何難，想我家閥閱門第，親戚爵顯，這些些事情有何難辦，只要去嗚大憲，這案子就好翻招。」許婆道：「太太說的話不錯，只要用一個上蓋下的法子就得了，不怕翻不轉來。」通政道：「你們不要喧鬧，且待我思想一回，看々有什麼法子。」通政約略思想了一番，忽然想出一條計道：「啊夫人，下官思想此案如果是虛告，却也不難，現在本省都憲方載函，乃是我的鄉榜門生，若將案件相託，必然力辦，只怕通奸謀命是實，就無益了，不但無益，反要受人家的嘲笑。」老夫人道：「相公那有此事，不必疑慮，還要速去想法爲是。」通政道：「但願如此，就再好沒有了。」老夫人遂吩咐許婆出去，吩咐家人劉福，速去預備船艭，將行李發下船去，跟了老太爺，連夜上省去，叫他速辦，不可遲誤，許婆答應一聲是，出房外去了　劉福奉命即去僱了船艭，又回家將行李打點了，一齊發下船去，通政更換了衣冠，老夫人又叮囑了一番　通政即帶了劉福下船上省而去，一路行走快速，那天船已到了省城，在岸停泊，即命家人劉福去頭備了轎子，帶了名帖，就乘轎子直到巡撫衙門，只見那轅門外軍兵分立兩邊，看了有轎子到來，就上前問道：「轎內是那位老爺。」劉福將名帖交與軍兵說道：「我們是襄陽通政府劉老爺，親來拜會的，煩你進內通報一聲。」那軍兵道：「如此請稍待。」說罷拿了名帖，轉身進內而去。且說方爺這時正在簽押房看閱申詳，忽報說有襄陽的劉大爺來拜謁，即刻就放下了手中的詳文，出了簽押房，去更換了衣服，吩咐開正門迎接，兩旁答應一聲，即開了大門，方老爺出迎，二人見面，各行一禮，客套幾句，即一路

進內，在內宅客廳上分主賓坐下，獻茶已畢，二人談了幾句，又請到書房內，用點點心細說，劉仁傑幾次要開口，想將女兒的事情囑託一番，但究竟有關顏面，不好開口，後來方載函問道：「老師遠道而來，降臨省會不知有何事務？」劉仁傑即乘此進言道：「啊！賢契，說來可愧，老夫歸隱林泉，只道已無憂慮，不料近日禍起蕭牆。」方載函道：「老師退休已久，世兄現當寵任，不知有何禍事？」劉仁傑道：「賢契，說來一言難盡，只因小女嫁于襄陽刁姓，刁姓到也是城中巨富。」方載函道：「不知叫什麼名字？」仁傑道：「名叫南樓，現在死了。」方載函忽有所思道：「莫非因為那事麽？」仁傑道：「是的，但是這事有關名節，辱及門牆。」方載函道：「老師說這件案子，門生看見各處詳文之中，乃是童理刑辦的，不意就是世妹麽？這情節到也不小，怪不得老師愁容滿面，但是世妹幼習家訓，那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不要說是書香巨族，就是蓬門小戶，也做不得這種事情，況世妹是會識得字的，不知謀夫罪大麽？」仁傑道：「啊喲！賢契，小女賦性聰穎，諒不至此，若是小過微愆，老夫也置之膜外，今乃凌剮之罪，名節攸關　焉能默默，想是妾僕覬財，出此惡毒，實是冤枉的，憑據皆是揑造，因在嚴刑之下，所以屈打成招，構陷成罪，老夫因細想其情，尚有不符之處，所以親來與賢契商量商量，擬請代為超雪，據老夫看起來，童文正仗威偏刑，恐其中亦有所私，不然如何會得濫刑強逼，這裏頭不是有可疑的地方麽？還望賢契，速震雷霆，網開一面，不惟老夫銘德，就是合族縉紳，孰不感佩，超生拔死，還請看在老師生面上。」方載函道：「老師這是說那裏話來，門生不過為理刑審實，招詳分明，故而疑慮，若是眞有屈抑，豈能使無辜亡於非刑，況有老師金面，自然可以想法，雖是童文正，亦可立奏參革，但怕法允情輕，到那時我與老師都要面上無光，如被文正反控，我們難以下場。」仁傑道：「賢契，老夫細想其情，覺得其中必有緣故，那謀斃一端，決然有假，只要求賢契親提一訊，眞偽立辨。」方載函道：「老師既然諄諄見委，豈敢輕藐，遵命就是，待門生立刻發令箭一枝，到襄陽弔取該案並押解王廷貴等六犯及憑據等到來，以便親訊就

是。」說能這話，就立刻起身，仁傑道：「如此就感激不盡了。」方載函道：「老師不必客氣。」說着就到外面，發令箭一枝，到襄陽而去，左右回道：「稟大人京詳已備，怎能邀轉。」方載函道：「因敦禮之女，未必謀夫，只憑一紙情書，何能即置六命於重典，恐有寃屈，即着該原審處所，將案卷交出，不許違延。」左右答應一聲是，退了下去，即將詳文捺住，立刻派了差官持令箭前往襄陽，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翻原案監中託孤　秉方剛省衙力辯

引曰　折獄理尚公平　已定招詳何從改正　財勢熏天　總難移錚錚

詩曰　只賦氷霜性　惟有愛育賜　魚頭原尚盲　斷頭不能降

話說方戴函打發差官，奉了令箭直向襄陽而去，本人仍回進書房內款待通政，通政也就在督衙內住下，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差官，奉了令箭一路抵達襄陽，行程極快，到後即時進入理刑廳衙門，却說襄陽縣衙門內，有一個捕快頭兒姓施名恩，得了此信，却吃了一驚，見招詳已出，忽而上憲下來，要提訊這樁案子，恐怕其中必有蹊蹺，一定是劉府上的勢大通天，走通了上司衙門，所以上憲下來提訊，但是這件案子，怕的一定會翻招的，說不定連童老爺這些府理刑的官職都要搖動，但是王六年老，刁王氏是個女流，不要畏懼是非，有所不測，倘有疎虞，我與廳差都有關係，到不如我乘着外面尚沒有風聲，先去將刁王氏與王六拿住，收禁監中，到了那時上頭要提原告，就不至徒勞跋涉了，並不是我瞞上欺下，只因是爲自己的干係，遲早都要去提人，不如去早提的好；施恩想定了主意，就去刁府將兩個原告拿住，送到監牢中去收禁，這一來不啻又是迅雷霹靂，却嚇壞了王婆，這個王婆，就是王六的老妻，向在王氏二娘跟前，因南樓的大仇可報，六犯都已定罪，心中正是歡喜，不料差役又將二娘與了自己的老夫捉到監內去，心中吃驚不已，起初尚不知爲的何事，後來才曉得

是上司衙門下來要復審劉案，這不用說，一定是劉通政走了上司衙門的路，所以要提訊此案，怕的提訊是假，要想翻供是眞，從來官官相護，這一來也許要泯滅公理，二娘與自己的老夫，都要反坐，說不定賢德的二娘，和自己年逾花甲的老夫，會將性命傷在非刑之下，王婆想到傷心之處，哭得死去活來，當日不曾好到監中去，次日帶了一些銀兩買了一些食物，送到監中，各人相見，抱頭大哭一場，二娘向他叮囑了一番，叫他回家去，好々的看待孩子，一切總要看在先主人面上，王婆道：「這個不勞主母吩咐，老奴自然曉得，二主母還要保重，但願上天相助，仍得霧撥雲開，再見靑天。」二娘道：「啊喲，王婆，我死不足惜，但恨苦了龍虎倌々，放心不下，不然早已以身殉夫了，免得生活在此混濁世上，又因大仇未報，終難自捨，現在事已如此，也只有聽天由命了，你來的時候已久，好々的回去罷，恐怕家中沒人照管事務，龍虎倌々要哭，丫頭們年輕不知事，你快些回去，好替我看着一點。」王婆唯々應命，十分傷心，只得退了出來，仍然回到家中，這且按着不表。再說那理刑廳童文正，骨氣天然，堅剛方直，接了都憲方載函的令文，中心很是不服，想道，這一定劉通政的鑽謀之巧，想下官力却人情，判成鐵案，庶幾不愧隱微，无忝厥志，不料勢可挽回，力可通神，昨日上憲駁轉詳文，道是知禮之女，未必謀夫，只憑一紙情書，未便輕傷六命，下官細細思想，這都是庇護之詞，現在差官立候提犯復審，但是本廳將犯交解進省，那都憲一定循了搢紳之情，網開一面，凶犯幸全，平人反坐，使地府冤魂飲恨，節義當災，本廳焉能忍心坐視，庶違初衷，故寧願拼棄前程，若循情行私，坐令節義遭枉則非我之私願，如此待本廳解了人犯，備了船隻一起進省便了，童文正想定了主意，即吩咐差役提了人犯，幷帶同案卷，陪着省差，一起乘船進省，沒多幾天已到了省中，都到轅門請見，那方載函道：「本都院並沒有着他來省，怎麼他竟擅離職守，這也胡塗極了。」差役道：「回大老爺，童爺說此案甚是重大，必得面陳，所以星夜來轅。」方載函面有怒色道：「他知道案情重大，難道本都院提錯了麼，去對他說本都院旣提案犯，自能秉公審辦，着他交卷，

即行回任便了。」這時童文正在轅堦等候回話，那差役出來道：「童爺，大老爺吩咐說旣提案犯，自能秉公審理，速交案卷，即請回任，不必面陳。」童文正道：「啊，大老爺，這般講麽？」差役道：「是這般講的。」童文正道：「拜煩再傳稟進去，說卑廳旣已來省，必欲出案一見，以便交卷。」差役道：「大老爺吩咐過了，那個敢再去傳稟，不用見罷。」童文正道：「你不去傳稟，難道本廳便將案卷交與你不成麽？也好，你旣不肯傳稟進去，就待下官親自擊鼓便了，說罷就走上前去，擊鼓三下。」那差役不敢不去傳稟，只得如飛的進去傳報，方載函沒法，遂吩咐陞堂只聽得一陣鼓樂之聲，中軍書吏，一齊立堂伺候，裏面走出封疆大吏坐了法堂，吩咐傳襄陽四府刑廳進見，童刑廳即搶步進前，見了禮，呈上原文，然後立在旁邊，方載函說道：「貴廳。」童文正道：「不敢，大老爺」方載函道：「本都堂細閱刁劉氏私通王文，謀斃親夫一案，于禮不符，故而專差提犯，覆加嚴訊，貴廳只合交卷前來，爲何親自到省，擅離職守。」童文正道：「卑廳稟上大老爺，此案情節顯然，招詳細悉，未知有何疑竇，致煩大人弔卷覆訊。」方載函道：「本都堂想劉氏乃名門之女，何至傷風敗俗，即有其事，亦決不忍下毒手謀害親夫，況且王六王氏同在一室，豈無先期知覺之理，若果有風聲，何待南樓閉靈之後，方始控告，貴廳只憑一紙情書，徒傷六命，本都堂爲欲明瞭案情起見，理應提案覆訊，使曲直分明，貴廳何故固執己見，反嫌吹毛求疵。」童文正道：「大人，通奸之事，富貴俱多，因其衣食無憂，故而專心淫慾，遠則齊姜女，近則魚元機，此等婦女深通翰墨，一涉魔關，焉能敦禮，所以傷風敗俗，未必盡出愚笨，猶其是豪富之家，大凡一涉邪念，神智昏迷，神智一昏何事不能爲，若說不早告發，彼妾僕二人畏懼劉家威勢，所以忍辱蒙羞，等待至今。」方載函道：「貴廳，你這話錯了，通省之中，各屬官員儘有，如果屈抑，就是本都堂案下，也可首告，難道毛巡按，便能爲民鋤惡，本都堂就瞻循人情，置之不理麽？」說罷便冷笑一句道：「我曉得你只知趨奉毛巡按，與本都堂有意爲難，不交案卷，是否因爲承受毛巡按之意，酷刑將六犯判成斬罪，恐本都堂提訊，問出情弊，你這四品的刑府就

受參了是嗎？不然貴廳何以如此抗命。」童文正聽了此話，不覺惱了剛性，也冷笑一聲道：「大人休將童某覷如鴻毛，想此案刁王氏主僕，告於毛巡按台下，卑廳是奉法而行，據供定斷，若大人有所批發，卑廳亦必鞠躬辦理，大人與毛公有何區別，如今接到鈞駮，若非面台顏，斷難了事，所以專來趨候，把案卷親交，不料大人反行拒絕，莫非有心附勢，要推翻招供麼？並不是卑廳故意衝撞大人，只因那一封情書，實是眞憑實據，大人若是不信，只要叫劉氏當面書寫對證筆跡就是，卑廳素性剛直，看大人的意思，莫非誤聽旁人之言，所以故意要將命案叨庇，只怕公理難泯。」這幾句話，說得方載函心中不寒而慄，到有點懼怯起來，恐怕劉氏實是情虧，到了那時反要遭這個鐵面無私的童刑廳嘲笑，自己面上就不得下去，只得說道：「貴廳，並不是本都堂有什麼私意，只爲毛公遠去，責在本都堂，若不細察其情，將來部駁，更多周折，況那劉氏父兄年誼皆居要職，恐多指摘，所以定案必須堅牢。」童文正道：「卑廳乃事悉隱微，部中若議失察之罪，願以一官相抵，斷無遺累，若情書血衫不足作證，還可開棺檢驗，倘然實是病死，卑廳亦甘反坐，現在人犯俱在，望大人即刻提訊，清白立見。」方載函這時倒弄得不好下台，心中所怕的就是劉氏情虧，恐訊不出什麼疑竇，反是不妙，只得暗自思量，忽然想了一個主意，遂對童文正道：「貴廳，本都堂一片惻隱之心，反被貴廳認爲附勢，今日是是非非總難力辯，方才聽貴廳說開棺檢驗一事，到也使得，是非眞假，當然立可辯白，本都堂現在即當委派專員，協同貴廳，帶犯回任，驗屍便可定案了，不知貴廳的意思如何？」童文正道：「這是大人實心勤政，不知委那位僚友協力。」方載函道：「本都堂擬委長沙府吳秋江，此人素得民心，斷訟敏練，未知貴廳意思如何？」童文正道：「大人卓見，無不允宜，如此卑職連夜回任，料理一切，恭候吳府尊到時，會審便了。」方載函道：「如此全仗貴廳用心。」遂吩咐一個差役道：「前有長沙府吳太爺稟見來省，尙在公館，你將此種案卷，並賫委牌一道，送往吳太爺公館內交代，即行繳覆。」差役奉令而去，童文正即到案前告退了出來，仍然帶了人犯，星夜乘船回襄陽而去，方載

函也吩咐退堂，退到私宅內，心中想道：好一個鐵面無私的理刑廳，果然剛直毫不徇情，就是下官見了他，也覺得望而生畏，現在眞假就在開棺檢驗，好在已委長沙府前去會審，他却是一個拔萃的能員，但究竟如何，還要等得一角詳文到來，才知實在，方載函不覺竟增加了心事，回到私房易了衣冠，又到書房內與劉通政相見，將前後情形，細說一番，劉通政稱謝不已，心想女兒縱然有奸，那謀夫的事情，未必眞有，只等開棺以後，寃抑可消，就是通奸一節也可沒事，可恨那童刑廳太覺固執，不知情面，哼！哼！看你四府刑廳一職能保多久，因此心中却有八分寬慰，在巡按衙內又住了一日，次日即辭了方載函，帶了家人劉福，很高興的回到襄陽家中，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長沙府刁宅會驗　徐大娘監獄探囚

引曰　官居五馬　朱旛榮漾　任蒞長沙保障　超生驗死奉封疆　願平恕悉歸無枉

詩曰　少小名登金榜榮　才高幸入翰林叢　上遊器重名頃遠　藩臬超遷占眼中

話說那劉通政回到家中，將見了都院方載函，及童文正進省，以及方載函委長沙府，到襄陽會審的話，細々說了一遍，大概寃抑可超，老夫人，少夫人，及合家都甚歡喜，總以爲這次劉氏一定能脫重罪，將刁王氏及王六弄一個反坐，連理刑廳都要去職，所以皆高興異常，這且按着不提。再說那吳秋江是兩榜出身，散館歸部，歷任主事等職，今銓湖廣長沙府，喜得上峰垂靑，還能融洽地方輿情，這次因進省稟見，却値劉案之事，方載函因他是個能員，所以就委他到襄陽會同童文正覆訊劉案，那日接了委牌，即刻動身，一路乘船往襄陽而來，心中想道：「那理刑廳童文正素來剛直，辦案認眞，想來不會有錯，不過細想其情，其中都憲不無有超拔劉氏之

心，所以委任下官同去覆訊，想下官歷蒙都憲保舉超遷，感恩食德，無以爲報，這件事情，自然要仰承上意，將劉氏超脫才好，但不知其中眞假如何？難以決斷，現在只得隨機應變，且等到了襄陽再說。」吳秋江打定了主意，即刻胸有成竹；那天船到襄陽，就上岸直到理刑廳衙門，童文正親自出迎，進入私宅，始分賓主坐下，差役獻茶，各人言談幾句，無非皆是客套，片刻茶話已畢，童刑廳即時吩咐差役鋪設公案，傳話出去，將人犯弔齊，聽候審訊，差役奉命出外，不多時外面差役進內回稟說：人犯俱已弔齊，專等大老爺訊問，童文正即與長沙府出外陞堂會訊，長沙府居中坐下，童文正在旁稍偏，六房三班，都分在兩旁，點過了犯人花名，無一缺少，童文正即將案卷高擎，遞到長沙府面前，吳秋江道：「童太爺。」童文正道：「不敢，吳太爺。」吳秋江道：「小弟雖蒙憲委，但此案是太爺原審，還宜先訊。」童文正道：「不敢，因本廳定斷有疑，故勞太爺冰鑒，何消謙遜。」吳秋江道：「如此有佔了。」童文正道：「正當如此。」吳秋江接了案卷，即吩咐帶刁王氏上來，兩旁答應一聲有，即將刁王氏帶到案下，二娘王氏即跪下叩頭道：「大老爺在上，刁王氏叩頭。」吳秋江將驚堂一拍，故作怒色喝問道：「刁劉氏通奸毒主，滅倫傷化一案，是妳的原告麼？」二娘王氏道：「是小婦人的原告。」吳秋江又將驚堂一拍怒道：「好一個原告，據妳狀詞，家主在五月中身故，九月中得書，既知家主含寃，極應隨時控告，何爲當時隱而不言，以後復又呈告？」二娘王氏道：「小婦人正要伸雪，因劉家勢焰非常，門生故舊，徧滿州郡，因而含忍至今，才敢請求伸雪。」吳秋江冷笑一聲道：「是畏懼劉家勢大而止？這是疑竇了，你道是劉家勢焰，聲氣相通，怎不慮及毛巡按循私反坐麼？」二娘道：「大老爺呀，小婦人因毛太爺南北殊途，欽差新任，若再錯過此淸官，永無機會。是以不避水火拼死奔控。」吳秋江又冷笑一聲道：「好一個利口的婦人，到也說得乾淨，本府問你，那案中是何證據。」二娘道：「情書。」吳秋江道：「傷處呢？」二娘道：「血衫。」吳秋江道：「這血衫就算得傷處的證據麼？」二娘道：「死後伸寃，難找見證。」吳秋江道：「見證既無，那書和血衫

，何難僞造，一定是你欺凌主母懦弱，想謀佔家財，揑造僞證，假稱節義，淆亂聽聞。」二娘道：「大老爺明鏡高懸，小婦人一片血忱，並無絲毫假意，那情書是王六所拾，血衫是蕙蘭當憲差之面由劉氏箱中取出，何能揑造？況且前大老爺已親去踏勘，劉氏王文等六人，俱已服罪，此時因何又要翻招，莫非劉家勢大，小婦人螻命不想偷生反坐不妨，只怕血案重迷，夜霧昏暗，天理終難泯滅。」吳秋江大怒道：「好一個利口的婦人，淸白未分，就敢汚衊上官麽？顯見是個刁惡的婦人，左右替我將他拶起來。」兩旁答應一聲，就要動刑，旁邊案上童文正連忙吩咐停止，吳秋江心中羞怒，向童文正道：「童太爺你恐小弟濫刑，要翻案麽？」童文正道：「本廳怎敢，只是不酷不濫，矜恤下民，方爲正理，與其拷打成招，莫如和平得實。」吳秋江道：「童大爺你能不用刑法，就可取供的麽？」童文正道：「本廳有此審法。」吳秋江道：「如此便請你審問。」童文正即吩咐將劉氏帶上來，兩旁答應一聲有，早將劉氏帶到案下，此時劉氏心中很是得意，曉得是他父親走了都憲的門路，所以委長沙府下來覆訊，以翻前案，這回是一定超脫出獄了，因此放出嬌滴滴的聲音出來道：「大老爺在上，未亡人劉氏叩頭。」童文正放出和顏悅色的樣子道：「劉氏，本廳已曉得你是眞實寃屈的，現在幸蒙都憲大人好生之德，特委吳太爺與本廳再行會訊，如今你須再將詳細情由，細說一遍，以便據實回覆憲台，另行裁奪，不知你可能寫字麽？」劉氏一聽此話，喜出望外，曉得一定是她爺爺到都憲衙門說情的大力，不由顏開色悅，立時答道：「未亡人雖經拶指，今略痊可，況生死俄頃，敢不奉命細心書寫麽？倘得超脫微命，實感大德。」童文正遂命差役，替他鬆了刑具，付與紙筆，劉氏有意賣才，拈了七寸羊毫，立刻一揮而就，所寫無非是請求超雪之言，遂交與差役遞到童爺案上，童文正拿來一看，呵々冷笑，轉手送與長沙府道：「吳太爺請看，這筆跡與情書的筆跡，可有絲毫不同麽？」那吳秋江將情書與所寫的字跡核對，一無二樣，心內沉吟道看這覆訊依然白費心機，怕的都憲也是有心無力，口內只得答道：「童太爺，這筆跡果然毫無異樣。」劉氏這時却看出風色，不覺

魂飛天外，面上失色，曉得上了當了，這一來怕的終難活命，案子格外眞實了，心中懊悔不已，吳秋江又道：「童大爺，不過據本府想來，這裡頭覺得還要費些推敲。」童文正不悅道：「證據鑿々，還要費什麽推敲，難道非要把拚死全節的原告，嚴刑問成反坐之罪，才算了事麽？」吳秋江道：「童太爺又來了，不過在本府意見，這情書只能算得奸情一面，那毒夫謀命一事，尙無確實證據。」童文正冷笑道：「吳太爺，那情書之中，毒害之事，語句顯然，難道吳太爺沒有見及麽？」吳秋江道：「不是沒有見及，在本府的意思，若要眞假立分，還要開棺檢驗，才能明白。」童文正道：「本廳以前因爲證據顯然，六犯俱已招供，已可定案，似已不用再開棺檢驗，後經上憲提訊，就知其中必有曲折，所以本廳當稟呈可開棺檢驗，倘有虛誣，本廳情願抵罪，所以上憲委吳太爺到來，今人犯俱在，就此與吳太爺同往一看，便知分曉。」吳秋江道：「本府既蒙憲委，自當陪往一看。」刁王氏在案下道：「啊喲，青天大老爺呀，招詳已定，爲何又要慘及枯骨，乞賜矜全，恩同再造。」童文正道：「正爲上司嚴駁，非驗不明，休得胡阻。」吳秋江道：「刁王氏你不欲開棺，顯見情虛了。」劉氏也在案下道：「回大老爺，只因丈夫不壽而終，怎忍再搖動枯骨，望兩位大老爺俯從爲感。」吳秋江道：「劉氏你不要糊塗，你的一條生路，全在此一擧，本府與童太爺，都是公正無偏，絕不將罪名，加及無辜之人。」原來劉氏要阻止開棺，非有心念及他的丈夫，實因情虛，此刻聽了吳秋江這兩句話，似覺又寬心一點，曉得這位長沙府是上憲派下，特來袒護爲自己出力的，因此就在下默不再言，童文正已由座上起身，向吳秋江道：「吳太爺請。」吳秋江道：「童太爺請。」兩旁三班六房，俱已預備，傳了忤作，備了轎子，就一路直向刁府而來，路上行人紛紛議論，有一位年老的說道：「我出自娘胎，到如今已近花甲，襄陽地方，不曾聽到有如刁家這樣驚人的奸淫謀命的案子，想刁劻奉在日，是個仗義疏財的好漢，不料竟傷在一對淫婦奸夫之手，有一個年少的道：「老伯々，現在天下公理沒有了，眞是暗無天日，聽說已出了招詳的案子，上憲忽然將招詳駁回，派了長沙府到來

會訊，這裡頭怕的有點蹊蹺吧？但是童老爺到是一個淸官，這件事情，終究公理難滅，究竟如何，大概開棺檢驗以後，就可以明白的。」又有兩人說道：「看劉氏這淫婦難逃一死，只可惜是縉紳人家的女兒，太出醜了，可憐這一副容貌，生得太縹緻了，那個粉嫩雪白的頭頸，如果被刀砍下去，到有點不忍呢，所以長沙府下來會訊是假的，開棺檢驗也是假的。實在想要替她超脫，想娶她回去做侍妾呢。」不提街坊上的閑人，閑言閑語，胡言亂道的談論。再說那童刑廳與吳秋江坐了轎子，帶了差役等人，不多一會，就到了刁府大門外，刁府上的家人早已得信，將門庭打掃乾淨，聽得遠々的大鑼聲响，就開了大門迎接，王婆扶了刁龍虎跪在門側迎候，刑廳的轎子，都到牆內歇下，二位老爺下轎，大廳上已設了公案，廳前庭院內，高張布幔，地上都鋪設紅毡，二位老爺陞了公座，差役書吏都站立兩旁伺候，吳秋江吩咐將棺木抬至庭心，兩旁答應一聲是　立刻傳了土工，去將棺木，抬到庭心內放了，吳秋江又吩咐傳仵作，兩旁答應一聲，仵作到案前跪下，說道：「大老爺在上，小人仵作嚴明叩頭。」吳秋江問道：「你就是仵作嚴明麽？取結狀上來。」嚴明將結狀送上，吳秋江又吩咐傳原呈刁王氏，罪犯刁劉氏，與四蘭面同觀看，抱呈王六開棺，被犯王文驗看，後喚仵作嚴明細心檢驗，看屍體有無傷痕，驗明速報，兩旁差役在下答應，吳秋江吩咐以後，向童文正道：「童太爺，小弟與你眼同公驗便了。」童文正道：「吳太爺，這個冤屈不難立分。」這時案下，却驚壞了劉氏，嚇得面容失色，只因他心中情虛，曉得這一檢驗，事情即沒有挽回了，因此心驚魂失，四蘭也是如此，王文嚇得不敢抬頭，只悲哀了一個二娘王氏，與那個義僕王六，眼淚汪々，悽慘不已，王六走到棺木旁邊，可憐他淚流如雨，將棺木一攀，那裏想移動得分毫，那棺木十分堅固，憑王六一個人那裏就想開得，這也叫一句話而已，旁邊站着的土工，早已上前幫着動手，只聽得叭啦一聲响喨，棺蓋早已迸開，嚴明即上前檢驗，向內細看，只見屍體骨肉俱消，用鐵箝抓起上面的衣服，檢驗了一遍，却無什麽傷痕，童文正道：「吳太爺聞得鶴頂之毒，非其他砒毒可比，只要將頂臂兩骨

，一驗即明。」吳秋江道：「童太爺的高見極是。」便吩咐仵作速將二骨驗明，嚴明即遵命將二骨檢驗一過，到案前跪下稟道：「啓太爺，小的驗得天靈火赤，透骨入裏，經七分，圓一寸三分，脅骨黑紫透髓，經二分，圓五分，確係鶴頂致斃。」童文正道：「吳太爺，這可是奸謀的確證麽？」吳秋江心裏思想，果然奸謀是實，這樣看來，都憲是枉用心思了，既已鐵案如山，萬難推翻，只得點頭答道：「不錯不錯，此案遂仍歸原斷。」童文正吩咐道該差，旁邊答應一聲有，童文正道：「着令王氏王六，掩棺自便。」二娘與王六稱謝退下，童文正又吩咐帶劉氏，劉氏到案前跪下，童文正道：「劉氏，你通奸用毒，情節顯然，胆敢倚仗父勢，混瀆憲聽，希圖翻案麽？」劉氏這時在案下驚恐不已，魂已消失，低頭不言，那邊的丫頭，也都急壞了，童文正道：「劉氏，你翻改原供，本廳也不追問，但你既在府憲前稱寃，如今還有何說麽？」劉氏在下沒有話好講，淚如雨下，只得連稱該死，童文正又吩咐將王文四繭帶上來，王文四繭到了案前跪下，都低頭不言，童文正問過一遍，都連稱該死，重又錄了口供，各人具了結，童文正又向吳秋江道：「現在覆訊已畢，請吳太爺尊裁。」吳秋江道：「童太爺，劉氏臨審翻供，本該再加一拶，但凌剮已定，從寬了罷。」童文正道：「如此遵命。」遂吩咐將六犯仍然收監，差役答應一聲，將六犯帶下，童文正遂與吳秋江退座，即傳齊差役打道回衙，二人到了理刑廳，連夜將詳文趕辦好了，吳秋江即辭別了回省而去，到了省中，方載函得知，心中也覺羞慚，只得立即寫了一封書信寄給劉通政，氣得劉通政蹬足歎吁，自覺羞恨不已，不多幾日廳詳已到省中，省衙也只得將鐵案的文書直達部中，只等京詳一轉，劉氏等六犯，即要正法，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王文的妻子徐氏，初因訟棍包攬勝訴，藉縉紳之情，得以排解，能將他的丈夫超生，誰知覆訊以後，開棺檢驗，毒跡顯然，鐵案鑄成，仍然回天乏術，現在案情眞確，將六犯仍然發襄陽縣獄拘禁，只等京詳一轉，立即就要正法了，徐氏想到這裏十分悲苦，現在既已萬般無望，遂預備了一桌酒席，到監中去探看一番，以盡結髮之情，將酒席端正好了，走到粧台之前，

約略整理了一下，顧影心傷，暗々想道：「夫君呀，你的妻子自到王門，從來不出大門以外，不想今日又要到監中探望與你，拋頭露面為的是結髮恩深，但不知你在囹圄之內，可會想念到家中，怎能知道你的妻子，在家如坐針毡，想你往日一片癡情，到如今也許會懊悔的，棄妻拋子各在一天，你往日見了你的妻子，如見仇人，到如今除了你的妻子以外，還有誰來念着你？想到這裏愈覺傷心，禁不住淚如雨下，移步走到床前，坐在床沿之上，將三寸金蓮，重又整了一番，這才站起身來，吩咐丫鬟出去叫王興預備轎子，片刻丫鬟進來道：「大娘，王興說轎子即刻就預備，請大娘準備好了，到中廳上轎就是。」原來酒席是徐氏大娘親自所饌，就命丫鬟道：「如此你就去廚房，先將酒餚拿了出去。」丫鬟答應一聲匆匆而出，片刻又進來道：「大娘，婢子已將酒餚送到外面了。」王興說：「大娘出外上轎罷。」徐氏就帶丫鬟出外，那管家婆子抱了倌倌過來道：「娘々，倌倌在這裡替娘々送行了。」徐氏大娘一看見倌倌不覺又落下眼淚來，抱到手中道：「我本當帶你同去，見見你的父親，只怕你到了監中，見了那班囚犯，要哭怕的，所以不能抱你去。」管家婆道：「娘々這話甚是，不能抱他去的，王興也在旁道：「這是不能去的。」徐氏遂將孩子又抱與管家婆，叫他在家中將孩子帶好了，管家婆答應道：「曉得。」接過了孩子，徐氏上轎，丫鬟跟隨在後，王興提了酒餚筐子，在前引路，就一路直向監中而去，不多一會，到了監門外歇下轎子，丫鬟到轎前替徐氏捲了轎簾，徐氏大娘出了轎外，王興進前傳話，在監門上輕輕敲了幾下，裏面問道：「外面是什麽人？」王興道：「禁子哥，是王府上的老家人。」禁子道：「原來王相公家的老伯々麽？」王興道：「不敢，正是的，因我家主母在此，要探望主人，相煩開一開，有一點薄禮在此。」禁子道：「啊呀，王伯々這個可以不必了，如此就待我來開門，請你家主母進來就是。」說着已將監門開了，徐氏大娘就在轎內出來，主僕三人進入監內，那禁子陪着笑臉向徐氏道：「娘々走好了。」徐氏道：「禁子哥好走的。」禁子即將監門關上，隨後跟着走來，徐氏大娘一路向前，看了那班垢面蓬頭的囚犯，俱是披

枷帶鎖，坐地橫眠，那蕭王殿上，獄神供在中間，兩旁鬼卒猙獰，只覺得陰風慘々，冷氣森森，耳聞鐵索聲响，呼號悲痛，頗爲心酸，徐氏不忍多看，心中難過，急移蓮步向前行動，過了蕭王殿，走不多遠，就到了幾間新屋跟前，禁子上前開了門，向裏面說道：「王相公，你家的娘々到來看你。」徐氏大娘已走到裏面，王文抬頭說道：「啊呀，家主婆，你出乖露醜的，到來做甚麽？」徐氏道：「啊呀！相公，你在此處，叫我怎得不來看你？」說着不由的落下眼淚，王文道：「家主婆不必悲傷，想到如今木已成舟，不必再言，我上次已囑王興轉告，囑你不必再來，後生家出來奔走，抛頭露面的成何樣子？」徐氏道：「啊呀！相公，我與你是結髮夫妻，恩深似海，你如今問成大罪在監，怎能叫我不來看你之理，到了生離死別之際，那裏還顧得抛頭露面呢？」王文道：「家主婆，我聽你所言，不覺心如針刺，好生悽慘，我前番囑你不要來，並不是別樣，只因我平生作盡風流孽，恐怕你走出門來出乖露醜的要被人言，還有一層，我不見到你也罷了，一見了你，就使我無限的愁思立刻生出，這個心事，也難得細說了，這也不必提他，家主婆你既來了，就請多坐一會，細談一談罷，如今的見面一刻要抵一年。」徐氏便坐下了，王興上前道：「相公在上，老奴叩頭。」丫頭也上前道：「相公在上，丫鬟翠娟叩頭。」王文道：「罷了，站起來罷。」王興與翠娟起身，王興過去提了筐子，翠娟將蓋子揭開，把酒菜拿出，放在一張桌子上，徐氏向王文道：「相公，無物相敬，這不過一點粗餚，一盃水酒，略表微忱。」王文道：「這到多謝了。」徐氏道：「相公，如此請用些罷。」王文道：「家主婆，常聞得說的酒落快腸，想我今日看見了家主婆到來，愁緒萬千，恨滿胸腹，雖有玉液瓊漿，叫我如何下咽，多承家主婆的美意，只好心領了。」徐氏道：「啊呀！相公，妾身是誠意到來，多少須吃一點才是。」王文道：「如此就稍飲一盃罷。」隨手飲了一盃，又約略吃了一些餚饌，怎奈一點口味皆無，難於下咽，向徐氏道：「家主婆吃不下了，請收了過去罷。」徐氏道：「相公再用一些。」王文道：「家主婆實在咽不下了，請收過去罷。」徐氏道：「相公，看你一

包眼淚，寢食俱廢，敢是愧悔從前的作事麽？」王文道：「家主婆，我此時的心痛，一半是為的妻兒，一半是為的劉氏。」徐氏道：「啊喲！相公，劉氏待你有什麽好處，到了如此地步，還要紀念着他哩。」王文道：「家主婆，那劉氏待我的好處，以前的都不必說了，單就現在而論，在監內雖然男女分隔，各人不得相見，只是兩相關切，托信傳風，還是頗有情義。」徐氏道：「到要請教相公，這個托信傳風，關切在什麽地方？」王文道：「就是到了半夜裏，人聲靜了，兩邊的聲音，遙々相感，可以聽得到的，我在這裏：若是沒有聲音，他在那裏也就沒有聲息，若是我在這裏長歎一聲，他在那邊也就短吁一回，所以我思想起來，從前不知眞情意，到如今絕處反知一片心，這個情意是眞正好的。」徐氏道：「啊呀，這樣說起來，這個劉氏到是個同甘同苦，多情多義的女子了，我如今到要去會他一會。」王文道：「啊呀！家主婆，你去不得的，若是去了，反而要叫你生氣的。」徐氏道：「不要相公費心，去會他一會亦不妨的。」回頭便對王興道：「王興你去對禁子說，叫他將女監開一開。」王興答應一聲是，出去對禁子道：「我家主母說，煩你將女監開一開，少停有個薄禮到來。」禁子答應一聲：「曉得，就請你家娘々出來罷。」王興轉身進內向徐氏道：「主母，請你就出來罷，禁子已去開了女監。」王文道：「家主婆，還是不要去的好，去了你要生氣的。」徐氏道：「不妨的。」說着起身帶了丫鬟翠娟，向外而去，王興在前領路，一路轉灣抹角的，不多時到了女監門外，禁子已將監門開了等候，看見徐氏走了近來，說道：「娘々，走好了，慢々的不妨。」徐氏遂進了監門內，禁子轉身將監門關上，徐氏大娘一路進內，只見兩邊的女囚犯，也都是披枷戴鎖，垢面蓬頭的，心頗惻然，苦於不知那個是劉氏，那幾個是四蘭，正在打量着，禁子早已走上前，對前面坐着的幾個女囚犯道：「你們幾個姐々們，快々抬頭起來，有人來看你們了。」那幾個丫頭問道：「來的是誰。」禁子道：「是王相公家的娘々。」劉氏早已得知，不覺羞慚，靠在籐床上低頭閉目假作睡去，春蘭聽見了，也不敢抬頭觀看，只作不知，夏蘭，玉蘭也是如此，到底蕙蘭丫頭年紀還

小，尙不解羞恥爲何物，起身迎接道：「娘々請坐。」徐氏道：「有勞了，不知那一位是劉氏娘々？」蕙蘭指着劉氏道：「這位就是的。」徐氏冷笑一聲道：「這位就是劉氏麽？不要睡着了，待我看々是怎樣的一個美貌娘々。」劉氏這時滿心慚愧，難以對答，又不能再作不知，只得假作驚醒的樣子，抬起頭來問道：「啊喲！是誰啊？」徐氏道：「我的丈夫便是你知心的人。」這一句話，說得劉氏滿面通紅，難以回答，重又閉目低頭不言，徐氏娘々看了他那副樣子，不覺生氣道：「啊！劉氏，我與你說話，怎的竟不理不睬的，這是什麽緣故？你是一個堂々的千金小姐，丈夫又是一個候選州同，積玉堆金之家，多麽豪富？爲何竟做出這種不顧羞恥的事情出來，高房大屋的却不坐在家中，而坐到這個地方，爲什麽又不到花園內去彈琴呢？爲什麽又不到高樓上去設宴把知己相邀呢？」這時劉氏眞是羞慚不已，回答不出半句話來，只恨地下沒有一個洞，如果有一個洞，立刻就從地下鑽了進去才好，過了片刻只得說道：「王家嫂々，這件事情總怪奴家不好，但是木已成舟，悔已不及，嫂々縱然責備，等於駡一個木頭。」徐氏聽了這話，心中憤恨似覺稍消，便道：「劉氏，我聞得此事，當日穿針引線，乃是玉蘭，如今玉蘭在那裏。」劉氏道：「坐在那邊窗口的便是。」徐氏向那窗邊一看，只見玉蘭面向外坐，看了不覺心中生氣，便道：「啊，玉蘭回過頭來。」玉蘭只得回過頭來，假意道：「你是王家的大娘麽？」徐氏道：「玉蘭，你深叨主恩，衣食無愁，有何不好，與刁王二家並無仇隙，因何從中牽引出如此大禍出來，想你這個賤婢，眞該千刀萬斬，但是你此時害了刁王二家，你自己又有什麽好處？」玉蘭道：「啊喲，王家大娘々，你有話好好的說，如何開口就駡人，這是什麽道理？只怪你自己不將丈夫管好了，勾引了我家大娘，壞了人家的貞節，現在遭下謀命大案，累了我們衆丫鬟，我們衆丫鬟不來責怪你就罷了，怎的你竟責怪我們來了，這不是豈有此理麽？世間眞少有你這樣歹心的婦人。」徐氏大娘竟吃了他這樣一個大衝撞，可憐徐氏素來賢德待人，未曾受過別人的衝撞，此時吃了他這樣的衝撞，氣得眼淚紛紛落下，雖然要忍也忍不住，於是恨恨地駡道：「

好一個利口的賤人，我還不會十分的怪妳，你竟敢冲撞我麽？」玉蘭道：「啊喲，王家大娘々，妳細々的想々，是那個先冲撞那個的？」徐氏道：「妳這個小賤人，眞是利害極了，妳可知道馬上要受千刀萬殺，終身永留罵名嗎？你的這張個利口雖是利害，然而有什麽用呢？妳逃得過剛刀斬首嗎？」玉蘭道：「王家大娘々，妳不要這樣說得剋毒，就是妳的丈夫，不久就要歸到泉下，恐怕妳這風涼話也說不得呢，將來難道，妳就能保得住玉潔冰淸麽？王相公的風流債多得很呢，他借了下來，怕妳不替他去還麽？」徐氏被他說得氣得發抖，咬牙罵道：「妳這個千刀萬殺的賤人，敢罵我麽？」玉蘭道：「妳罵得我，我也罵得妳，況且我快死了，還怕妳麽？妳自已自討沒趣，怪不得人。」徐氏氣得發抖，罵道：「好一個賤人，好一個賤人，竟敢如此無禮。」劉氏在旁道：「王家嫂嫂請息息氣罷，他們都是快死的賤人，睬他們做甚，罵之也無益。」旁邊王興也勸道：「太太請息怒，劉氏之言甚是，這班無禮的丫頭，不必多睬，況他們已將垂死，就恕了他們，我們出去罷。」原來他們這一陣相吵相罵之聲，那邊男監裏的王文已經聽見了，自己不能跑過來相勸，只得轉請禁卒過來解勸，禁子心中也不甚着忙，過來勸道：「娘娘不要生氣了，那邊王相公請娘娘過去有話說，不必與他們再吵了，恐老爺們要來查監，倘然在外邊聽見了聲息，就要帶累我們夥計了。」徐氏只得忍住了怒氣，和王興丫鬟出外，又回到王文那邊，王文道：「啊呀！家主婆，我原叫妳不要去的，他們那班丫頭們現在已是閻羅王的點心了，還要去罵他們做甚麽？」徐氏怒道：「相公！妳到今天，還是沒有明白。」王文道：「啊呀！家主婆，那麽我這句話說錯了。」徐氏道：「相公，我向來說話，你動不動就怪我說錯了，我細々的思想，是句句金石，從來不會錯說一句，只因你平日是吃了亂心之藥，所以將正反看得顚倒了，瑤琴一曲，彷佛是服了瘋癡之藥，五綵衣裙，不啻是見了引魂之旛，那四個婢子，好比是牛頭馬面，那牡丹花亭，不啻是鬼門之關，到了今日是你臨末的一天了，還不覺悟，可惜呀可惜。」王文道：「家主婆！不要說了，這都是學生五百年前積下的風流之債，學生

雖死心甘，做鬼也風流，就是禍到臨頭也是要拼一拼的。」徐氏歎息道：「相公你死到臨頭，還是執迷不悟，也沒有可說了，但不知你還有什麽掛念麽？」王文道：「別樣是沒有什麽掛念，只有一樣要托家主婆，等得京詳回轉，處決之後，學生的屍體自然要家主婆費心買個棺木收殮，不過還有劉氏的屍體，並那四蘭的屍體，最是凄慘，看來刁家絕決不會關心着意的出來收屍，就是劉家怕的也未必肯這樣做，因爲通政的面子有關，所以要請家主婆，有心做一個好人，慈悲惻憐爲懷，也備了棺木，將她們五人一齊收殮吧，就是她們方才衝撞妳一些，也請看在我的面上，這個恩德，她們今生今世，固然萬難報答，但是來生來世，會變犬馬報恩。」徐氏道：「這個看在你面上，五口棺木，所費無幾，照辦就是。」王文道：「家主婆，你不要此時口頭上答應，到了那時就將這件事丟開了。」徐氏道：「相公放心就是，奴家說話是向來不失信的，況是相公吩咐，那敢怠忘。」王文道：「家主婆這樣我便死在地下也是感激你的。」徐氏道：「相公除此以外，不知尚有什麽話吩咐麽？」王文道：「家主姿，我話是有的，怎奈見了妳，心中就亂得說不出來了，第一件說不出的心事，我與你是年輕夫妻，不料現在中途之間將妳抛撇，害了妳下半世的青春，還有一件就是我的孩子年紀尚小，總要妳好々的將他扶養，這兩件心事，使我放心不下，雖至九泉，也是不忘的。」徐氏道：「相公這兩件事情，不用你掛念，自有奴家作主。」王文接着道：「家主婆還有一樣事情要問你，我死之後，妳還是守，還是嫁人？」徐氏道：「自然是守的。」王文道：「還是嫁人的好，常說的「青春寡婦眞難做，多少人家守不牢」所以我勸妳，到不如嫁了罷！」徐氏道：「啊喲相公，婦人家從一而終，怎麽你到叫我改嫁起來，想奴家乃是名門之女，一無邪念，不比那路柳牆花，任人攀折，豈是那棄舊憐新，別跳新槽之人，相公不要將人看錯了。」王文道：「啊呀家主婆，不要這時說得容易，到了日後難守，做出那風流事情，豈不替學生還債，大街小巷，被人家紛紛議論，或者還被人家編成新聞唱本，到處嘲笑，學生在泉下反而難以瞑目，所以到不如還是改嫁的好。」徐氏道：

「相公休出此言，奴家斷不如此的，奴家現在早已都打定了主意。」說到這裏就哭了下來，話不成聲，王文道：「家主婆，有話但說，何必傷悲。」徐氏嗚咽着道：「相公，奴家已預備將家中人役都打發去了。」王文道：「那麽家中沒人照管。」徐氏道：「只要留一個丫鬟在家陪伴已足够了，奴家將儀門緊閉，中堂之上不準外人走到，等得孩兒撫養大了，能得取到一個功名，也就慰你泉下之心。」王文道：「家主婆若能這樣學生感激不盡，妳不啻就是學生的大大恩人，如此且請在上，先受我一拜。」說着就起身離了座位，將身在徐氏面前跪下，納頭就拜，徐氏慌忙將他扶起，王文仍又坐下，忽然長歎一聲道：「家主婆，我心中好恨。」徐氏道：「相公恨從何來？」王文道：「我恨的從前悔不聽妳的話，每日在花園陶情遣興，那時如能暫時來往已可，萬不該貪心無厭，到如今海誓山盟，一旦都消，悔已不及，此刻已是籠中之鳥，鈎上之魚，雖欲脫身已不能了，高房大廈不得住，豐衣足食不得享，只落在這個牢獄裏，陰風颼颯，鐵索啷噹，好不悽慘，不日京詳一轉，立刻就要被斬，怎能叫學生不恨呢？」徐氏聽了，又潸然淚下，王文道：「家主婆不要傷心。」正在說着禁子忽然急々的跑來說道：「娘々快點出去罷，老爺即刻就到來查監，不能再延，改一日再來探望相公罷。」王文道：「家主婆你回去罷，但是在家中不必哭，哭了也是徒然傷悲，仍然沒有用的，恐怕反要嚇了孩子。」徐氏淚如雨下，只得說道：「相公，奴去了，改日再來看你。」王文道：「不要來了，街頭上油頭光棍多得很，你這樣來來去去很不好看的，還是不必再來。」王興與丫鬟道：「相公我們與大娘回去了，過一日再來看你。」王文道：「家裏的事務你們要當心點。」王興道：「曉得了、」遂轉身向外而行，走上前幾步，王文忽又喊道：「家主婆回轉來。」徐氏回轉身道：「相公還有什麽吩咐。」王文道：「家主婆你既然替我守，要守得乾淨，三姑六婆，絕決不要放他們進門。」徐氏道：「相公曉得了，奴家去了。」王文道：「去罷。」三人便向外而行，到了監門外，禁子道：「娘々走好了，過一日再來看你家相公罷。」說着就將門閉上了，徐氏即乘了轎子，

丫鬟與王興二人，跟隨在後，遂一路回家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賞七夕監中宴會　臨處决獄內提囚

引曰　一聲梧葉落庭堦　駭得我魂兒不在　雙星今夜兩和諧　頓起了相思舊債

話說徐氏與了王興丫鬟等三人由監內走出，即一路回家而去，徐氏回到家中，終日心中傷悲，苦痛不己，光陰快速忽忽的好幾個月了，那天正是七月七日，徐氏在前一日曾着王興送了二百銀子到監裏交與王文，好讓他使用一點，王文得了這個銀子，心中很是歡喜，到次日一早就拿二百銀子交與牢頭禁子，叫他送五十兩銀子與獄官，餘下的牢中各人分派，並買些魚肉酒菜等物，多辦幾桌酒席，到了晚上大賞獄中一班男女監裏的囚犯，不論是江洋大盜，或是偷鷄竊狗之輩，只要是監中的囚犯，無論是誰都有吃的，那牢頭禁子拿了銀子去，就照辦一切，眞是心中歡喜異常，原來自從王文到了監內，那徐氏甚是賢德，恠恐王文在內受苦，所以不惜銀子替他使用，那班禁子們無論上下，得的好處都已不在少處，常說的財能通神，雖然未必眞能通神，然而他的效力也就很大，大凡世上一班勢利的人，誰不趨財，因此王文在監內，却是與衆不同，就是那個劉氏也佔着他的餘蔭不少，所以王文雖在監內，也彷彿在外邊一樣，一毫不會受得在監中做囚犯的苦楚，只不過不得出外罷了，你道：「王文拿這二百兩銀子，分給監中上下人等，以及設酒宴犒賞監中衆囚犯，是什麽緣故？」原來他有一個用意在內，因爲這天是雙星聚面的一天，天上猶且如此，人間何能獨缺，所以他就異想天開，拿這個銀兩酒菜，買通監中的禁子，以及一班囚犯等人，他是想與劉氏乘了這個佳期，會個一面，果然財能通神，他的勢力眞大，一班禁子們見錢眼開，也就答應了，約定等到晚上，準定放劉氏過來一會，王文很是歡喜，到了初鼓以後，監中男女犯，都已吃過了酒菜，打算安睡，全監靜寂無聲，牢頭禁子即到女監內，通知女件婆，原來

男監裏有禁子照管犯人，女監裏有一個伴婆，也是照管女監裏的犯人的，這個女伴婆也早已得過銀子，所以早已有約，禁子到了女監的門外，輕輕敲了幾下，女伴婆已得知了，開了門立刻去通知劉氏，原來劉氏事先不曾得知，這時正在心中悶悶不樂，因想起如此佳夕，負之可惜，若非身在監牢之中，這一夕必在東樓與王家叔叔設宴歡叙，何等快樂，恨祗恨如今身羈牢獄，海誓山盟俱已全消，好生悽慘，雖然與王家叔叔只有咫尺之隔，却似天涯之遙，不然也好效天上之雙星聚合，豈非極盡良宵歡樂嗎？現在只好付之尋夢，以圖夢中聚會吧，正在思想着，那伴婆已到了跟前，叫道：「幾位姐姐們聽了，今有王相公，來請劉氏娘々過去會晤，以盡良宵之歡樂。」幾個丫鬟聽了此話，心中歡喜不堪，劉氏聽了也出於意外，便叫伴婆近前問道：「果有這事麽。」伴婆道：「不錯的，王相公已買通了上下，娘娘只管過去就是。」劉氏喜出望外，當時謝過了伴婆，回轉身來向幾個丫鬟道：「我只道今生沒有與王相公歡聚的時候了，不道今天良宵，得效雙星渡河，得以歡聚，所以說天下事很難逆料了，如今我們大家過去歡聚歡聚。」夏蘭道：「娘娘，我不去了，因爲有點坐不起。」劉氏道：「這樣你便在此歇息罷，便叫三蘭同行，那三蘭就同了劉氏一齊過去，劉氏道：「啊，丫鬟，我今日聽了王相公一聲請，滿腹愁思俱已消淨。」玉蘭道：「大娘，王相公原是多情種子，不是那薄倖之人，所以不肯負此良宵，尙且想法來請娘々一晤。」二人說着行走快速，片刻之間，早已到了男監，只見王文已站在男監門外，遠々的迎接，劉氏格外精神抖擻，急上前幾步，王文看了歡喜道：「阿嫂來了麽？」劉氏道：「啊喲，叔々你想壞奴家了。」說着二人早已走近跟前，一個好似思乳的嬰孩見母，一個好似窮途的急客拾金，喜不堪言，于是兩人携手前行，一起到了男監內，王文住的那間屋內坐下，幾個丫頭也向王文說話，此刻劉氏有點悲痛起來，王文道：「阿嫂今日相見了，正該歡々喜々才是，爲何反到傷懷起來？」劉氏道：「我今日見了你，總以爲你必定骨瘦如柴，不料你依然是舊樣的風流，頓使我悵觸舊懷，所以感傷，但是細想起來，叔叔又害了你，因此叫我心中怎不悲痛？」王

文道：「阿嫂，這是說的那裏話，實在是學生自己不好，那能怨及阿嫂，不過端陽那一日，被二娘撞破了，就此分了手就罷了，萬不該又想什麼天長地久，用那個鶴頂紅來下了毒手，以致有了今日。」劉氏道：「這個總怪奴家不好，就是叔叔不肯分手，若是奴家不肯留你叔叔，又有誰敢留你，這個罪魁禍首，又要論到丫鬟，不是玉蘭，想出謀命毒夫的主意，奴家也絕不會有的。」玉蘭在旁道：「你們兩人不必你推我讓，想這件事情，也是前生的孽障，現在都要怪我一人的不好，我看不必講了，就是講也沒用，到不要因此而辜負了良宵吉日，此刻正是玉蘭天上雙星聚會時候了，也是人間歡合之時，不要錯過了。」王文道：「阿嫂，玉蘭阿姐說的話不錯，現在一切，說皆無益，我們活的日子已經少了，不如得乘此時機尋點開心罷。」劉氏道：「叔叔此話甚是。」二人就丟開另敘別情。且說這時外面的酒席，已辦理完備，禁子拿進屋內，五個人一桌坐了，丫頭斟了酒，各人喝了之後王文替劉氏斟一盃，說道：「這一盃是學生敬阿嫂的，阿嫂為學生累了，算是學生一點道歉之意。」劉氏道：「啊喲叔叔，奴家累了叔叔，這一盃酒奴家就借花献佛，轉敬與叔々罷。」王文道：「這是不敢當的」，王文道：「叔々你且盡了一盃，奴家尚有肺腑之言，要說與叔々得知。」王文對劉氏一看，只見劉氏眼眶含淚，就好似珍珠斷線一般的，陸續向下落個不盡，王文道：「啊呀阿嫂，有什麼肺腑裏的話，儘管向我說。」劉氏很傷心，王文道：「待我乾了這盃，阿嫂有甚話，只管說來，不必傷悲，」說罷就將一盃酒乾了。劉氏道：「啊叔々，奴家不慮竟會暴骨街頭。」王文道：「阿嫂，除此還有什麼話？」劉氏道：「奴家還愁死後，主婢五人的屍骸，定必被棄荒蕪，因刁府成仇，劉府怨恨，豈肯再顧及屍骸，所以奴家悲愁不已。」王文道：「阿嫂，你不必哭了，這樣帶累學生也要傷心得哭起來，這件事情，學生早已辦好了。」劉氏道：「叔々怎樣定當的。」王文道：「前日已將這事託過房下了。」劉氏道：「這便多謝叔々的美情，但不知尊嫂如何？」王文道：「已經答應了。」劉氏道：「叔々只怕他未必眞心，叫是夫命難違，暫時答應，到了那時他

就不問了。」王文道：「阿嫂放心，學生曉得他是眞心的。」劉氏道：「叔々你怎見得他是眞心的？」王文道：「就是那日他到女監內看你的那天，他到我這裏，我就將這話託他，我也因他不是眞心，所以仔仔細細的問他，將來到底買不買？他說時眼淚滿眶的道：『絕不負夫君所囑，奴與劉氏皆是女流，豈無憐惜之心，況且人死冤仇解，這五口棺木又所費無幾，請相公放心就是，奴家絕不失言。』我聽了他此話，因此相信。」劉氏道：「如此就感謝不盡了。」王文道：「阿嫂，如今我們可放心了，且飲杯中之物，大家暢叙暢叙。」說罷就斟了一盃，遞與劉氏道：「這一盃學生要轉敬阿嫂了。」劉氏不得推辭，遂一飲而盡，二人遂交盃遞盞，果然酒能忘憂，劉氏這時將方才一番愁苦，都已去了，盡情言談歡樂。再說那班禁子們，也在外面吃酒，將一桌酒席吃完了，有幾個禁子道：「總把爺，今日我們得了王相公的銀子，又叨光了他的酒席，少不得去道謝一番才是。」牢頭禁子道：「各位所說正是，如此隨我來罷。」牢頭遂帶了一班禁子到王文的一間房內，這時王文正與劉氏談得歡樂，衆禁子進內道：「王相公今日多々有謝了，不但叨擾了你的銀子，又多謝你的酒席。」王文道：「衆位禁子哥々，不必如此客氣，一些々小意思算得什麽，還用着謝麽？」衆人道：「蒙王相公的厚意，那得不謝。」牢頭禁子道：「王相公，那班囚犯們的酒席，因恐夜深喧閙，所以在先早已犒賞過了，他們因不便過來拜謝，所以託我代他們致謝。」王文道：「算了罷，明日你替我各人賞他們一百個大錢，這裏幾位禁子哥，也每人再送三兩銀子，衆人道：「啊相公，這個不消了，已經叨擾得多了。」王文道：「衆位不必客氣，這也算一點微意，只要你們多照應一點就是了。」衆人笑道：「如此到又多謝王相公了。」王文道：「不消謝的。」王文向禁子頭道：「這銀子你照付便了，明日我再以銀子付你就是。」禁子頭道：「王相公尙有銀子存着，這個自然照付，王相公不必囑咐。」王文道：「那個銀子不必再算數了，我明日自然再有銀子付與你。」禁子牢頭笑道：「這個不能的，我已蒙王相公賞賜得多了，不能再擾了，這銀子與衆位的賞錢，我明日自然照付。」王

文道：「禁子哥，我聞得目前，又有兩個新囚犯進監，聽說也是因奸謀命的事情，不知有其人麽？」衆禁子道：「有的有的。」王文道：「禁子哥，不知可能將這兩個新犯人帶得來讓我看看麽？」禁子頭道：「王相公若要看々亦不妨的。」便吩咐一個禁子道：「你去將二人帶得來就是。」禁子答應一聲就去了，片刻帶進一男一女來，王文與劉氏用目觀看，只見那個男的己老，那個女的年紀尙輕，王文叫禁子頭替二人除了刑具，二人上前拜謝王文與劉氏，承賜酒席的恩德，王文命二人坐了，向那個年老的男人問道：「你這個老人家姓什麽。」老人道：「回王相公，小人姓蘇名活盧。」王文道：「那位姑娘姓什麽？他是你的什麽人。」老人道：「啊呀王相公，說起來也慚愧，他姓陸，是我的媳婦。」王文道：「老人家，他既是你的媳婦，爲什麽一點々的年紀，也會同你一起到這裏來呢？」老人嘆了一口氣道：「王相公這件事情，叫六月裏凍死綿羊，說起來話長。」王文道：「老人家就請你將這個事情從長細說一回如何？」老人道：「若是王相公不嫌囉嗦，就待小老兒，細說一番亦不妨，我這個媳婦他是十三歲就到小老兒家內做養媳婦，不料小老兒忽然生了一場大病，幾乎一命嗚呼，承這個姑娘日夜送湯送藥，因此纔得全癒，不知如何，小老兒就老不正經起來，其時小老的兒子年紀尙小，不曾懂得事情，不知如何竟被老妻看出破綻，小老兒的老妻，就將姑娘日夜毒打，小姑娘因爲受苦不過，就與小老兒商量計策，因此小老兒起了毒心，就想將老妻謀死了，圖一個乾凈，不料天在頭上，竟不得如願，反將事機敗露，罪大惡極，因此就到這裏來了，只怕將來，難免一刀之罪，想來必定是會去見閻羅的了。」王文道：「你們可有怨心麽？」老人與了那個姑娘道：「啊喲王相公，這是我們二人自己情願，那有怨心，就是有怨也去怨誰。」王文道：「啊喲々，這樣說來，你們二人到是男貞女烈，可敬可敬。」劉氏道：「叔叔聽他們所言，與我們到是同病相憐，賞他們每人白銀兩錠。」王文道：「阿嫂之言不錯的。」老人與那姑娘同聲道謝王相公與劉娘娘，王文劉氏同聲道：「勿用謝的。」王文說到此處，回頭叫聲總管爺，那牢頭禁子道：「啊王相公有何

吩咐。」王文道：「我與你商量一樁事情，不知肯答應麽？」牢頭禁子道：「王相公且吩咐看看，若是力量做得到的，自然無有不答應的。」王文道：「今夜是良宵吉時，他們兩人是很可憐的，與我們却是同病相憐，我因爲想及了自已，就想及他們，所以要與你商量，可能讓他們今夜也一起睡了。」牢頭禁子約略沉吟了一下道：「本來沒有這樣混淆的事情，因爲王相公的面子，不能不答應，所以也讓他們同睡了一夜罷。」那二人又同聲謝了王文，王文心中十分暢快，笑道：「這到有趣的，你們去罷。」那公媳兩人又稱謝了一番喜氣洋洋的去了，王文又問劉氏道：「阿嫂這件事情做得可好麽？」劉氏道：「他們與我們是同病相憐，正該如此，亦叫他們不辜負這個良宵。」又說了幾句，時已快近三鼓，那班禁子們早已一個個的散去了，只剩了伴婆一人在伴着他們，王文這時便開口向三個丫鬟道：「啊三位阿姐，今夜本當也留你們三人在此同睡，只因爲有許多不便，所以學生已打量好了，分着四天聚合，今夜你們三人仍然回那邊去睡罷，明夜再叫玉蘭阿姐來，一夜一個便了，不知你們心中以爲如何？」三個丫鬟道：「既是王相公的吩咐，那能不遵命，」三人遂與伴婆仍然回到那邊女監裏去，只留劉氏不曾去，二人遂盡情歡娛，這一夜的情趣，自不待言，眞是有錢使得鬼推磨，不提防監內的禁子，也只知貪錢，不知違法，不管竟牽線頭，做孽媒，不知道什麽叫做違法，這且按着慢表。且說次日襄陽城內，忽然街坊上人聲喧鬧，報馬鈴聲响個不住，原來是刁劉氏的京詳回轉了，舉城百姓議論紛紛，再說那襄陽縣知事，姓李名拂清，向在吏部衙門辦差，三年以後，得授安樂縣捕廳，只因善於趨奉上司，漸漸提拔，遂得授署理襄陽縣事，那日京詳回轉，理刑廳便將刁劉氏一案，着襄陽縣李拂清監斬，這位李拂清，遂即移文城守營，請點兵護防，誰知李拂清出外之時，他的夫人向他說：「刁劉氏與王文雖是奸謀毒夫，但他二人却也是風流寃孽，所以叫他預備一桌酒席，給他們六人暢飲一餐。」這一點是李夫人矜惜之意，原來這位李拂清很是懼內，所以答應照辦，在他由內出外時即傳點開門，衆差均在上堂伺候，李拂清立時陞堂，吩咐即取弔囚牌，原差即將弔囚牌遞上，

李拂清用硃筆點了發下，吩咐道：「高陞，今日犯人就是王文，劉氏一案，必須小心去提，不要大驚小怪。」底下答應一聲是，差役即往監中而去，到了監門外，呼喚開門，裏面禁子答應一聲道：「來了。」開了門觀看，一見是縣衙內的差人，即帶笑道：「原來是高頭兒，和金頭兒來了，不知要弔那個一案？」差役道：「委弔王文劉氏一案。」禁子答應是，曉得了，待我去提來，說罷即回身向裏走，心中也替王文劉氏吃驚，想道，我昨宵還騙他們的錢財，不想今日他們歡喜未已，愁事即到，一面這樣想着，一面向裏行去，走到王文禁居的屋門外，原來這個時候說早也不早，說遲也不遲，但是王文與了劉氏，這時尙早得很，尙雙々合抱的睡着，禁子舉手在門上輕々敲了幾下，只聽裏面一點聲息沒有，曉得他們尙在好夢之中，便又重々的敲了幾下，高聲叫道：「王相公起來開門呀，王相公起來開門呀。」連連重敲了幾下，高聲叫了幾聲，裏面鴛夢方醒，王文問道：「外面是誰敲門？」禁子道：「我。」王文道：「可是王總管麼？」禁子道：「正是，啊喲王相公快些起來，官府要來查監了。」王文在內道：「啊喲，阿嫂快點起來，官府到來查監了。」劉氏道：「曉得了。」王文道：「總把，官府爲何昨夜不來查，這個時候，到來查監了？」禁子道：「這也不知是何緣故？」王文道：「阿嫂快些起來罷。」劉氏道：「叔々，曉得了，只因我們貪眠嫌夜短。」一面說着一面軟洋々的揩眼睛，呵欠連連不已，似乎還想再睡的樣子，只聽得外邊的原差喊道：「喂，王總把放得快點，怎麼還是慢吞吞的，不要連累我們，到老爺跟前去受累的。」禁子道：「王相公可會聽見麼？放得快些罷。」裏邊王文道：「曉得了。」阿嫂請，叔叔請。外面禁子聽了不耐煩道：「王相公放得快點罷，到了這時候，還要請與不請。」王文道：「王總把不要性急出來了。」二人勾頸搭臂，同行出外，到了門跟前，拔去門閂，禁子在外巳經推門進內，拿出刑具向王文道：「王相公今日要得罪了，請上了刑具。」王文道：「總把不必客氣，這是理當的。」禁子即拿刑具替王文上了，又向劉氏道：「大娘娘也要請上一上刑具了。」王文道：「啊喲總把，大娘々怎的也要上起刑具呢

？」禁子道：「往日是可不上刑，今日是官府吩咐的，實對王相公說了罷，今日你們要出去了。」劉氏遂也上了刑具，二人出外，王文一見了原差手執監牌，還有從人六個，心中頓然一呆，向那原差說道：「原來並非官府在此，是列位到來，不知有些什麼事情？」那差人道：「王相公別樣沒甚事，今日要恭喜了。」王文道：「列位差官，莫非今日是學生的死期到了麽？」禁子道：「是恭喜王相公的，王相公是個聰敏人，不必細說了。」劉氏道：「叔々這便怎麽辦了？」王文道：「阿嫂不要緊的，只要過了惡時辰，怕他做什麽，況且學生前年同阿嫂曾有一句話，叫生同一室，死同一地，頭頸可斷，愛情難斷，阿嫂難道忘記了麽？阿嫂還有一層在學生想來，到是死了反可兩相和諧了。」劉氏道：「啊喲叔々，奴家還指望可以覆審，使池魚脫網逢江水，想不到京詳就來得這樣快。」王文道：「阿嫂不必心中難受，這個在學生想來，總是難逃的了。」劉氏不覺落下眼淚來，王文道：「阿嫂不必傷心。」說罷回轉頭來又對禁子道：「總把，我這裏還剩了二十餘兩銀子，我是相信你是個老實人，就託你將他送與劊子手，叫他替學生等做得乾淨點。」禁子道：「是了。」王文道：「銀子在箱子裏，你去拿了罷。」禁子道：「王相公你放心便了，這點事情，總是替你做得到的。」那差人道：「還有四個丫頭呢？」禁子道：「快來了。」原來已叫伴婆去帶來了，片刻間那四個丫頭到來，一看見王文劉氏都已上了刑具，又有原差站在旁邊，不覺心中一呆，問道：「王總把，這是做什麽的？」禁子道：「四位阿姐們，今日要恭喜了，所以你們也要上一上刑具的。」說着就替四人也上了刑具，四個丫頭聽了這話，頓時皆面色灰白，還要想走，禁子道：「四位阿姐們還是放得爽快點罷，在這個地方，走是走不脫的，況且刑具已上，還想往那裏走。」各人不由淚如雨下，禁子將六人交與原差道：「金頭兒，高頭兒，六犯俱交明白了。」原差道：「不錯的。」原差即喝一聲道：「走。」六犯只得移步向前，最可慘的便是劉氏，面色灰白，淚下不止，最心傷的便是四個丫頭，慢慢移步不肯走，哭道：「啊喲王相公，這便如何是好？」王文道：「衆位阿姐不要緊的，

要是過了惡時辰，即不妨礙了。」原差喝道：「休得多言，畏々縮々的，還是快些走吧。」且說劉氏與了四個了頭，實是心中傷慘不已，脚下寸步難行，恨不能地下有一個洞，立刻鑽了下去，聽了原差這一聲喝，不覺大家放只聲嚎哭，獨有王文心中歡喜不已，向各人道：「阿嫂，阿姐們，如何這樣悲痛，學生心中好不暢快呢！不必悲傷，只要過了惡時辰，大家仍得歡聚一室的。」原差道：「王相公原來是一個硬漢子，快些走罷。」後面劉氏四個了頭只得跟着前行，過了蕭王殿，不上幾步，已到了監門外，只聽得一聲喧喝，街上一班閑漢，似潮湧一般的，擁上前來觀看，伸頭踮脚的喧嚷不已，那個跟了原差同行的六個衙役，就用皮鞭子，向衆人亂抽亂打，衆人分開一條出路來，原差帶了六犯，一路向着縣衙大堂而去，這且慢言。那襄陽縣衙門內，大堂上到了一十二名劊子手，綑綁手，原來知縣衙門內沒有劊子手與綑綁手的，是廳裏發下來的，所以此時才到，到了大堂上，至案前才見過了縣官，那襄陽縣李拂清吩咐道：「劊子手，綑綁手，那王文劉氏雖則是風流孽債，總是犯的奸毒謀夫大案，可將他們六犯，帶了遊行四門，好叫滿城百姓，盡皆知曉，人人畏懼，使本縣地方，以後再沒有這些風月的大案發生了。」底下劊子手綑綁手答應一聲，奉命即退了下去，此時那原差已將六犯帶到，到案前跪下稟道：「回稟大老爺，小人已將王文劉氏等六犯帶到，請大老爺點驗。」襄陽縣即在案上點名道：「王文。」王文在下答道：「有。」襄陽縣道：「你就是王文麽？」王文道：「老父母，生犯眞是王文。」襄陽縣將驚堂一拍道：「怎你敢稱生犯麽？」王文道：「老父母若犯了法，就叫犯官，監生犯了法叫生犯，因學生是一個監生，請老父母原諒。」襄陽縣道：「到也說得有理，但是本縣要問你，今日本縣奉令監斬於你，你可有什麽怨言麽？」王文道：「回老父母，生犯是視死如歸，所以並無怨言。」襄陽縣道：「王文，你到是個硬漢，只可惜大才小用了，你在世上做硬漢，到陰曹不要做硬鬼。」又點名道：「刁劉氏。」劉氏在下哭應道：「有」襄陽縣道：「劉氏，人人說你生得好看，本縣看你果然生得不錯，爲何不與丈夫和好，偏要偷個王文？現在姻緣不

得到老，可惜可惜！」又道：「劉氏你可有什麽怨言麽？」劉氏道：「大老爺，未亡人惟求一死，毫無怨言。」襄陽縣道：「好一個未亡人！」又向四蘭道：「你們是四蘭麽？」底下答道：「是。」原來這個襄陽縣李拂淸，毫無眞才實學，却是一個靠拍馬屁，鑽狗洞，夤緣得官的卑鄙齷齪，貪賍枉法的小人，猶且是個好色之徒，現在已有五十多歲了，一看見幾個了頭，就有點饞涎下滴，低頭向下望一望道：「可惜可惜，天生尤物，怎的竟做下如此無法無天的大禍？」便問道：「那個是春蘭？」春蘭在下道：「有。」只見春蘭鬢髮蓬鬆，心內驚慌的樣子，又叫道：「蕙蘭。」蕙蘭在下答道：「有。」只見蕙蘭淚落胸襟，心中懊惱的樣子，又叫道：「夏蘭。」夏蘭在下答應一聲有，只見他兩眼緊閉，似在夢中，心中急斷肝腸的樣子，襄陽縣點過玉蘭以後，不覺看得怪傷心起來，口中連連說道：「到也怪可憐的。」吩咐差人，快替他們鬆了刑具，多賞酒飯，與他們飽餐一頓，差役就將原備的酒宴，拿出來給他們吃喝，原來他們這班罪犯，與那個盜賊的罪犯不同，那盜賊的罪犯，臨刑時候，就是不給他吃，也要索取的，到了街上更要沿路索討，見了酒店，就要酒吃，見了飯店就要飯吃，他們這班罪犯，吃東西是名式而已，不過將那酒菜擺擺樣子罷了，那裏會有半滴下得咽喉，只有王文稍稍喝了兩盃，叫劉氏吃，劉氏已不比昨晚，尙能以酒忘憂，這回是眞不能吃了，因此一桌酒菜，依然不會動得，李拂淸賞過他們酒宴以後，即吩咐綑綁手將各人綑綁了起來，兩邊一聲答應，各人上前動手，先將王文綑了起來，然後又將劉氏綑了起來，王文忍不住疼痛，喝道：「啊呀，請綁得鬆點罷。」那綑綁手那裏還去睬他，只要將他綑起了便算事，誰還去替他鬆綁，憑他嚷破嗓子也沒用了，劉氏也啊唷啊唷的喊痛，綑綁手將劉氏綁好了，又綑綁四個了頭，那位襄陽縣，頗有憐香惜玉之意，吩咐將四人綑得鬆點，輕恕他們是弱質女子，又在臨斬之時了，綑綁手答應一聲是，所以就將四蘭綁得鬆點，羨煞王文，悔不也做一個美貌的女子。且說綑綁手將六犯，一起綑綁完畢，就將斬條，揷在各犯的背上，獨劉氏騎在木驢之上，預備去遊四門，因護防的官兵尙未到來

，所以尙在大堂上等候，此刻劉氏，坐在木驢上，心中如亂刀刺心，這且按着慢表。再說縣衙門外却來了一個行賄蒼頭，此人非別，乃是劉府上一個老家人，叫做劉慶，原來是奉了老夫人之命，給他二十兩銀子，叫他瞞過府上大小，到衙門內去打聽，囑託劊子手，少刻動手，把小姐兒心先刺一刀，一來免得苦楚，二來也是一樁好事，因此一路趕來，看到那邊人山人海的，原來已到達衙門前了，只見那班劊子手，都是生得雄糾糾氣昂々的，劉慶心內想道，待我上前看看，不知這班劊子手內，可有熟識的人，若有熟識的，就好囑託了，上前一看心中大喜，只見劊子手中，有一個叫畢送中的，到是向來熟識的，因此就上前打了一個招呼，那畢送中看見了劉慶，就曉得一定是劉府上有什麼禮節到了，因此帶笑相迎口中說道：「劉大哥，多日不見了，今日怎的有空到此？」劉慶道：「畢大哥，有點小事，特來看你。」說着就走了近前，附在畢送中的耳旁說了幾句，又將二十兩銀子，悄々的在袖中遞與畢送中，拱手道：「拜託拜託。」畢送中道：「劉大哥放心，些些小事好周全的，何必這樣客氣。」畢送中說過這話，就走了進去，到劉氏身旁，向那一個劊子手，打了一個照面，那劊子手心內會意，就跟了出來，劉慶又向這個劊子手細說了一遍，這個劊子手聽見有銀子好到手，自然笑臉奉承，滿口答應，畢送中又在旁邊說道：「劉大哥只管放心就是，你將這事託了我們兩人，包你不得錯的。」劉慶道：「二位這便重重拜託了，如此我便回去，好在主母跟前去覆命了。」畢送中道：「放心放心。」劉慶道：「多勞多勞。」說罷即與二人分別，擠出人叢，遂一路回劉轉府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騎木驢唱曲遊門　正典刑法塲活祭

引曰　公明崇正道　剖決稱智才　抉微摘慝立鏡臺　若遵例律身無禍　罔法欺人生必災

不表那劉慶回家覆命之事，且將劉氏重提。再說那城守營魏老爺跟前有一位馬弁，奉了城守營老爺之命，

先到襄陽衙門投帖，只見縣衙門前人山人海的，那馬弁一聲大喝道：「閑人站開，大老爺到了。」立着觀看的人，聽了這一聲喝，遂分出一條進路來，那馬弁直進衙門，到了大堂上，在案前跪下道：「回太爺，家老爺有名帖在此，即刻就到了。」襄陽縣接過了名帖道：「我這裏各樣俱已齊備，等候多時，你快去復命，叫他不必再來相見，請即刻就到法場保護罷。」那馬弁答應一聲，即在案下起來，辭了襄陽縣而出，行不多遠，却與城守營老爺相值，遂在馬前復命，那城守營在馬上聽到這一句話，撥轉馬頭，帶着兵隊，即向法場一路而去，這時衆劊子手，押着六犯，由襄陽衙門內出來，遂去遊行四門，然後才到法場，引得那街坊的百姓，如發狂一般的跟着觀看，議論紛紛，閑話不已，一班年輕的閑漢，格外如發狂一般的趕着看，一面看一面說道：「啊喲老哥，你看這位阿姐果然生得頗爲縹緻呢，不知可是劉氏麽？」那人道：「呸虧你說得出呢，這位阿姐年紀還輕，那位劉氏稱爲大娘，想來必定是位中年婦人了，那裏還是一位阿姐呢？看這位到是一位很縹緻的阿姐，一定是那四蘭之一了。」那人道：「啊喲老弟，你旣這樣明白，到要請教，不知這四蘭又是什麽呢？莫非這位阿姐就叫四蘭麽？」那人道：「原來你還不會得知麽？這就難怪你了，這件案子在襄陽城內，已是無人不知，可算是滿城風雨，這個四蘭就是劉氏跟前的四名丫頭，叫做春蘭，夏蘭，玉蘭，蕙蘭，聽說這件奸情事件，還是四蘭的穿針引線，因此這個四蘭也是罪不可逭，若不是這樣，你想旣是劉氏通奸，與他們丫頭有什麽相干，所以這個四蘭穿針引線的事情，是不假的。」那人道：「啊呀々，了不得，不得了，看不出這四個阿姐們這點々的年紀，到會做出這樣大惡的事情來。」那人道：「老哥這個穿針引線還在其次呢，聽說那謀害刁朝奉的毒計，也是幾個丫頭們想出來的。」那人道：「老弟你這話當眞的麽？這樣說來，幾個阿姐們，眞是可殺呢，不道他們的面貌雖美，心腸很毒呢？」旁邊又有一個人道：「這一個是春蘭，那一個乃是夏蘭，第三個乃是玉蘭，第四個乃是蕙蘭。」那人道：「你這位老弟，何以認得這樣清楚，莫非曾到刁府上去過的麽？不然因何認得。」那人道：

「啊喲你這位老哥，莫非不識得字麽？我雖不會到過刁府上却能知道。」還有那一人道：「啊喲，你不見那犯人背上插的斬條麽？上面寫着很清楚的呢。」這人道：「不錯，我果眞因爲不認識字，所以在這上頭就吃虧一點，還要請教，那第四名，一定也是四蘭之一了，那五名必定就是劉氏無疑了，爲什麽竟坐在木驢上呢？啊呀々你看，眞是生得蓋世無双，賽過了當年的昭君出塞呢，看他的體態，好似秋海棠，看他的面貌好似鮮牡丹，只怕羅漢見了也要動心的。」旁邊還有一人道：「啊老哥，這位娘々不但體態面貌生得皆好，就是一副裝扮，也叫人看了羨煞，白綾裙映出綠綾褲，松花色的肚兜，凸出酥乳微高，那双元色緞的弓鞋，又尖又小，看了令人消魂，未至人前，蘭香先到，只便宜了一個王文，享盡了溫柔美色，所以此刻他們，就要一同歸去見閻羅王了，只可惜做了一個落頭鬼，只怕來生來世，不得做人了。」又有一個人道：「啊呀你看這個劉氏爲何坐在木驢上，只將眼睛閉了？」旁邊一個人道：「只因眼底缺少了知音人了，所以就將眼睛閉了起來。」旁邊又走上一個人來道：「啊喲你們幾個人爲何看得這般好看，這個劉氏面貌是果眞生得好的，只可惜心腸太毒了，這樣毒心腸的女人，世上實在少的。」那劉氏坐在木驢上，心中實在悽慘不已，只好聽着這班街上的閑人紛々議論，他的心中這時如刀鑽一樣，也沒心思聽這班閑人的議論，只得將眼睛緊閉了，過不多時那木驢已行了過去，最後走上前的就是王文，一班閑人也紛々的爭着觀看，也有人紛々的議論道：「這王文的品貌生得美是美的，可惜這時有一副殺腔了。」又有人道：「可惜這個王文年紀輕々的，爲了偷香竊玉，竟在這個上頭送了性命，眞是爲了美色送命，豈不可惜，這樣年紀輕的後生，自己家中的婆娘，將他彷彿丟在冰窟裏，反去嫖人的婆娘，現在一旦命喪黃泉，怕他家中的婆娘，不在陽世上替他還債麽？可惜可惜。」這班人在紛紛議論，王文聽了，心中又恨又悲，只得强自壓抑着，不去理會他們，片刻已走了過去，大街小巷的一路遊行，引得大街兩邊樓窗上的婦女們都爭着觀看，也是議論紛紛的，有的道：「姐姐你看這四個丫頭，面容是生得好的，可惜這時各人

的面上都已發了灰白了，那個騎木驢的就是劉氏呢，啊喲你看最後頭走的乃是王文，生是生得品貌還好，也可惜太輕浮了，却有一副殺像。」樓窗上這班婦女紛々的這樣議論，王文在下早已聽得了，原來王文天生一個色鬼，死在目前，尚不除好色的心，因此也就抬頭向上觀看，不覺笑容可掬，這時一路上的樓窗上，都有婦女們伏着觀看，有老的，有少的，有小的，有美的，有妍的，等々不一，到被王文飽看了一回，只見有一家的窗上伏着三個婦人，有一個會是舊日的知交，只見他面容，也有點慘然的，王文本想高高的招呼他一聲，因樓窗上共有三人，究竟是私情事，這婦人不是秦樓私娼，招呼一聲也不要緊的，因爲他是良善之家，不便招呼，況且自己到臨刑的時候了，何必再去有累人家，那個婦人也只好暗暗悲泣，這且表過不提。再說王文劉氏等一干人，行來已至東門，那差人便吩咐六犯停住了，劊子手上前向劉氏道：「啊劉氏，我等奉縣主之命，說你名傳裏耶，不守閨貞，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此通奸謀命之事，大傷風化，因此把你遍遊四門，現在要限你到了一門，唱古調一節，以示知地方上這班婦女們，以後咸知法度，不敢有這等大惡做出來，你可快快唱來，若不肯唱，即加鞭笞了，可聽見麽？」劉氏道：「啊喲爺們！，想奴家自幼會讀閨訓，出身名門，乃是千金之體，皆因一念之差，所以造成大錯，現在已將身首分離了，遊行四門，已是容面皆失，怎麽還要唱古情呢？願求三位格外方便，略略給奴家留些薄面，則雖死亦感激了。」劊子手道：「劉氏聽你說來，莫非不肯唱麽？」劉氏道：「非奴不肯，但奴家含羞不已，怎樣唱法？」劊子手道：「你不唱麽？我就要打了。」說着將手中的鞭子一揚，打了下去，劉氏叫痛不已，哭道：「啊喲痛殺人呵！」劊子手，將鞭子又要打下，劉氏急道：「啊喲爺們不要打了，我情願唱了。」劊子手方止住不打，喝道：「如此快快唱來。」劉氏道：「啊喲爺們呀，叫我唱甚麽出來？」劊子手道：「將你的所作所爲，唱成一隻古情曲子，勸勸後人再莫學妳一樣，做出如你一般的大罪惡出來。」劉氏聽罷，低頭想了一想，開口唱道：「想當年，有個閻婆惜，只爲惜茶作事非，一念差錯赴

佳期，却被宋江來殺死，潘巧雲亦心迷，背兒夫，通奸海石利，到後來機關露，嗚呼的一命歸西，想從前貪歡到底無終始，因甚奴々去學伊，到如今臨崖勒馬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劉氏把這隻古情及合於他本身的曲子唱完了，一班劊子手與了衙役們聽了皆歡笑道：「好聽好聽，到有些悲切，就此上前趕路罷。」那班百姓們，也跟着上前去觀看，有的說道：「這樣跟着去遠了，在路上是沒有看得什麼的，不如抄近路先到南門空場上，等他們到來聽唱罷。」一班人道：「不錯不錯，你這位老哥的見解極是，如此我們先去南門等候罷。」說着就紛紛去了。這天街上很是熱鬧，也有跟着六犯一路前去的，前面一路上看鬧的人，也如看會一樣的趕得來看，人聲鼎沸，擁擠不堪，那看的人紛々不一，也有父抱兒子的，也有夫婦同出觀看的，也有祖父抱孫子出外觀看的，眞是紛々不一，也有一班婦女們，因上前爭着觀看，擠在人叢中，一時擁擠得不得出外，擠得伸氣不出的，也有一班稍有姿色的，被一班輕浮的男人家摸了便宜去的，也有被踏去弓鞋的眞是種々不一，這且不必細表。再說那些衙役劊子手，押着六犯，一路在人叢中行走，不多幾時，已將到南門，多遠的已看得到南門跟前等候着觀看的人，已似人山人海，看見人犯將到，就喝起一陣聲音來，响震似雷，劊子手喝開了一條進路，就來到南門的空地上，命六犯停住，劊子手向劉氏道：「刁劉氏，此處已是南門了，你快些也唱一隻曲子來，以便快於趕路，但不可與前相同。」劉氏得知難免不唱，只得把頭低了，開口唱道：「貂蟬本是女中仙，司徒獻計喚連環，呂布不知她的計，硬怪董卓是強佔，反爲父子兩成寃，美色迷人心變，莫素貞相交于叔夜，靑春人，愛青春，花魁獨占賣油郎，却非愛銀錢，只爲情投意合，後來一段姻緣，想當時雖無名節，到後來夫婦團圓，爺們聽，風流事從古却相傳，非是奴々創首先，從前不把親夫害，通奸事發可問全。」劉氏唱完了，劊子手笑道：「唱得很好，原來通奸不害夫，就不至斬首，這到也虧你想得出，不必細說了，就此再上前行罷。」遂又一路上前行去，那班聽唱的人，個個說道：「看這個劉氏雖然是婦人家，到很有才情，這班從前的古人，不知他

何以曉得。」旁邊的人說道：「啊喲，你們說這話 好不明白，提起這位刁劉氏來却是名門之女，他的父親是本地的鉅紳，提起來赫々有名的，劉通政三個字，誰人不曉，那個不知，你想生長名門的小姐，豈有不讀書知禮的？」那班人道：「原來是這樣的麽？可惜可惜，知書識禮的名門之女，怎竟做出這樣傷風敗俗的事情出來，可羞可羞。」不提這班閑人議論紛紛，且說那班衙役劊子手，押了六犯一路前行，劊子手問道：「紫石街可曾走過麽。」前面的衙役答道：「還沒有，已近了，過了橋就可到了。」一面說着，一面前行，片刻已過了石橋，不上多遠就到刁府門前只見刁府上大門緊閉，劉氏在木驢上見了自己的家園，不覺心中悽慘，强自忍耐住了悲傷之心，閉了雙目，可是那眼淚忍不住的却紛如雨下，落在木驢的脊背上，片刻過了刁府門前，又將過劉通政府的門前，只見劉府也大門緊閉，裏面寂靜無聲，這時劉府的四鄰，都擁擠着上前觀看，劉氏心中悲羞不已，那裏還有臉抬起頭來，向衆人觀看，自然仍是低頭閉目坐在木驢上，你道劉府上爲什麽將大門關得這般緊緊的，連得家人也看不見一個，況且又是這般寂靜無聲的，原來是劉通政吩咐的，通政因爲生了這樣的女兒，心中氣壞了，因此預先吩咐府中上下，一個不準出外窺看，同時又不許稍有聲响，將大門緊閉，獨有通政夫人，仍然心中悲切，暗中落淚，這時劉氏等六犯，在門外走過了一片喧嚷之聲，騰沸不已，通政在書房內，突然大叫一聲道：「氣死我也。」以手搥胸，却急壞了通政夫人，走至通政跟前道：「相公要保重爲是，何苦如此，雖然女兒不好，只算你我不曾養得就是了。」通政道：「夫人，想下官一世爲官清正，秉心忠直，不曾有一點虧心之事做出，目下退休，只道可保全令譽，以逐初衷，得以安度晚年，不道竟出此賤人，玷辱名聲，敗壞門庭，叫我這晚年如何再能見人，思想起來怎不叫人氣惱憤恨。」夫人道：「相公話雖如此，但目下木已成舟，也沒有法子好想，只得請相公保重，不能過於傷心，然而賤人做出這個事情來，想是他的孽障 叫我們做父母的也沒有法子可想，常說的「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這話反正都是一樣，做父母的也不過

盡點指教責任，好不好，還要靠他們自己，只要我們做父母的問心無虧就是了，雖然人家議論，但是稍知於此的，當然也有個原諒之心，相公還宜寬心爲是。」夫人雖這樣在旁勸慰，但是通政心裏那能丟得開，仍然是長吁短歎，夫人雖是這般的勸慰通政，然而他自己心中，也是不盡悽切，聽了外面的喧鬧，很是爲他女兒悲痛的，本來慈母有愛子之心，究竟是他親生之女，那有不關心的，因此一面勸着通政，一面仍是暗然落淚，這是劉府裏的事情，且表過了。再說那街上一路行走着來的六犯，行來已至劉府門前，劊子手在旁邊向劉家的大門指着問劉氏道：「刁劉氏且張開眼來，抬頭觀看，可認得這是什麽所在麽？」劉氏那裏肯抬頭觀看，只哭了一聲道：「啊呀！」突然的暈死過去了，那劊子手，急忙將劉氏扶在木驢上，叫道：「劉氏醒來，劉氏醒來。」一陣呼喊，才將劉氏悠悠的叫醒了，只聽他幽幽的哭道：「啊喲爺娘呵，想當初吉日于歸的時候，車馬盈門，何等熱鬧，我的娘親親自敬我三盃酒，再三吩咐我，說道：「女兒呀，你今到了刁門去，須要曉得三從四德，夫婦之間，也須敬重，尊卑上下，皆要和諧。」啊喲，我的母親呀，想不到妳女兒不聽慈訓，全忘囑咐之言纔有今日，還有什麽臉面再從此經過，更無臉面來見母親，就是見了，也羞死我了，女兒的不孝之罪，實在死有餘辜，罪不容誅。」哭到這裏忽又暈死過去，劊子手又將他叫醒了，說道：「劉氏聽你所言，實是可憐，不必再哭了，就此行上前去罷。」劉氏又哭道：「啊喲爺娘呀，女兒今日想見爺娘一面，是萬難萬難萬萬難。」劊子手道：「劉氏不必哭了，你家的那劉老老，他氣極了，所以將雙門緊閉，你要想見他，怕的難以見得到了。」劉氏又哭道：「晌呀我怨呀」劊子手道：「刁劉氏，事到今日，還有什麽可怨？就是怨也來不及了。」後面王文道：「阿嫂呀怨甚麽？」劉氏哭道：「我只怨牡丹花下千般恨，不應該一曲瑤琴品玉簫，再怨的東樓設宴露了眼，不應該陰謀王氏妾多姣，再怨到南樓恰巧回家轉，不應該藥死了自己親丈夫，再怨到察院毛龍私察訪，只因他是南樓八拜交，再怨到王六蒼頭將奴告，他是個代主伸冤義氣豪，更怨那不聽人情童鐵面，果然是西臺

刑憲不能逃，因此奴家雖怨却不能怨，悔不該私通奸情惹禍苗，到如今羞恥見不得爺娘面，一到法場就要正典刑。」劉氏哭到傷心處，鐵石人心不忍聞，但是那些差役不容多待早已拉了木驢前行，頃刻之間不覺已到了西門，劊子手又道：「刁劉氏，此處已是西門了，快快唱來。」劉氏這時心中悲猶未已，自知不能不唱，只得又低頭唱道：「想當初，那崔氏，怨爺娘，嫁寒士，逼寫休書心念癡，買臣是個奇男子，受盡飢寒勤讀書，龍虎榜上題名氏　奉聖旨陞爲太守，馬前潑水滴如珠，本來是一位夫人命，以後求情追悔遲，買臣上任江東去，崔氏家中一命癡，嗟歎古人忘大義，那當初遺跡至今時。」劉氏將一隻曲子唱完了，那站着觀看的男女都聽得發癡。一班婦女們也紛紛議論，都道：「這樣一個好娘娘，這樣有才情，爲甚要做出謀命的大案，將他殺掉了豈不可惜？」旁邊一班閑漢們說道：「你們這班娘娘們，到說得輕飄呀，犯了這樣大罪，若是不受法典，只怕世上一班娘娘們，還要多做下這些大罪名的事情出來呢，那麽不成世界了。」那班婦人們道：「啊呀這樣講來，這個劉氏娘娘是應當要殺的了，但是既然要殺了，爲甚又要叫他跨下騎上那隻東西。」那人道：「這個一隻叫木驢。」那班婦人們，又各人紛紛的說了幾句，東說西說，無非是說幾句閑話，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劉氏遊過了西門，四門就算遊畢了，遂又向北門法場而去，這時北門外的法場上，已人山人海，監斬官是襄陽縣，向南坐了，軍兵四處驅趕閑人，城守官坐在馬上，法場四面有軍兵圍繞，劊子手將犯人綁好了，專等時辰行刑，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王文的妻子徐氏大娘，借了蒼頭王興，丫鬟翠娟，辦了棺木，治了酒菜，早已到了法場上等侯，這位徐氏娘娘很是賢德的，親自斟了一盃酒，送到劉氏口邊，這時劉氏心如刀割，那裏喝得下什麽酒，緊閉雙目，低頭不肯開口，徐氏叫了一聲：「劉氏大娘，我與你一般皆是女流，何必怕羞，不肯抬頭，還望你睜了眼睛，這一盃酒我是在驢前親斟，因奉丈夫之命，特來與你說話，望你先將這盃酒喝了。」徐氏一連說了幾遍，劉氏只是低頭瞑目，閉口不言，徐氏道：「啊呀劉氏，奴如此對你說話，爲何只是不抬頭，不開目，不開

口，你這樣不肯擡頭，不肯張眼，莫非去到陰曹，怕見你丈夫之面麽？或者你討厭奴家，故意作呆麽？只怕你生前雖是通政之女，身後連得棺蓋俱無。」劉氏聽了這句話，却想起前晚王文向他說的買棺材的話，因此感從心來，才把眼睛開了一開，喝了一口酒，長歎一聲，內中含有無限怨恨，慚羞不已的說道：「多謝娘娘。」徐氏這才退了下來，但聽四個丫頭，放聲哀哭，各人怨恨從前作事乖錯，就是有了私情事，也大大不該將主人謀害，以至今日法場典刑，悔之不及，哭聲悽慘不提這幾個丫頭，各人懊悔痛哭，再說王文開口向徐氏說道：「家主婆，你今日辛苦了，不必作忙，可慢慢的走來。」徐氏眼淚汪汪，托着酒菜，到了王文跟前，將酒盃遞到王文口邊，說道：「相公且飲一盃。」王文道：「家主婆，今日多勞你了。」說罷，一飲而盡，徐氏又用筷子夾了一些菜，遞到王文口邊，說道：「相公請用一點菜罷。」王文總算領情，也張口接了去，勉强咽下，說道：「家主婆，學生算領過情了，請收了過去罷。」徐氏道：「相公呀，悲莫悲於生離，痛莫痛於死別，自今以後，你我夫婦，再無見面之期了，請再多飲一盃。」王文道：「家主婆，學生實不能再飲了。」徐氏傷悲道：「相公呀，你既不能再飲，如此就受奴一拜罷。」就拜了下去，王文道：「家主婆，恕學生不能還禮，好了你去罷。」徐氏跪着哭道：「相公呀，奴與你從今陰陽永隔，你陰曹路上慢慢的走，奴家不久定必相隨。」旁邊蒼頭王興，也上前痛哭，丫鬟因在那邊看守看酒菜筐篹等物，並抱着孩子，所以不走定到王文跟前痛哭，王文道：「家主婆，起來罷，事已至此，哭也無益，不用哭了，反叫我心中增加悲切。」徐氏起身，命王興過去叫丫鬟抱了孩子過來，見見他的父親，只有今日一見了，以後再無見面之期，那王興過去片刻，丫鬟翠娟抱了倌倌過來，徐氏接到手中抱了，令孩子站在地下，叩拜他的父親，王文道：「家主婆，不必如此多禮了，只因學生不務正道，以致抛妻撇子的，此時令我見了倌々，心中格外慘切，還是好好的帶了倌々回去罷，恐少停叫他見了要嚇得哭的。」徐氏將孩子向王文叩拜過了，抱在手中，站在王文的旁邊哭道：「啊相公，不知你還有什

麼吩咐麼？此時生離死別，僅在頃刻，若有話說，快快吩咐幾句。」王文道：「家主婆，你不問學生就罷了，你既問及學生，到有三件大事要囑託你。」徐氏道：「相公，什麼三件大事。」王文道：「第一件，你已答應過的，須替學生守住貞節，第二件我只有一脈單傳，你要盡心教養，將他領帶成人，第三件，家產田地，要好好把守，這三件事你答應了，我雖在陰曹，亦放心得下了。」徐氏道：「相公這三件大事，你皆放心便了，奴家皆能料理得的，不知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囑咐麼？」王文道：「餘外還有一件心事，就是前次你答應我的，那劉氏與四蘭的屍體，不忍叫他們暴露，望你存個善心，將他們一起殮埋，不知你可曾預備麼？這個不但學生心中感激，就是劉氏四蘭五人皆感德不已的，餘外沒有什麼了。」徐氏道：「相公放心，這件事情，你前次託奴，已早放在心上，自然照辦的。」徐氏說到這裏又哭道：「相公呀，你生前與奴各訴衷曲，死後難再共話短長。」王文道：「家主婆，你莫道我黃泉路上，沒有相親相近的人，須知還有劉氏是個知己的人，餘外還有四個丫頭，也可舖床疊被，隨便遣使，家主婆，你只管放心就是，不必爲我擔心這事，快快帶了孩子回家去罷。」此刻徐氏，心中實是悽切，還想再說幾句，怎奈那劊子手，已上來趕逐，徐氏只得偕了丫鬟退了下去，只聽得催魂砲響，劊子手一齊動手，片刻六犯一齊斬絕，只哭壞了徐氏，一個觔斗跌得暈倒在地上，急壞了蒼頭王興，與抱着孩子的丫鬟，齊聲喊道：「娘娘醒來，娘娘醒來。」一片呼聲，喊了多時徐氏才醒來，上前去撫住丈夫的屍體，放聲大哭，好不悽然，且說那劉氏乃是凌遲碎屍，他的痛苦最是難受，還虧得他的母親給了二十兩銀子叫劉慶到衙門前行賄，因此那劊子手因爲曾得了二十兩銀子的賄銀，所以在行刑的時候，先刺了劉氏心窩一刀讓劉氏先絕了氣，然後才逐段分割，把首級取下，此爲三十六刀魚鱗剮，地下鮮血淋漓，至此那刁南樓的大仇寃屈，才算伸雪了。且說那劊子手行刑已畢，將六犯的首級，送到監斬官案前驗過簽了押，這樁公案總算才了，各官員衙役劊子手，俱回衙門而去，只哭壞了王家的主僕，法場上看的人，也紛紛散去，王興道：「主母

還要自己保重，不可過於悲傷，撫養小主人要緊，常言說人死不可復活。」王興在旁邊勸了多時，徐氏才稍止悲傷，丫鬟道：「大娘，相公的首級，將他怎樣，還是將他縫起如何。」原來六犯的首級並未掛到城上去示衆，徐氏道：「只得拿他縫起來，沒有針線奈何。」王興道：「待老奴去購買。」徐氏道：「這樣你快去買來。」王興去不多時，將針線買來，徐氏親自縫紉，縫好了，王興命衆人，抬過棺木，將王文收殮了，棺木抬去埋葬，一切安排好了，徐氏抱了孩子先坐轎回家，王興和丫鬟翠娟，收拾了一切，提了筐籃，也步行回家，只有劉氏與四個丫頭的屍體，無人收殮，還是徐氏賢德，聽了丈夫之言，預備了棺木命人收屍，將五口棺木，放在路旁，却給劉通政得知了，心中大怒不已，命家人買了乾柴黃荳松香，待至深夜，放起一把無情之火，可憐將五口棺木，燒成灰燼，紅顏紛黛皆歸烏有，這亦是作惡的果報。原來劉通政此舉，也是心恨已極，這樣一來，免得人家話長話短，議論不已，這件事情被忠義可敬的老家人得知了，快心異常，即去報與二娘王氏得知，二娘得知了，也心中快然，遂重新設宴，拜祭南樓，總算替他報了大仇，自此以後，刁家安居無事，王六蒼頭忠心義膽，管理田產，二娘王氏玉潔冰清，教誨龍虎，到了後來龍虎功名連捷，名震帝邦，二娘王氏五花封誥，彤管流芳，賢良與不賢良的結局，分若霄壤，這就是善惡的冰鑒，爲人不可不謹愼的，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探妻信遭刼荒山　締良緣寨中花燭

引曰　痛兒夫　昨典刑　可憐母子苦零丁　煢々孤立無依賴　拋盡殘燈哭五更

話說王文劉氏等六犯斬首以後，忽忽已有多天　那王家的徐氏娘娘在家天天痛哭，家中的廳上，替王文設了靈位，往日王家王文雖然不務正道，但是他的家中還是熱熱鬧鬧的，由從王文正法以後，他的家中不由的現出一種淒淸陰颯的狀況來，尤其到了晚上，更覺得有一種陰氣，天陰下雨的時候，還聞得前後院子裏，魂叫不

已，每天晚飯以後，丫鬟乘早化了紙錢就帶了倌々去睡，只有徐氏在靈前設了一張草鋪在靈前伴靈，那天初更以後，丫鬟翠娟，與管家婆皆去睡了，只剩了徐氏大娘尙在靈前坐着，心中實是悽苦已極，一個人坐着哭泣了一陣，只因連日悲哀已極，神思俱盡，不覺睡去，且說這時半空中却來了王文的鬼魂，行來已到家門前，就落了下來，打算就此進內一看，怎奈被那門神打了出來，不得進內，心中不覺悽然，就向門神求情，那門神嚴拒不允，還虧得家堂菩薩得知出來說情，總算才放他進去，王文進得門內，只見景像俱非，不覺心中傷感，進到裏面，將到內廳，只見孝幃高張，陳設靈位，桌前白燭點殘，爐內香煙嫋繞，一盞琉璃之燈，燈油已盡，殘焰掩映，一個婦人，全身孝服，伏在靈桌上打盹，細細看了，原來非別，正是自己的妻子徐氏，看此情形，想是在靈前守靈，看了心中好不慘然，正待跨進廳內，忽有一陣陽氣冲出外來，嚇得他向外退了幾步，接連打了幾個寒戰，只見妻子已在靈旁抬起頭來，王文因要進內與他的妻子一見，所以冒了陽氣進內，那徐氏大娘已看見丈夫回來，歡喜不已，起身相迎，說道：「啊呀相公，你回來了麽？」王文叫了一聲：「家主婆，學生回來了，今日特地來看看你。」徐氏道：「啊喲相公呀，我替你燒香拜佛　但願菩薩有靈仗了南海大士之力，解開天羅地網，救妳出獄，今日菩薩有靈，你眞回來了，奴家拜天拜地，使我心中好不歡喜啊。」王文道：「家主婆呀，承你一片至誠，感激不已，學生今日也懊悔了。」徐氏道：「這才是呀，相公曾記你從前說過情願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怎的現在竟變了口氣，知道改過了，奴家應當拜謝天地，啊呀相公呀，今日之言，須謹謹記着，莫再戀着佳人，再將心腸改變。」王文道：「家主婆，我以後如何怎敢再生妄想。」徐氏道：「啊呀相公，你今既悟往日之非，不難求來日之是，雖然說兒孫自有兒孫福，究竟還要前人積德才是，況且俗說的「淫人妻女，妻女受人淫。」虧得奴家是風月無緣，不然豈不叫人家嘲笑你報應麽？」王文道：「家主婆，學生現在一切都懊悔了，種種都苦了你，今日我回來，見了你實使我心酸，但以後兒子官保總要仗祢之力，替我教養成人

才是，若能稍與王氏門庭增得光輝，皆是拜受家主婆所賜啊，我所以有此一脈，亦因祖上幾代積德，加以家主婆之賢，正因如此，家主婆你以後還要替我積德才是。」徐氏道：「相公，這個放心就是，不必吩咐的。」王文道：「如此學生心感無已。」徐氏道：「相公請坐了。」王文道：「我方才進內，只見家況已非，花廳上塵土垢積，花廳外四面牆垣坍塌，想是久無人修理，使我心中不禁悽然，我此時想到各處看看，再到花園內一遊。」徐氏道：「相公自你離家以後，奴家心中好生憂愁，幾至廢寢忘餐，那裏還有心思，顧及於此，如此奴家伴相公去一遊。」二人即在四面遊玩一番，然後又回到內廳上，徐氏請王文坐下，王文道：「啊呀家主婆，學生要去了，家主婆，學生一切累了你，且請在上，受學生一拜。」說着就跪了下去，徐氏慌忙將他扶起來說道：「啊呀相公，你方才回來，怎的又要去了。」王文道：「家主婆，學生與你，此時已有陰陽之分，前日京詳回轉，已經處決了。」徐氏哭道：「啊呀相公呀，奴只道你是幸遇皇恩赦釋，所以回家，誰知已在法場畢命，怎不叫奴慘痛啊。」王文道：「啊呀家主婆，學生想那王六老狗才來，心中好恨，學生此刻要去刁家活捉王六到閻王跟前告狀去了。」徐氏一把將他抓住哭道：「相公，去不得的。」王文道：「家主婆，學生一定要去。」徐氏扯住不放，王文道：「家主婆眞不放麽？」徐氏道：「不放。」王文道：「你不放，學生就要。」徐氏道：「你就要什麽？」王文道：「家主婆，你看那邊是什麽來了，你不要怕呀。」徐氏用目觀看，只見一個沒頭的人，手中提了一個鮮血淋淋的頭，好不怕人也，只覺得陰風一陣，王文已不見了，不覺大叫一聲，驚醒過來，乃是南柯一夢，聽得樵樓正起三鼓，那丫鬟與管家婆子都被徐氏一聲驚醒了，丫鬟因爲帶了倌々睡覺，又兼心中害怕，所以不敢出外，那管家婆子，似覺膽大些，出外觀看，徐氏正在哭着，婆子道：「大娘因何這時還沒有睡，還在啼哭，方才大叫一聲，不知爲了甚麽事？」徐氏遂將夢中事情說了一遍，婆子道：「啊呀這樣說來，那王六個老狗才，就該死了，但這是夢中之事，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娘娘時已不早睡罷，還要保

重身子，不能過於傷感。」婆子說罷就勸徐氏睡了，然後也回房去睡，到了次早起身，婆子記着夜來之夢，特地到刁家門前去探聽，看王六可有什麼舉動，原來毫無消息，這才曉得是徐氏心上之夢，不作爲準，其實王文這班鬼魂，已罪大惡極，縱有鬼魂之事，亦早應拘至閻羅殿受刑，打入地獄矣，索命之事，豈非是妄，況且王六蒼頭，忠心義膽，人神俱敬，可知更無其事了，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那楊秀芳那日到荆州探望他的姑母唐老夫人，適值唐府上得了京報，老太師在京遭奸臣所害，老夫人十分心傷，就將女兒賽金許與內姪秀芳，秀芳尙一再辭却，後來見老夫人情眞意堅，只得答應了，秀芳心中很是歡喜，遂留下聘物，因不放心京中之事，遂別了他的姑母，上京探信，不想走在半路之中，老太師已在京授首，並且得知他的父親，因爲保奏唐家，也遭株連，因此在半路折回，到家報知母親得知，他的母親得知了，悲慘異常，舉家哀痛，秀芳本想到京中去，又恐自投羅網，因此在家住着，後來又得知唐家老夫人少夫人具已盡節，却不見賽金與七娘到來，心中很不放心，或疑心小姐是到七娘娘家裏去了，過了年餘，秀芳因心中不放心，遂預備到京中去尋找他的屍骨，並到淸江去探望小姐，那日在家帶了路費，拜別了母親遂一路上京而去，有一天將近行到淮安地界，忽聽樹林內一陣吆喝，跳出幾個強人來，秀芳吃了一驚，正想兜轉馬頭逃走，却被幾個嘍囉上前攔住馬頭，那個頭目大喝一聲道：「快快留下買路錢來。」秀芳吃驚道：「啊呀大王呀，小生是落魄窮士，身無長物，望大王寬恕。」那個嘍囉頭目道：「你有無財物且待我搜查一番看々。」遂吩咐嘍囉道：「與我將他扯下馬來。」嘍囉答應一聲，上前動手，將秀芳扯下了馬，搜查已畢，上前報道：「啓將爺，搜得黃金四條　白銀四封。」秀芳罵道：「啊呀強盜，淸平世界，難道你不怕砍頭麽？白晝刼財，只怕案情一破，你們這班强盜，性命就難逃了，快將旅費還我。」原來這班強盜正是二龍山上下來的，那個嘍囉頭目就是梁虹，聽了這話，不覺大怒道：「你這個好大膽的匹夫，敢如此辱罵麽？你若好言求我，到只取你一半，你如此毒口傷人，得饒你麽？如此就得將你送上山去

，聽候主帥發落便了。」遂命嘍囉將秀芳連人帶馬，一齊擒上山去，嘍囉答應一聲，一齊上前動手，到了山上梁虹進殿稟知主帥，只聽鼉角聲响，賽金陞殿，梁虹至殿下跪稟道：「回主帥，末將梁虹參見。」賽金道：「將軍少禮，今日下山，可曾得了什麽軍餉麽？」梁虹道：「末將今日下山，在西南路上，遇一年壯漢子，身帶黃金四條，白銀四包，本欲遵照舊令，均分釋放，因他肆意謾罵，狂妄不倫，竟敢譏辱元帥，爲此將他帶上山來，請令發落。」賽金道：「既是這等放肆倔强，與本帥押他進來，當堂面訊。」梁虹在案下起來，答應一聲，就吩咐嘍囉去將秀芳帶到案下跪了，秀芳低頭不言，在下抖個不已，賽金在案上問道：「你這個匹夫，何方人氏，姓甚名誰，作何生意，怎麽不辨賢愚，狂言惡語是何道理？可知本帥這裏例有成規，並非殺人刼貨之盜可比，你但將實言供上，或即給還原物，送你下山，你不必害怕，你且慢慢講來。」底下秀芳抖着說道：「你們既講情理，且容小生從實告稟。」賽金道：「如此你且實講。」秀芳道：「小生家住湖北亦是閥閱舊紳之家。」賽金道：「姓什麽？」秀芳道：「關西夫子眞宗派，淸白傳家直到今。」賽金道：「叫什麽名字？」秀芳道：「名叫秀芳，曾習六經。」賽金道：「住了，那家少宰忠烈公是爾何人？」秀芳道：「提起那忠烈公乃是小生之父，因奸臣讒害，與唐家一並受斬。」賽金道：「抬起頭來。」秀芳將頭抬起，賽金用目細看，只見秀芳面貌似昔，却比前也憔悴了一些，便失聲道：「啊喲如此說來，你似奴家的。」說到此處，忽然停頓住了，不往下說，秀芳初尚不敢用目細看，纔聽了賽金之言，心中也不禁奇怪起來，才用目向賽金細看了一下，格外奇怪，心中想道：怪了怪了，看這個女大王，好似與我那意中人相等，不但聲音相似，連得容貌也同，只是心內沉吟，不敢啓口，因爲自己的意中人，未必會在山林做强盜，這個時候四目相看，賽金是有無限情意說不出口，又不能下座就將相認，到是旁邊的幾個丫頭，都已會意，說道：「姑爺請起。」秀芳聽了這句，就轉頭向了頭們一看，都是唐府上的一些丫頭，心中格外奇怪起來，不知唐府上這些丫頭及了小姐如何會在山上落草，遂

問道：「啊呀，你們這幾位，好像是唐府中的姐姐麽？」衆丫頭道：「姑爺你的眼力到底不錯，一猜就猜着了。」賽金遂吩咐丫鬟叫衆將一起退去，衆將早已會意，即齊皆告退出去，賽金即下座道：「表弟請起。」秀芳遂在地上起來，賽金想用手去扶他，忽又縮了回去，竟究還有點害羞之心，忙吩咐蘊玉丫鬟道：「你快去請七爺出來接見。」蘊玉答應一聲是，即轉身進內而去，秀芳站了起來，拍去身上的灰塵，向賽金道：「啊，這位就是表姐麽？」丫鬟在旁道：「正是，方才因不曉得是姑爺，所以多多得罪了。」秀芳道：「不知者不罪，如此就待小弟奉揖了。」說罷拱手向賽金作揖揖，賽金這時含羞不已，無可退避，只得也將禮還，此刻七爺已在裏面出來，見了秀芳遠遠的作揖道：「啊，表弟愚兄有禮了。」秀芳也遠遠的答禮道：「啊表兄，愚弟這裏奉揖。」說着也一揖到地，各人行禮以畢，走到相近，重又奉揖，雲卿道：「表弟請裏面書房去坐罷。」秀芳道：「表兄請。」雲卿道：「表弟請。」秀芳遂與賽金作別了　同了雲卿一齊到書房內去，原來所謂書房，就以從前關着飛龍小姐的碧落軒，此時改爲雲卿的書房，賽金小姐與丫頭，回到內廳去，雲卿便同秀芳到書房內，分主賓坐下，桂童進內獻了茶，雲卿說道：「請問表弟堂上舅母大人可安好麽？」秀芳道：「多謝表兄，家母託庇，身體還康健。」雲卿道：「表弟今番出來，不知意欲何往？」秀芳道：「只因姑丈大人爲奸臣讒害，並與先父俱在京受刑，因此意欲往京師覓尋屍骨，又因不放心表兄與七嫂並表姐，所以想便道至清江一探消息，不料竟在此處相遇，眞是榮幸，但不知表兄表姊，何以在此落草？」雲卿不曾啓齒，先已落淚說道：「表弟此話提起甚長，一言難盡。」遂將已往的一番情形，細說一遍，秀芳聽了道：「如此說來　表兄的一番周折，到也不少，不知曾有官兵到來剿捕過麽？」雲卿道：「從前雖有官兵到來，但舍妹防備甚嚴，禦敵有方，不會挫折，現在却漸次平靜了，不過這裏山寨的規矩，不比別些地方的强人可比，這裡是不刼貧寒客商，反有扶助的，就是富商單行之客，只取一半，所刼的是貪官汚吏，因此山上倉庫很爲豐裕，兵糧缺少，難以支持，所以近來，爲了此事

，也甚憂愁、但不知日後如何，又不知何日何時才遇恩赦？」秀芳道：「正是如此，就是方才表姐不知是表弟，其盤問言詞，也非常委婉，於此一層，已可見非尋常盜寇可比，不加恫喝，具見仁慈，倉庫充盈，自然也是好的，但據小弟愚見，現在到有一法，可以在山前山後，墾荒種蔗，這樣可使糧草不致到恐慌地步，便可等待時機，有一日沉冤消雪，便可撥浮雲而見青天。」雲卿道：「表弟此言極是，愚兄亦早有此意，但遲至今日，不曾實行，今又荷賢弟示及，決當實行，以免寨中糧餉，遭遇恐慌之厄。」二人又談了些話，最後雲卿道：「賢弟既然到來，請在山上屈留幾時，不知賢弟意下如何？且待來春愚兄想與賢弟一齊進京。」秀芳道：「蒙表兄美意，小弟自當聽從。」不多時就設宴相待，酒宴以後，雲卿又將七娘請出來，與秀芳彼此見過了禮，賽金小姐因為有幾分害羞之心，因此未曾出外，再與秀芳相見，此後秀芳遂住在山上，過了半個月多些，雲卿以為秀芳與小姐良緣雖締，佳會難期，又不知唐家幾時遇赦，況且小姐年已非輕，遂決定他們的婚事，就在山上擇吉舉行花燭之禮，山上掛燈結綵，大賞三軍，不表這一天山上熱鬧異常，花燭以後，夫婦和諧，却如魚水之歡，閨房樂趣，不用多言了，燕爾之後，光陰眞快，忽又三月有餘，郎舅二人就在山上主持開墾種植之事，不數月已有很好的成績，似已無庸再從旁指點，一日郎舅二人，忽然想及進京之事，遂與賽金商量，小姐亦念念在懷，自然答應讓他們二人進京而去，因恐二人在路上有所不便，遂叫二人改扮了行商模樣，庶幾可無憂慮，不至在京被人識破行藏，又命兩個頭目，稍有本領的，改扮了車伕模樣，送二人進京去，一路之上，亦可無恙，大衆商量已定，擇定了吉日，七娘與小姐以及飛龍小姐，俱預先設宴與二人餞行，到了下山那天小姐派了梁虹仇榮二人，改扮車夫，又買了些綢緞貨物，放在車子上，一路上京而去，七娘與小姐以及飛龍小姐及了丫鬟等人都送至山下，各人再三的叮囑了，才分別而去，賽金等上山，他二人即與兩個頭目，並帶了桂童一路前行，當非二三日路程，即可至京，在路上還有好些日子要打尖宿站，這且按着慢表。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刁家的龍虎

信々，已是長大成人，二娘王氏很是賢淑，教子有方，本來想請一個名師到家課讀，怎奈那地方有名的名師不多，只有一個徐老先生到是一個飽學，只因徐先生是王家徐氏的父親，徐氏祗因王文正法以後，就將父親徐老先生請到家中課讀外孫，刁家與王家有仇，所以不便相請，因此二娘就自己課讀兒子，教訓甚嚴，那龍虎雖是年小却甚聰敏，相貌生得端正，體格也甚魁偉，二娘雖教讀了一二年，已通四書，一日飯後，二娘親到書房課讀，只見龍虎伏案打盹，二娘而見生怒，將龍虎叫醒了，命他跪在面前，抓了戒尺，就要責打並且怒責他道：「啊兒呀，你四歲而孤，爲娘的扶養於你，實指望你用功上進，將來能可張大門庭，與祖增光的一天，不想你毫不用心讀書，不圖上進，偏自向下，晝寢荒課，好不氣壞爲母?!」龍虎見母親發怒，遂求道：「母親息怒，恕孩兒初次，孩兒向來恪守母命，不敢稍怠，只因方才偶爾神思倦怠，不覺朦朧入夢，並不敢故違的，下次絕決記得了。」二娘道：「畜牲呀，爲娘的看你自那日掃墓回來，情形就大不同了，見了書本，就把雙眉緊鎖，定是心頑意亂，自然就將書本荒廢了，爲娘的豈錯責你麼?」龍虎道：「孩兒豈敢貪圖玩耍，將書本荒疎，不聽母命，只因近來，有件心事在懷，所以無有心緒讀書。二娘道：「啊畜牲，你這一點年紀，到有心思，快快說來，是什麽心思?若不直說，我今日一定不將你饒。」龍虎道：「孩子心中，實有不平的事情，只是在母親面前，不敢稟問。」二娘道：「啊呀，是什麽不平之事，爲娘的恕你無罪，你且說來。」龍虎道：「母親這個講不得的。」二娘道：「你若不講，我又要打了。」龍虎道：「母親呀，孩兒自從那日掃祭祖先，旁人笑罵孩兒，所以至今，心中不樂。」二娘道：「他們笑罵什麽?」龍虎道：「他們笑罵的是說刁家不幸，南樓遭害，劉氏遊門，凌剮碎屍，說孩兒是南樓的兒子，乃是　隻小烏龜，到生得威武，孩兒一聞此話，即氣憤塡胸，心中思想，誰是敗門風的，本想上前去，打那個狗才，又恐母親要責備，所以只得忍耐，但細細想來，實是可恨，又因不知詳情，不知母親可知其事麽?」二娘不曾開言，先落下眼淚，就將以前劉氏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龍虎聽了

跳脚痛哭道：「氣死孩兒啊！」恨殺劉氏王文地說道：「只因孩兒那時年幼，不知其事，不然必一試青鋒，以洩心恨，孩兒自今以後，知道母親，所受一番苦處，今後必當用功讀書，以圖上進，絕不負母親所望，以報母親撫育之恩。」二娘道：「吾兒，你若能用功上進，也算與你父爭氣，方能一洗前垢，也不負爲娘的守節扶孤之苦。」二娘說到傷心之處，又淚落如雨，那刁龍虎年紀雖小，果能得知他母親的一番苦心，那日以後，却就閉門讀書，日夜不輟，這且表過按着慢提，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引鳳樓妃女佳期　蘭台署書生奉詔

引曰　閑來無事倚欄杆　傍粧台懶去梳粧　雙眉緊鎖不知何日得見君王

詩曰　昨夜承恩宿未央　錦衣猶帶御爐香　芙蓉帳暖風屛暗　楊柳風來月殿涼

話說上回書中表過刁龍虎，因知母親守節扶養之苦處，遂自那日後，發憤用功讀書，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京中新選妃子張書昭，原籍是河南人氏，只因他的娘親早故，跟了他的父親，到揚州投奔他的叔父，不料他的叔父，那時也已一貧如洗了，後來就落難在揚州，父女二人就靠賣唱過活，想積幾個盤費，得還故鄉，不料命運不濟，在一家茶館內，遇了一個無賴，給他謊騙唱了曲子不會給錢，他的父親心中一氣，就想去尋短見，却遇了唐刁毛三人，詢知其故，贈了盤纏叫他父女回河南去，不料那個老老拿了銀子回到客店裏，忽又生了一病，後來那老老因年紀老了，不會得愈，客店裏的主人就去找了張書昭的叔父，那老老的兄弟本是無賴之人，就將張書昭賣到青樓，拿了身價銀子，草草的將老老棺殮了，多的銀子，就被書昭的叔父，拿去用了，因此書昭就在青樓之中，這事在上回書中，已略交代過一筆，不料這個張氏，福自天降，竟被點選進宮，而且獲幸君王，住在留春院，其時在鎭江還選了一個薛妃，叫翠昭，與書昭住在一起，却有半年多些，不會見過君王一面

，雖然帝鄉富貴已極，但長門深寂，不無愁怨，那日是重九佳節，翠昭便至書昭之處，二人因是佳節之期，就同到御花園的引鳳樓上遊玩，原來那日御園大門開放，因爲天子有與民同樂之心，駕幸園內，同了妃子內監等臨門眺望，如唐皇興慶宮賜酒頒賞一般的，縱然天子不到舊例仍設，不料這時候園門外却闖進一個年少書生，你道那書生是誰？原來就是那代天巡狩襄陽的毛巡按的兒子，叫毛子佩，因毛龍已征服高麗回還，聖上因他有功，陞他爲西台御史，這事忽忽已有數月，這毛子佩年才十三歲，却是文章滿腹，因奉父命，到京住讀，以候大試，他到京未久，不知京中規矩，又因佳節之日，所以出外遊玩，不知不覺竟走御花園內，只見園中，不但地方寬大，其他之地沒有，講到那園中的景緻，更是目迷五色，他年紀雖小，只因家道不弱，所有親舊、俱是大紳顯宦，見過的花園也着實不少，却不曾見過有如此好的花園，心中想道：究竟京師之地，稱爲都城，到底境況與他處不同，這個花園不知是誰家的，因何目不暇接，有這樣的好法，自是大官僚之家，是不用說的，他心中雖這般想着，那個脚下竟不住的向裏行去，好似忘去是人家的花園，雖然大門開着，也不能任意的進去，他將這件心思，竟盡行忘去了，或者也被勝景迷住的意思，正向前行，忽聽有人說道：「將軍詔到。」將這位毛子佩吃了一驚，心中想道：這裏是那來的將軍詔到，就將脚步停住了，再聽聽又沒有聲音了，遂仍向前行，你道這聲音是那裏來的，原來是兩個看守園門的公公在那裏下棋，說話的聲音甚低，只因地方太大了，所以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方才聽到是因風便的緣故，因此再聽就聽不到了。且說毛子佩走進裏邊，愈是勝境，因此愈前進，心中又轉想道：「如此好的地方、只少一個美人，若有美人來拿他點綴一下，就格外天下無敵了。」遂又前進，走到一個大庭院內，那個景緻更與外邊不同，一如到了廣寒宮內，原來已進了內宮了。且說張書昭娘娘與翠昭二人，正在那引鳳樓上，翠昭偶然抬頭，忽見樓下遠遠的假山脚下站了一個美貌的俏書生，心中吃了一驚想道：「聞得御花園內，沒有閑人到得，不知這個書生是那裏來的。」就告訴書昭，二人伏到窗台上細看

，書昭心中呆了一呆，覺得這個書生，相貌非凡，眉目清秀，面白如銀，但是有些面善，想了一想這個書生到像早年自己在揚州隨父落難之時，那個搭救自己的毛恩人，只因恩德未報，常常在念，所以一看見書生，就念及毛龍其人，那翠昭伏在書昭肩上，看見書昭沉思默念，便戲言道：「書娘娘因何出神，莫非有愛慕之意麼？」原來書昭，因爲子佩生得與毛龍有些相像，就想將子佩傳到跟前詢問一番，遂對翠昭道：「翠娘娘，我想將這個書生叫到跟前，將他詢問一番。」翠昭只當書昭出於戲言，便道：「只怕娘娘未必有這樣的膽量？」書昭道：「就是傳他到來，詢問詢問情形也不妨的。」遂與翠昭退至內樓，下了珠簾，叫宮女去將那書生傳來，宮女答應一聲走下樓去，到了毛子佩身跟前大聲喝道：「你是何人，敢到此處來？」毛子佩吃了一驚，用目看時是兩個宮女，便問道：「這是誰家的花園？」宮女道：「我們娘娘傳你進去，你見了娘娘便能知道。」宮女又道：「你就跟我來罷。」子佩一如莽漢，不問情由的就跟了侍女走到樓上，到簾外，侍女叫他跪下，拜見娘娘，娘娘就在簾內，子佩聽了也不問情由，就面向簾子跪下了，口中說道：「娘娘在上，小生毛子佩在此與娘娘叩頭。」這時簾內簾外，只隱約可見，不能看得清切，書昭娘娘在內問道：「你這書生是那裏人氏？豈不知此處森嚴，竟敢胡亂的闖進來，不知性命有危險麼？」毛子佩聽了這句話，到有點吃驚起來，便問道：「請問娘娘，這裏是什麽所在？」書昭道：「你問這裏是甚麽所在麽？這裏的主人姓朱，名叫正徵。」毛子佩一聽這話，不覺魂飛天外，曉得闖到皇帝的御花園內了，怪不得這花園內，有如此的名勝，便在下磕頭不已的道：「臣罪該萬死，堅乞娘娘恕罪釋放。」書昭道：「書生，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快快說來。」子佩道：「臣是琢州房山縣人氏，姓毛名子佩，父親現授西台御史之職。」書昭道：「你父親叫甚麽名字？」子佩道：「我父名龍。」書昭聽了果是恩人之子，不覺大喜，遂命宮女將珠簾捲起，子佩抬頭觀看，只見兩個絕色年輕女子，子佩那裏敢舉目正看，誰知正在這時，太監忽到，說聖駕已到，請二位娘娘快快接駕，翠昭大大吃驚，向書昭道：「

娘娘聖駕已到，這便如何？」書昭道：「翠娘娘，不妨事的，預備接駕便了。」但他口中雖如此說，心中不無也有點心驚，但是外面仍然很是從容，翠昭雖經書昭安慰，心中雖還有些吃，驚但也無可奈何，祗好聽天由命。子佩也十分驚恐，跪在底下不敢站起，連連說道：「臣該萬死，臣該萬死！」書昭命他站起道：「不必慌驚，隨我去見駕便了。」原來書昭也是一個才女，早已想好了主意在腹中，三人遂一齊下樓出外，只聽園門外，人聲馬聲，互相喧雜，原來正德皇帝正是出獵回鑾，所以有武將跟隨，到了園門外，衆將散去，正德的車輦，到了御園內才下車，下了車，就見張薛二妃，在面前伏俯接駕，二人道：「臣妾張書昭，薛翠昭接駕　願吾皇萬萬歲萬萬歲！」正德道：「愛妾平身，下面俯伏的少年是誰？」翠昭聽了心內就有點驚慌，書昭却不慌不忙的奏道：「啓萬歲，這是臣妾的胞弟。」原來書昭在前曾有將表弟認作同胞之事，奏過聖上，此時因在慌急之間，就急中生智，將子佩認做同胞，所以正德很是相信，書昭奏過以後，還恐有破綻露出，遂又在下奏道：「臣妾早歲失母，因此與弟分離，雖常在思念，因相見無由，今日奉旨開園，所以幸遇，此亦託聖上福庇。」正德道：「他叫什麼名字？」書昭道：「因早年領教無人，因此將他過繼毛龍爲子，毛龍今爲御史，所以已改姓毛，名子佩。」正德又道：「下面跪着女子是誰？」書昭道：「啓萬歲，乃今春鎭江府進貢的美人，薛氏翠昭，奉旨與臣妾同居的。」正德道：「這少年漢子，既與卿是姊弟，但不該與薛氏相見。」書昭答道：「啓萬歲，妾弟與翠昭，原想廻避，只因接駕，所以出來，與妾弟也是初見。」正德聞奏，龍顏大悅，說道：「如此恕卿無罪。」書昭在下道：「謝吾皇萬歲萬萬歲。」這時不但書昭放心，就是翠昭也如重負，子佩也驚心始定，正德遂與二妃雙雙挽臂進宮而去，子佩退下，方才他們行的是君臣之禮，這時已如民間夫婦了，到了宮中，又詔子佩進見，談了幾句，正德向書昭道：「朕看卿弟相貌清秀，五官端正，不愧是同胞姊弟，只要他用功讀書，自能名登金榜。」談過以後，正德便預備幸臨薛妃宮內而去，誰知龍鸞不照紅顏，正在這時，外面來了太監，請聖駕回朝，河套背盟重又反叛，衆大

臣在金殿有要事啓奏，正德只得返朝，子佩也回家而去，那個薛妃眞是怨望已極，正德這一去，又不知幾時才得幸臨，且不提宮中之事。再說毛子佩一路很高興的回去，只才走到衙門前，那班差役們看見了很遠的就歡喜道：「好了，好了，公子回來了。」子佩看了這種情形，曉得自己出外已久，大概他們已奉了父命尋找過了，一面打量着，一面前行，早已幾個衙役們迎着上來，說道：「啊呀，公子回來了麼？不知是在何處遊玩，我們已奉了老爺之命，到各處尋找過你。」子佩道：「我隨意散步遊玩，沒有一定的所在，你們自然沒處尋找了。」說着已走進衙內，門內的衙役，也有進內報與御史得知的，有的在外的道：「子快快進內去罷，老爺盼望你久了。」子佩道：「我已得知了。」說着就走進裏面，只見他的父親，怒形於色的坐在書房裏。子佩上前叩頭道：「爺爺，孩子在此奉揖。」毛龍艴然怒道：「畜牲，你不在書房用功，往那裏去的？」子佩因見父親盛怒，不敢將誤進御園之事，對他父親說，只得在下說道：「孩兒因今日是佳節，所以到街上閑走閑走。」毛龍道：「畜牲，你好大膽子，不知京中却是什麼地方，可以胡亂閑走麼？」回頭向家人道：「看家法過來，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的，還不實說麼？」子佩看情形，不能不實說，只得道：「爺々息怒，容孩兒細稟。」毛龍道：「快快說來。」子佩道：「爺爺呀，孩兒今日是在留春院內遊玩的。」毛龍聽了此說，格外大怒不已，喝道：「你還敢胡言亂道麼？那留春院乃是張娘娘所居，你豈敢擅入，若給聖上得知，不但你的狗命不留，只怕爲父的也要爲你所累，怎敢胡言及此？」說着就捏做個拳頭要在子佩頭上打下，子佩道：「父親息怒，容孩兒還有話稟。」毛龍即住了手道：「你且講來。」子佩道：「父親，孩兒不但見過張娘娘，還見過聖上，因孩兒正在引鳳樓見張娘娘的時候，適值聖駕到來。」毛龍這一驚吃得非小，說道：「好一個畜牲，你敢如此大膽胡爲，這便如何是好。」說着就抖了起來，子佩道：「爺爺不必驚恐，只因張娘娘很有才思，見機應變，在駕前認孩兒爲胞弟，聖上不但不怒，反龍顏歡悅，信以爲眞。」毛龍聽到此，才將驚心安了下去，詫異道：「天下竟有

這等事麽，後來如何？」子佩道：「未幾聖上與張娘娘回宮，又在宮內詔孩兒進見。」毛龍道：「詔見後便怎樣？」子佩道：「詔見了，聖上問孩兒學業如何？孩兒對曰：會讀黃公呂望之書。」毛龍道：「你好大膽，在聖上面前，居然敢誇口麽？後來怎樣？」子佩道：「孩兒說雖已沐恩秋闈，但還未身登龍門，聖上說只要你用心讀書，不難名登金榜，孩兒謝恩，張娘娘亦與孩兒謝恩。」毛龍道：「原來如此，張娘娘亦與你謝恩麽？這就難得。」後來聖上回朝，孩兒也回來了，毛龍方才滿心盛怒，此時已變做一團歡喜，拱手拜謝天地，歡喜道：「難得難得，兒呀，這等徼倖，事出偶然，你的福分不小，亦是祖上積德，竟無意得進御園，與貴妃認爲同胞，又蒙聖上恩寵，此誠天賜之福，但爲父有一件心事，終未能去，你可得知麽？」這時子佩已早在地上起來，坐在他父親的一旁，答道：「請問爺爺是什麽心事？」毛龍道：「爲父的早年曾在揚州與刁唐二家結爲七叔異姓兄弟，刁南樓不幸遭害，雖然大仇已報，已人去景非，還有唐家一門七貴，俱爲奸賊張彪所害，你的唐姑，至今尚埋隱荒僻，不得出頭，大仇未報，終難出跡，爲父多年以來，久有爲唐家出頭，報仇之事，苦無機遇，又因張賊仗了女寵　在朝中勢大，所以爲父的此心事終未能釋，沒法與唐家報仇，剷除奸黨，所幸聖上此時已移寵張娘娘，難得吾兒與張娘娘認爲姊弟，若能再有機會，得見張娘娘，你就請他，在聖上面前，奏一本，除了奸黨，保全駙馬還朝，得使唐家再見天日，你的功勞不小，不但唐家七叔心感與你，就是爲父的也會更愛你。」子佩道：「爺爺放心，這件事情，不是孩兒誇口，只要孩兒再見張娘娘一面，穩可成功，取駙馬還朝，使唐家得以再見天日。」雖然話是這樣，但是過了年，子佩不曾有機會進宮，心中甚是悶悶不樂，仍然住在御史衙門內讀書，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張書昭娘娘，在與子佩一見之後，心中常常在念，終覺忘情不去，閑着的時候，就將這事思想，因自己已邀聖恩，怕的再難與毛生成其美緣，那幾天聖駕出巡，宮院內更加冷寂，書昭又想及子佩，便想將子佩翠昭，撮合成一段姻緣，翠昭尚未邀聖恩，又因翠昭進宮已快近二年　年青郎女未免傷春

，一則成就他們的好事，二則也屬報恩之意，或者自己到了後來，色衰之時，也許可以依靠毛生，這樣想定了主意，便差宮女，去請翠昭，原來翠昭也有思想毛生之意，加以他因自從進宮中，未曾一次邀得聖駕寵倖，未免深宮怨恨，正在長吁短歎，忽見張娘娘那邊的宮女到來，跪下道：「娘娘在上，婢子奉張娘娘之命，來請娘娘去張娘娘那邊談話。」翠昭道：「你先過去，說我即刻就來。」那宮女辭了翠昭回到書昭院中復命，過不多時，翠娘娘果然到了，書娘娘起身迎接，二人見面行禮已畢，齊皆坐下，書娘娘道：「翠娘娘，我近來見你形容日見消瘦，想是有什麽心事嗎？」翠昭道：「書娘娘又來了，只因近日體質不强，所以時常咳嗽，因此形容稍瘦。」書娘娘道：「翠娘娘你不用瞞我，你的心事，我皆曉得，莫非近來有傷春之意麽，或是心中記念毛生麽？」這句話不覺說到翠昭的心中，弄得翠昭滿面通紅，書昭格外看出他的心思，便道：「翠娘娘若有此意，我可作月下之老，包娘娘可成功這一段美滿姻緣。」翠昭道：「娘娘你能做得到麽？但身在禁宮，縱然毛生插翅也難飛進。」書昭道：「翠娘娘你休小覰於吾 我可包你成功便了，你不記前次毛生進宮，在禍中得福麽？當了聖上之面，認爲姊弟，今聖上遠在大同，我可密詔毛生進宮，商量此事，我並能設法，使你出宮。」翠昭道：「若給聖上得知便如何？」書昭道：「你且放心，此宮中內監等人皆我心腹，因你未邀聖恩，所以我能替你們撮合這段美滿良緣，你不知身在宮中，雖然極人間富貴，但宮門長鎖，那有民間夫婦團圓和偕之樂，你若答應，我便差內監李榮到御史衙門，詔毛生進宮便了，並以內監衣帽一套，叫毛生改裝隨了李榮密進宮院，李榮亦吾心腹，諒不妨事。」翠昭聽了心中大喜說道：「張娘娘你這話是當眞的麽？」書昭道：「翠娘娘你我義同手足，那有戲言。」翠昭起身下拜道：「若能如此，奴便恩同再造，日後自當犬馬以報。」書昭道：「娘娘起來，你我姊妹，豈言及於此。」遂扶他起身，重又坐了，書昭叫宮女傳內監李榮進來，有話吩咐，宮女去後，過不多時，李榮進內，拜見二位娘娘，書昭道：「我今令你帶內監衣帽一套，去到御史衙門，令國舅毛子佩，易

裝進宮有事言談，叫他放得機密一點，不得遲延，和你一同進宮便了。」李榮答應退下，即刻帶了內監衣帽，出了宮院，騎馬向御史衙門而去，翠昭見李榮退去，向書昭道：「張娘娘，若毛生之父，不放毛生進宮如何？」書昭道：「我得知毛御史不在衙門內。」翠昭道：「不知張娘娘何以得知？」書昭道：「前日聖上命張永將蘇州進貢的茶點果品，欽賜進宮，我因問及，駕幸大同之事，他說尚書許進，恐駕有失，已着御史毛龍同了文武衆官，到大同接駕去了，所以我知御史不在署中。」翠昭道：「原來如此，這就再好沒有了。」不提二人在內談心，再說那內監李榮，一路向御史衙門而去，片刻已到，就通報了進去，請公公李榮在大廳上等候，毛生這時正在書房內讀書，心中亦記念着宮中的張娘娘，只恨無機進見，忽聽報李公公到來，請他進宮之事，不覺心中喜出望外，立刻到廳上與李榮相見，親如至交，李榮叫他更了內監衣帽，即刻進宮而去，毛生遂又到書房內更換衣服，換了衣服，即與李榮二人，騎馬向留春院而去，進了御園下馬，李榮先至樓上覆命，原來二妃，已等候多時，只叫等人心焦，更加二妃心中盼念毛生已久，此時旣着李榮去請毛生，就恨不得毛生立刻就到，因此這時已等候得太心焦了，二人正在疑是疑非，或以爲毛生已返家鄉而去，或以爲毛生不要有病，所以這時還未到來，正在談着，只見李榮已上樓來，翠昭最是心急，不等李榮走到跟前，就遠遠的問道：「啊李榮，那國舅來麽？」李榮走到二人跟前跪下說道：「奉命去宣詔國舅，刻在御園候命。」張娘娘道：「你去宣他進來。」李榮答應一聲，起身下樓而去，片刻同了毛生上樓，二妃看了毛生到來，心中好不歡喜，即退進簾簾內，毛生即在簾外面跪下，行君臣之禮，口稱：「臣毛子佩拜見娘娘，願娘娘千歲千千歲。」李榮也在簾外跪下道：「啓娘娘，國舅已到。」書昭道：「你去罷。」李榮退去，書昭命宮女捲簾，毛生猶跪在簾外，張娘娘道：「賢弟請起。」毛生起身，書昭命他坐下，毛生道：「娘娘在此，那有臣的坐位。」書昭道：「姊弟之間，陪坐何妨。」毛生這才坐了，書昭道：「賢弟你，曉得愚姊心中想念麽？」毛生道：「臣愚昧不知，望娘

娘見示。」書昭道：「啊賢弟，此事提起來頗爲傷感，只因昔年隨父流落揚州，靠賣唱度日，世路崎嶇，慚羞不已，後來幸虧遇了你父，與刁唐二人，憐貧扶危，濟銀三十兩，恩重如山，此德至今不忘，後來幸遇點選來此，又巧遇你進入御園，得以相逢，那日因有聖上在此，不便細言，如今你回去，可將此事稟知你父，但此恩德，我終當酬報。」毛生道：「臣實不知此，但娘娘何出此言，臣受娘娘之德，已畢生難報，娘娘之事，已不必再提，此乃一些小惠，何及臣受娘娘之德高大。」書昭道：「愚姉有何德可言，但愚姉所受恩德，自當酬報。」書昭說到此處，隨吩咐宮女，到宮內預備酒宴，宮女答應一聲領旨，轉身向內而去，原來翠昭尚在裏面，書昭見侍女去後，就回頭向裏面說道：「翠娘娘，請到外面來，舊時已見過了，此時不必避嫌。」翠昭粉面漲得通紅的，從裏面出來，書昭又向子佩道：「賢弟過來見了翠娘娘，只行常禮就可，不必客氣。」毛生答應一聲是，即拱手行了一禮，翠昭心欲還禮，却又含羞，因此即低頭不言，玉臉格外漲得紅了，書昭遂叫毛生同進內宮，因此一手挽了毛生，一手挽了翠昭，三人並排而行，翠昭雖然把頭低着，却頻頻向毛生偷看，子佩亦頻頻向翠昭斜看，行來已至內宮，三人即同行坐下，這時酒宴還未預備得好，書昭與毛生閑談閑談，問毛生道：「愚姉自賢弟去後，時刻懷思，不知賢弟亦思愚姉麼？」子佩道：「臣自別娘娘以後，思念不已，只恨弱水無渡，插翅難飛，自愧不能變隻飛燕，得飛進宮院，得與娘娘相見，還望娘娘成全始終，俾終身能與娘娘聚晤。」書昭道：「賢弟請放心，去年在聖駕面前認了姉弟，聖上已知，自能始終如一，況愚姉苦無骨肉之親，所以以後你我應如眞的同胞。」子佩道：「如此臣弟格外感恩無已。」書昭道：「賢弟不必客氣，既已認做骨肉，即如同胞手足一樣。」毛生道：「感娘娘大恩，」書昭又道：「賢弟，你可知愚姉今日宣你進宮，有什麽事情麽？」毛生道：「臣弟實不得知，尚望娘娘示明。」書昭道：「愚姉今日詔你，非爲別事，只因翠娘娘淑德端莊，潔如白玉，芙蓉之姿，正在青春，雖則進宮，虛度韶光，已有年餘，猶未邀聖恩，現在愚姉之意，叫他與你締成良

緣，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子佩道：「多謝娘娘美意，但自愧才淺學疎，福緣慳薄，恐難匹配。」書昭道：「賢弟，不必多慮，天賜良緣，機會莫失。」子佩道：「不知翠娘娘心中如何？」翠昭低頭無語，書昭道：「翠娘娘不必含羞，看來三生石上，已訂良緣，海誓山盟，就在今宵了。」翠昭含羞說道：「張娘娘，雖蒙你提拔我，怎奈此身已入宮中，如或反被癡心所誤，只恐反有白頭之怨，那時就懊悔遲了，豈不白費今朝海誓山盟之意麽？」書昭道：「翠娘娘，只要你能心堅如石，奴家自有通天的手段，使你出此深宮，只要你二人情同意合，餘外只管放心就是了。」遂又回頭向毛生說道：「賢弟但願你早登龍虎之榜，這段良緣包你美滿百年，但是一樣，古人常說的，癡心女子負心漢，這事却常常有之，我願賢弟，千萬不要如此永無負心之事。」毛生道：「啊娘娘，這是說那裏話來，臣弟豈是負心之漢，請娘娘放心就是，若不相信，臣弟願對天設誓，說着就面對外跪下，對天設誓道：「蒼天在上弟子毛子佩，今因書娘娘爲媒，以後若負翠娘娘……」書昭道：「住了，如今不必再稱娘娘，他長你一歲，可叫一聲翠姐便了。」子佩道：「是。」遂接着說道：「若負了翠姐今日之盟，前程不吉。」書昭道：「這便好了，站起來罷，如此再過來與翠姐見個禮，百年良緣，就此爲定。」二人便見了個禮，歡喜非常，翠昭這時似已不再害羞，心中憾激書昭不已，便向書昭道：「張娘娘我與你進到裏面一間屋內，有話請教。」書昭便叫子佩寬坐，他二人即走進裏面去了，到了裏面一間屋內二人坐下，翠昭道：「張娘娘，奴雖蒙你與奴匹配良緣，但日後你的姻緣如何？」書昭道：「翠娘娘此言錯了，你是未受聖恩的，因此可以匹配這段良緣，奴是覆水難收，並非無意多情郎，只好圖待來世締絲羅了，如或日後君恩寵衰，只望能旁你夫婦，依度歲時就是了。」翠昭道：「書娘娘，你的主意這等高明，到叫我難以進勸，只得到了後來再說了。」二人說過了這話，又同步出外，只見毛生默默的坐着，似在思想什麽的，正在出神，聽得二妃出來，即起身迎接，原來毛生雖然與翠昭見面過兩次，未敢細細的向他看過一眼，這時才敢向二位娘娘細看之一下，只見二妃，

眞是生得絕世之色，一如西子重生，王嬙再世，不覺魂消魄散，喜不勝言，心中想道，能得此二美，不知此福，幾生修到，三人遂又坐下，不多幾時，天色已將旁晚，宮女等已將酒宴預備好了，三人就一枱而飲，交盃遞盞，眉來目去，各自送情，都飲了一個半醉，直至二鼓之時，才將酒宴飲罷，毛生心中歡樂已極，酒宴罷後，各人又談笑了一會，至三鼓以後，已俱有倦態，翠昭伸了一個欠腰，向子佩斜眼看了一下，說道：「毛郎，奴日後出宮遲了，你不可等得不耐煩，先行另娶的啊。」子佩道：「翠姊放心，我與你今日已訂鴛盟，雖石爛海枯永無改更，況是姊姊主張，諒必天隨人願，豈會變盟麼，翠昭道：「如此，我便放心得下，心感無已。」書昭道：「此刻時已午夜，你二人俱有倦色，不若早去安睡罷。」遂命宮女掌燈，那宮女就去點了一對宮燈過來，書昭道：「你二人就此去罷，願你們百年夫婦。就此爲基。」翠昭道：「多謝娘娘吉言。」子佩道：「承姊美情，但我們去後，到累你獨居寂寞，弟心何安，我送了翠姊去後，再來與姊坐談達旦，豈不是好。」書昭道：「啊賢弟，愚姊並無心猿意馬之念，你不必介懷，快些與翠姊進去安睡罷，我實對你說了，我蒙聖下寵幸，此身難以再失，今生姊弟同情，來生再爲夫婦罷，但日後色衰愛弛，仗你夫婦收成結果，也不枉駕前相認，並今宵撮合一番，那就感你的情了，你們速去睡罷，我也倦了。」子佩道：「這個不用姊姊吩咐，我們情勝手足，那有不關顧之理，如此臣弟告別了。」翠昭也辭了書昭，二人轉身而去，一路去到翠昭臥房，雙雙人夢，一夜甜蜜，只惜夜短，眞是恩情似海，直到次日紅日照窗，翠昭才醒來，心中細想昨夜之事，甚是孟浪，不該反使書娘娘長夜寂寞，遂推醒了子佩，二人雙雙起身，略略梳粧，用了一些早點，就到書昭那邊去，這時書昭，也正在起身，看了他二人忙含笑問道：「你二人爲何不多睡一會兒，却起得這般早法，恭喜恭喜。」二人道：「特來與姊姊請安。」翠昭道：「啊賢姊，昨夜到累你寂寞了。」書昭道：「啊，這虧你怎說得出來，這是你們的宿緣，豈是尋常。」翠昭道：「書姊，愚妹昨夜因酒後，失於檢點，所以不會想及書姊的長夜寂寞，

因此特來請罪。」書昭道：「賢妹，我爲你們二人費盡心機，今已成功，心願已足，那有其他，你們不必再言及此。」書昭說到此，又向子佩道：「賢弟你今後，要用心着意，努力芸窗，若能早占鰲頭，也不枉愚姊今日一番用心，更不負翠姊的屬望。」子佩道：「承姊的美意，臣弟自當謹記在心，但臣弟有一事，要懇求娘娘稍助臂力，則心感無已。」書昭道：「賢弟不知你有甚事情？但請言來，無不盡力。」子佩即將唐家的事情，細說一番，書昭道：「原來有此事麼，我早已得知了，久有想與唐家報仇之心，但尚未得其機會，且那安樂王張賊今正勢盛，聖上亦甚震怒，待一有機會，奴即竭力參奏便了，並保奏唐家，以報在揚州扶濟貧困之恩，這事你放心便了，此事我將謹記在心，你回去只要用心讀書就是。」子佩道：「如此重重拜託，感謝之至，臣弟此番回去，必用功上進，早把功名進取，但願早登龍門，以報二位賢姊屬望就是。」說罷宮女送了早點上來，二人又用一點，毛生便要告辭出去，書昭因恐聖上返駕在即，所以不便相留，翠昭依依不捨，囑咐毛生道：「賢弟你今番回去，望你早日身登龍門，妾在宮中，等望信息，草莽之軀，已託於君，雖生死不變，望君不要負心才是。」子佩道：「請姊放心，除非石爛海枯，此心永無更異，若締婚之事，須要出院爲妙。」書昭道：「這些事情，都有我替你們想法，你不必放在心上，只要用心讀書就是。」各人囑咐已畢，毛生就依依不捨的與二人作別，即一路出了宮外，回轉御史署衙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留春院書昭保奏　金鑾殿天子賜婚

引曰　落花飛絮眉加鎖　夢魂飛越蓬仙路　情思問誰多　愁思腸欲枯

詩曰　春與愁相隨　春來愁更多　不知春去後　可否解愁懷

說話毛生在宮中出來，即回到御史署中，這且不提。再說那薛妃自與毛生別後，相思縈懷，忽忽數月，思

與毛生一見，却弱水無渡，見面無由，竟思念成病，身體日弱，容色日減，逐漸消瘦，痰中帶紅，一日在宮中又得知聖上巡幸大同之時，帶了一個美女高倩倩還闕，很得聖寵，現在已送入宮中，因此心中格外心焦，只怕聖上回朝之後萬一臨幸，若有破綻，便有性命之憂，但雖死無怨，惟恐毛生在外尚不得知，因此勉強揮毫，寫就古風斷腸歌，花藍格詩一篇，寫好了就帶在身上，去見書昭以便請書昭將詩歌設法送與毛生，可叫毛生得知，那書昭久知翠昭有病，雖不明究竟，但看其形容，猜諒其意，似爲毛生而來，這時見翠昭到來，即起身相迎，二人見了禮，坐談了幾句，書昭看翠昭的形容憔悴，實是可憐，又談了幾句心上的話，翠昭就將寫就的斷腸詩，交與書昭，託他候有機會，以便命人去交與毛生，書昭將詩拿來一看，只見寫道：「爲憶乘龍偶遇時，時懷感慨成相思，思君旦夕何由見，見君嬌蕊成枯枝，枝頭柳綠渾如索，牽繫情腸不能間，間中寂寂春寒侵，侵入肌膚殊不覺，覺空是實總關情，情到癡人情不勝，勝力難堪勝鬱結，結腸欲斷借詩鳴，鳴君曾憶爲雲雨，雨休雲消送君去，去時容易見時難，難向鳳樓同理誓，誓欲隨君寄此身，身生身死總如塵，塵埃何處容情種，種得情深不遇春，春衫滿幅牽紅遍，遍地落花歸一片，片時悲歌斷腸詩，詩送郎前妾不見，見書如見悲愁面，面欲相逢待九泉，泉下重作雙燕飛。」書昭看罷了這篇古歌斷腸詩，不由而然地發生憐惜之感，落下眼淚道：「啊呀賢妹，這件事情，愚姊想來，反到爲好變歹了，何不早說，想這件事情，雖是你們的鸞鳳之緣，却是愚姊撮合，今日豈能坐視賢妹，病入膏肓麼？如此待我立刻傳內監，把毛生邀來，管教賢妹得與毛生一會便了。」翠昭笑道：「姊姊又來說笑話了，現在聖駕已回，豈能再蹈危機，這是使不得的，望姊姊還是將此詩歌收藏好了罷，以待機會再去送與毛生，就是愚妹此身不能與毛生再見，在泉下亦感姊姊之德。」書昭道：「賢妹不必悲傷，想愚姊萬不能坐視於妹，世上豈有見死不救的麼？況情同手足，所以雖死不辭，諒來必不妨事，愚姊料定聖上今日必不會來，此回新進美女劉倩倩甚得聖寵，想聖上新寵之妃，必然多喜幸臨，因此我可料定聖上，必定

多數是在劉倩倩那裏過宿了，不會到這裏來的，只管放心就是。」翠昭聽了也有點相信，便道：「如此便請姊姊命李榮去請毛生到來罷，只是萬一聖上到來如何辦理呢？」書昭道：「賢妹放心，我固料定聖上不會駕幸，就是萬一到來，亦不妨的，好在宮中皆我心腹，亦有愚姊安排是了。」翠昭道：「如此便心感不已。」書昭遂命侍女去傳李榮到來，過不多時，李榮到來，書昭就命他仍如上次一樣，帶內監衣帽一套，有信一封，速去御史署內，去詔國舅毛子佩到來，不得稍遲，李榮答應一聲奉旨，隨即辭了出去，帶了內監衣帽即向御史署衙而去，片刻抵達御史署，早有門上衙役將他迎接到裏面，毛生正在書房用功，得知有內監到來，心中大喜，即刻出見，與李榮相見了，看了書信，知道一切，即就換了衣帽，隨與李榮騎馬進宮，一路行來，甚是快速，過不多時，已進了御園，這次並不用通報，李榮帶了毛生逕至樓上，翠昭一見子佩，病即輕鬆了一半，子佩上前與二位娘娘見過了禮，李榮退去，書昭叫子佩坐下，向子佩道：「賢弟，你可知自你去後，可憐翠姊念你成病，你看他體質瘦弱，容顏憔悴，已幾與從前不同了。」翠昭方才歡喜，這時聽到這話，心中似有所感，忽然落下眼淚來，子佩道：「翠姊不必心傷，這都是愚弟累妳的，但只有忍耐一時，等待機緣一到，不難舉案齊眉，效張敞之畫眉，享閨房之幸福，現在還要珍惜玉體才是，不能過於縈懷。」二人正在談心，內監忽來通報說，聖駕已到，請二位娘娘即速出外接駕，翠昭一聽此言，心驚不已，子佩也驚惶失色，只有書昭腹有高才，一點沒有驚慌，安慰二人道：「不必驚慌，愚姊自有安排，玉華樓後壁，大可安身，賢妹妳快領他去躲避，妳自去臥床，假病就是，待我一人前去接駕，聖駕之前，愚姊自有解釋，妳放心膽大好了。」翠昭答應一聲道：「曉得。」就帶了子佩而去，書昭即約略將容裝整理了一下，帶了宮女，走出宮外跪迎，那正德天子，下了御輦，見了書昭，笑容可掬的道：「愛卿平身。」書昭行過大禮，即與正德到了樓上，二人坐下，宮女跪下獻茶，書昭即向正德頌祝道：「萬歲遠出巡狩，臣妾每懷聖體天和，純嘏爾常，定符翹頌。」正德道：「美人呀，寡人鞍馬馳驅

，已成習慣，況大同咫尺之路，並非遙遠，到也安好，只不過冷落了美人，反勞你思念，所以朕也一路記念着你。」書昭道：「荷蒙萬歲垂念。」正德又道：「美人，那翠昭爲何不見。」書昭道：「萬歲說起那翠昭來，自聖駕出巡之後，偶冒風寒，染成弱症，看他臨風每覺添愁，對月無非神傷，本待要扶病鞠躬迎接聖駕，只因他形容憔悴，神色萎靡，恐防觸怒天顏，所以不敢遣其共迎聖駕。」正德道：「翠昭不料染成重症？」書昭道：「是的。」正德道：「且住，寡人據地方官陳奏，伊父薛忠，曾爲教授，久已歸泉，其母也已縊死，不知他還有甚麼思慮，積成重恙？」書昭道：「萬歲據臣妾冒奏，度想翠昭心中必定早有摽梅之想，只因身入宮闈，所以愁腸百結，終日不解，又望幸有懷，因此積思成病，即使將來偶邀天幸，他不過一度春風，終不如田舍之家，怕的終難消其憂鬱，臣妾謬叨天眷，不避斧鉞，意欲仰懇天慈，能可恩放出宮，全彼心願，譬如身損留春，反累仁慈暗傷，況是未邀雨露，倘能還去疾愈，此乃聖恩浩蕩，即使其病不愈，亦使萬民稱頌，臣妾翻閱古史，見太宗釋放宮人，反災爲吉，今萬歲若行此舉，非特翠昭叨庇之心，銘深五內，即萬歲天下亦必太平景勝，況萬歲歷遍宮闈，何惜此垂斃紅顏，臣妾揆情度理，故敢上奏，不勝誠惶之至。」正德聞言，閉目凝神，想了一想，說道：「美人，此奏甚是周詳。」又道：「美人，朕聞此女，迎風欲倒，已存憫憐之心，不意近來又染深恙，甚爲可歎，但是草草賜歸，殊失朕惜玉憐香之意，且待新科蕊榜之後，倘有少年未娶之輩，擇一佳偶，了彼終身，庶不忝宮中淑質，美人得暇，即以此意曉彼便了。」書昭跪即下謝恩道：「謝吾皇萬歲。」心中又暗暗默謝上蒼，正德即親手將書昭扶起，重又坐下，二人又談了一些別樣的話，片刻設了酒宴，書昭陪正德飲酒，宮娥綵女在旁奏樂，正德因是美色當前，十分歡樂，書昭在座側獻酒，正德飲了幾盃以後，忽又眉間似有隱憂之色，你道爲何？原來聖駕從大同返朝，不料河套又反，因此偶爾念及邊庭之事，所以眉宇間似露隱憂，書昭早已看出，所以又輕啓櫻唇奏道：「臣妾瞻仰天威，似有不豫之色，莫非爲臣妾失言之故麼？」正德道：「美

人你休要多慮，寡人因一時念及國事，所以略現眉宇。」書昭道：「不知是何國事，致勞聖懷？」正德道：「現河套又叛，兵困肅川，韓擒虎業已陣亡，現在羽報告急，請兵救援，雖着各部會議，乃無精熟邊事之臣，寡人因此納悶。」書昭道：「臣聞河套向已臣伏，今何忽又背叛，臣妾愚意想來，恐係守邊之吏，撫綏欠周，故生邊衅耳。」正德道：「美人妳不知道，那河套頑梗異常，昔年唐雲豹在彼，一路平安，不意唐家父子背叛，計圖造反，故將他一門誅戮，並將雲駿充軍，他們知能臣物故，膽敢大肆猖狂，屢欲犯境，然而境地雖遙，勞軍糜餉，終受影響，若唐家沒有前番之事，預料那班小醜絕決不敢放肆的。」正德說完了，仍然眉宇間，暗有憂色，張書昭娘娘聽了此言，心中大喜，想道：我久有保奏唐家之事，苦無機會，今日却可乘此時機，為唐家保奏，以報在揚州資助之恩，況毛生又重託與我，主意想定，遂起身俯伏下跪奏道：「啓萬歲，臣妾略有芻見，欲奏明聖上。」正德道：「美人妳有何事情，可起來陳奏。」書昭道：「謝萬歲。」遂起身坐下說道：「臣妾聞唐家以前，乃是一門七貴，俱甚忠義，後來忽有雙山驚駕之事，叛跡昭著，不過在臣妾細細想來，其中實有破綻。」正德道：「美人據妳所言有何破綻？」書昭道：「臣妾思想唐家，果欲謀叛，必將爪牙徧佈，暗藏禍心，豈有諸事未畢，只命一將統兵，自稱刼駕之理？況聖駕之前豈無名將，豈不怕風聲一洩，就要遭殃麽？這裏頭還有一層疑竇，就是唐家謀叛，並無眞憑實據又沒有審過一堂，而且那唐雲豹既然敢遣將犯君，當時欽差去捉拿時，一定有不服之事，如何皂白不分，就會自盡，絕非情虛二字可以斷言，所以其中情節不合，臣妾雖是女流：不敢擅談國事，但主憂臣辱，故而不諒卑微，專誠冒瀆，況有言含忍 非為忠愛，獻暴雖愚，心出至誠，唐氏一門，今只存駙馬，河套既為所服，何不就令其戴罪立功，以觀後效，定能指日平靖封疆。」那正德聽了，句句動情，說道：「美人妳的見解，果然甚是，寡人昔年，恨其辜負國恩，故而即加誅戮，今聽愛卿這番分剖，當初果是寡人失於決斷，不會將其發交部議，但是這事既已木已成舟，赦罪雖能，恐怕遭人議論。」書

昭道：「萬歲丕德如天，四海謳頌，何敢議論。」正德道：「愛卿所言甚是，只是唐家既無叛心，為何唐雲卿處決之時，又來刼救，這不是逆據麼？」書昭道：「萬歲，唐上傑父子反情是實，法場行刼、更無可追，今本罪未明，不平之輩，聚行此事，亦算任俠者流，非違法叛逆者可比，況且抗捕，並未傷及一卒，這就是不敢犯王章的一層實據，臣妾與唐家風馬無關，豈敢為其保奏，只因微軀幸蒙聖寵，惟願萬歲江山昇平，故甘冒斧鉞，據實詳陳，伏乞聖鑒。」奏罷重又起身在正德面前跪下，正德道：「愛卿起來，你所言盡合朕意，不愧你是知書識禮之人，雖是女子，能知大綱，朕明日即當頒敕，照晉悼公錄用趙武之義，勅除雲駿命他征服邊蠻便了。」書昭道：「謝吾皇萬歲萬萬歲。」正德道：「愛卿起來。」書昭謝了聖恩，才站起身來，心中大喜，遂與正德互相勸酬，有談有笑，正德不覺龍心大悅，將方才邊庭之憂，早已忘去了，二人直飲到日色西沉，正德就打算幸居留春院過宿，不想却在這時內侍進來啓奏道：「萬歲在上，今有八百里邊報至京，有緊急軍務，現各部堂齊集朝堂，候萬歲爺旨示，御馬監待起駕，謹請聖旨。」正德聽了着急道：「啊呀，想那河套緊迫，故而飛章求援了？」遂吩咐道內侍，兩邊答應一聲有，正德道：「傳旨排駕起程。」兩旁答應一聲道：「領旨。」遂傳旨出去，正德即起身向書昭道：「你且靜待片時，寡人此去，一面抄詔到遼陽赦下雲駿，一面先遣能臣到邊關抵擋一陣。」說罷即轉身向外，書昭一面微微答應，一面起身送駕，到了宮外，正德上了御輦回朝而去，書昭跪送已畢，也回進宮內，心中好不歡喜，自言自語的道：「妙，幸喜我三言兩句，大動聖聽，不但保奏了唐氏，又使翠妹脫禍，眞乃邀天之幸了。」這時宮女早已報與翠昭並子佩得知，二人也大喜出望，因此皆早已出來迎接書娘娘，書昭道：「賢妹，賢弟，你們的喜氣，你們可得知麼？」二人道：「方才因得宮女之報，所以得知了，多謝賢姊代乞聖恩，始蒙釋放，此事端賴回天之力，沒齒難忘，且先容我二人一拜。」說着二人都對着書昭拜了下去，書昭道：「賢妹，賢弟，快快起來，這是天子垂恩，上蒼默佑，愚姊不過從旁乘機進言罷了，還須拜

謝上蒼，並感聖恩才是，如何向愚姊行此重禮，起來起來。」說着就將二人扶起，二人站起以後，就各自坐了，翠昭道：「賢姊，此事雖蒙聖恩釋放，惟賜婚之時，還要仗娘娘作主，因瓊林之中，不少青年之輩。」書昭道：「賢妹只管放心，這事自有愚姊作主，這要如此如此就是了。」子佩道：「娘娘這事總要妳從中設法，纔可安全。」書昭道：「賢弟放心，只要你早登金榜就好。」子佩道：「現在試期在近，或者能託娘娘之福，即能高中也未可知。」各人又談了多時，書昭向子佩道：「賢弟你今日早些回去罷，因聖上已定旨意，幸宿留春院，所以今夜愚姊難免伴駕，此番回去，可格外放心就是，現在已團圓在望，盼你早步青雲。」子佩道：「如此臣弟，就告辭了。」說罷站起身來，翠昭又戀戀不捨的再三囑咐，書昭不便再留，因此即命宮女，去傳內監李榮進來，吩咐李榮送子佩回去，李榮答應一聲，就送子佩出了御園，子佩叫內監不必再送，所以獨自回去了。且說子佩回去以後，那正德返朝不曾有多少時候，又回到留春院，書昭因此得知正德返朝之後，即降了勅章，赦了唐家在外男女，並遠在遼陽的駙馬，以及昭英公主，放出冷宮，書昭心中大慰，這夜正德在留春院飲酒作樂，極得歡心，書昭也格外小心奉承，這樣一來，却悶倒了一個奸賊張德龍，出於意外，很爲驚異，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毛子佩回家去，果然發奮用功，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很快的到了大考之期，天下舉子無不皆進京趕考，誰不想鰲頭獨占，原來這個功名二字，却不甚易，一來固然要才學好，最重要的還是要祖上積德，並本人沒有損陰隲的事情，若是文字雖好，沒有祖德，再加本人曾做下損德的事，仍然無用，未必就能巍然高中，所以本科的一品狀元，本是論到琢州房山的毛子佩，本人文字固然好，就是祖德也有，只因子佩有私闖入宮，勾汚薛翠昭之事，有損陰隲，本來已金榜除名，只因子佩祖有餘德，又因他們本有夫婦之分，尚非奸淫一類，所以從輕發落，但不能沒有賞罰，就將探花舒芥，與子佩相更，因舒芥不但祖上積德，本人也有力拒孀婦之事，因此就將舒芥列爲狀元，所以功名二字，還是以德行爲重，這事且表過不提。再說那正德天子因天下承平

人才倍出，龍心喜悅，試場已畢，遂臨朝傳見新進，只見鼎甲三名，都是年青秀麗，最心愛的，便是探花毛子佩，因是書昭之弟，忽又想道：朕在去年，曾在書昭面前，許將翠昭釋放出宮，於新科之內，賜婚佳偶，何不就將他賜與毛生，況在書昭面上，也覺好看，想定了主意，就宣子佩到墀前問道：「毛卿你青年高中鄉闈，聯登金榜，乃瑞世之珍，國家良輔也，不知卿家已曾婚訂麼？」子佩聽了此言，心中大喜，以爲書昭已在聖駕前將翠昭之事，替他說過了，此時也是福至心靈，在下奏道：「臣啓奏萬歲，臣婚姻一事，因臣父在早年曾與平湖縣教授，薛淡園相投契，伊有一女，初離襁褓，兩家就訂爲婚姻，後來淡園萍踪離散，音信迢隔，如今又聞淡園身故，所以與薛家的婚姻之事，即成虛話，至今未訂絲蘿，今蒙萬歲問及，臣據實陳奏，不敢謊奏聖聰。」奏罷又叩頭，正德聞奏，心中思想，這就奇了，聞得翠昭之父，也叫淡園，莫非其中天緣巧合，事有前定麼，便道：「毛卿，寡人有宮女一名，與你原聘姓氏相同，朕即將此宮女賜你今夜完婚，免得另配良緣，別行聯聘，就可長在詞林供職，此刻先去遵典遊街，寡人當即傳旨後園，將宮女載出宮中，使卿完婚，就是卿父往通州賑濟，今午必回，料他得知也從朕意。」子佩聽了歡喜不已，即謝恩道：「謝吾皇萬歲萬萬歲。」叩頭已畢，站起身來，正德吩咐內侍命與三鼎甲簪花遊街赴宴，兩邊答應一聲領旨，正德退朝，衆文武大臣與毛子佩等三新進皆散出，各大臣回家，三新進簪花遊街，瓊林赴宴，且說正德回宮以後，即命張承傳旨到留春院去，着翠昭即行出宮，賜金銀寶炬，並着李榮備車送往蘭台署中成親，張承奉旨到了留春院，二妃跪讀聖旨，心中快樂異常，張承又回宮復旨，翠昭拜謝書昭，說道：「臣妾深蒙娘娘恩庇，計出萬全，又感上蒼默佑，喜慰三生，浩蕩之恩，不知何日可報？今雖然出院，心中依依不忍，因同居年餘，情深義厚，只恐今後，更少進宮之時，不知何日可見？」說罷淚落，書昭道：「賢妹，愚姊爲你們大事，費盡心機，只因作伴年餘，今日驟別，反覺不捨，倘後來有期會之日，不妨來此一探，以挽慰念。」翠昭道：「臣妾理當如此，決不負恩，有疎盛

德。」正在說着，只見李榮上來奏道：「啓娘娘，寶炬已備，請薛夫人更衣出院。」書昭道：「知道了，你們且再等一會。」翠昭含淚起身，書昭道：「賢妹，愚姊還有一言囑咐，你當切記。」翠昭道：「不知娘娘有何玉諭？臣妾自當銘佩。」書昭道：「別無他言，因愚姊現雖寵幸，只恐色衰有日，況又身居別院，嬪妃沐恩，顧不爲貴重，萬一幸疏淪落，只有仰仗老天，子佩雖然也是吾義弟，但看他言談之間，頗有肝膽，日後或可依仗一枝之棲，此言望賢妹轉達吾弟，萬不能爽約。」翠昭道：「啊，娘娘放心，這事自當謹記，愚妹看毛生非亦負恩之人。」書昭道：「這專仗賢妹了，此刻佳期在即，不可再有延遲，賢妹請去更衣罷。」翠昭道謝一聲，即梳粧更衣而去，片刻又來拜辭，書昭選擇了宮中幾件貴重之品送與翠昭，遂揮淚而別，轆轆車聲，一路出宮而去，且說新探花毛子佩，雖非極品，因甚得聖寵，所以心中歡喜異常，回到家中，即預備婚禮，因新進得寵，又是聖上賜婚，所以文武各衙，俱有賀儀，此乃官場勢利，例不可免，那御史毛龍放賑回衙，得知兒子高中，又蒙聖寵賜婚，遂格外喜氣溢眉，即去謝了聖恩，蘭台署衙門，頓時熱鬧非常，不多時刻，公公李榮已送新婦到署，蘭台御史大人，親自出迎，新婦進了署內，御史迎公公李榮到廳上坐下，獻茶已畢，照例客套幾句，然後即留在署中，自然也得喝盃喜酒，然後才回宮去，這且不表。再說御史衙內熱鬧了一天，那探花子佩，新婦翠昭，登堂合拜方畢，即送入洞房，新婚之樂，自不待言，一日之事表過不提。次日子佩入朝謝恩，正德道：「愛卿昨日賜婚之事，全賴張娘娘一力保奏，朕思薛翠昭，與卿有三生之緣，朕曾幾次幸臨，皆以病阻，未近雨露，況與卿所奏之言相合，此女正淡園之女，實乃萬幸。」子佩道：「謝吾皇萬歲萬萬歲。」謝罷退下，正德道：「各文武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兩旁肅靜無聲，遂捲簾退朝，文武大臣紛紛退出，各回私衙，只有子佩心中興趣甚濃，也回轉蘭台衙門，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刁狀元酒樓遇舊　唐元帥點將征番

引曰　嘆男子　志未伸　埋沒了　英雄性　慢誇學足才深　擬恐雄才也未精　願天眷憐念微情　休再要奚落深山　怕只怕皆成畫餅

話說那毛子佩高中以後，聖上恩寵賜婚，心中很是得意，就是那文武各大臣也無不趨奉，這且按下慢表。再說那湖廣襄陽的刁龍虎，這時也已長大，帶了一個書童進京趕考，就歇在一家客店內，原來刁龍虎，文學甚好，本來也是一品狀元之分，因本科狀元乃是舒芥，不能再給刁龍虎，萬無一科有兩個狀元的，所以就將武科狀元給與刁龍虎，因刁龍虎是文武兼優，更且相貌英俊，體格魁梧，上蒼支配亦可謂合乎其中，原來本科武場，正德因為河套反叛，急在求賢，所以凡本科文場有未中式的舉子，兼有武藝者，皆得再進武場考試，因此刁龍虎就在京中等候考期，仍然歇在客店內，有一天自己感覺在客店內無甚事做，就想出外去遊玩遊玩，以便欣賞京都景緻，因為龍虎進京雖已有日，但希望成名，終日在客店內用功讀書，以冀一舉成名，不但可以錦衣回鄉，也可上慰母親守節撫孤之德，倘或得邀聖眷，能與賢母請得旌表，豈不更好，誰知偏偏名落孫山，因此心中甚覺不樂，閒居客店，這幾天心中稍似寬舒一點，故而出外遊玩遊玩，吩咐童兒看守行旅，自己即一路出了客店，上街步行，看看兩邊店戶，開得密密層層，家家齊整，生意熱鬧，不愧是京都之地果然繁華熱鬧，一面心中沉吟，一面漫步前行，轉灣抹角，不知不覺，已走了好多路，忽然走到一家酒店門口，鼻內聞得一陣酒香，就抬頭一看，只見這酒家裝璜很好，裏面生意也不錯，諒來是有名酒館，原來龍虎嗜酒，不過飲而有節，這幾個月，因為用心想取功名，所以酒吃得很小，這時既然出外遊玩，心中又稍稍暢快，何不就此進內，略飲一盃，因而就跨進酒館，走到樓上，早有酒保上來招呼道：「這位爺想是飲酒麼，請到這裏來坐罷。」說着就

帶了龍虎走到裏面，選了一個座位，請龍虎坐下，隨問大爺用什麽酒菜，龍虎因爲初到京都，不曾懂得京都的規矩，便道：「酒保你將好酒好菜拿來就是。」那酒保答應一聲是，先放了盃箸，然後退了下去，片刻就將酒菜拿來，自然俱是上品，原來京都地方，貴人很多，酒保因見龍虎氣概不俗，舉止雖不過於豪奢，亦似貴家公子，因此那酒保格外奉承，立在旁邊替他斟酒，龍虎道：「酒保你自去招待別個客家，待吾一人慢慢自酌，若有所需，再呼喚於你就是。」那酒保答應一聲，就退了下去，龍虎正在一人自斟自酌，忽見樓下上來兩個少年，雖是書生模樣，却是衣冠斜側，行路踉蹌，舉動輕浮，一望可知是兩個豪門無行的紈褲子弟，身後還隨了幾個家丁模樣的奴才，也都是氣浮勢盛，上得樓上，即呼吆喝六，嚇得一班酒保，慌張失措的上前趨奉，除掉選擇一個寬大的座位，大家坐下，幾個酒保都忙着過去招呼，看其意似非出於誠心，乃是畏懼其勢，不敢不假獻慇懃，拿上盃箸，酒菜，幾個酒保只侍候他們，旁的座上，祗得待慢了，刁龍虎看了心中很是不以爲然，但因與自己無關，也不便多事，所以仍然獨飲，不多一會，聽得他們的座上，喧嚣不已，甚是聒耳，片刻那兩個紈褲子弟，又叫了幾個妓女來，在座上陪侍歌唱，龍虎因被他們喧嚣得聒耳可厭，心想何來如此俗物，頗爲討厭，然而那班人物也不時的在座上向龍虎回看，似亦有不滿意龍虎的意思，你道爲何，原來一則因龍虎是外省人物，再則方才他們上樓的時候，其他座頭上的人，都站起身來迎接，獨有龍虎不知當地的規矩，又因不認得他們，所以不會起身，仍然坐着飲酒，他們就很不滿意龍虎，過了不久龍虎正在不經意，忽然腦後起了一陣冷風，龍虎吃了一驚，他是懂得武藝的人，只當是有暗器到來，即刻把頭一搖，起身讓在一旁，却原來是從那邊座頭上丟過來的一個手巾把子，龍虎眼快手快，一伸手就將手巾把子接住了，順手就向那邊座上丟了過去，却丟了那個抛手巾把子的紈袴一個滿面，原來那個紈袴也似懂得一些三脚毛的武藝，本來想閃身避過，只因龍虎的出手快，所以那紈袴沒有躲避得脫，被丟在臉上，心中大怒，就拿起一個盃子，又對看龍虎撲面丟來，龍虎

閃身避過，又沒有撲得着，那紈袴大怒，遂搶進一步，直撲龍虎，這時那邊座上，聲勢大作，却有一起上前動手之勢，原來那班家丁狐假虎威，俱跟隨紈袴撲上，刁龍虎昂然而立，不但一點不懼怕，連得身子也不移動，等得那紈袴到了面前，一個餓虎擒羊之勢，早已將他擒住了，那幾個家丁上前，却被龍虎一脚踢倒一個，一連幾脚，却踢倒了幾個，爬了起來，嚇得再也不敢上前，只有虛張聲勢，還有一個紈袴，也不敢上前了，刁龍虎將擒住的一個紈袴，揪住一頓打，一連打了幾十下，打得紈袴狂叫不已，哀求饒命，這時樓上的酒客，也有嚇得逃走的，也有上前解勸的，樓下也有上來解勸的，刁龍虎只是不放，却見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上來解勸，龍虎因這個書生出言文雅，所以就聽了書生的話將紈袴放了，那紈袴如脫了牢籠，即相率下樓逃奔，龍虎因見書生年在三十以外，却是相貌不凡，因此拱手問道：「請問先生貴姓大名，聽先生言語，似非京都人氏，懇請少坐，藉以請教。」那書生並不推辭，就與龍虎在座上坐下，龍虎與書生斟了酒，書生道：「在下姓唐，名雲卿，是荆州人氏，請問仁兄貴姓大名？」龍虎道：「啊呀，聽先生所說，是唐家叔父了，小姪姓刁名龍虎，是襄陽人氏。」雲卿驚異道：「啊呀，你就是刁龍虎賢姪麼？」龍虎道：「小姪正是。」說罷站起身來，離了座位，走至雲卿面前跪下拜道：「叔父在上，受小姪一拜。」說着就拜了下去，雲卿即忙將他扶起，說道：「賢姪請起。」龍虎叩拜以後，就站起身來，重又入座飲酒，雲卿道：「賢姪，我與尊大人自從在揚州結盟，到現在算來已有一十八年了，光陰很快，只覺得霎眼間而已，在這一十八年之中，境遇迥非，不知道尊大人在家還好麼？」龍虎道：「叔父，提起先嚴來，屈指至今也已去世了十八年了。」雲卿失驚道：「啊喲！令尊大人，已去世了十八年了麼？不是今日遇了賢姪，愚叔眞如還在夢中，只因隱居已久，所以一點不知，不知令尊大人是得的什麼病去世的？」龍虎道：「叔叔，這事不提到罷，提起了委實可醜，只因家門不幸，所以遭此變故。」就將劉氏的事情，細說一遍，雲卿聽了也嘆息不已，說道：「賢姪，這事不說就罷，說起來，實在可恨！我

只道我唐門雖遭奸臣之害，你令尊大人必然都好，那知道我們刁唐二家，竟俱遭此大故，亦算不幸之極了，所好此刻已撥浮雲而見青天了，我今日得見賢姪，使我心中好不快慰，爾父雖然遭了變故，幸得賢姪英俊如此，將來必為國家柱石，光輝門庭，亦可以慰先人。」龍虎道：「小姪何才，蒙叔父如此誇獎，反覺慚愧，只是可恨那奸賊張彪誣陷忠良，使愚姪心中非常痛恨，愧不能生啖其肉，以為唐家雪冤，不知叔父此次來京，有何事故？」雲卿道：「愚叔因為隱避山林，不敢出外，所以不曾能到京中找尋父骨，以行祭享，目前聞得風聲稍緩，所以與舍親特地來京，尋覓父骨，來此已有多日，埋名隱姓，不敢出頭，昨日忽聽得已蒙聖上恩赦，所以家兄刻又復職，現已回京，明日欲去一會，不想今日在此，竟與賢姪相遇，誠屬巧極。」龍虎道：「不知叔父現在寓於何處？」雲卿道：「愚叔現在與舍親寓在別處，不知賢姪到京可有何事？」龍虎道：「叔父，不提起罷了，提起來慚愧之至，只因進京赴考，不料名落孫山，因此無顏回去，幸聞聖上因河套之賊造反，所以今年特例增加武科，凡有文場未中者，得以再考武場，此是聖上恩點，自應留此再試一下，雲卿道：「賢姪原來文武全才，武場定然勝利！」龍虎道：「這個還要仗叔父的鴻福。」二人談到此處，各皆喝了幾盃，又談了幾句，雲卿道：「賢姪此處不是談話之所，請到愚叔寓中去細叙罷。」龍虎道：「叔父再用一盃。」雲卿道：「賢姪你自己再飲幾盃罷，愚叔不能再飲了。」龍虎道：「叔父，如此再飲一盃。」說着就起身替雲卿滿滿的斟了一盃，雲卿即滿飲了一盃，龍虎自也飲了一盃，二人這才起身，龍虎會了酒帳，便和雲卿出了酒店，一路而行，到了雲卿的下處，重又飲酒，那楊秀芳也與龍虎見了，原來雲卿住的下處，就是桂童的舅父開的客店，所以很是便利，雲卿住那裏，也多有照應，且說龍虎在那裏談到日色下山才辭別了雲卿回寓，約定次日即將行囊移寓到雲卿的寓所居住，一則可以朝夕聚晤，二則也可多得照應，所以次日龍虎即命桂童將行囊一切，搬到雲卿住的寓處，一起居住，這且不表。再說雲卿叫楊秀芳陪着龍虎，自己即帶了桂童去到駙馬衙門，拜見胞兄雲駿，

將名帖交到門上，遞了進去，雲駿得知，開正門迎接，弟兄相見，不覺悲從中來，到了書房坐下，家人獻茶，二人細敘家常，雲駿道：「時運不濟，連遭顛沛，父兄受誅，愚兄險亦遭害，幸蒙母后恩德，遣戍邊地，不然幾將全家遇害，現幸吾弟尚在，不知十餘年來，存身何處？」雲卿道：「啊！哥哥，提起此事一言難盡。」至此便將以前受擒刼斬之事，細說一遍，雲駿道：「這也皆是八娘的能幹，但是你我兄弟，雖已蒙恩再見天日，然而奸臣未除，大仇未報，終是恨事，只不知等待何日，除了奸佞，報仇雪恨！」雲卿道：「哥哥，這事暫且寬懷，在弟想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想我唐家此時雖蒙恩赦，亦必定祖上尚有餘德，那張彪奸賊作惡不已，看來已將惡貫滿盈，死期只在眼前罷！」雲駿道：「賢弟這次恩赦，雖亦是祖德，然而還得感謝一人，若非留春院的張娘娘在聖上面前保奏，愚兄那能回朝，豈會再加封鎮國侯，此亦多賴張娘娘保奏之力。」雲卿道：「哥哥，弟彷彿如在夢中，身居僻野，外面之事，絲毫不得而知，不是哥哥言及，小弟永難明白，如此說來，那張娘娘給我唐家覆載之恩，自當永銘肺腑才是，但是哥哥何以得知，更不知那張娘娘是何人，緣何能為我唐家出力，在聖上面前保奏？」雲駿道：「愚兄亦不得知，因昨日遇見毛御史，其子新科探花毛子佩談及，所以得知。」雲卿道：「這毛御史又是誰人？」雲駿道：「賢弟，這毛御史不是你的結義弟兄麼？他單名龍字。」雲卿道：「毛御史原來就是小弟在揚州結義的毛龍義兄麼？可喜可喜！不道他已近天顏。」雲駿道：「賢弟，據毛御史說，那張娘娘也是賢弟等在揚州所遇，就是那賣歌的一老翁一幼女的女子，因感弟等有資助之恩，所以竭力在聖上保奏，也是相報資助之德。」雲卿道：「啊呀！原來如此，可敬，可感，可喜！原來那張娘娘就是他麼？可見一個人出門在外，無論在家，或是交友，與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二人談到此處，又將以前的事細細的談了一回，片刻設了酒宴相待，二人在宴上又談些瑣事，雲駿道：「賢弟你埋名多年，現在之事亦虧了毛龍之力，你今應當先去拜見毛龍，一則敘舊，二則道謝，三則不枉結義一場，你

們多年不見，前日毛龍尙提起記念着你，其次還當去見那襄陽的刁南樓，方才聽弟所說，那南樓也是英傑之輩，諒想他必定記念着你，所以你也當去看看他才是。」雲卿道：「啊呀哥哥，提起那刁南樓久已過世了。」雲駿道：「賢弟從何得知？」雲卿道：「因昨於途中遇見其後人刁龍虎故而得知。」雲駿道：「那後人刁龍虎作何生業？」雲卿道：「他乃一榜文舉，特來京中會試，不料未能中式，幸他武藝超群，足智多謀，在京候考武場，有爲國家出力平服河套之志。」雲駿道：「這也難得，待明日愚兄奏明聖上，你與妹丈領旨先調處二龍山一枝兵馬到邊地去，征蠻立功。」雲卿道：「這全仗哥哥大力，二人談了一陣後，酒餘餚殘，遂散席，雲卿即告別轉回客店安眠，雲駿當晚修好了奏稿，當晚無話次日早朝，雲駿在丹墀下，上了奏章，保舉雲卿與楊秀芳調處二龍山一枝兵馬征蠻立功，聖上准奏，所以雲卿與秀芳，當日就動身回二龍山去了，光陰迅速，又過了幾天，是武場大考之期，正德因心憂邊地，遂自己主考取士，下旨詔駙馬鎭國侯唐雲駿陪考，雲駿奉詔，陪侍聖上同到校場這時候天下舉子無不齊集，一聲旨下，衆舉子一一皆至臺下演藝，各展平生所能，不過應試之人，皆武藝平常，一無所取，祇有一個趙剛，武藝雖平常，弓箭很好，還有一個張擒虎弓箭也不錯，聖上雖未注意，駙馬唐雲駿注意了，奏知聖上，遂將二人宣至臺下，站立一旁，等候再試，其餘的俱不足取，後來又點名到毛子佩，武藝高强，一枝鎗有神出鬼沒之妙，聖上稱讚，回頭問雲駿道：「愛卿，此等武藝到是高強，不知能定爲榜首麽？」雲駿道：「臣啓陛下，聖天子有百靈相助，此等武藝必不止一人。」正德道：「卿言正是。」遂又下旨，宣未曾試藝的衆舉子，再至臺下試藝，一連試了幾個皆未中式，只有一個陳忠武藝較好，連試到刁龍虎，舞的一把三尖刀，眞又神出鬼沒之妙，看得聖上龍心大喜，回頭向雲駿道：「愛卿，你看此子的刀法如何？在寡人看來，若非楊戩下凡，必是關聖轉世。」雲駿看了也暗暗點頭，心中想道如此看來，日前七弟所言，果然不錯，遂道：「若非聖上洪福齊天，人間必無如此英豪。」正德聽了此語格外喜悅，底下宣令宣過來跪在臺下奏

道：「天下舉子俱已試畢。」奏罷退下，正德向雲駿道：「愛卿此子可居榜首麽？」又命趙剛與張擒虎再試。張擒虎勝，命二人退下，正德遂與雲駿商量，預備着毛子佩與陳忠及張擒虎三人，隨同征蠻，雲駿應是，遂傳旨着四人各通鄉貫履歷前來見駕，宣令官傳旨與四人得知，皆至臺下，刁龍虎跪下道：「候選州同刁南樓之子，戊辰科二十六名舉人。中式刁龍虎見駕。」毛子佩跪下道：「西臺御史毛龍之子，新科文榜探花，中式臣毛子佩見駕。」陳忠也跪下道：「五軍都督陳光祖之子，戊辰科解元，中式陳忠見駕。」張擒虎也跪下道：「安樂王張德龍之嫡姪，丙寅科八十六名舉人，中式張擒虎見駕。」又皆道願吾皇萬歲萬萬歲！」四人道罷皆俯伏在下，正德舉目觀看最愛三人年貌相同，一是刁龍虎生得有潘安之貌，二是毛子佩似宋弘之美，三是陳忠，亦英俊清秀這三人都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只有擒虎生得相貌兇惡，面如藍靛，髮甚焦赤，且出言如吼，聖心不悅，遂命三人站起，又下旨令將金箭靶排列二百四十步外，令四人再各射三箭，以定高低，四人遂各欲顯能，刁龍虎連發三箭，無不皆中，正德看了心喜，毛子佩也中三箭，一箭稍偏，僅次於龍虎，陳忠三箭與子佩相若，擒虎本不精於射藝，連發俱空，四人較罷，復至臺下俯伏，鎮國侯唐雲駿即向正德奏道：「臣啓奏陛下：今考試得刁毛陳三名，武藝超群，堪爲鼎甲，張擒虎等二百三十四名，皆堪中式伏乞聖鑒。」正德道：「依卿所奏。」刁龍虎文武全才，弓矢刀石，皆超群拔粹，欽點一甲一名，狀元及第，毛子佩爲文武探花，陳忠爲榜眼，張擒虎爲二甲一名傳臚，其餘均各以次序，除授進士，着兵都覆勘選用，封卿爲五軍都督，討詔天下兵馬，平西大元帥，率領衆人，會同卿弟雲卿，參謀楊秀芳，帶領雄兵二十萬，其餘偏佐將校，隨卿調點，着刻日赴邊，剿平賽賊，奏凱之日，論功陞賞。唐雲駿拜謝聖諭，刁龍虎等四人在臺下也叩謝皇恩，然後起身，聖上遂排駕回宮，唐雲駿率同四人送駕，聖上回宮以後各人散去，却說衆大臣之中，與唐家有舊的人，無不歡喜，一班奸臣，却個個詫異，爲何唐家一旦開赦，聖上會如此寵愛，在衆奸臣中，最憂悶的，就是張德龍，不但心中懷悶，而且擔

憂，再說那四位新進，各人心中的歡樂也有不同，有的是喜登虎榜，得遇君恩，有的因新婚燕爾，忽欲別離，若是不去又恐君命難違，也有的家鄉遠隔，恨的不能先回家去，有的感謝聖恩，能够得償所願，可以立功疆場，正是男兒以身報國的時候，各人的心願，是等等不一，因所有的志願不因此纔各有各的懷抱，不必多說再說那唐駙馬與公主，亦有難分難別之意，只因久分重逢，一時不忍驟別，幸虧駙馬壯志已伸，毫無難色這一夜功夫那公主自然離愁萬千，長夜恨短，片刻之時，已是五更三點，駙馬與公主作別，入朝辭駕，衆文武大臣，朝散之後，齊集教場送別，這時候三鼎甲及衆進士，早已齊集，二十萬雄兵，俱已列隊教場，眞是殺氣騰騰，威風凜々，只聽炮聲三響，元帥親自奠酒祭纛，後又回身陞座吩咐兵隊擊鼓，只聽得鼓響三通，軍馬畢集，號炮響處，軍容整齊，衆將上前參見元帥，雲駿吩咐衆將站立兩旁聽令。只聽衆將答應一聲得令，遂分左右站立，那邊又過來了少年衆英雄，刁龍虎率衆進士到元帥帳前參見，唐元帥遂先致訓了幾句軍令，衆將在下一起答應遵令，雲駿遂問張擒虎道：「張擒虎，本帥意欲命你做個前部先鋒，你敢是不敢？」張擒虎在下道：「元帥聽稟，末將視河套如同蝦蟇，怎有不敢。」雲駿道：「既然如此，着金龍白鹿爲輔帶三千人馬，就此開路。」張擒虎答應一聲得令，遂退下帶領了三千兵馬開路去了，雲駿又吩咐刁龍虎：「本帥着你爲二隊先行，蔣仁沈義爲輔亦帶三千人馬，須要小心才是。」刁龍虎在下答應一聲得令，也退了下去，雲駿又吩咐毛子佩：「本帥也着你帶朱得秦禮爲輔，領三千人馬，爲三隊先行。」子佩也答應一聲得令，退了下去。雲駿又吩咐陳忠道：「本帥命你爲五軍都督催糧使，帶孔貴，曹富爲輔，領五百護糧車，須要隨時小心謹愼爲是，不可誤事。」陳忠也答應一聲而去，又命老將岑飛道：「本帥命你帶新進士十二名，精兵三千，爲五方接應，隨於本帥之後，須要謹愼在意，有功表奏重賞，不得有違。」岑飛也答應一聲下去了。雲駿將衆將一起吩咐完畢，又吩咐隨營衆將道：「各位將軍。」底下一起答應了一聲有，雲駿道：「一起隨本帥起行。」衆將又答應一聲得令，雲駿遂下帳騎馬、就此一路浩浩蕩

蕩的，向邊地而去，行來已至金亭驛站，早有稟事將官上來報道：「啓帥爺衆勳戚及公侯六部九卿各位大人各位老爺，都在金亭奉餞。」雲駿道：「如此待我下馬。」隨至金亭，與各人相見了，只因急於趕路不便久談，略飲了一盃，就此告辭，又一路前行 甚是快速，早已到了淮安地界，原來二龍山兵馬，正調處已定，尙未起行，因第三隊先行毛子佩已過山去，忽見後面又塵頭大起，嘍兵忙上山報知主將，原來這時山上一班女眷們並丫鬟等都已到京中遷入駙馬府暫住，只有賽金與兩個武藝高強的丫鬟尙在山上，那是預備跟隨賽金小姐遠征邊疆，所以仍留在山上，雲卿得了嘍兵稟報，知道必是六哥到來了，便命兵探上前探聽，是否大隊到來？片刻探子來報，稟道：「果是大隊到來。」雲卿秀芳，賽金三人，即迎上前去，雲駿得知，即吩咐安營，遂請三人進帳相見原來在家爲兄弟兄妹，在軍營之中，軍令森嚴，亦須遵守大禮，相見之後，雲駿重又發令，向賽金道：「賢妹，妳可帶本部兵馬五千，女將八員，爲第四隊先行，須小心在意，不得有違，及有疎失，須知雖爲兄妹，亦須按照軍令行事。」賽金小姐答應一聲得令，遂退了下去，走出帳外，即刻點了五千兵馬，帶了八員女將先行，雲駿又吩咐雲卿、秀芳道：「賢弟、妹丈，你二人可隨本帥參贊軍機要務。」二人同聲答應一聲「是」，退了下去，雲駿發表各將領任務以後又發令道：「衆將軍。」底下答應道有，雲駿道：「即刻拔營起行。」底下應道：「得令。」遂又起行，勢如潮湧，聲震山谷，仍浩々蕩々的向邊地進發，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四隊先行，一路前行早已到達邊地，即安下營帳，次日即致送戰書，但尙未開仗，那天大軍已到，安了大營，元帥陞帳，四先行進帳參謁，各人稟報了情形，參見已畢，便又退下早有參謀運智，設了陣勢，排了九宮八卦，並五行生尅，一切安排定了，即預備開仗，到了次日，元帥陞帳，衆將參謁，行禮已畢俱分立兩旁，，早有小軍進帳報道：「啓稟元帥，營外刻有番營將官鐵木耳在營外討戰，請大帥定奪。」雲駿道：「嗷番將敢來討戰麽？」遂向兩旁問道：「那位將軍，願立頭功？」只見衆將中閃出一人，到案下道：「末將張擒虎願往。」雲駿道：「今日是初次

交鋒，務要小心迎敵才是，不可有失。」張擒虎道：「是，末將出馬，必可取勝，請元帥放心。」雲駿道：「如此本帥付你三千人馬，去打頭陣。」張擒虎答應一聲得令退下，你道這個張擒虎是怎樣一個形狀？原來很是粗莽，生得赤髮紅眉，臉色蒼黑一副雌雄耳，大圓眼，頷下無鬚，身長七尺開外，挺胸凸肚，年在三旬以外手執三尖兩刃槍，頂盔貫甲，帶了三千人馬騎着出陣而去，雲駿等張擒虎去後，遂傳刁龍虎到面前道：「今日初次開戰，未知番將手段高低，方才看張擒虎雖然勇猛，但他出言狂妄不甚可靠，今命你也帶人馬三千，前去助戰，不得有違。」刁龍虎答應道得令，就退了下去帶了人馬三千出陣，只聽金鼓震動，兵吶馬嘶，双方的旌旗招展，塵土飛揚，南北兩軍對壘，沙場當中，兩騎相鬭，鐵木耳與張擒虎二人戰在一起，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初戰幾合，各無勝負，戰了數十合以後，高低即分，張擒虎遠非鐵木耳之敵手，誰知鐵木耳大戰了幾合以後，反詐敗逃走，張擒虎心中大喜，不知是計，遂縱馬追趕，自逞驍勇，鐵木耳等他趕得相近，忽又回馬迎戰，一個回馬槍直向張擒虎要害刺去，張擒虎十分疎忽，沒有防備，却給鐵木耳的槍刺中了，大叫一聲，立時跌於馬下，鮮血直流，刁龍虎見了勃然大怒，喝道：「大膽的鐵木耳，敢傷我營將官麽？不要走，待我來取爾狗命。」鐵木耳用目看時，乃是一位小將，生得好似書生一樣，那裏放在眼內，喝道：「不知生死的小蠻子，你不見爾營中那樣驍勇的大將皆傷於本將軍槍下，爾不收兵回去，還敢上前送死麽？」刁龍虎聽了怒不可止。喝道：「好一個匹夫敢口出大言，小看我麽？照刀罷讓本將軍取爾的狗命。」喝着就舉刀縱馬直向番將鐵木耳迎面砍去，原來刁龍虎用的是一把三尖刀，有神出鬼沒之勇，鐵本耳不知利害，也縱馬舞槍迎上，二人即大戰在一起，只見刀光過處，光芒映日，閃人眼睛，槍花過處即如雨點雪花，二人戰得兇猛的時候，但見兩團白光，忽前忽後，或左或右，眞是一對虎將，但鐵木耳雖然驍勇，究次於龍虎一等，大戰了幾合，看看不是龍虎敵手，只得又拖槍敗走，前次對張擒虎的敗，是假敗，這次的敗是眞敗，南營這方面，看得眞切，即鼓聲大震，以助神威，

龍虎見番將敗逃，那肯輕捨，即縱馬趕上，在後一刀，刺穿番將鐵木耳的左肩，大叫一聲，跌於馬下，早有士兵，過去取了鐵木耳的首級，番兵見主將已死，兵心渙散，遂一陣混戰，番兵大敗，南營鳴金擂鼓收兵回營。原來元帥在營中早有得知，初報張擒虎被番將傷於馬下，元帥對衆將道：「張擒虎雖是奸黨羽翼，死不足惜，但是初次出兵，即遭戰敗，頗失威儀。」衆將道：「元帥勿憂，想有刁龍虎助陣，定能轉敗爲勝。」正在議論，小軍又進帳報道：「啓稟元帥，張先鋒雖傷於番將槍下，今刁將軍戰勝，番將鐵木耳傷於刁將軍刀下，番兵大敗。」元帥才轉憂爲喜，片刻龍虎進帳繳令，在案下稟道：「末將刁龍虎不能接應張擒虎，罪該萬死。」雲駿道：「本帥揣度張擒虎或恐有失，因出此命你接應，何故延遲？」龍虎道：「元帥聽稟：那鐵木耳本領高强，甚是驍勇，張擒虎原非所敵，但那番將反而戰未幾合即詐敗逃走，張擒虎不知是計，奮馬追趕，被番將回馬槍傷於馬下，待末將趕上助戰已來不及了。」雲駿道：「如此是張擒虎自已疎忽，恕你無罪，原來番將十分奸詐，以後出兵須要小心才是。」龍虎稱謝退下，雲駿命將番將鐵木耳首級號令於轅門外，又檢查傷兵有三百餘名，將死傷的掩埋入土，元帥吩咐完畢，各將退下，這夜雲駿恐番將偷營，兵士分班守夜，元帥與參謀議論軍機，到五鼓之時，軍兵造飯，元帥陞帳，衆將俱進帳參見，分東西兩邊站定，雲駿道：「列位將軍。」衆將道：「有，元帥有何指揮？」雲駿道：「岑老將軍，今有藍旗一面，令你與四員偏將率領健卒三千，往東方埋伏，聽中軍炮起，殺至葫蘆谷，不得有違。」岑飛到案前接了藍旗，即道一聲：「得令。」退下埋伏而去，雲駿又傳毛子佩到案前吩咐道：「今有白旗一面，着你也帶四員偏將，三千人馬，直向西方聽得炮聲，殺至葫蘆谷口。」子佩答應一聲：「得令。」接了白旗退下，帶領兵馬而去，你道這位小將，怎生打扮？頭戴練銀盔，銀衣銀甲，下騎一匹白馬，腰掛寶劍，兩手中執着兩柄方天畫戟，貌若當年子都，勇似前朝呂布，且說子佩去後，雲駿又傳女將唐賽金到案前，吩咐道：「今有紅旗一面，着妳帶仇榮等四將，並四女將，也領精兵三千，速向南方，專候炮聲一

起，即殺至葫蘆谷。」女將答應一聲：「得令。」接了紅旗退下，帶領將兵而去，你道這位女將怎生打扮？頭戴鳳凰冠，如電如霞，周圍皆蟠彩鳳，身披戰袍，內穿魚甲，下套戰裙，五色鮮艷護心寶鏡，掛在胸前，足上穿一雙小小的蠻靴，坐下一匹花鬃戰馬，手中各執鸞刀一柄，宛似唐朝樊梨花，再說元帥吩咐了女將去後，又傳刁龍虎至案前，說道：「今有黑旗一面，你也帶四員偏將精兵三千，速去北方，聽得炮響，殺至葫蘆谷口。」龍虎答應一聲而去，你道這位小將怎生打扮？生得豹頭虎額，眉淸目秀，口方鼻正，寬胸濶背，身高七尺開外頭戴貫金鳳翅盔，身穿鎖子點金甲，腰間左掛鋼鞭右掛銅鎚，坐下一匹黃騌千里追風獸，手擎一柄三尖刀，好似唐朝薛勇，這且不提，且說元帥，將四方將兵都調遣好了，忽有守營小兵進帳在案前跪下稟道：「啓元帥，有番將奇多奈，番婆花洋女，在營外討戰，謾罵不已，十分放肆。」雲駿問道：「他們怎樣謾罵？」小兵道：「小的不敢直稟。」雲駿道：「恕你無罪，講來就是。」小兵道：「那番將謾罵說：大營如兎窟，彼營如虎寨，以虎擒兎，直易如反掌，並且聲言大營即將爲其所破。」雲駿道：「原來如此，賞你銀牌，再去探聽。」小兵叩謝了起身而出，雲駿等小兵去後，哈哈冷笑道：「可恨番營竟全然不懼，反敢如此無理。」遂又傳將軍魏兆熊至案前吩咐道：「今有黃旗一面，你帶同偏將四員，精兵三千，就此前去與西賊，決一雌雄，不要膽怯，東西南北俱有伏兵，旗分青黃紅白黑五色，務須勇往直前，不得退後。」魏兆熊答應一聲而去，你道這位魏兆熊是誰？原來也是一位有名勇將，頭戴黃金盔，身穿黃金甲，氣勢雄壯，坐下騎一匹黃金馬，手中執一杆豹尾金槍，營門外只聽鼓聲震天，一陣吶喊之聲，原來魏兆雄已帶了偏將，率了精兵，出外交陣元帥也親自出營觀陣，坐在大纛之下，兩位參謀分左右站定，要知這一場戰鬪誰勝誰負，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追番兵衆將迷谷　探胡陣夫人贈圖

引曰　奉命滅南蠻　軍埋五座山　楂飛喪敵膽　鞭起將心寒

話說南營元帥唐雲駿調將遣兵，安排已定，適番營遣將討戰，雲駿遂命魏兆雄迎戰，自已也出營觀戰，再說奇多奈，乃是番營元帥紅衣大力子麾下一名左路先鋒，論起他的武藝，在番營之中，要算一位猛將，番營因得了南營唐元帥的戰書，約定今日開戰，因此那番營的元帥，運用智謀，遣了許多兵將在葫蘆谷埋伏，又命奇多奈至南營討戰，以為引誘之計，你道那奇多奈是個怎樣打扮的人？原來生得相貌兇惡，身長九尺開外，紅面赤鬚，濃眉大眼，四隻獠牙露出口外，像他這樣的人，不要說和他戰鬬，若是膽量稍小的人，見了也就害怕，他頭戴鋼盔，身穿青鋼鎧甲，坐下騎一匹慣戰的銀鬃馬，手執青鋒筆硯楂，腰間插了一根豹尾鋼鞭，果然雄糾糾氣昂昂的，他正向南營討戰，忽聽得南營內炮聲震响，他抬頭觀看，只見營門開處從旗門下，直冲的出來一位將軍，到了奇多奈面前，二人先通了姓名，然後兩下交鋒，魏兆熊遠非奇多奈敵手，交戰不數合，奇多奈賣個破綻，手起一楂，把魏兆熊打得腦漿迸裂，由馬上落下，南營的小兵，趕上去將屍體搶回，報知元帥，唐雲駿大怒不已，喝道：「可惱呀可惱，便吩咐小兵好好盛殮，小兵退下，雲駿回頭向雲卿道：「賢弟，可恨番賊擅傷我將，這還了得麼？」雲卿道：「哥哥，你看那邊黑旗搖動，莫非刁龍虎已與番兵交戰了麼？」雲駿看了一下道：「不錯。」又道：「啊賢弟，我看刁龍虎雖則年輕，今番到可取勝。」雲卿道：「刁龍虎果然甚是驍勇，哥哥的見解正確。」不說他二人在營門前談話，再說那刁龍虎小將軍，果然勇猛非常　聽得炮聲响喨，就在埋伏的地方，帶了四員偏將三千精兵，殺奔出來，看見奇多奈，在馬上槍傷了魏兆雄，便挺身出來，一騎上前，攔住賊人的去路，將手中三尖刀一指。喝道：「爾是何人？胆敢傷我南營大將，在我刁將軍到來，還不下馬受降麽？」奇多奈將刁龍虎一看，只見刁龍虎氣勢雖勇，但因刁龍虎年紀尚輕敢說如此大話，也許到有點本領，因此不由的吃了一驚，便向刁龍虎道：「小蠻子，我是番邦元帥紅衣大力子麾下，超等大將奇多奈，方才那老蠻子

已死在我的手下，你是何人，難道有三個腦袋六條膂膀，不怕跑來送死麼？」刁龍虎聽了大怒。喝道：「呔，番將不必多言，看本將軍的刀罷！還沒有說完。早已一槍對准了奇多奈迎面刺過去，這一刀猶如蒼龍擺尾，去勢很猛，奇多奈看到來勢利害，不敢怠慢，急忙用槍招架，二人就此戰在一起，一來一往，一前一後，一左一右，大戰了數十回合，不分勝敗，三軍大聲吶喊，金鼓喧天，這時候番將奇多奈看看戰了三十多回，還不能取勝，心中不覺得耐煩起來，便想詐敗，引誘龍虎到葫蘆谷內，裏頭預傷有埋伏，便可穩取這小蠻子了，以除南營一員勇將，以後即不難大破南營了，主意已定，就賣個破綻，撥回馬頭假裝逃走，刁龍虎那裏肯捨，自然也縱馬追趕上去，二騎一前一後，其疾如飛，番將奇多奈，逃進了葫蘆谷口，就停住馬。回身舉槍向刁龍虎道：「小蠻子，敢進谷來與我見個高低麼？」刁龍虎道：「番賊，我已早知谷內預先有了埋伏，但我亦不怕。」便又趕上去，二人接着又是一場大戰，奇多奈又是打敗，回轉馬逃進谷內，那知道刁龍虎騎的是一匹千里追風獸，牠忽然放開了四蹄，好像騰雲一般的追趕上去，離不多遠，刁龍虎將手中三尖刀，飛的一刀刺過去，正中奇多奈後馬腿，那馬大吼一聲，倒在地下，奇多奈也在馬上翻下，刁龍虎又是一刀，正刺中奇多奈心窩，鮮血直流，來不及叫得出痛，已嗚呼哀哉了，後隨兵士，早趕上取了奇多奈首級，番兵敗進谷內，刁龍虎正待率領衆將軍殺進谷內，忽見谷內已衝出一騎來，大喝一聲：「南營小蠻子，不得猖獗，有我五行山木龍崗副將格爾牙來取爾的狗命。」刁龍虎不等說話就用刀砍去，那番將也十分驍勇，即用兵器招架，兩人即便殺在一起，且說這有一位番婆叫做洋花女的，方才見奇多奈戰，敗正想上前助戰，不料賽金也從旁邊殺出來接住洋花女大戰，洋花女道：「妳是何人？」賽金道：「我是平西大元帥胞妹唐賽金，妳是誰，敢如此猖獗？」洋花女道：「我是番營大元帥紅衣大力子麾下超等大將鐵木耳的夫人，今日特來替夫報仇，爾快下馬投降或可饒妳的狗命。」賽金道：「番婆不必口出狂言，看我取妳的狗命罷！」說完又戰，原來這個洋花女本領在鐵木耳之上，

金大戰了五十餘回，合竟分不出勝負，賽金想用計取，他不料洋花女已先詐敗回馬逃走，賽金雖明知是計，但不肯輕捨，飛馬追上，那番婆聽得賽金趕來，心中大喜，早已取了一枚金鏢在手，回轉頭大喝一聲：「蠻女休得趕來，照鏢罷。」只聽颼的一聲響，一鏢早向賽金咽喉下飛去，賽金不慌不忙，將槍尖向來鏢一撥，只聽錚然一响，鏢已落在地上，那知一鏢才放，番婆又接着連放二鏢，賽金沒有防備，來不及用槍尖去撥，就在馬上閃過，那鏢颼的一响在馬頭上飛過，也是偏將仇榮應該絕命，一鏢正中着他的心窩，啊喲一聲翻倒在地，一命嗚呼了，還有一鏢，賽金用槍尖撥落，她見傷了一員偏將，心中大怒，立刻縱馬上前，又與番婆戰在一起，那軍士們，就將仇榮的屍體抬回營中去盛殮了，且說那番婆果然驍勇，大戰了幾合，又回馬逃走，殺到葫蘆谷口，早又有番將出來接應，南營的衆將也都殺到葫蘆谷，遂一對一對的厮殺，一場大混戰，眞是殺得日色無光，喊吶之聲山搖谷震，炮鼓宣，旌旗搖曳，刀槍交接，響澈雲霄，岑飛雖然年老，倒有當年老將黃忠之風，又有一班追隨久歷疆場的軍士，也是十分英勇十分利害，殺得一班番營軍將，喝聲震天，但見刀光閃處，血濺四飛，毛子佩戰住番將多羅海，原來多羅海是番營火雲鋒的守將，與子佩大戰了數十合，多羅海不敵，逃進了谷內，子佩勇猛不可抵當，那裏就肯放捨，也跟着追進了谷內，谷口雖然有番兵駐守，那裏經得住子佩一陣厮殺，誰不要命敢上前阻攔？毛子佩直追趕多羅海到了火雲峰，多羅海好像飛一般的逃至山上，毛子佩想率軍追下山去，誰知山上石子滾木紛紛落下，又見許多鐵叉飛擲下來非常利害，毛子佩雖然英勇，但見了這樣利害的東西，也就不敢上前了，連忙吩咐軍士不得上前，毛子佩心想殺上山去，萬萬不能，用盡平生之力，只挑了三十六隻鐵丫叉，即渾身大汗，力已用盡了，只得退下來，帶了軍兵尋找出路，走沒有多遠，却與岑飛老將相遇。子佩道：「岑老將軍，你也在此處麼？」岑飛道：「老朽因追趕烏沙，所以進這谷內，不料進了谷內，那烏沙即跑得不知那裏去了，正找尋出路，不知何路可通？」子佩道：「老將軍，不必心急，想旣有進路，必有

出路，我因爲追殺多羅海，誰知那番賊逃上了山峰，正想追上山去，將番賊殺了，建立功勞，不料番賊山上，預有準備，先有石子滾木落下，接着又有鐵丫叉紛紛滾下，我連挑了三十六個鐵丫叉，再想上前，已經氣力不能支持，所以只得退了下來。」岑飛吃驚道：「小將軍能挑三十六枝鐵丫叉，眞是太英勇了，眞不容易！既然有這樣利害的設備，看來不答易破它，我看不如先回營交令，等待次日再來破山。」子佩道：「老將軍的話有道理，現在已知兩條路不通，我來的那路也是不通，老將軍來的那路一定也是不通，現在這兩條路都不能再走，還是向那邊去尋出路罷。」二將一老一少，便並馬前行，軍兵在後面跟隨，那知道走來走去，還是看不見一條可出得山谷的大路，正在胡亂的尋找，只見刁龍虎將軍，也在前面過來，便停住馬迎候，那前面刁龍虎也看見了，遠遠的問道：「前面莫不是岑、毛二將軍麼？」子佩答道：「正是。來的是不是刁將軍？」刁龍虎道：「正是。」一面答應着，一面飛騎過來，手執三尖刀，刀上掛了一個番將的頭顱，看他威風凛々，眞是勇不可當，別說番營官兵見了魂消胆落，是岑毛二人也看得肅然起敬，到了面前大家在馬上行禮，刁龍虎道：「我方才因砍了奇多奈的頭顱，追趕番營官兵進谷，不料進得谷內，即尋不見出路，幸而遇見二位，不知道二位在此有甚麼事？」子佩道：「不料刁將軍也是迷路麼？」我們也因爲追趕番將進谷，殺至山下，番將在山上用石子，滾木，鐵丫叉紛紛落下，連挑了三十六鐵叉，力難再挑，因此退下，正在尋找出路，却與岑將軍遇見了，岑老將軍，也因爲迷了路，現在又遇刁將軍這可知道三條大路不通了，現在可往西北那條路上去，也許有辦法。」刁龍虎道：「毛將軍所說有理，那麼我們便向西北那條路上去吧。」三人便向前走去，轉灣抹角走了些路，忽見小軍到馬前稟道：「報告將軍，前面也沒有出路，那面是一片汪洋，四面皆水。」三人在馬上聽了報告，各人心中覺得奇怪，想想這就怪了，東也不通，西也不通，不知道那條山道才可通？便三人分開了走，走來走去仍然走到一起，刁龍虎不覺起了殺性，向岑毛二人道：「既然東不通，西不通，四路都不通，那還有什麼路可

通呢？莫非有妖人作怪吧？我們現在索性殺奔番軍大營去，將番營踏平了，再尋出路；到那時沒有尋不到的。」二人答應一聲是，就殺奔前去，誰知也走不到番營，只見小軍校到馬前來稟道：「報告將軍，前面又是汪洋大水，無路可通，小兵已溺死甚多。」刁龍虎沒有辦法，只得又命軍兵退後，再另尋出路，正在這時只見前面又有一位女將在馬上冲過來，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唐賽金，手執長槍，好不威風，走得相近了，各人便在馬上行了禮，賽金道：「岑、刁、毛三位將軍都在這裏麼？」三人道：「是的。」不知小姐怎麼也到這裏來，勝負如何？」賽金道：「我因追趕番婆洋花女，誰知追進谷內，那番婆便不知去向了，又追上許多路，終於被這裏的山道曲折盤旋，竟迷失出路，不料在此和三位相遇。」刁龍虎道：「小姐，我等也是如此。」子佩道：「這便怎麼辦呢？」岑飛道：「奇怪奇怪，爲什麼一進了谷內，就會都找不到出路，是不是番營用下了什麼妖法吧？要不然怎會這樣呢？這裏面一定有道理。」說到這裏四人不免面面相覷，沒有法子可想，各人沉默不言，不多時，還是賽金想出了一個主意，向三人道：「三位將軍在我想來，未必是番營用下什麼妖法，倘若是有妖法，也不是這樣的，一定是這山谷是天生險要，因此番賊，據此來誘我軍，大概番賊久居在這裏，知道此山進路出路，否則沒有出路，我們那得進來，大概是我們不熟悉的緣故，我方才追趕洋花女時，提住了番婆手下，一名快手，我們把他叫過來，叫他領出谷口，用劍嚇他，向他說若不領我們出去，便立刻殺了，若領了出路，即恕他不死，諒他一定貪生怕死，這豈不是可以走出谷外去麼？我想番卒一定知道出路的，不知出路，他們那能進出？」三人齊聲說對皆道：「唐小姐此計，果然很妙，就請照計去行吧！」賽金即命軍校，將擒住的一名番卒，帶到馬前，番卒跪下，賽金下馬拔出寶劍，向番卒道：「我們此刻因不知這山谷的出路，因此令你領路出谷，若你不答應，立刻殺你的頭，你聽見了嗎？」說着即將手中寶劍，在番卒頸子上，揚了一揚，那番卒果然怕死，立即答道：「小人遵令，請女將軍饒命。」賽金道：「若能領出谷外，便恕你不死，放你回去。」番卒

叩頭謝恩，賽金便吩咐軍校，將他帶到前面，叫他帶路，軍校答應一聲得令，番卒立起身來，軍校便押着番卒去前面領路，賽金仍然上馬，岑、刁、毛三將，看了大喜，各人心中都暗暗稱讚賽金，雖是一位女將，却智勇兼全，隨跟着番卒一路前行，轉過幾處山道，遙見前面，橫着一條滔滔的大河，沒有船隻，不知怎樣才能渡過去？況進谷時，並沒見過甚麼河道，心裏想番卒有假，不覺大怒，立刻放馬上前，跳下馬來，抽出寶劍，就要殺番卒的頭，喝道：「你這狗才，叫你引導出路出外，怎麼走到此處來了，何況此處全是一片汪洋，如何過去？」番卒大驚跪下求道：「請女將軍饒命讓我報告妳聽吧。」賽金道：「快說！」番卒道：「小人報告，那邊幾處山凹，原來並不是山路只有前面水溝那邊　是出葫蘆谷的原路。」賽金道：「住了方才我們進來，沒有看見有這個地方，怎說是原路？這明明是假話呢。」番卒道：「女將軍，這裏面有個緣故的，只因山上守將奉元帥之令，排下巧計，山頭至下，有二重閘板，上面的閘板放水，下面用閘板閘住，其水不通，好像汪洋大河，諸將不能出去待糧盡自絕，捨了這條路並無別路可通，現在將軍可以抽起閘板，水退下去只要片刻間，便可變成大道。」賽金聽了忽然醒悟，說道原來是這樣？捨此以外，別無其他的路可通，如今你可替我將閘板打開。」番卒道：「報告女將軍，小人力小，難以起得，須有身強力壯的人加以帮助，才能起得。」賽金遂吩咐衆軍兵，幫助番卒，起去閘板，衆軍兵一聲答應，立刻大家上前幫助，各拿了兵器，把閘起去，原來這地面，內高外低，那閘板起去了，那水片刻便流了一個乾淨，果然立時，現出旱地了，番卒便引導出去，曲曲灣灣的走上大道，只聽山上一陣呼喝的聲音，早有一枝人馬，由山上直冲的下來，並有一員番將坐在馬上下山，攔住各人的去路大喝一聲道：「好大膽的蠻子，竟敢起閘放水嗎？不要走，我鐵木沙來了。」賽金看了大怒，一挺手中銀槍，迎了上去也，大聲喝道：「番賊休得逞狂，有我唐賽金在此取爾的狗命。」二人奔到相近，不交一言，即大戰起來，這時山上番將番兵，紛紛的冲下，這一方面，祗有毛子佩，因方才手挑三十六隻鐵丫叉，手中之力，不能再戰

，便退在後面，老將岑飛與刁龍虎，都迎去上戰住番將番兵，大戰了一場，番將番兵，當然都不是敵手，便大敗而退，賽金、岑飛、刁龍虎三位勇將，殺一開條血路，出了葫蘆谷，急回南營，見了元帥，各人繳令　這一仗大勝，番營枉用心機，且說南營內繳令諸將，又各人將與番將接戰的情形，各自說一遍給主帥聽了，唐元帥心中十分歡樂，向各人慰勞一番，又記了大功，元帥又詢問賽金，葫蘆谷內的地勢，賽金一一和他說了，元帥點點頭道：「番奴果然可惡，這一戰實在是天助成功，各人的功勞不小。」遂便命將番奴的頭，懸掛營門示衆，營內犒賞三軍，各將憩息，唐元帥因知葫蘆谷山路險阻，心中很是憂慮，便與雲卿秀芳，兩位參謀商量，雲駿道：「啊，賢弟，葫蘆谷山路勝既然這般險阻，只恐怕不是力戰能取勝的，應該用計取勝才是。」雲卿道：「哥哥且莫憂慮，待弟等思量計策便了。」因此各人心中籌劃計策，這且按下慢表，且說那五軍督催糧使者陳忠，原來這位陳忠，前書已略交代，他是五軍都督陳光祖的兒子，只因立志不凡，要想爲國家立功，因此身入武闈，希圖早立大功，那知道雖然取中一個武榜眼，怎奈偏不隨志，唐元帥獨派他做一個督糧官，這個職司，雖然也很重要，但到底不適合他的志願，因爲這個陳忠抱了一身大才，很想在沙場上，顯一顯身手，以殺盡番奴，而立奇功，才伸他的壯志，因爲職務不是所願，所以一路心中悶悶不樂。那日他到了邊地，當即見了元帥，將糧餉交過了，便在營中休息着，知道衆將已與番奴打過仗，衆將陷於葫蘆谷，險些兒全軍覆沒，因此元帥心中愁思，因險要地區，恐墮入了番奴詭計，現在要另定日期交兵，冀圖全勝，但是在我想來，兵家貴知地理，强虎宜伏謀擒，何不等我覓兩個熟路小校，在今晚化裝易服，並且密秘前往葫蘆谷，探視一回，解了便以路徑的出入，計劃用兵之道，正可與國分憂，何愁番奴詭譎，將主意打定，到了晚上，便帶了兩名小校，取戟騎馬，秘密向葫蘆谷而去，這時星明月輝，萬籟無聲塵沙漠々，四望都是森森營帳，一片荒郊景況，很覺凄凉，陳忠騎在馬上，兩個小校在前帶路，向前而去，行了不遠，只見前面景色，左也是山，右也是山，前也是山，陳忠

看在眼裏，心中想道：「如此地方，確實是天然險惡的要隘，便向小校問道：「這是什麽地方？」小校答道：「報告將軍，這是接天山地方，那邊的一條山嶺，叫做勝霞嶺。」陳忠又指着一處山谷問道：「這是什麽所在？」小校道：「報告將軍這是葫蘆谷。」陳忠道：「這就是葫蘆谷嗎？」小校道：「是。」陳忠道：「如此你帶我進谷，讓我細看一下，須要小心點啊！」小校答應一聲：「知道了。」就引了陳忠進谷，到達谷內，收住韁繩，抬頭向四面一看，只見周圍山勢險峻，山凹之處，盡是旗旛飄動，小校道：「報告將軍，那四面旗旛的地方，都是番奴營寨。」陳忠細々看了一看，點點頭道：「果然利害。」又問道：「這四面的山。」叫什麽山？」小校道：「報告將軍這四面的山，總名叫做五行山，山分五座。」陳忠道：「那裏有五座山？」小校道：「這山共五座大的山頭：一叫金鷄嶺，二叫木龍崗，三叫水侯峽，四叫火雲峯，五叫土福巒。」陳忠問道：「爲什麽番奴營寨全在山凹之中？」小校道：「番奴所以就山凹處扎營寨，因爲番兵盡是伏居山洞裏。」陳道：「原來如此，那山洞共有幾處，叫什麽名字？」小校道：「這山洞很多，有名的亦只有五處：一名青烟洞忠，二名黃霧洞，三名赤霞洞，四名白雲洞，五名黑風洞。」陳忠道：「這五處山洞可有進去的路麽？」小校道：「有的，只有葫蘆谷一處可以進去。」陳忠道：「可有出路麽？」小校道：「也只有這谷可出。」陳忠道：「啊喲，這就難了，倘若番兵塞住谷口，那不是就沒有出路了麽？」小校道：「報告將軍這也有兩句俗話，叫做五行喉頸塞，悶死在葫蘆。」陳忠道：「原來還有這兩句俗語麽？那麽，我們就從五行喉頸進去，探聽一回再說。」小校答應一聲，在前領路，進了山內，只聽得番營內，梆子聲响，陳忠道：「啊！原來二鼓時分了，你看番營內，點得燈火透亮，營寨排得密密層層，鹿角排遍，號令威嚴，果然設備嚴密，片刻又搖鈴擊柝，聲傳五點，胡笳吹動，陳忠問道：「這是什麽山洞？」小校道：「這就是第一個青烟洞。」陳忠道：「照這樣情形看來，果然名不虛傳，雖然番奴生於化外，誰知道他的軍容，到也整齊。」陳忠又指着那邊的營寨問道

：「那邊是什麼山洞？」小校道：「那處就是黃霧洞了。」陳忠道：「這幾處的山洞，果然險峻，但不知各處山洞內的賊將是誰？」小校道：「這個小人便不知道了。」二人說着，又向前行，又見前面有一座梅花大寨，陳忠道：「這想是番奴的大營寨了。」小校道：「將軍這話是對的，那山凹裏標燈高照，旗旌飛揚，想來一定是番奴大寨了。」陳忠道：「如此你隨我過去，看個仔細。」小校道：「報告將軍再過去便不能再進去了，若再進前，迷了路是很難走的，連我們也認不得了，恐怕深入了他們的陣地，一時不容易脫身。」陳忠道：「原來如此，既是這樣，你在此等一會兒，待我一人進去看他一看，片刻就來。」小校道是，陳忠放馬前進，走了些路，只見山道盤旋，兩邊山峰高聳，陳忠把馬停住了，向四面細細偵察，心中想道：此處番奴雖盤據天險，不易攻得，但若用火攻，雖然胡奴有拔山舉鼎之勇，也將無能爲力了，沒有退路，想到此處很是得意，暗罵一聲番奴 不該無故擾犯天界，只知憑了天險，仗了兵强將多，就想妄用刀兵，蹂躪生命，現在只要用一火攻的計策，只怕你們這班 胡奴，就要將 分兵 離，全軍覆沒了，陳忠正在這樣思量着，忽見番營內，標燈搖動，胡笳聲响，旗幟飄揚，四處燈光全起，似乎要整隊出兵般的，不覺吃了一驚，心中想道：「啊呀不好，看這種情形，莫非胡奴有潛地出兵，夜襲我營之舉動麽？且莫驚懼，待我細細看來，過了一會，又不見動靜，隨又放馬前行，忽又見胡營燈熄聲靜，至此心中到疑惑不已，咸者自己因初次前來，是胡營什麽規例，大概這樣一來以後，便各歸營，各部隊便好安眠了，要不然爲甚麽又會片刻之間，就燈熄聲靜了呢？這不是很可奇怪的事麽，且莫管他，等我走到他們的營帳附近悄々的探看一下便可知道了，所以一邊想着，一邊仍然緩緩的放馬前行，這且不去提他，再說胡營內一位女將，不是別人，正是那鐵木耳的夫人洋花女，這位雖是女將却很驍勇，若論他的武藝，遠在那番營許多將官以上，因此幾次大戰，雖然不能取勝，但也未曾大敗，原來番婆素來與鐵木耳守在邊地的，這次西戎狼主，因爲中原守邊大將已亡，才有進取中原的意思，故命令鐵木界先舉兵犯界，最初

連戰皆勝，西戎狼主大喜，以爲中原可取，因此便又派紅衣大力子爲元帥，和鐵木耳夫婦等，叛進中原，不料唐雲駿也在這時掛帥來到邊區。」因此將番將連打了幾個敗仗，番將傷亡的不少，鐵木耳也作戰陣亡，所以番婆洋花女心中很是苦悶，很想代夫報仇，這時正坐在營帳之內思量，忽有小兵進帳報說：「有一年少南蠻，在營外窺探。」又說：「那南蠻很是美貌。」洋花女得知，到惹動心懷，你道爲何？原來這洋花女，幾次出戰，遇到的幾位小將，都是生得美貌翩翩，這洋花女見了早有憐愛之意，本來可以戰勝，因不忍加害，幾次想將小將生擒回營，結成夫婦，因爲旁邊有許多番將，所以不便行事，因此就幾次詐敗，想將小將誘至谷內，便可生擒，誰知又未如願，這時聽說有美貌少年南蠻一人獨來窺營，那眞是正合心懷，當然異常歡喜，還恐怕小兵將他嚇得跑了，便吩咐兵卒不許驚動，待本將軍親自出外，將他捉拿便了，若有高聲將南蠻驚走了，就得照軍法重辦，所以營中滅燈熄火，寂然無聲洋花女不敢高聲，不帶一件兵器，不帶一個小卒，只腰間佩了一把寶劍，躡足前行，悄々開了旁門，繞到營前，站在一邊，借着月色，遠遠的看去，只見陳忠騎在馬上，向營內窺看，果然少年美貌，翩翩丰雅，不覺魂飛魄消，不斷的讚美，心裏歡喜不已，暗道：西域地方，那曾見過這樣少年美貌的青年，就是在蠻方，也必少有，這些美貌少年，必然是金童轉世的，不可失了這個，何不待我仍然悄々的上前去，將他擒下馬來，帶進營內，即與他成爲夫婦，想到此處正待上前，却被陳忠回頭看見了，洋花女恐他回馬要逃即飛步上前攔住馬頭，低聲喝道：「好一個大膽的蠻子，敢來偷看我的營寨嗎？」陳忠道：「番婆就是妳的營寨，看看又何妨？」洋花女又低言喝道：「你還不知利害麼？」陳忠道：「即是有千軍萬馬到來，我也不怕，莫說妳只有一個番婆，妳可曉得我是蓋世英雄吧？」洋花女低言笑道：「你這蠻子，到此地步，還要口硬是不是？」看你還是快快下馬投降，不失是個好漢，常說的識時務者爲俊傑，當以惜身爲重，我在狼主跟前主也可保奏你錦衣封侯。」陳忠聞言，心中大怒，喝道：「妳這個賤婢，敢口出狂言嗎？」諒妳也

不知道我的利害。」將手中的方天畫戟，對準了番婆當心刺去，洋花女此時已拔劍在手，即以手中寶劍招架過了，心中想道：不行，這裡還有將官巴多在此，很多不便，不如先引誘這位小將到盤蛇嶺去，便可成就好事了，主意打定，便虛幌一劍，轉身詐敗逃走，陳忠不知是鬼計，不肯輕放，立即縱馬追趕上去，洋花女且戰且逃，片刻已到盤蛇嶺，笑微微轉身又戰住陳忠，喝道：「小將軍，快下馬來你曉得這裏是什麼地方嗎？叫做盤蛇嶺，你要曉得這裏是來得去不得，的我要取你性命，易於吹灰，只因菩薩心腸，念你英雄少年，品貌風流，想與你成了鸞鳳之緣，因此饒你性命，你也應當感激我的恩德，共成好事，不知你的意思如何？」這一番話，到說得陳忠面紅耳赤，不好意思，只得在馬上大喝道：「番婆妳是夢想我與妳各顯本領，大戰幾百合，鬪一個我生妳死，才是道理，怎的竟說出如此不正大光明的話出來，那不是太沒有廉恥嗎？誰要妳起什麼菩薩心腸，你這無恥的賤婢，讓我立刻取妳的狗命便了。」說畢就將手中的方天戟，又向洋花女刺去，洋花女並不發怒，仍以劍招架過了畫戟，帶笑嘆道：「啊！你這個蠻子，看你是個聰明的人，怎麼竟一點兒也不識時務？陳忠道：「有什麼不識時務會的地方你先說來？」洋花女道：「啊！蠻子，爲什麼這一點都不了解嗎？想我和你關山遙隔，好不容易相逢，這就是姻緣呵！豈是偶然，若不是這樣，郎君那能進我寨來？」陳忠道：「原來有如此的事麼？」洋花女道：「郎君你有溫侯之貌，奴有落雁之容，今夜正月圓花好之時，何不隨我人寨，共效于飛，你若從我，不但得享燕爾之樂，且可得封王侯之榮，有何不好？」陳忠道：「喲！好一個沒廉恥的淫婦，妳怎麼敢說這些話來企圖誘惑我，一點禮義綱常也沒有，眞不要臉！須知我是中華大國堂堂漢子，豈貪妳這等淫婦，待我取爾的狗命罷。」喝罷又是一戟刺去，洋花女又以劍招架過了，笑道：「蠻子，看你還是依了我的好。」陳忠道：「誰來依妳這個淫婦。」又是一戟過去，番婆又架過，稍稍的怒道：「當眞不依麼？」陳忠道：「誰來騙你。」番婆道：「你若不聽我的話，我就呼兵喚將，將你這個薄倖郎捉住，憑你雖有潘安之貌，只怕也要身首分

離。」陳忠道：「大丈夫視死如歸，豈怕死麼？勸爾快斷妄想，若要想和我成就歡樂，縱然海枯石爛，只怕也難成就。」洋花女大怒，喝道：「好一個不識抬舉的混蛋，我以好言勸你，你竟敢以惡言相欺，若不殺你這個混蛋，算不得英雄，便假意大呼一聲道：「你們快來捉拿奸細。」番婆這一聲喝，原來並不是眞意，心中雖然惱怒，然而仍有想望陳忠依從的意思，不料巴多一班番兵，因爲知道番婆出營捉拿奸細的事，所以已有準備，這時更因爲風順，番婆雖只這樣輕々的一呼，那邊巴多等一班番兵，早已聽見了，所以各拿扒叉棍棒，一齊趕到，番婆這時雖要再將番兵退去，勢已不能，只得暗暗退了下去，那番兵愈殺愈多，陳忠在月色之下，與番營官兵，廝殺一陣，陳忠雖然武藝高强，但究竟有衆寡之分，難以取勝，大戰了百餘合，天色已亮，只因廝殺了半夜，不免精神倦乏，只得賣個破綻，殺開一條出路，縱馬似飛而逃，但因不知山路，更不辨東南西北，只顧一陣向前飛逃，只聽身後追兵，似潮湧一般的追趕而來，陳忠心驚慌亂，渾身是汗，只得向曲折的山道前逃，幾個轉折，已漸漸不見，番婆又在後面傳令，向衆番兵說道：「那南蠻一人一騎，在此葫蘆谷內，諒他難以逃走出谷，你們只要知道他向那一條路上逃去的，就在那處要道谷口守住，等他出來，以便抓住就是，就此收兵回去，並且將水閘預備好了。」衆官兵答應一聲得令，就退了回去，預備水閘的去預備水閘，守候山谷的去守候山谷，這且不提。再說小將陳忠一路向前驚逃，其實後面已沒有追兵，但他仍以爲追兵仍在追趕，所以只是縱馬似飛的前逃，約逃出了五百多里路，日已近午，才收住韁繩，回頭看看，並沒有番兵追趕得來，心中才定抬頭觀看只見前面重山叠々，四面圍繞，並沒有人跡，遂歇住了馬，打算找一個所在憩息一會，不料正在這時，猛然抬頭，又見前面來了一個美貌婦人，初見之時，幾乎懷疑那個番婆又來了，定心留意的向那婦人一看，只見並非那個番婆，却是一個美貌的女子，看他的丰姿、並不像是番女，像似中原的女子，衣服也是穿的中原式的衣服，頭上戴一頂雙鳳金冠，挑起兩根雉尾，身穿綉襖，面白似玉，不數脂粉，眉如翠黛，目似秋波，腰

如細柳，足似金蓮，宛如仙女下凡，似非人間應有，坐下騎一匹駿馬，手中執一根銀槍，却也英武非常，陳忠看了，心中奇怪不已，暗暗想道：看這個女子，雖像中原女子，然而絕非中原的人，必是面貌和中原人相似，因在此番營山內，那裏會有中原女子？又不知是甚麽番將的妻子，但是爲甚麽西戎的婦女，多是這樣妖艷？那女子正在行來，也因看見了陳忠，也將馬韁收了，停住了，陳忠一面心中暗想，一面向那女子細細的看了又看，只覺得心中又奇怪起來，因看這個女子，實是像中原人一點不似番女，便心生一計，何不待我向他問路，只要一聽他的話音便可曉得了，遂在馬上行了一禮，遠遠的問道：「請問女將軍，這邊前去是甚麽地方？因爲迷路了，還望女將軍給指點迷途。」那女子即在馬上答了一禮問道：「請問將軍從何而來，向何而去？」陳忠聽了女子言語，確是中原人口氣，心中更奇想道：既是中原女子，那會在這處山上。便答道：「小將是中原唐元帥麾下陳忠，因爲昨夜單騎進葫蘆谷，偵探番營，不想被番營發覺，因衆寡不敵，所以敗到這種，今想抄出五行山出去，不知道那處可行，希望女將軍指點出路。」那女子道：「原來將軍是天朝良將，多多失敬了。」這位女子一邊說着，一邊自己心中思索，想道：我也是中原人，流居番邦，有十多年了，久有回國之心，只因信息不通，不知朝中消息如何？此刻難得遇見這中原將軍，到可向他細問消息，但有男女之嫌，很是不便，何不等我請他到寨中與母弟見見面，便可向他細細詢問朝中的事，這個不是很好嗎？打定主意，便向陳忠道：「啊，陳將軍，你看四面都是高山，萬峰險阻，山道崎嶇，你若不是遇見我，那能得返故國。」陳忠道：「我希望女將軍指點迷路，實在是小將的萬幸了。」但請女將軍急即指點，遲則恐胡奴追兵就來將到。」女子道：「將軍放心，此處有五峰阻隔，雖在番地，胡奴絕不得到這裏來，但將軍既到了這裏來，誠然難得，因我也是中原人呵，流居胡地十多年，早有思鄉之念，因兩地阻隔，信息不通，今天得遇將軍，非常的幸運，不知道將軍可不可以駕至荒居，俾和我家母舍弟一見，並望示知祖國近況，將軍以爲如何？」陳忠道：「得蒙保全，心感不勝，禮

當拜謁高堂，以及令弟，藉以問候，如此就請女將軍，在前先請。」女子道：「這樣，奴家就領路了，將軍請。」陳忠道：「女將軍請。」那女子說罷撥轉馬頭，就向前面去，陳忠在後跟隨，行不多遠，崎嶇之道已盡，漸見一片平地，曲徑盤旋，一半是疎林，一半是道路，只是仍十分荒僻，不見人跡，陳忠一面跟着行去，一面心中思想，雖看得這位女子不是壞人，又因她是中原人，所以心中毫無懼怕的心理，但是一層，有一點疑心，不知這位女子，究竟是個甚麼身份，一則他是中原人，且是個女子不知道，爲甚麼流居胡地，然而又會在這荒僻之地，萬山叢中，所以左右思想，想不出她是個甚麼身份，因爲曉得他不是壞人，所以就敢跟着她行，心中又轉想道：且等到了她的居住之所，見了她的母親與兄弟，自然便可得知仔細，因此一面想着，一面放馬跟着似飛的前行，又上前了一些路，只見前面道旁林子裏，有兩間茅屋，那女將在前，到了林子跟前，就歇了馬，回頭向陳忠道：「將軍我們已到了，這數間茅屋，就是我們的舍下了。」說着就跳到馬下，陳忠道：「原來這裏就是女軍將的華居？」女子道：「這裏是荒居，屈駕了。」陳忠道：「女將軍說客氣話，請女將軍先行。」那女子道：「陳將軍請。」陳忠道：「女將軍請。」女子道：「那末，我便在前引道。」說着就將馬匹繫在樹枝上，陳忠也將馬匹繫在樹枝上，跟着女將進入門內，陳忠抬頭觀看，只見收拾淸潔，裏面房屋很多，地方寬大，早走出兩個小校，來見了女子，跪下叩見請安，到了一間廳堂上，女子請陳忠坐了，說道：「請陳將軍稍坐，待我跟家慈說々然後請見。」回頭又吩咐兩位小校道：「你等在此伺候這位將軍，先去獻了茶來。」兩個小校答應是，女子就進內去了，陳忠這時仍懷疑不絕，不知這個女子，究竟是甚麼人，諒來稍待片刻即能明白了，過不多時，只見有一位少年將軍出來，陳忠用目看時，這位小將面貌與那女子的面貌相似，也是生得英俊異常，大概就是那女子所說的兄弟了，因此起身相迎，那小將出來，便向陳忠行了一禮，說道：「啊，這位就是陳世兄麼？小弟奉家母之命，特來迎接，望你不要見怪。」陳忠答禮道：「不敢，小弟輕造華居，不當之至。」小

將道：「請陳世兄進內一談罷。」陳忠道：「豈敢，小將先請。」小軍將道：「陳世兄請。」說着兩人就進了裏面，原來裏面的地方，比較外廳堂精雅數倍，才到裏廳，小校說道：「夫人出來了。」小將道：「陳世兄家母出來了。」陳忠用目觀看，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夫人，年在四十開外，陳忠忙走上，行禮道：「太君在上，小將陳忠在此與太君行禮。」夫人道：「將軍不必多禮，彼此只行個常禮罷。」說着也答了一個半禮，說道：「將軍請坐。」陳忠道：「太君在此，那有小將的坐位。」夫人道：「將軍到此，那有不坐之理。」陳忠道：「那麼我就坐了。」說罷就在一旁坐了，夫人便也坐了，向陳忠道：「聽得將軍探營迷路，喜得脫離虎口，實出萬幸。」陳忠道：「不是方才遇到令嬡，只恐難以回營，再見元帥，恐亦仍逃不出番奴的羅網，眞乃恩德如天，容當後謝。」夫人道：「將軍言重了，老身久在山野，不知近來朝中如何？今日得遇將軍，伏望指示一二。」陳忠道：「敢不從命，容小將慢々的說給太君聽吧！」夫人道：「將軍慢々的告訴我好了，不必過急。」陳忠道：「啊，太君說起朝中來，從前國務紛亂，那奸臣張彪當道，把持朝政，上欺天子，陷害忠臣，下結奸黨，無惡不作荼毒人民，因此國中竟沒有安寧的時候。」夫人道：「現在張彪如何？」陳忠道：「那張彪雖然仍在，但比前不同了。」夫人道：「這是甚麼道理。」陳忠道：「因他的奸智暴露，盡爲聖上得知，所以奸黨自散，忠良復進，所以此刻朝中綱紀復整。」夫人道：「原來這樣。但那荊州唐氏如何？」陳忠道：「唐家生存的人都已恩赦，駙馬也已返朝，重新封爵爲鎭國侯，現在的平西大元帥，就是駙馬爺鎭國侯。」老夫人聽到這裏，不覺的心中喜出望外，說道：「啊陳將軍，如此一來，現在的平西大元帥，就是唐雲駿了？」陳忠應道是，只是心中想道：不知這位太君是誰！聽他的口氣不小竟直接叫元帥的名字，於此也可想見她的來頭，一定也不在小處，只是不知道是個甚麼來頭？何不待我也問個明白，便可知她的來歷了，正在這般想着忽見方纔出迎的那位小將，在旁歡喜道：「啊！這樣說來，原來六叔拿了兵符了，這個叫我心中好不歡喜呢！」陳忠道：「世兄說的是

那個?」小將道:「啊陳將軍,我說的是那平西大元帥。」陳忠聽了,不覺心中肅然,起身向小將拱手道:「啊喲!小將軍,末將多多失敬了。」小將道:「陳世兄何必多禮。」夫人道:「陳將軍且請坐了。」陳忠道:「啊!太君末將失禮得很。」說着重又行禮,然後纔坐下,夫人道:「陳將軍,先夫就是唐雲豹,向來鎮守三邊,因遭陷害,先夫盡忠自刎,我和兒女三人,並不是怕死,因爲唐氏香煙之計,所以出奔在此,還有幾位仗義任俠的將官在這裏,剛才將軍遇見的女子,即是我的女兒。指着小將道:「這個是我的兒子,名叫吉安,我等在此忽忽已經好幾年了,心裏懷念故鄉,一刻難忘,兩地阻隔,消息不通,想望一故國的人到來,希望聽一聽故國的情形,是怎樣了,今天能和將軍相遇,得知故國之情,誠然是很幸運。」老夫人說到此處,不覺觸動舊情,因此落下淚來了,又向陳忠問道:「將軍,你知不知道唐家還有一位七爺雲卿,並一位八小姐,曾聽得元帥說過麼?」陳忠道:「太君不必傷心,若說起七爺和八小姐,他二人都在營中。」夫人道:「這到難得,我爲他二人,也常々在想念,不知近來還好麼?」陳忠道:「都皆安好。」夫人又問陳忠道:「不知將軍的尊大人是誰?」陳忠道:「家父名叫光祖,現授五軍都督。」夫人道:「如此說來,你是陳家世姪了。」陳忠道:「蒙太君抬舉,小將不敢。」旁邊唐吉安小將道:「啊,世兄,如今我們是自己人了,聽家母說的,你陳家和唐家,都是世交,以後便不用再以客套呼了,稱家母爲伯母就是了,我與你就以弟兄稱呼。」陳忠道:「承兄抬愛,小弟遵命。」夫人道:「啊,賢姪,不知元帥與西戎作戰,勝負怎樣?」陳忠道:「伯母大人,如果問及作戰的事,不必說起,元帥雖連日調兵遣將,怎奈西戎,潛屁葫蘆谷內,且分散各處,一時不易破他,葫蘆谷又山道崎嶇,進出不易,前日作戰,我們追兵進了谷內,全無出路,險些全軍覆沒,後來幸獲一番兵,知道起閘放水之弊,才得出險,愚姪因爲想到用兵貴知地理,所以昨夜偵探葫蘆谷,不想又被番將發見,因此緣故不知何日才可大破番奴,凱歌還旋!」夫人道:「賢姪不必心焦,先夫在日,因三邊責任重大,所以當日曾繪一

地圖，任憑彎曲盤旋之道，只要照了這地圖行動，便可有路可通，先夫歿後，因此圖重要，所以珍存，如今可交與賢姪帶回營去，交與元帥，看了此圖便知葫蘆谷地勢，番奴雖憑據天險，也就不難攻破，陳忠聽了大喜，唐吉安小將在旁也歡喜道：「母親說的很對。」夫人道：「孩子你快去將地圖拿來，交與世兄。」唐吉安小將即取地圖拿出來，先呈與母親，夫人即將圖交給陳忠，陳忠起身接了過去，夫人道：「賢姪，你看圖上，各處山凹路徑都詳細註明了，即令屯兵埋伏之處，也明如指掌，這也是先夫在日一番功績，若全憑將廣兵多，沒有此圖終難指日大破西戎。」陳忠拿來攤開，約略一看，果然各處山道，都詳細註明便道：「難得先世伯，謀深智遠，爲國勤勞，今日天賜得遇伯母，有此地圖，可望刻日破戎，此亦天子之洪福，亦諸將之萬幸呵！」說罷即欲辭行。」夫人道：「且慢，賢姪還是昨夜出營，直至現在，一定腹尚虛空，先等吃些酒飯，點點肚餓再去不遲。」陳忠本來不覺得餓，被這一提，忽然的覺得肚中饑餓起來，便也再不推辭，就用了一些酒飯，吃飽了腹，就要辭行，夫人道：「賢姪，你若從原路回去，雖只五百餘里路，較爲相近，但須從葫蘆谷出去，那裏是西戎番寨，很是難走，現在可從一線磯而去，雖然比較遠，些有一千多里路，可無賊兵阻道。」陳忠道：「謝伯母指點，但千里之遙，決不是一二天能行來到，又路途生疎如何？」夫人道：「這到不妨，我女兒有一匹馬，能日行千里，今可借與賢姪，騎去便了，若說路途生疎，可命小兒送你前去，待他亦可拜見叔父，最好請元帥照了地圖，從葫蘆谷殺進，待老身與小兒小女從一線磯殺出，前後夾攻，使西戎首尾不能相顧，玉石俱焚，元帥可指日班師了，若這樣行事，待小兒回時，即請元帥約定日期，老身這裏，即可按期出兵。」陳忠道：「謝伯母，如此足見伯母大人，神機妙算，定當報告元帥，照這樣行事小姪就此拜別了。」夫人遂命吉安送去又命兩個家將作伴隨行，在路上行走快速，行了一天一夜，第二日天色微亮，已到營中，早有小校，進帳報告元帥得知，這時元帥正與二位參謀在議論軍機，得報遂傳二人進內，陳忠進見，吉安小將也拜見了叔父，陳忠呈上地圖，元

帥將圖細看一遍，才知葫蘆谷的形勢，遂定下日期，設計大破番營，留吉安小將，在營內住了兩天，即派了兩個將官，伴送吉安回去，說明定計夾攻番營的事，吉安回到山寨，報告母親，夫人心中大悅，銀瓶小姐也很歡喜，便囑咐了二位將官，命他們報告元帥，就說準定照計而行便了，那二位將官，回到營中，即照言報告了元帥，要知唐元帥，如何大破番兵，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河套國納款投降　唐元戎平番奏凱

引曰　手摘辰星　禺門潮信　吐虹霓　千丈絲綸　怎教那魚龍混　千軍容易得　一將最難求

話說唐雲駿元帥，得了二將回復，不由心中轉覺思及兄弟之情，十分淒涼，可惜五兄自刎邊地，嫂姪隱跡山野，此皆遭奸臣所害，若不是陳忠輕入重地，私探番營，仍不得相遇也，想起兄長在日，威鎮三邊，實有大功，至今尚留有功績，昨日與衆將共觀地圖，已明瞭葫蘆谷山勢，連得山洞出沒之處，無不皆注寫明白，思想此次征番，雖有勇將精兵，沒有此圖，恐難以取勝，不要說番兵如何精悍，單講那山道崎嶇，盤旋天險，已不易進攻，前日姪兒回山，已定了計策，與五嫂相約，今日舉兵，放鴿鴿為號，以便前後夾攻，若能得天之助，託天子洪福，就此一戰成功，便可凱旋回朝，奏知聖上，以明忠奸，就是五哥當日繪此地圖，功亦不小，況此次嫂姪助戰成功，亦有大勳，就此奏明聖上，共除奸黨，將那個奸賊張彪伏罪斬首，俾慰先靈，亦安五哥於地下，也不枉唐家為國盡忠的一番忠烈，既然已與胡奴相約，定期決戰，應即發號施令，即命衆將小心出戰，以便殺進葫蘆谷，大破番營才好，想到此處，立刻陞帳，將令箭發放完畢，忽報，有番將厮耳罕討戰，早有小將陳忠出營迎戰，唐雲駿即偕同兩位參謀，兄弟郎舅三人上山至高峰巡看，片刻間遙視出征衆將俱已接戰，兩位參謀，即將鴿鴿向空中放起，原來那邊五夫人和小將唐吉安及小姐銀瓶，皆早有預備，俱已預先埋伏，只等

看到空中有鴿鴿爲號，就此動手，這且按着慢表。再說那小將陳忠與厤耳罕交戰數十回合，不分勝負，厤耳罕見不能取勝，就詐敗逃走，撥轉馬頭，逃進葫蘆，陳忠這時奮勇大戰，怎肯就止，即縱馬追趕，進了葫谷谷，厤耳罕見陳忠上了自已的彀中，心中大喜，就縱馬向五行山而去，誰知番奴沒有智謀，原來五行山下，他蘆伏了一枝人馬在那裏，只等南營追兵一到，只須一聲號令，就有三千弓弩手，立刻出來，弓箭齊發，不怕南軍不大敗而逃，因此那厤耳罕，誘引陳忠追入五行山的陰謀是準備讓他中伏，亂箭傷他，陳忠不知是計，因此粗心而前，那厤耳罕將到五行，就大喝一聲，總以爲那埋伏的三千弓拏手，立刻就箭如雨發，誰知連喝了幾聲，竟無一箭發出，再進前觀看時，只見一卒也沒有，不覺大驚失色，才知有變，你道爲何，原來早被銀瓶小姐將這三千弓箭手，殺得落花流水了，因爲銀瓶小姐，從一線磯抄轉，預先埋伏在火雲山左右，因見空中鴿鈴聲響，就殺上山去，殺了山上守備，番兵盡逃，遂着令自己的小兵，在山上看守將那華車阻住了，這華車，就是毛子佩挑過的那卅六隻鐵丫叉，然後又率兵下山，又殺上葫蘆谷，斯見五行山下却伏了三千弓弩手，就將弓弩手殺散了，又命小兵看守　自己又帶了小兵殺上前去，且說厤耳罕只見五行下的小兵，並非番營兵馬，遂逃向火雲山而去，將逃近山下，大喝山上快放華車，誰知山上竟無人答應，再抬頭向上看時，原來已換了旗號，這一驚吃得非小，才知大勢已去，心慌意亂，只得撥馬再向前逃，早被陳忠縱馬趕上，二人復又大戰，這時厤耳罕，心慌意亂，無限張皇，沒有心腸戀戰，手中一有疏忽，早被陳忠一槍刺進，正中厤耳罕的咽喉，啊吓一聲沒有喝得出，早已跌倒馬下，小校即上前取了厤耳罕的首級，遂又殺上別處而去，再說小將毛子佩，進了葫蘆谷，即殺上木龍崗，守將溫叱咧，下山迎敵，並不將小將放在手內，即双械齊舉，二人大戰一場，原來溫叱咧的本領，亦甚高强，二人大戰二十多合，不分勝負，毛子佩雖然本領超等，然亦難以取勝，正在這時，却值老將岑飛破了金鷄嶺，取了矛曲多，並兀耳格的首級，因追殺番兵而來，遂上前幫助子佩，溫叱咧遂大敗逃走，只見

前面又有中原兵馬到來，自知大勢已去，遂拔劍自刎而亡，小兵上前取了首級，毛子佩道：「岑老將軍，金鷄嶺已破了麼？」岑飛道：「已破了。」正在說着，忽見山坡上奔來一位女將，二人到吃了一驚，不知是誰，再細看時，原來並非番營的女將，乃是一個中華的女子，岑飛問道：「來者女將軍，莫非先總制大人的令嫒麼？」女將道：「不敢，奴家正是。」岑飛道女將軍從何而來？」銀瓶道：「奴家在火雲峰，殺了守將，撓住華車，不能放下，至五行山，退了伏兵弓弩手，又轉向水侯山峽，斬將傷兵，截水不使下流。」岑飛道：「啊小姐，如此英雄，古今少有，但不知今將何往。」銀瓶道：「舍弟吉安，攻打賊營後寨，奴家欲去接應。」子佩與岑飛道：「如此我等一同前去便了。」銀瓶道：「如此甚好！」三人遂一同而去，行在中途，又與小將陳忠遇見，遂四人同往，這且慢表。再說那賽金小姐，在福巒山下與胡奴洋花女交戰，二人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在山下大戰了百餘合，洋花女見不能取勝，遂又假敗逃走，賽金上前追趕，洋花女心中大喜，回馬發了一鏢，賽金用搶撥落了兩鏢，第三鏢接在手中，向洋花女還發而去，却不偏不倚，正中洋花女咽喉，啊喲一聲不會喊得出口，已翻身落於馬下，小兵上前取了首級，那班番兵見主將已失，紛々敗逃，賽金命小兵追殺了一陣，遂又殺向別處而去，行不多遠，却見前面來了三位男將，一位女將，那三位男將正是岑飛，陳忠，毛子佩三人，那女將雖未見過，一見可知，自然是銀瓶小姐了，賽金道：「前面來者莫非銀瓶姪女麼？」銀瓶抬頭看時，只見前面來的是一位女將，諒想可知，自然定是賽金，便在馬上答道：「是也，你莫非是姑母麼？」賽金道：「對了。」銀瓶道：「請恕在征戰之時，失於拜見。」賽金道：「那裏話來，你弟々何在？」銀瓶道：「在賊營後寨，我等此刻，正去接應。」賽金道：「如此同往可也。」遂一同殺往胡營後寨而去，上前行不多路，但見前面煙火迷天，你道是爲何，原來是小將唐吉安，從一線磯抄轉，在河套後營，與賊將死戰，龍虎隨後到彼接應，殺得番營紅袍大力子，副帥金甲麻沙花並有許多戰將，數萬番兵，顧前不得，顧後不能，戰的戰，死的死，逃的逃，奔的奔，這

一場厮殺，更加利害，只留了元帥紅袍大力子，與副元帥金甲瘋沙花，尙在抵死戰鬪，原來這二人本領高强，若非唐吉安小將，雖刁龍虎尙非所敵，片刻陳忠，岑飛，毛子佩，唐賽金，銀瓶小姐一干勇將，俱已殺到，銀瓶小姐雖然是一位女將，年紀尙輕，他的武藝勇冠三軍，手中一枝銀槍，猶如蛟龍一樣，殺得金甲瘋沙花，心慌意亂，汗流浹背，手中槍法遂亂，被小姐刺進一槍，中了咽喉，落馬而亡，小兵上前取了首級，再說唐吉安小英雄，戰住大元帥紅袍大力子，說起這位紅袍大力子來，他的本領，在番將之中，也是勇冠三軍的，更且力大無窮，手中一根金槍，也如蛟龍一般，與唐吉安小英雄大戰了數十回合，不分勝負，這時因見金甲瘋沙花，被女將槍刺於馬下，遂無心戀戰，即撥馬回身向前逃走，衆將縱馬追趕，那紅袍大力子坐下一匹也是寶馬，行走快速，又因路徑熟悉，因此衆將竟追趕不上，不曾能將他拿住，小將唐吉安，便在馬上向衆將道：「列位將軍，此刻葫蘆谷已破，各請回營。」又向賽金道：「姑母，所有小姪取得胡奴的首級，煩請姑母，俱帶回大營，代爲繳令，小姪要去包圍白馬城去。」銀瓶道：「賢弟，待我助你一臂之力。」衆將道：「小將軍言之有理，我等回營繳令之後，定亦同來助戰。」各人隨與賽金一同回大營繳令，銀瓶小姐與小將將唐吉安遂殺向白馬城而去，因爲依着看到的地圖而行，所以無路不通，再說衆將隨同賽金回營　元帥陞帳，傳衆將進帳，各人呈上取得的首級繳令，禀明一切，元帥大喜，上了各人的功勞，賽金也替吉安小將，銀瓶小姐，呈上取得的首級，代爲繳令後復又禀道：「今有姪兒吉安，姪女銀瓶，乘勢領兵，攻打白馬城去了，所以代爲繳令。」元帥道：「賢妹，今日人人皆立大功，此乃上天賜助，亦天子之洪福啊，從此番奴可破　可以無憂了，賢妹可至後營將息罷。」賽金退下，元帥即對衆將發令道：「列位將軍，戎夷雖敗，但恐莨莠不能盡絕，終必爲患，小將唐吉安，雖然率兵去攻白馬城，但恐謀勇不敷，寡不敵衆，今若不乘戎兵挫折之時，我等拔寨安營，駐於五行山，並勞各位將軍與本帥共赴白馬城圍攻，恐一時未能息止干戈，凱歌早奏。」衆將一齊在下答道：「某我遵元帥

號令，此時雖天色是將晚，但有月色如晝，請元帥速即發令起程吧！」雲駿遂發下令箭，大軍即日進駐五行山，元帥佈署才畢，遂又率領衆將殺向白馬城而去，這且慢表。再說那番營元帥紅袍大力子，一路敗進白馬城，小校早已報與狼主得知，正在驚慌之際，紅袍大力子已到，剛見狼主，忽又報告中原兵馬追至，包圍城池，狼主大驚失色，紅袍大力子，因無顏見人，就在狼主跟前自刎，狼主更加慌無主意，只因兵馬俱無，良將皆喪，衆大臣俱在狼主面前跪下進言，現在既已緊急，無法應戰，不若還是納款求和，狼主一時心慌意亂，進退皆難，若說求和，實因面子上一時不得下去，所以只有長歎一聲，仍是不決，後來想了一想，除了求和別無良策，遂對左右說道：「你等既皆勸寡人納款投降，不知誰敢到南營去走一遭。」此時左班內閃出一人俯伏堦下奏道：「臣赤精格願往。」狼主道：「若丞相願行，可保無虞了。」赤精格遂帶了兩個小卒，出城向南營而去，將到南營，早有南營的將軍問道：「喂，來者莫非奸細麼？」赤精格答道：「列位將軍，不要見疑，我是河套左丞相赤精格，因奉狼主之命，特來納款投降，幸乞列位將軍引導叩見元帥。」衆將皆道：「你們直到今日方來納款麼？既是如此，且在此等候着，待報告過了元帥再說。」衆將中遂分一人，進帳報告元帥，在雲駿座前跪下報告道：「報告元帥，今有番國左丞相赤精格，在轅門納款投降。」雲駿問道：「來者幾人？」報告道：「來者一人一騎，二小卒。」雲駿道：「既如此，大開轅門，檢點明白，然後傳令進見。」報告者退下，元帥又吩咐衆將戎裝示威，此令一下，片刻全體將軍，皆鎧甲全身，執械侍立，威嚴整肅，金鼓齊奏，營內佈置停頓，早有將校傳令出去，六聲喝道：「喂，元帥有令，令河套使臣赤精格進見。」赤精格在外答應一聲，就此進了轅門，抬頭觀看，只見兩邊將士，個個英豪，軍容齊整，將令森嚴，連得士卒也威武雄壯，不由心中畏懼，將到元帥座前，不敢抬頭觀看，又倒行退下幾步，才俯伏階下，稟道：「小邦下臣赤精格，叩見大元帥，願元帥朱衣萬世，壽同日月。」雲駿道：「喂，你國君臣，不念大皇帝，覆載之恩，擅敢逞強犯境，違抗王師，戈戟上

將，今日彈丸之地，破於旦夕，正是你等自取滅亡之日，來見本帥幹嗎？」赤精格道：「請大元戎，暫息雷霆，容下國賤臣一一報告，此次下國逞兵，實自取滅亡之禍，但也有來因，一來因聽信烏沙鐵木多等的讒言，各人自逞勇狂所誤，二來因大邦屈斬忠良所致。」雲駿道：「不知屈斬的那個忠良？」赤精格道：「是那個盡忠保國，力衛邊疆的唐安撫，故此小國也有幾分不服，竊知大邦忠臣遭害，奸臣當道，所以才敢妄自逞兵，現在下國也懊悔了，故納款前來，以贖前罪，望乞元帥，有所鑒原。」雲駿道：「昔時三邊總制唐安撫，原是本帥之兄，你等既爲戮忠不平，本爵到來，當即倒戈降服，何以遲至今日？」赤精格道：「這個也有下情，因不知元帥即是前安撫之兄，若是得知，早已納款降服，那敢違抗王師，遲至今日，伏乞恩恕，望元帥憐惜下國人民生命，今後下國，絕不敢再有妄動干戈之事。」元帥道：「雖然王仁普廣，本爵當代天行化，奈汝等素性狡猾，生成野性，如今勢孤力竭，强爲納款投降，待得兵精糧足，故態復萌，我無法允准。」赤精格見元帥威嚴逼人，不準納降，心驚不已，在下求道：「啊！元帥，下國所陳末情是實，絲毫不假，伏乞元帥容准納降，以後萬世不忘大德，必定歲歲來朝，年年進貢。」元帥道：「赤精格，這是眞情麼？」赤精格道：「下國出於眞誠，絲毫無假。」元帥道：「赤精格，聽你所言，尙是誠實，當今天子仁慈，本帥姑准納降，我如果堅持不準，你番國不免又要人民塗炭，本帥衷心亦有所不忍，況天子九州沐恩，萬民共仰，只是你國自此以後，務守臣儀才是。」赤精格道：「小國自當感德，如此叩謝元帥。」雲駿道：「貴差請起，你回城傳示番王，叫他仔細思量，若是不服，不妨再傾城一戰，你看我帳下這班將校皆如獅似虎，要踏平你河套有何難處，這個並非本帥誇口，自恃強能，望貴差回城，也細細說與貴國王知曉。」赤精格戰戰驚驚的答道：「這個下國怎敢，蒙元戎恩准，已是萬分感德，我國狼主，正應當上表投降，下臣就此告退了，回國以後，以便立刻開城，恭迎車駕。」元帥道：「這也不必了，貴差慢請。」赤精格去後，雲卿即吩咐家將解圍，退下三十里安營，衆將遵令，即將營寨

退了三十里，安了營寨，專待番王款納前來投降，片刻音樂聲起，投降旌旗飄揚，原來是番王趙吉祥率文武各大臣，到轅門請罪投降納款，唐元帥蟒服出迎，看到番國君臣，猶如犬羊一樣，趙吉祥率了各大臣，叩頭不已，唐元帥道：「賢王請起，今日何須如此。」趙吉祥道：「小國罪臣趙吉祥，蒙天朝大元帥，恩准納降，乞恕萬死之罪，今蒙再生之德，特獻降書，望大元戎轉達天廷，得守故土，沒齒不忘。」唐元帥道：「賢王請起，聽本帥一言。」趙吉祥率文武大臣，在下叩頭道：「願聽鈞諭。」雲駿道：「吾主仁慈，天下皆曉，萬民化育，恩德無疆，你邦世受皇恩，理合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才是，爲何反擾犯邊境，豈不太覺猖狂了麼，實是負罪彌深，理合滅亡，但本帥體念上天有好生之德，故不忍深加殺戮，替天行道，寬恕危邦，而今而後，急宜修省，銘感君德，切不可重萌故智，就格外罪重，如再有異情，本帥得知，大兵一到，那個就再難寬恕了，就是將你河套踏爲平地，亦不算得什麼，如果他日再啓兵禍，必使貴邦雞犬不留，雖然追悔也來不及了。」趙吉祥又叩頭道：「今蒙大元戎不殺，當永銘肺腑，年年進貢，歲歲來朝，世世生生，稱臣供服，難報天恩萬一，焉敢再蹈前轍乎。」雲駿道：「賢王請起，若能如此洗心，眞乃蒼生之福。」趙吉祥至此才率同各大臣爬起，復又進言道：「報告帥爺，罪臣聊備一些菲禮，計奇珍八色，共盛四箱，並降表哀詞具奉，另有彩緞七軸，糧餉三萬，這是用以酬謝君恩的。」元帥道：「這個禮本帥代收，轉奏吾主便了，如此賢王請自回國，輔民修政，本帥刻日班師。」趙吉祥道：「多謝大元戎，罪臣就此告退了。」雲駿道：「賢王慢請。」趙吉祥遂率了文武各大臣回本國而去，此後果不敢再有犯邊之事，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在此前表一筆，以後不提。且說唐元帥即率將撤兵，回至邊關，出榜安民，以靖地方，所有喪亡將校小兵，俱盡數收埋，冊上登名，以備回朝奏請聖賞，各事安排定當，遂吩咐小將吉安，帶領一百名軍校，去山中迎接其母，並其父靈櫬，以便同歸故土，吉安小將奉令而去，約在九龍坡會合，這且不提。再說唐元帥，自小將去後，又命將校，養息三日，然後拔隊高奏凱歌回朝，日

月如梭，光陰似箭，霎霎眼，三天已過，元帥又陞帳傳令，命衆排隊起行，所有喪亡軍校不必悲慘，回朝之後，自有旌賞撫邺，一路之上，不得擾犯民間，若有不聽號令違犯者，即就地以軍法從事，所以令出如山，重似九岳，軍令整齊，不敢有犯者，大軍浩浩蕩蕩而行，路上絲毫無犯，到了九龍坡，傳令暫時停隊休憩，原來吉安小將，到也來得快速，已早在坡間駐兵等候，當即進帳恭覆，見了元帥跪下報告道：「報告叔父大人，母親已到，父親靈櫬，亦在坡前。」雲駿道：「既如此，傳後營榮靖夫人與銀瓶小姐，迎接五夫人。」早有小校傳令到後營去了，雲駿又向雲卿秀芳二人道：「賢弟妹丈，本帥與你們二人亦當出營至柩前一拜。」兩旁衆將道：「元帥，末將等亦當同去一叩。」雲駿道：「不敢有勞列位將軍。」說罷雲駿雲卿兄弟二人及秀芳，三人行至柩前，已心如斷腸，悲傷不已，三人同時淚落如雨，一齊跪下，拜了一番，雲駿道：「啊，哥哥，可憐你忠心未了，身已先過，功遺史册，育化番邦，至今日安邊，仍非弟力，還仗哥哥威武，却不知何日得能隨願相見夢中，却喜得姪兒傳芳蘭桂，稍可告慰哥哥於泉下也。」雲駿哭罷，二人同又跪下，旁邊轉出衆將分別拜叩，元帥與雲卿秀芳，以及小將吉安，在旁答謝叩拜完畢以後，元帥便吩咐五十名家將，護送靈柩先回支江，衆家將隨即遵命護送靈柩，先回支江去了，元帥與雲卿秀芳，以及小將吉安，及衆將等一起回進營內，那唐雲豹的棺柩雖有家將等送回支江，要等雲駿等回朝以後，才能還鄉安葬，特在此處先交代一筆，再說雲駿回帳以後，又與雲卿秀芳到後營與五嫂相見，各人見了自有一番悲傷，追言前事，自然各皆泫泣，無不切齒痛恨奸賊，此番回朝，自然得奏明聖上，共參奸賊，將那奸賊伏罪授首，才報了唐家的大仇，這番各人言談的瑣事文字，都不用一一交代，且說元帥，在後營言談已畢，又傳令啓行，那大隊即一路直向京師而來，誰知行在中途，却又起了一個風波，你道爲何原來朝中奸臣又設了計策，聖上又欽賜五軍參將熊飛虎奉旨助戰而來，早有軍校進帳啓報，怎奈元帥不知是計，便道本帥已經凱旋何用助戰，吩咐一同凱旋便了，這一來却正中了奸計，要知後事如何

，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熊飛虎行刺元戎　衆英豪活捉刺客

引曰　鞭敲金鐙响　兵唱凱歌回

話說唐雲駿元帥征邊得勝，率領大軍一路凱歌而回，心中好不得意洋洋，却不料來助戰的熊飛虎這一枝兵馬正是奸臣設計派得來的，唐雲駿因在得意之中，却不曾提防得到，所以吩咐一同凱歌而回，這一來，正中了奸賊詭計，這且不表，再說那大軍一路行來，一日已到寧夏地方，刁龍虎乃爲前部統軍，見天色已晚，遂禀知元帥以便安營歇息，元帥吩咐既然如此，就安了營帳，小軍謹愼巡哨點更，不得淆雜，更不得騷擾民間，刁龍虎答應一聲，就旁近山邊之處紮下大營，將士安械卸甲，小軍埋鍋造飯，馬弁槽房喂馬，片刻日色西沉，冰輪東上元帥在中軍帳中，秉燭而坐，觀看春秋忽然感傷到唐氏一門七貴，父子忠心爲國，兄弟赤胆安邦，燮理陰陽，萬姓均沾普澤，安邊靖地，戎夷拱手服從，我等亦鐵膽銅肝，共同贊襄，感不盡皇恩雨露，德沛汪洋，怎料一朝波起，可恨奸徒勝於虎狼，詭情謊奏，君皇不察，自毀棟樑不但擎天柱石遭受傷亡，合門人人受刑寃遭屈斬，一門六貴，含寃泉下，忠魂渺渺，千秋哭泣，俠魄凄凄，萬古傷悲，可憐父兄血染黃沙，母嫂屍抛草地，幸感蒼穹，不絕唐門，本帥得沾懿德，發配遼陽，遠戍襟懷，長抱終天之恨，心感紅粧，幸雲天之日，又喜與雲卿賽金弟妹相見，奉旨平西，因而略平恨懷，但因五哥守邊，懼罪早去泉下，叨蒙天庇，得與姪兒吉安姪女銀瓶會合，建立奇功，但此次平西，一則仗先兄之智，繪有輿圖，二則亦是將强兵精，所以今日凱歌回朝，唐氏得有重興之望，却說元帥正在這般愁思，只見雲卿秀芳二人到來，元帥起身迎接，各人見了一個常禮坐下，雲卿道：「啊哥哥，爲何愁眉不展，面帶憂容。」雲駿道：「啊賢弟，我因看秋月映空，雲山橫覆，峻嶺塵沙

，旗幟飄揚，聲聲馬嘶，人敲悲柝，覩此一派淒涼景象，不由人不傷心淚下也。」雲卿道：「原來如此，弟等亦然，適間在後營與五嫂及賽金妹妹，並姪兒吉安，姪女銀瓶，道及一衷委曲，不覺令人毛髮皆傷，故而進帳將細情稟與哥哥聽也。」雲駿道：「却是爲何，請賢弟說來。」雲卿道：「因前者五哥邊疆自刎，聖上却有國典，命欽差帶至邊庭，那時五哥原覺其情有假，只因鐵膽忠心，聖恩難違，因此拔劍盡忠了，其時姪兒姪女識透其奸，因心痛父親遭害，就要拔劍除了天使，朱文貴因不敵即撇詔而逃，提起此事，令人可恨，亢的好不慘痛也，此事數載沉音，直至今日才得明白。」元帥道：「嗷竟有這等的事麼？」思想當年朱文貴捧詔到邊，無非將五哥執訊，豈料奸賊私頒國典，暗施荼毒，反將情謊覆，奏聞君上言吾哥懼罪自戕，說罷咬牙大恨，向空喝道：「啊！奸賊呀奸賊，你等好狠心腸，我與你寃仇不共戴天，此番面君，必將國典，明白眞僞，以雪沉寃。」稍停復又說道：「啊賢弟這個好不叫我愁上加愁，痛上加痛，恨上加恨，悶悶不已。」雲卿道：「哥哥且免悲傷，待到京中，即將此詔奏聞，與那奸賊，面質其情自然明白了，贓證確鑿，不怕奸賊不供認的。」秀芳也在旁邊勸慰幾句，三人正在談着。只聽帳外已起更鼓，巡邏軍兵，前後逡巡，三人又談了多時，聽得已轉二鼓，元駿道：「賢弟妹丈，時已夜深，你二人過去安寢罷，明日一早就要趕路的。」二人齊聲答應，即退出中軍帳外，正在行走，忽聞左角上有夜鴉悲鳴。」雲卿向秀芳道：「此是主何吉凶，怕的其中必有事故。」秀芳道：「表兄算起來今乃太平世界，諒必無妨，此必是風驚宿鳥，見此月明如晝，疑是曉光，是故啼鳴，諒無他故。」雲卿道：「妹丈祇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早有防備，免得有災，何不就此吩咐宿衛之軍，叫他們格外小心一點才是。」秀芳道：「表兄此言有理。」如此就去吩咐一聲，二人因此又回至中軍帳前問道：「今晚中軍宿衛是那位將軍？」早聽有人應道：「是小將趙剛，錢永在此：不知二位參爺有何吩咐？」雲卿道：「原來是錢趙二位將軍在此，七才因有夜鴉鳴噪，恐非佳兆，所以特來咨照二位，須要小心謹愼一點才是。」二人答道：「參

爺吩咐，我等自當遵令。」雲卿道：「如此二位請便罷。」二人答應一聲，走了過去，郎舅二人也一同回進營帳，雲卿道：「妹丈你看今夜天邊淡雲籠月，帳外玉露將凝，我和你二人，俱有心思，今夜定難睡穩，到不如同敲棋子，以待天光。」芳秀道：「表兄之言，正合弟意。」二人遂在營帳內，秉燭下棋，這且慢表，再說那個熊飛虎原來是奸賊張彪的心腹，這次因唐雲駿仍復舊職，又奉旨征西，惟恐平寇成功，聖駕寵隆，將來不免多事，因此在聖駕面前奏了一本，保舉心腹熊飛虎爲五軍參將，帶領五千禁軍，到邊地助戰，聖上准奏，因此熊飛虎得到邊地，張彪並囑熊飛虎，叫他暗害唐氏，誰知天不如人願，行在中途，雲駿已凱歌而旋，立了大功，更兼那雲豹的夫人子女　盡皆會合，番王趙吉祥竟納款投降　這眞事出意外，因此熊飛虎心中好生不樂，心想這一來不免辜負張千歲一番盛意，若是唐氏此番回朝，大功告成，聖上一定格外重用，張千歲不免樹了一大勁敵，我現在已無法可想，只得效當年專諸刺吳王一事，何不暗地前去行刺，將那唐雲駿刺死了，何懼那雲卿一班唐家的畜牲，只要張千歲稍稍動一動舌尖子，這班畜牲就都沒有性命，就是唐雲駿帳下一班衆將，也都免不了個個要遭殃，我熊飛虎何愁不攫得唐氏的大功，爵位可得，也就算報了張千歲的一番厚意，庶幾不負此一行，況那唐雲駿畜牲我前日進帳參見之時，他滿臉驕傲之氣，令人可恨，再說吧，如今將到京中，僅有五六天的路程若不乘早下手，只怕再遲延，就不及下手了，喜得今夜不近城市安營，況是得勝回朝，自然皆是怠惰，你看此時已是二鼓將盡了，預料各將兵，俱已睡靜，這時不去，還等幾時，熊飛虎一人在營帳內，默默的打定了這主意，帶了一柄利劍，就出了營帳，直奔中軍大營而來，到了營帳外面，忽然心中又轉念道且慢，他在寨內，我在寨外，這便如何下手，這樣轉念了一下，忽又自呸了一口道，啊呀我好糊塗也，想那峻嶺高峰，我尚不懼，高屋圍牆，我尚可跳，這個營房矮帳，又有何憂慮，難道竟自己忘了自己有縱跳如飛的本領麼，他想到這裏，就將主意打定，預備跳進裏面，抬頭一看只見滿天星斗，空中皓月，已漸西沉，中軍大纛，懸在空中和風鳴

在一起，飄揚不已，秋影橫空，淚泣野猿，人影玉露，點點生愁，正在這時，忽見那壁廂來了巡夜軍兵，本想過去斬了這個巡夜的小軍校，心中又想道嚮捉賊先擒王，斬這個小校無用，反恐因此洩機，所以就在旗影下躲過，片刻巡軍走過，熊飛虎挺身前行，走過了陳忠的營寨，又見前面有兩座營房，原來這兩座營房，一座是刁龍虎的，一座是毛子佩的，分了左右，熊飛虎曉得，這是兩翼營寨，不能驚動，只見營寨內尚有燈光閃閃映出，熊飛虎悄悄的走過，當中的一座曉得就是大營了，遂輕輕的一縱，已進到營內，心想妙啊，已被我進了中軍營內了，只見裏面有五座營帳，分排着一個梅花形式遂悄悄的上前，只聽在前的兩座寨內，尚有說話的聲音，熊飛虎立住脚竊聽，只聽說道表弟如今只要短車一步便成事了，那雄馬斜行夾象擋，只怕不能招架了呀，果然是小弟輸了，原來這個說話的聲音，正是雲卿，秀芳，郎舅二人在斟酌棋子，熊飛虎聽了心中有點驚慌，暗中罵道可笑可笑這兩個狗男女，夜靜更深了，不知如何，還不去睡，却在這裏下棋，本想殺了這兩個畜牲，再去除那個唐雲駿，因爲殺賊要殺王，所以放他兩個畜牲且在此偷活一時，待我去結果了那個唐雲駿畜牲，再來收拾他們罷，遂輕輕飛步上前，已將到大寨跟前，不覺吃了一驚，你道爲何，原來只見元帥的大營外，兩邊都有宿衞的營房在那裏，佈置得好不威嚴，熊飛虎立住脚步，細看一看，營寨外邊並無守將，這時心內暗笑胆也放大了，暗暗罵一聲唐雲駿你這個畜牲，今夜憑你佈置得怎樣嚴密，只怕總難逃熊某一口寶劍之下，原來你只道功名成就，就可身榮名貴，還妄想封侯顯揚，只怕你現在已不得班師回朝了，那般妄想已都變了黃粱一夢，不表熊賊心中暗暗罵着，一面復又輕々的飛身向裏，進了帳內，就閃身躲在兵器架後，向內一看，只見唐雲駿端坐桌前，一手撩鬚，在燭下觀書兩邊各一個家將，這賊遠遠的看上去，不覺又吃了一驚，只見元帥在燭光之下，威風凜凜，蠶眉鳳目，面白如玉，很像圖上畫的那關聖樣子，因此心上不由而然的就有幾分驚懼，又見元帥目光西射，忽然長吁了一聲，你道因何，原來這時候，他正看到唐鑑上張賊專權害薛妃的一節事情，由不得觸景

傷懷，感痛到唐家受害的事上去，所以長吁一聲，繼着又失聲大罵了一聲道：「張聞，你使得好毒的計呀！」這一聲，喝得响如虎嘯一樣，却將那熊賊躲在兵器架後，幾乎嚇倒了下去，你道爲何，原來賊膽虛寒，聽了元帥這一聲喝，只道被元帥已看破了行藏，再加看了元帥那副威嚴，已有幾分驚懼，因此向後一仰，他恐怕跌下去，就向前一掙，這一掙不打緊，因爲用力過猛又向前一撲，一個不小心，將那個兵器架子碰倒了，那長槍棍棒落地，一陣聲响，却早驚動宿衛軍內的守將，高聲喝道：「是誰來此，趕來觀看。」飛虎這時已曉得洩漏機關，在驚慌之中，就將寶劍拔了在手，心中忽又想道，此刻已勢如騎虎，諒他們不肯甘休了，不如且拚命上前將唐雲駿結果了罷，因此即仗劍飛身上前，一聲大喝道：唐雲駿照劍罷。」雲駿抬頭，用目觀看，只見一人執劍如飛的過來，曉得來者是刺客，即拔出龍泉寶劍，那賊到了元帥面前一劍迎面砍下，元帥不慌不忙，用劍招架，那寶劍砍在一起，但聽錚的一响，火星亂冒，原來熊賊的一把寶劍，也是好劍，因此那劍不會有損傷，若是尋常一點，早已被元帥的劍削去了，因元帥的這柄龍泉劍有斬釘削鐵之能，可是元帥英武驚人，膂力甚大，却將熊賊虎口振裂，失聲喝了一聲好利害也，自知非敵，即回身飛逃，元帥不曾能還劍斬他，那兩名守將上前追趕捉拿，這時那宿衛將官錢永，趙剛，也都執了兵器進內拿賊，那賊心慌意亂用劍四面招架，無心戀戰還虧他的輕身功夫很好，縱跳如飛的逃走這時一陣呼喝，中軍大營前後的一班將官，皆已得信，小將唐吉安和銀瓶小姐，也已趕着各執兵器，如飛的出來拿賊，這時熊飛虎雖有輕身之能，也施展不出了，被殺得汗流浹背，雖欲想脫身，萬萬不能，再說那班巡查的小校，因恐賊人脫身，各有過失，要受責罰，所以早至營門，擊鼓呼喝道，前營中諸將聽了，現在中軍營有刺客衆將軍快來幫同捕捉呀，這一聲喝不要緊，前營左右翼一班小英豪俱已得知，如刁龍虎，陳忠，毛子佩等一班小將都已各帶兵器，趕進中軍營而來，這時那二位在下棋的參謀，也已得信，各人抛了棋子，起身出外，這時中軍營外，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樣，雲卿心中思想有這許多將軍英豪在此，縱

然刺客，頗有神通的本領，諒也以難逃脫，曉得其中必有奸人指使，因恐一轉瞬間，刺客便死於刀槍之下，便不能明白其情，也就沒有對證了，因此急上前喝道：「衆位將軍聽了，此賊定有唆使，不可傷命，只須活捉便了，這一聲喝，却救了賊人性命，小將唐吉安，一劍已至賊人咽喉之下，至此又收縮了回來，搶步進前飛起一腿踢中賊人的下部，直跌出丈餘開外去，早被小兵用撓鈎拿住了，可是賊人此時已遍身鱗傷，小校將他用繩索細綁了，家將齊皆上前觀看，皆失聲奇怪道：「啊吓這不是參將熊飛虎麽？因何反來行刺元帥。」小將唐吉安道：「衆位將軍，此賊定有奸人指使，且先進帳，禀知元帥要緊，將他審問明白，再行發落。」衆將道：「小將軍之言有理，遂一齊進帳先請查究疏失之罪，然後禀知拿獲的刺客，乃是參將熊飛虎，元帥也詑異道：「嗷有這等的事情麽，這個不是列位將軍疏防之故，乃是本帥自誤之非。」衆將齊聲道：「謝元帥寬恕之恩。」元帥又吩咐點鼓陞帳，嚴訊此賊，衆將答應一聲得令，家將在旁早已張燈來，元帥重整衣冠陞帳，衆將各執兵器，站立兩旁，只聽一聲喝道：「帶熊飛虎上來。」早見小校將熊飛虎帶到案下，將校命他跪下，熊飛虎本來自持强能，那裏肯跪，但因此時遍身是傷，又見元帥軍令嚴肅，兩旁衆將個個雄威，故不敢不跪，所以只得跪了下來，元帥喝道：「熊飛虎抬起頭來。」熊飛虎要想不抬頭，又畏懼用刑，只得將頭抬起，元帥圓睜虎目，將熊飛虎看了一下，果是熊飛虎，一些不錯，因此大怒喝道：「熊飛虎，你位列西班，應知法度，況又奉旨助平河套，因中途相遇，本帥令你合兵奏凱，實未曾薄待于你，而平生又無仇恨，因何頓起狠心，黑夜竟來行刺，目無王章，喪心已極，其中諒必有人指使，快快從實招來，免受慘酷之罰，熊飛虎圓睜二目，大聲喝道：「唐雲駿，你這番話，全是用來欺負孩童用的，想我熊飛虎乃是堂堂的丈夫，豈受你欺騙，學那貪生畏死之徒，只因你行多傲慢，所以今夜特來取你的頭顱，今既然被執，要殺便殺，不必多言。」雲駿道：「你這個賊徒，好不知輕重，本帥因本好生之德，仁慈之心，因知此情非出於你，必定有人唆使，想超脫於你所以將你審問明白

，供出罪魁，就沒有你的事了，你可從實招來，以免一死，本帥看你儀表非俗，亦是堂堂丈夫故有憐惜之心，不忍加害，你還要三思而行，不可如燈蛾撲火自取滅亡，殊爲可惜。」熊飛虎冷笑一聲道：「哈哈唐雲駿，原來你是要我熊某招供麼，如此就待我說來，老實對你講吧，實因你這次大功而回，我熊某反徒勞跋涉，所以心中懷恨，就想將你刺了，我熊某可以冒了大功，封侯受爵，別無他念。」雲駿至此反而一點沒有怒色，很和緩的道：「熊飛虎本帥看你乃是鐵錚錚的一條好漢，決非爲此小怨而構成大惡之人，其中一定尙有別故，本帥想你旣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應當光明磊落，爲國爲民，立下一番大事業才是，因何一時不明，竟甘受奸人之累，豈不可惜，本帥因未悉其情，不忍加害俊才，所以反覆勸導，看你還是招來的好。」熊飛虎只當不聽見，喝道：「唐雲駿你好不明白，我熊某已將刺你的緣故實供了，還有什麼多講，要斬便斬要殺便殺不必再說了。」唐雲駿見他終不招認，不覺怒道：「你這賊徒好不知好歹，本帥愛惜於你，一點不知，難道本帥不能殺你。」遂吩咐一聲左右，替我將這廝洗剝了，衆將一聲答應，立刻動手，將賊人剝了一個赤身，雲駿又吩咐道：「將此賊拔蔴辮。」兩旁衆將答應，立刻去取了油鍋來，底下用乾柴烈火，將油鍋燒得滾熱，將蔴放在旁邊，元帥問道：「熊飛虎你招麼？」熊飛虎冷笑道：「要我招認，除非是海枯石爛。」雲駿遂吩咐將他拷起來，小校就將蔴放到煎滾的油內，拿來洒在他背上，這個刑罰，最是利害，憑你一等的好漢，見了他也遍體要酥，那蔴和滾油洒到背上，彷彿如生了根一樣，經不起拿來一拖，那個皮就跟着揭起，眞是痛不能忍，熊飛虎經此一揭之後，已痛不欲生，才曉得利害，唐雲駿又在上問道：「熊飛虎你招是不招，若是再不招，怕你渾身皮肉，難免俱殘，況且還有三樁更利害的刑具在後，憑你銅筋鐵骨，也難忍受，你幹這瞞人之事，就算得英雄好漢麼？更兼髮膚是父母的遺體，何忍任意毀傷，這樣一來眞也一點俠氣全無，所以看你還是招的好，決不使你遍體膚骨俱已殘廢，指使你的人終亦難逃法網，更何必爲奸人的事情，受如此痛苦，你應當知道不忠不孝之罪難逃。」熊飛虎

聽到雲駿這一番言語，到也有理，同時所受的刑罰實在難忍，因此說道：「唐雲駿不必用刑，我熊飛虎願招了。」雲駿道：「如此且照實供來熊飛虎道：「唐雲駿你聽，我這次前來刺你並非與你不共戴天，只因你唐家，與那安樂王張德龍，因借倭袍不遂結下大仇，又因你弟雲卿毒打伊子所以才設下惡計，叫我雙山假扨眞龍，陷害你唐家，今又怕你平西有功，因此保舉我來助戰。命我在暗地將你傷害，不料我來此，你已平番凱旋，我因心感他恩，不忍負其囑託想將你刺死，不料又不能遂願 反而被你所擒，此時雖欲懊悔，已來不及了。」雲駿道：「呀原來雙山扨駕，果是張彪的毒計，你這廝助紂爲虐，罪不容誅，現在旣已招認，再好沒有了。」遂吩咐一聲道：「左右將這賊打入囚車，解赴北都質訊，須要小心看守，倘有差遲，干咎非小。」兩旁將校一齊答應，遂如狼似虎的上前，將熊飛虎拖下，打入囚車去了，雲駿拂袖長嘆，雲卿在旁道：「哥哥因甚浩嘆？」雲駿道：「賢弟，我想張彪那賊，挾些小嫌，就會釀下滔天大禍，數載以來，眞是令人意難逆料，直至今日，恍如黃粱夢醒，方才聽熊飛虎供出雙山扨駕之事，想見那奸賊肺腑，勝似砒毒，今日正是他惡貫滿盈之時了，這個天理循環，報應不爽。」雲卿道：「哥哥 如今面聖只消將熊飛虎，朱文貴二賊，並僞詔呈聖，讓御駕親訊，我唐家不共戴天之仇，不就可以伸雪了麼？」雲駿道：「賢弟之言甚是。」說罷退帳，衆將退去，片刻已近五鼓，雲卿秀芳二人，也退回營房睡去，次日即拔寨起行，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頂罪疏午門面君　臨軒座金殿御勘

引曰　昊麻仰沐重三慶　今日裏　臨金闕　喜上眉黛　且喜得那邊地烽烟淨　但願得四海永泰平
須索的勤修國政　擾干戈　諒無因天警急省

話說唐雲駿自那日在寧夏地方拔營起行，不幾天就到了京中，次日上朝，陳情覆命　那正德天子心中大喜

，將貢物檢收寶藏，立頒恩詔，命侍郎謝霆，馳赴河套，准趙吉祥納款稱臣，賜還原土，又因衆功臣鞍馬多勞，所以加惠命養息三天，始行朝見，不料次日，忽有黃門官代奏，說駙馬唐雲駿，率領伊弟雲卿，並妹唐賽金，還有那雲豹之子吉安，及女銀瓶，頂着寃疏待罪午門，未卜却為何來，想那唐氏獲罪，尚是昔年，已寬恩恕詔，此刻已功成拜職，因何反又待罪起來，想那從前，風波原也起在邊庭，因那唐雲豹欺君反叛，已懼罪早歸泉壤，只是他的父兄原是忠賢，歷朝輔國，功勞甚大，抄斬全家，却是朕意稍偏，從今以後，再當追贈忠良，以為安慰彼等含寃九泉，只不知唐雲駿這時有何委曲，到難分剖，不知他寃疏之中，有甚言語，正在這時，忽聽金鐘聲响，想已早朝時候了，遂命內侍，擺駕臨軒，兩邊答應一聲領旨，但見御爐噴烟，龍鳳旗分開左右，日月扇排立兩邊，聖駕坐軒，丹墀下文武各大臣，齊皆俯伏，三呼吾皇萬歲萬萬歲，聖上降諭，命各大臣分班序列，衆臣謝恩，正德又吩咐黃門官，宣召駙馬唐雲駿上殿，黃門官領旨而下，片刻唐雲駿上殿，俯伏丹墀下奏道：「罪臣唐雲駿見駕，願吾皇萬歲萬萬歲。」正德道：「愛卿平身。」雲駿道：「謝吾皇萬萬歲。」正德道：「卿家平虜功高，何云待罪。」雲駿道：「剿平河套，非臣之功，聖天子洪福，臣亡兄之遺計，將士之同心，臣弟兄姪等自羅法網，罪該萬死，短章冒瀆，伏乞聖裁。」正德道：「既有奏章，就此呈覽。」雲駿遂呈上奏章道：「臣唐雲駿，誠惶誠恐，稽首敬達天顏，乞祈鑒察其情，以赦前愆，昔年臣氏，曾遭刑戮，皆為亡兄雲豹，有雙山刼駕，謀叛之情，禍及全家，情實慘憐，欽命朱文貴賚詔至邊，仰蒙聖恩，無非扭解亡兄唐雲豹，來京訊究，以覲天顏，乃朱文貴慘使毒計，反道亡兄懼罪戕生，數年來聖聰被奸臣蒙蔽，臣家慘寃，迷沉不白，難以達天。」正德道：「卿兄懼罪自斃，容或有之，既往不究，俱皆赦免與朱文貴何涉。」雲駿道：「啊喲，萬歲，臣亡兄並不是懼罪自戕，只為朱文貴僞頒國典。」正德道：「是何國典。」雲駿道：「三樣國典一鴆酒滿瓶，二素綾三尺，三龍泉寶劍一柄，其餘並無扭解至京之詔，立逼亡兄，刻不容緩，因此亡兄執劍自刎，這是

赤膽忠心，為的君叫臣死，不敢不死，不死者即為不忠，此乃雖損身，不敢違聖命。」正德道：「據卿所奏，乃朱文貴誤國害忠，情堪髮指，遂命錦衣校尉，將朱文貴除去衣冠，待朕鞠訊，底下答應一聲領旨，立刻就將朱文貴的衣冠除去。」雲駿道：「願求陛下，暫息雷霆，臣還有奏。」正德道：「愛卿慢々奏來。」雲駿道：「臣前從仰感恩免，遵旨往征三邊，奈戎夷倚靠深山險坳，路徑崎嶇，盤旋曲折　憑據險要，不易進攻，幸陳忠拼身探險，遇番婆在葫蘆谷大戰，被番婆引誘至奇岩之前，受困不得脫身，萬死一生，逢罪臣雲豹之女銀瓶，搭救出險，因與臣嫂即雲豹之妻相遇，伊等母子姊弟，因懼罪在外，遂與陳忠商量共破番營計策，並將臣亡兄雲豹遺留之地圖一份，遣姪與陳忠攜圖委臣，因此臣得洞悉葫蘆谷崎嶇之徑，得以大破戎奴，臣不敢延遲即班師而回，不料在路途之中，又遇刺客，深夜暗中進營行刺。」正德道：「愛卿那刺客是誰。」雲駿道：「五軍參將熊飛虎。」正德道：「飛虎乃張彪保舉，不思赤心保國，答敢行刺椒房，真是罪不容誅，不知平素與卿有何嫌隙麼？」雲駿道：「熊飛虎即是雙山賊，與臣風馬無關，並無嫌隙。」正德道：「啊行刼寡人，謀刺主帥，此賊惡極，魁首張德龍，不察保舉，咎將何辭。」雲駿道：「啓陛下，熊飛虎刼聖行刺，皆非本意，有人教唆。」正德道：「叛逆大罪誰敢教唆。」雲駿道：「臣不敢啓奏。」正德道：「愛卿你且據實奏來。」雲駿即先呈上地圖一份，奏道：「這是臣亡兄唐雲豹所遺之邊地輿圖，乞聖上賜與邊將，可保萬萬年昇平景勝。」又奏道：「這是十八年前賜故臣亡兄唐雲豹之詔，均乞聖上覽察。」正德命內侍一齊取上，看了一遍，心中大怒說道：「可惱吓可惱，寡人十八年前何有此詔，不知此詔因何而有。」雲駿又將熊飛虎的招供呈上，奏道：「這是刺賊熊飛虎的招供，亦乞聖上細察。」正德又命內侍取上，細看了一遍，不覺龍顏大怒喝道：「可憐吓可惱，這個奸賊，竟敢無故誤國，慘害忠良，如今熊飛虎亦在午門麼？」雲駿道：「正在午門候旨。」正德道：「校尉，速將朱文貴，熊飛虎二賊，綁上殿來。」那校尉奉旨而下，片刻將二賊綁到殿上，正德一見了二人，即心

中大怒，拍着龍案駡道：「朱文貴你這奸賊，昔年賫詔到邊，誰叫你私行國典，慘害忠良，還敢揑情謊奏，你這賊罪如山海，碎剮魚鱗，還不能消罪，行此奸謀是你主意，還是有人唆使，可速從實供來，朱文貴不肯招認，在下抵賴道：「啓萬歲唐雲豹自戕，並非謊奏，那私頒國典一事，是沒有其事的，這是唐雲駿挾嫌揑造，還請萬歲鑒察虛情，況那唐雲豹已死無對證。」正德道：「嗷原來你不曾私頒國典，人死即無對證了，這到說得好。」遂將僞詔，命內監付與朱文貴觀看，朱文貴看了僞詔，不覺懊恨當年，怎的將此詔留下，以致今日有了對證，一時遂無言回答，正德道：「朱文貴如今你還有甚麼說。」朱文貴只得仍抵賴道：「此詔微臣不知何來。」正德大怒道：「你還敢抵賴麼！」遂吩咐校尉拿銅夾伺候，校尉答應一聲道：「遵旨。」立刻就將銅夾棍拿來，朱文貴看了銅夾棍拿來不由心中戰競起來，料想不招供是不行的了，只得說道：「請萬歲息怒，罪臣情願把前情招供了。」正德道：「如此快快的供來。」朱文貴道：「只因早年萬歲差罪臣賫詔至邊，有安樂王張德龍向臣囑託，臣因一時愚矇，所以做下此事，自知罪大如山，但還請萬歲原情寬宥，寬赦微臣一時無知之罪。」正德道：「好一個奸臣，你罪重如山，還望求生麼？只怕天理亦難容於你。」且說這時却嚇壞了丹墀下一個奸臣，要知這奸臣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敗奸謀聖心振怒　乞女寵佞臣求恩

引曰　感仰皇恩似注洋　蒼穹覆載沐恩光　滿懷抑鬱今除去　死樂生安謝聖王

話說正德見朱文貴不肯招供，就要用刑，命校尉拿過銅夾棍，文貴怕受極刑祗好招供，因此奸情暴露，驚壞了一人，你道是誰，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奸賊張德龍，這個時候，他恨不能插了翅膀，飛出午門外逃生而去，奈因在天子丹墀之下沒有法子可以脫身，正因無法可想，只得夾在衆大臣班內，獨自抖戰不巳，這也按且

着愰表。再說正德天子鞫訊過朱文貴，又問熊飛虎道：「熊賊寡人命你至邊地助戰，唐元帥既已奏凱而回，你就該隨同班師，因何竟敢行刺元帥，這個究竟是出於你本意，亦是有人唆使。」熊飛虎道：「萬歲，罪臣已在唐元帥案下，供認明確，只求保全微命，永感君恩。」正德道：「好一個奸賊，助惡欺君，罪該萬死，尚敢行刺功臣，還望保全生命麼？」熊飛虎在下默不敢言，正德遂鞫訊張彪，奸賊在墀下俯伏，心慌抖戰不已的答應，正德道：「朕待你有何差處，不思報恩，如此欺君，造惡萬端，是何道理，唐家與你，有甚仇怨，你要如此陷害，今朱熊二人皆已招供，你尚有何說？」奸賊至此，知難隱蔽，只得將借倭袍起由，又因其子被雲卿彈打標燈之事，細細說了一遍，正德道：「好一個奸賊，這一點些小的微嫌，你胆敢造成如此大惡，朕前因一時不明，誤聽你的讒言，寃屈忠臣唐氏父子，你這奸賊萬死何辭，今還有何顏，在朕的殿下，朕的大事，幾乎為你所誤，即如此次河套叛反，若有唐雲豹在邊威鎮西戎，何致就起烽煙，今幸雲駿出師平服，你又密遣爪牙，行刺元勳，照你如此行為，朕的帝室幾將為你送掉，忠臣含寃九泉，奸賊逍遙法外，今幸天網恢恢，國法就在你的面前，豈能容你逃脫。」那奸賊張彪在堦下磕頭如搗蒜的道：「萬歲，臣罪該萬死，但求陛下念臣女承寵，臣朽木殘年，破格超生蟻命，仰沾聖恩浩蕩，勝如堯舜，臣銘感不已。」正德道：「奸臣，你既知女列西宮，何以背恩誤國，罪重如山，何能輕恕。」正德遂降旨道：「張彪私挾微嫌，計謀兇惡，擅行僞詔，濫取權貴，逼死忠良，朱文貴附勢專權，朋黨為奸，誣陷忠良，熊飛虎羽黨奸邪，驚駕肇禍，更兼膽敢行刺元戎，那張保謊言唆父，致啓奸由，罪魁禍首，莫此為甚，均屬罪不容誅，即着五軍都督陳光祖，押赴唐相墓前立斬，又將各犯滿門抄斬，陳光祖領旨而下，正德又降旨命錦衣校尉鄭有恒，將張彪衙署先行抄斬，校尉也領旨而下，正德又降旨命內監去西宮令張妃速即自裁，毋許稍延，因張妃私袒父兄，不堪位列嬪妃，內監也領旨而去，正德又向雲駿道：「愛卿，今將三奸，一併押赴汝父墓道正法，汝可即率同弟姪等，往墓前瀝血祭靈，以慰忠魂。」雲駿

道：「臣領旨，謝吾皇萬歲萬萬歲。」遂起身退下，正德又傳毛子佩道：「毛卿，現在忠佞已明，卿可代朕主祭。」子佩俯伏叩頭道：「臣領旨，謝吾皇萬歲萬萬歲。」叩罷起身退下，與雲駿同出午門，衆英豪專等候消息，雲駿將情由說與各人聽了，皆歡喜不已，一同前往墓道，唐氏大仇已雪，惟有雲卿心中最是歡喜，這且不提。再說正德見二人去後，重又降旨，命光祿寺安排御宴，以慶功臣，俟駙馬等誅惡祭先以後，即命西臺御史毛龍，及五軍都督陳光祖，相陪衆功臣宴飲，光祿寺太夫，也領旨而下，正德降旨已畢，正欲退朝，忽有兩大臣出班俯伏丹墀下，一個是兵部尚書，一個是吏部尚書，二人道：「臣等有事啓奏陛下。」正德道：「卿等奏來。」二人道：「所有平寇功臣等，理合加封爵祿，硃批臣部，現已將情妥擬敬呈聖裁，是否有當，敬乞萬歲聖鑒。」正德道：「命內侍取上。」放在龍案上細細看了一遍，遂將硃筆細批，批過以後，又向二人道：「卿等所議，甚合朕心，追封恩典速頒墓道開讀，誥贈功臣之爵，於宴前宣諭。」二人領旨下，正德遂命內侍捲簾退朝，衆大臣退班，一班忠臣，無不個個心中歡喜，推有那些稍有沾着奸臣氣味的，無不暗自擔心，這一班忠臣，無論就是那些稍沾着奸臣氣味的幾個臣子，皆都到唐公墓道，慶吊忠魂，最可恨的那三個奸賊，平時使盡豪強之態，這時垂頭喪氣，綁至墓道，各人都有懊傷之色，皆熱淚紛拋，他們只當雪橋常可吊，不知一朝見日，就消散盡了，忠良之家，仍然旌表千古，這個且不去提他。再說陳光祖押了四名奸賊，到了唐公墓前未久，駙馬與衆功臣皆到，並有吉安小將，以及五夫人，六夫人，七夫人，銀瓶小姐，李飛龍夫人，賽金小姐等，都到了墓道之上，各人先至唐公墓前叩拜哭泣一番，然後便將奸賊行刑，瀝血拜祭，雲駿叩拜已畢，轉身向陳光祖一揖道：「陳年伯大人，此次感沐聖上仁慈，伸雪先人之仇，又勞大人虎駕，姪等深抱不安。」陳光祖答揖道：「駙馬說那裏話來，老夫奉命監誅，此是禮所當然，若非聖命差遣，老夫亦當來此拜奠。」雲駿道：「這却不敢當的。」陳光祖道：「請問駙馬，那四名奸賊，皇命惟有解至墓道典刑，任憑忠良怎樣用刀，現在不知

駙馬將四名奸賊，如何誅斬，理當如命行刑。」駙馬正要開言，早已走過姑姪二位女英雄來，說道：「這奸賊，兇殘太甚，唐氏全家受害，宜將他粉骨颺灰，拋去大海。」陳光祖道：「二位女英豪，這奸臣雖然誤國，陷害忠良，確是罪不容誅，但還望存個好生之德，從輕典刑，讓他們死到黃泉也感激唐家的恩德。」陳光祖說到此處 早又走過小英豪吉安，並七爺雲卿，向光祖道：「陳大人，這班奸賊，雖將他們烹炙尚難以消恨。」陳光祖道：「二位要將他們，處行此罪亦可，但並非老夫衛護奸賊，還望從輕一點才是，這個再請駙馬上裁便了。」雲駿道：「陳大人，在小姪看來，奸臣罪大惡極，最輕也得要將他們處凌剮之罪。」陳光祖道：「如此謹依臺命。」陳光祖說過此話，回轉頭去，就吩咐軍士們，將奸賊張彪等四人，押赴墓前，底下軍士們，一聲答應，一齊上前動手，即將四名奸賊，押至墓前，令各人面對唐公坟墓跪下，早走過唐家滿門男女，見了奸賊張彪，大家怒氣冲霄，各人皆對奸賊憤恨已極，喝道：「奸賊吓奸賊，原來你們也有今日之敗麽？」但見四名奸賊，皆淚如雨下，各人又道：「你們早知今日之敗，因何當日狠心慘毒，荼戮忠良，須知天理昭彰，絲毫不爽。」雲卿又向朱文貴道：「啊朱文貴，我唐家與你無仇無怨，又無絲毫嫌隙，你因什麽助惡行兇，頒行假詔，到今日富貴仍難常久，全家抄斬，還落得遺臭千年，這也是你作惡助奸的結果，你心中懊悔不懊悔呀。」朱文貴只得低頭不言，又大罵熊飛虎道：「你這賊不知是何心腸，諒來是狼心狗肺，你表演了雙山驚駕，竟然用李代桃僵之法，陷害忠良，還敢行刺元帥，眞是罪大惡極，若不將爾千刀萬剮，豈能報唐氏大仇，也無以警戒後世的奸臣賊子。」雲卿罵到此處，又將張保痛罵了一頓，早又走過吉安小將，圓睜虎目，將張彪大罵，問道：「不知你這奸賊的心肝臟腑，是什麽的，待我取出來看看。」說罷早將手中執着的鋼刀，將奸賊張彪的心肝取了出來，雲駿吩咐拿了盆子過來，將心肝放進盆子裏去當祭餚，遂又親手斬了張彪的首級，然後又將熊飛虎的首級取下，接連取了四個奸賊的首級，拿到坟前去祭，各人的心肝都當祭餚，然後才吩咐行刑，將各奸賊屍體

，凌剮碎剮，片刻行刑已畢，陳光祖也到唐公墓前叩拜，正在這時各大臣皆到，都在唐公墓前拜祭，忽聖旨下，雲駿吩咐排開香案接旨，一門六將，皆俯伏案下，那欽差宣讀聖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去奸誅惡，代天行化，贍生封歿，宜揚德政日新，茲故相唐上傑父子，爲國捐軀，早殘忠孝，朕甚憫焉，今特追贈上傑爲上柱國，進爵封王，謚曰忠義，妻楊氏，追謚孝恭王妃，唐雲龍等弟兄，恤贈尙書忠愍侯，妻李氏，妯娌皆贈一品夫人，楊烈忠，追贈承贈侯爵，並給帑建立忠孝節義之祠，以示優獎，欽哉。」雲駿等六人聽宣詔畢，叩頭謝恩，楊秀芳也隨衆謝恩，將聖旨供在案上，雲駿向欽差道：「天使大人，有勞使駕了。」欽差道：駙馬公，不敢。」雲駿道：「荒地不堪接待，有慢天差，臺駕請回覆命。」欽差道：「駙馬與列位大人，說那裏話來，我董文政只因昔年曾受尊公之恩，久有酬報之意，只因力薄無能，今日喜忠冤得洩，理當也在尊公墓前，一拜高義才是。」雲駿道：「不敢當。」董文政道：「理當如此。」雲駿道：「如此多謝大人了。」董文政上前拜祭已畢，方要起行，忽報又有聖旨下，原來是毛公代駕主祭，雲駿又率衆接旨，宣讀聖旨已畢，又迎接欽差，毛公主祭完畢，遂在墓道之前，大擺筵宴，正在飲宴，忽報又有聖旨到，原來聖上設宴麒麟閣，大宴功臣，，雲駿率衆接旨後，各大臣飲罷酒筵，相將散歸，雲駿與一班功臣，遂換了朝服，到麒麟閣赴宴，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唐公墓奸賊典刑　麒麟閣功臣慶宴

引曰　御設功臣宴　皇恩浩蕩深　旌獎忠義士　帝德更維新

話說雲駿等一班衆英豪，在唐公墓前叩祭以畢，又飲了酒宴，衆大臣各回府署，雲駿等拜送已畢，遂又去更易朝服，皆到麒麟閣領宴，再說那御史毛龍，與五軍都督陳光祖，二人乃是奉旨主席，故已早到麒麟閣恭候，

原來這個宴席，是非同小可的，乃是御宴，況又在麒麟閣上，因此更非等閑，瓊宴排開光耀奪目，金屏並設彩光映空，旁有閬苑女樂，席上的用具，無不珍寶，玉箸晶匙，犀觥金爵，席上的餚饌，龍腦鳳心，乃爲海錯，熊掌駝峰，乃爲山珍，華宴如此，眞不負慶賀蓋世之功臣，過不多時，衆功臣早已到來，陳光祖，毛龍二人，早已出迎，二人道：「下官等，奉旨陪宴，恭迎大元戎，並衆大功臣。」衆人遂相與一一爲禮，雲駿道：「不敢不敢，想本爵有何德何能，敢勞二位如此，此乃蒙聖上恩榮，並二公光寵。」二人道：「大元戎功高天下，才冠群儕，我等自當陪侍。」雲駿道：「不敢不敢。」各人客氣了一番，遂分了首次入席，正在入席未久，忽然又有聖旨下來，遂排開香案接旨，衆功臣分左右跪聽，那欽差即在案前宣旨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錫爵酬功，係國家之大典，安邊贊政，乃臣下之忠勤，玆爾駙馬鎭國侯唐雲駿，謫戍遼陽，未忘國政，勦背叛之西戎，實擎天之柱石，晉封王爵，賜祿萬鍾，乃宮主應隨夫誥，誥封鎭國王妃，唐雲卿參贊軍機，厥功茂著，除授詹事府正詹，兼理兵部左堂事務，原配王氏，誥贈二品夫人，側室李氏，誥贈宜人，子興祖，蔭襲初職，一待成丁，例應再封贈實爵，毛龍有女未婚配，與興祖同庚，咏調琴瑟之和，唐吉安獻圖陳策戮力平套，襲封三邊總制，爵贈一等加勇男，今擢吏科給事童文正，有女未婚，吉安理應婚娶，二姓結爲陳朱之好，吉母程氏，誥贈隴西太君，楊秀芳藎忠直諫，甚屬可嘉，竭忠參贊，不愧忠良，誥封兵部右堂之任，軍機處議政大臣，妻唐氏，平西著績，滅虜功高，贈一品郡君，食祿千鍾，給帑起建叔英御妹府，那刁龍虎先鋒破賊，厥功甚巨，爵贈武毅伯，除授浙江全省提督軍門，追贈故父刁南樓，爲朝議大夫，母王氏守節撫孤，養子有方，誥贈一品夫人，給帑建坊，旌表貞節，闡揚風化，妻隨夫夫，毛子佩文武兼全，志厥平虜，爵贈一等騎尉，職授戶部尚書，兼理紫京城兵馬司事務，妻薛氏誥贈一品夫人，毛龍教子有方，實心勤政，封贈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妻封二品夫人，陳忠少年英傑，奮身探道，著史館記功清冊，已故唐雲豹之女銀瓶救引天緣有定，合成秦

晉著毛龍爲媒，永成偕老；陳忠爵贈一等輕車都尉，除授寧武關總兵，唐氏誥贈一品英德夫人，陳光祖蔭於教子，厥職恩陞二級世襲一等鑾儀衛，岑飛暮年立功，雄邁蓋世，世襲一等虎賁軍尉，隨征進士趙剛等，俱授都司指揮之職，有缺即補，孟天飛等，俱授守備之職，該部遇缺即選，那陣亡將士除張擒虎不計外，仇榮，趙頭陀魏兆熊等，俱立忠義祠，旌獎勅祭，隨征兵士，賞給月俸一載，該營造冊詳報，唐雲駿，楊秀芳等，賜假一載，扶櫬還鄉，奉旨入城，即着毛龍率子就近代朕御賜祭葬，以示旌忠之致意，刁龍虎陳忠即行完婚，婚後再赴任授職，唐家義僕桂童，賞給七品職銜，妻隨夫誥冠披榮身，各修乃職，毋負朕心，欽哉，雲駿率衆功臣謝恩，各人皆歡喜不已，雲駿勞謝那欽差太監道：「公公有勞臺駕了。」太監道：「駙馬這是那裏話來。」雲駿道：「公公何妨在此同飲一盃。」太監道：「多謝駙馬爺，我因覆旨要緊，不暇在此奉陪各位，就此告辭了。」衆皆起身致送，那太監去後，各人復又坐下歡飲，却又來了兩位功臣，一個是董文正，一個是鄭有恒，他二人只因覆旨遲了，所以誤了陪侍功臣之宴，因此這時又急急的趕來，衆功臣一起迎接，童鄭二人道：「列位大人，下官等來遲，幸祈涵諒。」雲駿道：「豈敢豈敢。」又道：「請問鄭年伯，因甚來遲。」鄭有恒道：「大元戎聽稟，只因監斬奸佞人口，一共有一百餘名，又檢明物件，皆須登冊，又去覆旨，所以就延來遲，致得罪了元帥及各大老爺。」雲駿及衆人道：「不敢不敢，難得鄭年伯勤勞政務，吾等增榮，張賊全家抄斬，從此宇宙更新，眞乃天下之幸甚也。」遂大家再入御宴，共飲瓊漿，皆大歡樂，各人自然還有一番談話，直至席散之後，才各自回去，至次日早朝各人又入朝面聖謝恩，散朝之後，又各回府署，這且不提。再說唐家兄弟叔姪，與楊秀芳等四人，回至王府，同更鶴氅綸巾，共至書院消遣，雲卿向雲駿道：「哥哥弟意欲差桂童與幾個家丁，先返支江，安排府第坟墓塚場等事，未知哥哥意下如何。」雲駿道：「賢弟此言，正合愚兄之意，如此就差遣他先返便了。」雲卿道：「曉得。」遂即轉身出了書院，吩咐桂童，那桂童聽得七爺呼他，立刻來到雲卿面前

，問道：「七爺有何吩咐。」雲卿道：「桂童，吾與六爺及列位老爺，即日就要回鄉，此次是奉旨迎喪扶櫬而回，自有一番榮耀，聖上頒行御葬，必定尙有欽差，但家庭久無人居，威儀諒敗，也許會青草滿庭，塋墓荒蕪，如此殊失大方，所以宜及早修葺，方見我王侯門第景象非凡，今付你白金三千，着你先返，速將家中房舍，重新整理，務要比從前格外軒敞，方不失大家氣派，又將塋墓整修，也要比從前巍峩華麗，方慰先靈，也好使後人有所景仰。」桂童一一答應，雲卿又道：「桂童，還有一事，也要你當心。」桂童道：「不知何事，七爺儘管吩咐就是。」雲卿道：「還有楊姑爺的府第，也要你一起去整理。」桂童道：「是了，不知幾時起行。」雲卿道：「桂童，你今日就要起行。」桂童道：「七爺吩咐，小的遵命，如此就今日起行便了。」雲卿道：「我恐你一人照應不來，特叫唐福和你同返，幫你照料一切。」桂童道：「這樣更好。」雲卿吩咐完畢，仍返書院，桂童即去約了唐福唐安二人，並去關照了他的妻子瓶兒，叫他整理行囊，以便即日同了妻子起行，就此回到故鄉，他此次回去，非比尋常，乃是主人榮歸的前站，衣錦回鄉，自然心中好生得意，就是自己也是一個七品前程，你想到了家鄉地方誰不奉迎，莫說那親戚故舊，就是當地的大官僚，大紳士當然也要來奉承奉承，這個歡喜，還是一些些小的歡喜，義僕的心腸，最得意的乃是主人榮回，得以封侯贈爵重整門庭，使得家鄉地方的一班人們得知唐家，不愧是個忠良之家，這是心中最歡喜的一件事，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雲卿回進書房之後，坐了下來，沒有一會時候，正在與雲駿秀芳二人談心着，忽見那稟事的堂官，走進書房來，到了雲駿面前，跪下稟道：「啓王爺並三位老爺，有都御史大人來拜見。」雲駿道：「原來毛大人來拜，我們同出迎接。」三人答應，遂吩咐堂官快去說我等出迎，那堂官答應一聲道是，起身出去，雲駿與雲卿秀芳吉安等各整衣冠，同至外面迎接，各人見面行了禮後，雲駿道：「親翁。」毛龍道：「不敢千歲。」雲卿秀芳，各皆與毛龍呼親翁，吉安祇得改口稱爲姻丈，各人稱呼已畢，遂同進書院，分主賓坐下談心，因是自親，所以不妨請進書室

家人獻茶已畢，雲駿道：「姻弟尚未登堂晉謁，先承親翁光顧，殊爲歉仄。」毛龍道：「豈敢，弟今日之來，一來拜賀四位，爵位重慶，如日之升。」雲駿道：「足感親翁盛意。」毛龍又道：「二來奉命與令姪作伐。」雲駿道：「有費親翁清神，愚弟何以克當。」毛龍道：「親翁太謙了，叨在親情 理當效力，但是今日五軍都督陳爺特到敝寓來，託將委曲，達於臺堦。」雲駿道：「豈敢豈敢，不知有何見教。」毛龍道：「陳爺來說他令郎因封疆任重，故限期到任，想乘貴眷皆在京中，預備與姪小姐早結婚姻，特託小弟斗膽來說，因恐親翁貴眷返鄉之後，那時路程迢迢，還往很是不便，故已將吉日安排定了，擇於本月十五日，乃黃道吉日，備禮恭迎郡主，以成百年之好，親翁意下如何。」雲駿道：「啊，親翁之命，謹當遵從，就是這樣便了，即請轉致陳公。」又道：「親翁有煩大駕。」毛龍道：「豈敢。」又道：「親翁今吏科給事童文正，有女年方二八，因被通政劉仁傑之子，國子監祭酒保奏，雲南採辦多年，以至未字，欲與令姪吉安結褵，未知尊意允否。」雲駿道：「承童先生見重，深爲萬幸，況事有湊巧，可亦於十五日見賜一帖。」毛龍道：「奉鈞諭。」又道：「還要請問親翁榮歸吉日，未卜可曾選擇否？」雲駿道：「親翁面前豈敢隱瞞，預備來月朔日辭駕扶柩同回故鄉。」談至此，各說了些別樣的客套話，毛龍遂起身告辭，雲卿道：「親翁且慢，弟與親翁盟誼久疎，時刻在念，今日正可杯酒談心。聊飲數盃，方不負老友新親之情。」毛龍道：「親翁本當如命，只因尚有冗務，改日再來恭候罷。」雲卿道：「親翁如此謹遵臺命，請回尊府罷。」四人遂起身相送，送別以後，又回至書室，忽又有稟事堂官進來傳事，啓王爺並三位老爺知道，有錦衣尉鄭爺求見。」雲駿道：「快去請見，堂官去後，四人出迎，各人見面行了一禮，鄭有恒道：「千歲和三位大人請上，容卑職拜見。」雲駿道：「鄭老先生又來了，老先生輩行父執，我們兄弟俱是姪輩，如今小姪等都是從輩生不敢當如此相呼 這樣太謙了。」鄭有恒道：「這乃朝廷序爵，名分有在。」雲駿道：「那裏話來，還是鄉黨序齒爲是。」鄭有恒道：「如此從命。」遂各皆坐

下，家人獻茶。鄭有恒喝了一盃茶後，便向雲駿道：老朽今日造府欲與令姪女作伐。」雲駿道：「請問何家子弟。」鄭有恒道：「襄陽刁龍虎，今浙江全省提督，特託老朽來訂朱陳，不知臺意如何。」雲駿道：「鄭老先生臺命，豈敢有違，況且他父在日，亦是至交，此事亦甚巧妙。」鄭有恒道：「好說，旣承臺允就此告退了。」雲駿道：「鄭老先生，還有一事，因姪女銀瓶，由毛公作伐，君恩作主配與陳忠，訂於十五日行聘，如今此事，亦訂於十五日便了。」鄭有恒道：「這樣果然巧妙，雙喜臨門，百福駢臻，如此老朽斗胆答應了。」說罷遂出，四人起身相送，鄭有恒道：「千歲三位大人，請得留駕，若再相送，便是拒絕老夫，下次不敢造府了。」雲駿道：「旣如此姪等從命。」遂命小將吉安送出，到了外面，各人行禮分別，鄭有恒回府而去，小將返進書室，自此唐刁二家，自有一番忙碌，只有兩位千金小姐含羞無限，到了十五那天，兩家自有一番熱鬧，匆匆幾天行聘過了，兩家又忙回鄉之事，刁龍虎亦上表陳情，身受皇封，慈母喜悅，欽旌節義，襄郡萬民頌德，這些瑣碎之事，不盡細言，且說刁家過了一年半載之後，才至支江迎娶，在下交代到此，刁王氏因撫孤守節，却建貞節之坊，說起那位王徐氏，也是撫孤守節，也有旌表，其子王再興也是一榜的進士，爲何其事，書中不甚提及，原來其子只做得一個知縣，又因此係叙唐氏一段團圓佳話，所以不再繁複，且說那刁龍虎在京返家之後，唐楊四位也燈下修了辭本，也一同扶了唐公靈櫬回支江而去，將相公卿，無不致敬，眞是好不威風，竟有轟動全京公侯，連得聖上也派欽差主祭，眞是勢大如天，君恩深重，非比尋常，那長亭舫船，集如螻蟻，二四艘官船在前引道，天子特命都御史毛龍，代行御葬，但聽鳴金响炮，遂一路浩浩蕩蕩向支江開行，要知後事如何，且俟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錦衣回小將成婚　倭袍宴功臣團聚

第四十八回

引曰　一門三極品　七品小家人　天上神仙府　人間侯伯庭

話說雲駿扶柩回鄉，不說京中那班公侯相將奉承趨候，就是天子也派欽差代天主祭，那是何等威武，只因唐家世代忠良，曾遭慘戮，又因平番立功偉大，所以連得天子也寵愛三分，因此出了京外，沿路上那班官府州縣，接送之勞，自然不須說了，在路上行程非是一日，各地官府接送各事，不必細表，如今再說那桂童也是七品前程，在唐府上，家人當中是個都管，那日奉了七爺之命，帶了妻子，並唐府上幾個家丁，當日起程，不多幾日，就到了支江，當地官府，並唐府上一班親舊，以及地方紳士，無不俱來問候，桂童到也能夠辦事，一一酬應，回家月餘，已將王府門第，重新建造得門庭軒敞，畫棟雕樑，彷彿仙宮月窟，眞是美輪美煥，旣富麗，又威嚴，那營墓上，是蒼松翠柏，萬紫千紅，衣稀瓊島蓬萊，面門上冲天華表，墓道中翁仲朝天，左有細竹，右有時花，花園內六意相開，禽鳥對語，竹院中凍雷十月，嫩筍抽芽，眞個是，映門旌旆春風起，階下金鋪五色華，且說桂童到家之後，很是忙碌，只因那年唐府上太夫人，及四位夫人，盡忠之後，草草收殮那棺木無人料理，這件事情，很難理得，後來把那當地地保傳到，才分別清楚，因那地保朱恩 當日曾受唐府上一番深恩，所以在收殮之時，惟恐日後不易辨別，因此曾暗下做了記號，桂童賞了他一百兩銀子，朱恩那裏肯受，桂童堅要給與，朱恩才千恕萬謝的收下，桂童將那棺木安放在一起，等得太師的靈櫬運回，便可一起安葬，才將這些事情辦理好了，正打算休息幾時。專等王爺七爺回來，再辦理其他事情，誰知不到幾日，有琢州毛都御史的夫人送千金到來，他們是人地生疎的，免不得又要桂童去幫着照應，尋找公館，才將毛府上的事，幫辦停當了，那裏曉得童老爺那裏，也送小姐到來，這個免不得又要幫着去照應，眞是一身要兼數職，一個人忙得不了，將童府上的事忙定了，接着王爺與七爺等已回，又忙了一個時間，這個也算是賢者多勞了，唐府上處處皆張燈結綵，廳堂各處舖陳裝飾，皆綠繞珠環，門外排列氣概，標示卿相之家以揚國戚之第，眞是又威又盛，支江

一地，萬民景仰，唐公靈櫬到支江的這天，不但唐府上格外熱鬧，就是支江全城地方，都是熱鬧異常，即皇家威儀也不過如此，不但唐府上掛燈結綵，那城門上，也結燈掛綵，縣堂門口，也燈綵處處，各官府衙門，也是如此，家家戶戶門前排設香案，文武官員，都出城恭迎，你想威是不威，那唐公墓道之上，空中高張五色綵幔，綵球滿目，墓道上，紅毡滿舖，兩邊白綢紮成欄杆，甬道的兩旁，設了琉璃廠，裏面一切鋪排，皆是宮裝，珍奇寶物，供陳無數，御筆輓書，縉紳對額，目不暇讀，墓前設了香案，紅燭高燒，面前一座金鼎，煙噴繞篆，左邊琉璃內，設的一張紅披交椅，乃是欽差之座，右邊琉璃內，珠簾高捲，皆是紅粧夫人，坟墓外面前龍門架高枱，殉節坊分開左右，各項公差都到伺候，不但本處地方的文武官員，就是遠在各省的官員無不俱皆趕到，只因是欽命之故，所以才有這樣的威儀，眞是君恩已極，庶不負忠臣孝子，一番忠烈之心也好叫後世之人，知道忠臣孝子之結果，這且表過不提，再說唐公墓道上一班大官大紳的賓客，等得御葬拜祭已畢，遂各回去，雲駿等送客已畢，也就開道回府，一時儀仗紛紛，香車寶輦，皆王封內眷等坐的，龍駒駿馬皆是貴戚公親等騎的，一路上行來，好不威風，家家迎拜，戶戶跪送，片刻已至王府大門炮聲樂聲振耳，合府家丁跪道迎拜車馬共入華堂，各下輿馬後，又至家廟祭奠，然後宮主夫人內眷等，環佩輕搖，皆進內院，駙馬等同至書廳，欽差毛公，也回到自己的公館而去，這一日無話，各人相將休息，次日王府上又笙管沸騰，原來乃是小將吉安兄弟二人的喜期，早安排了香輿寶輦，分頭各去坤宅，迎接新人，各省官府，得知王府上有喜事，所以昨日皆未動身，尚就擱行轅各衙署之內，專預備賀喜的，因此這日皆至王府上拜賀，至於合城文武官員，無不皆到，雲駿，雲卿，秀芳三人，倍形煩勞，皆須迎接，這日小將吉安因是新人，所以不便出外自行迎送之事，衆官府衆文武皆各安座廳上，家人分頭献茶，紛紛皆向雲駿道：「千歲與二位大人，下官等拜賀來遲，望勿見責。」雲駿道：「列位公祖，本爵愚兄弟楊舍親等，有何德能，昨日感蒙光顧，今日何敢又勞光降。」衆人道：「豈敢。」一則來

恭賀千歲，同二位大人，二則來奉賀總制大人合巹之喜。」雲駿道：「豈敢。」說到此處，那本城的文武官員皆道：「下官等還有一件事情　要稟明楊大人，並懇求海涵一二。」秀芳道：「不敢，不知列位公祖，有何見諭。」衆人道：「楊大人聽稟，只因楊大人的輿御府第，刻已造成，恐有各處不到的地方，要求大人海涵一二。」秀芳道：「列位太謙了，既蒙種種費神，鄙懷已感情不已，焉敢有嫌鄙道好之事。」衆人道：「豈敢，這是蒙大人大度海涵，感謝不已，但還有一事要請教大人。」秀芳道：「願聞教諭。」衆人道：「因不知大人鶯遷之日，故請賜知，俾下官等，好預備迎候大人。」秀芳道：「這個下官怎敢當。」衆人道：「此乃聖朝之大例，下官等豈敢有違。」秀芳道：「既是如此，就擇於明日辰時進宅罷，各事幸從儉樸，不必奢靡才好。」衆人道：「當遵臺命，如此告辭了。」秀芳道：「既已來此，當飲一盃水酒，用一些薄餚再去，稍伸誠敬。」衆人道：「不敢，本當從命，奈公務羈身，有違臺諭了。」秀芳道：「既是貴事甚冗，就不敢强留了，但少停公事已畢，再來奉請。」那班地方官員，就此一一告辭而去，這且表過不提。再說那各省官員，有的留，有的辭，紛紛進退，片刻已到吉辰良時，早已彩輿臨門，只聽三聲炮响，鼓樂齊鳴，但見御賜鑾儀紛紛而至，紗燈對對，宮娥雙雙，兩名內監，一路進府，新人下輿，正似嫦娥臨凡，宮女侍婢扶擁，緩步而行，正是晝堂開孔雀，紫府降青鸞，天上雙星會，人間結巧緣，早有數對紅燈過來，引向翡翠軒中而去，不多時候，那童府上的小姐也已到來，也進內院，及至良宵吉時，遂請四位新人，兩雙夫婦，同登華堂，參拜天地，永諧鴛侶，共守白頭，先拜穹蒼，後謝聖恩，然後又拜尊親．一一拜畢，才掌燈奏樂，送入洞房，宮娥侍女，前扶後擁，送入洞房之後，那些合巹之歡，無非祇是一些套話，府內各處喜宴上飲讌之事，也不必細表。再說唐府上的喜事，忽忽數天完畢以後，京中又有欽差到支江而來，你道爲何，原來是天子覆賜倭袍，欽命劉金瑞持袍到支江唐府上而來，那日到了支江地方就巡至唐府，只見唐府上，又門庭一新，比了從前，還要威嚴，果然不愧是王府門牆，整

肅顯赫，但見門上懸燈結彩，門旁車馬群集，想見賓朋滿座，於此一想，可知人情勢利，世態炎涼了，曾記早年唐公遭奸臣陷害之時，門可羅雀，可喜今日門庭勝昔，足以欣慰也，且說欽差正在凝思之際，那唐府上的稟事堂官，早已看見，急忙進入書廳稟與雲駿得知，原來這時雲駿正與雲卿秀芳在談心，得知欽差到來，必有聖旨，遂即吩咐開正門設香案接旨，又吩咐家人進內堂傳少老爺出來接旨，雲駿，雲卿，秀芳各自穿了朝服，吉安也在內堂穿了朝服出來，遂一同至外接旨，先向天使行禮，然後在案前跪下，劉金瑞捧着聖旨宣讀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唐雲駿，兄弟叔姪，花萼相輝，先後忠良奕世，為國恭誠，素矢忠君之義，懷抱安邦之志，茲有先王，所賜爾祖之倭袍一襲，昔誤讒歸庫，今幸奸邪伏誅，奚堪有負王考之深心，久羈元宰所得之珍，為特命將倭袍，仍賜唐氏，以作鎮家之寶，惟爾子孫，世世保之，外賜御書無佞府匾額一道，以示朕躬，優恤忠良之意，欽哉謝恩，天使宣讀已畢，雲駿，雲卿，秀芳，吉安四人，叩頭謝恩道：「謝吾皇萬歲萬萬歲。」遂起身，將聖旨供於香案，復與天使重又為禮，雲駿等道：「天使大人請上，受下官等一拜。」劉金瑞道：「不敢當，小弟也有一拜。」遂各人拜了一拜，這才請人客廳，分主賓坐下，獻茶已畢，各人寒暄幾句，劉金瑞即將倭袍交與雲駿，兄弟二人，心中喜不自勝，雲駿捧着倭袍歡喜道：「啊吓你這倭袍，我與你分別多載，誰料今日仍然轉還，真是萬丈波濤皆為你，今日相逢如夢間。」又道：「這是蒼穹庇佑，君恩浩蕩，堪道丹心，不愧天日。」遂吩咐家人，將倭袍拿到外廳上供奉，以待設團圓宴，同慶倭袍，早走過一個家人來，將倭袍拿去外廳供奉了，雲駿又展開御筆匾額觀看，真是聖恩汪洋，乃是無佞府三字，旁有御書字樣，又吩咐家人，將此匾額，拿去掛在中堂之上，家人奉命，拿去掛了，那欽差忽然起身告辭，說道：「千歲，下官本當在此奉侍數日奈君命在身，不敢久延，就此告別了。」雲駿道：「劉先生說那裏話來，千里迢迢來此，豈有馬不停蹄，就旋轉之理。」劉金瑞道：「只因限日回京，恐覆命遲緩，所以即欲回轉了。」雲駿道：「既是如此，不敢强留了。

」四人遂恭送出外，各人奉揖拜別，那欽差又向京中而去，雲駿等四人，正回身進內，門上又報進道：「啓千歲，有毛大人，童大人到。」雲駿道：「啊毛童二親翁到來，我等同出迎接。」吩咐門人開正門迎接，那門人答應一聲道：「是。」即去開正門，雲駿等四人，接着到了外面，彼此見面，各人奉揖，雲駿，雲卿二人齊聲道：「二位親翁駕到，有失遠迎。」二人道：「二位親翁，勞駕相迎，實不敢當。」秀芳吉安也各與見了禮，遂一同進內，來到書廳，分賓主坐下，家人献茶，各談了些閑話，然後毛龍道：「親翁，小弟今日特來辭行，因有皇命在身，不能遲緩，明日即須進京覆旨。」雲駿道：「既然如此，不敢再留，今日聊設菲宴，與親家送行。」毛龍道：「不敢，連日多擾，怎敢又勞費神。」雲駿道：「禮當如此，何必客套。」毛龍道：「如此多謝了。」二人談過以後，雲駿又與童文正談了幾句，毛龍道：「童親家，幾時進京。」童文正道：「不敢毛大人下官本擬今日動身，因明日乃是楊大人喬遷之喜，所以多留一天，等明日奉賀了楊大人喬遷之後，即預備起行了。」毛龍道：「如此明日與下官同道如何。」童文正道：「如蒙大人帶挈風帆，這就好極了。」毛龍道：「豈敢豈敢。」各人正在言談，稟事堂官進來稟道：「啓千歲爺，有毛太君到了。」雲駿遂吩咐家人，速去後堂請宮主與夫人出迎，那稟事堂官出外，家人早已報進後堂，立刻傳進內院，宮主，夫人，以及御妹少夫人等一齊出迎，片刻已將毛太君接進內院，各人見了大禮，献了茶點，客套言談一切瑣繁文字都不必細提。且說毛太君，進了內院，與各位夫人言談了一會兒，宮主即吩咐侍女出外請毛大人進內，叫興祖夫婦，拜見岳父岳母，太君細看東床，果然是年少貌美，英才豪俊，却是郎才女貌，璧人一對，堪稱美滿良緣，心中歡喜，自不待言，拜見以後，毛龍仍到外書廳，與駙馬等言談，內院設宴款待太君，珍饈美饌，不及細言，內院外庭，皆演戲劇，一時笙歌並起，管絃齊奏，眞是極人間之富貴，盡帝鄉之繁盛，有難以盡言者，至酒闌歌罷，月落星稀，銀壺漏盡，才各歸寢，次日早起，早點已畢，駙馬，毛爺，童爺，楊爺，雲卿等正在書廳上閑話，只見家人進

來禀道：「啓姑老爺，現有文武各官，來此恭賀香遷之喜。」遂將禀帖呈上，秀芳道：「你去緩言回覆，叫他們休要勞神費力，請各回衙署罷，只留數位在此就是。」家人去後，片刻復來禀道：「啓姑爺那許多文武，堅要伺候，並有許多車馬在外。」秀芳道：「如此就一起留了罷。」家人又傳話出去，桂童又進來禀道：「姑老爺，府上一一多停當了，一切佈置，皆與此處王府上相似。」秀芳道：「如此即去傳知內堂夫人等曉得，吩咐各役排齊轎馬伺候。」桂童答應一聲道：「是。」即傳諭而去，秀芳也就起身，向毛童二位奉揖道：「毛大人，童先生，少停前來奉屈，過我一叙。」毛童二人道：「親翁說那裏語來，我等理應奉送。」秀芳道：「這却不敢當。」二人道：「理當如此。」雲駿道：「既蒙二親翁盛情，推却反為不恭了。」秀芳道：「如此小弟從命是了。」遂再奉揖，轉身而去，但見輕步上前，錦繡龍袍搖動，這時廳堂上鸞儀全副，鳳幟飄揚，但聞一陣金環玉珮之聲，御妹由內院出來，四個宮娥左右扶持，御妹輕移蓮步，嫋娜自如，一似嫦娥下殿，後隨一金枝玉葉之女，再後就是宮主，與幾個夫人，皆是金冠五色，霞帔繡鳳，並毛太君等一齊送了出來，傾刻樂聲四奏，御妹登上寶輦，其餘各乘香車寶輿，儀仗紛紛，一對對的離開王府而去，門外一時車馬喧闐，那班文武官員，皆在後相送，眞是熱鬧異常，不多時到了興王府，炮聲响振，儀仗直進大門，寶輦香車，直至華堂，各文武車馬皆在大門外停歇，下車的下車，下馬的下馬，紛紛進府，王爺與幾位大人的大轎也都直至廳堂，御妹下了鳳輦，宮主及各位夫人，俱皆下了輿乘，由御妹迎接逕向內院而去，王爺與秀芳雲卿及毛童二人，也都下了轎，衆文武進至廳堂上，與秀芳拜賀，紛紛分主賓坐了，家人獻茶，這時候眞是嘉賓畢集，片刻華堂設宴，款待衆賓，內外演戲，以慰賓客，一時笙歌齊奏，及至酒闌席散，各賓客皆辭去，毛童二人也辭行，秀芳款留。二人道：「而今既醉以酒，又飽以德，不敢再行就宿，就此告別了。」雲駿道：「再請少坐。」二人道：「不消了。」雲駿遂吩咐家人，去安排車馬，預備送行，一面又傳示內院，請毛太君起行，叫衆夫人相送，二人道

：「啊親翁，何必客套，本該踵府辭行，現在二位親翁，以及賢婿俱在此處，只得面辭了，伏望諸翁莫勞往返。」秀芳道：「啊那裏話來，理當相送一程。」雲駿，雲卿，秀芳三人又齊聲道：「弟等家寒無以爲敬，聊具程儀，莫笑菲微。」二人道：「怎敢又蒙珍賜，何以克當，如此容當一拜。」三人道：「親翁請上容弟等也一拜。」各人交拜方畢，旁邊又走上二位小英雄，俱道：「岳父在上，小婿等有禮了。」二人道：「賢婿常禮罷。」行禮畢各夫人已送太君出來，遂一同出外，各上車馬輿乘　直至河岸，同登畫舫，才在船上話別，各人上岸，拱手分別，二人同進京中覆命，唐楊二家，也各回府第，如今表過毛童楊府之事不提，以後自然世代興盛，風光無限，再說唐府上這日雲駿等回歸王府之後，即吩咐預備酒宴，次日合家團圓，歡慶倭袍，又吩咐桂童去將早年府上許多殉難家人的棺木，俱超度安葬，也以入土爲安，刋立石碑，以表義烈，這事情桂童就去辦理，到了次日就合家歡宴，王爺昆仲叔姪，夫人小姐媳婦姪媳，還有雲卿之側室李飛龍所生的一個小相公都團聚一室，宴分東西，雲駿道：「宮主今日之會，骨肉相逢，實夢寐亦想不到此。」宮主道：「相公，此乃唐門之幸，託天之庇。」雲卿道：「倭袍再錫，骨肉重逢，望宮主賜和慶之吟。」宮主道：「這個自然　相公與七叔先請。」雲卿道：「愚叔豈敢有佔。」雲駿道：「賢弟愚兄不得推辭，有佔了。」皆道請，雲駿即吟道：「合門受祿叨君德。」宮主也吟道：「誥命還須帝澤隆。」雲卿道：「龍躍天池原有種。」七夫人也吟道：「君明臣直義和忠。」七夫人吟畢，宮主道：「如今要宜人吟了。」李飛龍道：「賤妾不敢。」雲卿道：「不必過謙，從實吟來。」飛龍即吟道：「還期重慶螽斯樂。」雲卿道：「如今要賢姪吟了。」吉安道：「但求世世沐恩榮。」七夫人又吟道：「詞傳十載千層浪。」雲駿道：「興祖賢姪能續成否。」興祖道：「姪兒應命。」遂開口道：「慶賀倭袍有始終。」皆道好個慶賀倭袍有始終，雲駿道：「大家應該一同拜謝倭袍。」遂一一向倭袍拜謝，拜謝過倭袍以後，大家又續成一首拜謝倭袍的詞句，自此以後，也就無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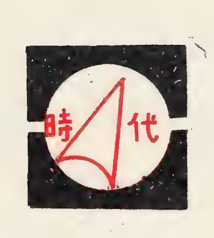
皇朝景勝，天下太平，唐家也享受榮華富貴，世世襲爵，這部書至此，也就結束了，那首拜謝倭袍的詞句道，拜拜拜，拜謝天恩，慶慶慶，慶賀倭袍，德沛風光爵祿高，去去去，去得機關，來來來，來得有緣巧，勸勸勸，勸人切勿使奸刁，但但但，但看那奸邪忠佞分兩道，方方方，方顯得這個倭袍妙，全全全，全如此乃是分明果報。

（全書完）





特價二十四元



書名：古本果報錄
發行人：楊春里
出版者：文全出版社
總經銷：時代書局
地址：三重市重新路一段二六號二樓
電話：九七二二七四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〇八四五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出版

